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二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二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五十六回
假灭度觉尘脱身　报兄仇觉禅行刺……（1）
第一百五十七回
石宝山投师脱凡僧　童海川大战龙山寨 ……（28）
第一百五十八回
为不忿秋禅惩纪前　寻报仇赵猛遇西风 ……（66）
第一百五十九回
开山田僧俗暂携手　谋田产王福献奸谋……（109）
第一百六十回
偷鸡蚀米宋氏破产　忘恩负义智玄逃亡……（147）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小侠暗访胤贝勒　三剑客夜探北杨镇……（198）
第一百六十二回
七指翁误陷府衙　病太岁巧斗朱云……（236）
第一百六十三回
救苗骥张方会吴德　学武术高淮随秋玉……（269）
第一百六十四回
石飞燕喜得爱徒　神剑侠耍弄知府……（307）
第一百六十五回
卜玉春智救化天雕　童海川大闹河南府……（349）

第一百六十六回
宋家贵求师生尴尬　金玉官授艺起嫌疑…… (392)
第一百六十七回
行侠义武金堂遭毒镖　恨淫贼紫霞姑除恶僧…… (423)
第一百六十八回
四侠客奋力擒金斗　八剑客再战关斗宅…… (463)
第一百六十九回
金祥卖茶逢恶棍　柳姐设计脱虎口…… (486)
第一百七十回
侠女报恩护关宅　老侠献艺戏杂刀…… (520)
第一百七十一回
李开泰卖艺遇仙师　庸庸叟跟踪夜行人…… (545)

第一百五十六回

假灭度觉尘脱身　报兄仇觉禅行刺

话说童林见了刘俊，不由一惊。原来这次穿云玉白虎刘俊在往里来，就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打发来的。皆因童林有事不在公馆之中，大家把这个责任可就放在穿云玉白虎刘俊身上了。本来，这个孩儿也差不离，对于调度一切，早晚也很用心。现在公馆的人位，可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小弟兄就是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左臂花刀洪玉耳等。就连这三位老头儿，也一样听从孩儿刘俊的调度。小弟兄们分为两班，按上下夜替换。老哥儿们，算是巡查，老三位也是轮流着。话虽然可是这么说，因为公馆之中无人，三位老侠客谁也不敢脱懒。这个地方就得说是跟童海川有交情，故此也用不着托付，自己就注上意了。每次到了夜晚，总是三位侠客出来前后的巡查，可以白昼之间休息休息，夜晚之间半点不敢疏忽。

这一天，南侠、北侠二位老头儿，看了看这个天，也就聊过了亥时。由打前院溜溜达达够奔后院，将然走出了箭远，猛然间看见房上一条黑影，老哥儿两个全都看见了，跟着也转身上房去追赶。二位侠客到了房上，这条黑影已然跳到大人的院中。老侠客一看这个人的胆量太大，明明看见我们弟兄追赶，他就该藏隐逃走，反倒跳到了院中。二位老人家也随着下来，用手一指："什么人大胆竟敢前来扰乱公馆！"就见这个人站在院中哈哈一阵狂笑，留神观看却是一位出家的

和尚，在身背后挟着一口戒刀。院中不大甚亮，面目看不大甚清楚，在脑门上有杯口大的一个疙疸。自报姓名：俗家复姓万俟，单字名麟，法号觉禅。今天特意到此要取赃官年羹尧的人头。二侠客暗想公馆之中倒不断的出刺客，从来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

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的亲胞弟。这个话要是说起来也奇怪，万俟羽修跟万俟麟二人，经多少算命的说过，这弟兄二人的五行八字，一个比一个的强硬，不但是兄弟二人不能同居，二位全都是俗家就犯尅伤。这弟兄二人也算是互相疼爱，哥哥也要出家，叫兄弟在家里；弟弟也要出家，叫哥哥在家里享福。哥儿两个这个意思尚且未能定规，这位万俟麟就投到了长生寺出了家了。大爷羽修得着这个信，赶紧的追到了庙中，一看已经来不及了，二弟已然换上道袍落了发了。万俟大爷当然不愿意，当时找庙里当家的本法和尚："我二弟并不是没家业，家里头也有人，出家固然不是坏事，可有一样儿，不能不取得人家家里同意就收徒弟。"本法和尚闻听，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就是觉禅的胞兄吗？这里头有个原因，听我跟你说明。这个觉禅到我庙里来，可不是一趟半趟了，他跟我说的家里头并无亲近人了，看着红尘世上没有意思，就喜欢沙弥教，打算要在我的庙出家。和尚的规矩，向来听说人若出家，都是劝说：'和尚道里太苦了，年轻轻的人，还是在世界上想个正当的营业；要不然就好好的种地，将来说个家眷，子子孙孙那够多么好呢，为什么单看着出家是好呢？'二爷道：'我看这世界之上除了出家之外，别的全没有意思，你要是允许收了我这个徒弟，我就出家；如果不允许我的话，我就在您的庙后边上吊，一死

就完了。’我经过几次的调查，还是实在的情形。好好过日子的人，当然不能引诱人家出家呀；如果不让他出家吧，他就要寻死，无论是僧是道没有见死不救的，因此，我才答应了他：‘既然你有这样决心，那么我就收留你就是了。你先回去安置安置去，多怎来了，我就多怎收你得了。’你听听这个话还怨我吗？你的兄弟不是在这儿了吗，我所说的并不是假话呀。”于是万俟羽修这才知道二弟早就有了预备了，莫怪出家么容易啦。当时听完了老方丈的言语，万俟羽修也说了几句谦辞话，叫道：“老方丈你老人家千万可别怪我，我是因为我二弟出家，心里一着急，故此才说出这样话来。我请问这个人出了家还能够还俗不能呢？”和尚说道：“那怎么能够不成呢！我以前是不知道，现在我既然知道了，从打这里说，就不要他这个徒弟，当然是让他还俗就是了。”万俟羽修连连说道：“老方丈果真如此、弟子可感恩不尽了，还是叫我兄弟还俗吧。”当时没等和尚说话，觉禅连连说道：“老师我跟你老人家不是把话已经说绝了吗，如果要不让我出家的话，我马上就不活着了！”说了好大半天，这位万俟麟还是非出家不可。后来老方丈出了个主意：叫万俟大爷常常的到这儿来劝他，我也时常劝他，日子长了或者许把他的心劝活动了。现在可不要把话说的太紧了，真要是出点儿意外，倒显着不合适了。当时大爷无法只可答应了。心说：“老人家的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于是便照着老人家出的这个主意去办，果然时常的去劝他。但是二爷这方面，你无论说什么也是不听。大爷这方面呢，仍然是不断的劝说。二爷一想，这个事可太叫人烦厌了，我要总在这儿？总是来劝，倒不如我给他来个远走高飞，他也看不见我了，我也就脱开了这个麻烦了。当时二爷把这个

主意拿定，这一天跟自己的哥哥说道："大哥现在我有点事，就是求你给我办几十两银子。如果你要是给我办了这笔钱呢，兄弟我马上就可以还俗；不然的话，无论如何你怎么说我也是不依你。"当时大爷一听，不由就是一怔，心说他既然是打算还俗，他要银子作什么用呢？当时大爷因为叫兄弟还俗的心盛，一听说兄弟答应了还俗了，不管是兄弟要求什么，没有个不答应的。于是回到了家中便给二爷拿了一百两银子，到了庙里把银子交给了二爷。于是二爷把银子接了过来，叫了一声哥哥，"过三天之后，你老再到这里来一趟，兄弟我这儿有要事和你老人家商量。"当时大爷说道："那么兄弟对于还俗的这件事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二爷点头答道："要是不为这件事，我还不叫你老人家来呢！"当时大爷听了这个话，喜喜欢欢的就回家去了。等到三天到庙里一看呀，可就不知道觉禅僧到哪里去了。当时大爷后悔不表。

单说觉禅，自从接过了银子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走了，虽然说是海阔天空无投无奔，好在腰里有盘川钱，吃饭住店全都不为难。还有一样儿，自己身上有武术，走在哪里，倒是不怕什么。后来自己一想不成，虽然说自己的身上有武术，自己又是个出家人，倘若有拦路行劫的，到那时手无寸铁，这个事可也是麻烦。并且和尚可以带刀，那么我身上带的银钱很多，为什么不买一把刀带着呢？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到了城市地方买了一口刀。觉禅这才走到了中国著名的名胜地方——天子建都的北京城。自己全都要看看，繁华热闹的地方全都看完了，又想起名山大川来了。

有一日贪走路途，时侯可就太晚了。大凡是山明水秀的地方又全部要看看，这一天行走之间来到了山东境界。觉禅

他可不顺着道路走，他要走山道。皆因自己身上有武术的关系，不管早早晚晚，别看是山道也一样走，至于豺狼虎豹他就更不怕了。所以走的这个时候可就太晚了。别的倒全不要紧，可就是自己尚且未用晚饭，这未免心里着急。有心离开山岭找大道走吧，下了山到了大道上，这个天就得到了半夜了，何况是到了大道上怎见得就能够有村镇呢？莫若就顺着山路往前走就完了，山岭上面也照样有山村有人家。倘若这一夜遇不上一处，那便是活该我抗一夜刀，该不着我挨饿总可以遇的见村庄人家。觉禅把主意拿妥了，这才顺着山路往前行走。大概走到天交二鼓了，这个地方可是听不见梆锣之声，不过按着时候大概到了这个时候了。正然走着，猛然间闻着一阵酒气，和尚心里纳闷：空山之上既然没有人家，哪里来的酒气呢？有酒必然有人，我倒要顺着这个气味看看。和尚顺着酒味往前走，走了功夫不见甚大，就见在山环里面有一座草亭子，这个酒气是由亭子里面发出来的。据和尚想："这个亭子里头当然有人。"哪知道凑到了跟前一看，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细一看，在亭子里，当中放着一块大青石，四周还放着几块小石头，在大青石上面发出来酒气冲天。和尚到了亭子里，看何止于有酒，并且还有牛肉干、热鸡蛋以及馒首。看那些个东西，足够四个人吃的。和尚看到这个也不明白，暗想道："这里有酒饭怎么没有人呢？再说这个东西也不是在这放了三六五天了，看这个鲜亮的意思，也就是将然摆上的样子，怎么会就这里没有人呢？"在先前和尚本打算在这里等一等，这个人早晚得来；等有人来了我要寻一顿饭吃，大概总不至于不行吧？哪知道饥肠辘辘，闻见了酒饭之味更饿得厉害了。等了会子也不见有人前来，和尚一想我不用等

他了，莫若我先吃饱了回头有什么事再说就完了。觉禅一个人坐在了上首，不问三七二十一，拿起来酒壶自斟自喝。酒喝足了，就吃开了，就听远远的有笑声，声音很细，似乎从中还有女子。和尚听见了，多少有几分惭愧：倘若是酒饭之主，我并没把话跟人家说明白了，酒饭就用起来了；倘若人家有个不愿意，问我两句我以何言答对？自己打算走了两清帐。又一想不成，吃完了人家的东西，连句话都不跟人家说，扬长而去，出家人做这个事未免亏心；不走吧，又怕见了人家不好说。和尚就在这个犹豫不定的光景，说笑之声已然来到了近前。和尚一看人位不少，前后走的一共是十一位。就听里面有一个女子说道："吃饭还犯小人呢，真正是岂有此理！来吧，跟我们一同喝喝吧。"这句话还是真给说着了，和尚不但是将酒喝了，连饭都偷吃了。到这个时候不能不说话了，只可说道："不错，贫僧早打算等候各位施主见面，化一顿斋饭；怎奈饥肠辘辘等不了啦，连酒带饭贫僧全都用了些个，贫僧这厢谢谢了。"从中的女子闻听立刻就急了，用手一指高喝道："好你胆大的秃驴！如果你明说化顿饭吃倒不算什么，你不应该用这个调虎离山计跑到这个地方偷来。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里头有一个年轻的人，高声道："哪里有许多话跟他说，叫他滚下来把他打死就完了。"觉禅一听这话实在厉害，到这时要说是求他们也是犯不上，倒不如把他完全打跑了就算完了。和尚的功夫可不算坏，当时和尚也生气了，遂说道："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说几句好听的话，你们不但不听，反倒这样无理。如果说全份的饭我全都给偷着走了，这可以说我是偷饭之贼；我不过就是募化一饱而已。按说我早就吃喝完毕了，皆因你们没回来我不好意思走，又谁知你等这样

不通情达理，真正是太以可恨，看这个意思当然是要跟我当场动手了。如果说提别的，我和尚还是真不成，别看是出家人，不用说是念经不会，就连打钟都不准打的响，惟独论到当场动手，这个话我可不是小看你们，就让你们这几个人一拥齐上，我和尚也不含乎。”这五个人一听，连连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下来吧，咱们到要分个高低上下。”按说和尚应当详细解说解说，我是由打哪里来，因为欢喜外出看景，故此没走通常大道，哪知道山路之上并未遇见山村，如果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几个人也可以思思想想，或者不至于当场动手。他并不这样说，人家叫他下来，他便一跃身跳到了亭子的下面，众人一窝蜂似的就把和尚给围起来了。起先和尚到是不含乎，力敌男女五个人，看不出来不成，赶情功夫一长就不成了，四面全都是敌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霎时间把个觉禅累得浑身是汗。猛然间一个没留神、被从中这个女子，抬起三寸金莲来一脚踢倒。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和尚捆起来，几个人替换着把和尚挟起来就走。

走了约有数里之遥，来到了一个山村里面。过了一家柴扉，但见里面灯光辉煌，走到了北房的廊檐下，嘭的一声把和尚扔在了地下。单有一个人到里面进去，功刻不大又出来了，向着众人说道：“老师说了，叫把拿获的和尚送到里面问话。”仍然把和尚抗起来够奔里面。到了屋里，和尚留神观着，别看外面是茅屋草舍，里面是粉皮墙，陈设的也非常讲究。靠着东山墙，放着一张棋桌，对面坐着二人下棋。上首是出家的和尚，下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二位年岁都不小了，那个精神可比年青的还强。和尚因为练过功夫，对于这点倒是懂得，准知到这二位是成了名的高人。自己毫无害怕的意思，

皆因为是犯不着事情，不过就是偷了一顿饭吃，何况从中也有出家的僧人，大概问明白了原因，也不致于把我怎么样了。到了屋子里，二位照样下棋，连看都不看。过了功夫很大，那个老头儿一回头，看见众人全都在旁边站着呢，这才说道："你等先说说，是怎么挡子事，回头我再问那个僧人。先把他的绑绳解了，来到这里他还跑的了吗？"自然这几个人将绑绳给和尚解开，由那个女子说了一片话。

书中代言，老头儿姓张，名叫张学陶，有个外号人称金铜叟。下棋的僧人，乃是三脱长老的大师兄脱凡和尚。学陶乃是成名隐世的剑客，住在城市中，嫌朋友们你求我找，故此隐居在山中。这座山名本来就叫福仙洞，脱凡长老住居洞中多年，一旦之间又搬来这么个老头儿，彼此一谈；真是志同道合。二位又都欢喜下棋，每天二位就坐在一处，不是盘桓武术，就是下棋。老头子生平未曾娶遇妻室，那一个姑娘乃是他的侄女张彩凤，其余的四个人都是老人家最爱喜的徒弟。四个人中有哥儿三个鲁宝殿、鲁宝光、鲁宝明；那一个姓薛名青。老头子生平喜欢吃獐鹿兔鹿之肉，打发自己的侄女及四个徒弟每天出去打猎。可是看彩凤是个女子，在这几个人之中，就数他功夫好，所以老头子打发他们出去也很放心。老人家也有一种用意，将来在这四个人之中挑选一位，把姑娘许配给他就算完了。这师兄弟四个人，也明白这个意思，谁也打算往好处学，恐怕被老头子看不起。婚姻倒是小事，轻则开出门外，重则有性命的关系。别看是男女混杂，连一句错话都没有。这个打猎，并不是当时出去就能够遇上，当然得耗个功夫，故此五个人带着酒饭到草亭里面去用。几个人将然摆上，就听在正东草地里头沙沙声音，几个人以为是必

然有野兽来了，当时饭也没顾得吃，赶紧追赶去了。有谁知追了一圈儿任什么没看见，容着回来可巧就遇着和尚了。张彩凤一想，不问可知一定是这个穷和尚发的坏，他打算骗饭吃，故此才说他用调虎离山计，其实还真把这个觉禅给冤枉了。书中暗表一句，刚才的草响，乃是一条巨蟒。这五个人因为没看见，就疑心这个声音是和尚弄的了。这位姑娘把话说完了，学陶老剑客又抬头看了看和尚，心说好一个小伙子了，在面门上又长了一个泡，更透着威风可怕。看罢问道："你这个和尚也太不对了，打算寻饭吃可以明说，不应当用调虎离山之计。"和尚就把自己出家的意思，以及逃到外面各处游玩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学陶一听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好在你们谁也没伤谁，虽然说你被他们捆上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你也不算栽跟头。这不是话说明白了吧，就算完了就得了。"觉禅说道："可不是算完了怎么样！他们也就是仗着人多势众，真要是单打独门，不用说他们，连老头您都不准行。"张老剑客闻听哈哈大笑，脱凡长老念了一声佛，看了看觉禅不由得也是一笑。这才说道："和尚法号叫什么？你的师傅是谁？怎见得你的武术就会这么高？吾告诉你，这位老者，他乃是金铜叟张学陶老剑客。你要是有他十分之一的本事，你也不至于被这几个孩子把你捆上。你且说说你的老师吧？"。觉禅只可说了一遍，然后说道："成了名的剑客，那是年轻的时候有能耐，他这时候老了，难道说还是我的敌手吗？"脱凡长老听着这个话可笑，这才说道："你看他的年岁太大了，他还没有我大呢，当然我比他还老了，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觉禅说道："那也可以。"脱凡说道："咱们还是先比力气还是先比武术呢？"觉禅说道："先比比力，就知道谁成谁不成了。"

书说到这里有个话可不能不说明白了，觉禅看见这二位是高人，有心说跟人家练功夫，怕人家不收，这叫装傻冲怔。可是脱凡长老也有一番心思，他老人家看着这个觉禅可爱，这个气派将来能够成名。如果我要是把他收下，身上的武术全都教给他，让他支撑我这个门户准保不含乎，故此用言语引逗，打算用一手绝功夫，叫觉禅看着俯伏在地情愿拜师。合着是这二位全都有用意。当时说好了比力，老人家看了看屋里并没有可比的玩艺，猛然间想起屁股底下坐的那个石墩来了。这种东西其形似鼓，一边有一个小孔，仅能够伸进一个手指去。老人家站起身形，一指觉禅道："你不是打算比力量吗，这个玩艺你能拿起来吗？"觉禅哈哈一笑："这个我能把他举起来。"说罢双手扣住小孔，果然给举起来了。举了个三起三落，然后才放下。脱凡长老说道："要是这样举，再比他大几十倍也举的起来。我能用一个手指把他挑起来。"说罢，老人家先把大指伸入孔内，把石墩挑起来。然后换到食指，由食指到中指，由中指到四指到小指，那一个手指都能挑的起来这个石鼓来。然后叫了一声觉禅，"你怎么样，也可以照样练练吗？"觉禅闻听，赶紧跪倒向上磕头道："实不相瞒，弟子遍游南七北六，就为的访明师，真是铁鞋踏破了多少双，不想今天才遇上，请老人家收录门下传习武学。"老人家哈哈一笑，遂说道："你既然有这样苦心，我就收你做个武术的门徒就是了。"当时磕头拜师，然后拜见了张老剑客。棋也不下了。

脱凡长老领着徒弟回归福仙洞，自此觉禅算收住脚了。头一样他自己原来就有功夫底，再说也该着得老人家的功夫，在福仙洞练艺十五载。不过头十几年，脱凡在洞中传艺。然后老人家也不知到那里去了，过了许多日子才回来。这一天，老

人家取出两口刀来，这两口刀可是装在一个刀鞘的，这种兵刃乃是脱凡长老年青的时候，请能工巧匠自己打造的，一名伏虎，一名降龙，老人家以武器而定自己的血气，所以名为伏虎降龙。当时就把降龙刀一口赠给了觉禅。老人家告诉叫他支撑门户，"一个人未免太单，将来我还给你收一个师弟。你二人在外面遇上的时候，就以此刀为记，你所用的是降龙，你那师弟用的就是伏虎，在外面你看见有使伏虎刀的那就是你师弟。"

觉禅听明白了，这才拜别了老师，到江湖上面闯荡闯荡自己的名姓，你说几年的功夫真把名姓闯出来了，人送美称舍利光明毗庐佛。觉禅长老，他自己心里，也很得意，回家本打算要见大哥一面，说说自己出家的遭遇很好，那个意思也叫兄长喜欢喜欢。哪知道到了家中一打听，可了不的了，大爷因为他不辞而别，自己也出家当了老道了。觉禅得着这个信，非常后悔，自己恨不能赶紧找着兄长跟他说说这个意思，哪知道怎么也找不着万俟羽修的下落。觉禅一想，既然出家当了老道，当然在寺观之中，凭我兄长那样人，他还能够到小庙里去吗，我何不把天下的大寺观全都找找，大概绝不能找不着。和尚把主意想妥了，这才不分南七北六各处寻找。其实他全都弄错了，万俟羽修这个人，他是好静不好动的人，由打出家就隐在小庙之中。后来遇师学艺，外面更见不着了，他到哪里去找哇。可是他找不着始终不死心，凡是有像样的地方全都要看看。

这一天正然走到山西、陕西交界的地方，忽然间迎头遇见一群僧人，大约有百十来名，各个拿着引磬木鱼等法器。觉禅看着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你要说这是念经，没有用这么

些个人的；如果说不是佛事，和尚们成群打队的干什么呢？觉禅正然自己纳闷，这群僧人全都来到了近前。看见和尚，高声问道："你老人家就是觉禅长老吗；莫非外号叫舍利金光明毗庐佛？"觉禅看了看这一百人之中，自己连一个也不认得，为什么他们全都认得我？既然人家问到这里了，当然不能隐瞒，当然就得答应："不错，正是贫僧。众位怎么晓得？"众人听了这话呼啦一声全都跪下了，口口声声的迎请方丈入庙。这一来不要紧，把个和尚给闹怔了，自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段事。

原来前面不远，有一座毗庐寺，里面当家的老方丈，跟和尚是一辈，同宗同字，法名叫觉尘。这个人的武术也很好，不过就是不露。往往以高来高去的能耐探听来一段事，他也不说是怎么探来的，别人也不知道他有这份能耐。他说是入定之时，用慧眼看见的，如此这般，小和尚赶去到了一看果然不错，这种事时常有，所以庙里没有不知道老方丈有道法的。忽然间觉尘得了一点功夫，在这个毗庐寺里面，人多事繁当然练不了，所以自己打算找个清净所在去修炼，这当然就得退居了。不过看了看庙里所有的弟子，没有一个可以掌起这个权柄的。你若说老方丈退居了，法座不让给本庙弟子，让给别人，这个话可说不出去。这位老人家也会出主意，他可就想起他时常用的法子了：每天到外面去游历。那个意思不管是僧是道，只要有能为，可以保住毗庐寺不失一草一木，老人家就能把庙让给他。他这个绕道可不是在附近，当然要出去几百里之外，可巧遇上这位觉禅，老方丈尤其更喜欢了，因为跟自己是同谱同字。别管认识不认识，这也得说是师兄弟。老方丈自己也不说实话，只是把觉禅和尚打听明白了，问

好了他由打这里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告别。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赶回毗卢寺，跟僧徒们说道："明天半夜子时，该着我圆寂了。在我入定之时，上方菩萨告诉我的，我死后三天，你等够奔东南去迎接有一个和尚在面门上长一个疙疸，身背戒刀，法号觉禅，有个外号人称舍利光明毗卢佛，他就是咱们庙里的方丈，你等切不可违背。到明天夜里交过亥时，你等把莲花缸放在内塔内，我自己坐在里面，不许你等临近观看，恐怕妨害我圆寂的时间。单等交过子时之后，你们到塔门左右观看，只要见着青烟由打塔内冒出来那就是为师我已竟走了。不可耽误，赶紧把塔门砌死。千万不要叫香烟走净了，因为那是庙里的风水。"众人听明白了，完全答应了。过了一天，到了夜间，莲花缸等物，完全预备好了，老方丈到了天交亥时自己就进去了。众僧人以为老方丈这个道行大了，他老人家所说的话绝不敢不遵，众人全都在门外诵经念咒，净等着到了时候之后再去观看。觉尘和尚，由打进去的时候，就在缸底燃起一盒檀香，徒弟们一转眼的光景，他老人家早就出去了。当时可没走，隐住身形，单看众徒弟们对于自己所说的言语遵不遵。等了一个时辰之后，群僧到了塔后，打起灯光一看，果然有一缕蓝烟自塔门而出，小和尚不敢怠慢，赶紧就用砖把塔门封死了。觉尘看罢，点了点头，自己并不回庙，在树林里打坐休息。过了三天，老人家隐住身形，远远观看，果然徒弟们手执法器出来迎接方丈。觉尘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碰见，或者有个看见看不见，这才在暗中追随。本来觉尘计算的这个时日，以及这条道是必经之路，飞也飞不过去的。看见了众僧人全都跪下了，当时觉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面执事僧人跪在尘埃，就把老方丈临圆寂时所说的

话一说，这个事不但是把小和尚们给唬住了，就连觉禅也是机伶打了一个寒战。既然老方丈有这样神通，可见得这一圆寂必然成其正果了。既然派到我这里，我若是不去，再者我去到哪里，必须要好好整理主持，不然的话，这位老方丈可既然有如此的灵验，就许给我来个报应，当时就答应了。不过又问了问："这个话可是你们老方丈说的，要是你们老方丈说的，我当然就不敢违背了；倘若不是，我可不敢接这个庙，皆因我除了会武术之外，别无长处。"众执事僧人说的也好："他老人家要是不说，打死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法号；也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来。"觉禅一听这个话很对，便跟随众僧人一同到了毗卢寺。觉禅先拜佛像，然后拜塔，行礼已毕升座，受众僧的参拜。仪式完了之后，执事僧人交代公事。庙里最值钱的镇庙之宝，就是一个圆形的蓝宝石，无分昼夜发出来的蓝宝石光，能够照数尺远近，当时先把这种宝贝交给了觉禅。和尚想："既然有这种宝物，为什么单放着他呢？这东西要是镶在祖师的塔顶上，放出光来，不也显着咱们这个庙里有威风吗？"皆因他是方丈，一切的调度当然就由着他了，别人不敢拦阻。可是这个话觉禅说的起，有他在这里呆着，要说有人把宝石盗走，那可实在也不易。果然就把这个多少千年不出世宝石，镶在了正当中祖师的塔顶上，本来老方丈一圆寂，留下话叫徒弟们接方丈。赶等接来了丝毫不爽，附近这些个居民，就信服不得了，准知道有什么求师的事，不用到别处求去，就给觉尘长老的塔烧香就行，那就等于活佛一样。又搭着觉禅一镶这块宝石，居然祖师塔上会发了光了。觉禅对于徒弟们说不可泄漏，就提这个光是自己发的。这一来不要紧，平常日子烧香的就是拥拥挤挤，到了初一十五简直就挤不动，

无论哪个庙也没有这个庙里的香火兴盛。

转瞬十几年光景，听见小和尚说的这里面这个光没有了。觉禅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既然是宝石，绝以不能变，年头儿越多，宝物越好，光彩越大才对，怎么他会变了呢？自己白天不敢去看，恐怕被外人看破了从中的机密，只可等到夜晚，施展飞行的功夫，到塔顶上面观看。这一看，把个觉禅可给吓坏了，宝石没有了，另外有一块石子在那里放着。拿起石子一看，底下压着一张字柬。觉禅把字柬拾起来带在腰间，赶紧就下来了。到了禅堂之中，就灯光下打开字柬观看，上面写着四句诗。上写："身背伏虎访降龙，来到毗庐古寺中。盗去宝石留字柬，借此实为见师兄。"觉禅一看了不的了，盗去宝石之人非是别位，正我那师弟，但是不知道他姓什么。自己急得不住的连连顿足，暗含着叫道："师弟呀师弟，既然你有意找师哥，已竟来到这里就应当跟我见面，为什么一面不见，姓名不留，反倒盗去了宝石！师哥到这里来，乃是老方丈遗言所派，就为的是叫我前来看守庙宇，保护镇庙之宝。到如今师弟你把他拿去了，这我要是不把他找回来，倘若被老方丈怪罪下来，神通广大佛法无边，叫我师兄弟两个人全都耽当不起。"想到这里，自己不住的祷告："宝石丢失实是我觉禅之罪，望求老方丈暂且不可加罪，给我一个限期，我准把他找回来就是了。"

当天晚晌不说到了第二天，把庙里的事全都交给执事僧执掌，自己要出去房查宝石，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找回来。全都嘱咐完了，自己带好了降龙刀，出离了毗庐寺，要到外面访查师弟。自己因为不知道这个师弟是怎么个长像，也不知道姓名，慢说是见不着，就是见着也是白费吗？只可先回福

仙洞，见着老师先问问他老人家，然后可就好找了。和尚把主意想妥，这才够左福仙洞而来。好容易到了福仙洞。洞倒是还在那里呢，连个人影也没有了。和尚一想，老师既然不在这里，张学陶老剑客他老人家当然知道，我何不到张宅底细底细呢？主意已定，这才又够奔张宅。走了好半天，就是找不着张老剑客这个住处了，仿佛是把道路走迷了是的。他也不想想这是多少年的事了，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各处寻找，找来找去可找着了，不过房子不是那个样儿了。他自己也说："这个年头儿已经不少了，房屋哪里总能不改呢！"未免很觉失望。"这样海阔天空，叫我到哪儿去找我这个师弟呢！姓名面貌完全不一样，自己既然不认识，知道哪一个是呢？"话虽然这么说，也不能就打这里就不找了。和尚便顺道游行。这个日子可就多了。

这一天正然行走，到了陕西地面，天色已经晚了，也看不见村庄镇店，和尚尚且未用晚斋。和尚一想："天到这般时候，既然找不着村庄镇店，我当然就得给他来个连夜行走。"和尚这一走真走对了，走出来没有数里之遥，面前来到一座大庙。和尚心里这份喜欢就别提了，不但是吃喝有了，连住处都有了。这才紧走了几步，来到了山门近前，看了看正当中是山门，两旁边是角门子。不能走正中的山门，来到下乘首的角门，连连拍打。功夫很大，就听有脚步声音，跟着把门开了，出来一个小道童，拿眼睛看了看和尚，这才说道："这位老师傅，但不知你是找谁？"和尚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老僧走到这里，遇了宿头庙道，打算到贵观搔扰。"小道童叫了一声老师傅，"你老人家在此稍为候一候，我到里面跟我们观主回禀一声。"和尚说道："好吧。"小道童到里面，

功夫不大，出来一位老道，年岁不小了，到了外面念了一声无量佛，“那位师傅要在敝观借宿？”和尚答言：“贫僧有意打搅，求老方丈方便方便吧。”老道一听，不由得吓了一跳。见他身佩刀，长得身量高大，在面门正当中有一个大泡。老道看了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我这庙里这几天，将然消停点儿，又来了这么一位。”老道看罢这才说道：“师兄既然打算住宿，我有句话得说在头里，道童伺候到不到的，可得请你原谅。”和尚听着这个话有点不通顺，怎么这个老道这么大年纪，说话这么唠叨呢？又一想：“我们借宿的，还怪人家伺候到不到呢。”这才说道：“道兄你说的哪里话，打搅贵观已竟就够受的了，岂敢多怪。”老道这才往里相让。到后面先落坐，小道童献茶，和尚这才问道：“未领教观主贵姓仙名？”老道报出名来，姓马双名宗玄，别号人称飘风仙长。原来这个老道就是浮云仙长宗清的胞兄，在此保持这个太极观可并非是一天半天了。又问问和尚，彼此报名，立即吩咐小道童预备斋饭。在吃饭的时候和尚将佩刀摘下来，放在了旁边。马宗玄看着这口刀，不住的直出神。和尚一看，不由得问道：“道兄你看这刀是怎么个意思？”老道这才哈哈一笑，叫声师兄，“我看这口刀有些个眼熟，可否让赏鉴赏鉴？”和尚一听，并不迟疑，伸手将刀拉出来呛啷一声，叫道：“道兄你来观看这有何不可。”老道留神一看，在刀把上面，刻着两个大字，写的是“降龙”。马宗玄看罢点了点头，“这就是了，你这口刀既然是降龙，请问外面还有伏虎没有？”和尚听了伏虎二字，不由得长叹一声，“我要不是为寻伏虎，何必在外面尽自游荡呢。”老道闻听，这才说道：“外面用伏虎刀的，你见着过没有？”和尚连连摇头。老道逐说道：“我倒是见着了。”

和尚一听这句话，赶紧问道："当家的，你可会认识这个人吗？"老道也长叹一声，"因为什么师兄来的时候，我再三嘱咐呢，要不是因为伏虎我何必那这样嘀咕呢。"马宗玄就把过去之事说了一遍。原来在两个月以前，"忽然晚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他可不是叫门进来的，一声没言语，越墙而入。恰巧赶上我们师徒爷儿几个正然练功夫，这个人来到了近前，任什么没说，哈哈一阵大笑。徒弟们问他干什么的，他说的也倒不错：'走在这里天已竟晚了，赶不上宿头客店，要在你们这里借宿一宵。'你听听这个借宿的人够多么厉害呀。既然说是庵观寺院就是过客旅店，如果商量商量，言语一声仿佛才合适，他老人家来个越墙而入。这还不说，看见我们爷儿几个练功夫，他却来了个冷笑，请想这个事搁在谁的身上，他也忍受不了。徒弟们当时可就说了："你这个人未免太不讲理了，我们看见你说是借宿的，倘若看不见，你要偷东西应当怎么办呢？你说你是借宿的，那么跟做贼的有什么分别呢？这个人听了这个话，立刻把眼一瞪，说道：'你等太已无知了。说我是做贼的，难道你们也不张眼看看吗，我这是好心好意，到这里看看你们练功夫。倘有不到之处，我给你们指点指点。你等不知道当面讨教，反倒这样说话，真正是太已无知了。'徒弟们一听，这个人就是安心打架来的。不错，看见他身上挂着刀了，不问可知当然也会武术了。众人全都这么想，真正要是高手，也没有这个样儿说话；大凡这样说话的，差不多都是无能之辈。徒弟想到这里，当时就要跟他当场动手。这个人说的更好了，'你们要打算动手，一个对一个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再说你们的能耐，我全都看见了，绝以不是我的敌手，叫我看，你们还是连老带少一齐上吧。'这个话这不是

诚心欺负人吗？徒弟们听着有气，这才跟他当场进招。不枉人家说这么大话，那个功夫还是果然不含乎。徒弟过去只一个照面，被人家打了一溜跟头；跟着又过去一个，照样被人家打倒。也就在一转瞬的光景，全数徒弟一个没剩，完全被人家打倒。我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可出头了。不怕师兄你老人家笑话，我过去当场跟人家动手，统共战不过二十个照面，也照样被人家打倒了。连老带少一个没剩，把我们全都打完了。他站在那里哈哈大笑一声，叫道：'你们爷儿几个，不必心里难过。告诉你们吧，别说是你们这个功夫，大概江湖上没有能赢我的。'这句话说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反正在我们眼前头这个话说的起。我不由得也要问问：'你老人家武术虽然练到这个地步，常言说的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这么大的世界上，就会没有你的敌手。'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你要问这个话你来看。'说着呛啷啷由打肋下将刀抽出来了。好家伙，把我们爷儿几个可给吓着，要是看着我们不顺眼，打算结果我们性命呢！赶情不是，叫我看看刀和刀上的字，刻的伏虎二字，手擎着刀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我这口刀是伏虎，除非有使降龙刀的那是我的师兄，才能赢的了我呢！'说罢，宿也不住了，一甩袖子又走了。"觉禅僧一听赶紧问道："既然如此，道兄你问他的名姓了没有？"马宗玄说的也好："方才的话不是已然跟你老人家说了，未得问姓名就走了么！"和尚这个时候就算忧喜掺半，喜的是已然见着了师弟的行踪，忧的是姓名不知还是无法去找。老道不由得纳闷，这才说道："师兄到了，这位使伏虎刀的是你的师弟不是呢？"和尚点头说道："怎么会不是呢，我不就为的是找他吗？"老道这才说道："这个话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你师弟，为什么你也不知

道他姓字名谁呢?”和尚闻听长叹一声，就把自己如何出家，怎样逃到外面遇见脱凡长老前后话说了一遍。马宗玄把话听明白了，“师兄的娘家既然复姓万俟，这个姓世界上最不多呢，在我们道门中跟你同姓的，现在这个人也不在了。”和尚一听，怎么样老道有姓万俟的，这才赶紧问道：“道门中这个万俟道爷，但不知他叫什么名字。”马宗玄道：“这位道爷别说是在道门中，就是世界上也称得起大名鼎鼎，他老人家叫万俟羽修，外号人称无形剑客。”万俟麟一听，果然是自己的大哥。这才问道：“道兄，但不知这位万俟道爷，他老人家死在哪里了?”马宗玄长叹一声：“咳！别提了，可惜这么大的人物，死的未免太可怜了。”就把万俟羽修如何在钦差年羹尧公馆之中，用耗子药药死的，死后把个人给缩成三尺来高，非常可怜。万俟麟听了这个话，不由得落下几点眼泪。跟老道打听明白了，使伏虎刀的怎么个长相，马宗玄告诉他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身量也不高。万俟麟听罢，点了点头。当时一句话没说，他可就把主意拿定了，打算够奔钦差公馆前去行刺。

到了第二天，跟马宗玄告辞，顺着大道够奔陕西去了。别看和尚是这么大的身份，他做事上可欠阅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该着年羹尧福命大。要凭他这身能耐到公馆去行刺，也照着普通人行刺的办法：隐身遁形，蹑足潜踪，慢说是一个钦差，三五个也不难刺死。他错可就在明目张胆上了。在白昼之间，不过认了认门，至于道路并不踩探，到了公馆里面，临时现找，他这叫艺高人胆大。他说这时慢说没有人看见，就是有人看见，凭手中的降龙宝刀，大概战败他等不费吹灰之力。要说这话也不怨他这么想，还是真差不离。当天晚晌来到了公馆之中，向后寻找大人的住所，可巧他也找着了，二

位老侠客也看见了，和尚可没把双侠放在心上，当时跳到院中自报姓名，要报杀万俟羽修之仇。这一来不要紧，一个公馆的人都知道了。穿云白玉虎刘俊知道有侠客爷在头里，用不着他们动手。当时把几位小弟兄们全都分派开了，门口房上全都安派好了，这个意思就是怕刺客跑了，自己够奔上房门口保护大人。这时候三位侠客全都到了，跟万俟麟交谈的可就是北侠秋田，叫了一声万俟麟“你只知道替你哥哥报仇，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你哥哥的行为如何吗？”万俟麟说的也好：“他的行为不对我知道，比如说你们将他拿住了，按着国法处以极形，押赴云阳市上斩首，甚至于万剐凌迟我也不恼，皆因那是罪有应得，绝不该用耗子药将人抽死。我请问这刑罚有这么一条吗？听说是在脏官手下，差不多的也称为剑侠，这样看起来，哪里是什么剑侠，分明是一群贼匪，帮助年羹尧狐假虎威。今天老僧来到这里，量尔等一个个全都难活，如果知时达务的话，趁早引颈受死，免得老僧费事；不然将年羹尧现出来，老僧以慈悲为怀，或者也可以免尔等一死。”北剑秋田闻听哈哈大笑，“你说的这个话到是也办的到，还不过只凭嘴一说不成，是骡子是马的你得拉出来遛遛。”和尚答应一声好好好，“既然不打算省事，来来来，待老僧将你们打发回去就完了。”说到这里，呛啷啷将降龙宝刃抽出，刀光灼灼不亚如电闪一般。北侠亮他老人家的辘辘宝剑。二位并不答话，刀剑并举，当场就杀在了一处。动手也就在十几个照面，南侠司马空一看可了不的了，这个和尚的武术高强，北侠不是他的敌手，战长了非输不可。你说自己出头替换，自己的能为并不比北侠高，北侠不是敌手，当然自己也不成。谈到了保护大人，这可讲不起，只可给他来个两打一个。想到这

里，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秋老侠客你老人家不必撤招，贫道也要领教领教这位高僧。”不过是人到了侠客身分，说出话来好听，其实事还是一样，怎么说也是两打一个。话说完了，手中宝侠一摆来到了近前。两口剑围战这一口降龙刀，总比一个人好一点儿。大概又战了二十多招，镇东侠侯爷一看，别看南北二位侠客不是人家敌手，侯爷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为难：公馆之中，岁数大的可就是我们三个人，已经出去了二位，尚且不敌，所余下的可就是我自己了。如果说我不出头，当然这个话说不出去，我所怕的就是我要出了头之后，仍然不是和尚的敌手，到那时候可应当怎么办吗，其余的小弟兄们那还恃得上吗？”老侠客为难了好半天，堪堪二位侠客就要站落下风，老头子无法，只可说了一声：“仙长秋老侠客二位不要撤招，侯庭也要凑个热闹。”和尚一听，动着手不由得哈哈大笑，“尔等慢说是三个人，就是七个八个老僧又有何惧。”仍然是把那口刀舞动如飞，力敌三位侠客，尚且战了个平平。

这个话大人年羹尧早就听见了，因为这位大人乃是文武全才。这个文学不用说，那自然是好了，武学也不含乎。前文书已竟表过，大人知道外面闹刺客，既然被随行委员各位老侠客知晓，那不过伸手将他拿住就是了。又谁知北侠动手不敌，南侠参加仍是不敌，镇东侠也出头了，动手这么个功夫未分胜负，可见得这个和尚的本领高强了。本钦差今天倒要看看他是何如人也。大人想到这里，撤出自己宝剑，背剑走出了上房，站在廊檐下打算看看。这个地方算是和尚眼力高，他动着手留神一看，由屋内走出一个人来，相貌意思不问可知，这当然就是赃官年羹尧了。我来到这里报仇所为的

可就是刺杀这个赃官，何必跟他等尽自动手，还不如把赃官杀死就完了，这个事都是出于一个猛劲儿。这时少侠刘俊看着和尚武术这样的高强，二目直勾净看这三位侠客跟和尚动手了，大人出来他并没看见。和尚可看的非常清楚，动手之间猛然间把刀招一变，嗖嗖两纵已然到了大人的近前，那个快就如同闪电一般，那才叫措手不及了。看见和尚到了，那个刀也到了，三位侠客以及刘俊虽然看见，再打算救可来不及了，这个地方那就叫干着急没办法。就在堪堪大人要死在降龙刀下的时候，就听呛啷啷，侠客的眼快，分明是由打房上打下来一铁球来，球打在和尚的刀上，当啷一声响，刀落尘埃，球哗啦绷回去，再看任什么也没有了。和尚将刀震落，虎口生疼，不敢迟慢，恐遭三侠之害，跟着脚底下一用力，上房逃走了。

就是这一来不要紧，把所有的人完全吓了一身白毛汗，把大人的脸都吓白了。各位来到上房屋中，给老大人道受惊，这才把这口刀拿过来观看，刀上刻的二个字是降龙。大人看着这口刀很好，皆因孩儿刘俊使刀，孩儿在公馆当差效力，出力不含乎，立时大人就把这口刀赐与刘俊。孩儿谢过了赏。大人这才说道："这不是三位老侠客都在这里了吗，我也不是当面捧人，这三位在江湖上面，也是很说的出的老英雄，不用说三位一齐动手，就是单打独门，平常人当然不用说了，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不定准敢说谁输谁赢。今天来的这个刺客，居然三位老侠客尚且圈不住他，可见得这个人的功夫太高了。常此以往，虽然咱们公馆里面有三位老侠客，也显着空虚。这个话要是搁在平常人身上，一听也有点挂不住，到了三位老侠客不然了，人家那得说是够了身分的人了，不但

是没有僵火的地方，尚且不住的连连点头“老大人说的话一点也不错，方才来的这个和尚，较比死去的万俟羽修不在以下，因为要不是看见大人有心行刺，不然的话三个战长了，也恐怕也不是他人敌手，这样看起来，公馆之中非常危险。”大人这才说道：“不知发铁球打着和尚刀的这个人，三位老侠客看见了没有？”北侠秋田说道：“不瞒老大人你说，我还紧跟着就看，还是连半点人影都没看见。江湖上要像这样的人可就太少了，不但是没看见过，想也想不出这是谁来。”老大人皱了半天眉，这才叫了一声三位老侠客，“依本钦命的主见，莫若打发刘俊去趟，找着海川把这个话跟他说明白了。他那里剑侠很多，可以分一部分人前来，也好放点儿心。”三位老侠客一想这个话也很对，不用拿别的说，就说和尚万俟麟，倘若他怀仇不已，二次前来，应当如何抵挡，莫若事不宜迟，明天就打发刘俊起身吧。不过有一句话嘱咐大人：“无论来人与不来人，以后公馆里面有人前来搅闹，请大人千万不可出头。就让我等不是贼人敌手，还可以退而保守上房。任凭他是多么大身分，大概有我等三个人，在屋中保护着大人，大概他不敢公然就进来吧。再说明天也可以调些个官兵，帮着保护，或者不至于出了多大危险。”年大人听着这个话也很有道理，这才点头答应。天可不早了，大家略微休息会儿，天光已然大亮了。钦差大人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也就是略为把闹刺客的经过一说，写完了又打了自己的手戳。刘俊带了盘川钱，打发孩儿由打公馆起身。

不表三位老侠客分布官兵把公馆保护的如同铁桶一般，单说的是孩儿刘俊，由打公馆起身，这个孩儿责任心很重，知道公馆无人非常可虑，责任是师傅的，出了舛错，千金重担

全都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了。故此道路上不敢耽误，白天行走不大方便，孩儿在夜间施展夜行术往前赶奔。这个话可并非是一天半天了。这一天孩儿正然夜间往前行走，猛然间一回头，看见后面追下一个人来。按说天到这般时候，有人施展夜行术，既然是侠客的弟子，就应当问问，怎奈自己心中有要紧的事，不敢耽误功夫，任凭他是什么奸盗邪淫之辈，只可由他就是了，故此自己把双足放开仍然往前紧走。要说孩儿刘俊这个脚程可不算慢，去了功刻不见甚大，猛然间就见后面这条黑影，哧的一声把自己追过去了。刘俊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这不诚心僵火吗，既然如此我倒要追你一程，倒看看你是干什么的。孩儿把主意想妥了，脚下用力往前紧追，追了有喝两杯热茶功夫，可倒好，刘俊紧追，前面的黑影紧走，刘俊慢追，前面的黑影慢走，如同上了弦的假人一般。后来这条黑影加快紧走，霎时间把孩儿慢慢落远。孩儿一看了不的了，知道人家脚程比自己高，又往前走了走，一看那个人站在那里等着呢，容着刘俊来到近前，这个人又如飞的似的跑出去很远，刘俊再来到近前他又走了。刘俊这个火儿可就大啦，这个人这分明是拿我戏耍着玩儿，到要叫住他问问是什么道理。主意拿妥，往前紧追，到了近前，果然那个人在那里等着呢！刘俊这一次并不容他再走，这才高声喊嚷："前面这个人，你若果然是条英雄，站住脚步有话问你。"话未说完，就听那人哈哈大笑："我不过看你脚底下不算慢，诚心斗你玩，你叫我站住有什么事呢？"刘俊这才说道："夤夜之间，你施展夜行术，想必不是良善之辈。"那个人也接着说道："对呀！夤夜之间施展夜行术，想必你不是良善之辈，我还正要问你呢！"孩儿刘俊一想，这个话很对，我也施展夜行

术，人家也施展夜行术，足见得人家就不是良善之辈呢！这个话说的未免太没有道理了。这才改了一句言语："为何你三番两次的戏耍于我？"那个人说道："你也走道，我也走道，我凭什么戏耍于你？"刘俊就把跑一阵站住的话一说，那个人说的更好："我走累了就许站住，想走就许走，难道说你能够管的着我的行动吗？"刘俊这话问的就算没有道理。刘俊遂道："就那么走法不成！"那人说道："不成应当怎么样呢，莫非说你还敢跟我动动手吗？"刘俊正然憋了一肚子火儿，到现在听了这句话，未免可有气了，遂道："我正要跟你比试比试，怎见得不敢呢？"那个人说道："好好好！也不是我看不起你，像你这个样儿，在我的眼前头不准走的了五个照面。"刘俊说道："那也保不定，你的武术高强，我就许连三个照面也走不了；倘若是掉过来说也是一样。说大话当不了动手，有能耐咱们是比划上看，你就进招吧。"那个人说道："我这大年岁，你是年轻的小孩儿，我要是先动手打你，那就成了欺负你了，还是你先进招吧。"孩儿还是真不客气，说了一声好，身形向前一上步，举掌便打。那人一闪身形，也以两掌接架相还。二人动手统共才三招，被人家那个人用了一个转环掌，刘俊躲闪不及，只可用了个解力的法子，不然这一掌打上，虽然说没有性命之忧，也得身带重伤，孩儿这一解可就完了，掌倒是也打上了，孩儿也随着身形向后一倒，仅仅跌倒了。打倒是打上了，可是不重。孩儿猛然间想起来了；凭我的老师，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与一门武术，再造家把式，认不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称得起威名远震，我可是他老人家头一名的大弟子，今天跟人家动手没用了三招两式就叫人家打了一个跟头，这个话传说出去，我倒没有关系，与我们老师的

名誉太不好听了。这样无能之辈还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倒莫若一死，别省得丢人现眼。因此孩儿躺在地下就没起来，一伸手把肋下的刀拔出来了，打算自刎而死。那个人看见了这口刀，立刻高声说道："吹！你这人先别忙，你是何人，刀是由打哪里得来的？你是谁？"说着来到了近前，伸手把刘俊拉住了。刘俊听人家这样问，不能不说了，只可说道："你我当场动手，我既不敌，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就完了吗，何必还要问我的名姓呢？"那人说道："不对，你这口刀与我太有关系，你先把名姓说出来我听听。"刘俊这才说道："问我姓刘单字名俊，外号人称穿云王白虎。我倒不算个什么，我的老师紫面昆仑侠镇八方童海川，大概不知道的主儿很少。"那个人一听，赶紧说道："哎呀！原来是少侠客，恕过我不知道，这可是实在失敬了。"说着将孩儿扶起来，这才问道："既然你是镇八方的弟子，这口降龙刀从何所得？"刘俊那是大丈夫，向来不做背人的事。当时就把有一个出家人名叫觉禅，俗家复姓万俟，单字名麟，如何替他哥哥万俟羽修报仇雪恨，夜至钦差年大人公馆前去行刺，前后的话说了一遍。这人闻听，不由得一顿足，遂叹了一口气。刘俊当然要问问："你是哪位，为什么非问这口刀？"这个人才把自己来历说出。欲知这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石宝山投师脱凡僧　童海川大战龙山寨

话说这位非是别人，正是背着伏虎访降龙的这一位。他姓石，单字名昆，号叫宝山，外号人称骨瘦如柴赛存孝。原籍是山东沂州府的人氏。他的父亲石万隆，是一位贩卖白布的客人，家里也有些个田产，虽然不算怎么富贵，可也算小康之家。可巧石昆长到八岁上，他的母亲王氏死了，这位王氏太太一辈子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石万隆就看着这个孩子不相长命百岁的样子，这个孩子由打落生以来，就是皮包骨头，青筋浮出来多高。人人都说小孩落生瘦，长大了自然就胖了，哪知道直长到八岁还是那个样儿。本来想着再生个一男半女，哪知道连男带女一个没见，到现在又死了。倘若这个孩儿再有点儿舛错，我又没有三兄四弟，老石家岂不要断子绝孙吗？所以把前妻王氏葬埋之后，各方再托人给他说继室。媒人婆们一天没事还满处找事呢，何况听见这个信，当然就跑的有劲了。今天张妈妈提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明天刘大娘提一个三十岁的小寡妇，每天不分早晚说媒的出入不绝。石万隆想：这个竟凭你们一说不成，头一样不知底细的不敢要，就是知道底细，还得打听打听这个人正道不正道，不然到了家中，一天价好吃懒做，没有事到外头去斗打牌，不用说我这个家趁不趁，岂不叫人骂我缺德吗，所以无论如何找得娶一个沉稳大方，能够过日子，并且还得心眼好，不然他给我这孩儿石宝山气受，这个话不也是办不了吗！故此说

的主儿虽然多，成的还是很少。这一天来了一个姓张的老太太，这个人并不是专门指着说媒吃饭的，论着跟他还是个亲戚，石万隆还应当叫他表姑妈。万隆就知道这位老太太无事不来，这才让到屋中落了坐，万隆叫声姑奶奶到这里来的时候很少，今天怎么这们闲在呢？张老太太一听乐了："告诉你吧万隆，没有事我也不到这里来，这么大年纪走道都很费事，我这一次来就为的是你的事。皆因在我隔壁住着一家姓陈的，他们有一个姑娘，前二年说妥了一个人家，没等过门他的女婿落水淹死了。这个姑娘起先打算不嫁人了，人家陈家哥好几个，既然没过门人就死了，这样守起寡来未免不合适，所以打算叫他嫁人，另配别家。这个话过了二年了，这个姑娘是二十一岁，人长的是别提多么体面了。我想你既然打算续弦的话，还是娶大姑娘。那个寡妇可惹不得，常言说的好：'后婚老婆后婚汉，有了吃，没有了散。'无论如何他也不跟你一个心。要是打算娶的话，非娶大姑娘不成。还有一说，你这家里就是这么一个孩子，才七八岁，家里要是没有人也不成。人家那头也不要挑这个挑那个，托付我好些回了，就是不合适的主儿，我不敢给人家提，说不说在一处住了不是一天半天了，给人家说一个不妥靠的主儿，以后不是对不起人家吗？再要说到侄子你这方面，你是谁我是谁，我要是给你说个人儿，将来有点儿别的，我怎么能够对的起你呢。这个话我不是说了吗，回头你想想这个事可以办不可以办。"这位石万隆也因为家里没人实在是不成，这才说道："姑妈，这不是既然您出头说吗，我比看见还放心呢！这可应了您说的那句话了，你是谁我是谁，你还能够不相着我吗？我也用不着合计了，简直的你就去说去吧。"张老太太听了这个话很喜欢，

遂说道："好吧，明天你就听准信。"说罢告辞出去。到了第二天，张老太太来了，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石万隆了：无非说那面就是怎么办怎么好，这个事就算成了，不过挑选个黄道吉期，知会知会亲友。别看这位陈氏姑娘嫁过一回人了，石万隆并不按着寡妇娶，还是像大姑娘一样，照旧用花红彩轿迎娶过来，亲友们道喜这个话就不用说了。三天已过，这个陈氏新妇对于操持一切家政，总算不含乎，惟独对于宝山尤其更好，真比他以前生身之母还好呢！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不赞成新妇好的，心说娶后老婆都说虐待孩子，人家这可倒好，比亲生自养还强呢。石万隆也当然看着非常喜欢，过了一个多月自己照常出去作买卖去。书是有事即常无事即短，不觉已竟过了一年多，陈氏太太产了一个大小子。石万隆就因为嫌一个儿子太少，这一事可更喜欢了，到了满月之期设摆筵席款待宾朋。陈氏太太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对于宝山身上可差的多了，这个话这么说，功夫匀不下来，总可以说情有可原。没想到陈氏过了一年多的光景又生了一个小子。简断捷说自己有了这两个儿子之后，对于宝山连半点疼爱的意思没有。每天起来就叫宝山哄着他的兄弟玩，如果哄不好还时常的挨打。可巧这个石宝山这个孩子，别看是十一二的孩子，脾气非常大，小孩儿有时候不听说他还是真打他，可巧被陈氏遇上一次，陈氏继母从此可就记上仇了。对于吃喝一切的事，似乎全都不给他顺气。石万隆在家里就好点儿，爷儿们不在家，就随便给这个孩子气受。别看陈氏待宝山不好，待街坊邻居可全都不错，遇见有那穷乡亲，他也肯其周济量米钱财，因此同乡之人，对于他的行为大家全都替他瞒着，这个石万隆对于王氏行为一概不知。可是宝山这个孩子一年比

一年大了，后娘待他的好坏有的时候跟父亲告诉，万隆跟街坊打听，街坊反倒嘱咐石万隆别听小孩子话，你这个填房娶的就算不错，又会过日子，进了门又给你产生了两个虎羔子似的大小子，你还要怎么样。万隆如果问一个人这样说，或者还不准是实在的，房前房后，问几个人都是这一样话，石万隆这才知道果然是宝山这孩子不说实话。我真要是听了他的言语，倘若发作几句，岂不辜负人家陈氏这份心吗。自己打了这个主意之后，先前孩儿告诉后娘待他不好，万隆只是不听就完了，到后来这个孩儿越告诉越厉害，类乎不给他饭吃，给饭不给饱了吃，以及没有错处就打他种种的言语，石万隆听着未免有气，这个孩子真玩皮，岂有此礼，小小年纪居然就会捉弄人，未免太可恶了。万隆想到这里高声喝喊："满嘴胡说八道！再要在我的面前说长道短，我必要打你。你所说的言语完全不对，为什么小小年纪，学着说瞎话呢？"孩儿宝山一听，母亲是后娘，待我如此狠毒；爹爹尚不容我说话。这样看起来这不是没有我的活路了吗，这还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宝山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难过，不觉放声就哭了。石万隆一看这个孩子太淘气了，分明是他说瞎话，我说他句他还哭，走过来无头无脸的把宝山打了一顿。今年这个孩儿才十三岁，一看父亲尚且这样狠心毒打，自己可就明白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活着了；打算活也成，除非是离开这个地方。孩儿想到这里，立刻止住了悲泣，叫声"爹爹，你老人家不必有气了，从此后孩儿不再说不就完了吗？"石万隆听了这个话，这才不打，孩儿自己溜溜达达可就出去了。这个事石万隆始终也没注意，到了天晚睡觉，也没想起找这个孩儿来。次日清晨，万隆才想起来，自从宝山挨打之后自己就没见他，遂

向陈氏问道："宝山昨天晚晌回来了吗？"现在的陈氏，看见宝山就如同眼中刺一般，恨不能不看见他才好，猛然听见丈夫一问，遂道："他不回来到哪里去呢？"本来住的一明两暗的屋子，宝山自己在西头暗间住，万隆闻听不由得有气，天到这般时候为什么还不起来呢！万隆本打算过去打宝山，哪知道到了屋中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了，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起来出去了。万隆似乎心里有点不放心，这才走到外面各处寻找，问谁谁都说没看见。由打这里，这位石万隆就算土地爷捉蚂子慌子神了，四出寻找哪里有半点行踪。

不表石宅粘贴寻人，单说这个孩儿石宝山，因自己的生身之父也变成后爹了，觉着眼前头似乎没有活路，由打当天晚晌就溜出去了。首先够奔坟莹地，见着生身母亲的坟头，放声恸哭，一边哭着跪在那说说叨叨，叫了一声"娘啊！你老人家就知道撒手回到了地下，抛下儿子可就业障了；还不如你老人家有灵有圣把儿子也叫了去就完了。"孩儿哭了好半天，越想越没有活路，自己又不能够在这里寻死，不能给祖上争光露脸，回头再在坟地里寻死，这未免就太不对了。大道上面旷野树林以及大河，哪里寻不了死，何必非在自己家门口上呢！孩儿想到这里，这才抹擦眼泪，站起身形，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一直走到了半夜，大约出来有三四十里，拦路一片大河，孩儿看见这道河心里乐了，"好了，这就不用往前走了，跳到河里，不是自然就死了吗！"喜欢是找着死的地方了，跟着心里又难过起来了，可惜爹娘养了我这么大，半点济都没得我的。想到这里满面流泪，自己跪在埃尘给死去的母亲，在生的父亲磕几个头就算完了。这个孩子的性情，生来就是刚烈的，行礼之后并不迟疑，来到河边扑通一声就跳

下去了。孩儿也不会水，到了河内咕嘟咕嘟的一连喝了几口水，早就被水灌的闭过气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大功夫，猛然间一睁眼，觉着浑身是水，看了看没在河里，却躺在了沙滩上面，面前吐了一大片水。再回头看见旁边坐着一个人，年纪有四十多岁，借着星月光华看的非常明白，但见这个人身上穿一身青布裤卦，背后还背着一口刀，半截子扫帚眉大眼睛，到是高鼻阔口，两撇黑髯，面上微然带笑，正然看着自己。宝山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刚才我已竟跳下河去了，这一定是这个人把我救上来的了。自己一想，遂着爬起来，向着这个人问道："莫非是你老人家将我救上来的吗？"那人说道："不错，你怎么知晓呢？"宝山这才说道："我明明是跳下河去了，错非是你老人家救我上岸，怎么会又出来呢？"那人说道："不错，我因为看你这么小小年纪一个小孩子，怎么就有至于跳河寻死。你先说说你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现在多大年岁，为什么事到这里来跳河？"石宝山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名姓、年岁、以及因为什么事寻死，全都说了一遍，可就是没说自己的住址。孩儿有孩儿的心眼，他说这个，倘若我告诉了他的住址，既然把我救上来，当然就要把我送回家去，我不说地点，他也就不打算送我回家去了，我不过是二次一死就算完了。那个人听完了孩儿的这片言语，不由得点了点头。世界上做继母的可实在太难了，这个意思要是我再把他送回去，据我看也不准成的了。"倒不如你就跟我走吧，我教你练点武功夫。话我可跟你说明白了，我可是个作贼的，别看是贼寇，并不偷贫寒之家，有时候偷了豪富人家的金银，遇见寒苦之家，我还要周济他家。还有一说，并不奸淫人家妇女。你要不跟着我没的话说，倘若是愿意跟随

我的话，你还要守这个规矩才成呢。”孩儿一听这个话非常高兴，心说果然学出来会作这个贼也到不错，何况还学些个武功夫。这才说道：“既然蒙你老人家肯其收录于我，我就拜你为师吧。”那人点头：“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走吧。”

二人走在路上，宝山问他贵姓大名，那人一行走着把自己的历史全都告诉给孩儿，原来这个人姓康，名叫康延年，有个外号叫作登山豹，原来就是黑虎门的，论到夜行术的功夫就得数着人家了。可有一节，对于偷盗上，完全是向着贼官恶霸下手。倘若赶上缺少盘费。偷偷富家，百两银子也就是取人家几十两。那个意思也等于化缘差不多。所以在外面作贼多年，始终也没犯过案。今天康延年在这道河边原打算等候一个卸任贼官，打算发他一笔财，今天已竟就等了三天了。自己原说过，今天再等不来，那就活该自己不该着劫他，也不该着偷他。话可是这么说，今天我得等他一夜，只要到了天明，他再来了我也不做他这号买卖了。自己把主意拿妥，就在这里等候。这就算不该死有救，可巧这个孩儿石宝山来了，起先把个康延年给吓了一跳，深更半夜莫明其妙，不知道哪里来了这么一个小孩儿，再往后面看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康延年因为心里纳闷，不由得留神仔细观看，就见这个孩儿跪在河边磕头。登山豹心说，还愿也没听说到河边上来还的，这是干什么的呢？正然看着，就见这个孩儿走到了河边，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了。康延年起初不明白，也许这个孩子通水性过河也未可知，赶情一看不对，到了河里头就见咕噜咕噜在水里直冒泡，这是会水的人都知道，只要水皮上一冒泡儿，人在水底下必然喝水呢。哎呀，赶情这个小孩子是跳河的！这可是有点新鲜，这么大的一个孩子，他居然就会跳河寻死，我

可不能看着不管。康延年水性甚高，当时跳到河内，把这个小孩子就拉上来了。放在河边上，叫他头冲下，功夫不大就连着吐了几十口水。康延年知道这个水控的不离了，这才把他拉到平的地方叫他躺在那里，果然孩儿苏醒过来了。

话说到这里已竟来到一间所在，乃是很小的一个小村庄，统共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康延年家里就是一个儿子，小名叫飞子，今年也是十三岁，比宝山生日还小两个月，宝山还是哥哥。延年已竟把自己的儿子教的那个功夫就很好了，现在又添上一个宝山，凑着热闹练这就是更好了。宝山看见了人家飞子功夫那么高，自己也恨不能练成那个样子才好。这二人就算比着劲儿练，这一来这个功夫可就练的太快了。转瞬之际已然练够了三年，两个孩儿全都是十六岁，对于飞檐走壁，跃房越脊，已竟就够看的了。康延年每逢出去做买卖，也时常带着这两个人，胆量也都练出来了，可是功夫没放下，仍然还是接着练。不知不觉孩儿就二十四岁了，凡是黑虎门的能耐，小巧技艺没有一个不会的。皆因宝山这个孩儿生来就是那么瘦，到了现在还是那么瘦。别看人瘦力量非常大，每天练的是小巧之技，宝山的力量，两膀一晃足有千手的膂力，就是小巧之术也比着师弟高的多，康延年看着非常喜欢。延年这个时候年岁可不小了，依着两个孩儿，就不让老人家出去了，哪知道康延年这个人，生来的就是好动不好静，叫他在家里坐着他还是受不了。他说的也好："这不是你们两个全都能出去了吗？这么办吧，你们二人一同出去，我自己单走就是了。"两个孩儿无法，只可答应。这一天两个孩儿回来，未见老头子回来，弟兄二人不由得不放心，一直等了一天，还是没回来，二人非常着急，又不知道他老人家够奔哪条道上

去了，真要是各处去寻找，那也就叫海底寻针非常困难。话虽然这么说可也不能不去找，于是弟兄二人各分一途到外面去寻找，一连找了三四天，并无半点下落。这一天弟兄二人将然回来，彼此一计议，不知道老人家到哪里去了，你说这个事不是太麻烦了吗！这句话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外面有人哈哈一阵大笑："打算找登山豹也不难，看看字柬便知。"就是说，登山豹误与采花贼屈永搭伙，到了松宅，被获遭擒，业已杀死弃尸荒郊，仇在屈永不在松宅。二人张眼细看，下面有款是一朵梅花，当中还落了个小小的蜜蜂，那乃是刻好的图章，并不是用笔写的。二人看罢，全都不明白。皆因这几个字写的太潮涂了，既说屈永，屈永现在哪里也不知道；松宅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并且说在松宅被人拿获，怎么拿获的被何人杀死的，全都没有说明，这个话未免叫人太不明白了。要看送字柬的意思，当然是采花贼屈永因为自己没把人救出来，知道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徒弟，故此前来送一个信，报仇不报仇，也好叫人家知道，这到是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就是跟字柬上的意思又不对了，字柬上说的明白，别看是松宅杀的人，这个仇可不在松宅，仇在采花贼的身上。世界上哪里有这个人，自己对不起人应当怕叫人知道才对了，哪里还能够自己送信去呢？你说送信这个人他是谁呢？见着了这个字柬，师兄弟二人倒为了难了，反倒觉着没头没脑了。

书中代言，这个事他们二人哪能知道，这从中的原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这个屈永外号叫采花仙子，跟登川豹康延年是朋友，由打屈永十八岁就认识康延年。别看他们二人有这个关系，登山豹从来不把屈永带到自己家中，皆因自己家中有孩子，恐怕叫他看着不合适。这个屈永在外面采花做案，

这个事登山豹也知道，不过不理这个就是了。他们两个别看耳鬓厮磨，可是各行其道，多少年都没有事。这一天，屈永闲着没事，到城隍庙去遛达，红男绿女，好不热闹。这时候，在人群之中来了一位老太太，跟着一位十七八的姑娘。这位姑娘长的瓜子脸，乍脑门，柳眉杏眼，通大鼻子，樱桃口，杨柳细腰，三寸金连，走起路来甚是风流。这小子本是花中饿鬼色里魔王，他如何看的了这样俊美的大姑娘，于是难舍难离，就在人家身后紧紧跟随。这小子他只知道看着人家不错，他就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姑娘。

提起这位姑娘的父亲倒不算什么，不过是位读书的老学究，幼年得的功名是两榜进士，可是一辈子也没做过官。年头旱涝不收，老头子松成林，热心公益，除了自己施舍之外，并且还办理施舍捐募等事，那是皇上家特封的员外郎，所以通称松老员外。老头子一辈子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位姑娘。姑娘就是到城隍庙降香的这位姑娘，小名叫做兰儿。长子名叫松天宝，次子天龙。这位大少最喜读书，已然中了学门秀士。二少爷可就不然了，由打幼年间就喜欢舞枪弄棒。松老员外也会出主意，不是你不喜欢念书吗，就叫你学武。老人家给他请了无数的名师，天龙还是真把功夫练成了，什么长拳短打，各种小巧技艺，蹿高纵矮，陆地飞腾，就得说是无一不精。就让是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能比他功夫高。自己又在外面闯练了闯练，居然也得了个外号，叫作擎云秀手松大龙。就是他的母亲何氏老太太，身体软弱时常多病，姑娘到城隍庙烧香，也就是为的是给母亲许愿。后面跟着的老太太也不是外人，那是松成林老员外的亲妹妹，是兰儿的姑母。要提这位姑娘，那个身分可太高了，外面长的如同天仙一般，里

面的学问还是很好。今年十八岁，已竟许配一位姓张的公子。公爹也曾做过知府，皆因年头不好，据算卦的先生说的，不能早过门，倘若过早了，非得男女有一个不长寿的不可，所以竟等姑娘二十一岁才过门呢。这一天出去烧香，姑娘的眼睛好，早就看见一个人二目死看在自己的身上。那个年头儿，本来是坏人是很多的。兰儿暗含着告诉姑母赶紧回家。由打庙里出来，在山门外上车，到了自己门首，在下车的时候，姑娘一看在庙里跟的那个小子又来了，不敢在外面多留，赶紧三步两步跑到里面去了。

姑娘被这个小子吓的心里直扑腾，到了母亲房中一看，何氏太太的病就好多了，姑娘心里别提多喜欢。可巧这么个功夫，自己的二哥也到上房，前来看老太太来了，姑娘看见了二哥，这才想起方才烧香之事，叫声二哥“我们烧香去，你说要跟着，幸亏你没去，真要是去了的话，今天非打起仗来不可。”松天龙一听问声妹妹：“这个话从何处说起，但不知是跟谁打仗，莫非说妹妹到庙里烧香有人欺负不成吗？”兰儿说道：“欺负倒是没有，不过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小子，由打进庙的时候他就跟着，一直跟着我们烧完了香。我们回到了家门口，这小子还跟着到家门口上来了。”松天龙一听这个话，立刻就急了，“为什么有这个话不早跟我说呢！既然如此，这个小子一定不是好人，我到外面赶紧追赶追赶，看看这个小子走了没有。”说着话也不等兰儿姑娘回答，站起身形就够奔外面去了。二爷到了大门口外四下观看，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准知道这小子已竟走了。又一想，自己这个心也太脏了，人家也许是行路之人，偶尔来到这里看看，怎么就见得人家不是好人呢！心里想着，自己溜溜达达回到自己的门首，猛

然间一看，把自己吓了一跳，不承想在自己大门旁边，用粉子画了一朵小小的白花。松二爷对于这个事可懂得，知道这是贼人用的暗号，白昼之间把道踩好了，到了夜晚就凭暗记前来。这小子房号既然画上了，不问可知夜间准来，这幸亏我出来看看，不然到了夜里岂不被他搅个天翻地覆。接着二爷又围着宅院前后都看了一遍，果然在后面花圃墙上，也有这个样儿的白花。二爷一看，好这小子，连道都看好了。这才二次回到上房，就把自己所见之事，跟家里上下人一说。这一来不要紧，把全宅之人全吓坏了，都知道今天夜里要闹飞贼，一个个全都带着惊惶样子。从中有人出主意，叫二爷去请人，什么就近的老师，以及同学之人，可以请几位来，倘若飞贼来到了也好抵抗。二爷松天龙闻听不由得一笑，“尔等这个胆量也太小了，慢说是一个飞贼，就是来个十个八个，有我一对护手钩，量他等也难讨公道。”大家虽然不敢强辩多说，可是心里全都犯嘀咕。二爷并不跟他们多说，当时自己筹划到了夜间怎样拿贼，嘱咐上下人等，天到长灯就不可出入了，各屋里的门全都关闭结实了。大概这个贼人准不是为偷盗银钱前来，话未说明白，告诉自己的妹妹跟二位嫂子全都到一间屋里去睡觉。大爷天宝看见二爷这番预备，心里非常不愿意，也不是看见什么了，怔说今天夜间闹贼，真正是岂有此理！二爷也不跟兄长多说，自己还是照样预备自己的：挑选了二名长工，胆子最大的，藏在南房里面，屋内点灯用盆扣住，在外面看着就如同没点灯一样。四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面铜锣，扒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看见外面有人，各自鸣锣，也不用出来，并且还要把门关结实了。二爷手擎一对护手钩，到在姑娘房中前去等候。晚饭早吃，掌灯上门。这个话不是

这么嘱咐了吗，赶情到了黄昏时候，这上下人等。就全都不敢出去了。二爷看着这些个人全都可笑，平常日子全都不含乎，就说了一声有贼全都吓成了这样子，这么看起来平常日子有胆量是假的，到了时候有胆量才算真的呢！闲话不说，到了掌灯之后，前前后后各屋里都是黑暗暗，半点声音皆无，只有外面的梆锣声音。定更之后，仍然是没有动静。又过了好半天，可就到了二更了。松二爷一想，这个天时可就到了，闹贼可在这时候，灯光熄灭，到要格外留神，松天龙也就是将然把灯熄了。不到一杯热茶的光景，猛然间就听见外面锣响，呛啷啷的声童响成了一片。二爷知道贼人到了，一声没言语，却由打后面窗户，纵将出来，顺后坡往前走，早就看见房上爬伏着一个人。二爷用纵身术一纵两纵来到近前，松天龙到了跟前，那个人也知道了，起身抡刀打算跟二爷动手。这位二爷用左手钩一晃，哗啷把右手钩撒出去了。房上的黑影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护手钩还能飞出来，那就叫措手不及，立刻绝命而死。二爷赶到近前，先将自己的钩拾起来，彭一脚将扎死的死尸踢落在院中。将然听见扑通一声响，这么个功夫又看见了一条黑影，哗啦登房而逃。二爷也在房上施展飞檐走壁，随后追赶，直追出村外，黑影逃出护城河，穿林而逃。二爷恐怕宅中有别的变故，不敢追，赶紧回到家中，命家人们点起灯笼火把，看了看几钩扎死的那个人，年纪约有五十上下。二爷赶紧吩咐叫家人们将贼人用棉被将贼人裹起，趁在夜间搭到荒郊野外掩埋，这叫人不知鬼不觉，这段事就算完了。也不知道贼人姓字名谁，到这里来究竟因为什么来的，全都不知道，胡里胡涂这段事就算完了。

这段事里可是有一位老英雄从头至尾全都知道，他老姓

华，名叫花远山，外号人称双头侠。这位老人家别看是人称侠客，跟普通的侠客可就不一样了，也不入剑侠的侠义道，可也不入黑虎门儿。无家无业，就是光杆一个人。每天起来信步游行，他老人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没吃喝就凭着偷盗窃取。倒也不一定是非偷赃官恶霸，只要是富户他就能够偷。偷的不多，最多也就是够三天的盘费就是了。倘若遇见了赃官，可就不然了，只要一得手不但将银子偷走了，或者连脑袋也许偷去。老人家生来前出廊后出厦的脑瓜子，猛然间就如同两个脑瓜一样，扣罗眼半截眉，翻鼻孔大嘴岔，连鬓络腮的胡子全都卷着，身高也就在五尺左右，肚子可太大了，要按长相说再也没有那样难看了。可别看这个样儿不好看，武术真不含乎。整世的童男，每日就在外面漂荡，行无定所，到处为家，昼夜行动不拘。这一天，老人家夜间正然行走，可就碰上了登山出豹康延年了。双头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绝以不是光明正大的侠剑客之流，当然是黑虎门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子是怎么个行为，想到这里就在后面暗含着跟随。这个话可不是一天半天，说不说花远山跟康延年就跟了他们两个多月。老头子看见登山豹不由得起一样爱慕之心。因为什么呢，登山豹这个偷盗的行为跟自己一样。但不知他对于女色上如何，倘若真再不亲女色，这倒是我的知己朋友，将来我非得跟他交交不成。主意拿妥，可就留下神了，倒要看看登山豹对于女色如何。你说这个事也难说，说惯的嘴跑惯的腿，三五天一月半载，登山豹也不到屈永那里去；今天也因为路过，来到屈永那里。花爷知道是看朋友去，不过自己不知道屈永是怎么个人，不但在外面没看见过，老人一看这个屈永，面无血色。老头子心说："康延

年怎么跟这个样儿的人有交情，可惜你这个人格，我要是不知道，那就不说了，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双头侠想到这里，当天晚晌话不就了，一连气儿又看了七八天，可巧这一天又赶上登山豹康延年来了，老侠客仍然还是在暗中观看，就见屈永要求康延年前去一个地方去采花，起先登山豹劝他不让他去，从来无法，永延年才点头应允，二人一同前去。双头侠哪里还肯放松，当然紧紧在后面跟随，一直到了松宅。康延年巡风，屈永下院子。有谁知道位松二爷早就预备好了，小子将然一下院子那个铁就响了，这一来不要紧，连康延年都是一怔，就在一怔神之际，松二爷由打后坡绕过来了，容着登山豹看见有人来了，护手钩已到了面前，这就算是措手不及，被护手钩扎死。屈永知道不好连头也没回，就跟着跑了。双头侠看着松二爷把死尸运着走了。自己一想，看起来登山豹为人就算很梗直，偷盗窃取也不失为义盗，当然没有采花作案的行为，情不可却才帮助他采花作案，因此送掉了性命，虽然说是一死是自己找的，可是也有几成可怜。屈永这个小子未免太不是东西了，你既然跟登山豹朋友，就不应看着他死了不管。如果不因为你打算采花，人家登山豹怎么死了呢？按说这段事我就应当伸手管，怎奈登山豹现在还有一个徒弟一个儿子，莫若我给他二人送上一信，倒看这两个人应当怎么办。双头侠把主意拿妥，这才写字柬前来送信。字柬上并未写明屈永现在哪里，这倒不是老人家没写明白，皆因双头侠到屈永的住所去调查，这小子不知道跑向哪里去了，故此老人家未写。至于松宅，老人家当然知晓了，怎奈这里没有人家松宅事，别看是姓松的把人杀了，登山豹总算死在屈永手里了，所以老头子也不写松宅地点。那个意思可就叫这两

个孩儿，天涯海角去找屈永给他们的老师报仇。二人把字柬拾到屋中，看了又看，总是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不明白这个送信的人，为么不见着我弟兄把话说明白了呢？既然没把人追上，这就算没有法子，只可哥儿两个商量。弟兄二人从此分手，各自到外面尽心竭力去找这个屈永。至于老人家的尸骨收与不收，那倒不算什么问题，皆因收回来也不过就是一埋，何必耽误这个功夫呢，莫若还是找着仇人给他老人家报仇雪恨要紧。康飞子一听这个话也很赞成。可有一节，哥儿两个得有个定规，不然谁在外面遇上仇人把仇报了谁也不知道，岂不是白费劲儿吗！弟兄二人以三个月为期，每到三个月相见一次。二人计议完毕，话说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弟兄二人各走东西。

一张嘴难说两下事，单说少爷石宝山，一路访查仇人，也不过是在大小村镇庵观寺院各处里细细寻找。转眼光景，就是一月有零，不用说仇人屈永，未能见着，就连个确实的住址，也未打听出来。，少爷石宝山闷闷不乐，这一天正往前走，可算是真巧，远远看见师弟，跟着一位年青妇少并肩而行，止不住的说说笑笑。宝山一看，这个气就大了，看此光景，不问可知，当然是飞子浮荡，把报仇之事忘了。如果他不是登山豹的儿子，我就亮出军刃将他结果性命，怎奈老人家生平就是这们一个儿子，给老人家没把仇报了，将他老人家杀的绝门断后，这个事我就别多余为仇作对了。自己想到这里，不住的心里一阵难过，暗含着叫道师傅哇，他老人家当初救我性命，这个恩情我石宝山可忘不了。自己大哭一场，到不是哭别的，就哭的是登山豹老师，一辈没有作缺德的事，怎么就会养这么一个儿子。这样要是跟他在一处呆长了，自己也

跟着他传染坏了。这可不怨我不对，老师的仇不算我不报，从此之后我要海走天涯。倘若是上天给我道路走，将来再叫我遇上一位高的武术家，我再把功夫练一练，这个黑虎门我也不干了，也学学那行侠作义的侠客，到那时，也好增光耀祖。少爷想到这里，自己顺着大道可就走下去了

这个行路可并不是有一定的目的，走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信马由缰，他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算是对。因为看着黑虎门太已没有后程，所以对于偷盗窃取，总是不愿意去办。可有一节，自己的生活又没有办法，只可仍然借此为生。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由打早晨起来就没吃饭，腰里分文没有，一直挨饿挨到了夜里。宝山一想尽着饿着，这也不象话，今天夜里还是找个地方做点买卖去，一时之间这个门户可也不易找到，走了半天并没遇上村庄，天大的能耐，没有住家你应当偷谁去呢？石宝山心说道是跟我过不去，这怎么办呢？打算做贼，叫你没有别的可偷，心里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正然行走，眼前头来到一座大庙，宝山可就乐了，既然有庙这个话就好说了。我明着也可跟他寻一顿饭吃，就让他不寻给我，凭我身上的功夫，也可偷盗窃取，偷他一顿饭吃这也不算包含。你要是想起这个主意来，按着你的主意去办够多么好，先到庙里去寻，人家不给的时候再偷不迟。他可没有这么办，他说天到这么个时候了，庙里的人差不多都睡了，倘若我喊叫半天，仍再一个不给，回头再偷那可就费了事了，还不如我先去偷去呢。这可就是孩儿石宝山错了，到庙里寻顿饭吃那算是正大光明，很不算回事，不应当去偷。这可得说是挨金似金，挨玉似玉，皆因他跟登山豹演习惯了，每逢到一处，必然以偷为先，所以他绝以不先去要去。当时把

主意拿妥，先来到山门切近看了看，山门紧闭，在山门上头横悬着一块匾，写的明明白白，是元修寺。不敢由打前面进庙，绕到了后面，身形一纵越过了大墙，不知道人家庙里的厨房在什么地方，只可慢慢的寻找。将然走到了一层夹道，迎面遇上一个人，高声说道："站住，什么人夤夜之间来到元修寺？"宝山不含乎，当时答言："是我，因为看见这座庙不小，故此进来看看。"孩儿这个话说的倒是很有理，寺庙庵观本来就不应当禁止游人，怎奈这个时候太不对了，人家逛庙都是白天，没有深更半夜逛庙的。对面的僧人闻听哈哈大笑道："你说的倒不错，可惜我们这个元修寺不许闲人入内，白天有人进来，都当贼办，何况是夜晚前来，不问可知你一定不是好人。趁早把双手倒背过来，我将你捆上，去见我们方丈，不然量你也逃跑不了。"石宝山不含乎，当时听见这句话不由得一阵冷笑，叫道"和尚你说的可到容易，打算拿我也成，凭这么一句话可办不到，我得看看你是怎么个意思。"和尚一听也乐了，"听你这个话当然也是武术家了。你做贼不做贼的话咱们回头再说，听你说这句话咱们就得当场比试比试，如果你要是赢的了我，就让你随便做贼，倘若赢不了我，只可将你捆绑，去见我们老方丈就是了。"宝山也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连连说道："好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我就当场比试。"说话这个地方正是个圆月门儿，二人离开了圆门，走了一个对圈，这么个功夫就听有人叫道"性明，你那是干什么啦！"和尚答应一声："师傅你快看看来吧，咱庙里来了一个贼。我问他话，他还要跟我动手！"问话那个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贼人他胆量也太已大了！"说着来到了跟前。宝山一看来的这个也是一位出家人。这个人岁数可太大了，虽

然不到百岁，也差不了许多，须若银线，可是面如童子。宝山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这个老和尚不问可知，当然是世外高人。如果他身上有武术，我可以拜他为师，就在这个庙里一住，那不是出家当和尚，也省得在红尘世上，生气惹恼。这个地方不但是石宝山有这个思想，无论是那一位，只要是连三并四，有几回不顺当的事，偶然看见了人家高僧高道，全都有一种出尘入道的思想。何况石宝山由打有生以来，这个命运就算太不好了，到了现在自然有这种思想。自己正然想着，就听和尚说道："你这个人年轻轻的，不学正道，为什么偏学偷盗窃取呢？我们出家人，向来是以慈悲为本，不愿将你拿获，送交当官，你就应当说几句好话才是，为什么还要跟我的门人动手呢？"石宝山叫了一声："老当家的，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别说我不是做贼的，就让是偷盗窃取，我也不能到庙里来偷。因为我走过宿头店道肚子里非常饥饿，到了元修寺门口，本来打算要一碗饭吃，因为天太晚了，恐怕叫门无人答应，故此才进来探听一下。"老和尚闻听也笑了，"你这个人说话太有意思了，起初说是逛庙，到现在又说是到庙里探听。无论如何，你的行动未免离奇，好在一样儿说你是偷东西的，你并没有偷了我们什么。既然你说是没吃饭，庵观寺院就是旅客打尖的所在，我管你一顿斋饭就是了。"宝山闻听，连连抱拳说道："老当家的如此慈悲，小子感德不尽。"和尚这才吩咐一声把他带到东配殿，给他预备斋饭。"那个僧人一听连连说道："你这贼算作对了，来吧，跟我走就是了。"

宝山跟随人家来到东配殿，霎时间把斋饭预备出来了。宝山看了看饭食还倒不错，大馒头老淹碱菜。一边吃着，不住的问这庙里有多少位出家的僧人，像我要打算出家这个庙能

不能收留。端饭的小和尚说道："这个事我可不知道。可是走路之人也没有出家的，你打算当和尚是怎么着？"宝山连连点头道："不错，我看世界上毫无意味，就看出家为僧很好，我打算求你到后面问问老当家的能以收我不能。"小和尚听着新鲜，乐嘻嘻的说道："我还别拦你的高兴，你叫我给你问问，我就给你问问去。"说着，小和尚就够奔后面禅房去了。老方丈正然陪着一位高僧奕棋，看见了小和尚进来，这才问道："打尖的那人走了没有？"小和尚答道："他正在东配殿用斋饭呢！那个人叫我到后面来问问，他愿意出家为僧，问咱们这庙里可以收留他不可以。"老当家的不由得一笑，"年轻人真正是贪得无厌，来庙中行窃，我并不按盗贼处置，并且还管他一顿斋饭，这就算对的起他了。不问可知，当然是穷途没路没有办法，打算到这里来混饭吃，真正是可笑。他既然这样说了，我还不能不问问他，把僧人的苦楚跟他说一说，自然他就不出家了。"这才告诉小和尚："等他吃完饭之后，你把他领到后面来，就提我有话问他。"小和尚点头，来到东配殿一看，石宝山已竟吃喝完毕。小和尚把方丈的言语跟他一说，宝山高高兴兴的随着小和尚够奔后面禅房。孩儿到了后面一看，二位老僧对坐下棋，也怪了，都是鹤发童颜，一看便知就是世外的高人。宝山到了里面，给二位老人家行礼之后，方才管他饭的那位说道："你贵姓大名，由哪里到哪里去，什么地方的人，为什么非要出家呢？"石宝山并不隐瞒，把自己家乡住处实话实说了。这位老僧尚未答言，就见对面坐的那位老人家，听见孩儿把话说完，不住的留神观看，然后点了点头，叫声："宝山，你既然认了黑虎门的师傅，已竟学会了偷盗窃取之能，这总算是已竟有了饭吃了，为什么又要出

家为僧呢?”宝山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就把登山豹如何亡命，他的儿子怎样行为前后说了一遍。“自己知道黑虎门并不是长久安身之计，将来也得不了什么好结果。何况亲父子因为贪恋美色，并不报父亲之仇，可见得这个门户太不义气了，或者也许是做贼的报应也未可知。按着我的心思，打算投明师访高友，将功夫练成了之后，在外面行侠作义。第一样我本身未必有这个福德，明师高友也没有地方找去，在外面漂流一年，就得当一年的贼。虽然有心改邪归正，还是跟没改一样，所以打算出家为僧，以了一生就算完了。”和尚听罢哈哈大笑，叫声：“宝山，你这个心愿倒是不含乎，可有一样儿，你未必有这个身体骨格。这个练功夫，自然由打基本上来练，但是身体和志向，忍苦耐劳，全都合到一处才成呢。这几样之中缺少一样也成不了名，你的志向我听着倒是不错，看你这个样儿，体格未必能忍受的了。”宝山也知道，自己生来骨瘦如柴，无论是谁看着自己这个长相，也说我的体格太不好了，哪知道我是天生来的。这才说道：“老人家以为我的体格不好，那就算错了，我是生来就是这个样儿。据我死去的老师说，我是以筋骨为形之人，膂力必然过于常人。”和尚闻听一怔。不错，世界上倒是有这种人，不过是太少见了，古时候有一位李存孝，那可是以筋骨为形的人，以后简直的就是没有见过。居然这个登山豹说这个孩儿是以筋骨为形的人，这我倒要试试。想到这里，遂说道：“石宝山，你既然练过小巧技艺，你可以在我的面前试验试验吗?”宝山听声说道：“只要二位老人家不见怪，小子情愿当场现丑。”二位老人家全都站起身形说道：“既然如此，你到院中练两趟看看。”宝山跟随二位老当家的来到了院中，宝山向上作了个揖，接着就把

招数施展开了。别看黑虎门的功夫，还是真不错，二位老和尚看着不住的点头。又一想：他既然是膂力过人，我还得要想个法子试验试验。老人家想罢，这才说道："石宝山，你的功夫我等已然看见了，但不知你的力量如何，你看一看这个院中，可有你试力的物件没有？"石宝山知道这是当家的难为他，除去当中有一个铁鼎之外，别的一无所有。这个话既然说出来，这分明是叫我举鼎，如果我今天不去举这个鼎，必然说我这个人畏首畏尾，我要走上前去举鼎，怎奈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无论举起举不起，我也得试试。心中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蒙二位当家的吩咐，宝山敢不遵命。不过院中并无可以试力的物件，惟独这个铁鼎，这是试力气的，但是弟子可没有这么大力气，不过不能不勉强试试。"说到这里，来到鼎的切近，身形向下一伏，左右手各擎一只鼎腿，可是这尊鼎略微挪动一点儿，就有七八百斤的分量，石宝山居然将他高高举起。和尚说道："放下吧。"这才二次回到了禅堂。庙里的老方丈，向着那人说道："师兄，我看这个人颇堪造就，莫若你老人家把他带去吧？"那一位老和尚点了点头，叫道："石宝山，你既然打算继续练功夫，老僧我的身上到有几手贱艺，但不知你愿意练不愿意练？"石宝山就知道这二位是高人，到如今一听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赶紧说道："倘蒙赐艺，弟子求之不得，怎么还有个不愿练呢！"和尚说道："我这个功夫不是平平常常就可以练会的，里面有无数的艰难困苦，如果没有忍苦耐劳之志气，可练不了。"宝山将身形跪倒，口称老师，"既蒙你老人家收录，弟子情原豁出死去练功夫。"和尚点了点头，当时叫宝山起来，"不可在庙里扰乱，你我回山去吧。"说完了就跟方丈告辞，带着宝山就走。

起初宝山还以为是三里五里地呢，哪知道越走越到不了，一直走到了东方发晓这才来到一座山峰下。顺着羊肠小道慢慢往上走，大概就是走到了半山腰，并无有房屋，在万山环绕，里面有一个小山洞，和尚竟登入了山洞。可别看在外面看是山洞，到了里面，地方非常宽阔，真比外面盖的屋子还好呢？和尚叫宝山把洞门旁边的大石堵上，和尚给他安置好了住处，任什么功夫也没练，每天就是叫孩儿挑水打柴，回来的时候造饭，就是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这一天和尚才说道："你过来，我教你练一手功夫吧。"宝山心里明白，这分明是耗我的性子呢！如果我稍为带一点暴躁，老人家必然就不收了。孩儿自己想着，心里头得意洋洋。由打这一天，石宝山练艺起，简断捷说一连练了二十七年，和尚的十成功夫。宝山已竟学会九成了。这一天，和尚把孩儿叫到了跟前，乐嘻嘻的说道："当初我把你带到了洞中，可没想到你居然练到了这个地步，这总算是我这个苦心没白下。现在我打算到外面访一位道友，你也这么大岁数了，也别尽在洞中，也可以出去闯练闯练。我送给你一个美称，就是按着你的长相起的，省得你跟人家见面叫人小看，在美称上就把能耐显露出来。"孩儿闻听老师赐号，赶紧跪倒身形，就听和尚说道："你生来的骨瘦如柴，我就给你起个外号叫做骨瘦如柴赛存孝。"孩儿赶紧磕头相谢，谢了赐号之恩，跪在那里并不起来，叫声老师，"你老人家叫我到外面闯练闯练，弟子我可不敢不遵，不过跟随你老人家，蒙你教育了这数十年，弟子尚且不知道，你老人家的法号怎么称呼，走到了外面倘若有人问，弟子不知道怎么答对。"和尚闻听一笑，叫道："宝山，你不要着急，你我分手的时候自然告诉你。除我之外，你还有两位亲师叔。我

的名字叫脱凡，我的二师弟脱元，三师弟脱尘，在外面人称三脱长老就是我们弟兄。弟兄三人各收有徒弟继续门户。我以前收了一个弟子，乃是出家的僧人，法号觉禅，俗家的名字叫万俟麟。为师有自己制造的两口刀，一名降龙，一名伏虎，在你那师兄临下山之时，我已竟将伏虎刀留下，降龙刀相赐于他。那时我已竟把话跟他说明白了，将来我还给你收一个师弟，就叫他用伏虎刀，你师兄弟二人在外面见面，就以刀为记，只要见着用降龙刀的就是你师兄，用伏虎刀的就是师弟，认刀不认人。”说到这里伸手取过伏虎宝刃来，“宝山你来看，这就是伏虎刀一口，虽然比不了古时的宝刀，可也比平常的宝刃强的太多了。今天为师赠送你，要凭此军刃，在外面替天行道，与门户增光。别的话也没有了，你就去吧。”宝山磕了个头爬起来，将刀带在了身旁。这爷儿两可倒好，一同起身，脱凡长老自去访他的道友，宝山五湖四海背着伏虎访开了降龙了。石宝山他说这个，“我一个人在外面是孤单的，如果见着我的师兄，我们弟兄二人凑到一处行侠作义，准可以给我老师的门户增光露脸。

宝山一面到处去访降龙，一面闯荡自己的名姓，不过数载的光景，外面没有不知道骨瘦如柴赛存孝的。这就说是有功夫在身上，那个名姓自然就好闯了。后来遍找也找不着师兄的踪迹，宝山想：他老人家既是和尚，当然是在庙里，倒不如大庙小庙，我给他来个是庙就看看，据我想早早晚晚总能够找的着他。自己把主意拿妥，果然不管什么庙，只要是庙就要进去看看。这一天来到了三皇庵的门口，也是宝山一时大意，庙倒是庙，你得看明白了里面的人啊！叫开了山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尼僧，宝山说声找人，跟着就过去了。到了

后面禅堂，要找觉禅和尚，众人一听非常有气，“你这个人莫非是瞪着眼的瞎子不成，为什么跑到我们尼僧庙里来找和尚！”石宝山一听自己也乐了。这时众尼姑到了外面，叫来许多庄中壮丁，非要打石爷不可。宝山看着哈哈大笑，遂说道：“你等休得无礼，我不过是找人的心急，一时不留神把话说错了，这也算不了什么。常言说的好，真金不怕火炼，难道说这还有多大罪过吗？”众人说道：“你这个人太横了，话说错了，就应当说几句好听的言语，不但不说好话，反倒这么横，你这个意思是看着我们众人不会打人哪，今天还是非打你不可。”宝山一听，众人就仿佛得着理的一般，不由得非常有气，遂说道：“你们打算打人也不难，庙里地方很小，咱们到外面打去。我要是头前走，你们就怕我跑了，你们头里走。”众人果然全都出去，石爷打算走，可是越墙就走了；不过石爷想这个：如果我要不给他们露一手，这个乡下人说话未免太横了。自己想到这里，并不逃走，溜溜达达就出来了。到了山门外，向着众人说道：“咱们这个打，应当怎么个打法呢？空着手未免打的没有意思，还不如找点什么打打。”话说到这里，一回头看见了山门旁边立着有一颗旗杆，有心过去将他一折两段，皆因是成物不可损坏，何况又是庙里东西，自己不来施舍，反到去糟塌，这样一来于心实在不忍。宝山也会出主意，我不给你损坏，我可以叫你费点儿事。想到这里，伸手一拔，耳轮中就听噗一声，把旗杆拔下一根来，用手一擎说道：“众位，给你们这一颗，我再去拔那根去。”大家一看吓了个目瞪口呆，看他这个瘦病鬼的样儿，想不到他竟会有这么大的力气，莫非说是大力神下世不成。从中有伶俐的主儿赶紧过来说道：“你可千万别怪，我等实在是不知，如果要是

知道的话，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敢冒犯。常言说的好，不知者不怪，求你老人家高高手，我们可就过去了。”石宝山听到这里，不由得哈哈大笑，“我到没跟你等为难，不是你们大家要打我吗？既是你们众人全都知道了，我有一句话奉劝，听不听可是全都在乎你们。以后说话，不可这样强横，皆因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倘若遇见性情暴的主儿，今天这个祸不就算出来了吗？何况我也没说特别的话，皆因我是找我的师哥，他老人家是出家的僧人，法名叫作觉禅。这并不是瞎说八道，诚心找便宜，如果我这个岁数在二三十岁，短不了年轻的人不顾道德，就许到庙里说几句便宜话，难道说你们就不看看吗，我已经六十多的人了，胡须已白。真正是岂有此理。”大家一路子好话，把宝山央求好了，便与大家分手，仍然往前走，还是见了庙就进去。

这一天又走到马宗玄的庙内，宝山并未叫门，因为是晚晌，到了里面一看，原来是一位老道，带着几个徒弟练功夫呢。石爷打算看看，将站在那里功刻不见甚大，就被人家徒弟看见了。徒弟说他老人家是做贼的，石爷就说给他们看看功夫，因此两下里不忿当场比试，连徒弟带老师一个没剩，全都被老人家打倒。打完了之后站在场子里哈哈大笑，“慢说是尔等，普天之下能够赢我的人没有几位。”马宗玄这才问他：“谁能赢的阁下呢？”石爷无心中说出来，自己的师哥，“除非是使降龙刀的才能够赢我呢！”说罢这个话，仍然各处寻找。

要说石爷这个人心眼可太实在了，他找不着师哥就仿佛心里有什么事似的。自己抱定了志向非得把天下的庙全都找到了不可，不管哪里都去。这个话就是这么说了，有志者事竟能成，不是钻冰求火轧沙求油的找降龙刀吗，降龙刀就来

了。可有一样儿不是他的师哥，乃是穿云玉白虎刘俊。当时宝山跟刘俊把话说明了，刘俊也不隐瞒，就把得刀的原因从头至尾一说。石宝山不由得连连顿足，有谁知我的师哥是这等人，早要知道他是这样，我还不费这么大事找他呢！幸亏我没找着他，不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跟他在一处也得学坏了。现在知道了很好，我也就不必找他了。石爷早就听人说了，江湖上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刘俊是他的徒弟，这当然是少侠客了。莫怪听说这个童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造一家把式，方才我看了看这位刘俊果然不错，别看他不是我的敌手，平平常常的人打算赢他可算不容易。当时说道："少侠客这是往哪里去？因为什么你的老师不在公馆内，却住在河南降龙寺？"刘俊就把樊家港如何闹事，现在怎样攻打来龙山不开，前后话说了一遍。石爷听着有气，心说："什么样儿的来龙山，竟会打不开，到了河南我倒要去看看。"这可是石爷心里的话，并未说出口来，跟刘俊说只提到降龙寺瞻仰瞻仰，这位童侠客，二人这才一路同行。石爷很喜爱这位刘俊，二人走在一路上，石宝山给孩儿说了不少武术的要诀，孩儿也恭恭敬敬听着。到后文书，刘俊名列在侠客之中，这可不是瞎说胡来的，孩儿果然用过这个功夫，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以那个功夫，才能日新月异，胜过这帮年轻的后进英雄，这是后话不必多表。

单说这两个人往前行走，堪堪就来到降龙寺了，忽然不见了石爷，不知哪里去了。刘俊无法寻找，只可自己到降龙寺，正赶上今天抢了樊家港，见着老师童海川，这才把所遭所遇，详细说了一遍。海川听罢，心里非常着急：公馆里面无人照料，这个来龙山又这样难以解决。有心说来龙山的事

从此不问，扬长一走，到是来龙山不把自己怎么样，就是这个跟头栽不起。何况降龙寺的二和尚，也为帮自己的忙，已然跟师兄闹成了骑虎之势，到现在自己怎能说不管了呢！为今之计，惟有乘胜前进，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去攻打龙山寨。跟众人商量，老少众位英雄全都赞成，大家这才够奔前来。

龙山寨老方丈得了这个信不由得有气，准知道樊家港夹龙沟就算完了，今天惟有跟他等一死相拼。主意已定，带着自己趁手军刃，就是十三节盘龙鞭。所有山上众人完全跟老人家出来迎敌。彼此见面之后，大和尚智玄叫了一声童林，“老僧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就是樊家港，跟王十古闹事，那里面也得有个原因，绝不能错儿只出在一头儿，当然是双方的误会。王十古已然平平安安回去了，我们反倒死了好几个人。和尚不完不了，得去了我的夹龙沟，占住了樊家港，刻不容缓，又来攻打我的龙山寨，你等分明是欺负我。告诉你，从中我是看在我的二师弟面上，不然的话，哪里等的了尔等这样猖狂。如果将打死龙山寨二寨主的现出来，和那些搅闹夹龙沟之人，赶紧的退出樊家港，咱们就算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休怨老僧今天我要大开杀戒，叫尔等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书中代言，这种言语不应当在和尚口中说出来，皆因身分到啦。这种话也就是普通人彼此斗殴可以说这个话，和尚这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当然比平常人高的多，说出话来必须根据一种理由；没有道理，只凭血气之勇净说这个话可说不下去，身分在哪里呢！大和尚今天也搭着是个急劲，说话并不加检点。当时说出这么一片言语，这一来不要紧，倒把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给说的哈哈大笑，叫了一

声智玄，“以前我看见了你的师弟，那样仪度非凡！你既然是他的师哥，当然这个身分矮不了，故此我始终拿你当一位成了名的剑客敬重，又谁知全都不对，今天听你所说的这片言语，这哪里是成名剑侠，应当所说的言语分明是市井小人，贩夫走卒的那一套话了。来龙山跟我等闹事，不错，打死了龙山寨的寨主，不用说我们知道与不知道，事到如今了，就算我们知道就完了，别的话不用说，也得研究研究这个事怎么起的吧？凡事都有原因，绝不能任什么都不因为，无论打死龙山寨寨主，真要是那样，哪怕我等来到这里一步一个头，我等也说不出不算来，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谁叫我们理亏呢。现在这个话可就不能那么说了，原起在老侠客王十古的八卦堂，皆因给人治病，才惹出火焚的大祸。据你们说，治病之间不是好好生生的治的，那个意思，就是故意把人割死了。这个话也就很难说了，你们说是老侠客故意将人治死，这个话有什么凭据呢？这个人有了病，本来就有个治好治不好，如果说个个人全能治好了，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死的人了。就说老侠客诚心把他治死的，我问这么一句话就成了，这个病人跟王十古有仇没有？如果说有仇，就不应当到他那里去治病，既然有了病投到他那里去治，这当然是没有仇了。无仇无恨，王老侠客为什么要把他治死呢？这个理由极其明显了。再说王十古头顶八卦肢踩太极，那个武术在世界上面，很算不含乎，他老人家可是成名的侠客，论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恶安良，这些个行为，都算是替天得道，分所当为。你们请想，这个有病的人倘若有了不好的行为，老侠客早就找他去了，还等他前来治病干什么！要紧的还有一句话，这个病人的武功，大概不敌王老侠客吧？就是他比老侠客高，既然

身为成名的侠客，也不能乘人之危，就着人有病把人家治死，何况病人的能耐尚且不如他老人家。请想，怎么能够借着治病，把人治死呢，何况是远日无仇近日无冤呢！这个事更说不上了，这不是全都说完了吗。我说的这个全都不算，就算你们说的全都有理，老侠客因为涉嫌，趁着人家有病把人家治死了，你等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应当前去找他质问，哪怕王老侠客他一味的蛮不讲理，到那时应当光明正大，跟他武术解决，绝不应当学贼人的行为，暗含着前去行刺，动手不敌，用火焚烧了人家八卦堂，这种行为大概说不下去吧！你说老侠客找到了樊家港，又用小人的诡计，将老侠客拿住，请问你这成了名的剑侠，都应当这样作吗？我等来到这里，将樊二庄主拿获，说明了跟他等走马换将，到了时候，他等不现王十古，我们众人尽交朋友的义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大家着急那是当然的了。所以种种事，全都由这上头发生，事到如今你说这可怨谁呢？你既然身为剑客，就当明白人情世故。说话做事可以反反个儿，比如说王十古是你的朋友，你应当怎么样？如果你要也是这样办，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不是不对了。归了包堆说一句话，你是出外不明真性，在家不识世情，袒护你的余党，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仗着你的血气之勇，打算无理制倒天下英雄。漫说是你要以一死相拼，像你这样人早就应当把你结果性命，省得你为虎作伥，纵恶行凶，来来来，我要跟你决一死战。”童海川这一片言语，把个智玄说的闭口无言，当时羞恼成怒，任什么也没说出来，只说了声：“好，我也要看看你是有多大能为。”这边所有的老剑客，姜达姜本初，醉仙翁于亭于子玉等众人，听童林把和尚说了一顿，来龙山的大和尚，并未还出言来，一个个全都是笑的

不得了。按说可不应当叫童林出头，皆因这里头有个原因，比如说不让童林出头，智玄当然也就叫别人出来了，那样一来那就是将斗兵，斗完了兵再斗将。那一来就耽误了事了，莫若就叫海川出去，和尚出来，回头再去替换，有个三阵五阵，谁输谁赢也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话虽然不会说出来，大家就算是不约而同，全都是这个打算，故此连一个拦的也没有。和尚亮出来他那一条盘龙鞭，哗啦一抖不亚如银龙一般。童海川也亮自己的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二人对了面，彼此说了一声请，鞭钺各举，当场动手。这个地方可得说人的名树的影，智玄这条鞭的厉害是无人不知，童林心说，今天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高法。赶情头几个照面不算什么，五七个回合之后，和尚的鞭招走开了，别看是连练子的军刃，伸缩自如，真正是要大遮天影日，要小缩小绵软巧，就地躲闪，连人带鞭就是一个团儿，大家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要说童海川可也真不含乎，换一位别人，凭手中这一对钺，连十个照面也跟人家斗不了，居然海川跟和尚战了三十多个回合。虽然是尚且未能分出输赢来，可是海川已然占落了下风，功夫一长不用说赢不了和尚，大概保不住准不输招。

各位老剑客，全都点了点头，老头子于亭看着有气，心说人家可也是使鞭的，我也是使鞭的，今天可算是货到街头死，倒看看谁的鞭招高超。老人家也因为跟海川有关系，准知道这个和尚的盘龙鞭非常厉害，这并不是儿戏，真要是有个输招落败，马上就有性命之忧，老人家也是多少年没出马的老将，今天看见和尚也使鞭，未免有点僵火。自己把主意拿好了，丹田提气往上纵，到了近前叫声："海川，你且旁边休息，待我领教领教他的鞭招。"童海川一听是于爷出来了，

自己心里也明白，准知道老人家恐怕自己有失闪，故而出头，自己还是不能不退让。皆因老人家出头，这也关系脸面，倘若是自己不让，未免叫老头子脸没处搁。主意已定，自己任什么也没说，双钺虚点，脚尖一用力纵出圈外，这时候老剑客于亭已经迎上前去了。和尚看了看，认得这位是山东五老大爷，醉仙翁于亭，这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山东的五老全都是大名鼎鼎，老僧早就有意拜访，不过未能得暇，倒要借着今天这个机会领教领教。"于爷答应一声："请。"哗啦啦把鞭一抖，二位是鞭对鞭当场过招。和尚智玄看了看于大爷的鞭招，到是也点了点头，不枉人称山东五老，这个功夫倒是不错。可有一样儿，今天遇上老僧叫你难以取胜。于爷也知道，凭手中鞭，赢人家也不容易，由打一动手，自己也没敢抱这个奢望，总是看阁定式，自己守自己的门户。这可并不是老头子胆小怯阵，这地方就说的是人的身分，自己既然身为剑客，论到动手不能粗心大意，无论是对于谁都不应当轻敌，何况这和尚这么高的身分。不怕是武术不敌应当输，输了也不算难看，可就是不应当疏神，倘若因为疏神输了招，输赢倒不算什么，岂不叫天下英雄笑话吗？故此老人家不敢疏神大意。虽然这么说，老人家也不是人家和尚敌手。大家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就凭这么大的山更五老大爷，手中一条亮银鞭，也是天下知名，居然还不是和尚的敌手，不怨和尚这样猖狂，果然是身有绝艺在身。后来又看了看，老人家于亭实在是不敌了。从中有一位高僧就是慧斌和尚，自己有心出头把于爷替换下来，大概自己算计着也未必是智玄的敌手。你说不出头，眼看老人家就不成了，难道我还能够看着吗？正在犹疑不决之时，这么个功夫，出去一个人，正

是老侠客王十古。和尚一看去了，准知道王老侠客鞭招天下第一，到了当场就是不能容容易易将和尚赢了，也可以跟和尚打个平手，这是和尚慧斌心里想的。其实王老侠客早就看明白了，按着自己的这个能耐高，还能高出一半去吗？醉仙翁跟人家动手，就算差的很多，比如说我要是叫老头子退下来，我自己单打独斗，当然也不是人家的敌手。如果说我过去不让于亭退下来，这可就算两个打一个了，我等可算是成名的剑侠，当场动手要是讲究以多为胜，未免太不光明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话又讲不起。忽然老人家把主意拿妥了，如果我跟于亭两个人把他当场赢了，那可真是赢了人家，也不算光棍，我何不当场动手，用人群他呢，我过去也不叫老人家退下来，就是能够赢的了他，也不能让他输，并且还往上添人，这样跟他动手显而易见，我等并不是仗着人多势重，打算赢人家，当然是含着一份戏耍的意思。单等把他累的力尽筋乏，到那时大家也不结果他的性命，难道说这么还不算明白了吗！老侠客把主意打妥，自己够奔当场，叫了一声于剑客，“我看智玄鞭招果然高强，你老人家也别撤招，十古也加入战团，到看看高僧的鞭招高到怎么的份儿上。”于亭那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当时一听这个话还不明白吗。不问可知，这当然是看着人家和尚功夫高，单打独斗不准是人家的敌手，故此才要双战。说话的光景，老剑客已抖入骨鞭来到了近前。智玄和尚也明白这个意思，这分时是单打单战不是我的敌手，故尔要群打群殴。这也不是我说句大话，量尔等可有多大能为，就让你们全都上手，老僧又有何惧。这个话人家智玄还是真说得起，又添上了一个王十古，大概总能战个平手吧，不但是平不了手，并且还差的很多。到这个时

候，把一个素日并不服人的童海川也给看怔了，自己心中暗想：就凭老人家于亭跟王老侠客，这二位这两条鞭，双战一个尚且战不平手，这样看起来，我要是跟人家战长了，还是非输不可，你说这可应当怎么办？不表童海川站在那里没有主意，和尚慧斌看出便宜来了。既然老侠客都有这种眼光，不让于老侠客撤下来，可见得这个智玄和尚的功夫不含乎了。与其双战还不如群战，想了想人群之中使鞭的还有一位碧目虬髯赛张鼎成奎马元龙，我何不叫他同着我一块儿出去跟他当场动手，那到不显失我们成名剑侠的身分。和尚想到这里，暗含着把话就告诉马奎了。果然这二位，一个是真墨骨鞭一个是假墨骨鞭，二人一同够奔当声场跟智玄动手。和尚慧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来龙山的高僧果然是鞭招高明，二位老人家不可撤招，我二人也要加入领教。十古王老侠客一听心中喜悦，这才叫对了呢，就是你们不这么说，我也不撤招。说话光景四条鞭就把智玄和尚给围起来了。就这么一来不要紧，当时动手可就太好看了，连同智玄和尚一共是五个人。别的军刃全都没有，每人手中一条鞭，那位说这大概是五鞭图吧，到是差不离了。不过还差一点儿，皆因五鞭图，是五鞭会盘龙，把和尚除去，现在才四条鞭。按说智玄这个时候，应当是三拳虽敌四手，打汉架不住人多，无论如何也不是这四位的敌手才算对了，哪知道和尚的鞭招也实在高强；也搭着这四位，只是围着他动手，并不打算将他结果性命，四下里一凑对，居然四条鞭才跟和尚战了个平手。如果打算说把和尚挤罢的，自己认罪服输，简直的说就是不容易。别人全都不说，惟独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他很着急，自己有心亮双铖二次过去帮助动手，怎奈王老侠客就说了，大

凡拿鞭的主见都可以逢场作戏，来领教领教高僧，众人之中用鞭的也就是这几位了。准知道老侠客，这不是叫人，分明是告诉人别过去了，虽然是群打殴，还要做出来，不是单战不敌，不过是使鞭的众人打趣而已，自己当然就不能过去了。

这么个功夫，夹龙沟的二庄主简二爷看着不忿，打算出头帮着老方丈动手。智玄和尚真叫横，看见简舜出头，自己一面动手，不住的嘱咐："任凭他们来多少人，我也是凭我自己跟他等动手，无论如何不许你等帮助。"简舜不听，摆手中大铜棍，呐喊一声来到了当场。牛儿小子正然看着人家动手打得高兴，自己恨不能出头，皆因这个和尚使鞭，觉着没有多大意思，净在这里着急。可巧这位简二爷到了，牛儿小子一看就乐了。倒不是乐别的，皆因简二爷长的这个身量带出来壮实，并且手里还拿着一条大铜棍，这要是打两下够多么有劲呢。心里一高兴，高声说道："小子你来得正好，咱们两个人到对付。"说着话大岔步够奔当场。土堆金刚大力神，一看哎呀，又出来一个大个来，"不如先拿你杀杀气，给我兄长报仇雪恨。"想到这里，喊了一声："吹！小子休得耀武扬威，既然不怕死，来到当场跟我动手，先报通你的名姓，然后棍下受死。"牛儿小子一听人家问他的名姓，不由得就是一皱眉，"小子你这一来，这得耽误多大事呀，这个话一说就麻烦了。"简舜听着这个话都不懂，两军前当场动手，怎么问问姓名还会麻烦。接着说这："我让你报名还有什么麻烦的吗？"牛儿小子说的也好："还不如马马虎虎，咱们就这么打不就完了吗！你偏要问我的名姓，告诉你麻烦你小子还不信，非打算问小子你说明白了吧？"土堆金刚越听这个话越听不明白，"什么叫说明白了，莫非你问我的名姓吗？"牛儿小子说道："我不

用问你，我也早知道，你不是那个老和尚的儿子吗！”简舜一听好混蛋，气不得恼不得，只可说道：“你不要装傻充怔啦，问你叫什么名字赶快说。”牛儿小子把脑袋一歪，看着简舜说道：“小子，你到了是由头里问，还是由后头问，还是由中间问呢？”简舜一听，莫怪这小子他说麻烦了，这个话还果然是麻烦了，我没听说过，问名姓还分头里后头当中间。看牛儿小子这个说话劲，并不像装着玩，大概其这小子就是这个半半憨的样儿。自己想了想，这才说道：“当然是由打头里问了。”牛儿小子连连摆手：”小子头里问可不行了，我也没预备，这时候我哪里想的得起来呀！你还是由后头问吧。”牛儿小子只顾他说话，差点没把个简舜给说乐了，只可点了点头：“不管是头里后头，你就快说你的名姓吧！”牛儿小子还非常着急，“小子你到是说好了哇，你是由打后头问了？”把个土堆金刚弄的没法了，只可点头答应：“是了，就算我由打后头问就完了。”牛儿小子这才说道：“嗳！由打后头问还省点儿事。问我的名字，双名宝元，外号叫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可别告诉人哪！”简舜听着非常可乐，这才叫道：“牛儿小子。”于恒一怔：“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牛儿小子呢？”简舜道：“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闲话少说，你就亮军刃动手吧！”牛儿小子也真听说，一伸手把自己的杵亮出来，站在那里可不动。简舜双手擎着铜棍，问道：“牛儿小子，你为什么不进招呢？”牛儿小子着急说道：“小子，你还说话了，你不进招我怎么进招呢？”简舜心说：今天活该我露脸，这样混蛋跟我当场动手，难道说我还赢不了他吗”简舜想的满好，其实满错，赶到动上手一看可了不的了，这个傻小子好高的功夫了，凭自己手中这条铜棍，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个时候，循环

道长贺清卢一看了不的了，简庄主不是人家的敌手，堪堪就要输招。自己念了一声“无量佛，摆剑够奔当场。老剑客姜爷，一看有气，一摆手中鹿角棒迎将上来。蓝衣仙姑出头，秀娘迎接厮杀。一时之间就算混战起来，真可以说是杀得天地暗淡，日色无光。

正在彼此战得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听见有人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量你智玄可有多大能为，今天我倒要会会你这条鞭。”大家听着声音，一面动着手回头观看，一共来了三位：说话的是出家僧人，正是西风长老秋禅；还有一位就是赛存孝石宝山；从中有一个大个儿，身高七尺开外，生得虎头燕颐。众人看见这三位同来，不由得就是一怔。就见西风长老秋禅，一抖手中鞭也加入战团。到现在可以说是热闹了，齐齐整整五条鞭同战一位，这五位之中就属马奎的功夫软，尚且是成名的侠客，其余众人，全都是凭手中鞭驰名天下的，居然跟人家智玄战在了一处。以前的四位不过是诚心缠绕着智玄，并不甚往里进招，到了秋禅到了，他可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他还以为是各位老人家不是他的敌手呢！自己加入战团，把一条鞭舞得如同蛟龙一般。智玄和尚不由得有气，心说：“我以为他们都是这样的能为，闹了半天，五个人战我自己，尚且不能赢我，这可不怪我，我要施展绝艺，必须将他等打倒一个才好。”和尚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一条鞭舞起来如怪蟒出水一般，向众人便勇猛打来。正赶上秋禅用了一手渔翁撒网的招数，正然照定和尚的颈项打来，这个也总说是巧，两条鞭往一处一碰，滴溜溜拧到一处了。十古于亭慧斌、马奎等一看不好，双鞭搭在一处，怕的是秋禅有失，大家全都不约而同全都把鞭往上一搭，这一来不要紧，连智一

共五条鞭全都搭在了一处啦。这一来，把旁边人眼全都看直了，准知道这一来这个胜负就要分出来了，想法了解救也不好想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全都是秋禅所为，如果是没有他来，这四位绝以不用这个勇猛招数。但不知哪里来的这么一位西风长老，怎么这样巧他就会赶到了呢？要凭西风长老秋禅这一来，当然是透着太巧了，不过从中有一段原因，只要慢慢的把他补叙出来，自然就透着不巧了。欲知原因何在？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为不忿秋禅惩纪前　寻报仇赵猛遇西风

话说秋禅老人家在西风寺主持，虽不说修真养性，也算是纳享清福，无事之时教给几个徒弟练功夫，到是非常得意。这一天有人叫门，小和尚开门一看，来了一老一少，老头儿有五十多岁，年轻的也有三十多，身上穿的衣服非常阔绰，不问可知当然是富户人家。小和尚这才说道："二位施主，本庙并无香火，如果烧香还愿，请你到别处去吧。"老头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少师傅，"我并不是烧香还愿，到此找人。请问贵寺的老方丈可是西风长老秋老和尚吗？"小和尚不能隐瞒，连连答应："不错，但不知你问他老人家做什么？"老头儿乐嘻嘻的说道："有劳少师傅回禀一声，小老姓康，名叫康德，这是我的犬子康金龙，特此前来拜见他老人家。"小和尚不知道人家跟老方丈有什么交情，自己可不敢不回覆，这才说了一声："请你候一候。"小和尚把小门关好，到后禅堂之中见着老人家秋禅，说外面来了一位姓康名德的找你说话。秋老和尚一听就怔了，自己向来不认识这么一位康德，就连康金龙也没听见说过，自己又不好不见，只可叫小和尚到外面说声有请。功刻不见甚大，就见小和尚带进来一老一少。秋老和尚看了看这位老头儿生的慈眉善目，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忠厚长者，没等和尚说话，老头儿连连抱拳说道："这位就是西风长老吧？"和尚也手打问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阁下尊姓大名，贵乡何处？来到荒山小庙，但不知有何见教？"老头儿连连抱拳道：

“小老姓康名德，住家离此三十余里，地名是东集。皆因久闻老方丈大名，武术绝伦，天下第一，真称起武术大家，向来抱着方便慈悲的宗旨，故此小老才敢抖胆冒昧前来奉求。就是犬子金龙生性就好练武，怎奈不得良师，恐怕白白耽误光阴，听人提说你老人家是世外高人，本打算找几位跟高僧熟识的介绍前来，怎奈费了半载的功夫结果连一位也没找着。犬子不依不饶，如果我要不叫他前来，他要自己来到这里跪山门求你老人家收录，不怕高僧门下不收俗家徒弟，他也情愿意落发为僧，没别的，求高僧你老人家多多慈悲，赐给犬子几手功夫，小老儿感德不浅。”西风长老一听，这都是哪里的事呀！当时跟老者说道：“老人家，这可不是我拒绝你老人家，论到武术我可不能说不会，不过也是粗糙的几手贱艺，并无所长，要不说我实在没有教人的资格，除了庙里的徒弟跟着我瞎跳，对于外面的徒弟一个也没收过。令郎既然打算深造武术，不可在此处耽延，请你们父子赶紧另想别的门路，去投明师练艺，老僧实在教不了。”这句话说完了，康德尚未曾发言，这年轻孩儿康金龙扑通跪倒尘埃，口称：“师傅在上，我们早就打听好了，所以来到这里，就打算叫你老收录，如果不收，弟子情愿死在这里。”说着，跑在那里往上连连磕头。西风长老活了这么大年纪，真正是没经过这个事，那么有前来拜师，既无人介绍，又非得叫人收录不可。再者说这个收徒弟，并不是寻常事，事前不知道你们爷儿们是怎么个人性，一日之间收下了，传艺之后，倘若以后发生了别的事情这可怎么好？和尚越想越没有办法，过了一会这才说道：“老施主，你老人家对于练功夫这一层当然是欠研究，这里面很有关系，身体不成这是一个问题，性子不能持久这又是一个问题，功

夫学出来不习正道这也是一个问题。虽然不说师徒方面得有几年认识，大概彼此也得谁知道谁，如果猛然间就叫我收徒弟。这个话我实在办不到。”康德说道：“老人家，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当然是不知道我们父子是干什么的，恐怕你老人家把功夫传与匪人。你不是这样说吗，我们爷儿俩也别瞒心昧已说话，我们父子这一次来也实在有点关系，你这不是把话说到这里了吗，小老也不隐瞒只可是实话实说。”西风长老一听，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实在是有事来的。这才问道：“康施主，有什么原因请你说明。”康德长叹一声，说出一片话来，把个西风长长老气得怒发冲冠。

书中代言，要说这段事也不怨和尚有气，皆因康德住的这个地方地名叫做东集，其实正名字叫河东集。庄子西边还有一道河，河西照样有一个大村庄名叫西集原名可就是河西集。近来因为叫着省事了，就叫西集、东集。这两个庄子，连靠这道运河的码头，一四七是东集的集日，三六九是西集的集日，到了集镇的日期，作买作卖的，热闹非常。东集的首户，一共三家：张、李、康；西集的就一个姓雷的。因为自己繁荣自己的本庄关系，到了集镇的时候，总想叫他热闹非常，既然是庄上的首户，当然就得设法子，叫他繁荣，对于街道上修理得十分整齐，东西集就算是各不相让。康德提议的到了集镇的日期，所有做买卖的当然全都收地皮钱，这笔钱可就作为公共修理用度，东西集都是这个办法。“如果打算叫做买卖的人多，只可是将这地皮钱减轻，比如说这个钱进的少了，对于修理街道不够用的，咱们三家往外拿钱，不知道你们二位赞成不？”张四爷、李二爷为人也极其忠厚，听康爷一提议也极其赞成。先按大小摊子说，是二十文、十五文、

十文、五文，现改成了二、三、四、五，最大的摊子只收五文钱。本来这些个做买卖的，对于省钱没有不愿意的，这个话一传出去，对于三六九的集，差不多不赶，全都等着一四七集。一个月九次集，按最大的摊子说，一月之中就有一百二十五文。这个事没过了半个月，西集姓雷的老当家的雷春不由得纳闷，为什么到了东集的日子那个人全都是拥挤不动，到了西集就冷冷清清没有人呢？打发人一打听，原来人家东集把地皮钱减轻了。雷春这个气可就大了，有心也仿照人家减少，怎奈自己还等着这笔钱收入，置办庄田。你说要是不减少吧，这个做买卖的他们全都不来了，自己是干着急就想不出办法来。

雷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雷清，次子雷福，三子雷声。雷清为人非常忠厚，就是雷声有眼无珠交个朋友姓吴行二，是一个无业游民，全凭雷声由打家里偷钱偷东西，送给吴二。这吴二本来是个游民，得了他这番帮助，立刻就算抖起来了，也穿绸裹缎，摇摇摆摆。这个事全村之中，全都知道，就是没有人敢说，因为吴二这小子是一个穷光蛋不好惹。到现在手里有几个钱，在外面交了一群狐朋狗友，不论因为一点什么事，就讲究搬师动众打群架，不怕把人家打伤了，回头他们自己再做伤，是正经人谁也不答理他们。西集的第一富户就是雷家。雷家的三少爷是他的朋友，这还有谁来惹他！在西集上就算是横行霸道。现在因为减少地皮钱，西集的买卖全都不来了，老头子雷春有气，这个信就叫雷福知道了，叫声爹爹，“这可有什么为难的呢？打发人到东集，把他们为首的人全都找来，当面跟他们要求，叫他们把地皮钱涨点儿，咱们这里也落点，两个集上全都一般多。那些个做买卖的，他

们爱到哪边去，就到那边去，那不就没说的了吗？”雷春说道：“这个话说着容易，比如说人家东集要是不信怎么办呢？”雷福说道：“只要他们不点头，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到了他们集镇日期，咱们带人去搅去，一条街上给他打起十几伙架来，大概他那个买卖就做不好了。”雷春这小子也是独霸成性，买卖叫东集争了去，自己心里就是过不去，到如今一听次子有了办法，自己心里非常喜欢，这才说道：“养了你们弟兄三人，没想到你小子有了用了！”雷福说道：“爹爹，你这个话可别这么说，主意我能出，论到闹事的场中，那还得仗着我三弟。”雷春听了这个话不明白，遂问道：“闹起事来用他干什么呢？”雷福闻听一笑，怎么连这么一句话你全不懂得呢，“到了闹事那一天，人少了行吗？跟咱们爷们没有真交情行吗？如果说不用人，这个仗怎么去打呢？”雷春说道：“怎么着，我乃是一村之首，谈到跟外村里闹事，我要是说一句话，他们谁敢不出去！”雷福连连摆手道：“得了，老爹爹不用再说了！收地皮钱人家都得不着好处，所有的好处是咱们自己的，与人家村上的人有什么关系？要谈到他们不去，这个话可不能那么说，去了人家也是假的。比如说跟咱们过个什么，就是有交情的主儿，虽然是咱们的事，人家出去当自己的事办，这里头办事可就差多了。”雷春听着这个话还不明白，“你说说，我听听老三他有什么势力呢？”雷福说道：“你老人家不过是不常出去，对于街上的事，你不大甚知道，现在咱们老三，在外面联络的很不含乎，真可以说跺跺脚一个西集乱颤。这时候要说打架用人，到外面一句叫个一二百口子人不算什么。”雷春一听道：“可真是我想不到的事！那么说你能够出主意，他有人力，这个事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办了。”雷福这才说道：

“不过就是怕你老人家不放心，你要能够放心，别说是一个东集，就是三个两个的也不含乎他。”雷春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打发人前去请他们，咱们是先礼而后兵，只要说完了他们要不点头，跟着就约人。”爷儿两把计策定规好了，当时打发长工到东集去请人，可就是请张爷、李爷、康爷。

老三位得着信，准知雷春一请没有别的事，一定是关系地皮钱。老哥儿三个，预先计议计议，康爷说道：“雷春没有别的要求，当然是叫咱们往上涨钱。”张、李二位说道：“涨不涨的由咱们，他说叫咱们涨，咱们偏不涨，他应当怎么办呢?”康爷道：“据我想，他们既然要求，当然就有个对待的办法，绝不能跟咱们一说不涨就不涨，要是那个样他也就不问了，当然是咱们不涨钱，他有办法，这个咱们还不能不预备预备。!张李二位本来是忠厚人，叫他们想办法可实在想不出来，当时向着康德问道：“康大哥，依你说咱们是怎么准备呢?”康爷想了想：“依我说，他们叫咱们涨钱，只要咱们不涨，当然少不了打架斗殴的事。”张、李二位一齐说道：“这么一说，当然咱们得预备人跟他干了，说别的咱们可不敢说成，打算预备人这倒很省事，只须告诉我们表弟一个话，要多少人都有。打架用钱以致于闹起事来打官司，咱们哥儿们尽力所为。”康爷闻听点了点头，这个事也就是这个样了。全计议好了，张、李二位并不出头，只叫康爷一个人前去。康德老人家来到西集，到了雷宅，见着雷春说了几句闲话，然后分宾主落坐。康爷问道：“但不知雷老庄主呼唤小弟，何事见教?”雷春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叫声：“康老庄主，我请你过来也不为别的事，我想咱们两个村庄只隔着一道河，所有一切的举动应当取其一致才对，到现在东集忽然把地皮钱

减少了，这一来不要紧，三六九集上，我这边简直的就没有人了。比如说我要一耗气，你们减的少，我比你们还少，三减两减那可就是减的没有了，实在咱们两庄上就算吃了亏了，这是何必呢！莫若咱们合计合计，还是两边一样倒好。我也别说叫你们那里涨到这个价钱，可是你也别这么少，这个话咱们是这么说，我落点儿你们那里涨点儿，两下一凑和，还是叫他一边多，也省得一边儿挤不动，一边儿没有人。”康爷不等他把话说完了，接着说道：“雷老庄主，这段事我们在未落价之先，也计议了，我们庄上少收钱，也是我们三家吃亏。至于妨害你这方面，这个话谈不到，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这边不要钱，这个不是我也不能管吗？这不是既说到这里了吗，我们那个庄上并非跟你这里一样，你这里是一权主政，当时怎么说就可以怎么办了，我们那里哪办的到哇。当家主事的一共是三家，就是我一个人答应了，这个话也不能算完，有什么事我得回去跟张爷、李爷二位商量。这么办吧，明天我们商量的怎么样，我打发人给你赴个信就完了。”雷春一听，知道这个腔就不算亮稍，下面可就赘了一句：“雷老庄主；这个话是这么说，但得能够还是办圆全了就完了，也省得彼此发生别的事故。”康爷一听，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准知道只要是不答应必然就有事，自己只可答应着，也并未往下多说，这才站起身形来告辞。

康爷回到东集，赶紧把张、李二位老人家请来，遂把方才到西集见雷春所说之话说了一遍。张爷、李爷准知道这里头有了事了，真要是由此把地皮钱增加了，这个事未免太寒蠢了，不是怕他也是怕他；就是能够涨钱，到这个时候也不能往上涨价。这个事就算起来了，无论如何，也得豁着跟他

干了。当时老三位议决了，明天给他打回覆，就提钱不能涨，回头我就去知会我的表弟，叫他先预备人提防打架。康爷当时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言词非常坚决。张、李二位一同告辞，打发人请来表弟吕雄飞，外号人称金甲天王。当时把这个话一念叨，吕爷不由得有气，这分明是欺负人，“别的事我可管不了，如果小子要是仗着人多势众，跟东集打架，这个事你们全都不用管，我知会两个朋友，带个十位八位来在咱们这里，任凭他们来多少也是白费。”这位吕爷是镖行的一位镖师，对于镖行里，什么占山为王的朋友很多，靠的住有交情的也有二三十位。吕爷把话说完，微然一想，可就想起红水涧辛氏八虎来了。辛家乃是一大家。叔伯弟兄一共八位：大爷孝虎，二爷悌虎，三爷忠虎、四爷信虎，五爷礼虎，六爷义虎，七爷廉虎，八爷耻虎。这八虎武功最好的就是大爷、二爷、八爷，其余的也都不含乎。从中智谋最高的就是义虎六爷，别看居住在乡中，真有排兵布阵之能，所以无论家中有什么事，六爷就算是军师。这弟兄八位跟吕雄飞是磕头的弟兄，俗说就是过命的好朋友。吕爷当时就想到这里了，当时够奔红水涧，由此不过三十几里地，搁在吕爷脚底下走，很不费事，霎时间来到了红水涧。来到辛宅门首叫人回进去，辛氏弟兄一听吕爷到了，哥儿几个全都迎接出来，携手揽腕够奔后面厅房。大爷辛仁虎叫声：“贤弟，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在，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吕雄飞说道：“不错，正是有事相求。”接着就把东西集的事念叨一遍。辛大爷听完了说了声：“贤弟你不用管了，回头我跟你六弟商量商量，他必然有办法。”说着打发人把他请来，当时向六爷问计，义虎辛六爷一听这个事，分明是西集姓雷的，说东集妨碍他的利益，人为财死，鸟

为食亡，西集再有人一蛊惑，这个事非得起来不可。只要这封信发出去，我想他们必然要有一番预备。不过这事怎样起来，这可说不了一定。话在这里说不成，必须大家够奔东集，在村上挑选精明强干之人，前去西集探听，然后再作准备。大爷仁虎要跟着走，六爷说道："大哥你别动，你老人家在红水涧坐镇，再者说我们在东集有什么事，我们给你老人家赴信，或者是用人，或者有别的事情，还指着你老人家办呢！咱们不是弟兄八位，家里留四位，到东集去四位，叫我二哥三哥四哥连同小弟前去就是了。我们兄弟四人之中，武学最好当然就属二哥了，就叫他老人家为帅，三哥四哥算将，小弟我为参谋。回头又向吕爷问道："东集上壮丁人等可有没有？"吕爷说道："壮丁当然有，不过叫他们打仗可办不到，如果先预备打仗的人，还是求你费心由这边带几位去才好。"六爷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弟兄在这个红水涧，净徒弟就有二百多名，挑精明强干的带个三四十名前去就是了。"说着话天够时候了，大爷吩咐后面厨房预备酒席。那位说就凭这么一个山野的庄村，要不赶集上市购买各种材料，就能够成的了酒席吗？不但是能够成酒席，并且还是山珍海味。这话并不是单说这个辛家有这么大份，可知并不是那个年头儿才有这种人家，到了现在还有这种人家呢！平常人一来就说是财主，其实这个财主二字很难够资格。因为什么呢？讲究的主儿什么每日应用物品，家里不说堆积如山，也全都有存放的仓房。什么大砟烟煤红煤柴草炭木，这种东西全能不出大门，够个一年半载的用度。其余就是米面菜蔬海味，冰箱里面的鱼肉，平平常常开十桌八桌席，用不着到外面买去，这样仿佛才算财主。吃一顿饭到街上跑八趟，那只能说有饭吃就完了，谈不到是

财主。红水涧的辛宅，不说卦千顷牌，也差不了许多。家里的山珍海错，鸡鸭鱼肉完全是现成的，说一声开席，不多时间全都预备齐了。用大圆桌面，周围放上椅子，连同吕爷一共是九位。弟兄们也不客气，仍然是辛大爷上坐，吕爷、二爷左右相陪。大家开怀畅饮，酒足饭饱，这才打发人出去把徒弟们的名单拿过来，当时挑选好了，按名单去叫。功夫不见甚大，叫来三十名弟子。吕爷看了看全都是精神百倍。雄纠纠气昂昂，不用说打仗，就凭这三十位弟子往那里一站，就可以把他们吓回去。徒弟们都来到了，六爷把话说明白了，叫他们各自去取各人趁手的军刃，跟着回来大家起身。徒弟们走后，二爷带着三位兄弟，也收拾收拾，霎时间徒弟们全都回来了。吕雄飞头前带路，大家够奔东集而来，到了庄上先够奔张宅，家里房院宽敞，那得数人家李宅。当时把康爷也找来，大家一商量，因为人位众多，只可够奔李宅。六爷传出话去，叫三位庄主在村上挑选侦探三名，然后告诉东集的人，到外面扬言，就提三位庄主也不是跟什么人打架，预备了有名的武术家十位，带徒弟三百名，好不威风啊！一方面传这个话，一面调查西集有什么动作。

果然这个话传到了西集，雷春赶紧把次子、三子找来，叫声："雷福，你听见说了没有，人家东集可是预备人啦！这场事已经闹得骑虎难下了。"雷福本来觉着兄弟跟吴二相好，吴二这小子在外面交结的朋友多了，说一句话约个三二百人不难，真要是这么一来，东集他自然就害怕了，到那时他想不涨钱不也是不成吗！这个东集不含乎，居然把人预备下了，这一来把小子雷福给吓坏了。当时三人一计议，说的也好："这个事光咱们说，不如把吴二哥找来，问问他这场事怎么闹？"

雷福一听，这话有理，打发人到后街把吴二找来了。雷春叫道："老侄子，现在咱们庄上有事了，我可不能跟别人说，因为什么呢？他们众人知道春里秋后，跟人家闹事，事没等到那里就先害怕了。我知道老侄子你在外面有个交往，这段事可得你帮着我办。"吴二说道："老伯父，你老打算叫我干什么，只管说话。用人，侄子我去叫去；不用人，叫侄子我到他们庄上卖打，侄子马上就走。头一样给老人家争气，再者说我不也是这村里的人吗！只要这场事闹好了，小子我别的全不要求，求老大爷给我保门亲就完了，凭我小子说媳妇没人给，如果有你在这中间：这个话不就好说了吗！"雷春说道："小子你就放心吧，这段事只要你办好了，我自然就有个打算。今天我不跟你商量别的，听说人家东集上已竟请人预备着了，这个事咱们应当跟他怎么闹呢？依着我的主意，是到了集镇的日子，咱们到他村上去打架，一伙去十几个人，有个五伙六伙的不就把他的集搅了吗？他落了钱任什么不用说，只要是不落钱，到了集上咱们就让他涨钱。咱们不用说话，他自然就想办法了。吴二说道："这个法子很好，咱就这么办吧！"雷春说道："这么办，人家那里可也约了人啦！听说都是练把式的带着徒弟，他们一拦就得打起来，咱们就得想法子别打败了才好。"吴二把嘴一撇，"得了，老大爷不用说了，什么叫练把式的，那就是像武生唱戏的罢了。要要好看就完了，真要是论到打架上，一点也不管事。你这么大岁数，连这句话都不懂的吗，不是常听人说：练把式的跟人打架了，让人家打了个王八哥样儿。就有人问他：'你不是会把式吗，怎么会叫人家打了呢？'他说的也好：'这小子跟我动手，没顺我的把式路子，所以施展不了。'这个把式的能耐你还不知道吗？

这就是大胆的吓唬小胆儿的。我会蹿蹿跳跳，你打的过我吗，其实要是真打，他也是一打就哭。”这个雷春也是个浑人，对于武术二字他就不知道，当时听吴二一说，自己就信以为实。他想这个：人家吴二对于闹事很有经验，东集所约之人，也不过就是吓唬人，究其实大概也没有多大能为。自己想到这里非常得意，这才向着吴二问道：“老贤侄，你能够约多少人呢？”吴二说道：“咱们大概得用多少呢？甚多了我可约不来，大概在二百人以内我可以办得到。”雷春道：“那就行了。明天就是集日，咱们今天约好一百人，二十位打一伙，在他们村上来五伙架，若搅不了咱们接着再打，多怎搅散了就算完事。”吴二点头答应，临走之时把雷三叫着：“三弟你随我走一趟，约人的时候也好说话。”三儿只可后面跟随，到了外面走在无人之处，吴二说道：“兄弟你回去休息去吧，我也该去请人了。”说到这里二人这才分手。到了晚晌，吴二这小子果然请了一百多位，这个人差不多都是无业游民，这也不为的是打架，有这么一点事就算吃上了。当时大家商议好了，明天天光一亮由吴二领着就够奔东集。吴二带着为首的几个人，也告辞出了雷宅。

西集所预备的人们，人家东集派人前来暗探，全都知道了。辛六爷早就预备好了，三十徒弟分六拨，一拨五位，把东集这条街也分成六段，五位守一段。明天没有打架的还则罢了，只要一有打架的，叫徒弟们冒充县里官人过去就抓，抓住就捆，怔说往县里送，走到旷野荒郊的时候，将他们乱打一顿，然后一放。康爷说道：“他们人多势众，倘若不敌那可怎么好呢？”六爷闻听一笑，叫声：“康大哥，你太不明白了，就是我二哥一个人在场，就可以打他们一百多人，在集镇里

有个三十五十的也算不了什么，你就不用管了。无论惹出什么祸来，全都有我们担着呢，甚至于你这个银钱不数余，可以到我家里去取。”康德一听连连说道：“六弟这个话你可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怕花钱，也不是怕事，我就怕咱们人少吃了药那就了不的了。既然二爷有那么高的功夫，这也就无的可怕了。”当天晚晌无书，次日天色将然一亮，街上的赶集做买卖人已竟全都来到了。弟兄四位率领三十名徒弟，出离了李宅，按着地段站好了。留神一看，到是有许多空手人前来，看那个意思就不像好人，再说也不像赶集的。到了乡间赶集，不是买便是卖的，卖的就不用说了，全都得带着化物，买的主儿也得拿着家俱，或者拉着牲口，这些个赶集的全是赤手空拳，一看就知道是西集派来搅闹的。六爷全都嘱咐好了，他们不动，咱们也不动。六拨人就在集上来回的溜达。过了功夫不大，人马车辆全都来了，将然一进庄口，本来大车就不好进来，庄口上有人打起来了，还不是一个两个，那个情形是群架，说有二十多位打在一处，打手街上给占满了，许多赶集的也进不来。徒弟们一看来了，高声喊喝：“干什么的，抓住他们把他带到衙门里去！”二爷当头指挥这五个徒弟抓人。这些个无业游民一听，可了不的了，人家这里预备了官人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子们架也不打了，全都跑了。他们这一跑不要紧，这一百多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奔命的相似全都跑回了西集。吴二无法，也跟着跑回去了，遂向众人问道：“你们大家不是在他的街上打架搅闹吗，为什么全都跑了呢？莫非是有他们村里的人出来干涉不成？”众人一齐说道：“如果是他们村上的人还说么呢，皆因人家那里请来官人了。当时我们一打架，人家就要抓着走，听说是往县里送，虽然

说咱们还能拒捕殴差吗?”吴二闻听，不由得紧皱双眉，自己不相信这个东集居然就把官人请来了。可是事情已竟这样了，只可跟雷宅说有了官人了，不然这个话无法子跟人家说。大家说完了话散伙。吴二到了雷宅，雷春一看就是一怔，遂说道：“老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吴二说道：“老人家，今天几乎没惹出大祸。东集不知道有什么事，正赶上县官大老爷在他们庄上，带着无数的官人，我们在街上打架，差点儿没叫人家扭走。幸亏我的眼快，告诉他们快走，别看这么些个人，一位也没叫官人扭去，所以大家就回来了。我想这个官人绝不能总在他们那里，这一回咱们搅不了，再等下回吧。”雷春说道：“对对，这个事也不是忙事，咱们的目的是搅他的集，绝以不惹别的事。吴二说道：“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才叫他们回来吗!”雷春说道：“很好。”吴二把话说完了，站起身形告辞。

书不重叙，眨眼过了两天，又到了集期，雷春赶紧找吴二，问他预备好了人没有，今天又到了东集的集日子了。吴二说道：“我这时约去还不算晚。”小子到外面约了几十人到东集上二次搅闹。辛氏八虎的徒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怔打家伙，这群小子那里禁的住打呀，不到半顿饭的功夫，完全被人家打回来了。没等吴二去见雷春，人家早得着信了，雷春一想：“这可不是个办法，人家已竟过了两个集了，任什么也没搅了，看这个意思，凭着他们几个人集搅不了啦!”自己在屋里非常着急，这么个功夫是吴二进来了，叫声：“雷大爷，这个事我说句话你不一定愿意不愿意，凭这样搅人家，那里也预备下人了，当然是搅不了。要说明着找人家去打仗，咱们又没有理。我这里到有一个主意：莫若叫你的这几位少爷

之中挑选一位，前去跟一个武艺高的人练武，这个人可是出家的和尚，那才叫武术家，够侠客剑客的资格。这里的事暂且不提了，集也不揽了，他们当然也就不预备了。咱们一来二去，求求这位老师传给他来一个出其不意，跟他去打仗，你看这样办好吗？”雷春这叫出于没法子，准知道吴二既然说出这个话来，不问可知，当然是跟人家东集明着去打仗，一定是打不过人家，这个事还不能操之过急，莫若就忍一忍吧。自己到是早有这个心，叫孩子们练功夫，到不为别的，有点什么事，先可以不吃亏，再说一练功夫就先添一位老师的势力，当时就答应了。遂问吴二：“你说这个和尚这么大能耐，他叫什么名字，人家肯其收徒弟吗？”吴二说道：“别人去了他不收，我要是荐了去，他就是不收也得收，到不是怕我，皆因是交情在那里了。你要问这位出家的和尚名叫秋禅，法号西风长老，他的住所乃是西风寺。”雷春听了喜欢的了不得，“怎么样，你还认识西风长老”你要是说别人我可不知道，这位西风长老，那是剑客，也用不着他老人家打仗，只要自己的孩子跟他去练功夫，别人听见他就不敢欺负。这可太好了，那么你得多怎去呢？”吴二说道：“今天当然是不成了，明天不去后天一准去，你得把主意拿好了，二位少爷打算叫谁练去呢？”雷春说道：“这个练功夫当然岁数小的好了，我打算叫老三去吧。”吴二说道：“那就很好了。”当时把这个话说完了，吴二告辞出去，到了外面找着老三叫了兄弟，“方才我跟老人家说的是这么这么一回事，你可听明白了，我就叫缓军之计。说实在的，咱们现在斗不过人家东集，人家那边所请的都是练武术的，一个能打十个，咱们这不叫白费吗？再一说，我可不是对这事，不卖力气，实在是向着你们姓雷的，这

个话我能跟兄弟你说，可不能跟你们老人家说，因为什么呢，我要跟他一说他必然就僵火了，那不但不算向着你们，简直就成了激事了。现在我手下不用说是卖打的，连拼命卖死的，都有无数，打算跟东集闹事，到了那里一骂街自然就打起来了。格不过便豁出去卖打，轻者打伤了，重者出几条人命，那不自然就归官司了吗？可有一节，这个卖死的人，全都携家带眷，男人死了，家里一窝八代，这个生活费用，是不是你们姓雷的往外拿钱？真要是一家还可以，这要是出几家，说不说就得拿出几千两银子去。这是给出力的人，再一说可就是打官司，人家庄上可是三家财主合到一处，咱们西集就是你们姓雷的自己，打官司这笔钱不是还得你们拿吗？可是官司还有个输赢呢，怎奈这段事，本来咱们没理。一个要地皮钱，又不是买卖有行市管着，人家爱要就要，不爱要就不要，咱们凭什么管人家呢？既然是没理，可见得这回事绝以赢不了。要是官司打上，所有的花费，是得咱们自己拿不是？你们财主当然不在乎这个，平白无故花个万儿八千的，又不因为什么未免太不值了。现在我出的这个主意，不过就是暂时缓一缓，就提叫你出去练功夫，这个打架的事不就先搁下了吗！”老三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得到西风长老那里去了。”吴二说道：“兄弟你好不明白，人家西风长老那乃是剑客，咱们这平常人如何认的人家！我要不这么说，你父亲决不能这样高兴就听了。”老三一听遂说道：“那么说，这完全是瞎话了，说完了要是总不去，不是也得露相吗？”吴二说道：“不能总不去呀，在高家园子那里不是有个老爷庙吗，老爷庙的和尚纪前，他不是跟我认识吗，你也可以到那里去，纪前到是也会举石锁练墩子。”老三说道：“你打死我也不练那个呀！

趁早咱们别去，倘若走漏了风声，那就更坏了。”吴二说道：“你不去可不成，地方很僻静，你在那里也不会让你父亲知道。哪怕日子一长，他要问问你都练了什么了，回头你连一点都不会，这个话不是也交代不下去吗？”老三说道：“举石锁练墩子那个事我哪里练的了哇！”吴二说道：“这个事你不练也成，因为那个玩艺练会了，你父亲也未必喜欢。纪前对于耍枪练刀他到是也会，你就先跟他练几套花拳，这个事不就压下了吗！再说也用不着长久住在那里，隔个三日五日的我带你去一趟就成了。到了那里我可不说你姓雷，就提你姓吴，我是吴二你是吴三，这个事不是多怎也走漏不了风声吗？余下的功夫你就在我那里一住，那够多么好。如果不说到西风寺去练功夫，你住在外面一宵，还得设法子说好些个瞎话，这一来够多么省事呀。”老三年青，拿不定主意，后来只可点头。

他们这里的事提不到话下，单说的东集康德老庄主以及辛氏哥儿几个，说不说在这里预备了这么些个日子，越等这个西集越没信了，起先派人调查还调查不出来，后来这才调查明白了，赶情人家这个仗先不打了，姓雷的已竟把他的儿子送到西风寺去了，头一样为的是练功夫，第二样可以借此联络西风长老，将来预备跟东集闹事。这个话别人听了还不要紧，辛家弟兄一听不由得这个气就大了，心说西风长老秋禅，他这可不对，我们弟兄耳闻他是成名侠剑客，他就不应该收姓雷的这小子。别的全都不知道，就冲着他儿子这个行为，可见得不是什么正经人，他因为什么收他呢？莫非说秋禅他也不是好人吗？这不是这么样么，我到有了主意了，这个事非得康老庄主亲自前去不成，老人家带着少爷前往，非叫他收下你的少爷做徒弟不可，他要问就把这个意思跟他说

了。倘若他说出什么没有理的言语，你不用管，我们弟兄找他去。康德老人家也是心里害怕，真要是人家姓雷的儿子，以后把功夫练出来，还真正是我们村上之敌，老头子这才带着儿子前来。西风长老一追问，这才把实话全都说出来。西风长老一听，未免不悦，自己有心不管这场事，未免与名誉有碍，只可说道："这是外人借我的名誉生事，我这里连一个俗家弟子也没有，这不是他把话全都跟我说了吗，我随他一同前去，我到要调查个水落石出，到那时你自然就明白了。"老庄主一听非常喜欢，这才同着西风长老一同回归河东集。到了家中，给辛氏弟兄引见引见。六爷这才说道："高僧莫怪，这个主意是不才我出的，皆因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绝以不能收录西集雷姓之子。如果猛然间去这个话不好说，故此才想了这么个主意，劳动你老人家到这里来一趟，未免太不对了。"和尚说道："这到没有关系，既然外面有借我的名誉生事的，知会我一声，我就感情不过，不然将来还不一定出什么事呢？我此来就为的是实地调查一下，倒看看这个主意是什么人出的。这可没有别的，得叫康老庄主跟我辛苦一趟，到西集访访这位雷庄主。"康德赶紧答应："这事很容易，现在商议好了咱们多怎去。"秋老和尚说道："此时天尚不晚，叫我看咱们现在就动身吧。"康德答应一声，这才头前引路，一直够奔西集。

到了雷宅门首，跟家人把话说明白了，就提东集康德陪着高僧西风长老求见。雷春一听西风长老到了，不问可知东集的康德也认识这个和尚，他知道我的儿子跟他练功夫，未免害怕，一定是前去把话跟和尚说明白了。我们这位和尚叫师傅出头，当然是给两边讲和，这一来就好办了，我也把理

由说一说，叫和尚从中一端派，当然就是我这里落两个钱，他那里涨几个钱，两方面凑和，这个事就算成了。小子想到这里非常高兴，因为有和尚的关系，亲自到门外迎接。康爷从中介绍，雷春说道："好好好！这当然不是外人了。"小子这句话到把康德说怔了，因为什么一见和尚说不是外人呢？老人家不明白雷春的用意，他说的因为是他儿子的老师，故此不是外人，这个事是吴二捏的鬼，雷春还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和尚到是明白这个意思，当然是有人瞒哄他了。彼此见礼之后，让到里面客厅，分宾主落坐，家人把香茶献上来。和尚发言问道："这位雷老庄主，我听说你有个少爷说是跟秋禅练功夫，老僧我就是秋禅，但是从来我没收过俗家的弟子，但不知你这位少爷说跟秋禅练功夫，是何人介绍，请你把这个人请出来，老僧要当面问话。"雷春不听这个话还到罢了，一听就是一怔，怎么自己的儿子跟秋禅练功夫，秋禅到跑到这里来问呢，莫非说这两个和尚同名不成吗？自己这才问道："我那个儿子在西风寺，跟着练功夫那位师傅叫做西风长老。和尚点点头："不错，那就是我的贱称。"雷春一听，知道这里头有了事了，这才赶紧说道："高僧你既然就是西风长老，可见得这里面另有了别的原因了。你在这里稍坐，我打发人把这位介绍人找来，叫他当面认识认识，可是你老人家不是？"高僧说道："这个话很好，现在请雷庄主打发人去就是了。"雷春到了外面叫来家人，就把这个话跟他说明，叫他立刻前去找吴二。家人先到吴二家里一找没有，回到家找三少爷也找不着，正然没有办法的光景，遇上本街的一个卖烧饼的，雷宅家人赶紧叫道老王："我跟你打听点事，我们宅的三少爷你看见他到哪向去了没有？"老王说道："这个话你还是问着了，

今天我还是真碰上三少爷了，还同着一位吴二，在西口外面遇上他。我可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有什么事吗？”家人说：“到是没有什么事，不过我找吴二找不着，我知道他们常在一处，打算问问我们三爷，就为的是找吴二。老王说道：“既然你找吴二，可以到他家里找去。”家人说道：“我已经到他家里看了，他并未在家。”老王问道：“你问哪个家呀？”家人说道：“他不是在后街住吗，难道说还会有两个家吗？”老王笑了笑说道：“莫怪你找不着他了，现在吴二成了家了，已经不在后街住，就在大街中间路南的胡同里，住的就是姓沈的房子。”家人一听这才明白，不过不知道这个吴二，不言不语的竟会成了家了。家人他哪里知道，自从吴二跟老三商量完了，老三自己手里有几个钱的积蓄，拿出一笔钱来托人把沈方他的妹子连娶带定，两天就成了，找了一个小院儿住。雷三儿没有事，常到这来，可是家中以为他练武去了。可巧跟着这位西风长老到了，这不过就是补叙一笔吴二娶媳妇。老王今天遇上三少爷同着吴二，一同到吴二自己家去。当时雷宅家人听明白了这个话，二次去找吴二，果然一找就找着了。叫了声：“吴二哥，我们三少爷到哪里去了？”吴二没敢说实话，说道：“你们三少爷到西风寺，跟西风长老练功夫去了。”家人说道：“得了，这个话你就别提了，现在我们庄主叫我立刻找你前去，就为的是这段事。怎么你说三少爷跟西风长老练功夫去，现在来了一个和尚，自称是西风寺的当家的，西风长老秋禅，他说他并没收徒弟。还有东集的康德跟着，已竟坐在家里等着呢，非叫找这位介绍人不可。”吴二一听莫明其妙，这是怎么回事。自己一想可了不的了，我见着雷春应当这个话怎么说呢！可是又不能不去，一面跟家人走着，一面

不住的想主意，主意也没想出来，已竟来到了雷宅。到了上房屋，雷春正然等的着急，一看吴二来了，不等秋禅说话，雷春先抢着问道："老二，你快看一看这位就是西风寺的当家的，西风长老秋老和尚，是你介绍给你兄弟练功夫那位吗？"吴二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并不认得西风长老，只可说道："不对。"和尚说道："既然不对，我这个名字可是谁说的呢？"吴二叫声："当家的，你先别着急，我认识这位出家的僧人，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他的庙也叫西风寺，他的名字也叫西风长老，上下也是秋禅，武功非常好，所以就把这里的三少爷介绍到那里去。"和尚一听，心里非常纳闷，怎么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有出家人冒我的名字，我竟会不知道呢！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所说的这个西风寺在什么地方呢？"吴二有心不说，这个话交代不下去；有心说出来，人人都知道那是高家园子老爷庙，你说这话可应当怎么说吧？小子有心不说，这个话问到这里了，不说怎能够办的到呢！有心说没有地方可说，把小子难的实在没有法子了，这才说道："西风寺，就离高家园子不远，现在雷家的三少爷还在那里呢，不信你自己可以看看去。"秋禅高僧一听，准知道高家园子左近一带并没有庙宇，这个话也实在透着有点新鲜了，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领我到那里去一趟吧。"吴二这个时候就算一点法子没有，只可点头说道成了。说完了之后，小子又一想不成，我跟他到那里去，还不如我说给他叫他去呢，这才说道："秋老和尚，我猛然间把你老人家领了去，倘若从中有什么冲突，你当然是不怕了，我可不敢得罪这个人，到仿佛像我跟他过不去，把你老人家给领去了。这么办吧，我先去告诉他一个话，叫他到这里来跟你老相见，我就提他要不肯来，你必前去，听听

他说什么不好吗？”和尚一听吴二这话，说的也很有理，无论如何反正他也跑不了，这才点头答应。

吴二头前走了，哪知道秋老和尚暗含着就跟下他去了。跟来跟去，原来这小子进了高家园子老爷庙了。和尚认的这是老爷庙，怎么怔说是西风寺呢？老人家并不出头，暗含着跟随到了里面，单听这个吴二见了里面的和尚说什么。小子到了里面见着和尚，叫了一声：“纪师傅，可了不的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设法子救我。”纪前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快说。”吴二就把哄弄雷春，就提送他的儿子到西风寺，跟西风长老练功夫，“这本来是拿这个吓唬东集，谁知东集庄主姓康的，他真把这个秋禅和尚搬来了，非要找他同名的和尚不成，你说这个事可应当怎么办呢？”纪前一听也是没有主意，叫道：“吴二，你就应当跟那个和尚把话说明白了才对。”吴二说道：“我本打算那么一个主意，那和尚跟我一块到这里来，这个话不就好说了吗。又一想不成，这个话我预先没知会你到那里，有个说好说不好的到麻烦了，所以我用言语先把秋禅安住了，特此前来跟你商量。和尚说道：“你打算怎么办呢？”吴二说道：“我有两句话，打算叫你承当起来，你可以改个名字叫秋禅，就提也有外号叫西风长老。”和尚说：“这恐怕不好说吧，我离着人家这么近没有不知道的，为什么单叫人家改名字呢？”吴二说道：“不然就把错处推在我的身上，那也不要紧，秋禅要是恼了，求你给我讲讲情就可以行了吧？”纪前道：“你说的那到没有什么不成的，只要在这里，我量他也没有别的动作，真要是不依不饶的，我以全力保护你就是了。”这个话西风长老在外面听了个明明白白。一见这个和尚时候，看他面带恶相，就不似好人，到如

今一听说话果然不是正经人。

老人家看着吴二把话说完了，出去走了，秋禅这才绕道往回走，大概算计已经走到小子前面了，这才转身再够奔高家园子。走了没有多远，就跟呈二相遇在一处，老人家就提等的心急了，特此前来迎接，吴二这才跟老人家一路同行，二次够奔高家园子老爷庙。秋禅连一句话也没说，就跟着吴二到了里面。吴二已知会纪前僧，和尚出来观看西风长老，看了看原来是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和尚，纪前心说：传言不能听，俗语说的一点也不错，听景不如看景，听人一说这个西风长老，不定怎么了不得，闹了半天就是这样糟烂不堪。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一拳我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正然看着，吴二从中引见，叫声："老和尚，这位就是我所说的那位秋禅。西风长老你可把话听明白了，这个名字可不是人家叫的，这是我出的主意，皆因从中有这么一段事。"小子这才如此如彼一说。西风长老一听，连连叫道："吴二，你的意思到是不错，就为的是给他们两造压事。可有一样，叫我的名誉栽跟头，我哪里受的了哇！你们把这个话往外一说，人家东集找我去了，问我既然是成了名的剑侠，为什么收雷姓之子，将来把功夫练出来，好跟东集闹事，这样岂不失侠剑客的身分吗，故此我不能够不来问问。再说我已竟调查了，尔等在外面有许多不好的行为，就说是我的弟子，这要是叫平常的人知道了，还没有多大关系，倘若是成名剑侠知道了，到那时我不是背着黑锅了吗？"吴二说道："事情已竟这样了，还是求你高高手，不必追问就得了。"秋禅说道："我这个追问，也不是问别的，就是你们得把这个事，完全说明白了。东西集的人全都请到那里，你把说瞎话的情形，也照着现在的这个话，当众说明，

除非如此，那就完了事了。”吴二说道：“你老人家别这么说，已竟把这个话瞒哄了这么些个日子了，你要这么一来，岂不是道我脸上太难看了吗？这不是我们也把话说明白了，你就从此别问了，我们也不能借着你的名誉办什么事。”和尚说道：“那可不成，我这是省事的办法，不愿意深究，不然一定要送官治冒名之罪，如果说还不当众说明，这个话可办不到。”话将然说到这里，秋禅问着吴二：“怎么样，你能不能带着这位大师傅一同上西集？”吴二尚且未能说话，纪前旁边参言道：“秋师兄，你这个话也不可这样说，你也明白他说这个瞎话是为好，既然话全都说明白了，杀人不可头点地，完了就完了，何必非得叫他虽以为情呢？这个话到西集一说，连东集的人，也全都听见了，这还怎么叫他在那个地方住呢！咱们可都是出家人，是了就是了，就不必再深说了。”秋禅一听来了，不枉你说那个大话，果然出来挡横了。这才说道：“出家人到是全都是出家人，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的名字可能有几个人知道，如果说冒我的名字，外面认得我的太多了，如果不把话证明过来，将来还不一定出什么事呢！”纪前听了这个话不由冷笑一声：“出什么事呢，就是借这个名誉，叫我看也办不了什么事。完了就完了，那算不了什么！”和尚说着话，面上还带着怒容。秋禅说：“你道就不必多说了，说是瞎话是他说的，我就没往下追究，是你冒我的名字，就算足矣，何必你还去那个不含乎呢？”纪前闻听有气，叫声：“秋禅，你还别说这个话，你要这么说，瞎话就算不是吴二说的，我冒了你的名字了，你又应该怎么样？”秋禅听罢一笑，如果是你冒我的名字，我要按照一千二百条僧戒律，打你一个妄字治罪。”纪前冷笑说道：“话说的到容易，我看你一看背踱，也不敢动我，

你不是找没有意思吗？告诉你吧，名字就是我冒的，你应当怎么办吧？”秋禅说道：“是这个话，我先问问你，沙门教中最要紧的，戒法就是杀盗淫妄酒，你为什么竟敢冒名呢！”纪前说道：“那个话我一概全都不懂，就是说了怎么样呢？”秋禅闻听，立时大怒：“大胆的孽障，什么东西竟在老僧的面前这个张狂！”纪前说道：“你少说大话，说别的今天我打出你去，西风长老算什么东西！又是侠客剑客，这人话吓唬别人去，我纪前可不听这个。”秋禅说道：“据你所说，我这个侠客任什么也不算，或者也是假的。好了，你出来吧。”老人家说到这里往外走，纪前后面跟随，嘴里不住的说：“到哪里去也不含乎。”吴二在旁边看着，准知道是非打起来不可，自己看了看秋禅那个样儿，比纪前瘦小一半儿，纪前那个力气，小子是知道的，或者他们二人打起来，纪前未必不是他的敌手。侠剑客不过也就是会武术，可是人家纪前也是会武术的，大概我要是劝也劝不了，莫若就叫他们打起来到好，真要是能够把这个和尚打倒了，我这个难关亦算渡过去了。自己想到这里，也在后面跟随。三个人来到院中，秋禅说道：“你是乍生之犊不畏虎，你不信服我这个侠剑客，今天我叫你开开眼就是了。”纪前还是八个不含乎，遂道：“秋禅，你不用侠啊剑的，我一拳要不把你打了八十丈远去，我就不叫纪前。别走接拳。”说着话恶狠狠身形往前一纵，照定老人家秋禅，猛虎掏心一拳打来。小子的力气果然不含乎，连人带拳卦着一片风声，呼的一声就打到了。西风长老看着他的拳来到切近，身形连动都没动，就是往后一闪身，小子的拳也到了，老人家伸手掳住了小子的腕子，微然往旁边一带，就听砰的一声，把小子摔了个狗吃屎，鼻子也摔破了，滴滴搭搭往外直流血。

小子跟着爬起来，饿虎扑食，照定西风长老扑过来了，老人家向旁边一闪身，一抬腿给了小子一脚，吧嚓一声，又照样来了一个狗吃屎。小子一转身又爬起来，将然到了跟前，又被老人家打倒了。简断捷说，这小子一会儿的功夫，爬起来七八次，都是起来就躺下。后来把小子打的实在起不来了，躺在地下就剩了喘了，秋禅这才说道："怎么你到是起来打呀，要是缓不过气来，我可以等等你。"按说小子就应当明白了，他不但是不明白，反倒还要起来，怎奈把浑身骨头都摔疼了，一时之间如何能够起的来。老人家这才哈哈一阵大笑，"不是你起不来了吗，我给你练一手你看看吧。"老人家抬头一看，在房檐上卦着有铁铃铛。身形向上一纵，伸手摘下一只来，向着地上一扔，就听当啷啷的金声震耳。老人家说道："孽障看明白，这个铁铃铛不是破的吧！"说着二次拾在手中，用手一攒，就听吧吧吧的声音，这个铁铃铛，一块块的落在了地下。老人家这才说道："难道说你还有这个铃铛结实！出家人有好生之德，不忍结果你的性命，不然有你命吗，这个时候也早就死了。"到了现在，纪前、吴二等一看，这才吓了个目瞪口呆。还是吴二伶俐，赶紧走上前去跪倒磕头，口称"秋老当家的和尚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谁叫你老人家是侠剑客呢，还跟我们一般见识吗，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就是了。"秋禅说道："我打算叫纪前跟我一同前去，既然打了他几个跟斗，算了吧，就不用叫他去了。你不说雷庄主的儿子在这里了吗，你赶紧把他叫出来，一同回归西集。庙里这个情形，要你们二人说说给东西集众人听听。"吴二到了这个时候不敢说不答应了，只可连连点头。这才过去把纪前搀扶起来，一面问他老三到哪里去了，纪前告诉他在后面小屋子里呢。吴二到后

面去找，秋禅不放心，怕他由打这里跑了，在后面紧紧跟随，一直来到后面的小院儿。到后面小屋一看，屋里非常黑暗，看不见人在哪里呢，略为候了候，听见有人，近前一看果然是老三。书中代言，自从吴二走后，纪前把三儿叫到了庙里，这么个功夫，吴二就来了，立逼着叫老三起来回去，把经过的事也跟他说了。老三没法子，只可咬牙起来。此时秋禅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这位雷少庄主是什么病，遂问了问，老三这小子也不要脸了，一句不瞒就全都说了。西风长老一听用手一指说道："这个东西太可恨了！"带着吴二跟老三找到了前面，看了看纪前也正躺着咳呀呢，和尚用手点指，骂道："你还是出家的僧人，别给佛门现眼了！"命吴二取过刀子来，将纪前的耳朵割下一个来，作为表记。"小子你从此改恶从善还则罢了，如果是不改的话，下次再遇上我，绝不留你的狗命。"说完了这个话，带着吴二老三回归西集。因为老三走不了，给他备了一辆车，到了雷宅门首，这个天已经就不早了，康德老人家尚且在这里等候。秋老和尚说道："我先把老爷庙的事说给你们二位听完了，然后你们出去，雷庄主请西集的人，康庄主请东集人的，各自请了许多人来，叫吴二把他说瞎话冒名之事说给大家听，现在就先说一遍，西风长老怎么打的和尚，如何遇见老三。"前后话说了一遍，把个雷春气的差点没死了，用手点指吴二说道："老二，我待你可不错，你可不应当这样害我，老三艺没练成倒练出病来了。"秋老和尚说道："别说了，你们二位赶快出去请人吧，叫吴二证明之后，我好回西风寺。"雷春无法，只可同着康德一同出去请人。过了有顿饭之时，约来有一百五十多位。和尚先说明证明的意思，然后叫吴二自己跟众人说，因为什么说的瞎话，自己但知道西

风长老的名字，并不认识，这一次高僧找下来了，恐怕冒他老人家的名字在外行为不轨，所以才证明叫我自己把经过的事一句不留，全都说了一遍，大家全都听完了。西风长老跟康德二人告辞，回到东集吃晚饭之后，和尚要走，辛氏弟兄强把老人家留到这里，跟老人家要求收康金龙为弟子。西风长老奈着面子，只可把孩儿收下，带回了西风寺，跟老人家练功夫，这段事这不就算了吗？

过了有半个多月，忽然间康宅有人前来给金龙送信："大少爷可了不的了，西集来了十几个人，到咱们庄上打架，老庄主被打已竟浑身都动不了啦！"康金龙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西风长老不能不问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家人他细说了一遍。要说这个打架的起因并不复杂，就是高家园子的和尚纪前被西风长老割去一耳，小子几乎没疼死，好在自己有刀疮药，取出来叫小和尚给他敷上。当天不说，到了第二天，吴二觉着人家和尚替他遮挡，以至于受了这么大伤，自己心里过不去，故此买了些个吃食东西带着，到了老爷庙看望和尚纪前。吴二当然要说些个感激的话了，和尚反倒不让他说："我也没替你办了事，自己还带了这么重的伤，这个事也不能怨你，总得说是我自己无能，你不用心里难过，单等着我把伤痕养好了，我有法子报仇。"吴二隔三天五日就看看，过了一个多月，和尚的伤痕完全好了，对吴二说道："我有个师伯，他老人家就是侠剑客的身分，我约来他老人家，必然能给我报仇雪恨。"吴二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心里一动，遂说道："但不知你这位师伯现在哪里？"纪前说道："现在河南少林寺。"当时吴二也没往下多说，说了会子别的闲话，这才告辞。这个时候，雷春已怨恨吴二入骨，皆因他在庄上还有点势力，一时之间也

不好意思的得罪他，不过不常跟他说话就是。数日的光景，老三自己坐在家发觉着非常不得劲，没有法又去找吴二，在先前觉着吴二很够个朋友，后来在老爷庙呆了会儿不要紧，现在觉着和尚够个朋友，那个意思恨不能再去找纪前和尚。可是自己又有几分骇怕，并且这个话还不好往外说。这一天老三来找吴二来，叫了一声："吴二哥，这场事你自己纯粹是好心惟独我知道，不过就是把事情全都算拧了！不是你说了这么个瞎话吗，怔说我去跟西风长老去练功夫去了，咱们没练成，人家东集康德的儿子康金龙可跟秋禅练功夫去了，你说这不是反倒给人家造了机会了吗？"吴二闻听叫声："兄弟，因为你知道哥哥是好意，我才敢接着跟你说话；如果你也像你父亲似的，我任什么也就不敢说了。你说这个事不是弄坏了吗，打算报仇还有法子，不过你们爷儿们不听我的话，这个事就不好办了。"老三道："这个话你别这么说呀，我们家中不听你话的，也就是我父亲一人，他到不恨别的，就恨你不应当把我送到老爷庙。这个话你也不能怪我父亲，总算赶的太巧了。"吴二说道："我要知道你在庙里了，我无论怎么说瞎话也不能当天领着秋禅前去。这个话不用说了，咱们再说新鲜的吧，现在纪前和尚，他被秋禅割去一只耳朵，当时他就说了，伤痕好了之后，他必然前去请人报仇。他所请的那个人，那个能耐太大了，他要是一来，秋禅准不成。你想咱们要求求他，把这个人约来，准可以替咱们报仇。比如咱们不要求他，人家把人约来，当然就直接的找秋禅去了，就是把秋禅杀了，不是也与咱们不相干吗？比如说咱们求求他，这个人请到了，不去找秋禅，到咱们庄上来，先跟东集闹事，还是先跟东集姓康的闹事。如果把康德打了，不是他的儿子跟

秋禅练功夫了吗，当时就可以把话告诉他，‘不打你别的，就打你这个跟秋禅练功夫，你们去送信去吧。’秋禅来了更好，如果他要是贪生怕死不敢来，你想要找到西风寺，这可也算是找和尚报仇，不过就是直接找去，走马扫带凤凰城，带一下子不就把他带上了吗？秋禅也绝不能含乎，当然是跟着就来了，虽然是照样斗和尚，咱们的仇可就报了，不然人家单找秋禅，那就没有咱们的事了！我说兄弟你说这个话对不对？”老三一听“呕！这位纪前大师傅还有这个能耐，你能知道他所请的这个人准有那么大能耐吗？倘若不是秋禅的敌手，又应当怎么样呢？”吴二说道：“人家纪前那是练功夫的，不过他不知道秋禅有多大能为，所以他才跟他动手，他这一次跟他动手之后，这个秋禅的能为他就算知道了。他的师大爷有多大能为，他还能够不知道吗？所以人家要是能够赢的了，当然就赢的了；就让说赢不了，纪前能够搬他的师伯去，他的师伯要是栽了跟头，当然也算完不了，搬来搬去早晚也得把他赢了。”老三说道：“那么人家秋禅栽了跟头，那也不能算完哪，虽说他就不会搬人去了吗？”吴二说道：“兄弟你真正是傻子，既然他不完，秋禅再搬人来他找纪前，或者是找纪前的师伯，虽道说他还找的着咱们西集吗？”老三一听，这个话也很有道理，这才说道：“既然如此，这个事倒可以能够办，你说说咱们怎么求他去呢？”吴二说道：“你们老人家不听我的话，这个事就不好办了。”老三说道：“这个事也不用非跟我父亲商量，只要是能办，咱们不就可以办了吗，何必还非得跟他老人家说去呢！”吴二说道：“那可不成，上一次其实我是一番好意，说了那么个瞎话，你父亲差不多把我全都恨死了，倘若这一次再走漏消息，有个办好办不好，我可不落

那个埋怨了。因为我吴二没有坏意思，凭什么叫人家埋怨呢”这一回打算办，无论说什么瞎话，咱们全把他说到明处了，省得从中落埋怨。”老三说道：“你自己不去说，叫我去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怎么说；不然你告诉我一套话，也可以说说去。”吴二说道：“话倒是有，我就怕说完了不办，哪不是白碰一鼻子灰吗？”老三说道：“不能够，我父亲这个时候恨东集恨的不得了，只要有办法准办。”吴二说道：“既然如此，我把话告诉你吧，说与不说办与不办，那我就不能管了。”这才说道：“就提纪前和尚非报仇不可，只要你跟我去求一趟，和尚说请了人来，先不直接找秋禅，由打东集绕着弯儿找他，人家秋禅也找了，仇也报了，咱们的仇也可以报了，就是这么几句话。”老三闻听点点头，叫声：“二哥，你稍微等一等，我还是马上就去商量去。叫我说还是准成。”说着站起身形就走了。

老三儿回到了家中，见着爹爹，说道：“东集上康德的儿子，跟西风长老练功夫，你可知道吧？”雷春说道：“那我怎么不知道呢，这不都是吴二办的好事吗！要不是说那个瞎话，他怎么能够跟西风长老练的了功夫呢！”老三说道：“老爹爹你老人家不可埋怨吴二，也别管这个话说的好不好，你得明白他是好意，皆因他是为好，就是办坏了也不能怨他。现在纪前和尚被秋禅割去一个耳朵，吴二觉着很不好意思的，总是这事由打咱们这里起来的，所以他到那里看看他。赶情这个纪前和尚不含乎，伤痕好了，绝以完不了，够在少林寺有个师伯，那乃是少林的真传，那个功夫太大了，纪前打算去请他那个师伯前来报仇。他受了这么大委屈，除非是他的师伯不知道，只要知道了，绝没有个不管，只要一管，秋禅非

败不可，这可是咱们对于东集报仇的好机会。雷春问道："人家请师伯报仇，碍着咱们什么相干了呢？"老三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这里面有个原因，皆因你由打上次恼了吴二了，他是一片好心，反倒受了埋怨了，以后有什么事什么话可也就不敢说了。这是说闲话说出来的，我回家来跟你说，我也没告诉他，他那个话是这么说：'如果雷老庄主不恼我的话，现在就是报仇的机会，只要兄弟你跟我到老爷庙求求纪前僧，他请了人来，不必直接找秋禅，可以先找东集，把东集姓康的打了，告诉他是冲着秋禅打的，秋禅不是自然就来了吗，也像找秋禅一样，就是走马扫带凤凰城，咱们的仇也报了。'可是得我跟他一同去求求人家纪前僧。"雷春本来怀恨姓康的入骨，听说有这个机会，心里自然喜欢，遂说道："我恼吴二，我也没说什么呀，他要不是故意说瞎话，当然我也不能记恨他。既然有这个法子，也费不了什么事，你就跟他看看去就完了吗！"老三说道："就凭这么一说恐怕不合适，由打上一次，那段事情完了之后，你们爷儿两始终没坐下说过话，你要是不把这个话跟他说说，似乎显着不大合适的，还是你跟他说说才好。"雷春说道："那也没有什么，你去叫他，就提我有句话说；不然你可以跟他说明白了，就提他说的话你对我告诉了，因为这个我找他商量商量。"老三一听非常喜欢，这才出去找吴二，见着吴二果然就把话说明白了，吴二恨不能找点事化解化解从前的意见，当时跟着老三一同来到雷宅。雷春先把以前的事解说解说："老二你可别动气，前一次我不过是因为着急，故此我没跟你细说，你说瞎话是一番好意，虽道说我还不明白吗？不然咱们爷儿们，准得起误会，不过那个事弄的太不好看了，叫你说你着急不着急，你要说我不知

道你是好意，那你算屈枉我的心了。”吴二说道：“你这个意思我也明白，不过我觉着这回事办的对不起老人家，所以我就不好意见来。”雷春说道：“没说的，现在我这个肚子都快气破了，东集康德的儿子他到跟西风长老练上功夫了。我听老三说你说的，高家圆子老爷庙的和尚，还打算请人报仇，求求他这个仇能由东集报起。真要是能够这个样儿，那不就太好了吗！但不知咱们怎样去求，还用送些个礼物不用？”吴二说道：“什么也不用送，其实我自己也一样去办，皆因你是这一庄的庄主，人人都知道这个事由你这里起来的，如果说你这里一个人不去，就仿佛像求的不实在似的，所以就叫三少爷去一趟就成了。”雷春说道：“好吧，你们就去办去吧！”吴二告辞，叫老三一同到他的家中，二人去商量法子。老三问道：“咱们不是去了就完了吗，这怎么还得商量呢？”吴二说的也好，“兄弟要是凭去了一说，实说告诉你，那还用兄弟你干什么，哥哥我不是就去了吗？你想想这个话咱们还能够张嘴跟人家说吗？”老三一听怔了，“二哥你说这个话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不能说，咱们那还怎么求呢？”吴二说道：“当然有法子，这可就得问兄弟你听话不听了，你要不听话，这个事就算没有法子了，只要听话我就有法。”老三说道：“你这不是为我们的事吗，怎么我到会不听话呢？有主意你只管说，只要我办的了全成。”吴二先笑了笑，“这个话还不能猛然间的去，当然我得先去说一句，我想他绝不能不答应，他答应之后，我再同着兄弟你去。”老三道：“这不容易吗，你先去不就完了吗？”吴二说道：“我就这么样儿同兄弟你去那如何成的了，叫兄弟你去就为的是叫和尚欢喜。”老三说到：“这个我也知道。”两个人说着话往外行走，功该不见甚大，到了

老爷庙门首。老三进去，纪前早就接出来了，到了后面禅堂，说了会子客气套儿，然后把求和尚的话一说，纪前是满口应承。遂说道："二位来的太好了，在我这里等我，我马上就走，去请我的师伯。"和尚说着话，跟二位告辞。"

一路行走，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说不说这个纪前走了一个多月，吴二跟老三计算这个路程，现在就应当回来了，"莫若咱们前去看看去。"将然说话，有人进来说道："纪前当家的回来了。"遂说道："我师傅回来了。"吴二出来一看，正是纪前。还同着一位上岁数的，看那样子足够七八十岁了，可是精神非常好。吴二客气一番，待茶之后，然后陪到雷宅。庄主雷春，听说二位和尚来了，自然是欢喜过望，当时款待。两位和尚住在了雷宅，次一日起来商量打架的事，纪前问："这个康德家里有会武术的人没有？"吴二说："就是一个练武术的儿子，不是才跟西风长老练了不到两个月吗，还不在家里。"纪前说道："即然如此，这个打架就不用我们爷儿们动手了，在村上挑选出来八名壮汉，我们爷儿看着打就成了。打完了，我自然有一派话跟他说。"当时把人挑好了，带着一同够奔东集，指名点姓叫康德出来答话。老人家也不知道什么事，到了那儿不问青红皂白，这几个小子过去就打。虽然未曾拿棍子棒子，全都是拳打脚踢，怎奈老庄主年纪不小了，平常人不是什么结实身子股，当时把老头子打了个臂断腿折，奄奄一息，堪堪要死。这一来不要紧，把全庄的人都吓坏了。如果有辛氏弟兄们在这里住着还好点儿，现在是一点救星没有，其余二位庄主也吓的不敢出来。纪前和尚跟康宅家人说道："我们不是打完了人就跑，告诉你吧，我是老爷庙的和尚纪前，虽然是打了姓康的，这可是找是西风寺的和尚秋禅。你儿子

要不跟他练功夫还不打你呢，就叫秋禅来吧，我们在西集候着他。如果他不敢来，你们也送个信，我们到西风寺去找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大家可就回西集去了。老头子叫人打的这个样儿，不用说去给秋禅赴信，也得把儿子康金龙找回来呀，这才打发家人前去送信。

当时秋禅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有气，“跟我过不去你找我，为什么找人家康德呢？”当时同着徒弟够奔西集。康金龙回东集看看爹爹伤痕怎么样，西风长老自己够奔西集去了。到庄上一找，纪前就出来了，后面还带着一位老和尚。西风长老一看这个和尚的功夫不含乎，皆因他的二目通明，不亚如两盏金灯，还没等西风长老说话，老和尚说道：“你就是西风长老秋禅吗？”秋老和尚答应一声是，“未领教师兄你的贵上下。”老和尚说道：“贫僧法名洪通，有个外号叫金蝉老祖。别的我全都不问你，纪前不行正道，你应当将他一刀杀死，也给世界上除害，为什么你割去他一只耳朵呢？你也是出家的僧人，应当不应当？”秋禅叫了一声师兄，“这个话你先等等说，有人冒我的名姓，叫那人给我证明，你说他应当从中拦阻吗？故此我打了他几个跟头，后来无法，我有心不杀他，天职义务侠义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虽然割他一只耳朵，也等于割他的人头。比如他若是有志气的，就应当自己一死就算完了，他自己要活着，那可有什么法子呢？怎么你不怪你的弟子，反来怪我呢？”洪通一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这就叫强辞夺理，我就不信，拿贼要赃，捉奸要双，不是你亲眼见的，只凭耳朵一听那就算了吗？比如都照你这么说，我说你也不是好人了，那也算真的不成吗？”秋禅说道：“你自己袒护徒弟不讲理，怎么还我强词夺理？”洪通听了，遂说道：

“少来费话，你居然将纪前的耳朵割下，你还算是剑侠。那个剑侠作事，都讲究谨慎又谨慎，我恐怕从中冤屈了人，你这是作什么，凭仗血气之勇，武术高强，分明是欺负人。这一次可算是没睁开眼，欺负别人都可，欺负我这个门户，你办的到吗？”秋禅一听说道：“你这叫搅理，实话实说，你打算怎么样吧？”洪通微然一笑道：“我任什么也不打算，我们门户门徒有了错儿，不论被谁杀死，那就算是白死，如果说没有错，叫人家欺负了，这个话可不成。你不是割下纪前一只耳朵去吗，打算这场事，善罢干休也成，你也叫我把你的耳朵割下一只来。”秋禅准知道今天这场事打算不动手当然不成，这才哈哈一阵大笑：“洪通，你说的话我也很赞成，但是我割你徒弟的耳朵，是凭能耐割的，你要打算割我的也成，只要你有这个能耐，你就割。”洪通说道：“是这个话，老僧我可要伸手割你了。”说着身形向前一抓拳，劈面掌照定秋禅便打。秋禅看了看掌卦风声，力量还是真足看，这假功夫只比自己高，不比自己矮。看着掌到切近，上左步闪身形，把洪通的掌让过去，自己这才还手进招，二人打在了一处。这时候东集的人全都来了，就为的是看和尚跟和尚动手。里面这些个人全都其说不一。就有说秋禅那乃是剑客，来的这个和尚他那里成的了；就有说他可知道什么，这回秋禅准不成了，这个和尚是老爷庙那个和尚约来的，他的能耐不成，他也不敢来呀，他的师侄叫人家打了，虽道说他还不知道人家有多大能为吗，他自己觉着要是不成，他就势就另请别人了；也有说这个和尚也未必是一下子就请来的，纪前和尚一提这个秋禅西风长老，人家练把式的跟练把式的，差不多全都认识，就是没见过面，差不多也听见说过，就许一听是秋禅，自己

知道不成，我给你请别人去吧，也许别人又请别人，这还不一定绕了几个弯请来的呢。大家纷纷议论，二位出家的僧人，动手打的可就太热闹了。起先是你一招我一势，后来渐渐的就快了，二人如同飞的一般，哧哧乱晃，两个人又都是和尚，也看不出来谁是秋禅，那一个是洪通，行前就后，忽左就右，来回乱转，滴溜溜打盘论什么手身跟法步，肩肘腕胯膝，闪展腾挪，蹿蹦跳跃，就是各施所能。二人战到三十多招，论手就是八十多手，居然打了个棋逢对手，不分高低上下。洪通知道秋禅是自己劲敌，秋禅也知道洪通是自己的敌手，两个人就算是各存戒心，谁也不敢疏神大意。就在这么个光景，纪前一声呐喊："师伯留意，千万不可疏神！"这个话不过是纪前看着秋禅功夫甚高，恐怕他的师大爷一时疏神大意，竟至输招，故此嘱咐这么一句。这个地方也是怨西风长老，你动着手不应当多想别的事，老人家因为这个纪前太可恨了，想起他当日有那个行为，自己不过一时存了好生之德，想不到慈心生祸害，反倒出了麻烦了，比如说那时将他结果性命，到现在到没了事啦！这小子因为刺去一年怀恨在心，到现在约来这个洪通、倘若我一时输招，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了流水。虽然说是出家人不在于名誉，怎奈这个武术不是选人的玩艺，就让我不在乎，岂不给我的教师丢人现眼吗？他老人家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三，人称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我在这里输了招，这个话传播出去，都知道，四大名剑的弟子，输招栽了跟头，大概与他老人家这个名誉不大好听。西风长老到是有他这么一想，怎奈你不想想跟谁动手吗，这个洪通和尚，本来就是自己的劲敌，心正思想尚且不一定鹿死谁手，何况心里一动气，这个招法的灵活上立刻就差事了。洪通却

是得理不让人，就在秋禅略微一走神的光景，那个招数如同骤雨急风一般，迅雷不及掩耳就进来了。西风长老再打算抵抗可就来不及了，由打这里便算落了下风。老人家不由得心里着急，哪知道这个动手是越着急越不成，忽然间就见洪通，用了一手鹞子蹿天的招数，身形矮着猛然间往起一纵，变掌穿到了老人家的面前，那个意思是要用仙人摘桃，双手捧老人家的下巴。西风长老只可向后一仰身，用双手往下一捞，手没碰上手，西风长老就知道坏了，跟着打算往后纵步可就来不及了。洪通的双手二次又回来，就在秋禅的膀前一捂，就算是秋禅身为侠客那个功夫就算是过于常人，准知道这一回是躲不开了，只可随着人家的双掌，往后一抑身，可了不的了，随手而倒，嘭的一声，这么大的西风长老，竟会摔出去约有七八尺远近。西风长老说一声："罢了，既然我输给你了，这个地方就算没有我，可有一样我问你这么一句话吧，你敢在这里住着不走吗？"洪通哈哈一阵大笑，慢说是这个地方不走，在这里住个三年五载，都不算什么；就让我走了，也不是没有地方找去，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河南少林寺，到了那里找洪通，问谁都有人告诉你。"秋禅说道："好吧。"话说到这里，西风长老抹身就走了。

和尚要说由打这里就算完了那可不成，自己一想，人家冒我的名字，我要是不到这里找来，可也不至于有事，到现在我到不算什么，康金龙之父被人家打的尚且不知道怎么样，这总算是怨我。古语所说一点也不错，"事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无论如何我也得给人家东集除害。西风长老把主意想妥了，这才要前去找自己的老师，碧目金睛佛去。但是他老人家现在哪里，尚且不知道，可是准知道他老人家住

在山西太原府姜家屯，自然就得够奔家中去找，这一来西风长老这个湾可就绕大了。到了家中一问，知道老人家为找红璟天，已竟够奔钦差大人公馆去了。西风长老按着老大人一站一站所走的道路慢慢往前走，走来走去，才走到了西安府，一问才知道，老少群雄，全都够奔天锡山去了。又到了天锡山，见着杜古，才知道这些位老少群雄，为樊家港的事，已竟全都够奔降龙寺了。西风长老一打听，怎么这些个位剑客全都到降龙寺，居然就有这么一个来龙山，竟会费这么大事，莫非说这盘龙滩就有这么厉害吗？如果说他们是使别的军刃，这个话我还不僵火，不就他是也使鞭吗，即然使鞭，我就得跟他比比，怎么这个来龙山还进不去，他自己这才围着来龙山打盘，西风长老也知道来龙山樊家港进不去，简家弟兄把着夹龙沟，这两个地方当然进不去了，就得别寻道路进山。这一来不要紧，秋禅这个跟头又算栽上了，居然没找着道路。老人家有心再回降龙寺，倘若这个事要是叫老少群雄知道了，未免太难看了。其实老人家这也算多想，你来到这里既然投到降龙寺，哪里有人知晓呢？老人家这个地方就算是异想天开，心想：迎面不是不能进去了，莫若我到后山去，绕过几个山头自然就到了来龙山了。老人家把主意拿妥，这才往后山绕，绕到了后山，顺着山坡儿往里走，高高矮矮也不知道是多远。

过了两个山头之后，老人家正待转变方向，猛然间听见有人口里唱着山歌，声音不亚如巨钟。秋禅向四外观看的光景，就见一个大个儿，好大的身材了，面如锅底，眼似铜铃，长的狮鼻阔口，大耳朝怀。西风长老心里赞美，好一条小伙子了。因为知道他是个打柴的，心说："打算知道山路，当然就得问樵夫，到来龙山的道路我何不问他呢！"想到这里，这

才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请了，我跟你打听打听这个山路可能够通来龙山吗？"大个上下看了看西风长老，然后哈哈一阵大笑："和尚你怎么就知道我知道来龙山这个道呢？"秋禅一听这个人这个说话法，一定漫澜天真了，这样看起来我这个后山算是来对了。这个人你不能得罪他，只要拿好话捧着他，他所知道的绝以不能不告诉我。这才说道："施主，老僧因为看你出入山中是一位英雄模样，故此料着你必然知道来龙山的道路。"不想问了一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大个儿笑了笑："这个道路你除非是问我，除我之外，无论问谁，你也问不着，到不是问不着，皆因无人知晓。可有一样儿，我告诉你来龙山这个道路也成，你得告诉我到来龙山干什么去。"和尚说道："这位施主，你跟来龙山有关系没有？"大个儿说道："没有关系，你就说吧，只要安心打来龙山我必然帮助你。"和尚一听有门儿，叫声："施主，来龙山不是有一位和尚吗，名字叫作智玄，我就是找他。"和尚留了个心眼，只说找他，没说找他干什么，恐怕大个儿跟和尚有关系，倘若说恼了，他不告诉可应当怎么办哪，故此只说找他并不说找他干什么。哪知道这个大个子听了这个话非常的高兴，连连说道："他是和尚，你也是个各尚，你还是跟他相好，你还是找他打架呢？"和尚一想这个话对呀，如果跟人家相好，前面放着寨门的道路为么不走呢，何必要来走后山呢，莫若跟他实话实说吧。西风长老这才说道："我是找他跟他拼命。"大个子说道："是真的吗？"大个子又上下看了看和尚，遂道："来龙山的和尚，手使盘龙鞭厉害无比，你有什么能为找和尚去拼命呢？"西风长老听到这里，一伸手由打腰间把自己的十三节练子鞭取出来，"施主你来看他会使鞭，难道说我这就不

是鞭了吗？施主如果不信，我可以练一趟给你看看。”大个儿说道：“很好，我先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西风长老知道这是个傻小子，只要是把他哄乐了，这个来龙山就算进去了，这才说道：“很好，既然如此，施主你就请看。”西风长老就如同疯子一般，把自己这条鞭哗啦一抖，真不亚如出水的蛟龙一般，当时就耍开了，耍到了妙处，傻小子在旁边不住直叫好。和尚把招数收住，遂叫了一声：“施主，你看见了没有，你看怎么样，我找到来龙山的和尚拼命，是他的对手不是他的对手呢？”大个子连连说道：“差不多，他也会这几手功夫，所以我才干不过他。你要打算知道这条道路，你自己去可不成，我跟着你去就是了。今天已竟晚了，到了来龙山里面已不是时候。再说我的身上也没带着家伙，你跟我到我家里住一夜去吧。我们明天天光一亮起身，到晚晌就到了。我跟来龙山里头仇大了，到我的家中，回头慢慢告诉你。今天要不遇见我，准保你在这里转二年，也进不了来龙山。”西风长老知道这是个机会，当时点头，跟大个子回家。

在道路上走着，秋禅问他姓什么，大个子说道：“我姓赵，单字名猛，皆因我的力气大，人送外号儿叫拉倒昆岭头。”西风长老一听这个外号，就知道这个赵猛不含乎。功刻不大已竟来到了，西风长老看了看，仿佛像个小村庄，一大关也就是十几户人家，房子可都很讲究，就是有点儿年久失修。赵猛来到正中这个大门，叫了一声：“娘啊，你老人家快开门来，我领了和尚来。”秋禅一听这个话说的太可笑了，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个傻小子，说了这半天话并不知道问我名号叫什么，真正有意思。正然想着，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脚步行动非常迟慢，大门开了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到了

门外看了看，遂问道："猛儿，这是何人？"大个子说道："这不是和尚吗？"老太太有气说道："和尚乃道门通称，难道说就没有名字了吗？"老人家一面说着，这才向秋禅问道："这位当家的贵上下怎么称呼？我这个儿子乃是傻子，不问可知，当然是他冒犯了当家的了，故此找到了家中，你老人家看着孤儿寡母，他又是那样愚鲁不堪，恕过他就是了。"秋老和尚赶紧说道："老人家，令郎赵猛，并无冲撞老僧之事，皆因我是向他打听道路，他叫我随他到家中慢慢的告诉于我，故尔老僧抖胆特随令郎来到府上。"老太太一听这个气更大了，"外面有人打听道路，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你可千万不要耽误人家的功夫，为什么还要请到家里来说呢？"赵猛把两只眼睛瞪的如同包子那么大，连连道："娘啊，你老人家哪里知道，这个和尚他不是问寻常之路，他所问的就是那来龙山的龙山大寨。不但是我要告诉他的道路，并且我还要与他同行进山，要报当年之仇。"老太太听到这里，看了秋禅几眼，遂道："既然如此，这位当家的里面请坐，我要替我的儿子将道路跟你说明。"西风长老便随着母子一同够奔里面，到了上房落坐。和尚看了看，知道这个小家庭，就是老根旧底，不过是现在衰败了就是了。西风长老不容老太太二次询问，自己先报通了名姓，说明进山的用意。老太太一听这可到是个巧机会，老太太听到这里，未曾说话先眼含痛泪，这才把自己怎样跟龙山寨结仇，细细的说了一遍。和尚听罢，慈眉倒挂，善目圆翻，遂说道："好了，不过我只知道龙山的和尚，恃武蔑视天下英雄，故尔老僧不忿，才打算进山跟他一比雌雄。至于他还有这等行为我尚不知道，既然如此，哪怕他是

三头六臂，我也要进到来龙山，跟他一死相拚。”话是赵老太太说的，西风长老听见的，可是不能不把他补叙明白了，读者无从知晓。欲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开山田僧俗暂携手　谋田产王福献奸谋

话说这究竟是怎么挡子事，原因可就叙到昆岭头赵猛的父亲，姓赵名缓，字不迟，别号人称五色祥云捧凤凰。赵缓生平力大，并且是武术高强，手使一对雁翅镗，可称得起打遍天下无敌。那时候赵缓因为无事可作，后来可就看中了这座来龙山了，自己打算开垦山田。可是原来这个山上就有一座庙宇，庙里一共是二位方丈，亲师兄弟二人，可就是智玄、智慧二人。赵缓拿出自己的家财来，到来龙山开垦，山神庙的僧人智玄出头干涉，遂对着工人们说道："你们真敢到来龙山上来开垦，我问问你，你问了谁了？"工人们一听，只可实话实说，叫声："大师傅，这个话你别跟我们说，我们不过是为赚钱被人家雇来的，你不让开，得跟雇人的主儿说去。"和尚一听这个话有气，遂说道："我不管谁是雇人的主儿，你们趁早给我躲开，如果说不走，老僧我要将尔等们结果性命。"做工的人等心里暗想道：凭你一个和尚也敢这么横！说不说我们作工的这些个人，是一百多名，居然你敢说这么横的话，当时可也就有了气了，遂说道："你搁着我们不成，我们都是穷人，赚的是钱，你可找我们雇工的主儿去说去，我们工不做了，钱上哪里拿去呢？大家动手，赶快做活。"头儿说道："凭你一个和尚，你不让我们做，我们偏做，看你有什么法子。"智玄看到这里非常大怒，连连说道："尔等仗着人多势众打算造反哪！我再告诉你们一句，如果赶紧走出来龙山万事皆休，

不然的话，我要将尔等打出去。”小工头一见不由得一阵冷笑：“和尚，你还别拿这个话欺负我们，如果你敢伸手打人，我就打你。”和尚听了这个话也恼了，身形向前一纵，打算打这个小头儿。小头不知道和尚会武术，不过因为和尚个儿大，自己怕不是他的敌手，赶快往人群里一扎，叫声：“伙计们大家动手打他。”作工的人等不知什么叫对不对，听头儿有话，大家一拥而上，各擎锹镐，照定智玄僧便打。和尚哪里把他们放在心上，徒手并不拿军刃，不过就是三转两转，这群作工的人，这个乐可就大了，忘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小头儿一看不好，这么些个人居然不是一个和尚的敌手，这个仗绝以就打不了啦。这才带领着众工人退走，逃到了来龙山外，够奔赵宅，见着老人家赵缓，就把到来龙山做工，被和尚打回来前后话一说。

赵不迟闻听，不由得怒气上冲，这个和尚胆子不小，居然敢拦着我开山田。当时带了自己的军刃随同工人一同来到来龙山，找到了山神庙，叫工人上前叫门。功刻不大里面人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和尚，先看了看赵缓，这才问道：“你找谁？”赵缓为人性如烈火，遂厉声说道：“适方才有我开发山田的工人，教你们这庙里的和尚打走，是谁打的赶紧叫他出来答话。”小和尚一听打架的来了，你在这儿候一候，我请我们当家的出来就是了。”小和尚因为看着赵爷神气不对，连名姓都没敢问，赶紧到后面回话去了。此时智玄、智慧师兄弟二人完全在庙内，一听这个话，一同出来观看，到外面一看，果然在山门前站着一个大个子，长得不亚如瘟神一般，满脸的大麻子，并且还红一块白一块，别看相貌很丑，却威风凛凛。和尚正然观看，赵爷早就急了，高声问道：“方

才是谁打我的工人?”智玄用手指了自己的鼻梁说道：“是我打的。”赵爷一看这个和尚果然够横，遂问道：“凭什么你打我的工人?”和尚说道：“任什么也不为，我的庙在来龙山里面，是来龙山的一草一木全都归山神庙所有，无论他是谁，也不能够前来侵占。事先你连半句话没有说，你就打发工人来开发出田，你分明是小看我山神庙。我等要是无能之辈，也只可就受你们的欺负了，我们可不敢说我们弟兄高，大概平平常常的主儿，欺负我们的很少。”赵爷说道：“来龙山乃是天产的地方，究其真来，那不过是无主的地方，也不能算你的，也不能算吾的，谁拿出钱来开发，就算是谁的，你不能拦我。你说这个山地是你的，我问问你可有契约吗?”和尚听罢，微然一阵冷笑道：“告诉你，十方的庙产，慢说是荒田无契，就是旱涝皆收的良田也照样没有契。你要跟我要契，我是无契之中算是有契，皆因我的庙内，有碑可凭。你是俗家，常言说的好，私凭文书官凭印，你可有来龙山的契纸吗?”赵爷说道：“问契纸你来看。”遂将手中雁翅镗一举，“和尚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来龙山山田的契纸！有人敢拦着，我就凭这个物件，要扫一切障碍。”和尚点点头，遂说道：“莫怪你叫的工人都是那样不讲理呢，我就预料你不是通理之人，到如今一看，果然一点不错。你这个意思当然就是以你的勇气征服一切，好吧，老僧就以此与你周旋，你我各凭武术解决。如果当场落败，来龙山不但是不准开发山田，还不许你进山行走，如果出家人不是你的敌手，不但不管你开发山田，山神庙归你拆了用砖瓦，我们师兄弟二人另寻安身地点。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赵爷一听连连点头，“很好很好，既然如此，你就过来进招吧。”和尚说道：“先别忙，我得先开问你

姓字名谁。”赵爷报完了名姓，也问明了和尚。赵不迟将雁翅镗一举，和尚由打腰中亮出盘龙鞭，二人当场动手，鞭镗齐举打了个不分输赢胜负。你说这二位也是天生来的一对敌手，由打午后动手起，一直战到日落黄昏，紧一阵慢一阵，前后约有数百个回合，论到手上足够一千多手，居然全都是平平。那位说这个书写的不大尽乎情理吧，赵不迟这边就不用说了，当然就是一个人，别说所叫来的工人人家不管打架，就让是打一拥齐上全都帮助赵爷也是白搭，他们和尚这边分明是两个人，既然师哥跟人家战了个平手，不能够取胜，旁边还站着他的师弟智慧为什么不亮军刃协力相帮呢？这个地方如果不说明白了，当然容易叫看的主儿挑眼。别看这个书说的这么容易，无声无色，说打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事先也没说出什么来，就仿佛像平常人打仗似的，其实这个话一补叙明白了。赵不迟乃是闯荡江湖的老英雄，那个能耐就是成名的剑客；这二位和尚在来龙山这段书里，大家也很明白就是剑客了。别看头里任什么事没有，说不说这就是二位剑客打上了。不错，师弟智慧在旁边看着了，就是师哥不能取胜，但是也不至于落败，这要叫弟兄二人出头，跟人家赵爷动手，就让是赢了人家，这个话要是传扬出去，比输了还难看了，皆因是身分在那里了。再一说真要是师哥不成，自己当然出头帮助他，皆因二人战得棋逢对手，不分高低上下，为保全身分保全名誉，只可一旁观看。看看这个天已竟就算黑了，彼此动手，多有不便，两方面既不是官兵，又不是山贼，那里有那些现成的灯龙及现成的人位，给他们挑灯夜战。还是智慧和尚说道：“师哥以及赵老英雄，教我看这个天色已晚，动手诸多不便，莫若暂时停战，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不知道

你们二位意下如何?”赵爷一想这个话也对，人家可是师兄弟二人，师哥的功夫高强，他那师弟当然也错不了，既然我们二人战了这么长的时间，人家师弟并未动手，可见得人家的身分不含乎。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个疲倦，倘若一时失神输招，反为不美。自己想到这里，遂将雁翅镗一晃纵出了圈外，叫了一声：“智玄，既然天色已晚，你我明日再会。”智玄说道：“很好，明天咱们还是在这里见吧。”赵爷答应一声，带领众工人回家。简断捷说，次日早晨二人又接着战到正午，各自用饭，略为休息，然后接着还是打，一连打了三天还是未分胜负。

因为这事只有众工人知晓，大家认为新奇，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这三天的光景，外面就都哄嚷动了，都知道赵不迟斗来龙山的和尚，连战三天，未能分出胜负输赢。这个话传到平常人的耳内，当然算不了什么，不过就当新鲜事传说就完了；这个话传说到夹龙沟，老庄主简金章一想这个事了不的了，赵不迟既然打算开发来龙山的山田，我这个夹龙沟也在来龙山范围之内，倘若是山神庙的和尚不成了，他当然就是肆无忌惮了。比如说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是任什么话也不说，早早晚晚也得受了他的吞并；假如说我不答应，凭我这个能耐，俩也比不了人家来龙山的和尚，赵不迟能够跟他连战三天不分胜负，跟我动手用不了一个时辰，我就作了泉下之鬼。抵抗当然不是人家的敌手，不抵抗又未免难看了，常言说的却好，未曾来水先叠坝，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法子可就来不及了。自己一想这个事可不能再看着了，倘若再作观望不前，祸事必然要临到自己的头上。这还不说，到那时夹龙沟难免落于他人之手，倘若事先谋策，或者远可以保全这

个地位。自己想到是想到了，但不知这段事应当从什么地方入手，这可是一个实在大难问题。连着想了三四天，才把主意想起来，在来龙山一左一右，最大的村庄可就是夹龙沟、樊家港，还有一个村庄到不是地方大，人物很说的出，比我可高的太多了，可就是红梅岭，不过他那个地方还远点，暂时先谈不到，要紧就是先找樊家港。简金章把主意打妥，到了樊家港，见着老庄主樊玉，把这个话一说，樊玉一听这段事到是应当研究，“但不知贤弟打算怎么办？”简金章说道：“这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到来龙山跟和尚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帮助和尚抵抗这个赵不迟，将他打败逼走，一切山田不是自然就保护住了吗。”樊玉一听连连摆手，“这个话不成，你以为有咱们二人帮助，智玄这个仗就算赢了？这个事恐怕未必。再说人家山神庙里的和尚，师兄弟二人，那个武术非寻常可比，你我弟兄四个也比不了人家。咱们不出头没的话可说，既然出头，当然就是从中说和。来龙山一带的村庄田地，可算是不少，倘若咱跟赵不迟合到一处开发山田，谁也别独霸了，这个话我看赵不迟他未必不答应吧？”简金章一听，到是大几岁的哥哥，比我的见识高。如果跟着一同乱打，恐怕这个事打不出什么好来，从中解和到是个办法。

二位计议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就够奔来龙山。到了山神庙，见了二位和尚，说明了来意。智玄一听，心里还有点不忿气，遂向二位说道：“赵不迟要是明白，知道你们二位出头这是为两造里好，倘若他把事情想反了，认为我智玄惧怕他的武术高强，故意托出你们二位出来讲和，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这还不说，咱们无形之中就算栽了跟头了。”樊玉说道：“这个话也不能那么说，他心里是怎么个打算，当然说话

的时节总可以看的出来，倘若他有这个意思，到那时咱们跟他再翻脸不迟；没有这个意思，大家合到一处不是很好吗？”智慧说道：“二位这个话最好不过，常言说的好，好事不如无，动手拚命算不了多么好的事。这个山神庙，所有的山田，一年四季，足够吃喝尔已，倘若大家会到一处，把全山的山田全都开发了，到那时大家不是完全充裕吗？”智慧说了好半天，智玄和尚这才认可说和。二位庄主一听和尚点头了，当时告辞够奔后山去见赵不迟。

赵爷吃完早饭，带好了自己的兵刃，将然要起身，够奔山神庙，找和尚作第四次动手。樊爷简爷跟赵爷到是不认识，不过看这个情形就差不了多少，这才走上前来高叫一声：“这位可是赵不迟赵爷吗？”赵爷一听有人叫他，留神看了看这两个人，并不认识，遂说道：“阿！二位尊姓大名，何以知道我是赵不迟？”简爷哈哈一笑：“赵老英雄，你老人家也太客气了，鼎鼎大名，何人不晓，我们跟你老人家是最近的邻居。”当时把名姓说了。赵爷也听见说过，原来也是二位鼎鼎大名的庄主，不过没介绍过就是了。赵爷就知道有事，遂问道：“但不知二位庄主叫在下有什么事？”樊玉笑道：“赵老英雄，我们二人前来正是有事相求，此处非谈话之所，借一步可否到你的贵府打搅？”赵爷说道，按说二位前来，这可是赏脸赐光，赵缓就得说是求之不得。但是今天二位来的太以的不巧了，现在赵某正然有事够奔来龙山，皆因我是跟人家定的约会，关系名誉信用，不可以不去。”樊玉说道：“老英雄不必说，我们也知道你老人家到那里去，是不是到来龙山去找智玄老方丈？”赵爷说道：“二位既然明白，那就用不着我多说话了，赵缓失陪，有什么话再说吧。”樊玉连连叫道：“赵老

英雄你先别忙，我二人此来，正是为此事而来，你老人家不去，绝以算不了失信。”赵爷连连摆手：“那可不成，是我亲自跟和尚说的，如果不去分明我怕他了。”简金章说道，老英雄不必多心，我们现在就是由打山神庙而来，跟二位方丈也说的明白，特意的到这里来见你老人家。”赵爷一听道：“呕！莫非说你们是找我前来动手，来替和尚找场的吗？”简金章带笑说道：“赵老英雄休要多想，我们到是为这个事来的，可有一节，凭我等二人天胆也不敢跟你老人家动手，我们是要从中解和。”赵爷想了想，有心不答理吧，未免显着自己也太横了，既然是说和来的，莫若我先问问他，反正是他有来言我有去语，说的好咱们就好完，说的不好我们再接着打。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们二位出头和解，正然是为我们好了，这里面也没有多少话说，就是我带人开发来龙山的山田，他把我们工人打发回来了，据说来龙山的荒田那是他的庙产，不许别人擅动。你们二位这不是出来了吗，能够叫和尚别干涉我开发田地，自然我就不找他了。虽然我们连战了三日，好在谁也没分胜负，他不拦我的工人，我也就不找他了，是这个样你们二位就了，不然的话，不敢劳驾，你们二位也不必跟着费这份精神。”樊玉说道：“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意思，也跟你所说的差不多，不过就是原原本本，有好些个言语，并不是一句话半句话所能够说得清楚，请你老人家先回去，我们到你的府上打打搅，这场事可就算好办。”二人不住的央求不放赵爷走，赵爷无法，这才把二人带回了家中。不容赵爷问，简金章说道：“赵老英雄，我们跟你诉说这个言语，你可千万沉住气别动火，容我们把话全都说明白了，你自然就明白从中的意思了。这个山田要说是归山神庙，他也没有一定

的凭据，可是说到旁人们更没有凭据了。这就说是离着谁近就算是谁的了。可有一节，咱们完全在来龙山界之中，就让是他的，也得说是咱们的。咱们要是说完全是咱们的，没有他的份儿，这个话当然也说不下去；他们说是他们独有的，这个话也不成。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来龙山的荒田，凡在来龙山地界居住的人都得说有份，要是这么说，大概赵老英雄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吧？”赵爷说道：“这种无契的荒田，说真了那是大清国朝廷的。至于咱们去开发他，谁的胳膊粗就算是谁的，这不是你们二位这么说吗，算是大家公共的。咱们就算是公共的，可有一节，既然公共的，他就不应当拦阻不让我开发。”樊玉接着说道：“还是这个话呀，那时不是没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吗？我们弟兄二人，就是说这么一句话，只要你认可，回头咱们就有个办法。”赵爷说道：“这也用不着认可不认可，有什么办法你们只管说出来，我听着能办咱们就办，不能办就让我认了可，不也是不成吗？”简金章说道：“也对。我们把我们出头的意思说明白了，回头请你老人家和计，我们的意思是荒田既然是大家公共所有，咱们合到一处，把这座来龙山完全开发出来，竟说咱们生利还不提，在这方圆百八十里的穷人能养多少，当然是你老人家跟山神庙的方丈算从中为首之人，那一来大家全都合在一处不好吗？”赵爷一听这到是个办法，真要是归我一个人，就是把全山的山田全都开发出来，我自己也照顾不到，大家合到一处，到也是个办法。想了想这才说道：“要按你们二位这样谈话，这还有什么架可打呢！山神庙的和尚事先他跟我一句话没有，怔把开山田工人们打回来了，这不是分明是欺负我吗，故此我要跟他一死相拚。”简金章说道：“我们早就把这个话说明白了，

这场事当然是和尚不对，不过已经过去了，咱们就不必提他了。咱们就说现在这回事，如果赵老英雄听着可以这么办，我们可到山神庙见智玄、智慧，把这个话说明白了，把你们二位全都请到一处，头一样儿是认识认识，然后接着就商量开发田地的事情。”赵爷为人极其直爽，当时点了点头：“准照你们二位所说的言语，咱们就可以那么办。事不宜迟，你们二位马上就到山神庙去，我还等着听回话，是这个话咱们就共同合作，不然我照样前去找和尚动手。”简金章答应：“老英雄你就候一候吧，我们是马上就去。”说罢，站起身形告辞，赵爷说声“不送了。”

二人出离了赵宅一直够奔来龙山神庙，见着二位当家的和尚，就把见赵爷的经过前后话说了一遍。和尚闻听，想了好半天，有心还争执起事的这个理由，又一想不可，因为什么呢，这个赵不迟洽洽是我们的敌手，倘若这段事了不成，两方面再决裂了动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到不如大家合作起来，如此还多得几个朋友。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然你们二位这么说了，我们不过是出家人，也不能说出不行的话来，不过事先就差他没通知我们，假若到庙里送个信，不怕全山的山的荒田都归他一人所有那也成，算不了什么。”二位庄主一听这个话就算是和平了，赶紧说道：“过去的话咱们就不用说了，单说现在的吧，你们二位应当在那里相见，这也并不是闹完了事之后，经人说合彼此见面，由打这一次见面之后，这就算合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接着就要办事了。”二位和尚点了点头，智玄接着说道：“当然是请赵不迟到山神庙来才合式呢，因为这个事是山里面的事，到别处去有多少不方便。”简、樊二人一想这个话也很对，这才二次去

请赵爷。

赵不迟这个人，到是也不是在乎这个，未曾动身之先，打发人知会作工的各位小头儿，仍然到山里头去开发山田。赵爷这才跟随樊玉、简金章一同够奔山神庙。到了门前，有小和尚报进信去，智玄、智慧二人迎接到了门外，和尚说道："赵老英雄，咱们这可算是不打不交，原因就是彼此都差一句话：赵老英雄通知庙里一声也就完了，我看见工人作工，通知赵老英雄一声可也就完了。这就算阴错阳差，也得说是有缘。"赵爷听和尚所说的言语非常和平，这才说道："大概这场事里面怨是怨我，到山里来作工，是我在先，应当到山神庙来一趟就是了。"樊玉在旁边答言："事到如今，咱们不提这个怨字，如果提到怨字上，那就显着没交情了，明情就是两怨两不怨，也不管是两怨两不怨，但这事已揭过大可不提。"一句话说的众人哈哈大笑，和尚这才往里让。到了里面禅堂之中，大家彼此分宾主落坐，樊玉说道："赵老英雄，你老人家既然首先创办这个开发山田，当然是完全内行了，这个事我们可不大甚懂。至于用钱上呢，我跟和尚、简大弟，全都能够帮着办，所有一切的计划，那只可求老人家你计划就是了。"赵爷也不客气，这才说道："现在我所雇用的这几百名工人，已经就是忙的不得了，皆因是我自己一个人实在是照顾不过来。现在咱们有这许多人位，这个事可就好办了。告诉各小头继续招募工人，二位当家的，二位庄主，连我咱们一共是五个人，每位带工人五百名，一共二千五百名，这个工程可就快的多了。"大家一听很好。

本来赵爷所招的工人价码很大，这个作工的来的如同潮水一般，招足了二千五百名，尚且余下不少。每位带着工人

工程，就把来龙山的地点分开，开始作工。树木柴草应除的除，应锯的锯，够材料的，当时就找来木作取材作料，预备起盖房屋。别看话说的这么容易，这一个来龙山的地方太大了，一时半时可开发不出来，三年多的光景，不过开出来才有三分之一。外面这个声势可太大了，传来传去的传到了一位刀笔耳内，刀笔就是讼棍，调词架讼，写呈子打底子，这种人最不是好人，可是那个年头最多不过，真可以说是到处都有。这位刀笔姓王名福，小子本是三姓家奴出身，因为好习大清律，也善于钻营，在衙门口里也很认识几个人，故此有因为房量地土起纠纷的，差不多都去找他办，其形也跟现今的律师差不多。不过他们没有现在律师大气，头一节现在律师是官的，经官府许可的，刀笔不是官的，是私自出主意的；再一说现在的律师是据法办理，刀笔完全是凭金钱运动，甚至于还有唆讼的嫌疑。可是现在这个仍然未能断绝，不过没有那个时候吃香就是了。王福这小子一听来龙山开发山田，亲自来了一趟山里看看，你猜这小子前去看什么，头一节看看是真是假，再者说小子看看他们这个开发山田是官的是私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如果是官的，只要是在大堂上领下官照来，必然有官印旗帜，如果没有这个旗子，不用问那一定是私的。小子到山里头一看，那里有什么旗子，心里可就有了底了，答讪着跟里面的小头说话："你们这儿的工程可太大了，主办的是那位呢？"小头说道："办的人可太多了，我们跟的是樊家港的庄主樊玉。"王福点了点头，"那么，这个工人一共是几拨呀？"小头儿也实话实说："统共是五拨儿。"

王福全都打听明白了，自己回到家中，盘算了好几天。有心自己出头去找樊玉，自己准知道他们那种人，可都不是好

惹的，倘若是话不投机，把事弄僵了，我自己可是人单势孤，天大的能耐，把你打倒了，或者是害死，难道说你有什么法子呢！这个事我必须找一位势力跟他们相平的，跟他们去干，我从中出主意，这个事可就好办了。想了好半天，怎奈自己就是缺少这么一个人，惟有本村宋家那是出名的财主，并且家里有看家护院的，宋氏弟兄也很好武术的，外方面朋友也不少，如果这个事要是叫他顶着干，我再从中出主意，无论如何也能把这个来龙山争出一半来。怎奈自己跟人家宋家几次想巴结，就是迈不进腿去，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小子正然想着没有办法，可巧宋宅办生日，高搭寿棚，由打头几天就热闹非常。小子王福的主意来了，我何不大大的送一份礼，到他家里前去拜寿，然后设法考查，他们的弟兄嗜好什么，我再接着想法子可就好办了。小子越想这个法子越对，自己这才置办一份厚礼，登门到了宋宅前去拜寿。

宋氏弟兄早就认识他，不过嫌他是刀笔挑词架讼，不愿意答理他，到现在可就不能那么说了，俗语说的好，官不打送礼的，人家既然带厚礼一份前来送礼，这还能不招待吗？当时谢了谢，让到棚内待酒。王福留神一考查，宋氏弟兄一共是三位，大爷宋仁、二爷宋义、三爷宋礼，弟兄三人完全都会武术，不过是大爷、二爷的功夫好。这位三爷长的也漂亮，心眼也活动，生平不喜欢别的，最喜欢的就是女色。虽然这么说，他可没有妻室，皆因娶了四位不到半年就死了。这小子仗着家里趁几个钱，在外面只要看见有对眼的，也不管是姑娘媳妇，只要是爱上了，让他抢男霸女到是不敢，不过凭他的几个糟钱，托些个串宅门子的老婆子们，想法子给他办。王福把这个消息得着之后，心说这个到是机会，自己可就想

到自己的姑娘身上了。他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十九岁，二姑娘十七岁，最小的今年十四岁，别看有三个姑娘，就皆因这小子东挑西拣，一个有婆婆家的也没有。要说这三个姑娘，真正是一个赛一个的，长的都像仙子一般，名儿也叫的很好听，长女叫做凤云、次女凤来、三女凤花。小子王福一想，我的姑娘他们是没看见过，真要是叫他们看见，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选为继室，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我再打算办事可就容易的太多了。自己心里想着高兴，可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可叫宋礼看见我的女儿，只可跟宋礼格外一接近，当面夸奖他怎么少年英雄。凡是年轻的人没有不愿意听人家捧的。当时听王福说话非常好听，这才说道："你不也是咱们本村的人吗，我怎么没见过呢？"王福一听有根，这才进步打恭，叫了一声："三少爷，你是贵人，大概不常出门，我又不总在街上跑，所以没见过面，这大概是个人的性情，我不但是不愿意到外面来跑，我家里的人也不叫他们出来。这里有个比仿，我跟前没有儿子，就是生了三个女儿，跟我挨着的街坊们，全都不知道我家里有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皆因我不让他们常出门。"这小子说话分明就是设法勾引，小子宋礼还是真上了这个套儿了，一听王福家里有如花似玉三个大姑娘，不由得心里一动：这个村上的姑娘差不多我全都看见过了，他们家里的这个姑娘我可实在没看见过。既然不常到外面来，当然会有一番意思。小子想到这里接着说道："你的这个家规也太好了，姑娘他都多大了，怎么就这样听话呢？"王福笑着说道："叫你夸奖了，大女儿今年已经十九了，二女十七，小的都十四岁了，三少爷有合适的给提个人家，姐儿三个一个有人家的还没有呢！"小子宋礼一听，别看没看见人，那个心里就先醉

了一半了。又接着问王福在那里住，“你这个说话太好了，过去家兄的寿日，我必然到你府上拜会，咱们痛痛快快的谈谈。”王福说道：“三少爷肯其赏脸赐光，我求之不得了。”说到这里开饭了，宋礼对于王福格外招待。

当天吃喝不必细表，单说王福回到家中，把三个姑娘全都叫到眼前头：“今天我有一句话跟你们说，你们三个人完全没有婆婆家，我不是不给你们说，皆因是高门不娶低门不配，总没有合适的，故此总没说成。现在我可给你们找着合适的了，就是咱们本村里头一家的财主，宋三少爷。这个主凭媒说可办不到，我可也没跟人家提，我设法子把这位三少爷请到咱们家里来；你们姐儿三个，全要梳洗打扮好了，凭这位三少爷看，还不一定看中了谁呢，他看中了谁，我就把谁给了他。这里面还有点儿关系呢，现在爹爹，正然打算办一段事情，必须要借着人家宋家的势力，可是这个亲事成了才能够办到了呢。只要把这段事办好了，咱们家里慢说是一辈子吃用不尽，就是三辈五辈，也是大财主。至于你们姐儿三个，嫁给宋三少爷，人是人财产是财产，方圆百八十里谁不知道，宋家是第一等的财主。这个人到咱们家里来，我给你们引见了，可是你们得叫他叔叔，你们千万不要忸忸怩怩，在他面前大方一点儿，爹爹我不怪你们，并且还算得了你们的济了，总算给爹爹帮了忙了。”三个姑娘听到这里，任什么也没说，当然就是心里答应了。三姑娘不说，大姑娘二姑娘，已然情窦早开，听了这个话自然是喜欢，不过不知道这位宋三爷是怎么个样儿，单等见着人之后再说。

这个话说过去，过了两天也没见这位宋三爷来，王福心里着急，拿起笔来写了一张字笺，打发人送到了宋宅交给三

少爷。原来这位三少爷早就打算来呢，不过自己没想起法子来，就是找人家谈谈，去个十趟八趟，也未必见的着人家的姑娘，我总得想个办法，最多不能过三趟就得看见他的女儿才好了。心里打算是这么打算，就是没把主意想起来，正在这个时际，有人送来一张字笺，宋氏弟兄还就是这个三少爷认识字，当时一看上面写的也很明白，不过就是爱喜他少年英雄，请他到家里来谈谈，即时就来才好。小子心里别有心思，赶紧换上簇新的衣服，重新洗了脸，这才够奔王宅。到了门前一叫门，有个老头子看门，问明了来的是宋三少爷，这才赶紧到里面去回禀。王福跟着就迎接出来，连连说道："三少爷，不是咱们定规好的吗，为什么两天没来呢？"宋礼说道："皆因家兄的寿日过去之后，家里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因为没料理清楚，故此未能出来。今天见着你的字笺，不然我也正想着来呢！"说着话让到了屋中。王福说道："三少爷你可别笑话，我家里并没有男女多少下人，就只看门的那一个老头儿；拾掇点儿吃喝什么的，可全都是孩子们收拾。"宋礼一听，这才叫正中下怀，自己就怕看不见，这一来可就太好了。赶紧说："你这是说的那里话，这个样子更显着不见外。"王福笑了笑，这才叫了一声："凤花呢，倒茶。"当时三姑娘捧着茶壶碗出来，把茶沏来给宋三少爷倒上一杯。王福说道："这是我那三女儿，怎么不知言语呢，这是你宋三叔叔。"宋礼闻听，连连摆手，叫道："老人家你可千万别这么称呼，我才十几岁年纪，看的起我叫我一声哥哥就是了。"王福说道："你是少爷，那么一来还对吗？"宋礼说道："老人家你要不答应我，我马上站起来就走。"王福说道："既然如此，我可就要讨大了。"然后这才说道："那么就叫三哥吧！你问问你大

姐姐二姐姐，后面收拾出来没有。”凤花去了功夫不见甚大，进来回说：“还未作得了呢。”王福不由假装有气道：“又没有什么费事的菜，怎么会这么半天还没作得呢？你叫他们两个人来，我有话告诉他们。”凤花告诉了二位姑娘，跟着就进来了。王福先用手一指，“看见了没有，这位是宋三少爷，过去先见了三哥。”凤云、凤来二位大姑娘燕语莺声的叫了一声：“三哥”，跟着全都拜了拜。小子宋礼一看，这那里是世界上的女子，分明是天仙下界，小子偷看了两眼不敢钉住死看，恐怕被人家看出来。王福这才告诉二位姑娘：“先收拾桌子，把酒取来，先把凉菜端上来就成了。”二位姑娘一位收拾桌子，一位端菜。当时王福陪着宋礼喝酒，宋礼这小子一想这可是我小子的福气，要不是我哥哥作生日，怎么会能够到了他们的家中。这三个姑娘你说叫我要谁不要谁，要大的舍不了二的三的，要三的舍不了大的二的，简直的三个姑娘全都归我才好了。小子一边喝着酒一边盘算，王福双眉一皱计上心来，叫声：“三少爷，我可不拿你当外人，我的内人现在有病，厨房里净指着孩子们，我又不放心，你自己先喝着，我到厨房里看看去。”宋礼说道：“好吧，我不帮你忙，我这就算不对了，怎么你还拿我当外人呢。”王福说道：“这样最好不过。”说着站起身形够奔厨房，向着凤云、凤来说道：“你们两个人不可一同去，我在这里看饭，你们掉替着到屋里给三少爷满满酒，说几句话，不必羞羞臊臊的。我看那个意思，三少爷很爱你们姐儿几个，大概这门亲事就算成了，你们明白这个话吗？”二位姑娘全都不言语，凤云搭讪着已经就够奔上房屋里去了，叫声：“三哥，你的酒凉不凉，我给你换换哪。”宋礼说道：“不凉。”大姑娘走上前来，把酒壶拿起来给宋礼满

了一杯酒。小子看着姑娘这两只玉手太好看了，真正是十指尖尖，如同春笋一般假装客气把姑娘的手背摸了一下，就觉姑娘的手背滑腻非常。这小子本来不是好人，平生以来尚且没看见过这样美人，此时觉着春心荡漾，简直的就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凤云。凤云究竟是未出闺阁的姑娘，被这小子看的粉面通红，过了一会儿这才说道："你干什么这样看我？"小子一听机会到了，叫声："大妹妹，我看你一切太好了，我非常仰慕你。"凤云听了这个话，并无半点嗔意，还抿着嘴一笑："得了，你别笑话我们了，我这个样还好了？"宋礼说道："得了，大妹妹，你要是再不算好，连杨贵妃也提不到话下了。"凤云带笑看了宋礼一眼，宋礼这时候已经情不自禁，叫声："大妹妹，你也喝一杯吧。"凤云说道："我不会喝酒。"宋礼说道："赏个脸儿，那不用嘴唇沾一点儿呢，我这个台阶就算下了。"凤云说道："我们没喝过，那可怎么喝呢？"宋礼说："没喝过，今天头一回喝喝也不算什么呀，此时喝了以后不就算喝过了吗！"凤云摇头："我们怕辣。"宋礼说道："好大妹妹，你跟哥哥说谎，你说你没喝过，既然没喝过怎么知道怕辣呢？"凤云也乐了，宋礼一伸手，把姑娘吓了一跳，这回真急了，连连说道："你这人这是怎么了！"跟着一溜烟就跑到自己房中去了。王福看见了，心里明白极了，准知道自己这一躲，宋礼这小子要是胆子大，准得把凤云姑娘戏斗急了。好在他是全不在乎，就为的是叫小子喜欢之后这个事就好办了，当时看见大姑娘，一审查这个意思，就知道被宋礼戏逗了。自己也不多问，只是嘱咐赶紧看菜看饭，自己这才够奔上房。到了屋中，乐嘻嘻叫声："三少爷，我要不去看看，我恐怕他们全都弄坏了，我怕冷淡你不合适，我

叫小女前来给你斟斟酒，他们来了吗？”宋礼脸上一红，遂着说道：“来了来了。”往下也没说出什么来。王福给小子满了一杯酒，这才说道：“我今天请少爷到我这里来，皆因从中有段事，如果要是你们弟兄从中帮忙，这个事可就好办了。”三光爷问道：“老人家，但不知你有什么事，只要我们弟兄能够办的到，无论是什么事都成。”王福说道：“这段事虽然与我有莫大的好处，真要是办好了，与你的好处更大，那可真是万年不倒的财主。”说到这里，就把来龙山开发荒田的事说了一遍。宋礼别看是财主家的少爷，对于这些个事他可不知道，又详细的问了一回。宋礼这才说道：“既然是这个事，我自己一个人办不了，当然得回到家中跟我二位兄长商量去。”王福点头。

酒饭已毕，宋礼告辞回到家中，先把王福欲办之事跟二位哥哥说了一遍，然后就谈到了他家里有三个姑娘，最小的不说，大的二的都很好，我的意思打算叫哥哥把他那两个姑娘都说来才好。宋仁、宋义对于兄弟的喜事，非常关心，怎奈没有合适的他不要，只要他说出来那里有合适的姑娘，无论花多少钱也去说去。不过今天一听这句话，宋仁、宋义全都为难了，不是为别的难，说亲只能说人家一个姑娘，说两个这话恐怕不成。宋礼这小子自己心里有底，准知道一说就成，这才跟二位哥哥说道：“你要打算叫这段事成非常容易，只要答应他来龙山的那回事，没有个不成。”宋仁、宋义说道：“那段事到也能办，既然如此，先提亲就完了吗，结亲之后再商量什么事不就太好商量了吗？”宋礼点头。宋仁这才请出两位露头露脸的媒人，到王福家里去说媒，叫媒人全都说好点，皆因一说就说人家两个姑娘呢！这二位媒人一个姓马叫马乐

川，一个姓张叫张其昌，二人到了王宅，到是跟王福都有个认识。当时王福把他们让进去，遂说："二位今天怎么这样闲在会到我这里？"马乐川说道："老哥哥，我们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今天到府上是给你报喜信来的。"王福问道："但不知喜从何来？"二人一齐说道："老哥不是有三位令千金吗，听说全都没有婆婆家，我们二人打算给你保门亲事，就是咱们本庄宋宅。话可说在头里，这可是续弦，三少爷今年才二十五岁，你说这门亲做得做不得？"王福说道："很好哇！这段事足能够做得。"马乐川又接着说道："做得可是做得，还有一句话奈难，据这位三少爷说，你这大姑娘也好，二姑娘也好，娶二姑娘舍不了大姑娘，娶大姑娘舍不了二姑娘，打算来个没礼的办法，要学当年的娥皇、女英的故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王福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配，无论是大的二的，我都能够主的了，何况你们二位给说的主儿又这么好。如果谈到娶姐俩，这个事我倒没有什么说的，不过得跟小女商量商量，只要他们姐妹愿意就成。"马乐川说道："老哥哥说的有理，事不宜迟，马上你就商量去，我们二人在此候你的喜信。"王福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二位略候一候，我去了就来。"当时来到后面，把凤云叫到跟前说道："现在宋家有人说亲来了，他可并不是要一个，打算娶你跟你二妹子你们二人，这个事你可能够点头吗？"凤云说道：他要是单娶一个人我也不能答应，既然如此，我们姐儿俩就全嫁他吧。"王福一听，莫明其妙，不知道这个话由打哪里说起，这才问道："那么我也得问问凤来愿意不愿意呀。"凤云说道："不用问他，是一准愿意。"王福说道："不成，你把他叫来，我当着你问问他。"凤云说道："既然你非要问不可，那就不

必当着我了，省得有个好说不好说的。我这就去叫他去。”说着凤云姑娘到了卧房，见着凤来，把爹爹所说之话说了一遍，自己的话也对凤来告诉了。凤来说道：“问我也是这套话。”这才来到了爹爹屋中，王福一问果然二姑娘跟大姑娘说的话一样。到了现在，王福这才明白，当天请小子喝酒，我叫他们给小子斟了斟酒，合着是姐儿俩全都看上人家了，这才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去告诉人家愿意了。你跟你姐姐你们合计合计，都是要什么东西。”说罢站起身形够奔厅房，叫声：“二位大哥，我到后面一问，这两个孩子还不离，全都说听凭爹娘给办。”马乐川说道：“这么一说，这个事就算妥了。”王福说道：“这不是妥了吗！咱们是穷瞒不得富遮不得，我这个日月弄得非常寒苦，给姑娘预备陪嫁，简直的说办不起，你们二位到宋宅说去，他们是财主，叫他来个连娶带聘吧。”马乐川说道：“老哥哥你放心吧，有我们二位在当中绝以难为不了你，除了连娶带聘之外，叫他额外添补添补你的日子。”王福说道：“好吧，你们二位多费心就是了。”

当时二人告辞，这个事就算圆圆满满，到了宋宅见着宋仁一提，“死说活说才把这段事说符了，王福说的是日月寒苦，叫这边除了连娶带聘之外，额外再添他点什么，好作几件衣服预备往返走亲。”宋仁说道：“这个事到好办，每一位姑娘拿二百银子作为赔嫁，另外给他们家里三百两，这个事还不成吗？”说罢到账房里把钱支了下来，交给马乐川等拿走。张其昌、马乐川二人一计议，每一个姑娘给他一百五十两，这笔钱咱们还不偷着吃，到了那里跟他把话说明白了。二人计议完了，这才来到王宅，马乐川说道：“老哥哥，每一位姑娘拿一百五十两银子怎么样？”王福说道：“足够足够。”马示川

又说道："另外给你添二百两怎样？"王福说道："我就别要了。"马示川说道："你先别忙，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们二人出来说这个媒，彼此都有个认识，说成了之后使两个钱，这个话可说不下去，可是管这个闲事又没有白管的，你说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王福一听，这两个人这是要钱哪，赶紧说道："二位大哥不必多说了，男家那头怎么办我不管，我这里送给你们二位一百两银子，我净要四百就行了。"马乐川摆了摆手叫道："老哥哥，这到不用你老人家惦念了，现在我们是这么办的：指着你这头儿，每位姑娘要了二百，你是三百，这不是七百两银子吗，我们哥儿俩每人落一百，你自己得五百。可有一样儿，你得把七百的数儿应起，我们弟兄二人对于那头也就不要媒钱。"王福一听，这两个小子不枉是说媒的，真够厉害，想不到在第二层就把钱吃了去了，事已如此，就不用往下说了，当时连连答应："既然如此，我就这样应起来就是了。"马乐川这才把银子拿出来，当面交足了五百两，告诉王福听喜信就是了。

两个小子把话说完，站起身形告辞，到了宋宅报信，就提银两已经交过去了请你择好日子吧。宋礼这小子已经急的都等不了啦，恨不能当天娶过来才好了。自己拿起一本历书来，亲自看了个好日子，离着现在才差九天，把准日子送过去，两方面当然全都预备预备。书要简断，说话来到了喜期，至于婚丧嫁娶，那不过世界上普通的事情，细节自不必表。单说到了喜期这一天，两顶花轿同时把二位姑娘全都娶过来，小子这个乐子可算大了。按说同时娶两个媳妇，应当分两个屋子居住才算对了，这小子屋子倒是预备了两间，是明三暗五的房子，两个新房就是一头一个暗间，这两间房子也如同一

间房一样，他那肯到两边去休息，他说的也好："我一块儿娶你们姐儿两个，这新婚之夕，你说叫谁守空房，也不大合适，这个咱们商量商量，咱们都凑到一处去休息，你们姐两个看看这个办法好不好？"大姑娘凤云到是满不在乎，二姑娘还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遂向宋礼说道："别看我们是亲姐妹，不是也有个大小吗，当然是我的姐姐占先，叫我说你今日晚晌就在我姐姐屋中就完了。"宋礼说道："那可不成，我在那屋里睡，简直更不合适，在你这里又与理不合，还是二个人凑到一处去吧。"当时商量好了，书也就说到这里为止

三朝已过，王福打发人给宋礼送信；问他对来龙山的事跟二位哥哥说了没有，宋礼这才赶紧跟哥哥一说，宋仁、宋义说道："这个事也不是一句半句话就能够办成的，必须从长计议才成了。这么办吧，咱们已经成了亲戚了，商量事也很容易，还不如把他老人家请到咱们家来，到较比好商量。"宋礼一听这个话也对，并不打发别人去，就此亲自前往。到了王宅，这一次相见可就亲近多了，凤花见着小子当然叫姐夫了，当时跟王福把话一说，王福也很愿意，说着话赶紧前去换衣服，功夫不大王福换好了衣服回来了，宋礼只可同着王福够奔自己的家中。到了家内，宋仁、宋义迎接出来，然后让到了厅房落坐，家人现上茶来。宋仁首先问道："老人家，你所提的来龙山之事，开发荒田都是什么人你都知道吗？"王福说道："统共是四五个人，我到是都不知道，恍恍乎乎听说都是庄主，请想这个事没有钱的人也办不了哇！"宋仁说道："我们出头干涉，应当由打那里入手呢？"王福说道："他们要是私的，咱们可不能拿过来就报官，皆因报了官就没有咱们的好处了。不过咱们跟他说的时候要借此要挟，至要紧的时

候，再去报官也不迟。”宋仁问道：“我们去跟他交涉，当然就得预备跟他打架，因为他们要是不让，当时就得决裂了。”王福说道：“这个话也在情理之中，当然闹起事来，文武完全都得预备好了。”宋仁这才说道：“依我说，咱们得先派精明强干之人前去调查，调查明白了，这些个人都是干什么的，然后咱们就好预备了，不然咱们连这里还摸不着头呢，倘若闹了事不是麻烦吗？老人家你可把话听明白了，这可不是我怕事，皆因调查调查他们那里有什么，咱们好预备什么。”王福一听，这个话也很有道理，遂问道：“但不知这个调查得叫什么人去呢？”宋仁说道：“你放心吧，咱们这个事要是不办就不说了，既然打算办，这个事就算起来了，由打今天说起，我得天天接着办了。回头我这就出去请人去，把咱们打算办的事跟他们说明白了。我眼前的朋友，大约总有二十多位，从中精明强干的有的是，只要这个话说出去，自然就有人去了。”王福闻听点了点头。宋仁说道：“你家里要是没有什么事，可以住在我这里，咱们商量点什么事还可以便当点儿。”宋礼插言道：“我岳母有病，家里扔下个小孩子，恐怕不成吧！”王福说道：“病人到是不要紧，今天早晨已然回归娘家去了。不过家里留下一个十四岁的丫头，我不放心，不然也把他送到他老老家去就是了。”宋礼一听这个话机会到了，赶紧说道：“那就不必了，我们这里有的是闲房子，把三妹子接到这里来不就完了。”王福说道：“也行。”宋礼忙道：“老人家，你别动了，你在这里跟我二位兄长议事，我去接三妹子去就是了。我到那里告诉他，把家里东西全都收拾收拾，统共也不远，我套轿车子去就是了。”王福这小子一心贪利，别的事他一概全都不顾了，连连说道：“好吧，既然如此，姑爷就辛苦一趟吧。”

宋礼这小子叫车把式套好了车，可不用赶车的，自己就自摇鞭赶着车够奔王宅，叫开了大门。他更会出主意，就叫王宅这个看门的家人看着车辆，自己够奔里面，正赶上三姑娘在院里洗衣服呢，看见宋礼吓了一跳，叫声："姐夫，我爹爹不是到你那里去了吗，你怎么又到我们这里来了？"小子乐嘻嘻说道："你爹爹到我们那里去了，我就不许到这里来了吗？"三姑娘说道："谁说不许你来了，我是怕你找我爹爹，所以我才问你。"宋礼说道："我找他干什么，我就是找你来了。"三姑娘这个时候已经把衣服拧干晒上了，随着宋礼来到了屋中。宋礼说道："三妹子，你的卧房在哪里了，我去看看去。"凤花说道："我那屋里挺脏的，你可别去。"宋礼说道："没有的话，凭三妹子你这个人也脏不了。"凤花说道："为么放着上房不坐，为什么要到我卧房里去呢？上房屋里清清静静，我娘也没在家。"宋礼不听，非得到卧房里去不可。凤花无法，只可把他让到卧房里面。宋礼看了看，虽然不是富贵之家，香闺里面究竟别有一番风味，屋里边的陈设十分的雅致，小子坐在那里，叫声："妹妹，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凤花说道："我的耳朵又不聋，有话只管说吧，怎么还叫我过去干什么？"宋礼说道："你过来呀，当然是有好话。"凤花嘴里说着，已经就凑到了宋礼的近前。小子乐嘻嘻的说道："你知道我把你爹爹请走是什么意思吗？"凤花说道："我不知道。姐夫，你有话快说，何必这么麻烦呢！"宋礼听了连忙说道："也没有别的意思，老爷子已经住在我那了，怕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叫我接你也往我们那去。门外现有车子，快快走吧。"三姑娘这才点头答应，叫人把门关好了，一同到宋宅。一路无书，来到宋宅门首，也不便往前边让，就领到后面内宅。

不表他们女眷，单说是王福跟宋仁、宋义，商量跟来龙山起交涉，两次打发人去了，糊里糊涂并未问出所以然来。从中请来一位老头儿，就是宋仁的师爷，这个人姓冷，单字名峭，字叫也温，有个外号人称白玉峰前朝北斗万年孤冷峭冷也温，使用一对双股剑，他的武术不能说打遍天下无敌，大概能够赢的了他的很少。可别看身分这么高，所行所为，往往有不通理的地方，现在被徒弟徒孙请到这里，大家跟他一商量，冷峭说的好："要想干涉这件事情，不凭胳膊绝以办不到，净凭嘴说当然无效，就是到官府去告状，那也是以后的话。要紧就是先打，能够打胜了，也有灯也有戏，打不胜仗凭着打官司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大家一听这个话也对，这才一齐叫道："师爷，你的意思打算怎么样，你就说吧？"冷峭说道："按说这个事，说应摆一座擂台，不过那么一来太费事了，这个按简便的法子，必须我亲自去一趟来龙山。在我未去之先，我写几封信，你们赶紧前去请人。大概这个事这个样子一来准得起来，到了那个场中，别的话不用说，当然就两方面动手，人家那边的人位可不算少，要凭我自己当然办不到，故此必须请人。"宋仁一听这个事一起来就算大了，未免心里有些个骇怕，叫声："师爷，既然如此，还不如咱们先把人请来，然后再到来龙山去不好吗？倘若人未请到，一日之间这个事起来了，这边就仗着你老人家一个人，人家是人多势众，这可怎么好呢？"冷峭听着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如果这场事不请人那就不用说了，既然打算请人就得等人到了，然后再办，不然也叫被请的人多心："既然不用我们，又何必去请我们呢？"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赶紧预备文房四宝。"冷峭拿起笔来亲自作书，霎时间写好了，一共只

写了三封。有一封信是山西的，道路不算是远，其余都在当地面。所请的人位一位姓侯，单字名甫，外号叫金刚顶镇天公；一位姓甘，名叫甘言，字子言，外号叫花背熊；一位姓姜，名叫姜之武，外号叫长髯翁镇南峪。别看书信就是这三封，这三个人认识的人可太多了，叫他们转请转约，叫他们完全在宋宅相见。当时把书信写完，每人骑快马一匹，前去请人。

请人的主几头天走的，到了次日甘言侯甫就到了，先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跟着就又回去了。过了三天之后二次来到宋宅，每位请来十几位英雄，从中可就是缺少了这个山西的长髯翁镇南峪姜之武了。这三位之中论武术高强，以及名誉远大，还就属着人家姜之武。依着冷也温，一面跟来龙山闹事，一面等着姜爷。甘言说道："不可这么办，还是等他老人家到了再办去就是了。"冷也温无法，只得点头答应。又等了三四天光景，这位姜之武才到了，并且来了一位姑娘，是他老人家的侄女，天边飞霞女姜三姑。这个姑娘的能耐，除了姜之武亲传之外，还拜了二位名师，现在不必说，后文书再来表白。冷也温一看姜爷到了，喜欢的不得了，叫声："姓姜的，今天我才知道你够朋友，就凭咱们这一面之交，居然接着我请贴就到了。罢了，我先谢谢老哥哥你。"姜之武道："别看咱们是一面之交，客气话用不着说，天下人交天下友，何况咱们还是道义相投。我先打听打听是怎么挡子事吧？"冷也温只可把来龙山的事说了一遍，姜之武闻听，叫了一声："冷贤弟，既然那边有赵不迟，有智玄、智慧，这个事可不算老好办的吧！大概兄弟也知道这个赵不迟，当年赴过河北武会，在会场上会现绝艺，力跨石鼎，压倒天下英雄，后来认

为这是死力，并不是武术，当场动手，连胜有名英雄十七人，由打那里才成名。智玄、智慧可也是成了名的英雄。当言说的好，每逢闹一回事，应当拿着狸猫当虎看，这也不是长他人威风，是咱们应当预备的。这个事，已经开始办了不会？”冷也温说道：“打发徒弟们前去跟他交涉，他们说的是谁主意叫谁来。小弟我本打算前去，众人以为你老人家年高有德，来到这里当然有个办法，故此大家非说等你不可。”姜爷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先去看看你说好不好？”姜爷这个话算是僵火，不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什么呢，这场事一闹不问可知就是打，这要是打起来，既然等我，就让我当了头一阵了，这也到不错，既然打算叫我去这一个，我还是别走到后头。老人家说出这句话来，冷也温可听不出来，还以为老头子姜爷这是热心呢！遂说道：“老哥哥，这个事你不能先出头到来龙山去，有什么事，我先出去，听听他们那里说什么，回头咱们再想法子。请了你老人家来，你看不见吗，就为的是作我们的后盾，比如说他们不讲理，把我扣留在山中，甚至于将我杀害了，那可只好看你老人家的了。”姜爷闻听，这个话还倒不错，这才说道：“也好，这不是我到这里了吗，这就如同演戏的一般，贤弟你就点呐，点什么我唱什么不就完了吗！”冷也温非常喜欢。

当时计议完了，冷也温够奔来龙山，跟他随行的可就是宋义，多一个人不带。道路本来不大甚远，霎时间到了来龙山。各处的房屋尚且未能修理竣工，只可先够奔山神庙，到了山门前把话跟小和尚说明白了，打算要见开发山田的几位头目人。智玄当时传出话来，把他请到里面禅堂。落坐之后，冷也温发言：“现在这里开发山田，以前我也泪人到这里送过

信，据这方面说的是，叫我们那边为首之人前来，这个事到没别的问题。贵山这方面开发山田，我们已经调查完了，并不是奉官而办，也可以说是英雄事业。可有一样儿，英雄事业，天下英雄办理，如果看的起我们的话，来龙山之事请把我添上，我算一份，能够答应了更好，倘若不答应，那可就说不起了，只可凭武术解决。”和尚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道：“冷施主，我明白了，按说现在我就给你一个答覆才是，现在不能答覆的原因，皆因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办的，你在这里稍微候一候，现在我打发人把我们操办的这几个人完全请来，有话咱们是大家核计。谈到以武术解决这个办法也很好，本来英雄的作为就是这个样儿，能为高的居上风，没有能为落下风。你坐一坐吧，我这就打发人去约请他们几位。”话说到这里，回头打发小和尚到作工地方请樊玉、简金章、赵不迟，赶紧到山神庙来。小和尚出去功刻不见甚大，三位全都到了。智玄从中介绍，彼此抱了抱拳，和尚就把冷也温的来意说了一遍。赵不迟闻听不由得有气，遂说道：“这个来龙山开发山田，也并不是谁来说话就算有谁的，我是在来龙山住的人，和尚是山神庙的，我们也不敢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当地住就有当地权柄。至于山神庙那更不用说，那乃是人家庙里的庙产。你到这里来要插一份儿，请问有什么理由呢？”冷也温说道：“你们这个话，就是说着好听，找理都没处找去。你说你们是本处人，我还是本地方的人呢！那么说话不成，官凭文书私凭印，这是句俗语，要说山田是你们的，你们应当有地契，如果说奉官开发，也应当有护照，这两样你们是那样也没有，是不是凭胳膊办事？既然凭胳膊办事，就不许不容人加入。”赵不迟一听顿时大怒：“既然如此，你这也是凭胳

膊来的人！这么办吧，以武为赌，胜者开发来龙山，败者滚开这里。”冷也温说道：“好吧，咱们还是当时就战，还是定日相战呢？”赵不迟说道：“反正我们是天天做工，那一天也在这里，你随便，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冷也温说道：“既然如此，咱明天见，就在山神庙前比试。”赵不迟说道：“多过两天也行，你可以把你那好的厚好全都约来，越多越不嫌多。可不是姓赵的说大话，既然敢开发山田，就不怕打仗，漫说是平常人，就是官兵到此禁止，也得跟他分个输赢。”冷也温一听，不由得心里不悦，心说凭你可有多大能为，竟敢说如此的大话，禁止开山田到是小事，冲你所说之话，我也得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这是冷也温心里的话，可是并未说出来，当时也没说什么，站起身来告辞。二位当家的和尚，把冷也温送出了山神庙。

冷也温回到宋宅，就把到来龙山见着为首之人，两个和尚一个姓赵的，说话非常强横，目中无人。前后话一说，镇南峪姜之武一听，这场事就算起来了。花背熊甘子言，镇天公侯甫，二人当时说道：“姜老剑客，这些人之中，就属你老人家岁数大，论名誉，讲阅历，以至于运筹帷幄，动手的能为，那一样都比我们强，这不是我们大家全都在这里了吗，凡事都听你指挥就是了，你老人家说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就推你老人家为其中的首领。姜之武说道：“诸位，这个话也太已客气了，我也就是年岁比众位大几岁，其余我是哪一样比诸位都不成，因为这个话是这么说，皆因是武术我并不是不会，但是跟高尚的主儿比上，我还差的多呢！要说大家彼此相帮办这场事，既来之则安之，大家不打算帮忙，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如果说叫我当首领，这

个话我可不敢担，反正咱们都是道义相投，彼此互相研究就是了。说推我为头，这个话我可不敢担，反正咱们大家是鱼帮水，水帮鱼，无论怎么样把这段事办圆满了就算完事。”冷也温道：“老哥哥，这段事你到不必客气，俗语说的话没有错的，凡事之中也得有个首领，不然就不好办了。咱们跟他打仗怎么打法，你只管说，我们没有不服从的。”姜之武无法，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我先说出来一个办法来，咱们大家再加以研究。他不是说明天跟咱们动手吗，这个动手可是到他的来龙山里面，咱们到了那里是人生地不熟，山里面的道路，人家闭眼能走，这是地利咱们吃亏。再一说可就是他们山里面所叫的那些个工人，明着说是开垦的工人，暗含着他们有训练没有训练咱们可不知道，倘若他们那里明说招工，暗含着就是喽兵，咱们去的人为数不多，人家便是人多势众，换一句话说，人家是一座山寨，咱们凭着几个人去打人家的山寨，这个话未免太不容易了。我说这话可不能算对，请你们大家共同研究研究。”众人一齐说道：“像这种阅历，错非是老人家绝以顾及不到，这段事还是很可注意，这可应当怎么办呢？”大家计议了半天仍然是没有办法，这才一齐问道：“既然是老人家顾及到了这一点，当然你就有个办法，还是求老人家你划策吧！”姜之武微然一皱眉说道：“事到是也不难办，不过今天就得把这个事办符了，免得到了明天就失信了。这段事依我说是先打发人前去下书，书信里面写明：就提适方才冷也温到山中所说之话，别的事，我们这方面到是没的可说，惟有两方面比试的地点，在来龙山内，似乎不便，如果说请你们几位到我们这边来，这个话也不像话，还是双方面选一个适中的地点，大家全都到那里较比到好。因为我们

到来龙山上去比试，知道的是两下里相约，不知道的，说我们找到山上，未免太厉害了，再说与你们的名誉也不好听。地点已经想妥，就是来龙山北十余里，那里有一座龙王庙，庙前地势非常宽大，漫说十几个人比武，就是官兵交战也足够用的。请他当时写封回书来，如果点头，明天咱们就在龙王庙前相见。”大家一听这个话很对，既然离开了来龙山，他们来的人多咱们也容易看见，还是人家姜老剑客见识远大。立时吩咐从人，预备文房西宝，书信写好了，宋仁的弟子克龙前去下书，到了定更才回来，并无回书，只说明晨就在龙王庙前相见。大家各自将趁手的军刃预备好了。

当天晚晌不提，次日天明，众人够奔龙王庙，这个地方可比不过人家来龙山。冷也温等众人不是来的这么早吗，来龙山智玄、智慧、赵不迟早就到了。那位说来龙山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吗？这可是实在的，统共为首者四个人，留下樊、简二人看守来龙山督工，就是这三位前来。当时双方分列东西，东边是来龙山，西边是冷也温。当时由智玄和尚出头，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等这次跟我们找麻烦，分明是自寻烦恼，妄想的要求，依我最后的良言相劝，你等还是趁早回去，免得事后后悔。”冷也温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有气，叫了一声：“智玄，咱们今天不是比武来的吗，别的话不用说，咱们就以武术解决。我们输不用你说，自然就不问了；如果你们输了，来龙山的工归我们带就完了吗！既然到了这时候，闲话少说，有能耐咱们是比上看。”智玄说道：“好！既不听良言相劝，你等就过来吧。”本来冷也温要亲自过来动手，未留神由打后面跑过一个人来，正是跟侯甫来的。此人姓齐名秀，外号山前豹，连跃带蹦到了近前，叫了一声：“和尚，你有多大的能为，

也敢这样当着众位英雄耀武扬威，别走，我来跟你们当场比试。”和尚将要答言，旁边智慧叫道：“师兄，请你老人家一旁观看，我跟他等先比试比试。”智玄心想自己师弟的功夫，比自己普不软，这才点头答应。智玄退回去，智慧出来，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子报名“山前豹齐秀”。智慧听着这个名字很可笑，怎么别的都不叫单叫个山前豹呢，莫非说他的兄弟叫山后豹不成！和尚想到这里，并不多说。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进招吧。”小子齐秀并不知小心谨慎，身形向前一纵，一拳够奔和尚胸前打来。智慧一看这小子到是不含乎，拳打出来尚且挂着风声，虽不说是特别特的能为，就是这个样儿，也得有十几年的好功夫。可有一样儿，跟和尚比可差着的太多了。二人当场动手，也就是十几个照面，真要是按着能耐上说话，一个照面也跟和尚走不了，不过和尚多少年没跟人动手，对于近来的武术，并不知道有怎么样高的能人，也是打算看看人家的武术。看了看也不过就是平常的技艺，这才把招数施展开了。小子招到了和尚头面，和尚用单臂一搪，跟着那只手就按在小子的身上了。齐秀要是跟着往下一退，可也就完了，小子不但是贪战，并且还看不出来招数，他认为这个和尚也没有多大能为。智慧看到这里，未免心中有气，心说我已经赢了你了，不过是不肯发招把你打出去，怕他是损伤你的性命，既然你不明白，这可就不怨我了。因为什么呢，动手这个招数发出去，除非是对面的敌人，自行退了，这就两下里各自让步，不然的话，发招的这个人，自行退招，必得吃了敌人的亏，因为打人的招完全有空，不打人家这个空也算漏了。智慧这就叫没有法子，骑虎难下，只可把牙一咬，打他就打他吧。说时迟那时快，想到这里，力

量往外一放，掌到了小子近前，就听见嘭的一声，可了不的了，把小子打了一个倒仰，整个的后脑海摔在了地下，这也算是该着，豪丝未动把小子给摔死了。冷也温一看就急了，打算亲自过来动手。跟齐秀同来之中，有一个叫大力金刚万得胜的，看见齐秀被和尚一掌打死，他也不想想自己的力量敌不敌，猛喝了一声："胆大凶僧，竟敢打死我的齐大哥！今天我要一掌将你打死，给齐秀报仇。"话说到这里，狮子大张嘴，据定双拳，照着和尚便打。他就没想想这类招数，如何能够赢的了和尚，果然到了近前，智慧用手一晃，下面一脚。要说这个事也太巧了，这一脚不偏不正，洽洽踢到小子的前门穴上，一栽身躺下就没气了。

冷也温一看可了不的了，将然一动手打仗，没等打到了什么地方先死了两个人，这是闹着玩的吗？当时对众人说道："大家不可轻动，看我亲自出去跟他一决胜负。"这时先叫人把万得胜、齐秀的尸身收回来，冷也温这才够奔当场，叫了一声："智慧，你是出家人，半点慈悲之心没有，动手不过是分个胜败，何必非得把人打死不成呢？来来来，有能耐你也当场把我打死，死在了九泉以下，我也佩服你是条英雄。"现在的智慧也是非常后悔，自己本来没心打死人，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巧，并未下绝手发真力，怎么就会把人打死了！已经把人打死了，那也是无法子了。如此冷也温既然出头，他既是为首之人，当然那个武功比普通的人强的多了，我跟他动手还要谨慎留神，这个地方才不失为剑客身分，并不认为自己功夫高，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小看了。常言说的好，惯骑马惯跌跤，自己功夫高，只要疏神大意也是一样输。何况武术这一门，是千钧一发，谈到了动手，不一定准是谁高谁矮，

故此自己不敢大意，总想着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当时把主意想定了，这才说道："冷也温，你我既然动手，不必废话，进招动手以武术定输赢，何必多说少道呢！"这个话说完，童子拜观音式已然把架式站好。冷也温应当客气客气才是，他不但不客气，连一句话也没说，身形向前一纵，抡掌就打，和尚运用双掌，接架相还。这二位动上手，比刚才那两个人可差的多了，真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二人也全都留上神了，和尚不说了，身为剑客，不动手还则罢了，只要是一动手，自然就把全副的精神都用上了；冷也温这小子也是格外留神，准知道和尚这个功夫高了，倘若有半点大意，也难免输招落败，动手延长时间，非得彼此存上戒心才有棋逢对手的样子。话可虽然是这么说，冷也温这个功夫跟智慧比上，总得说差点，在二三十个照面之时，两个人到是战了个平平，赶到功夫一大可就不成了，冷也温的招数透着慢了。旁边姜之武，本来要过去替换，在背后的甘子言过来了，叫声："冷老英雄，你这个功夫跟智和尚走了个平平，请你一旁观看，我来领教领教。"冷也温也知道自己不敌，借着这个机会就又下来了。子言报完了名姓，当场跟和尚动手。他的功夫到是也不含乎，怎奈跟冷也温差不了往来，要打算赢和尚，那就算不容易，动手的光景也有四五十个照面，就不行了。

姜之武一看大概要是赢和尚，除非是我出头不成，自己这才走到了当场，叫道："和尚住手，我看了这大半天，你这个功夫实在不错，他们二位总算全都领教过了，我也要试试。"和尚一听，将然要答言问他的名姓，这么个功夫，智玄过来了，叫道："师弟你先一旁观看，待我会会这一位。"智慧也明白师哥这份意思，当然说自己连战了好几阵，恐怕劳累不

敌，故而出头替换，智慧只可退出了圈外，智玄看了看姜之武二目如灯，小身量，生就的瘦小枯干，不问可知，当然就是他的功夫高。这才问道："姓字名谁，报说上来，老僧智玄与你当场比试。"姜之武把名姓报出来，彼此当场动手。可了不的了，敢情这个姜之武的武术高强，智玄和尚将将跟他战了个平手。别人全都不说，赵不迟看着害怕，因为自己跟智玄连战三日，不分胜负，可见得我的功夫跟智玄差不了往来，今天这个姜之武居然跟智玄也战得平手，不问可知，就是我出头也不过如此，这个手可就不容易动了。倘若智玄不胜，我们三个人之中便没有胜过他的了，这个还不如给他来个明抢好躲暗箭难防，与其三个人全都赢不了人家，还不如将他打倒就算完了。赵爷想到这里，主意就算打定了，人家二位动手，他老人家在旁边观看，净等漏子呢！赵不迟单等二位打得难分难解时，全副精神都贯注敌人，无暇他顾之时，老头子安上心就是算计他一下子。你说也是冤家路窄，赵爷正打这个主意，可巧姜之武用了一招退步连环掌，洽退到了他的近前。赵爷一看机会到了，赶紧打了一个箭步，到了切近，飞起一腿来照定姜之武就是一脚。这个地方可不能不服高人，究竟人家姜之武高，正然退步发招，猛听后面叭的一声，赶紧脚点尖地向旁边一纵，回头一看原来是赵不迟帮着暗算。姜之武立刻就恼了，遂说道："听人传言，你们都是什么侠剑客的身分，我就不明白这叫动手吗，动手有这个规矩吗？"赵爷当时被人家一问，未免脸上有点不挂，还说道："讲到了当场动手，慢说是帮拳，就是说话都不能暗助，这可说的是比武。谈到今天跟你们动手可就不然了，我们绝不能跟你们比武，因为你们是仗势欺人。这不过是一位高僧要跟你们单打独斗，我

本来就不赞成，皆因对于你们这一伙并算不了什么英雄，用不着单打独斗。你要不说这个话，我还要这么办呢，既然说出来，别的话不用说，来来来，你们有多少人不妨也一拥齐上，如果不敢打的话，趁早给我们离开本处。”姜之武一听，这小子就叫急了，有心不打吧，到叫他们小看了，这才说道：“姓赵的，英雄堆内可没有你这一号，既然你不讲理可休怨我了，各位仁兄贤弟，大家亮军刃，跟他等一死相拚。”这一句话不要紧，什么单刀宝剑，哗啦一声全都亮出来了。这么个功夫，智玄亮出来盘龙鞭，智慧是一对双钹，赵不迟亮出来长柄雁翅镗，姜之武这边说不说就是十来位，来龙山只是三位，按情理说，可是众寡不敌，怎奈这三位的功夫太高了，虽然不能取胜，可是一时半时也败不了。这时候就算双方面混战起来，真正是杀的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姜之武这边能战的就是三四位，单打独斗虽然不是这三位的敌手，可是再加上这些个人帮助，足可以敌的了来龙山，功夫真要是看长了，恐怕三位老人家不敌。

正在这么个功夫，忽然间由打西南来了一队人，为首就是樊玉、简金章率领，每人手中都拿着长枪大刀。姜之武一看不好，准知道是来龙山的接应到了，这个仗可就不好打了，还是未出自己所料，明着算是招工，暗含着教练，就是喽罗兵。这才赶紧叫道：“众位别打了，咱们跟他定规改日再见。”智玄知道，樊玉、简金章所带之人乃是假势，其实都是些个工人，谈到了当场动手，就是添上他们也是白费。他们既然说不战了，莫若就借着这个机会结局，跟着也说了一声：“好吧，既然你们知道不敌，我们也并不赶尽杀绝，你等收拾死尸去你们的，多咱把人位预备好了，只管找来龙山来。”话说

到这里，叫声："师弟，各位庄主，咱们暂且回去吧。"这段事就算闹了个圆圆满满。赵爷心里还有点不忿气，向和尚问道："既然他等心里害怕，借着这些位工人，咱们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狠狠厮杀？"智玄说道："得了赵庄主，人家所来的人位都算不含乎，功夫长了还恐怕不是人家敌手。樊、简二位所带之人，别看一百多名，一个会武术的都没有，那只可借此哄弄人，实地跟人家打可办不到。这不算很好吗？斤斗也没栽，还落个他们不敌，由此散了正好。这还不说，咱们回到山中，还得想法子预备预备，倘若他等二次前来，咱们的人位可太少了。赵爷说道："这也不要紧，咱们的来龙山乃是天生险要，东西有樊家港来龙沟，只要修造修造，任凭他是千军万马也难以进来龙山。他们所来的人位，咱们可以敌的了便战，敌不了便守，无论他是谁来了，又应当把咱们怎么样？"二位和尚认为这个话有理，这才说道好，这才开始布置山寨，修理来龙山。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偷鸡蚀米宋氏破产　忘恩负义智玄逃亡

话且不说来龙山里面修造山道，单说姜之武等众人回到了宋宅，首先把两个尸身用棺木装殓起来，大家计议这段事应当怎么办。在坐之人可就有王福，小子一听，心里暗含着得意，心说：这就行了，我就知道这个来龙山，恐怕我自己出头惹不了，要是我去了，被他等打死，就像打死一个野狗一般，这一来可就成了，人命也出来了，现在到官府里面告状，不敢说十拿九稳准赢，反正无论如何也输不了。小子这才向众人说道："这不现在成了这么一种局势了吗，大家人位千万别动，以防来龙山对于咱们有特别的变故，现在先不用继续着约人打仗，可以写呈子到县衙去告状。"大家向王福问道："咱们现在告他有理由吗？"王福说道："现在的理由太多了，他们开发山田，咱们千万别告他这个，就提他们开发山田的工人，成千上万，把咱们的青苗全都踩了，一问才知道是来龙山的工人，说话非常不讲理，因此彼此口角起来，找他们为首之人交涉，反倒口出不逊强横的不得了，当场打死了两条人命，求县太爷作主。"这个话这么说，他们这个私开山田之事，不就明了吗？大少爷再拿出几个钱来，我到县衙运动运动，足可以将他等完全押收起来。"大家一听这到也是个办法，真要是来龙山把官司输了，当然就得出来人从中说和，到那时来龙山能够不是大家的吗？大家商议完了，就叫王福写呈子，宋义出头去打官司，预先叫家里的长工月工，把

自己的地全都踩了一片。

王福把呈子写好了，跟随宋义一同够奔县衙，到了班房里面道了辛苦。差人等不认得宋义可认得王福，人人都称他为王先生。这小子在衙门里到是有个人缘，皆因平常日子专门会调词架讼，给差役人等想来不少的买卖，每逢他一来必然有了官司了，故此衙役对于他非常欢迎。今天一看小子到了，并且还领着一位，不用问这又是他架出来打官司的，虽然不认识宋义，看他这人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一位财主。走过来一个衙役叫声："王先生，怎么这些个日子没有来呢？是咱们这里的人们，全都很想你呢！"王福乐嘻嘻叫声："王爷你好哇，现在又给你添麻烦来了！"王头说道："当家子你说的这是那理话，什么事呀？"王福说道："今天是你的班吗？"王头说道："不错，有什么事说吧，该回的回，该完的完，没有不好办的事。"王福说道："王爷，这段事可大了，我告诉你这个头儿，净说人命就是两条。"王头以为王福这是说着玩呢，遂说："你别诙谐了，哪里的事呀，地方没来报验，怎么就会出了人命呢？"到现在王福一听自己这才后悔，哎呦，闹了半天我全都把事给弄错了，别人可以说是不懂，我可不应当不懂的。这个尸首在打死人的那个地方，就不应当往回运，常言说的好，死尸不离寸地，得经官验完了，官司打上了，或者是备上案了，再收尸不迟。要是那样一办，来龙山的罪名可就大，可是到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可说道："王头儿，这段事你不知道，在将然打死人的时候，本来没打算打官司，故此就收殓起来。到现在两方面把话没说符，故此前来告状，死去的人日子也不多，只好另开棺检验就是了。现在我先给你引见引见，这位是我们镇上，宋宅的二少爷宋义。"王头儿

一听，知道这位是个财主，本来自己也看出来了，遂说道："到底是怎么段事呢？请你跟我说说，实在不能办了，也好到后面回禀大老爷。"王福就把所编的瞎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王头一听，知道这段事完不了啦，只可说道："二位请坐吧，这事非得经官不成了，我到后面回一声去吧。"说着够奔后面书房。知县赵国忠两榜出身，为官极其清正，当时一听这段事，心里已然有八分明白了。工人踏毁青苗，这个话不过就是一说，当然是来龙山开发山田，他们看见里面是一笔财，一定是出头争取，因此双方面打起来了。这还不说里面这个王福向来挑词架讼，这里面的事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出主意，想到这里不由得有气，这才传话升堂。当时就令三班喊喝堂威，传话带宋义。宋义到了堂上，跪倒磕头说道："县太爷在上，小民宋义给太爷嗑头。"知县问道："你叫宋义，但不知状告何人？"宋义当然就把王福所编的供词说了出来。赵国忠一听，手拍惊堂木道："你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他们的工人踏了你的青苗，就应当前来告状，本县必然置他的罪名，为什么约人私自打架呢？不问可知你一定是平常日子并不守法，你倚仗家里有钱，动不动约众群殴，这一次因为遇上敌手，以至被人打死两条人命。这个话更不对了，打架之后人命也出来了，何以不前来告状？被打死的人，奉了谁的堂谕，因何将他用棺收殓呢？"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个宋义问的张口结舌。还算小子有能耐，想起王福来了，口称："太爷明鉴，皆因我们有个亲戚，是小民三弟的岳父，当时出事之时，是他在里面说和，无论如何也得叫死去人过得去。那知道装殓之后，他们又变了，因此不忿才来叩求太爷做主。"赵国忠手拍惊堂木，说道："满嘴里胡说八道，带下去。"知县却传话把王福带了

上来，守卫过来牵王福，把王福带到堂下。王福到了堂上向前行礼，知县问道："是你叫王福吗？"王福说道："正是小民。"赵国忠手拍惊堂木冷笑说道："人命关天，为什么来龙山打死了人命，你竟敢拦阻不让归官，你好大胆子！"王福不摸头，也不知道这个宋义是怎么回的，大概县官既然派到我的头上说我拦阻，当然说我是说和的人了。小子总算伶牙俐齿，当时回道："太爷明鉴，常言说的好，好事不如无，人已经打死了，无论怎么样人也活不了，经人从中一了解，也就算完了。那知道来龙山的人过于强横，人打死了一句客气话也不说，对于了事人所解决的条件完全不承认，因为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前来求太爷给作主。"赵国忠把眼一瞪说道："王福你太可恶了，打死之后你出头了事，好事不如无，为什么起先打仗之时，你不拦住呢？"王福说道："大太爷明鉴，你想情，在打仗之先，小民要是知道绝以不能不拦，皆因我是事后知道的。"赵知县把眼一瞪说道："你满嘴胡说！你们不是亲戚吗，并且住在一个村镇里，他们这个打仗，并不是三个人两个人的事，这就是聚众群殴，你怎么说不知道。"王福一听知县问的话，甚为有理，心中暗想可了不的了，假如我再说不知道，这个事非坏不可。这个莫若我横着的跟他顶顶，口称："大太爷你老想情，小民跟他虽是亲戚，因为是儿女亲家，并且还是新亲，对于人家家里说话做事，就是管也不过是略加解说就完了。再说就是知道了，人家并未正式给我送信，我但能不管就可以不管了。大太爷果然是明镜高悬，不错小民到是知道，皆因人家没跟我商量，我是知道不管，到了事后宋家找我去了，我看在亲戚的面上就不能不管了，这是实话。"赵国忠一听，好刁的王福，现在我先不问你，单等把被告传到，

只要你有不占理的地方，我就先给你来个下马威。当时说道："可恶东西，说话反来覆去，真正是刁民！带下去。"当时把话说完了，打鼓退堂，吩咐人前去传来龙山开发山田的人。

这个事班房里可知道，来龙山开发山田的这几位，这是闹着玩的吗！说不说全都是剑客身分，倘若是到了那里话一个说的不周到，一瞪眼，别说是这几个从人传他不来，就是发了官兵前去也未必怎么样。当时也不能不去，到了来龙山先来到山神庙，见着二位出家的僧人，把宋义告状的话一说。和尚一听，这个事麻烦了，他们讲打，出家人不含乎，谈到打官司，比不了是俗家，和尚出入公堂未免是失身分。当时赶紧把赵爷等全都请来了，赵爷一听："哦，这小子告状了！"这才把差役叫过来问道："他们大堂上如何告的，要你跟我实话实说，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班头说："大庄主，你说这个话我们可不敢担，就按你这场事说，有用我们的地方，请你随便吩咐，只要我们办的到，没有不成的事。你要问他们在县太爷面前告状的事是这么办的。"赵爷一听说道："好了，这场事你们诸位不用管，我跟他打官司去就是了。"任什么也没话，跟着二位班头就走了。到了县衙之中，差人回进去，知县升堂，把赵不迟带到堂口上面，赵爷向上磕头。县太爷问道："你们开发山田，未经官衙许可，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事，你知道不知道？"赵爷说道："跟太爷回，小民这不过是暂时的开发，到了能够收子粒之时，自然就要报粮纳税。"知县说道："这一来就不对，就让说这段事就是这样，也不应当叫了许多工人把人家青苗踏坏了，人家找你去理论就应当用好言答复，或者赔偿人家，为什么还跟人家打架，并且还打死人命呢？"赵爷一听就知道是宋义捏造，这才说道："跟大太爷

回，这个事实是没有。不过我们开发山田，他们出头拦阻，说我们这是私的。小民当然不忿了，因为我们是私的，他们前来拦阻也不是奉官。这是他们出头想的法子，就按打擂那个办法讲明白了，谁赢了谁就开发山田。我们来龙山假若是输了，不但是山田不能开发，连我们自己的田产，也不许我们种了，叫我们立刻出离来龙山境，我等无法这才跟他们当场比武。打死两条人命也不是故意打死的，因为动手不曾留神，以至于打死他们两个人。在打仗的那个时候，他们去了十几个人，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后来群打群殴，几乎我们三个人，全都遭了他等的毒手。这还不说，他们还说的是不经官打官司，所以把打死的人跟着就收殓起来了，又谁知他等反复无常，又来到太爷跟前告状。”知县一听赵不迟说话朴朴实实，一点花言巧语没有，可见得他所说之话完全是实。这才问道：“你们开发山田既然是你们五个，打仗时又不是你自己打的，到如今打死了人命，常言说的好，“打死人偿命，该债的还钱，你自己顶头来打官司，叫你给打死之人偿命，难道说你就甘心吗？”赵不迟说道：“太爷明鉴，开发山田是我出的主意，人虽然不是我打死的，可是打仗为的是来龙山的事，当然也是我的事，任凭是什么罪名，请太爷全判到我一个人身上就是了，小民绝没有开甘心的地方。”知县点点头，吩咐一声：“来呀，先把凶犯收监。”当时差役把赵爷带下来，刑俱砸好放在了监牢狱。

知县这才传审宋义、王福，二人来到堂上，知县怒喝道：“你二人竟敢在本县面前撒谎，分明是你们为开发山田之利，因此群殴起来，你竟诬告赵不迟的工人踏坏了你的青苗，这真正是岂有此理！实话说出来还则罢了，不然本县我要严刑

审问。”宋义不敢说什么，只是向上磕头：“大太爷明鉴，小民不敢蒙哄太爷。”知县把惊堂木一拍：“糊涂的东西，我问你什么人出的主意，要去跟人家共分山田的利益。”王福一听不好，倘二少爷一个回答不上来，把自己供成一个主谋，这个事也跟杀人的罪辜差不多，自己赶紧说道：“跟大太爷回，这个私开山田，小民等知道这是犯法有罪名的，绝以不敢去寻这个利益。”知县本来就恨王福，听他一说话不由得就有气，遂说道：“你乃是民中最刁的一个讼棍，这件事里要没有你绝以闹不起来。你们那里现在有两个人命，来龙山的赵不迟我已经将他拘捕到案，你打算刁词图占来龙山，就叫赵不迟给你等偿命就完了。本县能够把这个官不作了，也不能够含混了事，你说这段事到是谁出的主意？”两旁边的衙役三班，也跟着喊堂威。王福本来是久打官司的，对于这个事并不骇怕，不过当时想不出相当的言语回答，小子还算不含乎，当时竟把主意想出来了。口称：“大太爷在上，小民现在跟你回话，无论如何你也恩施格外。现在有一个凭据，请太爷派人下去调查就是了，宋宅是当地最有名的首户，绝不贪图这个山田之利，小民虽然家贫，也可以饱食暖衣，既然家里有饭吃，谁能够去找这个麻烦呢！就请大太爷去调查就是了。”知县一听这个话虽然是狡滑，但是一时之间却不能不准许他，因为他们是原告，并且还有两条人命，无论如何也不能拿个错把他等押起来。既然他要调查，这个事也就得落在这个场中，这才说道：“既然你二人不认为有起祸的行为，本县当然要派人调查，倘若调查不实，绝以不能宽饶，下去听传。”当时把两个人轰下来，知县退堂。到了后面书房，把班头叫到后面，这才跟他计议：“这段事预先你们有个耳闻没有？”大班头李顺

向前回话道："回禀太爷，这段事他们一归官司，外面已哄喊动了，从中是这么这么一段事，这个话可不是一个人半个人说的，已经都知道了。"赵国忠闻听点了点头："我早就料到，是王福一个人之坏，到如今果然是这么回事！明天你再把他们二人传来，我当堂跟他要死去的尸亲，先叫他完案，然后告诉他实地派人下去调查。"班头点头答应。

到了次日，又将王福、宋义传到了，知县升堂，叫声："宋义，既然你们把人家请来助拳打仗，现在已经被打身死，死去的尸亲在什么地方，我派官人跟随你前去，赶快传他到案。皆因你们理由不充足，赵不迟也不能给死的二人偿命。死人方面，倘若追问仇人，要求报仇，这个事并不在来龙山一面上，皆因你们无理约人打仗，把所约的人打死了，你们也有偿命的罪名。"宋义一听，这更了不的了，自己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拿眼看王福。王福知道宋义说不出什么来，这才口称太爷，"尸亲家里并没有什么人，这个事我们这里就能够主的了。"知县把惊堂木一拍说道："你们主的了什么，你们主的了给人家偿命啊！据你们说，当然要求叫来龙山给抵偿，其实你们对死的人，应当一家偿一半。赶紧下去把尸亲找来，好叫他具结完案。"王福一听，知县又哄下来了，无法，只可跟宋义商量："二少爷你看见这个事了没有，大概不找尸亲这个事是完不了，到不如叫甘子言假作他的一位哥哥，姜之武算那一位的叔叔，到堂上画了甘结可就算完了。"宋义一听这个话也对："咱们现在占理不就凭着这两条人命吗？如果说这二位到堂上画了甘结，何着就不追求凶手抵偿了！"王福说道："你没听见那个话吗，倘若是追凶的话，连咱们也有偿命的罪名，那一来岂不是咱们自己跟自己办的过不去了吗？"宋义无

法，只可同着官差一同来到家中。

张、李两个差役，知道这是好差使，到了宋宅就在屋中一坐，王福先过来说道："二位头儿，大概我们这场事你们二位也知道，咱们是通融着办，无论如何也得叫你们二位过的去。"二位头儿说的也好："你不用托咐，咱们同手办事并不是一次了，你向来不亏负我们，咱们这么说，到哪个衙门当差也是这个意思，这叫瞒上不瞒下。"王福说道："二位头儿圣明，我们大家先核计核计。"宋仁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王福也是非常不满意，遂说道："你老人家起先说的是这场事，是十拿八稳准赢，到现在人也被人家打死了，官司也不看赢，咱们到现在还不成了自找麻烦了吗？"王福到了这个时候，在没有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来，叫道："大少爷，这个事我要说句话你可千万别恼，事已经到了这场中，就是银子当先，俗语不是说了吗，有钱打上风官司，只要你肯其往外拿钱，不但官司能赢，就是山田也有希望。"二位公差，在房里边答言："王先生所说之话一点也不错，打官司就是钱，这可不是我们二人多说话，比如说现在姓赵的已经押起来了，只要花钱，在狱里一疏通，花上几个钱，也用不着判他抵命，拿钱就能够把他买死在这牢狱之中了。你们看不出来吗，太爷是万分刁难，大概里面也有个说处。"宋仁一听，合着这场官司别的都不要紧，就是缺钱哪！这才说道："用别的咱们不现成，要钱有的是。依我说二位先回去，容我们核计核计，明天再说。"二位公差说道："行到是行，不过得说谎言，就提你到东庄西镇去办事去了。"这时候王福向着宋仁一递眼色，宋仁知道这是叫他拿钱，宋仁当时给二位公差拿出二十两银子，二位头儿你带着买包茶叶，以后咱们共事的地方还多呢，你可千万

别嫌少。”二位公差连说：“咱们这个交情用不着你花钱，既然你拿出来了，我们就带着。咱们有什么事明天见。”二位公差回到县衙，也不过是随便一回。到了第二天早晨早早来了，到了宋宅就提昨天这回事，怎么费劲，现在太爷还催的非常急呢！宋仁无法，又多给二十两，这才把两个公差打发走了。

大家坐在一处计议：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法运动，不然堪堪这个官司就要输了。王福带着雪花的银子一千两够奔县衙，托班房的差役，先行贿赂各科，里面有一位师爷杨得清，图了银子五百两，允许替王福给他在县官面前运动，第一就是运动不追尸亲，准其由宋仁、宋义据结，告诉他明天听回信。公差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清晨起来仍然前往，少不了仍然是银子当头。到了第二天，杨师爷到是说了：县官这方面能运动之中不能运动，要说不能运动也能运动。”王福听了这个话不明白，赶紧问师爷：“你说的这是怎么一句话？”杨师爷说道：“要说能运动，这个钱花的未免太多点儿。头一样儿你们未必拿的出来，再者说，就是拿的出来亦未必舍得，这就算是不能办。能办的是什么呢，到不是县太爷那方面半点口话没有，任凭你花两座金山也照样不答应。”王福一想，银子也不是我的，乐得乎运动他呢！这才问道：“师爷，你这个话先别这么说，既然银子数多点儿，我先听总是多少数？”杨师爷说道：“因为这里面关系有缺德，皆因是两条人命案子，听县太爷那个意思，非得五千两一条命，这一说就得一万两。这个数，平平常常的主儿他可拿不出来。我又用言语探了探那个口话还是死，大概少了是绝对办不到。”王福一听，当时也不敢作主意，因为得回去跟宋仁、宋义商量去。这才说道：“师爷，这不是你的话说到这里了吗，这么办吧，我回去计议

计议，成与不成，回头你听我的回话。”杨师爷点头说道：“好吧，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商量去吧。”王福由打县衙出来，急急忙忙回到了宋宅，见着宋仁、宋义，把这个话一说，要是一万两白银往出拿到是有点心疼，怎奈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了，这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一咬牙，把银子取出来，套一辆大车往县衙里面送。那位说这个书说的前后有点不答腔，起先说的这位赵国忠，为官极其清正，既然是清官，为什么还图姓宋的钱呢？这个地方可得请读者把这段事看明白了，知县图财并不是贪脏卖法，是想法把宋家制服了。准知道他们约定的人助拳打仗，当场打死没有多大妨碍，其实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尸既没验完了也就完了，赵知县借此一点破绽，大大敲他一笔。这还不算完，因知道宋家财产充足，才能够这样无是生非，倘若叫他把家业全都花完了，他们这个事自然也就不闹了，知县的用意就是叫宋家的家产尽绝。这个主意还不是知县出的，这就是科房杨师爷出的主意。到了夜晚之间，衙门里的事全都办完了，师爷到了内书房，见着县太爷，就把自己图银五百，从中运动的这个话说了一遍。知县一听遂道：“杨师爷你这叫使手眼，打算用银钱把我买卖动了，我能够豁出去不做这个官，也不能趁他所愿。”杨师爷说道：“太爷这里可有这么一个意思，我说出太爷要想一想，倘若能办咱们就接着办理，不成就作为我没说。如果说你老人家因为贪赃银，卖国家的王法，这可不是做官缺德，因为不是一味的贪赃。你看不出姓宋的来吗，如果没有钱任什么事也就没有了，所以出这些个事，别的全不因为，就因为趁钱。我跟他说的这个话也太好了，就是叫他拿一万两银子，只办这个不追究尸亲，准其姓宋的据甘结完案。你听听这一万银

子究竟买了什么去了！何况据结后追求报仇这个话就算没有了，因为是作官给后辈儿孙留德。但是不贪脏还是不贪脏才好，皆因里面有一段极其厉害的事，现在我可不能不跟你说明白了：如果咱们这个衙门口收受他的贿赂，他的全份家产，差不多都得说花在这里，倘若这里执意不容他的运动，这个银子可是万恶的东西，他看县里运动不了，必然设法到府里去运动。这个话不用说是知府大人本人吃私，就是各科一接钱，与太爷你的前程，大有妨碍。”师爷这片言语，也并不是花言巧语，这也到是实话，真正是县里办不到，王福必要设法到府里去运动。知县赵国忠，两榜底子，为人极其聪明，一听杨师爷所说之话甚为有理，这才说道：“别的事小，这一层到不可不虑，依你可应当怎么办呢？”杨师爷说道：“依我明天我见着他，先给他来个活动话，看看他肯其拿钱不，如果说他把钱拿出来，就请你收下。不但是收下这一次，以后还要想法子，叫他自行往外拿，也许多也许少，顶多就是半年的光景，准保叫他把家业花尽，到那时他自然也就不告状了。因为什么呢？公差往返传案他就应酬不起，那个官司还怎么打法！大大的数先敲他两笔，头一样他也就不动摇了，再者说那个钱再往外拿也就费事了。大概动大宗款项就得典房卖地了，只要他们到了这个地步，这就可以放心了，他绝以不会到别处运动去了。何况眼前这个官司，总是一点一点见顺利，到不了大顺利的时候，他就把家业花完了。这也是惩治为富不仁的一个良法。”赵国忠闻听点了点头：“你就办去吧。不但是这一次，以后不论大宗小宗脏银到了我就给你提二成，倘若姓宋的送一万银子来，这里面有你二千两，另外提一千两给各科一分，并且你还要把这个话跟他们众人全都说明白

了，咱们这个收贿赂上下不瞒。”杨师爷说道：“很好，太爷能够这么办，那就算上下一气，这个事绝以泄露不了。真要是到了丢官罢职那一天，这两个钱也就够三五辈子吃不了，别说内部不坏，外人绝没有人知道。”赵国忠闻听乐了，“真要是丢官罢了职，指着这两个钱过几辈子恐怕不能吧？”杨师爷说道：“怎么不能呢？所有这个钱，顶少说也有几万两。”知县说道：“到不在这个数目多少，皆因不是正当来的，就不能花一辈子了，恐怕后辈不出好子孙，把个金钱也是来的容易去的马虎，全都把他荡尽。”杨师爷说道：“这个话可没有，还是应我刚才那句话，如果贪赃卖法，当然那个钱花不消停，现在你所得之钱，并不是那个事，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钱自找麻烦，说迷信的话就是他家里没有这个福气了，活该把他的产业给你。这个话你信不信？”知县说道：“要各方面都顾虑，这个事也没有法子办了，只可图眼前欢乐，不管后来糟殃，明天咱们就是这么办吧。”这就是杨师爷替王福运动的官司，这个地方可不是故意的把这话写这么详细，这里有一种用意，没有钱的人不说，富豪之家不应该贪心不足，无是生非。

闲言不必多表，单说王福把银子运到了，走县衙的后门，银子运入了后宅。知县把全县各科之人全都传齐了，这才述说宋家这个意思，“本县本来不打算做官贪赃，怎奈处到这个地位上，这叫没有法子，假如说本县不受他的贿赂，他必然到府里去运动，到那时咱们可就受大了影响了，故此我决心收他这笔脏银。我给你们大家十成之中提出一成来，可别以这个钱少，多了就有了钱了，这次不过就是起程儿，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次呢！”说完了，按份给大家把银子一分，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乐的。到了第二天，传王福、宋义过堂，这

时候这两个小子，总算是沉住气了，准知道运动费到了，绝不至有什么特别的变故了。到了堂上，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叫道："王福、宋义，本县谕知你二人找来尸亲据结，何以三四天的光景仍未能找到。"王福道："跟太爷回，这二位死的，一个有个哥哥还是瞎子，现年六十多岁，行动非常困难；那一个家里并没有人，只有他的一个舅舅，在外面卖布疋，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请求太爷宽恩，这二人绝以没有上告行为，小的们情愿替他们家属据结，以后无论什么人出了事，全都有我们一面承挡。"知县说道："既然如此，这可是你们甘心愿意，那么你们二人就据甘结就是了。"王福、宋义二人画押按斗箕之后，呈上去，知县退堂。

王福说道："怎么样二少爷，你看看我有两下子没有？告诉你们有钱打上风官司，你们看看是这么回子事不是？你们是不懂得官面中的事，说真就真，说假就假，以前非得追尸亲不可，到现在说完就完了，这就是钱能通神。回到家中，咱们大家核计核计，怎么想法子运动这个来龙山开垦之事。"宋义这个时候也乐了，遂说道："你老人家既然有这个主意，为什么早不说呢？要是早说了，何必费这些个麻烦呢！"王福说道："我的傻侄子，这个钱不是姓宋的往外拿吗？如果说姓王的趁姓宋的那么些钱，不用说早说，呈子没递上去，早就花钱运动好了。"宋义说道："你这个话说的太过了，这不是咱们大家的事吗！将来办好了饭都有了，要是那么一客气，这个事还怎么办呢？"王福说道："二少爷，你这个人才明白大义，我是知道的了，大少爷的脾气我还是摸不着，这个事还得二少爷你从中多多的维持，千万别叫大少爷疼钱才好。"宋义说道："你只管放心，我们弟兄都没把钱看到眼里，有话只

管说，该着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的浮财，虽然就是一万多两，用钱的话，我们还有三个庄子呢，折变折变也能够换回几万来。不怕把产业全都花净了，山田过来那不是一本万利的事吗？”王福说道：“着哇，都像二少爷你这么明白，这个事不就太好办了！”二人说着话来到了宋宅，大家一核计，果然这个宋仁也不在乎，跟着就叫王福设法子去运动，归官了也得把山田一家一半分开，不然把来龙山打出去更好，只要能够办的到，花多少钱也不在乎。

王福这小子一听，这个喜欢就别提了，虽然不能说出来，由打心里觉着高兴，自己跟着就又回到县衙来了。这一次找杨师爷就不像头一次那么费劲了，杨师爷把他让到屋中，还待了两杯茶，那个意思就算极其客气。小子得意扬扬，跟杨师爷说道：“实话跟师爷你说吧，我们这一次闹这么大的事，别的全都不为，就为的是山田。求师爷你给设个法子，怎么把这段事办成了才好，不怕县太爷叫我们怎么孝敬他老人家都成。”师爷一听，这个买卖就算来了，当时先沉了沉这才说道：“王先生，这个话那可是这么说，官不是我做着呢，准说一定成不成，这个话我可不敢说。咱们是这么办，不是你把话跟我说了吗，我去给你办去，成不成你每天来一次听信，若是有什么办法我也好告诉你。”小子一听喜欢极了，把话说完了告辞走了。到了晚晌，杨师爷跟县官一念叨：“这小子还是惦念着那个山田。跟他把话一透，他已经说了，只要把这段事办成了，怎么孝敬也成。你听见这话了没有，往玄处说就是拿个十万八万的，大概其也能够办的到。”知县一听想了想，遂说道：“现在先不能跟他说这段事，不如明天传他们过堂，就提来龙山有人递了保状了，打算把赵不迟保出去，你们有

什么不忿的地方，赶紧写好呈文递上来，不然三头一对案，这场事就算完了。他们听了这个话，当然不允许有人保赵不迟，不准递保状，先叫他花俩钱运动运动。”杨师爷一听这到是个办法，“既然如此，请您先不要过堂，这个话顶好我先透给他，听听他们是怎么个口话。”知县一听有理，当时就算议妥了。当晚无书，次一日王福来到县衙之中见着杨师爷，本来净等着听喜信呢，又谁知杨师爷说道：“可了不的了，现在人家来龙山保状上来了，非要求保赵不迟不可！昨天要不是我拦阻着，今天这段事就过堂了。”王福闻听，果然就是一怔，连连说道：“这个事可应当怎么办呢！这个赵不迟出去之后，他必然跟我们不算完，再者山田之事也就不好办了，无论如何还是求杨师爷你设法子维持维持。”杨师爷故意的紧皱双眉：“这段事大概不好办吧！”王福一听没有主意了，遂说道：“咱们今天把话先说到这里，你先办着明天别过堂，我回去商量去，必然有个办法。”杨师爷说道：“好吧，最好还是今天来回信，因为今天这个堂就是我拦下的，恐怕再说，这个话就不好说了。”王福答应：“今天无论什么时候，我给你打回复就是了。”说罢站起身形就走，急忙回到了宋宅，众人也是正等听他的下回分解呢！那知道王福一进门，先说了一句“坏了”，众人不由得吓了一跳，遂问道：“莫非说办不成吗？”王福这才叹了一口气：“咳！这段事可费了事了。我将然办的挺顺利，半截腰又出了麻烦了，就是来龙山的人，已经托出人来递了保状了，打算把赵不迟保出去。你们大家想想，赵不迟保不出去，他们将来不一定准判个什么罪名，如果一保出去，这场事就算卸了劲了。咱们豁出去两条人命才算到这个地步，你说这段事可应当怎么办呢？”大家全都傻了，当时一

点主意没有。还是宋仁说道："老伯父，这段事多花两钱运动运动，先不让他保出去成不成呢？"王福说道："我也是这么想来着，跟杨师爷一提，看他那个样子很为难，大概是不容易办的到。我回来跟大家商量商量，这段事要是打算办非得先许给他银钱不可，皆因这个钱财上我作不了主，再者说我又不知道现成不现成。你说这个事我不回来商量商量还行吗？"宋仁说道："你就别提这个做主不做主，现成不现成这到是个问题，如果照样来一万，七拚八凑或者还能够对付，如果再多，那只可就是变产了。"王福说道："不成不成，如果一万行的了，前一次咱们不是花过了吗，杨师爷就不着那么为难了，皆因他这一为难我准知道不成？"众人听了这些话，半天也没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宋仁这才说道："老人家你可别多心，这到不是我们弟兄疼钱，实在是现银没有那么些个了。变产不用说一万两万，三五万也难不住，一时半时办不到那怎么好呢？"这么个功夫宋礼旁边答言，叫声："二位哥哥，这段事我到有个办法，离咱们这里十五里，那里不是有个刘官屯，刘官人现银子有的是，可以指庄子借钱，无论是借的多少，马上去了就可把钱拿来。"宋仁一听，这到是个办法．当时打发人拿着一个庄子的契子，才借来现银一万两，连家里凑和着才够二万现银。宋仁跟王福说道："这个数怎么样？"王福说道："我去碰碰罢！"这才又来到县衙见着杨师爷，就把情愿意送礼二万两，你还是五百，可有一节，现在现银尚且未拨兑出来，所预备现成的只有数百两。杨师爷说道："咱们的事情倒好说，别看送二万银子礼，这段事可不好办，皆因这里头有了关系了！你不想想这两条人命的罪辜没完全在人家身上，人家那边要求的就是这个话，如果押着赵不迟，也

必须把你们人也押起一个来，不然话就得找保释放。这个话收礼容易，跟人家说就难了。”王福说道：“你就竭力办吧，不怕比这个数再多也容易，就是稍迟缓几天日子。”杨师爷说道：“好吧，你先回去，明天早早的来听信，有什么事回头你好预备。”王福答应出来，回到了宋宅，把见杨师爷的话一说，然后告诉宋氏弟兄：“就是这两万银子可不成，因为还有许多花销呢！”宋仁说道：“你不必挂念了，我就看这个数不成，一时说用钱咱又没有，又给刘官人家里送去一个庄子的地契，前后借来现银二万五千两，现在有三万多银子，这还不够用的吗？”说话的光景，当天晚晌无事，次日清晨起来，并不到宋宅，一直够奔县衙，见着杨师爷一问，才知道这段事没有三万银子办不过去。据杨师爷说的，这笔钱银跟上一次那一万银两可不一样了，这一次这个钱别看是三万两，完全得给人家递保状的，不然人家非得上告不成。王福恐怕这段事办坏了，赶紧连连答应，跑回了宋宅，把所有现银全都运着走了。叫宋义跟随，恐被人家偷盗。爷儿俩到了县衙的后门，把现银运到里面。杨师爷告诉王福：“这场事办完了，你们这个事真得细加研究，因为这个事成了，你们开发山田就有希望。”王福一听，心里非常喜欢，这一段事足够奔驰了，就是得了山田，也是赚来的。小子正然喜欢，就听杨师爷说道：“王先生打算办的话，请你赶紧的商议去。别的事小，就是预备钱财，一旦之间要是用上，我可告诉你现办可来不及，倘若是把机会误了，到那时你可别说我这人办事的不地道。王先生，这个话你听明白了没有？”王福连连说道：“听明白了。”当时王福把这段事办完了之后，跟着就又回来了，跟大家一说：“杨爷师说了，这个事办完了，他们保不出来赵不迟，咱们开

发山田就有希望。他办完了这一码，紧接着就给咱们办那一码。别的话全都没嘱咐，就是叫咱们预备钱，别临到用的时候现办来不及。这个话二少爷也全都听见了。”宋义说道：“不错，咱们这段事占先就占在杨师爷身上了，如果没有人家杨师爷，不用说将来能够开山田，就是这个官司就没法子打。”众人齐声说道：“这个话一点也不错，这段事全都办成了之后，咱们还得另外谢谢人家。”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喜欢。宋仁又打发宋义到刘官人家中，把指地借银的那两个庄子完全找了死价，所余这一个庄子，也一齐卖了。宋仁想的这个法子也很对，这时候把田产完全花了，不是一开垦照样就得回来了吗，这就叫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现在就是得下本钱，没有本钱怎么能够找利呢！”到了晚半天，宋义回来了，三个庄子田地，不算前借的两万，一共找回四万五千银子来。宋仁嫌手底下预备的钱太少，又把其他一块地也全都倒出去了。现在这个宋宅，除了自己所住之房外，是产业全都变卖了，手底下约有五万多两银子，不到六万，每天叫王福到县衙里打听，见着杨师爷也不提什么。

一晃过了有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听见信。王福一天一天的实在等急了，这才向杨师爷问道：“你老人家给我所办之事怎么样了？”杨师爷说道：“你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打算办就快办，不打算办的话，应当告诉我一声，为什么耗起来了呢？”王福一听这可得了，我们净等听他老人家回信呢，他老人家到先来这么一套，这可真成了笑话了。王福只好把这个话说明白了，现在净听你老人家回信呢！因为你始终没说话，我们不知道由那里办起。”杨师爷说道：“你这个人很明白的，怎么净说糊涂话呢！这个话我不早就说过了吗，叫你

们预备钱，难道说这个话还不懂得吗？”王福说道：“现在把现银全都预备好了，这个话不是早就跟师爷说了吗？”杨师爷笑了笑说道：“只跟我说了那可有什么用处呢，你们可送来呀，我不自然就有说话的机会了吗？开山田那是发财的事，现在拿个十万八万，不到三年就得找回来还得拐个弯，到了这个时候舍不得花钱，那还办什么呢？我可先告诉你，一万两万的可别送，我这句话可是向着你们，因为我要是不说，你们送来也是白送，回头什么事办不成，那不到显着不合适吗？”王福连连答应，也不敢往下深问，赶紧回到宋宅，就把杨师爷的几句话一说，大家全都埋怨王福，“这个事本来就是送礼吗，把礼送去，那个事情不是自然就有成效了吗，一天一天等着，那如何成的了呢！”王福说道：“那么咱们应当送多少呢，听杨师爷一说那个口气可太大了，一万两万的白送，开垦这个事是发财的买卖，现在花个十万八万的，用不了三年就找回来，还得拐着弯儿，这个话就是叫咱送个十万八万的。”宋仁说道：“这话不过就是一说，由打打官司起，前后花个十万八万的不也是这么一句话吗！这个咱们也别送少了，真要是送少了，当成了白送，什么事也办不了，那不算白费了吗？按他的意思，就是照着十万八万的送，现在手里没有那么些个钱了，这么办吧，尽咱的力量所为，咱们就给县太爷送四万，其余的众人一万，这还不成吗？这一来咱的银子就算全都花完了，才是这么几个，如果再留下那不就更不成了吗？”王福一听这个话也实在是难，杨师爷说的好，送少了就不用送了，真要是送去不管事，那岂不更糟了！”只可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送吧！仍然照着以前的法子，把银子送到了县衙。”

简断捷说吧，送礼之后，又过了半个多月，一点信息也没有。到了县衙之中一找杨师爷，早就回家了。那位说是真回家了吗？可不是真回家了怎么着。第三批银子收到了，杨师爷跟知县一商量，这个钱吃的总算是不少了，我别在这个地方呆着了，因为银子是我收的，办事是我应的，大太爷多赏给我几个钱，从此回家住个一年二载，等这场事消灭之后，或者是大太爷升任别处，请你赏给我一封信，我再前来伺候你老人家不迟，省得我在这里这个话不好说。”知县一听，这个主意可损点儿。当时计算计算，杨师爷应得整份的银子，一共是一万五千两，知县果然不含乎，除给他整整二万之外，又送给他二百两盘川。在那个年头，当一个师爷赚二万银子，这个话玄了，其实可也不玄，还有比这个赚的多的呢，反正在平常堆内也不算少了。知县落了五万两，早已打发人发回故乡，安徽六合县置买田产去了。知县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在乎了，别说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是有也不怕了，顶大也就是个辞官不做还不成吗！现在苦可就是苦了王福了，一找杨师爷没有了，跟别人又说不着话，别说不敢去问知县，就是问去也没有理。这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小子一着急，嘴歪了，浑身打颤，也说不出话来了。宋氏弟兄得着这个消息，也是叫苦连天。这个时候，宋礼已经得了哮喘病，一天上八回床，闹得家里日月艰难，也没有钱服养，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小子一命呜呼。王福也病了几个月死了。宋礼之妻王氏姐妹二人回到了家中，托人另行配夫。宋仁、宋义把房子卖了一半，把约来的人也打发走了，对于打官司这一节，不但不敢过问了，还怕县里头派人来传讯他们呢！这笔帐就算是清了。

单提狱里押的这位赵不迟，他老人家乃是性如猛虎的大英雄，把他放在监狱里如何受的了！不怕屈枉了他，把他押赴刑场斩首，老人家到无所惧，最怕的可就是这个一时不能解决了。这还不说，从中还有一段事，叫老人家极难过，就是来龙山这位和尚智玄，由打老人家打官司那一天起，智慧到时常到监中探看，惟独这位智玄，不但是不过问，并且连一句话都没问候。赵爷心里未免难过，智玄僧不问可知，当然是想起当年我跟他连战三天三夜之仇，到现在我顶名打了官司，当然是给他解了恨了。老头子一来囚在狱中一隅，再者就是心里一窝囊，把一位赵不迟窝囊病了。人要是练功夫练对这个地方，不能说坚固如铁，平平常常绝以病不了，倘若病了的时候，那就算够了劲儿了。知县不含乎，恐怕把赵爷病死，打算释放他，又因为不曾完案，所怕的可就是宋仁、宋义前去上告，只可将他提另一个单间监中，请来城中有名大夫给他治病。那知道寿数是一定的，老人家一天比一天厉害，堪堪就不成了，老头子托付牢头，前去把赵大奶奶请来，当面嘱咐："我死之后，你带领着猛儿，够奔山神庙，找大和尚智玄，第一样，把来龙山以往的利益说出来对于猛儿，叫他教给练功夫。他要答应了万事皆休，如果不答应，也不必说别的，带着孩子到后山咱的空房居住，那些田产，不够你们母子吃喝一辈子，总可说到猛儿长大成人，千万记着前去报仇。后山有一段暗道，我给他起名子叫龙尾涧，到了报仇的那一天，就顺着龙尾涧进山，出其不意，他必然没有防备。这条龙尾涧，这边是一块柴条纹石挡住，搬开了这块石头，里面是一个山洞，山洞可不甚大，打算直着腰可走不进去，低着腰往里走正合式，大约也就是二十几步可就走出洞子去了，

外面是一条羊肠小道。这个山洞乃是一个鹅头，如果不是把石头刻成了窟隆，无论是谁他也上不去这个鹅鸣头峰。走羊肠小路，也就是一里来地，仍有一个山洞，洞口也是用条纹石堵住，把这个石头搬开之后，这个洞可是里头是倒下台阶，这个洞也有二十几步，走出来是一个山沟，过了这个山沟可就到了来龙山的后山了。这股山路除非我知道之外，就是智玄一个人知道，就连智慧他也不知道。这个话我告诉你，除了猛儿长大成人，他如果要是待遇你们母子好的话，就不用说了；他若弃而不顾的话，就叫猛儿由打这个暗道进山报仇。赵大奶奶听了这个话，心里一难过，扑漱漱的掉下了泪来。这位赵爷已背绝了气了。简断捷说，赵大奶奶领尸出来，预备棺木成殓，官府之中就算无话可说，要紧就是灵柩运回来。将一切事情办完之后，赵大奶奶够奔来龙山山神庙，带领猛儿前去报丧，当面找和尚智玄，一提现在我们母子已经到了孤儿寡母地位，出头人是没有了，我的丈夫死也是因为来龙山开发山田死的，请老方丈看在亡夫身后萧条。对于我们娘儿两个格外关照。这个地方无论是什么人，既然赵不迟因为山中事，死在了监中，所有这母子娘儿俩个，用不着前来请求，当然有一个安置。这个安置不用说了，就是应当享的利益，一点不能缺了人家赵爷的，这个话才能够算对。又谁知智玄为人记仇，想起赵不迟跟自己动手，心里始终记恨。他说这个，我整理这个来龙山也非常不容易，倘若我那时输给赵不迟，不但来龙山没有我，恐怕连山神庙也住不了啦！到现在姓赵的死在狱中，这正是给恶人的报应。就到现在说话，来龙山这个事业也不能算落平，有一个人顶着，就算一份儿，无论出了什么事，还得顶着拚命闹事，到现在他既是死了，这些话

以后再说就完了。现在山上也没生产了什么，我是出家的和尚，对于妇女在这里，也多少不便。这才说："你带着孩儿回去吧，以后来龙山有了生产之后，必然接济你们生活。现在山上一无所有，这个地方你们母子住着也不方便，赶快回去吧。"赵大奶奶一听，丈夫的眼光果然不错，和尚说话未免太冷落了。这才把叫猛儿叫和尚传功夫这个话一说，智玄说道："和尚门户有个规矩，不许收俗家弟子。"赵大奶奶把牙关一咬，说了声"好吧"，多一句话不说，带着猛儿就走。旁边智慧一看，师哥这个行为太不好了，无论赵不迟怎么死的，头一节说咱们跟人家同伙，再说开发山田的钱，是人家姓赵的拿出来的，这时候人家因为打官司死了，对于人家孤儿寡母一句情理话都没有说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这可差点儿。智慧这才说道："赵太太，你先别走，我还有两句话跟你计议计议。"这才叫声："师哥，现在要是有赵爷在世，那个话任什么也不用说，既然赵爷死了，这个山田将来产出利益之后，对于他们母子有怎样的利益，似乎还是给他立张字据才好。头一样儿对得起死在地下的人，再者说，也省得叫他们母子无依无靠。"智玄一听这个话，非常不满意，叫声："师弟，你这就叫不对了，咱们既然是师兄弟，有师傅在着，所有的行为当然听师傅的吩咐，没有师傅，我是师哥，也就如同师傅一样，别人尚且没事，怎么由打你这里就先驳了呢？如果说山神庙里的事你当家，师哥我就让给你。"智慧当时也恼了，因为智玄说的话犯了条款了，自己连连叫道："师哥，如果要是山神庙里的事，当然你说什么我不能不听，我是实在看你的办法有点不对，庙是你的，我只可就是自己一走。皆因这个事并不在山神庙里，这乃是来龙山的事，如果你不愿意，那

只可就算作为罢论，谈不到你走。师哥说出这个话来，分明是不叫小弟住山神庙，我马上就走就是了。”智玄一听哈哈一笑：“智慧，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拧，架炮往里打，当然就是跟我反对！师弟，你的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你爱到那里去随便，你不走我也不能赶你。”这个时候，智慧赶紧向着赵大奶奶一摆手说道：“赵大奶奶，你回去吧。这个事我不过是一说，皆因我并没当家主事。”赵大奶奶听见二和尚为他母子的事，闹得师兄弟来了个小翻脸，未免心里还觉过意不去，话也不好说，带领猛儿就回家去了。这个书就在这里叙明一句。智慧跟师哥既然说出这个话来，山神庙当然就不能够住了，拿起来自己的应用物件，另外拿包袱包好了双铍，即刻起身。智慧临走，智玄这句话说的太不好了，叫声：“师弟，到外面云游，如果绕回来没有住处，仍然还回归山神庙。”智慧连连答应：“谢谢师哥。”当时给智玄行礼下山。二和尚先赶上了赵大奶奶，叫了一声：“赵大奶奶，按说你的儿子，我师哥不收，老僧就应当传给他技艺，可惜我没有相当容身的地点。我出去过个三年五载，也许一年半载，找着合适的所在，然后再打发人前去给你送信，把令郎送到我的庙中练艺就是了。”赵大奶奶眼含着泪，对着二和尚千恩万谢。

一枝笔不能写两件事情，当然交代了一头儿，然后再交代一头儿。现在先放下赵大奶奶不表。单说这位智慧和尚，那本是剑客的身分，怄气走至外面，无论是本门外道，只要一提起来没有不认识的，不论是到那里也是远接高迎。这还不说，到了那个庙中，主持们都情愿把庙让给老人家，老人家反到对人家谦谦让让，说了许多客气话，到那里全都不肯叫老人家走，老人家因为是多少年隐居在山神庙里面，从来未

到外面游历，这一次出来打算到各处全都看看：不论是什么地方，也就是住十天半个月。这一天老人家来到了直隶茂州，城内有座大庙华林寺，里面当家的名叫清如，这个庙本来就是旅客随便住的地方，就是来僧不撵去僧不留，往来的行者，云游的僧人，随便居住。老人家智慧既然到了茂州，当然不能不朝华林寺。老人家到了庙中，别看身为剑客，这么大的身分，到了庙照旧挨位朝佛。佛也朝完了，外面云盘声响，原来是庙里开斋，智慧也随同了众僧到了食堂之中，随众用过斋饭。就见合庙的僧人们，全换了新鲜的衣服，老人家就知道有事，正然观看，执事僧人来说道："这位老菩萨，你是挂搭来的吧？现在咱们寺里有一回大香火，所有的众人，已经完全换了新衣，不是本庙的僧人，请你暂到东跨院躲避。"智慧一听，可虽然自己没看过香火庙，可是也听着这个话透着新鲜，莫明其妙，怎么庙里有香火，还至于这样造作呢？别看心里纳闷，人家说话的那乃是庙里的执事僧人，不能够不听，当时连连答应，跟着就够奔东跨院去了。这时东跨院的和尚太多了，虽然不都是破衣服，乃是比前殿的僧人差的可就太多了。老人家到了的时候，就听众人三五成群在那里闲谈，正是谈论香火这段事。老人家正不知道这个事是怎么一段事呢，听见大家讲论，当然是要听听了，恍恍忽忽是城中的富贵人家，到庙中求子而来的。智慧一听更新鲜了，到庙里烧香求儿子之事到是到处皆有，不过怎么求法可不知道。跟众人打听，也有将然来到不知道的，也有知道的，说的乱七八糟，越听越不明白，还不如不打听呢！智慧和尚忽然好奇心动，这个求法求子，我还真得开开眼，不然我也是出家的僧人，怎么会我就不知道呢？"想到这里，把蒲团等物件往旁

边一放，把方便铲往墙根一立，自己一转身的功夫，到了墙根近前，把身形一纵，飞身到了外面，先到四外看看，看这个香火主儿来了没有。老人家正然观看，就见由打正东来了一乘轿，三辆轿车，前前后后跟着的足有二三十位人，一直扑奔华林寺。这个时候，庙里出来许多人。这可得说是真正有点能为，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中，智慧老人家，怔要到房上观看这个求法求儿香火的动作，当然也不能叫别人看见才成了；这还不说，老人家当然就得看清楚了才行呢！到了第三层殿，老人家隐藏在韦陀庙的脊上，观看这里的院中，真而且真。轿车上下来了如花似玉的四个大姑娘，穿的衣裳也都是华美绸缎，可有一样儿，每人都穿着一件大坎肩，不问可知这当然是丫环了。既有这样阔的丫环，这个主人不用问了，当然是更其雍容华贵的了。这四个女子在山门外下车，步行到三层殿，轿子一直搭到院子的正当中，四个女子走到轿子近前，由打轿中接出一位妇人，岁数一大关也就是三十，皆因她长的十分貌美，如果不细看，也就看成了二十多岁，穿的衣服华美异常，头上戴的是珍珠宝翠，光芒四射。老人家说看庙里那些个和尚，分为两边站立，大约有四十余名，全都是合着眼打问讯，这时四个丫头把这位妇人掺到了东配殿去了。老人家本来要看看怎样求法求子，如何烧香拜佛，哪知道那位妇人到了庙内却不烧香，先去到东配殿。老人家知道这乃是富贵人家的习气，别看下了轿子进入庙内，先不烧香，先到东配殿休息休息，然后再到殿上降香，故此老人家藏身在这里也并不动，单等观看。那知道妇人到东配殿里面，这四十多个和尚们，到了大殿里，钟声和磬声敲了个叮当的响，都念起经来了，那个妇人也不见出来。智慧一想可真个

奇怪，外来的那些个男仆，到现在连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四个丫头，那一个妇人到了东配殿之中，既不烧香又不焚纸，这是怎么个求法儿呢！老人家因想：既然身临其境，我何不到东配殿看个究竟。由打妇人进去之后，有一个僧人出来，端茶送水，老人家越想越纳闷，信步凑到配殿的后坡，隔着八角式的窗户往里面一看，自己暗自点头，口虽未言，心说："原来如此！这段事，我也不用跟他们说话，我也不叫他们有染佛门静地，先把他们惊动走了，回头我再找本庙的主持和尚。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高念弥陀佛，里面人听了，一个个搭轿返家。

不表他们众妇女，单说老人家智慧，自己怒气冲冲来到前面，本庙的主持和尚法如，早得着信儿了，一看远远来了一位老和尚，口口声声找本庙的主持僧，自己本来心中有亏，只因香火素常不好，才想出一个法子，庙里收拾的很洁静，派小和尚各处告诉附近乡民，本庙有神人显圣，说咱这地方要发生灾难，特来消灾救难，故而人都知道了，都来烧香拜佛。日久天长，和尚想出来生财大道：普通主儿，纹银五两；少富之家，随便上钱薄。他这个法子总算不舍乎，三五年光景，很剩了些白银。无论离着多远，都有来的，就是家中有规矩，话也好说，少妇们就是上庙求子，闺秀们就是替母还愿。日子长了难免发生意外事情，今天叫老人家遇上了，那能相容，来到前面置问。和尚法如，当然吓的了不得，跟着手打问讯，口中念佛。老剑客智慧，这才说道："和尚，方才这个事，我也不管你这个理对与不对，这不是我已经遇上了吗？在佛堂净地，妇女们成群结伙，未免于三宝难看，以后你要除去这种行为，不然的话，我是绝对不容！"法如连连说道："你的

法子很好，只要你老人家肯开恩，饶恕于我，我从此当然改恶向善，如果我要有一句谎言，叫我受天地之责。”智慧听罢遂点了点头，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去吧。”法如问智老和尚：“你的宝寺在什么地方？”智慧听了这名话，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法如，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到你的庙中挂搭，所以才遇上这段事，但得有容身的地方，我还不出来云游呢！”法如一听赶紧说道：“老人家既无处投奔，我情愿把华林寺让给你老人家。”智慧摆手道：“不用说我应当接不应当接，就是这个庙在这里我就不能住，皆因我得到来龙山附近去住，不过现在我是没有办法。”法如问道：“怎么你这个住持非得在来龙山下呢？”和尚听了这话心中非常难过，遂说道：“按情理，我这个话可不能跟你说，皆因我们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法如听罢，双手打问讯，叫了一声：“老师傅，我有一个意思，不知你老人家肯其接受吗，就是我赚来些个不义之财，现在很有些个积蓄，就打算给你老人家拨几万银两，请你自在山下筑造一座寺院如何？”智慧一听这到是个办法，他一个出家人，要许多的银两作什么用呢，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修造一座寺院非同小可，你有这个力量吗？”法如说道：“你老人家也太想不开了，这个钱我自己私有的就是好几万。你怎么不知我是华林寺当家的，一个常住庙内主持，平常总有十万八万的存款，不然怎么就会来僧不撵，去僧不留，这个支应能够支应的起吗？只要你答应了，我回到庙中，马上就能给你老人家拨银子。”话虽然说到这里，智慧说道：“好吧，那么我就去修造这座庙宇，当然这就得说是你们华林寺的下院了。”法如说道：“老人家，你要这么说，这个话我可不敢担，你去修庙请你老人家自己起庙名，与华林

寺毫无关系。我的钱乃是不义之财，华林寺的钱，也是十方的财宝，老人家你拿了去修造庙宇，这不就是很对吗？”智慧当时点头，一同跟随法如回到了庙中，法如吩咐一声将银柜开开，不多不少给老人家拨了纹银十万两。跟着雇好骡驮子，这也用不着保镖的，智老和尚亲自押银够奔河南地面。到了来龙山下，这个事可就难了，并没有落脚的地方。老人家走着，现找来包工程的，当时找来工人购买材料，地基却是地主施舍的，当时先搭出几间草棚子，智慧住到里面，这就开始动工。如何指挥工人修造庙宇，这个话就都不必多提。庙修成了之后，取名就叫降龙寺，这个庙名也是智慧和尚自己有用意取的，因为那个山不是叫来龙山吗，我这个庙就叫降龙寺，早早晚晚降跑了完事。书说到这里，这就算交代完了一笔，降龙寺自此就不再表了。

单说的是赵大奶奶带着猛儿，母子二人退居在后山，遵先夫遗言，猛儿不能不叫他练功夫。要说找成名的剑侠，不错，丈夫在世，这些朋友有的是，不过都不知道人家在那里住。现在凭着一个妇人出去找去就算没有法子找，又不能不遵丈夫的遗言，孩儿不练功夫，将来长大成人怎么能够报仇呢？跟附近人一打听，山后面还有一个小村庄，地名叫作路营，那里统共不到三百户人家，可是把式场子到有四五处，因为这里都是打猎的，就指着练功夫吃饭。赵大奶奶只可把猛儿送到路营去练功夫，可别看路营把式场子这么些个，打算要找特别高的武术可没有。猛儿练了二年多，就算是练的不错，小子生来的力大，不说有挪山搬海之力，可是这一个路营也没有比他力量大的人。从中有一位老师，姓元名初字子春，元老师一眼看见了这个猛儿，这乃是生来的神力，这个

人要不叫他看着一点真能为，这一辈子就算糟踏了。这才到了赵宅，见着赵大奶奶说道："令郎生来的这个力气太大了，我到是打算特别的造就他，怎奈我们身上的这个功夫不过是平常之技艺，用到平常人的身上则可，摆到生有能为的身上未免不成。我打算给你介绍一位，我们门户中有一位师爷，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生平无儿无女，练的那个功夫就是内外软硬，以及各种军刃拳脚，那得说是样样精通。如果把你的令郎介绍到那里，练三年的光景，就顶练十年的平常技术。"赵大奶奶听了这话，当然是喜欢的不得了，当时可就托咐了："既然元老师你肯其这样帮忙，我就感激的不得了啦！但不知前去找这位老师，应当预备什么礼品？"元和说道："我这一次前来说这个意思，就为的是问问你叫令郎练不练，如果叫你母子化钱，那不是姓元的办的事。到路营练功夫，每月还得拿俩钱，还得回家来吃饭，到那里练去可就不然了，分文不用花，老师还管饭，进见之时半点礼物也不用。我不过看着令郎生来的体格很好，不忍叫他耽误了，所以才从中出这么个主意。你这不是点头说练了吗，别的话不用说，今天已经晚了，明天清晨起来，叫猛儿前去找我，我再领他前去就是了。"赵大奶奶听了这个话，当然是千恩万谢。

到了次日，果然元和带着猛儿前去，相隔也就是二十里地。到了一个乌黑的一个大门里头，门口有家人看见元和认得，"三少爷你这是由打那里来？"元和说道："我这是有点事。老剑客在家了吗？"家人说道："在后面下棋呢，我给你看看去。"元和说道："到不必劳驾，还是我自己进去吧。就是这个孩儿你先把他领到门房里头呆一会儿去，回头我跟老剑客爷把话说明白了，然后再叫他进去。"说到这里用手一指：

“猛儿，你先跟他呆一会儿，就出来叫你。”猛儿点头。元和够奔后面见着老人家跪倒行礼，口称：“师爷在上，小子给你找来一个徒弟，你看看怎么样？”这位老头子姓山名明字子珍，外号人称铁背侠。老头子平常日子，对于徒弟徒孙说过这个话：“你们无论谁看见有天生体质强壮，以及性情温和的小孩儿，你们给我找一个，我收这么一个徒弟。到是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我身上所有内外两家的功夫，无人能练，我再收这么一个徒弟，把我的功夫完全传给他就是了。”这个话这一说很不算什么，论到找这个人可就费事了，上那里找去呀！所以这个话说了足有十来年，并未找着一个人。元和今天这也是巧了，看见这个猛儿生来的体格太好了，打算给老人家带来。老头子还是非常喜欢，当时一听，叫了一声：“元和，你小子还能够留这份心，这也算是难得。但不知你所找之人是什么样，你能不把他领来我看看吗？”元和说道：“这人已领来了，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儿，现在前面门房。师爷要看，我马上叫他来就是了。”师爷说道：“你赶紧叫他去吧！”元和答应一声，来到前面，领着猛儿见师爷去。元和还告诉他几句话，“见着老人家行礼。”猛儿点头答应。来到后面，师爷一眼就看见了，遂说道：“这就是那个孩儿吗？”元和点头答应，叫声：“赵猛，这就是我的师爷。”赵猛走到近前，向上作了一个半截子揖，遂说道：“你老是叫我跟他来练艺吗？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儿，恐怕没有多大能为吧！”一句话把个山明听的哈哈大笑：“好小子，功夫还没练了，你先看不起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还看不起你呢！来来来，咱爷儿两个先比试比试，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着话，一点手把孩儿叫到了面前：“我听说你生来的劲头不含乎，这么我先试试。”老人家伸出

一只左手来，将大指一竖，遂说道："你能够搬倒了这个手指，就算你小子的功夫比我高。"赵猛一听，张着大嘴乐了。"老爷子，我可不敢搬，皆因你的岁数大大了，倘若是搬坏了，你哭了，我的老娘又要罚我跪着了。"山明一听，不问可知，这个小子的家教当然不含乎。这才说道："不要紧，你只管搬，我绝不怪你就是了。"赵猛说道："搬坏了可不怨我。"说着伸出一只手来。小子心说：这还用使劲吗，略微一动就可以把他搬倒了。那知道将然用手一摸，哎呦，敢情比铁还硬呢，叫了叫劲儿还是搬不动。赵猛这个秉性跟他父亲一样，当时一摸纹丝未动，未免心里僵火，怎么就凭我一举好几百斤力量，竟会搬不动你一个手指头！三次叫力，那真是把全身的力量全使出来了，先前不过用一只手，后来两只手全都上来了，可是仍是纹丝不动，把个赵猛累得浑身是汗，这个手指还是没搬倒。山明遂哈哈大笑："小子你服不服？"赵猛这才知道这个老头子果然可以，跟着跪倒地上磕头，求老头子教给功夫。山明一看这个孩子，生来的就是愚鲁性成，这样练出功夫来更好，当然是收下了。什么事都是该着，赵猛对于旁的事全都是胡里胡涂，惟独对于练功夫可很明白，老头子山明教着也非常高兴。

简断捷说，赵猛跟山明练艺十载，要说那个功夫可实在不含乎了。据山爷看可还差点儿，皆因山爷被朋友约出去替人报仇，小子不能跟随也就不练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赵大奶奶没有别的进项，十几年的光景，日月如此困难，叫赵猛回家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也就是每天出去打两担柴，换几个钱，好在就是娘儿两个，到也不至于挨饿。这个时候，赵猛已经二十四岁了，老太太看着他这个样子，憨憨傻傻，跟

他把当年的仇恨说了，不准报的了仇还怕惹祸。如果说不说吧，自己这么大的年岁，如同风前之烛，倘若是一旦之间死了，孩儿对于父亲的遗言就算一概不知。老人家无法，这才对赵猛说了。哪知道这个傻小子听了这个话，果然压不住火，当时就要前去报仇，老太太当然不让他去："你自己一个人如何能够报的了，人家山中的人是多的，就不用说是你这样的平常技能，就是有特别的能耐，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无论如何这个仇你也报不了。"傻小子也没有个主意，他说的也好："我到了他们山中，我也不提报仇的话，见人就跟他们当场动手。如果平常人不是我的敌手。两个和尚不就出来了吗？我跟他当场动手，把他赢了之后，我再告诉他是报仇；如果赢不了他，就提不是报仇，就说是因为我等走错了道路，问他们都不告诉，故此跟他等当场动手。他要问我姓什么，就提姓肖。"老太太一听，想不到这个傻小子还有这么份能耐，这可真是叫人意想不到。这才说道："猛儿你既然能够如此，这个来龙山你就可以前去，千万不要惹出祸来，你这时惹了祸，为娘这大年岁非得饿死不可。"赵猛说道："我早就知道，不然我早就跟他们拚命去了。"赵老太太听了这个话，点了点头，别看傻小子尚且知道孝顺母亲，这就算我没有白养着他。"娘儿俩个当时计议妥当了，到了第二天，老太太把密道的事全都告诉明白了他。傻小子顺道前行，到了山中，果然遇上了巡山寨主，看了看这小子傻大黑粗，当时问他是干什么的。赵猛诚心跟人家打架，遂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人说道："我是巡山寨主，你不应当到这里来。"赵猛把眼一瞪骂道："你这小子混蛋，我又不该你的，又不少你的，你是谁的债主子！我愿意到这里来了吗，你这不是混蛋

吗？”这小子一听，这个傻子，那里有那么大功夫跟他多说少道，把他赶走了就完了。遂说道：“闲话少说，你赶紧给我快走。”赵猛说道：“你可领着我呀，不然我知道往那里走哇，你要不领我可就要乱走了。”说着迈步往寨中走去，巡山寨主一看这更不像话了，赶紧把他拦住，叫他往西走，赵猛偏不往西走。巡山寨主有气，“我说你的话你不听，莫非说你等我伸手把你拿住送还大寨不成吗？”赵猛说道：“小子胡说八道，招恼了我一掌把你打死。”巡山寨主尚且未能说话，赵猛赶过来，果就抡掌便打，巡山寨主无法，这才当场跟赵猛动手。这可不是作书的捧，这小子他那里是赵猛的敌手，不用两个照面，就把小子打倒了。巡山寨主一看不好，爬起来就跑，赵猛不舍随后便追，一直来到山神庙前。和尚正然在神堂打坐，猛然间听见有脚步声音，不由得就是一怔，遂想道：是什么人这样大胆，莫若把他们叫进来当面告诉他等，也好叫他们知道山规。想到这里迈步出来，并未见本山巡山寨主，却被一个大个儿追赶下来。和尚一声断喝：“你是什么人，竟敢来到来龙山搅闹！”赵猛有气，“你管我是什么人呢，无论我是什么人，挨着你个秃驴什么相干！”说着话够奔和尚就是一拳。傻小子这个地方可算不含乎，他一看和尚这份意思，十占八九这就是那个智玄僧，我何不看看他有多大能为呢，故此说着话举拳便打，和尚只可凭双手接架相还。起先智玄也不过拿这个赵猛当一个傻小子看待，这样动手不过三招刚势，足能够将他打倒，没想动手十几个回合，不但是没把傻子赢了，反倒被小子攻进来了。心说我可没把他看起了，想不到他竟会有这么好的本事，和尚这才谨慎留神，不敢疏神大意。敢情和尚这一留神，赵猛可就不行了。小子心里有气，想不到

这个和尚果然厉害，既然如此，我何不用我的军刃赢他。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和尚，“我看你的功夫实在很好，我要跟你比比军刃。”说罢嘟的一声往旁边一纵，二爷铁棍本来在身上背着呢，解将下来，两头是螺丝口，一拧就成了一根整的。和尚一看小子亮军刃，自己看着到是也很喜欢，我到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这才连连答应：“狂汉既然打算比军刃要你留神了。”说着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来十三节练子鞭。”二次动手，和尚看了看小子的棍招，不由得点了点头，按这个功夫就算很可以了，来龙山之中，也就是我，换一位别人打算赢他可真正是不容易。按说二十来个照面和尚就把赵猛赢了，皆因自己要看看他的招数，故此战了四十来个回合。智玄看罢赵猛的棍招，知道他的功夫高强，不忍伤害于他，打算把他治服了之后，叫他在山上做一份事，倘若有点什么事也好是自己的帮手。和尚把主意拿定，留神观看赵猛的棍招走空，自己的身形随鞭前进，再一看小子果然无法抵挡，和尚轻轻的抬起一条腿来，在赵猛的小腹上微然一点，大个子站立不稳，来了个坐蹲儿。和尚哈哈一笑，伸出大指来说道：“猛汉，你的武功很好，除非老僧，差不多的主儿，可也不是你的敌手。但不知你这是到哪里去，因何来到我的来龙山？如果说出实话来，不但我不杀害于你，我还要在山上给你点好处。”赵猛知道不是人家的敌手，他也毫不嘴强，遂道：“我在此山下住，家中还有一个老娘，母子二人仗着每日打柴为生。”和尚半点不疑的叫道：“猛汉，我想你指着打柴赚钱有限，既然身上有这份能耐，还不如在我的来龙山做一份事，怎么样一个月我也可以给你几十定银子，你想不比你打山柴好的多吗？”赵猛假装不知道，接着说道：“你们也用打山柴的，明天我打来柴

到你这里来卖就是了。”和尚连连摆手说道不对，“你到这里来作事，就不是打柴的了。”傻小子问道：“除了打柴之外，别的事我全都不会作，你说叫我干什么呢？”和尚说道：“你要到了我的山上你就算是寨主了。”傻小子说道：“我可不来，无论如何我也不跟你当贼呀！”和尚闻听也乐了，叫声猛汉，“你可把话听明白了，别看说是寨主，并不是做贼，咱们这里是凭山田吃饭，不过就是督工种田，以及催索地租就是了。”赵猛说道：“要是这个事我到可以办，你先打发人把我送出去吧，回家告诉我的母亲之后，回头我再来。”和尚闻听点了点头，心里还非常喜欢，这才打发人把赵猛送出了来龙山。

赵猛回到家中跟母亲一说和尚的长相，老太太说道：“不错，正是他。现在人单势孤，既然报不了仇，孩儿你千万不必忙，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赵猛无法，只可每天出去打柴养活母亲。这一天也真是巧，偏偏遇上这么一位西风长老，傻小子把和尚带到家中，赵老太太这才把当年的事情跟西风长老一说。秋禅不听还则罢了，听了赵大奶奶这片言语，非常有气。智玄身为出家人，对于名利本不应当贪图，搭伙开山，本来就出乎僧人的规矩，并且还要刻薄待人，以至业师弟分离。这样人在俗家都算是万恶滔天，何况是个出家的和尚！我虽然跟智慧有个认识，因为没有多大的交情，对于他们内幕的事情，我是一概不知，今天我这才明了。也算该着我秋禅走运，可巧就遇上了赵猛，不然我怎么就会知道有这股暗道。西风长老把这些话听完了之后，自己也把历史说了一遍，“老太太不必难过，来龙山的僧人，眼前就是报应当头，他现在已经得罪了天下的剑侠，有他那位师弟智慧，在降龙寺辅助，此刻正然攻打。我这次来也是要暗进山寨辅助剑侠等成功，最

难的就是找不着进去的道路。”赵老太太一听这可太巧了，也活该二十来年的仇恨当报了，非常喜欢，当天留西风长老在家中，老太太照顾吃喝那就不必细表了。次日早早的起来，秋禅取出数两纹银交给赵老太太留作日用，因为我们这一进山，说不一定就得几天，猛儿不在家，何人打柴卖钱。赵老太太也不客气，当时就把银子收了。

不表赵老太太，单说的是秋禅、赵猛各自带好了军刃，由打家中出来，顺着山道前进，照样的够奔密道而来。到了密道近前，挪开了纹石洞口，赵猛头前走，西风长老后面跟随，前一次把山道的经过说过了，此处也用不着再说了。老少二位顺着前行，功刻不见甚大，已经走出了暗道，将暗道口仍然用石头堵好了，这才够奔山路往里走。将然走到了山崖切近，就看在山坡的中间，站着一个人，二位一看这个人呆的这个地方，太已的奇怪了！比如说不顺着暗道前来，这个人他怎么就会到了这个地方呢？你要说他顺着暗道来的，赵老太太说的明白，这条暗道除了故去的赵不迟，跟和尚智玄知道，除此之外，连来龙山算上，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人当然也不知道了，他既然不知道又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又一想不对，他要是知道这个山道，也不能走到那里去。老少二位正然看着纳闷，就见下面这个人向着他们二人招手，高声说道：“二位分神救我一救吧！我在山下的时候看不明白上面的意思，敢情到了这里，上面完全是鹅头峰，不但是没有山道，爬又爬不上去。”西风长老全都听明白了，果然是往上来没有道路，不过自己不明白这个人的意思，你既然往上来不了，就应当顺道下去，为什么还非要上来呢？自己因为心里纳闷，不得不问问，遂说道：“这位朋友，你既然是走错了

山路，就应当回去才是了，为什么还要上来呢？”那人说道：“我本来打算够奔来龙山，好容易来到这里，且顺道下去，岂不是前功尽弃吗？还是求你们二位设法子拉我一把吧。”西风长老看了看这个地方，离下面足有四五丈远，你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拉他呢？最合适的法子，就是找绳子叫他缘绳而下，可是这个地方那里去找绳子去呢！自己这里叨念着，旁边赵猛在身上一摸，叫道：“秋老师傅，我这不是有现成的绳子吗！”原来赵猛每天出去打柴，时常把绳子忘了不带着，以致把柴打下来，没有绳子捆，这还是赵老太太给出的主意，三四条大绳，叫他时常拴在腰带上，就是不打柴去，也照样这么拴着，就为的是怕小子忘了。这时候本来是进山报仇，绳子照样带着了，可巧今天就算用上了。当时把绳子取下来，完全把他接连在一处，这里在上面把绳子紧在一棵大树上面，然后把那一头紧了一块石头，慢慢的往下松绳子，松到了那人的近前，就见他伸手把绳子捆住，向着上面摆着手，那个意思就是不让上面人拉他。西风长老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功夫了，既然由打这里进山不问可知。当然他也不是本山之人，如果是本山的人，绝以不能不走前寨；就是走后山，他要是知道那里能上去，那里不能上去，绝不能走到那里就这样的困住。如果他也是找和尚报仇来的，这可真是机缘凑巧，多一个人不是增加一个人的势力吗！西风长老正然看着，就见那人如同蜘蛛走丝一般，霎时间，已经到了上面了。西风长老看着这个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就见这人骨瘦如柴，青筋露出来多高，你可别看这个瘦样儿，二目如灯，不亚如明星一般，别的都不用说，就凭他这两只眼睛不问可知，必然有数十年的好功夫。这人到上面，先把绳子收拾起来，然后抱拳向二

位道谢。西风长老连连说道："这到不算什么，没领教阁下贵姓大名，因何由打这个地方进山来呢？"那人说道："除此之外别处并没道路，问我姓石名昆字宝山，你要问我……"如此这般将话说明。

那位说这个石宝山不是身背伏虎访降龙的那位吗？谁说不是呢！他跟穿云白玉虎刘俊一路同行，来到降龙寺切近，自己一想，我要打算跟他们凑到了一处，不能够这样前去，在未见童侠客之先，必须做一份惊天动地事业。头一样是作为进见之礼，再者说，也好叫他们知道我石宝山究是何等之人。自己越想这个主意越对，话可没跟刘俊说，不过一同行走，把脚步放慢了点儿，离着刘俊远了，自己把脚放开够奔另一股道就走，霎时间已经谁也看不见谁了。石宝山自己单走也不为别的，就是听见人说多少位成名剑侠，打了多少天竟会打不开这个来龙山，我就不信这个来龙山，他能够是个铁桶不成吗？这次我豁出去爬山越岭，我到要到来龙山里面看看。这个地方也不怨石宝山这么想，只要是未曾身历其境的，那一位也有这个心思，到了山前一看，然后才大大的失望。这个原因可就是艺高人胆大，不信没有能耐的主，他再也不这么想，一听多少成名的剑侠尚且进不去，当然自己就说了："凭我那一点儿也比不了剑侠，人家进不去，我更进不去了，趁早不用费这个事。"人要是有了能耐可就不然了，凡事都打算试试，石宝山也就是这个意思。那知道到了夹龙沟、樊家港，到正面山上一看，无法进去。到了这里自己不由得仰天长叹，莫怪人家说，学到方尽处，才知云不高，我石宝山这个打算幸亏没叫别人知道，真正要是叫别人知道了，到如今进不去山，这个跟头我就栽不起。虽然是自己这么想，石爷说这个，

前面当然进不去，只要是能够进的去，成名的剑侠也就进去了，前面虽然说进不去，后山也未必进不去，这个我不必灰心，围着这个来龙山，全都看看，到看看能进不能进。主意已定，这才绕到后山，倒是全看了，怎奈连绕了三四天，不但不能寻着上山的地方，连个到半山腰的道路都没看见。石爷有心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愣往上爬，又一想不成，这个爬也未必能爬的上去，倘若是半途而废，到那时还得照样爬下来，那不是白费事了吗！自己正然在山下，来回的绕着这个山为难呢，猛然间看见一个牧牛的小孩，跟他一打听，据小孩儿说后山能够上去，并且还指给石爷一个道路。石宝山也是急劲，不管成不成就上山了，上了一天走着走着没有道路，只可就再下来。一连就是好几天，这一天凑巧，居然会走到了有道路的这么一个地方，只差上面一个小山峰，如果把这个山峰过去那就到了上面了。怎奈这个小山峰是鹅头峰崖，好像道士帽子一样，全都往外闪着，无论如何也没有法子上。石宝山有心再回去，这个功夫，可不是一时半时能够来到的，再说又眼看到了上面了，所差不过就是数丈远近，自己心里想着："这时候出上头若是有人，我在这里求救，只要给我一根绳子，我就足可以上去了。话可是这么说，这个山上向来没有人，慢说是一时之间，恐怕等三天两天，也不准把人等来，自己这份着急就别提了。

世界上的事就得说凑巧，可是不巧的事也太多了，那个不巧的就不往书内写了。俗语说的却好，不巧不成书，这个话一点也不错，偏偏西风长老跟赵猛来了。其实他们来了，也没有法子救石宝山，神差鬼使，傻小子腰里带着绳子，这才把他拉上去。西风长老一问，石爷实话实说，这可太巧了，合

着西风长老跟石爷是一个心气；西风长老也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彼此听着非常喜欢。老少三位，顺道前行，一直够奔镇山山神庙而来。来到了近前一看，庙里没有人，三位不由得一怔，就在这一怔之际，隐隐约约听见前面有动手的声音。西风长老说道："莫非前面有什么变故不成吗？真要是这样，这可巧极了！这么办吧，咱们先捉住一个喽兵，问问他这是什么事情。"说罢三位向前就走。山神庙内本来就有看庙的僧人，赵猛一看赶过来，伸出他的大手来，抓住一个用力向怀里一带，耳轮中就听喀嚓一声，这个小和尚非常听话，由打躺下就没站起来，再一看早已摔死了，连半点气都没有了。石宝山看着赵猛这个样儿不由得好笑，遂说道："这个已死了。"又寻找一个小和尚来，当时问他："你们山神庙里的当家智玄到那里去了？"小和尚不敢隐瞒，就把樊家港各位剑侠攻到了内寨来，老当家的带领众人到内寨去迎敌去了。西风长老一听，可了不的了，倘若是再晚来一刻，人家就许成了功了，我这一趟辛苦岂不是白费了吗！这才同着赵猛、石宝山，往前紧走，霎时间已然来到了内寨门。西风长老一看喝了一声："好热闹的家伙了！"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龙远一条假黑骨鞭，和尚慧斌一条真黑骨鞭，醉仙翁一条亮银练子鞭，王十古一条十三节鞭，四鞭围战一个和尚。就见智玄手中这条盘龙鞭，不亚如出水蛟龙一般，力敌四条鞭，居然不分上下。西风长老看着有气，怎么样就凭这四条鞭居然赢不了和尚，我真就不信。西风长老他把意思想错了，不过智玄功夫高就是了，一两条鞭不是人家的敌手，谈到了四条鞭早就赢了他了。皆因都是侠剑客的身分，群战赢了人家也不大光明，故意做出来闹着玩的意思。四位并不打算赢，那个意思是叫他自己

认输一走，就完了。那知道西风长老以为是果然不能取胜了，伸手由打腰间把鞭取出来加入战团动手。到了西风长老这一加入就不然了，他老人家这个招完全是实的，众人也就不能用虚的了。因为智玄看见西风长老的招数，末免也施展他的绝招，讲单打独斗，成名剑客尚且不成，何况是西风长老！这四位也只可进招相帮，合着是五位的鞭招完全加紧了，智玄和尚他如何能够敌的了，稍为一疏神，咯啷啷一声，五条鞭完全搭在一处。这个地方就是说书不说，读者亦可以明白了，凭智玄和尚一个人的力气，绝以叫不过这五位。可是和尚自己也明白，看见这五条鞭砸来，自己不能取胜，赶紧一抖手，这条盘龙鞭就算出手了。智玄身上未受微伤，自己一跺脚，够奔后面便走。众人先把鞭撤开了，和尚的亮银盘龙鞭可就归朱龙元暂存，这才往后追赶。西风长老说道："不问可知，智玄当然是由打后山密道逃走了。"众人遂来了密道近前，果然洞口完全开了。众人无法，只可由打里面用巨石挡好了，这才回归山神庙。西风长老见着姜爷，把自己前来的意思说了一遍。姜老剑客摆手说道："这个事你不用管了，我回家之时顺便访他，赏他一棒就是了。你自己以后要修练功夫，武术输招那叫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武术不输，因为血气充足，功夫练的有经验，这可是武术家最忌讳，以后你要好好的练习涵养。"西风长老恭听师训，连连答应。这个时候二和尚智慧也来到山神庙，所有来龙山的人位，除了喽兵有二成之外，什么龙山寨的，樊家港的，夹龙沟的，镇山山神庙的，除了一个智慧之外再也没有人了。西风长老叫过来拉倒昆仑赵猛，除给大家介绍之外，又给和尚行礼。智慧一看赵爷的儿子，说不说长成了这么大，看起来还是厚道好，虽然这个孩子烂漫

天真，忠厚正直，福分不小。当时众人就托智慧办理来龙山善后事宜，智慧首先打发人把赵大奶奶接进来龙山，叫他们母子住居在樊家港，单享清闲，自己不失前约还要教给赵猛练艺。简断捷说，所有应当整理的整理，伤的治，死的埋，烧毁的房屋，即日雇工定料重新修理。大众侠剑客也借着这几天稍为休息休息，姜爷定规的是继续去找蓝衣仙姑交涉红蝶冒名之事，于秀娘也找他要宝剑，一时之间尚且未动。

休息了数日，大家正然要计议起身，有人进来回报："凤岐金连花，于斗小昆仑求见童侠客。"童林一听未免就是一怔，计算这个日子，由打天锡山，二人送贝勒爷回归北京城，就让道路上面不耽误，也不能这么快这两个人就会返回来了，莫非说中途路上出了什么事不成吗！"这才赶紧传说叫二人进来，功刻不见甚大，于斗、凤岐二人来到了里面，众人在见面之时，先用察颜观色的法子，看看是发生什么事了。果然二人到了里面，各位有身分的剑客，全都看出来了，二人前来，一定有紧急之事，皆因有一种惊慌的气象，虽然没露出来，已经就在里面含着了。现在的童林也比从前高了，对于这种审查，也很不含乎，看凤岐、于斗到了屋中，把路上发生的事情，如此这般的说一遍，"故而我二人即刻回来报信。"接着就把遇事原因一说。二人把话说完，不但是童林吓了的面如土黄，就是在位的侠剑客，也大吃一惊。

书中代言，于斗到了屋里说的都是什么呢，说书的自然是知道了，可是读者全都不知。这个书这么往下写，恐怕没有人能够看的明白。按着作书的规矩，自可将他们在路途之上所遭所遇之事，从头细说一遍。皆因凤岐、于斗保着贝勒爷由打天锡山起身，起先贝勒爷本来不打算走，后来大家竭

力劝说，他老人家这才点头答应回归北京城。别看是答应了，心里还是有点不愿意走，在道路之上跟他们二人说道："你们二人对于他们大家所说之话也全都听见了，他们让我回归北京城，我到不以为然，最不愿意听的就是他们这句话，说我在这里他们多一份心思，无分昼夜还得保护着我。这个话要是在前几年说行了，那时却实在得用人保护，到现在我怎么还用人保护呢？我这个功夫虽不如剑客，如果跟平常的主儿比到一处，虽然不说高，也矮不了。现在我在这里呆着，我并不是说大话，大但不用他们保护，我还可以给他们帮不少的忙，有了什么事不是多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势力吗？他们不这样说，反到说得保护我我用人保护着干什么！慢说没有什么人来不利于我，就是有，平平常常的来一个半个的他也不是我的敌手，这我还用别人保护着干吗？"凤岐虽然知道贝勒爷有些个功夫，可是究竟有多大能为，那可说不清楚。现在听贝勒爷这么说，心里到是也非常高兴，这才叫了一声爷，"你的功夫，我可知道，不然这一次叫我们跟你一同到北京，我们也不敢去，皆因我知道你的功夫不含乎，走在道路之上，还别说没有什么意外，就是有点儿别的事，我们两个人不说，就是爷你，他就战不了。"贝勒爷听了这句话，心里非常高兴，遂说道："凤岐少剑客，不枉你是董老剑客的门人弟子，果然这个知识比他们高的多，本爵的能耐你全都知道吗？"凤岐一听这个毛病全都来了，我将然夸说了几句，这不过就虚虚一说，你老人家能耐我知道什么，再说我还不知道你有能耐呢！这不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吗？可是这个话不能够这样说出来，只可说道："爷，你的能耐，我虽然未能够亲眼目睹，但是常听各位老剑客时常谈说，故此我知道你是武术中的一位高人。

这一次够奔北京城，别的全都不说，至於在道路上面，准可以放心不能有别的事。”贝勒爷连连答应：“这到是实话，凭咱们这三个人武术功夫，也是任什么不怕，我说这个话你们二人信不信呢？”凤岐岁数大一点儿，知道这位贝勒爷向来是这么个说话法，只可以言语附和，惟独于斗听见贝勒爷这个话，虽然说没有什么不忿，总是有点儿不大信服，原因就是没看见过贝勒爷的能耐。武术这个玩艺，本来凭嘴说谁都会，任什么没看见怔说有这么大能为，本来就差点儿。偏巧这位于斗，年纪幼小，对于这个事，就有点儿僵火，当时任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一声。贝勒爷看见于斗笑了，自己也笑了笑：“本爵说这个话，如果说不知道的主儿，必然说我说大话。你们二人跟我一同到了北京城，到那时，你们二位把功夫也练给我看看，我也练给你们二位看看，咱们闲着也没有什么事，盘桓盘桓功夫这到是个可乐的事情。”于斗说道：“爷，你要打算盘桓功夫的话，也用不着到北京城，像咱们走在道路之上，也照样可以盘桓。贝勒爷说道：“这道路之上除了行路以外，就是住店，如果施展武术，叫人家看着就仿佛卖拍似的，恐怕不如到家里好。”说到这里，凤岐看了于斗一眼，那个意思就是不让于斗接着往下说了，那知道于斗诚心打算要看看贝勒爷的能为，听他老人家把话说完，笑了笑接着说道：“爷，你说练功夫，无论军刃拳术，当然是没有方便地方去练不合式，不过还有一样儿可以盘桓的，就是脚程。如果在路上比赛脚程，一来可以借此运动，再者说你这些年所练的功夫，我们也好开开眼。”贝勒爷听了，双手鼓掌，笑的不得了，“哎呀，于少侠客不说，这个事我还真忘记了，我也常常听海川说，有几个侠剑客走到一处，就以赛脚程为消遣，今天咱

们为什么不学学呢?”凤岐一听,于斗这个孩子果然胆子不小,凭咱们二人这个能耐,保护着贝勒爷走,心里就很悬虚,好好的还怕出什么事呢,他老人家不出毛病你就任什么别提了,这是闹着玩的吗!”这才赶紧用言语相拦:“爷,咱们好好的走吧,有什么功夫到你的府里再练去就是了,现在不必赛脚程了。皆因这里面有个不可思议的关系,倘若路途上被人看出马脚,遇见什么事可就不好办了。如果爷要非赛走不成,我仍然回归天锡山,只可叫童侠客跟随你老人家走就是了。”贝勒爷想道:“现在离天锡山走出来不远,凤岐真要是跑回去,未免又叫海川不放心。这才带笑说道:‘凤少剑客,这个话也就是一说,除非是地方合式,才能够试试呢,现在如何能够办啊!”凤岐听了这个话,这才略放点心。走到天晚住店,凤岐本来要嘱咐嘱咐于斗,不让他跟贝勒爷闲谈,平平安安到了北京这场事就算交差了;倘若中途路上出点什么事,到那时未免有负老少群雄的托付。心里到是想着这个意思,怎奈得不着这个功夫,爷儿三个吃喝睡完全在一处,就是贝勒爷上厕所,二人之中也得跟着一个,这个话可就没得说。

道路之上也没有别的事,就是吃喝下店,本非一日,这一天走到一片旷野荒郊,地势非常宽阔,天色可就晚了,尚着不见村庄镇店。这时候道路之上除了这爷儿三个之外,也没有别的行人,于斗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时天可晚了,往前任什么也看不见了,如果说不加点儿脚力往前走,还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到村庄上面呢!回头走到了三更半夜,也到不了村庄上了,人家也全都上了门了,不用说住店不好住,就是寻宿也麻烦了。”贝勒爷一听这个话很对,“我这些个天每天就是这样紧一阵慢一阵的走,多走的时候也有,少走的

时候也有，无论多走少走，到了夜晚之间，还是跟没走路一样，可见得这个时候的体力，果然练到了钢铁的份上，就着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再练练跑字的功夫呢？如果每天施展，不但是道路上显着快，也可以练练功夫。如果不是今天走到上不靠村，下不靠店的地方，要说把脚力放开往前行走，这位凤少剑客他必然要拦住，可是被人家看出马脚，又怕走漏风声，有多少不便的地方。今天这就不能说了，如果要不快走一点，眼睁睁就得抗刀。”贝勒爷这一答应，凤岐想了好几想，就是没好意思拦。自己跟于斗到不算什么，真要是走到了三更半夜，尚且找不到安身的地点，人家贝勒爷那可是金枝玉叶，倘若说声饿的走不了啦这个事可就麻烦了，既然他老人家能够跟我们全都放开腿跑了，这个事太好了，只可点头。点头到是点头了，叫声：“贝勒爷，咱们爷儿三个快走到成，皆因咱们是赶个村镇，好下店吃饭，这可并不是什么赛腿，走着的时候，务必不可走散了，免出其他的意外。”贝勒爷说道：“那是自然了，咱们不就为的是快走吗，那能够赛腿呢！”于斗听着还有点不耐烦，连连说道：“再说会子可就要天亮了，要走快走就完了。”说罢，身形向下一矮，哧哧的走下去了。贝勒爷说道：“于少侠客走下去了，咱们赶紧走吧，说罢也随后追赶下去。”凤岐一看这就不是样儿，贝勒爷这个人就是一宠性子，又加上这个于斗，小孩子心太盛，从旁边这么一鼓吹，天色已经不早了，眼看就到了深夜，倘若把道路走错了，谁也找不着谁了，那可应当怎么办呢？虽然这么想着，人家已经都走出很远去了。凤岐一想我在这等什么呢，不是已经这样了吗，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罢矮下身躯，施展十二个跑字功夫，也走下去了。这三位的脚程，要按一开腿的

时候看，就算是全都差不离，可是功夫一长了，还是凤岐脚程快。可别看凤岐说于斗是小孩子，他多少也有点儿小孩子性，像这个你把他们追上，跟他们二位一块走不就完了吗，因为一时的高兴，把贝勒爷、于斗全都赶过去了，仍然往前紧走。凤岐也有一番思想，他说这个，你们不是天天要赛腿吗，今天赛一个给你们看看，你们的能为不如我，或者从这就不想着赛腿了。他到是想的不错，武术这个玩艺，不身历其境的不知道，只要是赛上，不禁不由的就要僵火，所以这个地方就算凤岐错了。贝勒爷还不说，于斗一看凤岐赶过去了，未免心中着急：素常你的名誉就比我高，本来你是剑客的徒弟，我的老师虽然人称西风侠，那个身分比普通剑客可也不算甚矮，今天我要是叫你比下去，当着贝勒爷未免不好看。平常这么说，我还不知道这位凤岐究竟有多大能为，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他比试比试呢！自己想到这里，脚下加力往前紧走，那个意思打算追上凤岐。因为他天天出主意，不要跟贝勒爷比脚程，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先把他比下去，不然由打他这里，这个主意就出不完。他们二人只顾这么一叫劲不要紧，可了不的了，把这位贝勒爷给扔到后头了。走了功夫很大，只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大概是到了村庄镇店了，凤岐恐怕在道路上面，被行路之人看见，这才收住了脚步，稍为等了一会儿，于斗也到了。可有一样儿，就是看不见这位贝勒爷。凤岐埋怨于斗："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看看把贝勒爷落在后面了，他老人家倘若把道路走错了，那便如何是好？"于斗说道："这到不致于，因为这条道路并没有岔道，一条直路，怎么能够走错了呢？咱们也不过是略为在这里等一会儿，他老人家自然也就来到了。"凤岐无法，只可就是在这里等着

吧。等了有半个多时辰，仍然不见贝勒爷来到，二人一看就着急了，准知道贝勒爷绝以离不了这么远，别说还是施展夜行术，就是走这个功夫也该走到了。二人一计议，可了的了，不问可知，爷在半路途中，一定遇上什么事了，你我别净在这里等候了，赶紧往前迎迎去吧，倘若碰巧了，就许遇上。二人计议已毕，这才顺着原路往回走，从头走到起赛的那个地方，不但是没见着贝勒爷，在道路上面，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到了这个时候，可把二人给吓坏了，彼此对埋怨了半天，可是事到如今，不论说谁的错误，也是白费了，只可设法子找贝勒爷就是了。二人先没敢抛弃了这条道路，往返找了好几趟，堪堪东方发晓了，仍然不见半个人影。

本来都是两个年轻的人，出了事全都吓傻了。各位老少剑侠，把贝勒爷交给咱们二人保护着回归北京城，所为的就是怕贝勒爷在外面出了什么差错，与其在道路上面出错，还不如不让咱们两个人跟着呢！还是于斗到有个主意，连连说道："你先别着急，不是贝勒爷已经丢了吗，着会子急不也是白费吗？这么样子把贝勒爷丢失，就是回归天锡山去报信，这个话也没法子说。咱们必须找出个下落来，不怕贝勒爷丢失在这里，咱们的力量办不到了，不是不能够回去报信，一样回去禀告各位剑侠。不过现在咱们可不能去，见了各位剑客侠客跟人家说什么呢，就提因为走在路上赛赛脚程，把贝爷赛丢了，丢在什么地方一概不知道，这个话可说不下去。"凤岐说道："既然如此，依你应当怎么样呢？"于斗说道："依我咱们先在这条道路上挨着靠着的村庄镇店寻找寻找，凭贝勒爷自己绝以走不了迷途，当然是有什么事了，把他老人家劫着走了？调查出个题目来，但得咱们二人能够办的到，也不

回归天锡山，实在没有法子了，那我说不上不算了，只可前去丢人现眼。”凤岐一听这个话也对，马上回去报告，这个话还是真没法子说。走着走着怔把人丢了，这个话太已说不出去了，何况我二人都是剑侠的门人弟子，人家平常人也未必走道把人丢了。二人计议完了，这个天也就亮了，大道上面三三两两有人走路了。凤岐走上前去跟行路的打听：“借光大哥，挨着这条道路附近有村庄镇店吗？”这位行路的乃是一位年约五十岁的一个老头儿，看了看于斗、凤岐二人，穿着打扮非常讲究，一听说话是北京的口音，这才说道：“二位少爷，这个道路打听的太新鲜了，你们二位打算到哪里去，说出地名来，我知道就告诉你，不知道请你再打听别人。你要问我附近的村店，这我可由打哪里说呢？”于斗的心眼最快不过，二目一转想起来了，连连说道：“大哥，我们因为走这条小道路太长了，往前走，恐怕道路太远，皆因我二人全都有病，打算在近处先找个村庄镇店住几天再走。这也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地方告诉我们就成了。”这个人听罢微然一皱眉头，说出一片话来，吓得二人呆呆发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小侠暗访胤贝勒　三剑客夜探北杨镇

话说那位老人听罢，皱了皱眉说道："你们二位身子不爽，在此附近，还是真没有村镇，皆因这原是不靠村庄的道途，就是有村店的话，地方也很小，也就是三五百户人家，哪里还有住旅行人的客店。要是找大村镇，再往前走不了几里，有个地名就是百杨镇。在百杨镇前后，南杨镇、北杨镇三个村庄全都不含乎，你们要是到那里去住，对于吃喝全都方便，可就是一样儿，那乃是英雄之地，当地有不少豪杰，说话做事要多多留神，不然恐怕惹祸。"凤岐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善地，连连说道："多谢你老人家指示，我们也招不着人，就够奔那里就是了。"说罢彼此分手，按照老头儿所指示的方向，就够奔百杨镇去了。

到了镇上一看，果然是个大邦之地，并且与丢失贝勒爷的那股道，正是相通。于斗跟凤岐说道："贝勒爷要是迷路，当然就是够奔这里来了，只要咱们用心访查，总可以访出一个下落。"二人先走到街上，找了一家丁家老店住下，顺便带着现成的盘费，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要酒要菜，吃了个酒足饭饱，因为一夜没睡觉，躺下就睡着了。睡到了晌午，二人这才醒来，店里伙计沏茶打净面水，于斗顺口答音问道："伙计你贵姓哪？"伙计连连说道："爷台不可这样说，凭小子我还称得起这个贵字！小子贱姓李，行四，因为我的嘴好说话，可是说出话来，差不多都是让人喜欢不让人讨厌，因此

大家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蜜嘴李四。于斗一听乐了："我们二人正自愁愁闷闷，一点可乐的事没有，你既然好说，何妨把你们当地有趣白话，说给我们听听，只要是说的可笑，回头我赏给你两吊钱喝酒。"蜜嘴李四笑了笑说道："这也不值得叫爷你赏钱，你要听我们当地这个笑话可有的事，就在眼前头，现摆着一段最可笑的事，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叫百杨镇吗，就因为有一百株杨树。要是净按杨树说，别说是一百棵，一千棵也过去了，皆因不是有杨树就算，别处的杨树树叶都是圆的，惟独我们这里有尖叶杨，可不是全都一样，尖叶的不多不少只有百棵，所以才起名叫百杨镇。镇南北还有两个杨镇，这南北二镇，别看也是以杨树为名，其实这两个村上连一棵杨树也没有。要说也是奇怪，是杨树栽到他们那村庄上，无论是谁他也把它栽不活，故此才叫南杨、北杨，那个意思，就为的是，一叫这个名字，当然以后再栽杨树就可以栽活了。虽然叫这个名字之后，杨树也活的了啦，这可说的是南杨镇，北杨镇可就不然了，无论怎么种，一颗也不活。北杨镇上的人可就生气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原因，忽然间也不知道什么人造出这么一句话来，说北杨镇那个土地是死土，无论怎样种也种不活，有一个法子，照着这个法子种就活了。什么法子呢？就是找一位像姑，在种杨树的时候，在那个土坑上头拉上一泡屎，这个树就活了。在那个年头儿像姑到是很时兴，不过在镇店上可是不大常见，即或有也就是半明不暗，不是公然就是像姑。像姑是什么人呢？说俗了，就是男娼。北杨镇上，得了这法子之后，上岁数的人当然就不信了，惟独年轻的人，恨不能找这么一位来试试，但是不知道人家谁是像姑，净说找又没有地方找去。大概打算办这个事的人，一

共有这么二十多位，家里头日月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都是饱食暖衣的人家，吃饱了之后无事可作，只可就是胡行八道。这一天赶上北杨镇庙会，附近的村庄，不论男女都要到庙会上玩玩，这些个年轻的人，忽然间异想天开，打算趁着庙会这个热闹劲儿，花钱雇个小孩儿，做几个假的，不是就成了像姑了吗？然后再让他往种树的坑里拉屎，如果说因此把树种活了，这不是咱们的功劳吗！”几个人越商量这个法子越对，果然留神一找，找了南杨镇上的一个小孩儿，名字叫做秀儿，年纪可不小了，大约十七八岁，这些个人，把他叫到没有人地方一商量，秀儿非常愿意，大家就照着计划一实行，全都办完了之后，大家又摊出钱来买杨树栽种，买了总有好几百棵。这个种法可太慢了，每天只种一颗，最多种两颗，原因就是秀儿拉不了那么些屎，每天只拉一次，多的时候拉两次，所以一天只能栽一颗，因为每颗树里面都得有像姑屎。你说这个话也奇怪，是下面有屎的这个树全都活了，大家一看树活了，这个高兴劲儿就大了。本来都是些个无知之人，有点得意的事情，就好到人前去夸耀，有好说话的主儿，就问道：‘你们几位，这是由打哪里得来的种树的法子，咱们这里向来种树不活，怎么你们几位就会种活了呢？’说来说去的，这个话可就说出去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是这个话不好听吗，还是传出去的信真快，不多些个日子，南杨镇上的人，全都知道了。从中就有人嫌不好看，为什么他们种树找像姑，偏上咱们南杨镇找来呢！难道说他们北杨镇上就全都是好人吗，一个像姑也没有。南杨镇上说这个话的人，可也都是些个无知的少年，当时大家一计议，告诉秀儿：“这个屎不能够给他们拉去了，如果你要说不赚这笔钱没有饭吃，我

们先给你每天凑俩钱，然后再替你想办法，为什么这么大个子非干这个呢？”把这个秀儿说的脸红脖子粗，当时可也没说出什么来。由打这里就不让秀儿到北杨镇去了。头一天不去，人家以为他有什么事，当然对于细情不知道，到了第二天仍然不见来，北杨镇就有人找下来了，正遇上这群年轻的人，一问他找谁，一提找秀儿，问他找秀儿有什么事，这个不好说明，只好告诉他帮着我们种树。年轻的人不会说话，像这么你告诉他秀儿出门到亲戚家去不就完了吗，他偏不这么说，他说‘秀儿是南杨镇的人，凭什么帮着你们种树呢？’那个人一听这个话也恼了：‘什么你们南杨镇上的人不帮着我们种树，告诉你那不是白白的帮着，那是我们花钱雇的，到现在他还长支着我们的钱呢，不去也行，得把钱退回来。’这个人说：‘什么钱，你交给我了吗，你跟我说的着吗？’那个人说：‘我凭什么跟你说，我找的是秀儿。’这个人说：‘秀儿就是不让你找，该钱我们管不着了。’说着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人打倒了。镇上有岁数的人，过去就把他们拉开了。请想北杨镇能够吃这个亏吗？跑回去跟众人一说，登时就来了三十多位；这边得着这个信，也不含乎，也齐了几十位，全都拿着长枪白蜡杆子、单刀腰刀，就在村口上就打起来了。因为北杨镇来的人少点儿，当时就被南杨镇上的人，就全都打回去了。这一来不要紧，北杨镇约了二百多号人来，二次够奔南杨镇，这个时候南杨镇上，并没有预备，一听说人家来了这么些个人，当时就算一点主意也没有。这个时候，可巧有个姓刘的家里，来了几位表兄弟，全都是大武术家，得着这个信，遂问道：‘所来的这些个人，从中可有多少会武术呢？’大家告诉他们：‘这就是打群架，里面连一个会武术的也没有。’这哥儿几个

姓王，外号人称王家三豹，当时听了众人的言语，不由得哈哈一笑，'如果里面有武术家这个事或者还不好办，要说是完全是庄稼汉子，慢说是来了二百个，就是三五百也不算什么。'大家一听也全都想起来了，这几位全都是武术家，何不约他们大家一同出去迎敌，可别看人家是三个人，比三五十位还厉害呢！这才要求王氏三豹帮忙，这弟兄三位，每人使一条虎尾三节棍，当时把人齐了齐，连这三位全都算上统共四十三位。王氏弟兄说道：'动手的时候，你们大家也就是助威就是了，用不着你们动手。'大家一听乐的不得了，出了村子不到半里地，跟北杨镇的人就遇上了，当场动手。别看北杨镇的人多，看见这个三节棍就吓了一跳，因为什么呢，准知道不会武术绝以不会使这个军刃。果不其然，这弟兄三个人，把招数施展开了，挂着风声嗡嗡响，北杨镇的人，不用说打，连一个敢过来的都没有。别看这面人多，连一个带伤的也没有，就仿佛是北杨镇的众人，到这里来看看王氏弟兄练功夫一样，居然没动手这个仗就算打完了。我说这个话年头可太多了，是南北杨镇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因为什么到现在还忘不了呢？就因为这回事，才留下两个庄子上面，各自请把式师傅，就算留下这个练武的根儿了。遂说："你初次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这段事你总不知道，你听这个话新鲜不新鲜？"于斗听后两眼发直，遂问道："为什么那个杨树叫像姑拉一泡屎就活了呢？"蜜嘴李四说道："咳，你别提这个拉屎了，那还不一定是什么坏人出的主意呢！后来不是打起来了吗，当然这个秀儿也就不去了，他们自己拉屎试试，赶情也是一样活，不但是现拉屎能够活，就是上点大粪，再种也是一样的活。"于斗这才点了点头，李四说道："我给你们二

位沏茶去，还有好些个故事呢，回头我再跟你说。”说着转身就出去了。凤岐说道：“你听见了没有，南北杨镇不问可知，一定是把式场子林立，从中还不一定有什么人呢！今天不说，明天早早起来，咱们到那里去看看。”于斗点头，回来又跟李四一打听，这三个庄子之中，最规矩的就是百杨镇，什么赃官的亲戚恶霸的朋友，一概都没有。南北杨镇可就不然了，因为练功夫练的，越练越高，“细说小子我可不知道，反正人家那里，就算是藏龙卧虎。”二人把这个话听了之后，对于百杨镇到不用说了，无论如何也得前去调查那两个镇店情形。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二人起身，因为南杨镇较比近些，二人只可先够奔南杨镇，本来相隔不足二十里地，功刻不见甚大就到了。因为天气太早，二人并不找店，只是在一家饭铺里用过早饭。在吃饭的时候，跟跑堂的一打听：“你们这地方可有练武术的吗？”跑堂的说道：“有，我们这里，要找别的还是真不现成，练武术的可太多了。现在后街，地名叫作李家场院，那里有一个大把式场子，竟说徒弟就有一百多，除了本镇之外，远近的人都有，虽然不能说天天全到，那一天也有一百多名。今天你来的太巧了，听说今天也不是什么会，大概是所到的徒弟全来。如果你愿意看练把式的，今天可太热闹了，我也不是替我们南杨镇吹牛，你在这里看完了练把式的，别的地方就不用看了，可称得起是天下第一的武术场。”二人闻听点了点头，吃完了饭，给了饭钱之后，站起身形溜溜达达够奔南杨镇的后街。在道路上走着，就见道路上的人络绎不绝，一边走着一边闲谈：“今天这个热闹差不多的人可没看见过，也算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个徒弟们已经就够看的了，听语还外约了那么些个人，不但是有外

请的人，当场练功夫的时候，不论是谁，只要你有能耐，就可以下场子练练。话可是这么说，大凡练功夫的谁不知道他老人家这个大名，真要是没有两下子，谁敢下去练去！”就有人说：“快走吧，这功夫差不多人家快练完了。”凤岐、于斗二人一听就明白了，准知道说话的人也是前去看练武的，道路不用打听跟他们就可以去。果然随着大众走不多远，就看见有块高地，围着许多人，别看人多，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凤岐、于斗二人到了近前一看，高地上面还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两旁有几条板凳，桌案上面有茶壶茶碗，在桌案的左右雁排翅放着两架军刃架，十八般兵刃俱全，全都是锃光耀亮。在场子里头坐着几个人，全都是雄纠纠气昂昂，那个样子不像练武术的，倒像扛粮食的脚行。几个人在那里似乎等什么似的，等了好大半天，就听有人说道：“来了来了！”大众看热闹的全都闪了一条道，可真来了不少，足有四五十位，从中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丑的俊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个气象都是雄纠纠，不问可知，这一定都是练把式的老师傅了。众人到了场院里面，要说完全落坐，可没有那么些个凳子，坐下有几位，其余都分两旁站立。里面有一位两撇黑胡，在这些个人中还就属他的年岁大，身形坐稳之后，高声说道：“三儿六儿到哪里去了？”一声喝喊之后，在人群里出来两个小孩儿，年纪都在十三四岁，到了那人面前一站，黑胡这个人说道：“我先用土铺垫铺垫，然后就是你们二人，每人打一趟拳，练一趟军刃，这就叫做垫场子。”说罢站起身形，走到场子正当中，向四外作了一揖说道：“众位，我们今天是三场合练，这个消息大概众位也都知道，不过合练的原因，现在就不必说了，反正今天是非常热闹，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看热闹众人，咱们当地的也不少，坊前左右的更不少，远处的在此过路，听见这个信也许到这里看看。诸位之中哪位是练武的我可不知道，在我们没练之先有几句话，就是行家看门道，笨汉看热闹，也别管是是门道是笨汉，在我们这里看完了武术之后，别处你也就不用再看了，软硬两门内外两家，所有出奇生色的功夫，只要你有功夫慢慢的看，准保叫你开眼就是了。话你们可听明白了，一不要银子，二不要钱，白看白瞧，别的全都不说，就是叫你们把绝艺看了去，逢人说说道道，有懂武术的人听见，好知道南杨镇上，是出绝艺的地方。”凤岐跟于斗两个人一听气的了不得，由打出世以来，还没听见过说这样大话的呢！恩师传艺之时，嘱咐的是文武一理，讲究谦恭和蔼，不许自高自大，想不到这个把式场子，居然说这么大的话。这还别怪他，皆因天下的武术无尽无休，也许人家这个传授高，个人身上所练的全都是特别的绝艺，咱们来到这儿，再接着开开眼界。二人又接着听这人说了半天，末了才说道：“现在先叫二名新入门的小徒弟练两趟，然后各位老师再上场。”说罢一回头说道：“三儿过来露一趟拳。”小孩高声答应，来到场子当中，也向四面作了一个揖，遂说道：“众位，在下可是初学乍练，没有功夫，我这就是来垫垫场子，打算看绝艺，请大家站住了，回头老师傅们上来，自然有空前绝后的好功夫。话说明白了，我是说练就练。”后面众人异口同声说了一个练字，小孩儿这才把身形往下一矮，左步前迈，双拳往前一提，接着就一招一招的练下去了。凤岐看的明白，小孩子练的本是三星炮锤，虽然没有什么好，小孩子练到这个地步，也算不错了。霎时间把一趟拳完全练完了，跟着六儿又上来了，也说了几句话，然后练了一趟大红拳，二

人的功夫到是相差不多。两个小孩子练完了之后，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到了当场自报名姓："在下张志龙，有个外号人称月里玉兔。本来叫三儿跟六儿再练趟军刃，因为年轻的小孩子气力单薄，我出来先打趟拳，叫他们二人喘喘气，回头再叫他们二人练军刃。"话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一转身，分开了门户，就练起来了。于斗一看练的本是形拳，也不错，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练完之后，三儿跟六儿又上来了，一个手里擎着一口单刀，那一个拿了一条花枪，到了场子当中任什么也不说，单刀一摆前三后四就砍起来了。练的本是五虎刀，练完之后，拿枪的过来，又练了一趟六合枪。枪刀都练完了之后，跟着又过来一位，手擎着护手双钩，这一个下去，又换了一位练大刀的，跟着单刀、双刀、花枪、宝剑、三节棍，一场一场的接着就练下去了。凤岐、于斗二人一看，这一群人所练的功夫不错倒是不错，可是离着那个行还远了，就凭这个功夫也敢说是绝艺，真正是岂有此理！正然二人暗含着思想，忽然间换上一个极瘦的人来，骨瘦如柴，好像痨病鬼一般，手里拿着一对军刃，跟童海川用的军刃一样，可就是没有当中那个鸡爪。他这个军刃名字叫做鸳鸯月，也可以挂上子母二字，可就不能说子母鸡爪，因为他没有鸡爪。看着这口军刃，可是差不多，少了这两个鸡爪，可就差大了事了，因为这种军刃，就凭着的是两个鸡爪拿人的军刃，没有鸡爪，那就算一点力量没有了。手拿着子母鸳鸯月，到了当场，叫声："众位，这不是已经练了二十多场了吗，功夫好劣，大家也都看见了，这可不是老娘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这个样的把式，也就是在南杨镇上看，到了别处，还能够说没有练的吗，大概练到这个份儿上恐怕不容易。现在敝人吴成厚，

上场练一趟双月。”说道把手中的军刃往上一举，众位看见了没有，这就叫双月，其实这个名字叫子母鸳鸯月，说省事就叫做月。这个军刃，不用说没练过武术的，就让练过三年五载的，不用说叫他练这对军刃，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这里面的招数也是独一无二，说一句大话吧，南七北六十三省，这个军刃也就是我吴成厚一个人练这个，别处要是看见练这个的，那就是我吴成厚的徒弟。为什么上场先说这么几句话呢，这里头的原因，方才他们上场的时候话也没说明白“今天虽然是三场合练，这里也一样加外人上场，别管是当地的本村的，或者是行路的，只要身上有功夫，只管上来练几手。可有一样儿，在没上场之先，自己得忖量忖量，有方才练过去的那个功夫高没有，如果说差的太多，也可以不必上来，虽然说丢丑丢个人的丑，可是与我们这个场面不大好看，请大家千万要留神，没有绝艺不必上场。并且还向看热闹的众位说一句话，就是每一场练完了之后值好，大家捧一个好字，这为什么呢，就为的是分别出谁练的好，谁练的坏。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我先练一回双月吧。”说罢，左右手一分跟着就练起来了，于斗不看还则罢了，看他这一练差点没笑出来，不用说比人家童侠客，就是我拿起双月来也比他练的强，就是这个样居然也敢说是绝艺，这个人他也太不要脸了。这才跟凤岐商量：“你听见了没有，既然他说谁上去练都成，咱们也练一回让他们开开眼好不好？”凤岐说道：“那可办不到，武术本来是个僵火的玩艺，咱们练的不好，反倒给他们招了笑话了，练的好，不但他们白开眼，反倒有了气了，是练的好也不好，练不好也不好，还就是不练到好。”于斗听罢，冷笑一声道：“你这还是剑客的弟子，处处全都怕惹事！这可有什

么关系，你不愿意过去练去，我可要过去了。”风岐将然要拦于斗，这么个功夫，一片叫好声不亚如打了一个雷一般，原来是练月的那个人已经练完了。

里面的人将然要出来，忽然间由打外面上去一个人，连连说道：“方才那位吴老师傅说的明白，大凡身上有点功夫的，就可以上来练练。在下姓柳名俊城，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翻天鹞子，如果说练军刃我可没带着，功夫本来练的不高，使别人的军刃，还是不趁手，没有办法只可就是练一回拳就完了。”于斗一看有人上去了，自己当然就不能再过去了。可有一样儿，这个帮场子的对于规矩稍为差点，应当出场时先跟人家练把式的师傅们道声辛苦，说明自己的原因，人家还得客气客气，这才能够练了，柳俊城一点规矩话没说就上去了，未免招惹人家场子里头不愿意。将然想到这里，就见方才那个练月的又走过来了，遂连连说道：“这位老师傅，你既然登场现艺，不问可知，当然那个功夫比我们高了，不过你老人家单练恐怕没有意思吧，我们过来给你帮下手，不显着热闹吗？”柳俊城闻听连连说道：“按说可是没有这个规矩，既然各位老师傅，愿意赏脸赐教，在下接招就是了。”风岐、于斗一听，可了不的了，这位上去这就算比上了，咱们看看这到是个热闹。不但这二位少侠客注上意了，就连看热闹的众人，也都知道这里头有了事了，没有一个不把眼瞪圆了看着的。就听姓柳的说道：“既然如此，但不知道那位老师傅赐教？”吴成厚微微一阵冷笑：“按说这里头可就是我的功夫不好，除了帮场子的两个小孩儿，他们的功夫不如我，共余那位也比我高。这不是我把话跟你说完了吗，我就先陪你走两趟就是了。”柳梭城说道：“阁下姓吴不是，就请吴老师你赏个架式吧。”吴

成厚说道："这可没有这个规矩，我们坐地的是主，你是外来的为宾，无论如何，还是先请你先亮式发招吧。"柳俊城闻听点了点头道："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这么吩咐，我柳俊城可要无理了。"说话之间，身形微然一矮，作出来金鸡独立架式，说了一声请，吴成厚也摆好了架子说声请，二人擦拳过掌，当场就比试开了，头两招还不理会，后来一看，赶情柳爷的功夫比这位吴成厚高的多。凤岐说道："兄弟你看见没有，要不怎么说练功夫讲究谦恭和气呢！这群人说的话未免太大了，果然把这位姓柳的招怒了，你看见了没有，用不了十个照面，这位姓吴的准得当场落败。"这句话没等说完，吴成厚因为贪功心太盛，猛然间一掌打到柳俊城的怀中，柳俊城把身形向旁边一闪，却用双手往旁边一带他，吴成厚这个乐子可太大啦，登登登往前抢了七八步，站脚不稳，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就是来了个嘴按地。柳俊城连连说道："在下一时失手，多有得罪。"吴成厚双手按地爬起来，满面通红，可就回归本位去了。这功夫跟着又过来一个人，连连说道："柳老师傅，你这个功夫到是不错，可有一样，我看着不像凭功夫赢的，是个俏劲赢的，不才我愿意陪你走两趟。"柳爷说道："肯其赐教，那是在下最欢迎了，请阁下报通名姓。"这人说道："问我姓张双名国栋，皆因我生来的力大，人送外号叫大力张。"柳爷说道："张老师傅既然赐教，就请你亮招就是了。"张国栋闻听并不客气，身形一矮亮了一个架式，跟着向前探身，握拳就打。柳爷一看拳到了，并不慌忙，向左一上步，用的就是跨虎登山，右胳膊对准了张国栋右手一撩，你说这也是活该，两只胳膊还是真跨到一处了。柳俊城左脚为根，滴溜一转，整个的转到了张国栋的身背后，他转到后边去到不算什

么，张国栋这只胳膊他还跨着呢，用力往外一拉，可了不的了，张国栋往前一就身，整个爬下了。你还别看不起那个吴成厚，不论如何他还能够走几个照面呢，像张国栋一个照面没走，就躺下了。这一次未容柳梭城说话，又过来一位，自报名姓，说道："姓柳的，你别觉着你不含乎了，我姓康叫康德寿，来来来，咱两个人比试比试。"说到这里，迅雷不及掩耳，照定柳爷便打。柳俊城也不敢怠慢，用双拳接架相还，二人战了七八个照面这位康爷因为眼神一花，把手腕子被人家掳住了，急劲儿被人家往回一夺，跟着一推，扑通一声来了个仰面朝天。

简断捷说，连着过去十三位，一个战过十个照面的也没有。就见那个有小黑胡的那个人，慢慢的站起身形，向着众人说道："各位师弟，你们大家不必过去了，就连我到了当场，亦未必是人家的敌手。可有一样，不用说是当场输招，就是刀山油锅我也不能不出去，诸位师弟给我看着点吧。"说罢来到当场，冲着柳俊城抱拳道："柳老师傅，你的武学很好，我们摆在这个地方，又不是打把式，又不是卖艺，就是以武会友，别看我们师兄弟被你战败了几位，我们也欢迎有这样的高人前来捧捧场。"原来这人姓赵名兴虎，外号人称混江银龙，今天见他的师弟全都不是人家的敌手，这才过来答话说道："柳老师傅，我们这个功夫跟你比上，当然准输，可有一样儿，现在我们这全都是徒弟们，只要你能够把我们赢了，当然我们就前去请我们的老师，前来跟你过招，如果赢不了我那就作为罢论。"柳梭城就知道这位的武学可以，现在他把话说下，如果赢了他就是不让我走，回头好请他们老师去，自己笑了笑说道："在下的意思也就是以武会友，当场输也算不了什么，

未领教阁下尊姓大名，怎么称呼？”这人说道：“问我姓赵名兴虎，柳老师傅进招吧。”说着话站立在下风头，双手抱拳叫姓柳的进招。这位柳梭城连胜了十三阵，心说你们这群之中，大概也没有多大能耐，如果你要是他们的老师或者还可以，既然是师兄弟，谅你也没有多大能为。这地方到不是艺高人胆大。这就叫连胜生骄，当时不客气，果然就发招，照定赵兴虎便打，赵兴虎也以双拳接架相还。要说也是该着兴虎不露脸，由打一动手他自己心里就直嘀咕，到不是嘀咕别的，他想这个，我的老师素常总说我们的功夫不离了，所以把这一群师兄弟全都交给我带着练功夫，现在来了这么一个柳俊城，已然就被人家打倒了十三个了，倘若是我再赢不了，回头跟着老师这个话可怎么说呢？请想这个动手应聚精会神，遇见敌手还不一定怎么样了，赵兴虎遇上了劲敌，不但不聚精会神，反到想起乱七八糟来了，那个招数发出去如何能够严密的了。柳俊城可不知道其中有这个关系，看了看赵兴虎的功夫到是不含乎，不过就是传授不大精明，不但是漏招的地方不少，并且是还显着迟慢。这一来不要紧，柳俊城就算放了心了，放心大胆往里进招。战了十几个照面之后，人家这个招数就欺上来了，赵兴虎再打算变招换式，已然就来不及了，自己未免心里着急，越着急招数越不灵敏，不到五七个照面，因为双掌走空，被柳俊城欺上身来，用磕膝盖，把赵兴虎撞了一个跟头。方才柳梭城把人打倒了之后，还说几句客气话，到现在看了看从中没有一个有功夫的，不觉这个心可就放大意了，不但是客气话不说，反到哈哈一阵大笑：“赵老师傅莫怪是大师兄，果然是武术比他们高，居然跟我打了十几个照面，这就很不容易了。不是姓柳的我说句大话，三十岁左右

练功夫主儿，能跟我战十个照面的连一位找不出来，这个话不是单说这个场子里头。普天之下全都算上，由打出世以来我就没看见过敌手。”这个话未免太不好听了，可有一节，赵兴虎乃败绩之将不敢言战，任凭人家说什么大话也不敢答言了，只可说道：“柳老师傅果然武术高强，我等不是你的敌手！请你凳子上面坐一坐，我打算请我们敝老师会会你老人家。”柳俊城扬扬得意，连说道：“可以可以，任凭请谁都成，我在这里候一候。我要说这个话未免显着太不对了，依我说你们尊师请不请的不算什么，因为什么呢，老师不用请，胜败尚且不知道，由打这里算完了就完了，如果把你们老师请出来，当场再落败，这个场子岂不是立不住了吗？再说你们老师他老人家也未必来。我说的这可是当笑话，方才咱们众人动手之时，你们老师说不定还许在人群里看着呢！如果看着能够比试的话，大概早就上来了，既然不肯出头，不问可知当然是溜之乎也。回头打发人一请，就提没在家，故意的落这个好看。因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皆因我来到这个地方，就算是人地生疏，对于谁我也不认识，倘若你们的老师在人群之中，我也不知道。”赵兴虎听了这个话非常不满意，叫声：“柳老师傅，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你这个意思是怕我们老师他老人家不出来，实话告诉你吧，他老人家坐在家里，一天任什么事也没有，向来也不出门，只要我们去个信，他跟着就来。我们老师这到不算什么，我就怕你老人家不在这里候着，回头他老人家到了，你走了，这可未免不像一回事。”柳梭城闻听哈哈大笑：“赵老师傅，你就去请去吧，慢说是去请你们的老师，就是你们这个全村之人，以及坊前左右，或者是走路之人，全都算上，任凭是那位到这里来，我也是一样

等着。再说一句话，透着不好听，这不是咱们比了这大半天吗，大概没有这么大胆子人，前来比试。这到不是人的胆子小，就皆因他没有这个能为，眼睁睁到了这里就得栽跟头。”

他们两个人这一说话不要紧，把于斗小昆仑可给气坏了，跟凤岐说道：“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小子说话比他们本场子的人，口气还大，我可不管你怎么样，我要到那里跟他比试比试。”凤岐听着这个话心里也觉着不好过，起先他们是光说，未练功夫，就是他们有能为没有，尚且在不知道之中，到现在不但是场子里的人全都看见了，就连这位姓柳的也看见了，究起真来他们这个能耐，也就是很平常的，为什么说是平常的能耐，还敢说这个大话呢？自己心里略为有这么一点意思，对于于斗所说之话，略为拦他慢一点，这功夫于斗早就由打人群之中纵了出去，到了场院之中，高声叫道：“诸众老师傅多辛苦，在下于斗看着诸位所练的功夫，全都不含乎，我虽然没有什么能耐，可是也用过三冬两夏的功夫，方才那位柳老师说的明白，看热闹众人到不是人的胆子小，皆因他没有能耐，上来就关系栽跟头。在下也是没有能耐，不过就是胆大，至于栽跟头，我更不怕，所以跟这位柳老师傅，打算当场比试比试，我也就为的是学几手高招就是了。”柳梭城一听：“哦，合着是找我的，我可不能含乎。”赶紧走过来，看了看于斗，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不由得笑了，“叫你哥哥你可没有我的岁数大，只可叫你一声兄弟，看你这个年岁一大关也就是二十岁，就让有功夫，可能练过几天，居然你敢出头比试！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大一点儿，方才那十几位你看见了没有，哪一位身上不有十年八年的好功夫，尚且不成，何况是兄弟你。不问可知，当然是听我刚才所说之话，当然是有

点不忿气，我劝兄弟你把这个气消消，不可僵这个火。当场动手不是闹着玩的，常言说的好‘当场不让走，举手不留情’，倘若一个留神不到，身上带点伤那倒是小事，叫人家看着够多么不好看。俗语有句话，‘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出头容易褪头可就难了。兄弟依我良言相劝，你还是下去吧，你我不用比了。”要是拦着别的年轻人，听柳俊城说了这片言语，早就怒气填胸了，于斗可不在乎那个，本来平常的日子坏的就摸不的了。当时一听这小子说话扬眉吐气，这才说道：“柳老师傅所说之话，实在是金石良言，我就应当听完了这句话，赶紧下去就是了，怎奈我也明白这个烦恼皆因强出头的这句俗语，可是我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出于我的本心出来的，皆因我有两个兄弟，他们都知道我会练两下子，非叫我出来不可，如果说咱们不比两下子，我回去怎么对的起他们二人。”柳俊城一听遂道：“未领教你这两个兄弟，也是练武术的吗？”于斗说道：“我这二位兄弟何止于练武术，那个功夫太高了，平平常常的主儿可不是他的敌手。”柳俊城闻听皱眉，遂说道：“既然你这二位兄弟这么高，但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可以请过来当场比试比试吗？”于斗笑了笑道：“柳老师傅，你实在愿意见见这两个人吗？”柳俊城说道：“既然这么着，我愿意见见。”于斗闻听哈哈一阵大笑，叫声：“柳老师傅，我早就有心叫你见见，也用不着请也用不着叫，你要打算看你来看，这就是我的两个兄弟。”说着就把两个拳头一举。柳俊城一看过个气可就大了，怎么样你这就叫拿我玩笑，你有两个拳头兄弟，难道说我就没有了吗？”小子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了，，连连说道：“姓于的，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皆因我看你年纪小，不忍当场跟你动手，你既然这样

打趣于我，这可叫飞蛾投火自找其祸。来来来，我到看看你有什么能为！”于斗说道：“这个练武术的规矩，凭的就是功夫赢人，用不着说大话，既然不含乎，才站在这里卖拍呢，卖拍完了，有人过来说别的不新鲜，当场跟人家过招那才叫英雄好汉呢，用不着说那些个废话。说那个话好像夸自己的能为高，其实那就算没胆子，多说几句话多占会儿功夫，晚栽一会儿跟头，越说的话越多越不好看。”这时候把个柳俊城气的，连话也没有了，连连说道：“不必多说了，不是凭功夫赌输赢吗，别走，接招吧。”话说到这里，那叫人到话到拳也到，左手一晃右手一拳，照定于斗胸前打来。于斗看的明明白白，等到掌临切近，把身形往旁边一闪，用右胳膊一压他的手，左手用的是掖掌，照定柳俊城就打。要说这个柳爷到是也真不含乎，一看自己的掌走空了，人家的掌跟着打了进来，赶紧把身形一斜，用肘一挂，算是把于斗的掌躲过了，抽招换式两个人就打在一处。凤岐一看心里就算放了心了，因为什么呢，别看于半跟他走了几趟，并不是功夫上跟他平平，于斗故意要斗弄斗弄他，到看看他有什么能耐。可别看，这个柳俊城他可不知道，凤岐可看出来了，如果于斗不打算看看他的能耐，小子连一个照面也不准走的了。当时斗了几个回合之后，于斗看了看小子的这个能耐就顶到这里了，这才不耐烦的再跟他斗了，用了个鹤亮翅的招数，把小子打出去约有七八尺远近。

柳梭城这一输招不要紧，跟着就听人群之中有人说道：“好功夫，别走，我来请教请教。”说着纵上一个人来，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并未留胡子，新剃的头，漆青的胡子楂，身高约有五尺多，生来就是个车轴汉子，枣红脸膛，两道浓眉，

大环眼，眼光灼灼，一看就知道有个十冬八夏的好功夫。到了近前，先向柳俊城说道："兄弟，你也不想想，你已经赢了十三阵，一个人能够有多大的力气，到了这场你就不应当比了。看着可是你输了；其实不是输在功夫上，是输在劳累上了。你赶紧下去休息，这个样子还不一定比到多怎呢！你休息去好了，给哥哥我看着，我要是劳累不成的时候，你们可别不管，再上来替换我。"柳俊城借着这个台阶可就下去了，于斗这才问道："这位老师傅你贵姓？"那人说道："问我姓姜，单字名虎。方才我看你跟我的师弟打的不含乎，故尔我也觉着有点技痒，打算跟于老师傅领教领教。"于斗说道："岂敢，在下并没有多大功夫，方才跟你令师弟动手，那就叫巧赢，跟你再一比上那就不敢说一定了。这不是你既然来了吗，我可不能说出不算来，我也没有别的希望，也就是希望巧赢就是了。"说着把身形一矮架式亮出来，叫道："姜老师傅，请进招吧。"姜虎并不客气，欺身上步举拳便打，于斗一看他的拳来势凶猛，兵法有云："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小子不但来势凶猛，功夫还不含乎，因为拳挂风声，可见得这个功夫不坏了。于斗看他的拳临切近，并不向左右躲闪，只是凹腹吸胸，这一拳也就是将将的挨着衣服，尚且未到肉皮，胳膊已经伸直了，虽然挨着身上可是没打着。于斗就在这个时际，就用左手轻轻一推姜虎的手腕，姜虎将然要翻腕子掳他的手，没想到于斗的右手早就在左手底下伸出去了，砰的一声把姜虎的腕子掳住，跟着就望怀里一带。姜虎一着急，说声呀，那个意思打算往回夺。这功夫于斗左手已贴上他的胳膊，往姜虎胳膊上一压，欺身向前进步，左手虽然压着，右手已经就撤回了，姜虎准知道不好，打算急不如快，把右臂撤回来。他

往回一撤，就听吧的一声，可了不的了，赶情于斗那只左胳膊横盘着呢，他一撤手，横着那一节往开一放，并且身形一叫劲，在武术上那个开劲，舒臂松肩吧的一声，反手掌正然打中了小子的华盖穴。皆因这是脆劲，弹着打的不能够伤他的心里内部，可并没把人打躺下，只是打的这个小子登登登往后倒退了几步，双手把心口一捂，可就直不起腰来了。过了好半天，就见他晃晃荡荡站立不稳，叭通一声才栽倒了身形，这么一躺下可就坏了，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人可没死。于斗到是没打算把他打这么重，不过自己不知道这个反掌有这么大的力量，一看把人打成这个样儿口吐鲜血，连他自己也是一怔。又一想，咳，一不作二不休，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把他打成了这个样了，倘若我的力量不敌，或者他打上我，比这个还许厉害呢！想到这里，这才哈哈一阵狂笑道："姜老师傅，这可透着我不对，我今天是走着巧赢的运了，这回又是巧赢的。"话未说完，就见由有人群之中出来七八个人，把姜虎搀搀架架，先架下去了。

场院中这才过来一位老头儿，年纪有五十多岁，向着于斗说道："这位老师傅，请你把名姓留下吧，既是好武，姓什么叫什么家乡住处说出来。我们的人不是被你打的口吐鲜血吗？现在要说有人过来报仇，不用说人位不方便，就让是有人也显着不合式，皆因我们到人家场子来比试，你们也是到人家场子来比试，并不是跟人家场子里的师傅们。看你这个意思定是过路的了，既然是过路的，回头你走了我们没有地方找去，今天不比了，就请你说出名姓来吧！"凤岐听到这里也赶紧来到场内，高声说道："我们行不更名作不改姓，我兄弟上场已然把名姓说过了，到现在你还要问，这不是诚心吗！

有能耐登台比手，好武好练慢说是带伤，就是丧了命那也叫情屈命不屈。如果说看着我们不忿，只管当场动手，如果说不敢动手，问我们名姓，然后卖拍几句大话，这可应了你那几句话了。你不是说没处找我们去吗，你们往人群里一钻，我们还没处找你去呢？”这个人说道：“你们不是占了便宜了吗，找我们干什么呢？我们人已经被你们打得口吐鲜血，当然我们找你们报仇，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仇呢？如果你们不敢报通名姓，那就算怕我们找你，那我也就不问了。”凤岐微然一笑，“这个话你先别这么说，我这位师弟，姓字名谁你知道不知道？”这人说：“我知道他叫于斗，干什么的家住那里，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凤岐说道：“告诉你，我们二人是亲师兄弟，到这里来替老师访朋友。他叫于斗，我叫凤岐，全都住在北京隆兴顺镖局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那里？说明白了，我们还许找你去呢！”这小子说道：“我姓姜，那是我的兄弟姜虎，我们弟兄不敌你们，这还有老师呢，问明你们的家乡住处，就为的是找你等前去报仇。”将然说到这里，小子用手一指，“这可好了，不用费那么大事了，那不是我们老师来了吗！”说着话用手一指，于斗果然就顺着他的手观看，凤岐也要看，始终没把这小子看在眼里，果然这小子说完话之后，就见他向怀中一伸手，如飞似箭唰的往外一甩，打算措手不及，把于斗打倒。那知道凤岐早就看明白了，这小子没按好心，自己出头到当场说话，就为的是防备这个小子，果不出自己所料，真的把他等上。别看小子手那么快，凤岐乃是董化一的得意弟子，那个身形其快如电，看见小子手伸进去了，将然往外一甩，身形向前一纵，砰的就是一脚，把小子踢了个跟头。他这一躺下不要紧，就听见看热闹的众人之中，哎呀了

一声，跟着就是一阵大乱。原来这小子是会打戛戛镖，瞧见于斗武术高强，准知道光明正大动手不是人家敌手，故意的说那些费话，怔说问明白了人家的家乡住处，回头好去找人家前去报仇，就为的是想法子把于斗的眼神领开，然后出其不意打镖伤于斗，被凤岐识破他的奸计，可是戛戛镖已然打出去了。下面看热闹的众人，就算是成千上万，可巧这只镖就打中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腮帮子，外面打的，里面透出，槽牙打掉了两个，鲜血直流。平常人那里禁的住这个，连疼带吓，哎呀了一声，身形往后倒，皆因看热闹的人太多，这人如何能够躺的下。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故此一阵大乱。凤岐走上前去，一脚把这小子踏住，遂向场子里的人说道："你们大家还不把他捆上，他甩暗器把人打伤了，如果放他走了，这个官司可得你们打。"场子里头众人一听这个话有理，眼睁睁把暗器打出去，已经打得人满面鲜血，生死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闹着玩的吗，这才七手八脚的把这小子给绑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老头儿，非是旁人，书中交待来者正是方才打发人去请的那位老师。到了这儿一看就怔了，下面的人乱成一片，上面徒弟们按着就捆人。老头了一想这个把式可真练出新鲜样儿来了，怎么当场比手还带捆的呢！赶情来到场子当中一问这是怎么回事，吴成厚走过来，就把方才经过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头子赶紧到受伤的人眼前一看，不错，确是一只戛戛镖，好在一样，打的这个地方，就是穿皮过肉，里面就伤了两个牙，绝以没有多大危险，这才叫徒弟们把受伤的人赶紧搭到自己家中，快给他上药。这才向着姓姜的说道："好武好练，当场动手本来就有输有赢，兵法上不是说过了吗，'胜败乃是军家常事，好汉子讲的是你

一拳我一脚，绝不能够因为武术不敌人家，暗含着拿镖伤人。你没看见吗，无缘无故的把人家看热闹的给打伤了，此如说要是你看热闹，被人家打伤了你愿意吗？这不是这个事已经这么样了吗，看热闹的众位，把话也全都听明白了，受伤的人已经搭到我家去了。你只管去你的，就是嘱咐以后千万不可有这个行为。你们把绑绳给他解开，叫他走吧。”众人把这个姓姜的放了之后，老头这才向凤岐、于斗说道：“二位贵姓高名，小老一时来迟，不是二位登场现艺，这个场子几乎被人踩了，小老这厢谢谢。”说着话双手一抱拳。风岐说道：“微末贱艺，何足挂齿。我名叫凤岐，他叫于斗。提起我们二人，大概老人家不知道，提起我的老师，或者你也有个耳闻。我这位兄弟他的老师，姓于名成字洞海，外号人称长臂飘髯叟。我的老师他老人家住陕西凤翔县西关外，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未领教老人家你贵姓？”老头儿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我看二位就不是寻常之人，原来是一位少侠客一位少剑客。小老姓化，单字名龙，号叫天雕，有个绰号人称威镇五狱。”于斗、凤岐二人一听，听老师说过，这乃是一位成名的剑客，化龙化天雕。凤岐、于斗将要答言，那化爷一摆手，“于少侠客，凤岐少剑客，不必多说了，此处离草舍不远，请二位少年英雄到我的家中一谈，不知道可肯其赏脸吗？”这二位心怀鬼胎，本来心中有事，恨不能找个人打听打听，一听这个话立刻答应，遂说道：“既蒙老剑客吩咐，我二人遵命就是了。”化爷这才吩咐众徒弟们，收拾桌椅板凳，以及军刃等物，全都收拾利落了，大家一同回家。这个地方就算是年老人身分高，凡事全都想的到，按说所有的徒弟们全都认得家，老头子陪着风岐、于斗头前走不就完了吗？要

是往常可就这么办了，惟独今天可不成，因为什么呢？场子上已经闹了事了，说不说那就要打上了，下面看热闹的众人，人山人海的，知道谁跟谁一同来的！倘若自己陪着人走了，留下徒弟们，在这里收拾东西，倘若有人二次前来动手，不论那头儿把那头儿打了也不合式，有自己在这里呆着，就可以把他们镇住了，故此叫大家一块儿走。来到家中，先看了看受伤的人，徒弟已经给他把药敷上，疼也止住了。问了问那个受伤的还不是当地的，到这里来卖力气给人家做活，说话还很开通，向化爷说道："老大爷你放心吧，这个事算是该着的，那么些个人单打着我，可见得是该着，我有这个一镖之灾。你这样的对待我，我就感激的不得了。"化爷这才说道："你这次虽然是受的误伤，总也是因为我们把式场子所起。这不是耽误你作活赚钱了吗，我这里有五十两纹银送给你，银子你先收起来，先在我这里慢慢的调养，将伤养好了你再走。"这个人一听，连连作揖拱手，银子接过去又要了点药，就回家去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就不早了，化爷吩咐厨下安排饭，霎时间，山珍海错陈列满桌。化爷让凤岐、于斗上坐，二位少爷不肯坐，化爷到也不客气，"好吧，既然你们恭维我的年岁大，我就实受了就得了。"老头子自己坐在了当中，凤岐、于斗在左右相陪，一边喝着酒，老头子化爷这才说道："二位这是由打那里来上那里去？如果不提，简直我就不认识，我说这个话可并不是攀大，提起西方侠镇古侠那乃是我的老友，不过有些年没见面了。"凤岐听人家化爷说话稳重大方，二目如电，不问可知，当然是一位正人君子，这才实话实说，如何保护贝勒爷，道路之上稍微不小心，以致把爷给丢失了，"我们这

是万般出于无奈，到这里也就是望风捕影，老人家既然问到这里了，没有别的，只可跟你打听打听，附近可有什么不法之人吗？”化爷一听就吓了一跳，正色说道：“我这个说话可口直，受听不受听你们二位可多原谅，这段事纯是因为你们二位年轻，保护着皇上家的儿子，这是何等的重要，不但是不能额外生枝，就连吃喝都应留神才对了，想不到他老人家没出什么事，由你二人到出了毛病了，这真是岂有此理！”老头子这一片话把两个孩儿说的闭口无言。过了一会儿，老头子复又说道：“我这个话说的可也是费话，因为什么呢，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不也是没有用吗，到现在也用不着埋怨了，要紧还是设法子找这位爷。不过以后再有这种事，二位可千万要小心谨慎。”说罢，忽然双眉紧皱，“如果说我这南杨镇，我敢保险，绝没有意外的事，要说行为不法，可全在北杨镇了。由打多少年以前，因为栽种杨树，南北杨镇彼此结仇打仗，一直到现在两村之中还是武胜于文，就为的是争这口气，所以这个功夫一辈比一辈高，一代比一化强。说句不客气的话，到现在这南北杨镇上，居然出了侠剑客了，虽然这侠剑客不是因为打架练的，可是练武的起因，还是由打那里起的。我可是耳出耳入总听说北杨镇上的人，行为非常不法，大概还跟山寇有什么勾串交结，我到现在就算在家里忍了，事不干己莫劳心，我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拿今天场子里练功夫说，道听途说，北杨镇说南杨镇全都不是好人，两镇上全都犯着心事，到现在虽然练着功夫，总算露脸，要是我听见这话，绝以不答理他们，皆因这一群徒弟们就不然了，听了这个话，搁放不下，当时恨不能叫我找他们去才好。话可是这么说，这个话也就是一说一听，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再

说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北杨镇上数千户人家，到哪里去找说的呢！如果说我由打这里不闻不问，徒弟们未免心里也不痛快，这个话越传越多，本镇三个场子都知道了，大家都要跟北杨镇上的人誓死相拚。我这才给他们想了这么一个法子，找人家去没有理，不如你们大家定规一个日子，在外面练功夫，如果北杨镇的人，他们果然不忿，到那天他们一定前来踢场子，由打这里跟他们闹起事来，这算是师出有名，总比闻风抄影找人家去好。再者说练功夫的时候，可以把话说大一点儿，故意激动他等的怒气。大概二位少侠客也听见他们说话了。”凤岐、于斗听了这片言语，这才明白，莫怪站在场子里说那么大的话呢，原来其中有原故。遂叫了一声：“化老剑客爷，这个话由打什么地方起因呢？”凤岐是找贝勒爷的心急，就不愿意叫他说这些个闲话，可是在酒席筵前不好意思用言语拦阻。这时候化爷长叹一声：“咳，这个话我不愿意说他，这不是少剑客问到这里了吗，可是这个，要是因为怎么起的呢？皆因是世上人多心不齐，从中没有不争气的人，怎么会有这个事！”

这里面是这么这么一段事，老头子把从中原因说了一遍：“要说也是笑话，在东街场子里面，有一个练功夫的徒弟，姓唐，小名叫作唐二秃子，学名叫做唐善亭，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全都死了，跟着他的叔父长大成人。皆因他长了一脑袋秃疮，走到人前差不多谁都嫌脏，故此这个孩子的人缘太不好了。不但是这个，并且生来的非常淘气，一天起来就是蹦蹦跳跳，跟他的叔伯弟兄，打架全都打遍了，叔婶方面还不好甚管，皆因是怕落外人的笑话，说是不是亲生养的，待承不好。后来可就想了一个主意，不是他生来的好喜蹦跳吗，莫

若把他送到场子里去，叫他练把式去吧，也不用叫他回家，叫老师给管教他了，省得在家里这么淘。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唐二秃子已经就十岁了，跟他一说还是非常愿意。东边场子这位老师傅是山东的，六十多岁了，姓曹，曹老师为人脾气最好，对于教导小孩，别提多和平了。二秃子的叔叔带着这个孩儿跟曹老师一说，人家场子里头本来有的是地方，谁爱住在那里谁就住在那里，只要家里管吃管穿就行，多一个小孩儿，还多一个人伺候老师，当然不能不答应了。由打这里，唐二秃子就不在家里了，搬到了把式场子里去睡觉，每天起来就跟着大众去练功夫，吃喝也跟老师在一处，不过就是他的叔叔供给他点钱就罢了。你说也怪，唐二秃子自从到了场子里，他也不淘气了，到了练功夫的时候练功夫，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先是非常顽皮一个孩子，现在到变成了一个非常规矩的孩子了。这不是性情改了吗，脑袋上的秃疮也一天比一天见好。在场子里过了四年，这个孩儿已经长到了十四岁，不但是秃疮没有了，连一个癞子都没落，长了一脑袋漆黑的头发，面目本来就不错，到现在出息的，脸如同苹果一般，且生得身体轻巧，居然跟从前判若两个人了。就是有一样儿不好，力量有点单薄，吃力的功夫全都练不了，也就是练些个轻巧的技艺。又过了二年多，人品更出息的好了，就是不长力气。世界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的同场练艺的有一个姓何的，这个小子生就的就是奸盗邪淫的脑袋，他一看这个二秃子长的如同大姑娘一般，家里头又没有人管，让他自己住在把式场子里头，时时想着染指。小子安上这个心了，他就跟老师说了：他家里人口甚多，在家里往返非常不方便，打算也挪到场了来睡。这里住宿的很多，曹老师一视

同仁，谁来也行，当时点头。姓何这小子名叫何星五，跟着就搬进去了，起先用言语挑逗，可是唐二秃思想很正经，并没有别的心，他也不知道何星五未怀好心，还以为是看着自己不错，故此比别人透着有点近乎，自己还觉得非常的喜欢。后来何星五出了个主意，他说他会一趟女儿拳，因为什么这个拳叫这个名字，就因为打出去忸忸怩怩，似乎像女子一样。可别看这个样儿不好，又省力气又好练，练会了之后，所有一切的拳全都敌不住，那个意思就是说以柔克刚。唐二秃一听喜欢的不得了，老师傅天天总说自己生来的力量太薄，功夫练出来，也比别人差着，如果练会了这个女儿拳，头一样儿可以争气，再者说这个功夫也算没有白练。这才赶紧问道："何大哥，练这个拳，也是跟咱们老师学的吗？"何星五说道："他不会女儿拳，这是我出门在云南学来的。我看你身子很薄弱，你若练会了，任凭他的金刚般的小伙子，你凭这个拳也可以取胜，所以我才打算传给你。"唐二秃说道："果然要肯其传给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何星五说道："好吧，过几天我传给你就是了。"唐二秃不敢往下紧问，只得等过了几天，并不见何星五提，孩儿等的不耐烦了，这才问道："何大哥，你不是教给我练一趟女儿拳吗，不知多咱练起？"何星五说道："兄弟，这你可别怪我，那一天我是一时猛撞把话说错了，这个功夫不能传给你，到不是我舍不得，皆因这里头有别的关系。我把话说完了，非常后悔，明说出来就仿佛像我不安好心似的，简直的还是不用学了。"唐二秃一听这个人说话太不对了，说了不算还不说，说话吐吐吞吞一点儿也不亮堂，他所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这才问道："何大哥，你说这个话我就是不明白，怎么会教给人练功夫，还会不安好心

呢！你不愿意教给我到不要紧，你把话说明白了我也听听。”何星五说道：“这个话说不的，头一样说出来，怕兄弟你不明白，说我没安好心，到那时我的好心可就算是白费了！再者说兄弟年轻，十成占九成害臊，不愿意那么办，皆因他是女儿拳，这个话你还不明白吗？”唐二秃听了好半天，仍然还是不明白，叫道：“何大哥，任凭你说出什么来，我绝以不能说你没好心。再者说害臊这个话没有，练功夫怎么还会害臊呢！”何星五噗哧一笑，叫声：“兄弟，你那里知道，哥哥我那个时候就因为害臊，就差点没练成，后来一横心，这才把这趟功夫学会了。皆因练功夫之先，有一段特别的事，日子还是非常长，简直的是不行，兄弟你绝以办不了，你也就别问了。”唐二秃越听这个话越透离奇，心里还真有点着急，叫了一声：“大哥，我每天练功夫，老师总说我力薄，到现在你又说我练不了。”何星五道：“兄弟你也不用着急，日久天长，我就是不教，都不成了，不过咱们慢慢来。”唐二秃一听就喜欢了，后来两个人越走越近，不分彼此，后来两个人异想天开，也要教场子。两个人来到开封，觅得房子，也收徒弟，再说那个时候又时兴，那个买卖还真不含乎。他们在那里就被北杨镇上的人知道了，由打这段事，他们才造出这个言语来，就说南杨镇上练把式的没有好人。其实好人自然是好人，北杨镇上这种不好的人也未必没有。怎奈徒弟们就不愿意了，在场子之中前来动手之人，那就是北杨镇的，不过不愿意山头露面，再说也没到那个地方。遂说：“以我的揣度，他们的意思跟我也差不多，也不管为首之人心理怎么样，为仇作对总是徒弟们居多数，大概也如同咱们这里一样。”老人家把这片话说完了之后，凤岐、于斗全都点了点头，老剑客所说之话，

称得起是至理明言。

化爷又接着说道："这是闲话，咱们不必说他了，要紧还说贝革爷丢失这段事。凭他老人家那么聪明，迷失了路途，绝不至於丢，何况你们行路之时，原说是朝前直走，绝不能走到中途路上他老人家自行拐湾，就怕的是有坏人，看破了行迹，不利他老人家。这个话到是有的，北杨镇上为首的可就是石安，字叫兰古，外号人称水中游龙自然客。他外面有什么交结咱先不必说他，就说他眼时下结交了四个了结生死兄弟，二爷司通，外号陆地泥鳅龙，三爷姚宝，外号白玉鱼虾，四爷跟三爷是亲兄弟二人，名叫姚安，外号粉蝴蝶，老五姓胡单字名仁号守和，匪称铁拐无双。这弟兄五位，也有跟我说过话的，也有没说过话的，可是彼此谁也都知道谁。到是有几次打算借机会跟我联络，就因为我知道他们所交结的不正道，故此我不答理他们，按说可是没仇没恨，就因为不联络，无形之中就算有了仇了。这一次贝勒爷丢失，恐怕与他们弟兄有关系。"凤岐说道："既然如此，待我二人前去拜访于他怎么样？"老头子化龙连连摆手，"拜访可不成，如果打算明了真像，除非是前去暗探。要知他人心腹事，非得窃听他人背后言，只要到了他们宅院之中，听了他们都是怎么个意思，再到各处一调查，倘若该着省事，就许调查出一个头绪来。"于斗说道："既然如此，那可得你老多多帮忙，我们就感激的不得了啦！如果说叫你老人家单人独自前往，不但我们于心不忍，我俩人也不放心。看山逛水是平安的，探寨捉贼是危险的，我们二人不能不跟随您前往。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老剑客你跟贝勒爷并不认识，咱们这个误打误撞，倘若是撞对了，贝勒爷果然落在他们宅中，就是这个没见过面，从

中又得多费许多周折，还是一同前去吧。”化爷说道：“别的到是小事，要说我不认识贝勒爷，这到是实在。咱们前去找的是贝勒爷，倘若是贝勒爷在那里，我不认识到不要紧，他老人家也不认识我，这里头可就麻烦了。好吧，既然这么说，咱们三人一同去就是了。”

这时候天色可就黄昏了，又过了一会儿，老少三位，各自把军刃收拾好了，拾掇的紧趁俐落。老剑客可就是宝剑一口，凤岐当然是双头五节单管枪，这种军刃都早预备妥当了，就是人家于斗早就预备好了。候到天交二更，三位起身，在道路上面可不敢快走，皆因天色太早，只好溜溜达达，到了北杨镇上，这个时候可就交过二更去了。别看化爷跟石兰古没有来往，他在北杨镇上的住宅老人家可知道，看了看村镇里面，已然路静人稀，没有行走人了，这才一直来到石宅的门首。因为是暗探，可不能走前面，只好绕到后宅院后面的大墙，回头向四外看了看，并没有行人，这才老少三位，各自独身纵上了墙头。老头子行侠作义一辈子，到处全都是谨慎行事，到了墙头上面不敢冒然间就下去，先由打墙上抠了一块灰片，轻轻的扔下去，听了听下面确实是实地，这才飘身跳到了里面。三人说话以打手势为记，并不言语。老头子化爷告诉凤岐、于斗，现在三个人可以施展蹿房越脊，一同行走，如果要是用着下院子的时候，千万可别一同全下去，无论如何可得留一个人观风，那怕当场动手，这个人千万也别下来，皆因高处有人是眼睛，全都下来把眼就没有了。二位少爷各自点头。别看化爷认的人家石兰古的住宅，院里面可没去过，到了里面，什么是内室，什么是客厅，也得慢慢的寻找。老少三位，这才施展夜行术，前前后后各处调查。调

查到了东跨院，看见里面灯光辉煌，并且还听见人声嘈杂。这个东跨院，是东为上的上房，三位可就隐身在西房脊后了，往东房里观看正对面，喝，一看这个人位太多了，就是隔着窗棂纸看不出人的面目来，只是借着灯光看见人影摇晃人位不少，打算听里面人所说的是什么话可听不见。打算听也成，除非是绕到东房后坡，到后窗户那里去观看，不但是人看见了，就是说话也可以听见了。老人家虽然有这个心思，因为将然到了这里，尚且没听有什么动作，不敢冒然间起动。只可是略为沉一会儿，哪知道于斗性子急，在这里又看不见，又听不见，这可干什么呢！他任什么没说，站起来要够奔东房的后坡。他可就急了，对面正然出来月光，在背后站起人来，除非屋里不看，只要是往西看，准可以看的见，就因为老式的房子，全都是正房格外矮，因此才显露行迹。

就听正房里面有人说道："众位快看，南房上面有了人了。"这一句话说完了之后，就见屋里的灯，跟着就灭了。老头子化爷知道人家发觉了，凭自己的身分，要是跟着一走，叫人家一追一跑这犯不上，想罢把身形遂站住了。就看东房内的人全都嗖嗖嗖纵到了院中，为首一人问道，大胆鼠辈，竟敢夜探我的家宅，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风岐不含乎，听见下面点手一叫，接着说道："小子们不用耀武扬威，太爷惧则不来，来者不惧。"说着跟身跳到院中，把手中的军刃早就预备好了，到了院中倚枪而立，借着月色观看，人也风流军刃也显眼，那一条枪不亚如银龙一般。就听廊檐下有人问道："小辈这样胆大，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为何前来暗探我的宅院？"问的凤岐当时到无话可说，自己稍为一打沉，这才说道："告诉你吧小子，我们是过路的。二人走到这里，

听见你们夤夜之间，高声喧哗，不知你等是作何举动，故尔暗中观看，没有不法，还则罢了，倘若看出弊病来，你来看，说着把手中枪一抖，我是绝不相饶。”别看这个话是凤岐自己说的，他也不知道满嘴说的都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话没说完听见有人哈哈一笑：“分明是贼盗前来，出此朗言大话，真是可恶！把军刃扔了，束手被绑，我念你无知，还许解绑绳将你放了，再要强横无礼，容我伸手将你拿住，到那时必然将你送交当官治罪。”说着嗖的一声纵到了院子当中，手中擎着一口宝剑，看那个样也到是威风凛凛。到了院子当中，把宝剑一擎喝道：“小辈既敢无礼，报通你的名姓。”凤岐报完名姓，就听那人说道：“果然是无名小辈，别走接剑。”凤岐说道：“小子别忙，太爷闯荡江湖，向来不跟无名之人动手，打算动手先报通你的名姓上来。”这小子哈哈一笑，“小子问我，告诉你，姓姚名安，外号人称粉蝴蝶，排行在四，在往下问就是你四太爷到了。”凤岐一听，这小子外号非常风流。我叫金莲花，原因为破解桃花运，并且面上也刺着莲花了。为什么这小子单叫粉蝴蝶呢，莫非说是采花淫贼不成！这倒不怪这位少剑客这么想，他这个外号叫的本来就叫人家疑心。其实他的行为到是不错，就皆因长得非常美俊，并且穿衣服总喜欢穿白戴素，因此人人就管他叫蝴蝶姚安，后来大众贺号，没有相当名号给他起，就把蝴蝶二字上面又加了一个粉字，从此就叫粉蝴蝶了，按他这个人的身分，就是采花盗柳之辈，总而言之，就是他长的太俊了，今天小子出头报名姓，就连凤岐都以为他是采花淫贼了，其实人家是好人。这不是凤岐这样疑惑人家吗，这个粉蝴蝶姚安一看凤岐的面貌，他的外号就叫金莲花，心里这个气就大了，心

说：我叫粉蝴蝶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这小子叫这个名字不问可知一定不是好人，不然男子汉大丈夫绝不叫金莲花。这二人可算把意思全都想左了，这也不过就是心里话，并未说出口来。姚安报名之后，凤岐说道："小子不含乎，你快进招吧。"姚安一看，喝，真不含乎！夤夜之间偷偷来到人家宅院，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意思，非奸即盗，被人看见也并不逃走，当场动手还是让我先进招，这个贼人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哎哟，这里头恐怕还有别的原故吧？莫非说白昼之间，南杨镇上徒弟们前去动手，也许得罪了仇人，夜晚之间找到这里来，也未可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这才把手中宝剑一摆，先作了一个迎蝠式，然后向前进招，白蛇吐信，照定凤岐咽喉就点。凤岐并不慌忙，看剑将要来到切近，身形微然一偏，就把宝剑让过去了，手中的双头五节单管枪，哗啦啦抖开，二人各施所能战在了一处，姚安心说：这小子不过就是个采花贼，怎么这个功夫这么高！不是姚安这么说么，凤岐还纳闷呢，依我说他是个无名小辈，动上手不过三招两式将他战败，没想到小子还有这么高的功夫，真要他是采花贼，将来便是世界上一个大害。一面想着，招数不敢怠慢，两个人就算是各施所能，战了这个功夫可就不小了，仍然是不分胜败。这么个功夫，姚安的亲胞兄，白玉无瑕姚宝看着着急，一看自己的兄弟跟这人正打了一个平手，常言说的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莫若我过去把我的二弟换回来。自己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宝剑一摆够奔当场，叫了一声："二弟闪在一旁，待我拿他。"姚安闻听，只得虚晃一剑，闪过了一旁。姚宝将然要动手，这么个功夫于斗下来了，"小子们打算换换咱们就换换。"说着话由打腰间把鹿筋

藤蛇棍取出来，高声说道："小子你来试试我这个玩意。"姚宝用手中宝剑点指："打算动手报上你的名来。"于斗报名之后，两个人当场打在了一处。于斗的能耐可不含乎，不过跟人家姚宝动手可差点儿，也就是二十来个照面，于斗的招法透着慢了。凤岐看的明白，将然要摆双头五节单管枪过去替换，这么个功夫，老头子化龙化天雕过来了，肋下撤出宝剑，叫声："于斗闪过休息，化龙来也。"

老头子这一露面不要紧，石宅的众人全都是一怔，大爷石陶古赶紧叫道："三弟住招。姚宝不敢不遵，撤剑退到了旁边。石安石陶古大踏步来到了近前，看了看果然是南杨镇的老剑客，威镇五狱，化龙化天雕。石陶古心说：我这个宅院之中向来没闹过贼，忽然来了两个人夜探我的家宅，我就知道从中有事，却原来是他！好好好，我到要问问他因何来到我的宅中。一边想着，来到院子当中冷笑道："我打量何人，这不是南杨镇的化老剑客吗？"化爷道："石老剑客，我是久仰大名，未曾得暇相会，今因同着于斗、凤岐二人，路遇贵宅，故此顺便进来探听。"石爷把脸往下一沉，叫了声："老剑客，这个话就不对了，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为何夤夜暗探我的家宅？这是被我们知道了，你说是顺道探听，倘若无人知晓，还不一定你们要怎么样呢？"化爷说道："不然，皆因我耳出耳入，听说石老剑客有不轨的行为，耳听为虚眼见是实，故此要实地探听。"石爷一听，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化龙，你我可全都是闯荡江湖这么大年纪，不用提这个有轨外没有轨外，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就是有轨外行动也与你化龙没有什么相干，你无故夜探我的家宅，分明是有意寻仇作对。化老剑客来的时候，可是由你，回去那可就不一

定了。来来来，既然有意跟我过不去，别的话全不用说，你我当场比试，如果是我石陶古当场落改，不是你的敌手，也不论我有轨外行动没有，北杨镇上我不住了。如果你不是我的敌手，你也不用在南杨镇住了，就让你打算在我这里也不让。”化爷早就有心跟这个石陶古过不去，不过就是未敢轻动，现在听了这片言语，不由得一阵冷笑：“好，我正要领教领教石老剑客的武功。”石陶古一听也不客气，伸手将宝剑亮出来，二位彼此说了一个请字，这才两口宝剑并举，当场动手。到底是剑客身分，这个动上手，全都是稳稳当当，不慌不忙，但见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并不闻有脚步声音，这一说二位战的功夫，可就不小了，却不分高低上下，似乎化爷不准看赢。凤岐、于斗在旁边，默默的打算，我们统共就来了三个人，真要是老剑客落败，这可怎么好？有心亮军刃过去帮着动手，又恐怕招惹的老剑客化爷不满意。就在这么个功夫，就见化爷猛然间身形一栽，扑通摔倒在地，石宅的人多，过去就按住了。凤岐这里将然要摆双头五节单管枪，于斗一伸手把他抓住了，“你跟我快走吧！”凤岐非打不可，于斗不让他打，从中拦住，这才二人一同出来，到了石宅在外面看了看，石宅无人追赶。凤岐这才问道：“三人同行，老剑客被擒，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一死相拚呢？”小昆仑于斗说的也好：“你看不出来吗，化爷那么高的身分，动手尚且不成，你我就是打也不成呀！莫若我们暂且回归化宅，回头想个办法再说，再说这个时候，堪堪就要天亮了，倘若动手不成，天光大亮，再走都不方便了。”凤岐一听于斗所说之话到是不错，二人这才一同回归化宅。

到了化宅，家人就是一怔，连连问道：“二位少剑客，怎

么我们剑客爷没回来呢?”凤岐就把被擒前后话诉说了一遍，家人一听就吓了一跳，“哎呀，这可应当怎么办?”于斗说道：“这到不要紧，我们都是跟随钦差大人的随行委员，此事可以报官。此地不是归河南府管辖吗，咱们可以直接到府衙去报案。”家人连连摆手，“报案可不成，你是不知道，此处的县衙跟江南聚英山，勾串一气，就连这里的巡抚，也是聚英山的爪牙。如果不去报官还行，倘若去报官，那就反倒给人家造了势力。我家剑客爷早知道他等行为不轨，可就是因为他们的势派太大了，所以没敢轻动。”凤岐说道：“既然如此，只可设法请人，前去找他，救回老剑客爷来有什么话再说。”几个人说话这么个功夫，天可就大天大亮了，忽然间就听门外有人拍门，家人还以为是剑客爷回来了，赶紧到外面观看。原来是一个送礼的，有一个拿着礼单，后面二人抬着很大一个捧盒。拿礼帖这人走上前去问道：“这可是化天雕化老剑客的住宅吗?”家人说道：“不错。”那人把礼单一递：“你把这个收了吧。”家人问道：“几位是由打哪里来的?”那人说道：“来把礼单拿进去，本宅主人知道。”家人只可把礼单拿到厅房，先叫凤岐、于斗二人看了看，原来就是一个红封套，里面套着一张单帖，上面就写着四个大字：“礼物一盒。”至于上下款一概全都没有。都以为这个礼物来的奇怪了，赶紧叫人出去问问，家人二次到门外一看，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就把方才送礼的抬着的那个大捧盒放在门口了，家人看了也是无法，只可请凤岐、于斗二人帮着把这个捧盒抬到里面，到了客厅之中，还是凤岐看着这个事有些离奇，并且这个捧盒非常沉重，况且气味还非常难闻，这才说道：“先把这个盒子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家人因为有凤岐的话，

只可走到了近前，把捧盒打开。这一打可了不的了，血腥味几乎把人冲了个斤斗。原来里面装的是个人的尸体，已然用刀子全都剁成了八块了，可是脚手脑袋全都有，就是血迹模糊，不用说看人的面目，就连男女，都看不出来了。哎呀，大家一看这可明白了，不问可知，当然是老剑客爷已然被石陶古害死。凤岐、于斗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我们二人不到这里来，老剑客没有这个杀身之祸，贝勒爷丢失当然是一件大事，就让现在把爷找回来，咱们就不能一同到北京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七指翁误陷府衙　病太岁巧斗朱云

无论如何也给他老人家报仇雪恨。二人一计议别的办法当然没有了，只可回归天锡山，见着童侠客，以及各位剑侠们。把这个话说明白了，求大家设法。既然是石陶古私通聚英山，地方官府，尚且跟他等都是一党，或者贝勒爷被他等所劫也未可知。二人计议已毕，告诉家人，把捧盒埋了，不必声张，我二人到天锡山请来天下剑侠，不难给老人家报仇雪恨。家人无法，只可答应。化宅如何葬埋这个捧盒，暂时提不到话下。

话说凤岐、于斗，心里有事，道路上面不敢耽误，无分昼夜往前紧走，到了天锡山一问，才知道老少众位剑侠全都够奔降龙寺去了。到了降龙寺这才得着消息，原来群雄已然把来龙山打开了。二人这才进山，童林一问，二位少英雄不敢隐瞒，就把经过之事，实话实说。大家一听可了不的了，这才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家商量好半天，依着童林，马上就要跟随二人，前去到北杨镇上观看，大家说道："这可不成，凡事都得有个具体的办法，既然是石陶古有那么大的声势，通官府勾结聚英山，这个事可不在小处。如果去到那里，没有入手的办法不也是白费。这并不是谁栽了跟头，咱们前去替他找场，那当然是得着这个消息前去就是了；这可不然了，贝勒爷丢失，怎么设个法子，先寻找他老人家的下落才好。如果就此前去拼命，这个事也不成。"海川想了想，这也到是实

话，这才向着众人说道："老少群雄差不多都知道我这个脾气，有了事之后，我并没有相当的办法，没别的说，大家想个办法才好。"大家一齐说道："常言有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场事较比来龙山可又厉害的多了，净说大家想办法，这可不像话。因为什么呢？不能够专主其事，你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主意，究竟听谁的主意算对呢？必须推选出一个头目人筹划一切，以及安排人位，大家全都听他的调遣，这个事可就好办了。"话说到这里，彼此你推我，我选你，推谁谁也说不够当首领的资格，大家可就把这位病太岁张方想起来了。前次虽然因为他们私自杀了来龙山的僧人，惹起了这场大祸，可有一样儿，就是不杀这个小和尚，这个事也不能平平常常完了。这么一看，张方杀小和尚可也就不算错了。要论运筹帷幄，计算的很周密，还就是人家张方，对于这种事，办的最完全，莫若咱们这一次，仍然派他当首领，不论老少侠客或剑客以及群雄，大家完全听他的指挥。大家一听还是全都赞成，当时就叫张方出主意，病太岁一听就乐了，叫道："各位老少爷们，谈到了功夫，大家比我高的多，论年纪，我是个年轻的小孩子，无论哪一样，也不能叫我在头里站着。求各位老爷儿们，再另行选举首领吧！"众人一听这小子还耍拿着卖呢，各位老剑客说道："我们这几个人就全是当首领的资格，这段事就委派你办，难道说这你还能够不听吗？"张方无法，这才说道："既然各位老爷儿们这么说，小子我领命是了。我筹划可是筹划，诸位可得在旁边监视，倘有不合适的地方，各位老少爷们可得随时指教，可千万别看小子我的哈哈笑。"大家说道："那是一定的了，这个事本来就是大家的事，绝不能瞪着眼叫你办糟了；再说因为你的脑力很好，

故此才委派你，你就放心大胆的筹划就是了。”

张方这才点头答应，梆子头微然一低，这才说道：“这段事非常麻烦，因为里面包括的麻烦事太多了。要紧就先说贝勒爷，既然是在路途之上失去，是否被石陶古的羽党所劫，这个话还不敢说一定，因为没有相当的证据。再一说，这个道路既然跟石陶古离着不远，凭贝勒爷走着好好道，绝以不能失迷，当然是路途之上遇见了意外，如果要说是好人遇见贝勒爷，就是迷了路途当然他就指明了，由此失踪不见，不问可知当然遇上恶人，被他等看破了行迹，把爷劫走。可是一时之间性命尚且不至于有危险，不过从中最可怕的，就是江南聚英山，从来跟蓬莱藏峰等处，差不多都有勾串，倘若把爷送到那里，那可就是凶多吉少了。这个话不过就是咱们一猜，实在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不过咱们现在入手办事，不问贝勒爷现在在什么地方，不是北杨镇上有不法之人吗，又搭着老头子威镇五狱化龙，为此亡身，咱们这一次前去，就是算给老头子报仇雪恨。事是两样儿，也就跟一样差不多，化龙不因为找贝勒爷的下落，不至于丧生北杨镇，咱们虽然说是给化龙报仇，报仇也就是找贝勒爷。”大家闻听全都点头：“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你就分派人位就是了。”张方说道：“人位当然是得分配，可是还有一段事，务必求童侠客亲笔写一封书信，打发别人前去还不成，非得我自己拿着这封书信，前去西安府，面见钦差年大人，就是请一份公事，前去查办河南府的事宜。一方面是办私事，一方面是奉官，就为的是先去了他们这个结交官府的势力。不然现官不如现管，当时有官人出头干涉，咱们打了他算是拒捕殴差，不打他有当地面的官人从中作梗，这个事可就太不好办了。”老少各位剑侠

客一听好主意，真是人别看貌相，别看不起张方这个样儿，心里还真有点韬略。在坐的这么些个人就没想起这个办法来，这样一办足可以寒贼人之胆。当时并不怠慢，童林吩咐一声："预备文房四宝。"当时把信封信纸，全都预备好了，童海川手里提着毛笔，先向大家笑了笑："众位都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张方诚心琢磨我，一年到头我也不准拿起笔来写一个字，硬打鸭子上架，非叫我写信不成，这真是强人所难。"说着向砚台里面蘸笔，墨蘸好了，一挥而就。可别看这位童侠客，文学上不怎么样，说话简捷，写信也简捷，这上面写的是"拜上钦差老大人，差官仰仗虎威，已将来龙山完全剿平。本应回公馆伺候大人，怎奈现在贝勒爷回归北京城中途路上，又别生枝节，细情由张方面禀，专此叩请大人钧安。"书信写得了之后，给大家看了看，老少无不点头赞成。那位说这套剑侠图，对于童林也太捧了，这封书信，又不是四六骈体，又不是含着多少文藻，有怎么个好法呢？真要是读者诸君这么一说，这个话就算错了，人家童海川，在幼年时候念过几天书，说不说就是二十来年，不曾动笔墨，能够把言词写通顺了，就算是好文章。再者说这段事，一听够多么麻烦，人家童林并不费事，把来龙山的事报告几句，然后又将贝勒爷之事略微一提，其余的就叫张方面禀，一点也不费事，这就叫学问，所以各位老少英雄，才全都赞成。书信写完了交给张方，病太岁跟着派人，所派的人位可就是坏事包张望，石昆石宝山，左跨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翁苗骥苗越川，小弟兄之中还有阮和、阮璧、徐源、邵圃，仍然叫金莲花凤岐，小昆仑于斗率领。当时告诉众人："咱们可是一同起身，你们众人先够奔河南府，我够奔西安府公馆。别看你们众位先走，到了

河南之时，只可以暗中探听，能够得些个头绪就更好了，有什么事等我由打西安请了公事，到了河南府咱们再说。”大家听明白之后，事不宜迟，跟着起身。张方又写了一张花名单，就是够奔河南府的第二批人位，花名单交给童林，先不必提，够时候再为细表。全都安置好了，众人一同起身。

这一枝笔，可不能同时写两件事，只可是放下一头儿说一头儿。现在先不提张方病太岁，先说够奔河南府这一批人，从中有个坏事包张望，于斗、凤岐知道这个人的馊主意不少，这一批人到河南府来，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叫张望设法子。张望也不客气，在道路上面就商量好了，“这一次咱们到河南府，不可住在化爷的宅中，皆因这场事，将来还不一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是在人家家里，未免多有不便，莫若咱们到那里完全住店，人位又多，比不得有化爷在着。”大家连连说道：“这个话很有道理。”在中途路上也用不了多少日子，这天来到了河南府，就住在南杨镇上，一家张家店内。休息了一天，也没见张方到来，大家一合计，张方要请公事回来，这个时候可就该到了。咱们也别净等他啦，他也说过叫咱们设法子调查调查下落，乐得乎，咱们就设法子前去看看呢！”本来定规的是夜间前去，七指翁一想，既然是生地方，又没去过，虽然说有人率领，也不如自己认识不是更好吗？老头子想到这里，跟大家把话说明，白昼之间，打算前去看看。大家一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何况老头子又是生脸人，谁也不认识他，到北杨镇上看看可有什么关系呢。老头子吃过早饭之后，溜溜达达出离了南杨镇，够奔北杨镇而来。石陶古的住宅方向，已经也听凤岐、于斗说得个明明白白，老人家打算借着这个溜达，也可以当作为踩道，慢慢的来到石宅附近，打算前前

后后全都看看。老人家将然到了附近，就看远远的有几个人，来回的遛达，看见老头子之后，那个样儿带出来，鬼头鬼脑。老头子心说："这几个小子准不是好东西，不然他不能这样鬼鬼祟祟。可是心里也没理会，仍然打算前后观看，也就是向前走了十几步的光景，就见这几个小子已经来到了近前，看了看苗骧，然后说道："老朋友，你要是走道就应当赶快行走，为什么在这里东张西望呢？这个村庄上面，连日总出窃盗的案件，你就快走吧，不然叫村上的人看见，非得当场把你拿住送交当官治罪不成。"苗爷这个性情就如同生龙活虎一般，不用说无故找寻他，求他老人家不找寻人就算便宜，你想他老人家听了这个话能够算完的了吗？随把眼一瞪道："你们这几个小子，这不是欺负外乡人吗？黑夜闹贼你们不想法子拿贼呀，黑夜的贼拿不着，难道说，拿白天行路的当贼不成吗？看你们几个人总挺聪明的，怎么说这个混蛋话呢！"这几个人一听，立刻把脸儿沉下来了，用手点指，"你这人这么大年纪，怎么这样不知好歹！我们说的这是好话，再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苗爷说道："我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在这里走道，无故的招我就不成。"这几个人用手一指鼻子道："人家这里因为闹贼闹的厉害，特意到府里递禀帖，把官人请到了村子上，就为的是随时侦察。告诉你吧，我们都是府里的班头，说你几句你还不愿意是怎么着！"苗爷闻听："这个气更大了，到不是别的，心说没眼睛的东西，不提你是官人，我还没有气，提说你是官人，可见得是一群废物，既当官人，就应当眼皮活动，差不多外面的英雄，一看就知道，说不说我这也是一辈子老绿林了，既然是官人，就应当张眼一看就明白才对了，怎么也不应当还跟我说这么一套。"老头子把这个

意思全都想错了，人家这个当官人的要是不看出老头子是老绿林道来，人家还不说这个话呢！皆因石陶古等跟河南府完全勾串通气，由打闹事之后，人家就怕有人前来窥探，当时可就通知了河南府，派来官人，每天在村上前后逡巡，就为的是监视有人暗含着行动。几个小子倒实在都是河南府的班头，当时一看来了这么一个老头子，二目如灯，腰腿活泼不亚如生龙活虎，不问可知准知道这位有关系。大家一商量，这才走上前来盘问，先拿话诈他一下子，让他快走，听听他说什么，本来打算诈出老头子的言语，哪知道任什么话也没诈出来，老头子火儿啦。这几个人在这里一嘟囔不要紧，赶情这个官人多了，霎时间就来了十几位，七言八语，都说这个老头子不是好人，"既然他这么横，先把他锁起来，有什么事，回头到衙门里再说。"说到这里，有一个大个儿，走到了眼前，那个意思打算伸手抓老头子。请想这位苗爷，能够叫他们抓吗？大个儿用了个青龙探爪，手将到老头子的面前，老人家用手一抄，嘭，把腕子掳住，用力往后一带，大概老头子这个劲儿使的大点儿，这小子这个劲也太小点儿，就听叭吱的一声，把小子摔了个狗吃屎。头抢地，平地上一出溜，摔出足有七八尺远近。可了不的了，把小子的鼻子全都抢平了，小子到底不含乎，任什么没说就死了。其余的人一看，老头子打死公差了，各自把铁尺往外一亮，把个老头子团团围住。这可不是作书的人捧，这个老头子哪里把他们放在心上，别看空手不拿军刃，别说他们这十几个人，再添上十位八位，也是白费。老人家双掌晃开，就在人群中，滴溜溜乱转，噗咚噗咚的躺下了三四个。可巧有一个人把脑袋撞在了台阶石上，碰了个脑浆崩裂，别的人不过就是身带微伤就是了。头一个

以及这个碰石头的，那算是准死了。

众班头之中有一个当头儿的，一看可了不的了，别说是这十几个人，再加上一倍也不成，还不如拿好话跟他说，容着把他锁起来，那可就好办了。想到这里，这才喊喝众人："你们大家别乱，难道说你们就看不出来吗，这乃是成了名的一位老英雄，他还能够叫咱们为难吗？出了两条人命，也不是路劫明火，这不过是阴差阳错误伤人命，因为什么呢，人家老人家手里又没拿刀没拿枪，全都是用手拉拉扯扯打死的人命，这还能不算误伤吗？就是年轻的这样打死人，也没有多大罪名，也就是打二十板子去去凶气就完了，这位老人家连二十板子也挨不了。常言说的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这位老朋友差不多九十岁也多了，这可有什么关系呢！"一边说着话，来到了苗爷的近前，口称老爷子，"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盘查，是奉命令前来，没想到他们不会说话，以至于把你老人家惹恼，就是你老人家一失手把他们摔死，那也算命该如此，不能怪你。不过我们当小差使的，你还不明白吗，倘若是你老人家不跟我走一趟，到府衙之中，这个话就算交代不下去。你要是去了，不过打个老误伤人命，我在旁边就提他们先伸手打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因为自己保护自己，用手一格，以至于栽倒身死，难道说这还不算是误伤吗？"苗爷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大年岁的人，没有不懂的，跟着把眼一瞪，说道："呸，你那叫放屁！用好言语好把我诳哄到衙门里去，跟你去打官司，这个念头你就打消了吧！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告诉你，就没打过官司，别说是打死两个人，就是打死十个八个，官司我也不打。"这个头儿闻听并不着急，满面带笑，叫了一声"老爷子，他们众人

全都是浑蛋，任什么不懂。我可不敢说比他们眼皮亮，对于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张眼一看就可以知道，你老人家这个身分非剑即侠，乃是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不过说叫你跟着去打官司，凭官人一句话，不但你不听，准保越听越有气。如果说凭能耐拿获你老人家到案，这个话更谈不到了，我们这个能耐，跟你老人家比上，就如同几个小孩子一般，你愿意叫我们活着，我们就活的了，不愿意叫我们活着，一巴掌就可以要我们的性命。比如说我们到外面拿贼办案，倘若是你见了强贼恶霸恃强拒捕，殴打官差，不用我们求到你老人家跟前，只要叫你老人家看见，绝不能不管，因为你是成名的剑侠，讲究行侠作义，路见不平，必然要拔刀相助。到了你自己的身上了，这也不过是跟我们说句笑话，诚心逗着我们玩玩，能够看着我们回到衙中挨打吗？甚至于把家口，无论男女老幼全都收押在监狱之中，限期拿人。凭你这个身份，不用说叫我们拿，打算不到案打官司，连面都可以叫我们看不见，还能够拿人吗？只可家口监毙，我们也就一死就完了。”苗爷一听，这小子分明是软托，可是所说之话还有点道理，但是我这么大年纪，无论如何也不能上他的软托之当。这才说道：“你少要在我的面前卖弄这个伶牙俐齿，你所说之话到是有那么一说，可有一样儿，你不是还没到那个时候了吗，真要是把你的家口全都押起来，你见着我一说，自然我就跟你到案打官司了，现在你不过就是一说，我绝不听你这个花言巧语。”这个头儿听到这里，双膝跪倒，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叫了一声：“老爷子，虽然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这个事都是一定的，只要你老人家走了之后，小子马上就有这个祸。”说着委委屈屈哭了个悲悲切切。你可别不理会，这种人在世界

上乃是大奸诈，这个哭，也可以说是奸诈之首。古时后汉三国，曹操、孙权、刘备，三分天下，成为鼎足之势，彼时有多少圣贤批评，孙曹刘三人之中，外忠厚内奸诈，就是刘备。可是在表面上看着，谁也不如他仁义道德，心里却是奸险无比。那个时候孙权称为英雄，曹操奸雄，惟独刘备人称枭雄，他的能耐就是会哭。所以交朋友，只要看他动不动就哭了，叫人看着如同多么心软，多么相热，其实他的心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专门研究了这么一手能耐，故意的造作出来。智识稍差的人，或者是心眼过于忠实的人，看见他这一哭，必然被他感动于衷。可是久处风尘，有社会阅历的主儿，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作个行为，人家还知道你是好人，你有了这种造作之后，反倒被人家看出来是大奸大诈了。说一个比仿，朋友的父母病故了，到了人家中，放声嚎啕，哭了个死去活来，比死人的亲儿亲女，哭得还悲切，无论叫谁看着都知道这个朋友太好了吧。过了一会儿听说寿衣棺木，还全都没办了，当时就是一皱眉，叫声兄弟或是哥哥，“我这一次可实在对不起你，我不是贪了某某一段事，这事不算什么，到现在可实在为难了！这么办吧，我到外面拆兑拆兑，如果有了办法，晚间我必然来，如果要是不来，咱们可是知己的朋友，不过客套，有法子快想，就不用指着我了。”说完 了之后，这一走可就不见面了。什么时候再见呢？单等大殓之后，诸事全都备妥，这才能够来呢！这种朋友是假面具，交也可不交也可。因为什么呢？交朋友就是缓急之时互相可以帮助的，完全都是这个样儿，就是交十个八个甚至于一百个不也是没用吗，所以不交到好。假慈悲就是真正的大奸大诈，今天这个头儿可也是这个东西，当时一看老人家，不跟他去打官司，小子一

想这个人要是容他一走，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不用说拿他，就连找都没处找他去，到了那个时候再打算见他的面可就难了。现在我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一万句话只要他听了一句，跟我到衙门之中，这个案子就算圆了，不然叫他打死两个公差，这个事可应当怎么办呢？自己把主意拿定了，这才用哭哭啼啼的法子，就为的是叫老头子可怜。你说这个小子还是真把主意想对了，老头子苗爷一想，人是我打死的，我要是不到案，这个官司应当怎么完呢！小子既然如此苦苦哀求，我何必叫他为这个难，再者说好汉作事好汉当，如果说始终不点头，那就不算英雄好汉了。自己想到这里，才哈哈一阵狂笑，遂说道："你先站起来，我方才跟你所说之话，那就是闹着玩而已。常言说得好，打死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把人打完了就走，就让你等不是衙门里的官差，我自己也得前去投案。"班头儿闻听，这才站起身形，还带着委委屈屈声音说道："老爷子，我知道你老人家是条英雄好汉，不过小子不能不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既然如此，老爷子你就跟我们辛苦一趟吧！如果你老人家不愿意走，我可以给你雇辆车。"苗爷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我马上就走吧。可有一样儿，就算是打官司的犯人，这么走可不好看，你们得把国爱的王法取出来给我带上，不然怎么算是罪犯呢？"班头说道："老爷子，这倒不必，自古以来这个打官司就是瞒上不瞒下，何必走在路上费那个事呢！到了县衙的差人他们也许主不了，我们都是知府的班头，带里差使，怎么走都成。单等到了府衙之后，再上刑具不迟。"说罢大家一同前行，到了府衙前面，刑具上好了，值日班头进去回话。苗爷心里想着，回头见了知府，必然即刻升堂审问此事，到那时我把言语隐隐

约约的给他一听，别看他是知府，对于这段事，也得想想。这是苗爷心里想的话，又谁知道回话之后，任什么也没说，公差人等过来说道："老爷子，你随我到这里来吧。"苗爷还以为是前去过堂呢，哪知道送到府牢之中，一句话没说押起来了。苗爷这个后悔就别提了，早知如此，无论如何这场官司也不打。

暂时不表老头子有气，单说店房中的众人，自从老头子去后，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怎么着急，也不回来了。大家心里嘀咕了，暗含着出来到北杨镇去打听，还没到村庄上，在道路上就听行路之人，互相传说："现在北杨镇上有事，生脸的人千万不可前去，说抓走就抓走。有个老头儿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人，当然是绿林道的飞贼，不然他没有那么大能耐，就凭那么大的年岁，一动手就会打死两个人，这一次抓在府衙大概也活不了。"又有一个说道："那自然是活不了，打死一个人就得抵偿，何况他是打死两个呢！这大概也日子多不了，报上去回文一到，也就得执决。"张望等众人得了这个消息，这才知道北杨镇上，早就有了预备了，生人前去尚且不成，打死两上人的老头儿，不问可知，当然就是苗老剑客了。这才大家回归店房，彼此一商量这段事应当怎么办，大家说了半天，就有说前去盗狱的，就有说恐怕到狱里见不着，还不如先到石陶古的宅中，先搜搜这个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人多主意多，好在以先已经推张望为从中首领，到现在有事了，大家仍然叫他想办法。"这个事可不用到府衙里去，也不用到石宅里去，反正他们都是一伙手，如果到府衙里得不着消息，或是到石宅也是一样。到石宅里去道路较比近些，又不用上下城，可是省大了事了，今天晚间

咱们先够奔石宅。如果得不着什么消息，只可再够奔知府的衙署。”大家一听这个话到是也很有道理，早早的把晚饭吃完了，天交二更，大家全都预备齐全了，由打店房起身，够奔石陶古的住宅。由打起身的时候，大家就把主意拿妥了：“咱们大家由打来到这里，可是就打算先探听探听消息，到现在又把个苗爷给丢了，对方的情形到现在咱们更不明白了。如果要说到了石宅之后瞎打一气，输赢不提，打了半天究竟还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为的是前去探听消息，千万不可叫人家看破了马脚。”大家闻听这个话很有道理，“咱们是头一批到的，要说是不等后面的众人前来，把这场事办完了，这个事当然没有那么大力量了。那么早来一步干什么呢，那只可就是设法把他等的情形调查调查，就是不能全都调查出来，也得打探个大概的头绪，回头后面的众人到了，见着人家也好有话说。”大家商量一定，当时派人，头一个张望派的就是金莲花凤岐，这当然不能少了，因为他认识路途，不论是谁前去，他们二人也得去一位作为向导。第二位可就是派的是自己，他的意思就是派别人去不放心。自己虽然说没有多大能为，皆因是黑虎门出身，所学的能为全都是轻身技术，这个偷盗窃取，无论偷的着偷不着，总以不让人家看见为本，这还说的是偷平常人家，这要是偷有点儿身分的主儿，当然还得运用特别的技能。到现在到石陶古的宅中去，并不为的是偷东西，就是前去观察动静，窃听言语，任凭石宅的人，身分怎么高，大概他也不容易听见我的动作。人家凤岐，别看不是黑虎门出身，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老剑客董化一的弟子，那个小巧技艺软硬功夫，当然远得比我高。再说人也沉稳，只要把话跟他说明白了，他绝不能到了那里任意

不顾一切。到了于斗可就不然了，人也太年轻，说话做事全都沉不住气，不叫他去还好，要是有他跟着，看见了贼人，或者是听见贼人说话，他必然压不住气，不是伸手捉拿，就是亮军刃当场比试，到那时又是乱打一阵，结果是一无所得。真要是过几天以后病太岁张方来到这里，一问任什么消息也没探出来，还把人位丢了，这岂不叫张方小看我们众人吗？故此自己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得设法子，把消息得来，到看看这个石陶古跟官府怎样联络，究竟跟聚英山有勾结没有，故此派凤岐跟自己前去，凤岐也非常赞成。

到了时候二人起身，这二位的功夫说起来就不算矮吧，头一天前去，居然就没敢进庄子。因为什么呢？就见人家庄子的四周围，完全有很亮灯光；净灯还不说，还有来回不住的人影摇晃。转了几个圈儿，所有的要道上，全都是如此。二位少英雄不愿意打草惊蛇，只可回归店房。到了次日晚间照样前去，仍然是那个情形。就是这个样，一直过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晚间又去了，灯光以及把守的人，到是还有，可有一样儿，没有那么些个了。凤岐、张望二人，这两天这个气可就大了，就是因为进不了北杨镇，就仿佛像没有能为似的，其实是恐怕打草惊蛇。这个地方别看不起坏事包张望，这就叫暂忍一时，不能因为小不忍而乱大谋，比如说沉不住气的人，必然因为不好进，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论如何也得进去，那一来可就算错了。今天二位一看这里把守的人稀，心说这就是天假其便。二人留神观看，找个人位稀少的地方，鹿伏鹤行，暗含着进到了镇中。别看外面戒备的如此森严，到了庄子里头，可就没有事了，清清净净还是跟没有什么事一个样。二位少英雄，施展陆地飞腾，飞檐走壁的功夫，一直够奔石

宅。到了石陶古的家中，不敢简直够奔后院，慢慢的把各处都看看，这可是暗探的规矩。因为什么呢？不知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或者是埋伏下人了，马马虎虎一概不知道，到不了后头院，已经就被人家看出来了，那不也是前功尽弃吗！如果看一遍，他们这里有什么事，或者有准备没有，心里有底，可以预先作个防备。这些个地方，可不是作者捧场，别看凤岐他是剑客的弟子，论到这个地方他可差的多，这还得属人家张望，那总得说是久于江湖，老阅历了。可是凤岐也知道人家有能耐，自己到是听话，张望怎么说他怎么听。各处全都看了看，差不多的地方大半都看了，黑暗暗并无有灯光，到是一点事也没有。二位小英雄这才滚脊爬坡，来到了后头院儿。喝！这个院子里头可就比别的院子不同了，明灯蜡烛，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看了看除了廊檐底下，有两个气死风灯之外，其余的光华，可就由打上房窗户射出来的了。房里面人声嘈杂，听着这个声音就有不少的人。张望暗含着打手势，叫凤岐在屋脊上给观风，自己够奔后面的后窗户。到了那里慢慢的把后面窗棂纸透破了一个小孔，往里面一看，屋里一共坐着的六个人，张望一个也不认得。别看人不认得，他们说话，可听的出来，所说并非别事，正是老头子苗爷被擒之事。只听有一人道："我们亏了请了几个官人来，这人前来踩道，他这一来，绝不能够就来一个人，当然同行之中还有别位，不过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咱们不知道。这段事，咱们可得设法子调查，只要把他们调查明白了，还可以给府大人那里去个信，速派马快三班，把他一抓。他们听说听道的跟着打官司，那就不用说了，如果不听说，当然就得当场动手。他们是住店的闲人，这是府衙的上差，不用说打，只要

一瞪眼，那就算是拒捕殴差。”大家听着这个话非常欢喜。又有一个说道：“大哥，自从那个老头子被擒之后，我说没事，你们还不信，村子外头白预备了三夜，到底还是任什么事也没有。”那个人说道：“这个话谁也不敢说一定，就许有人前来，看见咱们这里有防备，他不敢进来也未可知，今天就是第四天，今天夜里多少还得留点神。”大家齐声说道：“留神当然得要时时刻刻留神了，不过有人前来这事恐怕未必，真要是有人来的话，他们来了三天，一看进不来，以后他们也就不来了。我们大家别的到不挂念，就是怕他们把那个老头子救出来，他可是左跨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翁，老头子那个身分比成了名的剑客还高呢！真要是把他救走了，那就如同纵虎归山一般，不用说别人，就是他就不好办。”那个上首的人说道：“咳，这话也就是一说，这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任凭他是多么高的身分，只要他不是飞剑杀人的剑仙，我石陶古就不怕他。”张望听到这里，才知道这一位就是石陶古，细看了看他，果然剑眉虎目，面若银盆，颔下一部白的胡须，到是威风凛凛。本来还打算听听往下他们还说些个什么，无奈反过来掉过去，都是这一套。张望一想，苗爷丢失总算也得着实信了，他等尚且要叫知府派官人前去抓我们，这可得设法子预备预备。想到这里，看了看天色也不早了，这才翻身上房，打手势知会凤岐走。二人回到了店房之中，就把所探听的事跟大家说了一遍。从中这位石爷，一听就急了，“合着是他有官府的门子，无论好人坏人，想把人捉了去就捉了去，那岂不是比恶霸还厉害了！今天晚晌不说了，明天夜间我独自一人，前去府衙，我要先杀死这个知府。”张望说道：“石爷，你先别僵火，府衙大半咱们总得去，也不能你自己去。杀脏

官知府事小，救老英雄苗爷要紧，有什么话咱们是明天再说。”说罢大家各自安歇睡觉。次日清晨起来，将然梳洗完毕，听见外面一阵喧哗，人喊马嘶，于斗到外面观看，非是别人正是病太岁张方到了。于斗一看也乐了，张方跨下乘马，身穿官衣，带领八名官人，那个谱儿装的太匀了。张方看见于斗，这才下了马，看了看这个店房不大宽阔，又到了高升店，叫官人前去跟店东把话说明，就提给钦差打公馆。店里掌柜一听什么钦差到了，平平常常的人那里听说过钦差呀，当时就忙了手脚了，收拾前院打扫后院，功刻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店门前用大红纸写着钦差公馆，官人把门。张望等众人，也全都挪到高升店，见着张方，悄悄的问道：“我的老爷，钦差在那里呢！你就这样虚张声势，倘若是被当地官人知道你是冒充钦差，他们可就有所藉口了。”张方说道：“什么，我怎么成了冒充钦差，他老人家坐镇西安不能分身，特派随行委员，带金牌一面代行查办河南地面。这可到好，你先说我是冒充。”张望一听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才细细的问他见着钦差年大人的情形，张方随着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原来张方到钦差公馆，自己并没一直进去，叫差人往里面一回禀，年羹尧一听张方到了，心里非常喜悦。别看这个孩子功夫不见得甚高，他那个智谋实在可爱，真要是公馆里有他，我又可以放心许多。叫人传话有请。张方到了里面，给大人请安，然后把书信呈递上去，年大人接书在此，未曾开封早就看见是童海川的笔迹了，准知道没有要紧事，童林不亲笔作书。赶紧打开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这才说道：“张方，海川信内说的明白，丢失贝勒爷之事，你能够知道吗？”

张方并不慌忙，就把凤岐于斗回来龙山所报之事学说了一遍。年大人闻听点了点头，叫道："张方，你此次前来可有什么打算没有呢？"张方叫了一声："老大人，这段事从中的人命事小，要紧就是河南官府，以及石陶古等，有暗含着勾串江南聚英山的消息，倘若真要是有那样情事，这个事可就非常不好办了。所以求老大人下一套公事，行到河南，这是先解开他们官府的势力，不然无论办什么事，有官人从中搅合，未免掣肘。"年大人听罢，点了点头："好吧，回头我想想这个公事么样写法，你也暂时到前面去休息休息。"

张方这才请安退下来，跟南侠北侠镇东侠三位老侠客一处闲谈。老侠客们当然是要打听打听攻打来龙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到了自己私自斩杀来龙山下书之人，被童侠客捆绑出去要正国法，老少群雄连一个讲情的都没有，幸亏有一位苗广后，他们父子爷儿两个把情讲下来了。可是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当时把我赶出了降龙寺，永不复用。说到这里，叫了一声各位老爷儿们，"你看看小子我可怜不可怜？"南北侠全都非常赞叹。张方接着说道："老爷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要不是被赶，绝没有二次练艺的机会。"三位老侠客闻听都是一怔，遂问道："张方，但不知二次练艺，跟何人练的，一共练了多少时候？"张方说道："以前我的老师是位老道，各位老爷儿们也全都知道，二次练艺又改了和尚了。我要说出来，各位老爷们大概总可以知道吧，就是脱元、脱凡、脱尘，弟兄三人的能为全都是一般大，我二次练艺，可就把少林的真传得到身上了。"镇东侠闻听，心说这小子又胡话起来了，统共打来龙山又有多少日子，就让练到现在，少林的功夫也练不到身上。这才

问道："张方，你练了多少日子？"病太岁伸出一只手指来，"老爷儿们，就练了这些个天。"老侠客一看，遂说道："归了包堆一百天，你怎么就说把功夫全都拿过来了呢？"张方说道："谁告诉你是一百天了，统共练了十昼夜。"各位老侠客听罢，一个个全都理着胡须乐了，张方十日之功，可能得了多少技艺。张方这小子觉着很得意，向着三位侠客哈哈大笑："告诉你各位老爷儿们，要说十天的日子可实在是不多，可有一节，我所得的能力，总在十年以上。"镇东侠听了这个话非常不喜欢，到不是别的，年轻人说出话应当言行相顾，不应当满嘴胡云乱道。这十天的功夫，不用说练，连少林的一句话，亦未必学的会，不论学什么功夫都讲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三朝两夕，任凭是什么功夫他也练不成，这小子岂不是胡说八道吗！可别看老侠客这么想着，这是心里的话，未曾说出口来，病太岁张方那是何等的聪明，看见老侠客的这份意思，早就明白了，准知道他老人家有些个不信。心说我要不露两下子，不但他们大家不知道我有能为，并且还得说我说话没有身份。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各位老爷们，小子我说这个话，本来就透着些个跷蹊，不但是你们老几位听着不信，不论是哪一位，他也以为日限太少。可有一样儿竟凭我的嘴说，老爷儿们谁也没看见什么，如果说我跟几位老人家比比手，这个话当然不能那么说，就是我说出来，各位老爷们也不跟我比。回头我想个法子，试验试验，给各位看看。武术的功夫一时之间当然没法试验了，我的力量，众位总可以知道了，回头咱们就先试试力气。"张方说到此处，南侠客司马空对张方到是非常注意，准知道张方这不是虚话，真要是假的他就不说试验了，就连镇东侠到现在也很注意了，似乎张方所说之

话并不是假的。这才说道："张方，既然你这样说，当然你这个功夫，练的不含乎了，试验不试验倒是小事，我就问问你这十天的功夫都练的是什么来。"

张方尚未答出话来，守门的兵士由打外面进来了，口称："各位侠客爷，外面来了一位姓朱的，因慕各位老侠客的高名，特此前来拜访。"侯老侠客闻听不由一怔，心说这又是哪里的事，因问兵士道："你可曾问他叫什么了？"兵士说道："我到是问了，怎奈他不肯说，只说请各位侠客爷到外面说句话。"三位老人家无法，只可跟随着他来到公馆门外观看，就见迎门站着一位大个，身高足有七尺多，生就得虎背熊腰，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土黄布的袜子大靸鞋，往脸上看，土黄布手巾罩头，一张锅底般的黑面，脸上还有许多疙疸子，浓眉阔目，方口狮鼻，颔下并无胡须，一大关也就是三十来岁。兵士用手点指，"各位侠客爷看，就是这一位。"又向大个儿说道："这就是我们三位侠客爷。"大个儿抬头看了看，说了一声："呕，但不知哪位是南侠，哪位是北侠，哪位是镇东侠？"三位侠客一听，喝，他倒全都知道，就是没见过面。各位侠客把自己名姓一说，侯爷先抱了抱拳，在下姓侯名庭字振远，镇东侠乃是我的外号。接着北侠、南侠，全都把名姓说完了，然后才问大个尊姓高名。大个子说道："我姓朱名云，外号人称力担南山赛二郎。听说三位侠客，武术高强，各有绝艺在身，不才今天前来要比较比较。论武术我可不敢说行，不过有一膀子笨力气，只要三位侠客跟我的力量相平，我朱云就算输；倘若没有我的力量大，倒是没有多大关系，那就算枉有侠客之称。"哎呦，三位侠客听到这里，这才明白，原来是跟我们较量功夫来的。这才说道："朱大英雄，你的来意我们全都听

明白了，但是我们有几句话请你里面谈谈。”朱云连连说道：“不必到里面去了，就在这里比较比较不就完了吗？”秋老侠客一听这个话，心里非常不满意。心说你有能耐没有，我可不能把你看小了，不过你这个举动未免差点儿，没有能为那更不用说了，四个大字的考语“狂傲无知”。就是有能为，不是能为在你的身上吗，任凭怎么和气，那个能为也小不了，何必这样耀武扬威呢！访人也不是不许的事，何必见着面，就在这里比呢！让你到你屋中，我们还得招待你呢，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还不成吗！一不是报仇，二不是打架，见面就比，真正是岂有此理！这个地方不但是北侠不满，就连南侠客司马空也有些不忿气，不过不能表示出来就是了。这里面惟独有一个人差不多把胆子全都气破了，非是别位，正是病太岁张方，心说小子量你不过是微末之技，竟敢如此猖狂。像我张方头次学艺清源山，剑客的弟子，虽不说甚高，平平常常的主儿，他可不是我的敌手，就是这样到外面一看，简直我那个功夫，就算摆不出去。二次遇恩师，巧逢三脱长老，换骨易筋得了少林的真传，到现在我的能为就算内外兼备，软硬都有。别说我不出去访人，就是访人去人家往里让，也不能够不进去。要求当时就比，这可是个巧机会，方才我说话之时，似乎三位老侠客听我这个二次练艺，全有点不大相信，今天这小子到了，今天我张方还要露一鼻子呢！张方想到这里，这才叫声：“三位老爷儿们，既然人家不愿意进去，就跟人家比比就完了吧。”镇东侠费了许多言语，让这位朱云里面谈话，朱云无论如何不肯进去，自己也觉着不大满意，心说你来访我们，把你让到里面，这个脸你就算露了，比不比你也算光荣了，怎么给你脸不懂呢？真要讲比的话，你准保不输吗？真

是岂有此理！侯老侠客正在这般思想之时，忽然间听张方说了这么一句话，老侠客当时就动了气了，遂说道："好，既然这位朱老师傅不肯进去，这可没有法子，只可我等奉陪就是了，不过公馆门前乃是禁止喧哗之地，打算比手，咱们到公馆后边去得了。"朱云说道："好，你们就头前走吧。"别看三位老侠客都在这里，够奔公馆后面，不敢都去，得留一位看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肯看守公馆，当然三位老人家就要彼此推让。朱云旁边答言了："三位不必让了，这不是什么大敌，去了就有生死的关系，现在我已经把比力量的东西带来了，不过每人一试就完了，何必这样推让呢？三位老人家一听遂说道："朱老师傅，既然你打算跟我们较力，这就用不着到公馆后面去了，可是咱们也用不着在门前，只可到了屋中，什么事不就都办了吗？"朱云说道："你等有所不知，到了你们屋中，我要是赢了当然没有可说了，要是输了，回头我怎么出你们的门口，不是不好看吗！"镇东侠听罢，不由得也笑了，"朱老师傅，你这个话说的太不内行了。好武好练的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谁也不敢说这个成字。至于输赢胜败那乃是常事，谁也不敢说这一辈子不栽跟头。再者说，除非是不打算比，只要比了，就得有输有赢。"朱云说道："好吧，我就依着你们众人，到里面比去就是了。"说罢，这才一同够奔里面。

到了屋中，镇东侠说道："朱老师傅，你还是先落坐，略为的休息休息，还是马上就比呢？"朱云说道："不必坐了，咱们说比就比就完了。"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一挂锁练子来，不过跟普通的可不一样，他这个锁练子上面当中是一个大铁环，四外分出四根来，每一根头上，有一个铁环子。三

位老侠客和张方，看见了这种东西，彼此全都纳闷，不知道这个四股相连的锁练子怎样比法。就听朱云说道："你们看见这个锁练子没有，中间是一个大铁环，连到外面来，共是四根，这四根的头上不是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大环吗，就用这个大环套在左右两只手以及左右两只脚上，四肢一绷劲，锁练子完全绷起来了，当中那个大铁环，正在肚腹的前面。这个时候，用石锁石墩子，或者是沉重的大铁锤，往铁锁当中用力砸，如果打算不让他砸着肚子，当然就得左右手左右脚用力绷劲，不然势必砸死。我绷上了锁子你们砸，砸死白砸；你们绷上锁子我再砸，没有力气也是白砸死。三位老侠客一听，这个玩艺小名就叫外五行，你说他这可怎么学的呢！人家既然是说出来了，不管有理没理，既然身为武术家就得陪着人家练，如果说人家这不是玩艺，不跟人家练，那就得算练不了，就得算栽。侯老侠客只可问道："那么这个功夫谁先练呢？"朱云说道："主意是我出的，当然得我先练了。可有一样儿，你们打的时候可千万不能不用力，因为这可不是客气的玩艺，咱们定出数来，你们打我三十六下，回头我也打你们三十六下，比如说你们打我的时候，一点劲儿也不用，我是半点也不承情，到了我打你们的时候，照样的使劲打你们。"三位侠客闻听，点了点头："好吧，你先带上锁吧。"三位老人家并没预备物件来打朱云，三位老人家的心里说这个，类乎朱云这种人，所练的也不过就是一膀子笨力气，他自己觉着不定有多大能耐呢，何必还用什么铁锤石锁，容他戴好了之后，不过就是一掌，准保把他打一溜跟头，故此三位老人家都是这个思想，所以任什么家伙也不预备。朱云到不答应了："你们叫我戴锁，为什么不预备铁锤等物呢，莫非说不敢

比不成吗？”三位侠客闻听一笑，叫声：“朱老师傅，这个话实不相瞒，我等手掌上面，就不下数百斤的力量，用手打就成了，何必还找傢伙呢？”朱云说道：“那可不成，傢伙你们得找来，不怕你们拿他打一下，回头再用手打到成，总算你们拿家伙打了，回头你们戴上锁子的时候，我好拿家伙打你们。”三位侠客一听，人家所说之话有理，这才吩咐一声，叫差人取来铁锤一只，三尺长的木把，锤头比饭碗还大呢。差人用手提进来，往地上一放，咚的一声。侯爷说道：“朱老师傅你看这个铁锤怎么样？”朱云点了点头：“这个玩艺不含乎，咱们就拿他砸吧。”说罢，把锁练子一抖，四个大铁环，全都套上。朱云套这个铁环子的时候，三位侠客爷留神一看，他的两只手腕上，全都磨起多高的茧子来了，可见得他练这手功夫，并不是一天半天了。等他把铁练子戴好了之后，果然当中有一个大铁环，环上坑坑凹凹，可是锃亮，不问可知，当然是天天带上磨的。三位侠客爷看了看，心说哎哟，社会上练什么玩艺的都有，这叫什么功夫呢？就让你练的有点劲儿，也不过是平常人打不动你，真要叫我们拿起这个大铁锤来，不用多打，一下准保丧命。三位侠客正在这里暗暗的思想，就听朱云说道：“我已经全都戴好了，你们就打来吧。”镇东侠叫南侠打，南侠叫北侠打，结果是南北侠叫镇东侠先打。朱云听着不耐烦，说道：“你们三个人就不用让了，你们就一齐打吧，回头我再打你们。”镇东侠一听这小子透着八个不含乎，这才说道：“二位不必让了，我头一个，北侠客第二，南侠客第三。不是共打三十六下吗，我们每人打十二下就成了。朱云说道：“不必，回头我每人打你们三十六下，你们统共打我一百零八下吧。”镇东侠说道：“这你就不用管了，不是该我

们一百零八下吗，我们随便打，也许打够了，也许少打一下，不怕我们不打，愿意叫你打我们，那你就不用管了。”朱云说道：“好吧，赶快打就完了。”侯老侠客看着这段事，真正有点玄虚，就凭你能有多大力气，居然就敢叫人拿铁锤打。真要使足了劲，这一下子把你打死，这未免显着身为侠客，太以无情了。如果说不打，一点办法也没有。老人家无法，只可把大铁锤拿起来，说了一声：“朱老师傅你就使劲吧。”说着把锤抡起，也就使了三成劲，咚的一声，要说也怪，人家朱云站在那里纹丝未动。哟喝，这一来不要紧，把侯爷可给吓着了，哈哈，我长了这么大年纪还是真没看见过，有这么大力气的人。二次抡锤这个劲头可就够了七成了，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仍然没打动。老侠客准知道这个事就不好办了，三次抡锤，不但是加上十成劲了，打下去之后，看了看人家朱云，还是站在那里不动。这时候不但侯爷镇东侠吓了一跳，就连南北侠客也全都怔了，准知道侯老侠客就是没有力气，这个锤抡起来也够七八百斤重，这个人如果没有数千斤的力量，绝以搪不了这几锤。真要是打人家打不动，回头咱们戴上那个锁子，人家打咱们那是准受不了。自己想到这里，多少有点儿惧怯，因为什么呢，不知道侯老侠客是不是使足了劲头儿。外面看着仿佛像有劲似的，倘若他老人家要以慈善为怀，不肯用力，亦未可知。北侠客这才说道：“侯爷你给我。”侯老侠客心说给你也是白搭。哪知道这位北侠把锤接过，力量使足，通通通，一连就是三下。别看劲头使的那么大，照样没把人家打动。南侠司马空一看，不由得暗含着念了一声无量佛。哪位说念佛干什么，打算保护着朱云别躺下是怎么着？众位那知道老道的心思，他老人家一看，镇东侠、北侠全都

打不倒这个朱云，三个人净剩下了他自己了，准知道自己要打也是打不动。只要自己再完了，说声不打了，那可就该着人家打咱们了。不用说这小子这么大的劲头，就是我们这三个人，不论谁也是叫他一打就倒，真要一下子被他打死，那到不算什么，跟头也栽了，倘若死了，那到痛快了，就怕的是，通的一锤下去，或者扑通来个跟头，或者被他打的身带重伤，到那时你说是死是活？老道想的这个话一点也不错，男子汉大丈夫倒是不怕死，赶到了什么为难办不过去的时候，实在是打算一死方休，怎奈就是怕这个跟头栽不起。寻短见自寻无常，什么投河觅井，抹脖子上吊啦，这都是妇女们的见识，大丈夫不应当有的行为。如果是被人打死，或者是得病死了，那就无的埋怨了，可是外人也就没有人笑话了。练武术的跟人家比武也是这种意思，倘若被人家打伤了，跟头已经栽了，如果再要寻死，那就叫反栽二回，传说出去，都知道某人被某人打伤了，因为羞愧难当，自己寻了短见了，这就算死后也难看。可也不怨老道这么想，眼睁睁这个事就比在这里了。如果说打完了人家，不让人家打，那个话可说不下去，所以南侠客心里为难。正然自己想着呢，就听北侠客秋佩雨，哈哈一阵狂笑，“哎呀，朱老师傅，果然功夫练的不含乎！完了，我算认栽打不动了，司马道长看你的吧。”司马空稍为一沉，朱云接着说道：“要打就快打，就是你们不打我，回头我也打你们三个人，皆因我今天来就为的是访你们三个人，如果说不打可办不到。”司马道长这个地方可不能栽到言语上，叫声：“朱老师傅你就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不让你打。来来来，我先打你。”说着话把铁锤接过来，也用足了十成力量，照定朱云打了三锤，这三锤下去也是照样。既

然镇东侠、北侠全都打不动，南侠客当然也打不动，将然把大铁锤往旁边一扔。朱云问道："怎么样，你们三个人还打不打？如果还打的话，就接着快打，不然我可把锁子给你们，我就要打了。"这时候张方将然要说我打三下试试，这个话尚且未能出口，镇东侠老头子嘴快，说了声："不打了。"哗啷啷锁练子摘下来了，朱云说道："你们哪一位先戴上吧？"这个地方这才叫千钧一发，说不戴当然办不到了，只要是戴上就有性命的危险。

就在这么个功夫，张方说道："三位老侠，你们先别忙，这个玩艺我到能够试试。朱老师傅，你先给我戴上，先打一个试试，如果你打得动我，回头再打各位老侠客不迟。假如说，你连我打不动，也就不必再打三位侠客了。"朱云看了看张方这个样，噗哧一笑，遂说道："我来到这里，可就是访侠客们来的，至于无名之人，我是一概不访。也不是我小看你，只要你戴上，准保一锤就要了你的性命，叫我说你还是多活两天吧。"张方道："实话告诉你吧，三位侠客你是准打不动，就连我你也未必怎么样。方才三个人打你，这时候四个人叫你打，我算白饶个这还不行吗？"朱云道："好，只要你愿意就成。回头又向三位侠客说道："你们三个人听见了没有，他可不算数，只要我一锤把他打死，你们三个人照样还得让我打。"这个时候这三位老头儿心里真嘀咕了，准知道张方身小力薄，我们都不成，难道说他就成吗？话可虽然这么说，三位老侠都知道这个张方足智多谋，坏主意出不完，他这一来还不定安的是什么坏主意呢！这个地方可不怨三位侠客心眼不好，就打算借着张方一冒坏，回头再跟他捣麻烦，就打算叫朱云白挨几锤，三位老头儿不让他打，镇东侠想到这里，准

知道张方，不是傻子，他既然出头，绝不会好好的叫他出锤打死。这才答应一声，说道："不错，你就放心吧，这一个算是白饶，只要把他打倒了，我们当然叫你打。"朱云点了点头，向张方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上吧。"张方照样把那个锁子带好了，朱云弯腰把锤拿在了手中，自己心中这个乐就别提了，心说想不到这个法子会用着了。

书中暗表，小子是哪里来的呢，因为什么要访这三位老侠客？这里头有个原因，可别看不起朱云这个样儿，他是大明朝，朱洪武的同宗，真要是有明朝在位，他也是亲王的爵儿。小子命不好，由打他八岁，爷母全都死了。他倒是有一个堂叔伯大爷，贩卖湖南的油扇子油纸伞，带着家眷出去了，多少年不通音信，也不知到流落到哪里去了。那么，朱云的爷母双亡，这么小小的一个孩子，没有成人管他，那如何成的了呢？有他父亲一个妹妹，就是朱云的亲姑妈，看着孩儿可怜，可就把他弄到家里去了。他这个姑妈姓王，姑夫名叫王湘亭，有个外号叫银枪无敌赛罗成，干了一辈子镖行，家里虽然不说大富大贵，也很够中等以上的人家了。眼前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姑娘，姑娘大的十一岁，二的九岁，少爷最大，今年才十四岁，名叫王彪，大姑娘叫秀云，二姑娘名叫秀霞。皆因王湘亭是镖行出身，对于武术非常注意，因先前不过是自己教给少爷姑娘们练，到后来不是又添上一个朱云吗，老头子看着喜欢，这个孩儿长的虎头虎脑非常可爱，老头子另外请了一位教武术的老师傅，教给这二男二女皆练功夫。教师姓常，是清真教的一位教徒，姓常名松，字寿山，到是没有外号，通称就是常六爸。这个人会练达摩老祖混元气，专会金钟罩铁布衫，一切横练的功夫，可惜到了王宅一看，这

四个徒弟，除了朱云个人能练，别人都不行。常六爸无法，只可教给王彪，姑娘练些不林拳脚，单单教给朱云练横练的功夫。这个朱云到是很用心，过了二年多，那个功夫练的不含乎。书要简断为妙，眨眼光景，就是十年，秀云，秀霞，姐儿两个小的时候，父母主婚，到现在全都出嫁人家，那到表不到话下。单说这位朱云，自己每天起来吃饱饭之后，跟王彪二人就练功夫。后来朱云年纪也大了，功夫也练的差不多了，王彪亦结了婚了，朱氏太太也故去了，常六爸也告辞打算不教了。朱云说道："老师，你如果执意要走，弟子也不敢强留，请你给我留下一手功夫，每天我自己练练。"常六爸想了想不错，到是有一手功夫名目叫做铁锁椿，就把这个意思跟他一说，照样把这个铁锁练子打造成了，常六爸看着他练了些个日子，才走了。朱云每天可就操练这手，说不说就练了八年光景，真练的两膀有千斤的膂力。这时候来了一位串门的，姓吴外号叫是非吴，他看见朱云练这个功夫不由得直乐。朱云看着有气，叫声："老吴，你乐什么，莫非你看我这个功夫是假的不成吗？"是非吴说道："到不是假功夫，不过据我看没有多大用处。"朱云说道："怎么样，我就凭这个功夫闯出来的美称，人称力担双山赛二郎，你敢说没用！我也不是看不起你，我所练的功夫你练的了吗？"是非吴说道："我当然是练不了，你有功夫不能跟我比，因为我不是有功夫的人。我可不是僵你的火，这个话也就是敢跟我说，真要是遇见人家那什么侠客剑客，大概你这个能耐也就没有用了。"朱云说道："什么叫侠客剑客，我是一概的不懂。我也不知道那里有这种人，你要是你告诉我，我可不是跟你说一句大话，我马上就去找他们去，到要比试比试，看看谁功夫高。"是非

吴冷笑道："你这个话哄弄别人去，哄弄我可不成！侠客剑客你不知道吗，往远处说不知道还可以，现在眼前就摆着呢，就怕你不敢去就完了。"朱云说道："小子，你还不用跟我说这个话气我，今天你就得把这个侠客住的地方告诉我，不然咱们两个人没完。"是非吴说道："告诉你那不容易吗，如果你不认识道路，我领了你去都成。"朱云说道："那到用不着，侠客在什么地方，你就快说吧！"是非吴说道："咱们有话说在头里，我要告诉完了你，你不敢去，那就不用说。真要是你去到那里，人家不跟你比，你可别怨我；人家跟你比，你栽了筋斗，亦别怨我。就让到了那里当场丧命，那可怨你的能耐没练好，作了鬼魂你也别埋怨我把你害的。"朱云说道："你说的那叫废话，我们练功夫的人，全都一样的心理，只要是因为比武死了，那就算命里该着，凭什么我怨你？我这一次去了，倘若露了脸，难道说还得谢谢你不成吗？"是非吴闻听，把大指一挑，"好，冲你这句话，果然不愧是英雄。告诉你，咱们这里不是住了一位饮差年大人吗？他老人家公馆之中，所有的人位，差不多都是侠剑客，就连他们那里的打更的都会三十二套梆子拳。我说朱云，你要是真正有特别的功夫，到那里把侠客拨扯倒了，你这个力担双山赛二郎的威名，敢说是威镇西安府。我先跟你打听打听，你到了那里打算跟他们比什么呢？"朱云说道："我由打幼年之间，生来的身子股就笨，所以对于各种小巧技艺，全都没练，就是拳术，也很差迟。你既然说这侠客们那个武术都那么高，当然到了那里，我不能跟他比武术了，我就把我练的硬功夫，我跟他们当场比较。我能够练的他们也能够练，任什么话不说，如果我能够练的，他们练不了，就算栽。"是非吴说道："这个话

也不对呀，跟人家比功夫是这么说，你出的法子，人家练不了，当然算人家栽了，比如说人家要是练的了，然后人家再出一个法子，让你去练呢，倘若你也练的了，那当然不算输了，倘若是你练不了，那可就算栽了。”朱云说道：“那是一定的了，不过我跟他们所比的功夫，只比力气，大概凭力气的功夫，差不多他们比不下我去。这你只管放心，今天天也很早，我还是马上就去。”说着，就把那条锁练子往腰里一揣，迈步就走。

西安府年钦差的公馆他也认得，功夫不大来到了门前。朱云就把主意想好了，我见了他们可不能够软了，既然访人就得横横的，好叫他们不敢小看我。要不他怎么说话那么横呢，那也是打定了主意来的。比来比去三位侠客把人家砸完了，说不说就得带上锁子叫人家朱云砸呢！你说三位老头儿，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么个功夫张方答言，要先带上锁试试，跟朱去说明白了，这一个就算白饶。朱云心里不住好笑，因为看见张方这样儿，分明是白白的送死。张方把锁练子带好了，朱云把铁锤也拿起来了，将然举起来要打这个功夫，张方说道：“朱老师傅，你先别打，我左脚这个环子尚未带好呢！”朱云又等了好半天，好容易盼的张方站起身形来了，朱云又一举锤，张方说道：“别忙别忙。”朱云不由得有气，遂说道：“你到是敢叫我打，不敢叫我打呀，这不是诚心耽误时候吗？”张方说道：“这个你不能怪罪我呀，你看看你这个铁练子，作的太不济了，这全都断了，这还怎么打呢？”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个朱云说了一怔：“怎么着，好好的铁锁子他就断了！每天练功夫用三百多斤的石锁砸，尚且砸不断，怎么这个时候就会断了呢？一面纳着闷，赶紧走过来观看。哎哟，可不是吗！

靠着左脚右手的铁环练子断了。自己心里纳闷，可说不出什么来，这才说道："既然锁练子坏了，这可就比不了啦，我回去换一根来，过些个日子咱们再比成不成？"镇东侠说道："我们也不是串街做小生意的，今天走了这条街，明天还不一定来不来，我们不是总在这个地方吗？朱老师傅随便多怎来都成。这次阁下力气功夫，我们已经看见了，果然不含乎，下一次朱老师傅再来，听们可以比比拳脚军刃。"朱云连连点头，带好了破练子，告辞就走。

三位老侠客把朱云送走之后，心里说张方这小子用什么法子把人家链子给弄断了呢？心里不明白，急急忙忙到了屋中，见着问道："张方，你用什么法子把人家的链子给弄断了？"张方说道："这小子他是专门练那么一种功夫，咱们如何能够跟他比试呢？我恐怕三位老侠客一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他照样比试，倘若一个比不好，就有性命之忧，所以我才打算先练练。我本打算用五行胎力把劲头叫足了，用力一挣，把他这个铁链子给他挣断了，哪知道我带上之后，无论如何挣，凭挣可挣不断。我一想对呀，他这条链子，能够搁的住数千斤重的东西砸打，砸不断，难道说还能够挣断了吗？不然就得让他砸，我一着急，想起一个办法来，净挣挣不断，我不会先用手给他摇摇吗？假如说左脚的环子没带好，我用手拉住铁链子给他里外拧了三匝，然后又用手把小铁环捏扁了，右手也是照样给他弄好了，然后四肢一叫劲，所以左脚右手的链子，全都折了。我算计着练子一断，小子自然就不比了。"说罢，哈哈一阵大笑，"老爷儿们，这哪里是朱云前来比武，分明是叫我小子试试力量给三位老侠客看。"你可别看不起十天的功夫，居然把少林的功夫全都学会了。到现在三位老侠

客就不能不信了，以前知道张方没有这么大能耐，今天要不是这小子在这里，差点儿没栽了跟头，这才详详细细问张方，“你这十天的功夫，究竟是怎么练的？”张方就把练功夫的经过说了一遍，三位老侠客全都点了点头，“看起来张方这个孩儿福气不小。”老个儿几个又说了会子闲话，小弟兄们打听打听，攻打来龙山之事，够时候吃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救苗骥张方会吴德　学武术高淮随秋玉

话说张方住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钦差老大人把张方叫到后面，给他公事一封，金牌一面，另外派八名官人。公事上面写的就是钦差大人，坐镇西安府不能分身，委派随行张委员携带皇上家的金牌，替代钦差观查河南省，所以一切公事，全都便宜行事，就如同钦差到此一样。张方一听喜欢的不得了，准知道这一次到了河南省，就成了二号钦差了。路途上面不敢耽误，经过府县，叫地面官派伕派轿，一程一程的往前送，道路上面紧走，来到了河南府。张方并不进府衙，一直够奔南杨镇，到了街上正与于斗、凤岐相遇，大家才挪到高升店里面。张方说完了自己见大人之事，然后又问他们到南杨镇之后可曾调查出什么消息来吗？凤岐闻听，叹了一口气，就把苗爷前去北杨镇观看，失落无踪，“我等夜间探听石宅，才知道被府里官人捉拿去了。听当地的百姓们谈说，苗爷徒手还打死了两名官人。我们大家正然想着前去劫牢反狱呢！不过不准知道苗老英雄在不在府牢收押，倘是一举不成，可就成了打草惊蛇，以后这个事就不好办了。咱们大家赶紧想法子到底是怎么办吧。”张方闻听，不由得一皱眉：“无论如何苗老英雄不能叫官人拿获，既然打死了两名官人，官人不是打死了吗，无论怎么样也是给他个不到案才对了，到现在这个事未免就不好办了。凭着势力去要人，未免显着不说理，如果代理钦差的人，不说理，他等也不能这样老实。倘

若行文上宪，由督抚去函件到钦差大人那里去告发，这个事岂不就更不好办了吗！最好想一个完善的法子，还是先把人救出来要紧。”小昆仑于斗说道：“依我说，你去拿公事，跟他要人；我们大家设法子，前去探听探听消息去，老英雄寄押在何处。一面明着要，一面暗含着去劫牢，反正两头儿总能够着一头儿。”凤岐说道：“劫牢这个事恐怕不妥当，到现在这里一打公馆，咱们众人在此出入，人家全都知道咱们是跟钦差的人。倘若是办出别的事来，没有不透风声，风声走漏了，岂不是河南府更有理了吗？他说我们凭着钦差的势力，蔑视官府，手下的差官居然就敢反狱，看不起知府，也如同看不起朝廷一样，因为那知府四品皇堂，乃是国家的命官，不然为什么说杀官如同造反呢？真要是闯出这个乱子那还了得！”凤岐固然说的对，于斗说的也有理，倘若张方把人要不回来，咱们就束手无策，袖手旁观，对于苗爷的生死，一概置之不问了。凤岐还要说话，张方连连摆手：“二位别说了，你们所说的话，跟你们的心思我全都明白了。凤岐他说的是，但得能够有办法，先别作没有理的事。这到是很要紧，因为这个钦差奉旨出来，就是代替皇上巡行的，叫人家说出不忿的话来，那就不一定逼出什么事来了。可是这位小昆仑于斗说的话，也不是没有用，到了实在不可解的地方，那也只可就是那么办。二位所说的话，全都有用，不过看事办事，到了什么时候咱位就用什么办法。现在我已然把主意想妥了，要说没有事情，钦差老大人也不能无故的派专员观查河南府，当然得有事。就提当地百姓，有人上告到钦差公馆，故此派我等先前来察看。这样一说，我到府衙之中，可以调查他的案卷，这是个根本的办法。我单看看他把苗爷怎么判押的，到

那时我可以说他审理不明，立刻叫他当堂释放。如果他敢违背不遵，我要按照金牌行事，先免去他的知府。”大家一听，全都说道：“这个办法很好。”张方说道：“好到是好，可有一样儿，他等既然勾串江南聚英山，当然是早就定规好了叛反的主意了。可千万不能把他们看小了，就许借着这个机会起了事，从此扯起反旗。咱们现在这几个人，可是在人家掌握之中了，所有的官兵官人，可全都是人家的，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大家可也就非常危险了。”坏事包张望说道：“这个话也不然，要说到了那个地步，危险是你一个人危险。因为什么呢？你到府衙里去，身在城中，一旦之间有事，这个城就不好出，何况又是身在府衙之中。我们大家在南杨镇上，不论有了什么事，能战则战，不能战，还有一走呢！不过还有一样儿，咱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第一钦差老大人不曾在这里，也不曾保护着贝勒爷，一旦之间有了事，哪一位都不用人保证，并且还都是战将，请想这不是叫咱们最放心的地方吗？”张方闻听，点了点头：“这个话倒是很有道理，最怕的就是从中保护人。现在咱们无所顾虑，就让他们造了反，大家也一样能逃回西安府。”于斗说道：“既然如此，多怎你到府衙一去，我们大家全都作为你的差人，咱们是一同前去不好吗？”张方说道：“不成，那样一来，倒叫他们看出形迹来了，无论如何不能把官样错了。除了轿夫之外，只带一名长随，到了府衙之后，别人不能跟着进去，惟有这名长随能够跟了进去，可得去个有能为的，就为的是防变。”大家一听还是人家张方，他那个脑筋里头也全都有，这些个官场的规矩，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大家听到这里，这个说我去，那个说我去，张方说道：“别人另外有差使，随我前行，还是叫

这位石爷去吧。”石昆石宝山，自己也很愿意去。因为什么呢？所来之人这个能为，石爷还就看苗骥差不多，现在把个老头子给丢了。其余的人位，论到功夫哪一位可也不含乎，怎奈没有特别的技艺，或者功夫不错，年岁太小，阅历上差着，自己可不敢说自己能为出众，如果说遇上了事情，也不论单打，也不论混战，不敢说武术高强，大概也含乎不了，所以自己愿意跟随张方前去。张方向众人说道：“你们几位，可也不能在家里呆着，可是也不用跟我一同去，一同到城里就成了。务必把守住了南门，不可带出形迹来，就在城门洞左近，遛遛达达就成了。比如要是没事，容着我回来，咱们大家一同回店那就算没有事了；倘若是有了事，我们在府衙别管怎么乱，你们众位可千万别管，要紧就是守住城门。他等不关城门，可以不必出头露面，只要是关城门，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亮军刃，将守城兵全杀死。无论如何亦不能叫城闭了，单等我来到之后，大家再一同出城。在城外一里多地的地方，要埋伏几位，就怕的是咱们出城之后，他们后面有人追赶，到了那里大家群起劫杀一阵，别看人位不多，亦可以寒官兵之胆。”大家听了张方安排的周周全全，就知道人家果然是干才，大家全都点头答应。至于城内外的人位如何分配，自有张望全都办理了。一切诸事全都商量好了，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如果再到城中进府衙，未免多有不便，当天只可是休息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一夜的光景没有什么可说的。到了次日清晨起来，因为不知道到了府衙之中，有什么变故，可不敢不用饭前去，大家早早把饭吃饱了。然后吩咐外面叫轿夫搭轿，仍然带领八名官人，从中就添一位长随，可就是

这位骨瘦如柴赛存孝，石昆石宝山，肋下佩带着伏虎宝刀，紧跟在张方的轿子左右。诸事备齐大家起身，别人都不说，惟独张方太好看了，身穿官衣，头戴朝帽，足登朝靴，把那一面金牌，套在脖子上，悬挂在胸前，也是耀武扬威，一直够奔河南府城。本来这个南杨镇离城也就在二十多里地，功夫不见甚大，已经来到了城里。守城的官兵看见了张方，都是一怔，因为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官员，可也不敢过去拦阻，只是在远远的跟着观看。看来看去，原来进了府衙，大家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并不走，单等张方进去，回头跟府衙的公差打听打听。单说张方来到府衙门前，并不下轿，叫官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到班房里面去回话。官人拿着名帖，到了班房之中说了一声“辛苦。”值日头儿一看是官人，不敢怠慢，赶紧说道：“你辛苦。”官人这才说道：“现在我们委员老爷，特此前来拜见你们知府大人。”班头一听是委员，还以为是巡抚衙门来的了，赶紧把名帖接过来，一看上面的官衔写的明白：奉旨钦差年，特派代理委员携带圣上金牌查观河南府。”值日头儿看罢就是一怔，怎么着这是年羹尧派来的人，怎么我们事先就不知道呢？这才赶紧把名帖接过来，到里面去见知府。这位知府姓吴单字名德，也是个捐班出身，对于各种公事到是很明白，不过就是案子审理不清。吴德一看这个名帖，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年羹尧奉旨出都查办四川事件，圣上给他的金牌，上面有御笔亲书的字样，就是如朕亲临。这一次他又派张方到此，并且携带着金牌，这我就应当接圣旨才对了，你说他到这里干什么来呢？心里纳闷，可也不能不接，名帖当然不敢收，叫差人送到外面，自己赶紧更换官服，并不怠慢，迎接出来。到了轿前先递了手本，然后

张方在轿内传话："里面预备香案去吧。"知府头前进府衙，把香案预备齐全，张方下轿步行，石宝山紧紧在旁边跟随。到了大堂之中，张方站在那里，先用双手高高把金牌举起，知府吴德一看金牌在上，赶紧行三跪九叩礼，就如同面君朝天子一般。大礼行完，然后让到了书房。吴德心中纳闷：按说有专员前来，预先应当有公事才对了，也许是我们这里出了什么事了，这是猛然间前来查勘弊病可也未可知，无论他是怎么个意思，我先问问他，回头再说。想着遂道："张老爷是多怎到的，恕卑职未曾远迎。公馆打在何处，如果不甚便当，请挪到府衙里面"张方说道："不劳贵府操心，本委员是奉钦差秘密堂谕，前来查问民情案件。据我看钦差的意思，对于贵府颇为震怒，大概有贵府治下的黎民上告到了钦差公馆。究竟所告何事，本委员也不得而知，不过就是叫我查勘，完全相符那就不用说了，有不相符的地方，要据实呈报。"吴德闻听连连答应："请示张老爷，你何时阅卷？"张方痰嗽一声，遂说道："本委员除此之外，尚有别的公务，哪里有许多的闲暇，现在我就要看卷。知府答应一声"喷"，吩咐三班人役预备升堂。大堂不坐，张方坐的本是二堂，三班人役以及各科房的先生们，全都预备齐了，这才请张方升坐，把所有的案卷全都取出来，放在公案桌上。

可别看张方这么聪明，对于看民情诉讼的案卷，他哪里办的了哇。小子也会出主意，在当中一坐，知府吴德旁坐相陪，遂道："贵衙哪一个口齿清楚，学问通达，可以派他前来读卷。"知府答应一声："是。"心说你这个谱儿摆的真不小，大概是不认识字，看你这个相貌，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就让有学问，亦没有多大学问。张方说出来，知府不敢不答

应，就叫一位当录事的，姓宋叫宋一清，走过来阅卷。宋一清看着张方这个样儿，心里就有多少不忿，心说凭一个奉旨的钦差，难道说手下就用这个样的人吗，十成有八成是冒充来的。自己心里存了这么一份思想，心说这个小子，无论是真假我得设个法子试试他，不用叫他坐在这里装模作样。宋一清打好了这个主意，把卷取出来，先向上深打一躬，然后说道："请示委员老爷，先诵什么案卷，由打什么年头诵起？"张方恐这个年头儿也实在很有关系，如果说有卷就看，这一来不就麻烦了，由打三年看起，那还不得看个三月两月的吗？自己有心说叫他从这一个月看起，未免这个时候太近了。既然说有人到钦差那里上告了，难道说没出一个月的案子，就告到钦差那里去了吗？这才说道："先看六个月以内的，其余得暇再看。"宋一清答应一声，就把半年以前的案卷，取出一件来，双手捧着，高声朗诵。头三件到是念的清清楚楚，到了第四件可就不然了，前面的原告念的是张老七，后来又念了个刘老六。张方手拍桌案打住："这个案卷我听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原告，先是张老七，后来又变了刘老六呢？拿过来我看。"宋一清只可把文卷递与张方，张方一看，上面写的是原告张七，也并没有张老七，后面仍然写的是张七，并没有什么刘老六，不由得心中有气，用手点指喝道："可恶东西，为什么胡念啊！"这一来不要紧，把宋一清可给吓坏了，自己后悔，不应当这样试验他。张方看这东西可恶，分明蔑视我这个委员，如果不给他个厉害，他们也不怕。想到这里，用手一拍桌案道："贵府你听见了没有，蔑视上差，诚心蒙蔽官长，你给我赶紧治罪。"吴德一想可了不的了，我的爷爷，你这叫什么呢，你看不见他这带着金牌了吗！上面写的是如朕

亲临。他说蔑视上差，这还是留德呢；如果他要说是蔑视朝廷，说不说这就是杀罪。当时自己也不能不办他，遂赶紧谢罪，叫声："委员老爷息怒，卑职重重办他就是了。"说罢，叫了一声："来呀，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然后枷号三个月。"宋一清一听，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给张方跪倒身形，口称："委员老爷多多恩典，我到不是故意的错念，就因为一时迷惑所以才念错了，望求委员老爷开恩吧！"张方说道："贵府，他既然苦苦哀求，把枷号免了吧，重打八十大板就是了。"这一来还不如不求呢！张方也知道，打几下之后，那个枷号也就是一说，莫若把那个假门儿免了，给他来个现打不赊，比什么都好。小子宋一清还要打算要求，张方一摆手："速速动刑。"衙役三班人等无法，只可把这位宋先生拉下了堂口，八十大板打了个皮开肉绽。那位说，他们本衙门的人打本衙门的人，不会假装着打别使劲吗？哪知道那个年头儿可办不到，打完了之后，还得验刑呢，如果假打那如何能够辨的到呢。当时把小子打了个不亦乐乎，张方看着心里这个乐可就别提了。

跟着又换了一位科房的先生前来读卷，这个功夫读了好大半天，半年细卷尚且未能读完，可是已经到了饭时了，知府吴德，叫来上等筵席，就连轿夫人等也一律开的是上席。吴德说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又没奉上面的命令，倘若出了别的事多有不便；如果把他喜喜欢欢的打发走了，有什么主意想回头再说。"故此吴德才好酒好饭的招待他，就为的是取张方一个喜欢。哪知道这个张方把谱摆的太足了，举动上大概就是年羹尧要是到了这里，也未必有这么大的架子。吴德这个气可就大了，暗含着打发人到巡抚衙中送信，巡抚一听年羹尧打发人来了，这可与我们大大的不利。赶紧下了

一纸手谕，告诉知府不管他是谁派来的，千万把他扣住了别放；就是年羹尧亲自到了，亦不能轻轻把他饶过，何况这还不是年羹尧。知府得着这个信，立刻暗暗的传齐了匿藏在府衙中的江洋大盗，当时把人全都暗含着预备好了，这个功夫张方的饭也吃完了。当然是还接着看卷，这个地面官要是不清，各种案子就很少，半年的光景，也就是三十几件案卷，霎时间可就全都看完了。

最到末后有一个卷上写的是："恃强拒捕，打死公差二名，呈文上宪候令斩杀。"张方说道："贵府，这一案的理由非常不合，打死公差的人已然九十多岁了，十成间有八成是诬赖。再者说也没有徒手把人打死的，就让是实在是他打死的，那也只可是误伤。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不过监押数日就完了，为什么还要抵偿呢？此人要从速释放。"知府吴德一听，张方所说之人非是别个，正是苗骥苗越川。这才赶紧说道："委员老爷，你老人家有所不知，这个人身通武术，虽然年近百岁，那个功夫尚能力敌数十人。"并且还是性情傲慢，那个样子，好像江洋大盗，不是安善的良民，不能轻留此人生存，恐将来为人群的祸害。"张方笑道："贵府这个话更不近情理了，是不是江洋大盗，不能就凭眼一看，得有真凭实据才成呢，再说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跟差打起来了呢？你说他恃强拒捕，他曾犯了什么案子，你出票拿他不住，因此打死公差，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能到案打官司了，既然到案打官司，当然就没有拒捕的行为。因此可见得公差不是这个苗骥打死的，分明是买盗攀赃诬赖好人。"知府吴德说道：卑职不敢，当时有公差十数名，亲眼看见是他打死的。"张方把小圆眼一瞪，"你这个话说的更不对了！既然有那么多的公差，为什么还叫他

打死人命呢？这还不要紧，他这么大年岁的一个人，公差有这么些名，一无签二无票，去捉拿这个苗骥，为什么跟人家一个老百姓打起来呢？莫非公差人等不好行事，看见他的金银很多，有意劫夺他的金银不成！”知府吴德连连说道：“卑职以及公差人等尤其不敢，大概是在路途上面因为口角，故此打起来了。”张方说道：“公差身为官人，跟老百姓打架，不问可知，一定欺负老百姓，不然为什么公差跟百姓打架。”知府说道：“要说河南府的公差，他们绝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欺侮百姓，这是因为盘查起的突冲。”张方厉声说道：“盘查什么啊，因为什么去盘查人？”知府道：“跟委员老爷回，这是因为前些日子，不断的闹贼，村庄上人报案失盗，故对于眼生的人，全都要盘查盘查。”张方说道：“这个话就更不近乎情理了，既然说有人常常前来报案，为什么方才阅卷，并没有一家报失盗的呢，你为什么说常出盗案呢，莫非这个盗案无名无姓吗？”一句话把个知府吴德问的张口结舌。这小子因为由打巡抚衙中请下命令来了，现在就算心里有根了，当时因为羞恼变怒了，遂说道：“实话告诉你吧，张委员。因为看着这个苗骥他不是好人，故此要盘问他，又谁知他不服检查，因此跟公差动手，哪知道他的武术高强，徒手打死两名公差。杀官如同造反，公差虽然不是朝廷的命官，可也是国家的官人，殴伤官人致死，不论因为什么也得抵偿。就凭张委员，我想你也不能蔑视国家的律条。”张方道：“呸”，啐了知府一口，“胆大东西，竟敢满口胡言！苗骥不是好人，有什么凭据，有什么证件，因何无缘无故的盘查人家？今天你要敢违抗不遵，我就以金牌行事。”吴德说道：“你带金牌前来，我们是奉公守法，不能不遵。其实在你未来以前，并未通知本府，你不

说凭金牌办事，还则罢了，如果你非要凭金牌办事，我还要拿问你个冒充委员呢！”知府说到这里，向着三班人役一摆手：“来呀，先把这冒充之人拿下。”这三班人役，哪里把张方、石昆放在眼里，忽啦啦各自上前一围，伸手就要捉拿。

石爷挂丹田一声呐喊：“大胆的狂徒，你们这真是要造反哪！”说着话，双掌一抡，扑通扑通已经躺下了好几个。这么个功夫，早就有人到后面送信去了，知府吴德也乘乱逃走。不过就是转瞬之际，外面的江洋大盗全都到了。石爷虽然不认得，张方一看，可了不的了，从中就有贺清虚他们一党之人，还有樊家港樊氏弟兄。张方手中并没有军刃，只可是凭着双掌动手。石爷早就亮出来他那伏虎宝刃，由打二堂往外一纵，手中擎着这口刀，非常明亮，真正是威风凛凛，病太岁也随着纵到了院中。就见在人群之中蹦过一个小老头来，长的是五短身材，可是精神百倍，到了张方的近前，双掌齐出够奔张方的脸上便打。可别看张方手里没有军刃，可并没有把小子放在心上，童子拜观音，双掌往上一穿，这个小子哗啦把双掌往左右一分，随着张方的手就下来了，白猿献果，又奔张方颏下打来。张方双手一按他的双手，身形微然往后一吸身，招法到是很好，可有一样儿错了，张方把胸前带的金牌忘了，被小子双手掳住，拴这个金牌本来就是一根很细的绒绳。砰的一声，早就掳断了。小子并不进招，拿着金牌就走。张方将然要追，这功夫早就过来三四个贼人，刀枪并举，连连说道：“张方，你今天还走的了吗？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这叫地狱无门自来投。束手被擒，我等可以饶全你的狗命，不然你是插翅难逃。”张方把双掌舞动，带定风声隆隆震耳，可别看贼人人多势众，被张方打上非死即伤。后来众人心里纳

闷，莫明其妙，不知道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功夫，起先到是欺负他徒手没有军刃，后来知道张方厉害了，大家只可远远的包围，只是不让他逃走就完了。那边石昆石宝山可就更热闹了，手中一口伏虎刀，力敌十二寇。他就如走马灯的样子一般，群贼在外面围着动手，石宝山究竟是剑客的弟子，那个功夫可以说是绝了，怎奈没有敢临近的。石爷动了半天手，一看不好，照这样动手，功夫延长我们二人还是非输不可，自己又准知道，后面准没有援队。自己一想，人生世界之上，早晚全都有一死，应死的时候不死，落一个懦夫的丑名，生死关头，今天就是我石宝山的日子，在这个时候动手，惟有豁出性命去去冒险，不然的话也难免一死。自己把主意打定，手中这口刀就如同疯了一般，有许多的冒险的招数，一概不顾，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人群里怔砍。这可就应了那句俗语了，一人拼命万夫难当。众贼一看，这位石爷刀招高强还不说，胆子也太大了，不管你的招数够多么厉害，他是照样往里砍，群贼这个气可就软下去了。石宝山趁着这个机会，把手中刀一摆，声东击西，可就打出一条道路来。看了看，张方也被贼人围困在那里，自己不顾生死，举刀又杀到这群贼人之中。张方一看石宝山突出了重围，又来救自己，抖擞精神，施展陆地飞腾小巧功夫，两个人里外夹攻，贼人看着，稍为一有怕死之念，这二位本来就是豁出了性命去啦，就在大家稍为一怔神的光景，二人闯出了重围。张方说道："石大哥，不可怠慢，你我快走。"石爷说道："你前行，我在后面拦挡贼人。"二人杀出了府衙，这时候，府衙外面的兵已充满了。可别看张方徒手不拿军刃，巴掌打在官兵身上，真不亚如铁的一般，由打官兵手中夺取了一条长枪，这个枪比方才徒手

可就好的多了。容着二人杀出了重围。身上已经就成了血人了。一直够奔南门，到南门一看，正赶上一群官兵，飞奔而来。这就是张旺带人在此把守，官军得着命令要关城，几位英雄亮出军刃来杀死了七八名官军，其余的全都逃命去了。别外一处的官军，得着这个信，飞奔前来，就为的是抢城。又谁知道这位石宝山已经杀得高兴，看见了官兵，一句话没说，举起刀来就杀入了当中。石爷到了官兵队内，就如虎入羊群一般，刀光起处，真正是人头滚滚，血肉横飞，杀得众官军叫苦连天，抱头逃窜，都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一队官兵被杀散之后，后面的群贼又追到了，石宝山凭着一口刀且战且退，追兵不退，仍然往前追赶，到现在就连张旺等人，也全都拼了命了。好容易走出来约有一里地，这么个功夫，漫洼野地之中猛然间一阵喊杀的声音："大胆的贼寇，看尔等还往哪里逃！"说着话嗖嗖嗖由打树林里纵出几个人来。群贼一看不好，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面有多少埋伏了。今天这个动手，别看是奉知府之命，也就如同造反一样，准要是叫他们拿住，那就算准死无疑。小子们心里胆虚，这才一个个退回了城中。大家看了看张方、石宝山，已然成了血人了。大家还以为他们二人带了伤了，问了问才知道并未带伤，不过就是杀人所溅的血迹。大家把衣服给他换了，血污的衣服，完全把他埋在地下，换好了干净的衣服，大家才回归南杨镇高升店，这就怕的是叫南杨镇上的黎民百姓看见害怕。

到了店房之中，众人任什么也不说，只吃茶洗脸，然后各自休息。约摸过了两个多时辰，大家这才聚到一处预备吃晚饭。这就说的是练武的好处了，别看拼了命的大战，只要能够跑回去，得了清静地方，盘膝打坐，呼吸丹田中气，有

一个多时辰，气也回了，精神也复旧如初，身上一点儿也不觉累了，就如同没杀这一阵一样。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彼此计议，河南省的反情上完全暴露了，大概咱们打算进城到府牢之中，搭救苗爷恐怕就不容易了。张方说道："他们城中这一乱亦非同小可。不过今天夜晚前去当然不成，因为尸横遍野，不用说旁的，净说收拾死尸今天夜里他们就得忙一夜，城里城外，当然不能不安排人，过了今夜就可以前去。明天早晨起来，把河南府的情形，一面报知钦差老大人，一面报知给童侠客，叫他们双方面速作准备。"张旺说道："别的到是都不要紧，这一面金牌很有关系，不设法子把他取回来，这段事怎么交代呢？"大家商议完了，打算到外面借套信封信纸，别看钦差专派的委员，连笔砚全都没有，只可在高升店柜房去借。文房四宝预备好了，张方作书，一封呈报年钦差，河南府实行造反，抢去金牌；那一封信寄给童侠客，也是这个意思。那个年头儿跟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写出信来，有的是现成的邮政局，不怕远隔千里万里，只化几分钱都可以寄到了。那个年头儿哪里办的到哇，不管多远多近，写出信来就得叫人送去。当时把信可是写得了，就是没有人送去，叫谁去谁也不愿意去。这个地方就看出这些位，全是不怕死的汉子来了。譬如说，有贪生怕死之辈，现在河南府已经造了反了，这里人又少，官兵一个也没有，在这里呆着这够多么危险哪，趁着机会赶紧一走，岂不就脱了心净了吗？这几位哪里有这样的人啊，全都是越贪事越不怕事，谁也不肯离开。张方无法，只得说道："众位，这不都不愿意送信吗，这个信也不是今天送走，当然是明天才能够起身呢。咱们这么办，明天早晨起来，咱们是每人一个纸条，个人写各人的名字，然

后把他用手团起来，抓上谁谁就前去，那可就用不着互相推辞不去了。”大家一听这到也是个法子，抓着谁那就算认了命了，大家全都点头答应了。

当天晚晌无事，不过就派那四名官人，轮流守夜，大家就算安歇了。可别看这是一群小弟兄们，要说夜间睡觉钻被窝的可没有，完全是一张方凳，各自盘膝打坐。约摸也就在二更后不到三更天，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个动静，声音非常轻，猛一听也就像猫登屋瓦一般。怎奈这几位小英雄，全都受过了高人的传授，那个经验阅历都不含乎，审查着这个声音来得奇怪，可是也不敢说一定是有人来了，不过就是侧耳细听，听了这个功夫大了，并没有半点声息。凤岐猛然间一睁眼，哎哟，就见在窗户上晃晃悠悠一个人影。凤岐一句话也没说，把自己的军刃收拾好了，轻轻的够奔外面。容着他一出去，就听院子有人说道：“小子不含乎，就凭我这个夜行术，居然被你们听见了。就让你们听见又应当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吧，把张方现出来，叫我一刀把他杀死，我就饶了你们的性命，如若不然，叫尔等一个也活不了。”凤岐一听，“好大胆的刺客，被人看见居然还说这个大话，谅你可有多大能为！”这一说话不要紧，众位小英雄全都听见了，一个个全都亮军刃，由打屋中出来。看了看院中这个刺客，长的好样儿，身高六尺多，细腰乍臂，双肩抱拢，白净面皮，二目如灯，两道剑眉斜飞入鬓，狮鼻阔口，颔下掺白的胡须，左手背着一口宝剑，站在院中威风凛凛，大概身上穿的是青绸子的裤褂，因为在夜间看不甚清楚。小昆仑于斗，抖棍到了院子当中喝道：“小子既然不含乎，报通你的名姓，然后再动手，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刺客闻听哈哈一阵冷笑：“少辈告诉你，不用费那

个事，慢说是你，就是你们这一堆，也难以取胜。趁早把张方现出来，万事皆休，何必自寻烦恼呢？”于斗说道：“很好，叫我们现出张方也不难，你不是说我们这一堆全都不是你的敌手吗，如果你能够把我们这一堆都赢了，张方现在那里，有能耐只管伸手捉拿。告诉你小子，赢不了我们众人，你就算是地狱无门自来投。打算走容易，得把你的人头留下。”那人说道：“小小年纪，说话何必这样眼空四海。我也不是小看你，就让你落生就练功夫，又能够练的了几天，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你们可算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成名的英雄，故此说出话来才是这样眼空四海。”于斗说道：“你也用不着费话，既然敢来到公馆行刺，就应当豁出去不怕死才成呢；你这是怎样了，站在那里，竟凭嘴说，无论我们怎么没有能耐，也绝不能叫你拿唾沫淹死。”刺客说道：“好，闲话到是不必多说，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何人是你的老师？”于斗手拍胸脯说道：“问我姓于，单字名斗，别号人称小昆仑，我的老师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刺客不等于斗把话说完，连连说道：“不必说了，不是于成于洞海吗！”于斗一听，遂说道：“既知道我恩师的威名，你就不应当这样扬眉吐气。”刺客说道：“咳，不用说你，就是你师傅遇上了我也不见得怎么样！”于斗这个气就算大了，遂说道：“小子休要口出大言，报通你的名姓，然后棍下受死。”刺客说道：“问我告诉你，姓高单字名淮，学名叫冲天。我说你不是我的敌手，大概就凭这么一说你也不肯相信，这么办吧，你就来进招。”说着话把宝剑一摆，挺身站立，也并没有什么架式。于斗不管三七二十一，砰的一声抡棍就打，高冲天并不慌忙，就凭手中的宝剑，接架相还。武术这个玩艺，可也

实在太怪了，于斗跟人家打了个手忙脚乱，就看高冲天却四平八稳，那意思还带着满不在乎的样子。二十多个照面，于斗就不成了，把个于斗累的气喘吁吁，遍体生津。

凤岐一看不好，刺客的武术果然高强，再过一会儿于斗势必输招落败，自己不敢怠慢，哗啦啦一抖双头五节单杆枪，到了当场助战。高冲天仍然是那个四平八稳的样子，凭一口宝剑力敌二人，打了个随随便便，十几个照面之后，两个人全是不占上风。这时候阮和、阮璧、徐源、邵甫一看了不的了，推了坏事包张旺一把，那个意思是叫他一拥齐上。张旺也看出这步棋来了，准知道凭两个人拿不住这个刺客，自己亮军刃，随着这哥儿四个一齐跟高冲天动手。你可别不理会，说不说这就是七位，如同走马灯相仿，围着人家高冲天动起手来，张方站在廊檐下看的明白，既然是七个人打人家一个仍然不占上风。这时候这位骨瘦如柴石昆石宝山，不由得心中暗想，想不到贼群之中，还有这个样的人，按这人的身分，不但不是普通人，就是剑客之中，也算很可以的了。可别看人家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大概今天这个手就不好动。石爷将想到这里，再看这七位跟人家动手的，说不说已经全都不成了。石昆一看可了不的了，我也别尽自在旁边看着了，虽然说我过去也不准赢的了，大概总可以好一点儿。想到这里一句话没说，摆手中伏虎刀，也过去了。说不说这位高冲天力敌八人，仍然是半点惧色没有，这还不说人家那个招数，打出来还是四平八稳。病太岁张方一看可了不的了，心说好傢伙，白昼之间幸亏没有这小子在场，真要是有他，我跟石昆我们二人连一个也活不了。看见了没有，大概这小子这八个人也不是他的敌手，小子你不用厉害，我给你来个特别的吧，

张方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老师二次给他的迈门弩，这小子既然这么高强，竟凭动手，不好赢他，简直的给他一迈门弩就算完了。想罢，伸手把迈门弩取出来，净等着看机会了。张方要用迈门弩打高冲天，自己托着迈门弩心里纳闷，因为事先也听老师说过，自己在外面没听人讲究过，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小子，他竟会有这么大的能为，这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这个地方可不是作书的诚心叙叨，要说在这套剑侠图上，所有有能耐的人，别人不说，四大名剑客总可以知道，事先没听老剑客们说过，猛然间出来这么一个人，究竟他的功夫怎么练的呢？就凭这八位这个能耐，居然不是一个人的敌手。这一说这个话未免太玄了，这里面有一段原因，容着我把他叙说明白了，自然就知道他因为什么这么高了。

这个人他原来不叫高淮，在他家乡的名字，叫做高连有，他的父亲叫做高天成，生平以卖香油为业，家里的日月也到是不错，又谁知他长到八岁上，高天成因病身故，这时候连有的母亲王氏才二十四岁，因为家里也有些个积蓄，于是托人改嫁，就把孩儿抛到舅父家中。在先前很好，赶到后来，别看骨肉至亲，也不如爹娘，日久天长，舅父母下眼看待，孩儿每天的两顿饭，就是自己到厨房里去找去。可是也怪了，一天新鲜的东西也没有，多怎也是把东西放到快坏了，才放到厨房里给他吃呢！后来高淮一看，舅母家里养的狗到是吃新鲜的东西，自己吃的还不如狗呢！孩儿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气可就大了，在先前母亲还时常来探望，到现在也始终不见面了。自己一想，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呢，自己一声没言语就走出去了。

孩儿这个出去，虽然是不愿意活着了，但是可没想到究

竟是怎么个死法。自己这就算信马由缰，也不知道往哪里走，由打早晨出去的，走到日色落斜，觉得肚子饥饿，可是身上并没有带着干粮，也没有钱，这就算一点儿办法没有。孩儿往前走着，就见道路之上，越来人越多，孩儿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仍然低着头往前走。走了功刻不见甚大，来到一个大村镇。喝，好热闹了，原来这里有庙会，并且还唱戏，到了近前一看，那个人可就更多了。孩儿也随着众人看玩艺，什么相面的，算卦的，打把式卖艺的，样样都有。高淮看了看，人家卖艺的场子里有两个小孩儿，那个岁数都跟自己差不多少，人家也能练刀练枪，并且还会各种拳脚，自己心说像人家这个小孩儿，将来长大成人，那够多大本事，像我就是死不了，活到了岁数，不也是废物吗？何况人家这人都有武艺在身，只要遇见可气的事，人家自己就能够办了，我这个干什么，生气也只好就是寻死。自己想着，站在那里不住的出神，一直看到天也晚了，人也全都散了，卖艺的也收拾场子了，孩儿仍然站在道旁瞪眼看着不走。卖艺的老头儿看了看高冲天这个小孩挺好，当然是他喜欢看卖艺的，不然能尽自在这里看着吗？这才乐嘻嘻的道："你喜欢看把式吗？明天还来看来。"高冲天答应着点了点头。老头儿又问道："你看了一天，给我钱了吗？"孩儿不由得脸红，眼泪汪汪的说道："我由打早晨起来，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呢，哪里有钱给你呢！"老头儿一看这个情形，不由得一怔，看了看孩儿穿的这身衣服，并不是穷家的孩子，怎么会没有饭吃呢？呕，一定是在家作祸挨打了。老头儿这才乐嘻嘻的说道："你没吃饭，我会猜，当然是你作了祸了，故此不给你饭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孩儿听老头这样说，心里不由得难过，抽抽搭搭的

说道："我什么祸也没作，就因为我没有父母，不但是这一天没有吃饭，哪一天吃饭，也不如狗吃的好。"老头子一听，心里难过，皆因自己就是从打幼年间父母全都死去了，跟着叔叔长大成人，所受的那个苦就别提了。后来又把他送给卖艺的，幸亏遇见这个老师不错，把能耐都传给自己，就如同亲生自养的儿子一般看待。不用问这个孩子，也跟我幼年间是一样的，这才叫同病相怜。遂问道："你是哪里的人，既然没有爹娘倒是跟着谁呢？"高冲天略略的把自己受罪的情形一说，老头儿听着非常可怜，遂说道："你这出来，你的舅父他不找你吗？"孩儿说道："我死了都没有人问，别说是我走了。"老头儿说："你这是打算到哪里去呢，可是找亲戚去吗？"孩儿悲悲凄凄的说道："哪里也没有我的亲戚，我这出来就打算饿死在外面就算完了，也省得活着受罪。"老头儿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高冲天全都说明白了。老头儿这才说道："小小年纪为什么寻死呢，你要喜欢练武功，莫若跟我去吧。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儿子，你要跟着我，就算我的徒弟就完了。"高冲天一听连连说道："如果你肯其收留，我就感激的不得了，对于练武术我是非常爱惜。"老头儿说道："可有一样儿，我把你带着一走，回头旁人再说拐了来的怎么办呢？"高冲天说道："这一节更不怕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势必就要上堂打官司，到那时我就把我的舅母虐待的话一说。就提你老人家非要送我回去不可，我是无论如何不肯走，这个话要是你说还怕里面有什么不确实，由打孩儿我的嘴里说出来，与你老人家就算毫不相干。"老头一听这个话到是很有道理，遂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收了你吧。"高淮闻听，就要跪倒磕头，老头儿说道："先别忙，不但现在不

能磕头，就是跟我到了店房之中，这个祖师也先不能够拜呢！现在我收你这个徒弟就算是记名，这里面有好些个原因，不一定准能够收的了呢！”孩儿一听，叫道：“师傅，方才那个原因都说明了，怎么还算不一定。”老头儿一笑：“你哪里知道，这个练武术收徒弟难极了，不像念书的学生，你愿意读书我就教给你，念好念不好，都没有多大关系。练武就不然了，头一样儿，你本心实在喜欢练武术，怎奈你的体格不成，这又不能练。第二样，你的体格也成，性子太短，起先喜欢练，后来又不喜欢了，这又是一个不能练。还有就是心地的笨巧，以及行为都有关系。现在虽然不拜祖师，我可也算收了你了。咱们现在先练，大概得练三个月以后，我看着都成了，再正式拜祖师不迟。”高淮一听还有这许多麻烦，这分明是要看看我成不成，如果不成，不用问了，一定就是不要我。孩儿自己把主意早就打妥了，无论受多大罪，只要是练不死我就练。这才点头答应。老头儿叫孩儿跟那两个小孩儿全都见见，叫道：“高淮，武术门户之中，不论年岁，先进门的为大，将来学出功夫来，到外面闯荡江湖也是这个意思，要不就说江湖无辈，英雄无岁吗！他们二人就是你的师哥，你就算是师弟。他二人的名字，一个叫三奇，一个叫四奇，就是你的三师哥四师哥。你还有一个大师哥，名字叫大奇，他现在出外去了。我生平四个儿子，就是你那二师哥年幼死了。”高淮闻听，过去给二位见过，三奇、四奇对于高淮，非常爱惜。老头儿吩咐他们赶紧收拾场子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完了，一同回到了店房。老头儿知道高淮没吃饭，赶紧拿出钱来，叫三奇、四奇带着高淮，一同到街上去买东西，霎时间酒肉买齐了，爷儿几个在一同吃喝。在吃着饭的时候，老头儿跟高

淮说道："咱们这是到外面来赚钱，由打正月到四月，就仗着这一百二十天，各处赶赶庙会，赚了这笔钱来，不管多少，到五月初一准回家练功夫，得到了家中才能够练了。现在店房里面，是不容易练的。我说的这个是武术，那么现在你跟着我尽到外面去卖艺，任什么不会，未免亦显着不好看。怎么样呢，只可把这个唬外行的玩艺带着教给你，其余就柔软腰腿的法子。可别看这不是正经武术，对于将来回到家里练功夫，也有很大的好处，你可要千万用心练习，不可贪着玩耍。"孩儿连连答应。饭吃完了之后，老头吩咐三奇、四奇，就在屋里教给高淮各种跟头，高淮又能吃苦又能耐劳，只要教给他之后，自己时时刻刻去练习。后来老头子一看这个孩儿学功夫太用心啦，反到嘱咐三奇、四奇："你二人看着师弟，差不离就叫他收了，不可过于劳累。"

这个话不可重叙，白昼之间就跟着出去卖艺，夜晚就练习各种杂技，也就是两个月的光景，高淮练的如铁打的一般，各种软功夫差不多都练的上来。到了场子里面，也帮着二位师哥卖艺，老头儿看着非常喜欢。日月如梭，转瞬之际五月节到了，老头儿带着三个孩儿回家，家住在山东充州府城北八十里小榆林村。老头子姓马，名叫马中良。家里的老伴早就死了，回到家中也是这几口人。家里还有几十亩薄田，托乡亲种着，草房数间，很宽阔的一个大院子。到家之后，不止于教给高淮练功夫，就连三奇、四奇，也一样用功夫。马中良一教高淮练武术，这个孩儿练功夫就如同练过一般，不但是一教就会，那个玩艺练出来，又磁实，又好看，可比三奇、四奇强的太多了。又加着这个孩儿，不惜力气昼夜勤习，真正是二五更的功夫，外加子午操，日新月异，真有一日千

里的样子。马中良看着爱惜，对于自己的能耐，半点也不藏着，只要是孩儿练的了就教。由打五月练到了年终，要说已经把三奇、四奇赶过去，那个话未免太玄点，不过差点有限。到了过年正月，仍然到外面去卖艺，这一年出来卖艺，那个钱格外赚的多，就皆因高淮这个孩儿练的这个玩艺太好了。

这一天走到安徽地面，在一个三月庙的会场上卖艺，正然练得非常高兴之时，忽然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把中良吓了一跳，以为哪一句话说的不合适，看的有了气，到里面踢场子来了。将然一怔神之际，就见这个人由打怀中掏出来约有三四个铜钱，还有一两多碎银子，哗啦一声往地下一扔，跟着一抱拳："老朋友功夫实在练的不含乎，不才有意垫垫场子。"马中良一听，原来是帮场子的，赶紧抱拳说道："老师傅，蒙你高抬，既肯帮忙，我沾光非浅，就求你施展绝艺练两趟吧！"这是帮场子的规矩，打算帮场子，自己得先往外拿钱，那个钱就叫垫场子钱，如果说到里面不先把钱拿出来，那就不算帮场子了，那就算踢场子了。当时老头儿问了问，才知道这位姓秋，名叫秋玉，外号人称粉面玉麒麟。报名之后，站在场子当中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向四周围作了一个罗圈揖，这才把身形一矮练了一趟大红拳。可别看拳是俗的，功夫可不俗，哪一趟也都是精彩绝伦，一趟红拳打完了之后，捧场的主儿到是不少，场子里头扔了好些个钱。秋玉说道："现在拳脚练完了，接着还让人家这几位少师傅练，回头我还练一趟刀里加拐。"看热闹这些个人，原有的就不少，还不住的往里来，真正是观者如堵，围了个水泄不通。马中良看着高兴，把这位秋师傅让到凳子上面请坐，给人家倒了一杯茶，然后又叫三个孩儿练各种军刃，以及对打等。练了几场之后，老

头儿亲自下场子练了一趟大刀，然后可就是这位秋师傅上场了，拿过单刀跟拐来，当场练了一回，那个功夫真正是六合相随，内外如一。这时候天已经不早了，看热闹的也该回去吃饭了，老头吩咐孩儿们收拾东西，叫声："秋师傅，我打算求你赏个脸儿，请你喝杯水酒。"秋玉说道："老师傅赏脸，秋玉从命，正要跟你老人家近乎近乎呢。"老头闻听非常喜欢，在道路上行走之时，就买了许多酒菜，秋师傅也买了不少，到了店房之中，老少爷儿几个大家一围，一同饮酒。酒过三巡，马中良将然要问这位秋玉在哪里住，以先并不认识，今天这样捧场，实实的感激不过的那些个言语。这个话尚且未能说出来，秋玉叫了一场："马老师傅，我请问问你这三位小英雄可全都是你的徒弟吧？"中良遂说道："这二人是我跟前的蠢子，这个是我的徒弟。"秋玉点头说道："这弟兄三个的功夫练的全都不错，惟独你这个高徒，格外练的好。我有句话不知道说得说不得？"马中良说道："咱们是一见如故，没有不可说的话，有何见教请讲当面。"秋玉这才说道："我看你的这个徒弟，乃是天赋练武之才，我打算有几手功夫传给他，可不知道老英雄肯与不肯？"马中良一听，哦，莫怪他那样慷慨帮我的场子呢，原来他有这番用意。自己也知道高淮聪明过人，他既有这份心思，我还是不能耽误孩儿练功夫。说一句良心话，人家这位秋玉，比自己的功夫高的多。当时说道："秋老师傅既然有意栽培小徒，老夫感激的不得了，但是现在正是各处赶场子的时候，如果多一个人，还可以多赚几个钱。实不相瞒，家里并没有什么产业，就仗着这几个月的光景，多赚几个钱好添补下半年的用度。"秋玉不等马中良把话说完，连连说道："马老英雄不必说，我也知道。我既然有这份意思，

早就有了打算了。如果我把你这个弟子领走，不但不让他卖艺，就连你也可以从此回家。我把住址给你留下，咱们过三年二载，谁想谁都可以见个面。我计算你这三个多月的光景，一大关亦就落个一二百两银子，我可以送给你几百两路费回家。”马中良一听，这个人，这也算疯魔，为什么拿出钱来非要教这个徒弟不可呢？

马中良他哪里知道，这个秋玉乃是洪泽湖一带的著名大盗，不但他人多势众，就是他身上的本领，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平平常常的主儿，能够赢他的很少。后来自己打算收个得意的徒弟，把身上的所有的功夫，全都传给于他，头一节自己这身功夫省得淹没无传，再者说，也好对得起当初老师傅艺所嘱咐的言语。秋玉心想黄天路上无老少，再说自己所作的营生，又是绿林中求衣求食，倘若一朝不测，往后并无传人，岂不是对不起自己的老师吗？故此决计到外面访查，要找一个得意的弟子，好传给自己这身功夫。说话可是容易，到了实际去找可就费了事了，说一句实在的话，到哪找去呢！再说这个练功夫，有天然才干的很少。什么叫天赋的技能呢？一体质健全；二爱惜武术，忍苦耐劳，好学不倦；三品格高尚，以练功夫为生命，不走其他的邪路。可是这三个条件，又不能够一望而知，所能够看的出来，还就是体格。可是也不能完全看出来，有的时候看的那个身子股，非常结实，实地一试验，结果还不如人家那个看着不结实的呢！因为有这些个难处，故此访查了三四年，就算没有访着一个。后来秋玉一想，平常人堆内，实在不容易去访，莫若到各练武术的场子里头，或者是卖艺的之中，到许有杰出的人才。这个法想完了之后，又过了好几年，看见的人倒是不少，不过都是不

大完全。秋玉一想，我已经费了这些个年的功夫，所为的就是访一个得意的弟子，如果马马虎虎随便找一个，不但我这身功夫他练不了去，必然落个半途而废，所以越找不着，越挑的严了。每逢到了有会场的日子，秋玉必然前来各处观看，今天算是到了马中良的场子里面，看了看这三个孩儿，全都不错，惟独看见高淮，小孩儿年岁不大，看所练的功夫，可以称得起是天赋的腰腿，这个孩子是可以得我这一身能耐。

秋玉看完了之后，这才会出钱来垫场子，马中良还是真正莫名其妙，到现在听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头子有意传艺要是不答应他，看人家是至至诚诚，再说又关乎孩儿练能耐，这才点头答应。哪知道孩儿听了，走到了秋玉的面前，叫了一声："师傅，你老人家既然有意栽培我，就算是我的老师，可有一节，你的盛情我是非常感激，不过叫我跟你走，弟子实在不敢从命。"秋玉闻听一怔，"这不是你的老师他老人家都答应了吗，为什么你就不去呢？"高淮说道："当初我的老师，竟说收我做徒弟传给我练功夫，这还不算，我的性命是老人家救的，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收留于我，我现在骨头都烂了。"孩儿就把当初怎样受舅母的虐待，如何出来打算寻死，前后的话说了一遍。秋玉一听这个孩儿知恩报德，这才叫英雄的本色，不但不恼他说不去，更加上爱的意思了。当时说道："高淮，你的话说的很好，你师傅待你，不但现在不能够忘，永久永远不能忘记，那才叫作大英雄呢！可有一样儿你还不明白，这个人生在世界之人，不但不是一个老师，三位五位那都说不定。现在我虽然带着你走了之后，仍然还是你师傅的徒弟，并且把能为练成了，可以到外面去赚钱，赚钱之后再孝敬你的老师，这才算不亏他救你之意，这才算是你果然

不忘他的好处！不然就是满心里想报答他，怎奈你没有本事，不也空有其心而无其力吗？再说你的老师已然是偌大年岁，难道说还总能够带着你们出来卖艺吗？所以你们得想的法子，叫他想法养老，那才算是真孝敬呢！他的家境并没有多少产业，这个话不是你们也很知道吗，应当到外面弄了银子钱来，给你的老师买几顷养老的庄田，另外再给他些个银钱，叫他冬裘夏葛饱食暖衣那才算对，到那时你也算报答你的恩师之恩了，你的老师也就算没白收了你，为什么依恋不舍呢？”秋玉这一片话，把孩儿说的到是暗含着点头，就是有一样儿自己不明白，心说：你说的到是不错，我跟你走了之后，还不是去练艺吗，这一说还不一定练十年八年，能够到外面赚来钱孝养我的老师，那得多怎！广学多练，不是也一样不能赚钱吗？自己想到这里，叫声：“秋老师傅，你说的话到是很对．不过这个练功夫并非是一天半天所能够练到的，说不说一练就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在练功夫的时候，当然是赚不来钱了，老师也孝养不了，反到要离开了他老人家。现在我虽然不能赚钱孝养，总可以早早晚晚伺候他老人家，这不也是尽着孝心吗？”秋玉闻听哈哈一笑，叫了一声：“高淮，你的意思很好，但是我的话你尚且未能听明白了。跟旁人去练艺．当然是一说就得十年八年，不但练功夫之时，赚不来银子钱．就是练成了之后，也得自己到外面去闯荡，如果遇不上机会，仍然不得赚钱。跟我练艺这个话就不然了，我那里有事业可干，有一个人就可以拿一份钱，就比仿你现在跟我去了，一样可以拿工钱。你要有孝养你的老师之心，这笔钱你不会拿来给他吗？”这个话不但是孩儿高淮听着新鲜，就连这位老英雄马中良听着都是莫明其妙，猜不透他倒是做什么事业，怎

么有一个人去了，就会有一个人的钱。真要是有这个事，我就不说了，我那儿子就不能够前去做一份事情吗！老头子这是心里的话，嘴里尚且未能说出来。这么个功夫，三奇在旁边答言，叫了一声："秋老师傅，既然有这样好事，给我也谋一个位置成不成啊，总比我们到外面来打把式卖艺不是强的多吗！"三奇这个话尚且未能说完，四奇也说了这么一篇言语，到把个玉麒麟秋玉给招笑了。"你们弟兄二人去一个到是可以，不过恐怕老师傅舍不得让你们去，一个高淮尚且舍不得呢，何况又往上添人！依我说，你们弟兄现在先别去，就让你这个师兄弟高淮先去，到那里看看是真是假，情形他也知道了，跟你们从头至尾一说，如果愿意去的话，再去也不算晚，何必全都忙在一时呢？"高淮这才说道："秋老师傅，果然是弟子没把话听明白了，既然到那里练艺，还可以有工钱，这我当然就愿意去了。你可千万把我这个话听明白了，并不是我年轻人见钱眼开，皆因我是打算赚几个钱孝敬我的老师。"秋玉说道："这个话用不着你说，我早就明白，这一去正趁你的心思。"回头又向老头儿马中良说道："怎么样老英雄，你这徒弟可是已经愿意去了，难道说你老人家还不答应吗？"马中良哈哈一笑："秋老师傅，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由打方才你一提这个意思，我也没说不让他去。别的到是小事，就是关系孩儿学能耐，虽然这么说去与不去，不能由打我的嘴里强他怎么样，当然是叫他自己思想，比如说我说非不让他去不可，头一样儿驳秋老师你的面子，再者说耽误孩儿学能耐，这个话当然就不对了吧。第二样就是这个叫他去，我要说非让他去，又恐怕他以为我不喜欢他哄弄他似的，真要是这样一来，岂不是把我们爷儿两个的感情伤了吗？不过我

把话说明白了就是了，此一去可以多得绝艺，实在不愿意去，我也不能相强。他方才听说到了那里就可以赚钱，打算孝养我的关系，已经答应了要去，我如何能够拦他呢？秋老师你放心，不用说孩儿此去还说赚回钱孝敬我，就是他出了这个门口，从此算不认识我了，我也不能拦阻，皆因这是孩儿的出路，我要一拦住那就不对了。”秋玉说道：“我替大说一句吧，老大哥你这个话说的太明白了。”说到这里，由打怀中取出来一包银子，准数当然没有，也就是三十多两，不足四十两的光景，，叫了一声：“大哥，你把这个钱收起来吧，依我良言相劝，早早回府，不必在外面漂流了。”马中良说道：“兄弟你这样办的到是很好，不过哥哥我不好意思收；再说我回家也用不了这些个盘费。我要说分文不要，兄弟你必然也过意不去。这么办吧，请兄弟你给我十两路费足以了。”秋玉说道：“这是什么话，咱们这个朋友就算一见如故，你可千万别多心，我这个钱带的太少了，如果要是我带的盘费多，当然我得送给你一二百两。可有一节，咱们也不是由打这里分手之后，从此就谁不见谁了，高淮是你的弟子，不也是我的徒弟吗？你家里的日月不甚丰富，小弟我已经知道了，现在不必说，以后你看见兄弟对待你是怎么个意思。”马中良也是个最爽直的英雄，听了这个话，遂说道：“好，既然兄弟这样说，马中良如果再多说少道，反到辜负贤弟你的心了！你们有盘费没有？如果你有富余，这个钱我就全都实受了。”秋玉说道：“小弟另外还有不足三十两，我的路费足可够了，请大哥你就收起来吧。”马中良真就不客气把不足四十两银子全都带在腰间。这个时候，酒饭已经吃完了，叫店小二把店饭账算清了，头天晚晌会过了钱，明天清晨起身。一夜晚景无书，

次日起来高淮给老师磕头拜别，又跟二位师兄辞行，然后跟随秋玉够奔安徽。马中良也带领两个孩儿，回归山东衮州府。

不表马老头儿回家，单说秋玉、高淮这爷儿两个，走在路上闲谈，孩儿问："师傅，你那里大概是镖局子吧，如果是镖局子，我这个能耐可不够镖师的资格，到那里这笔工钱准赚不了。"秋玉说道："如果是镖局子我就不叫你来了。"孩儿说道："要不就是教把式的场子，真要是到场子里，我这个能耐就是打扫场子跟挑水，当教师当然不够资格了，这个工钱不是也赚不了吗？"秋玉笑了笑说道："要是把式场子，练功夫的拿着钱找我，我还能够往各处去找徒弟吗？"孩儿说道："要不然你在安徽一定有买卖。"秋玉说道："这个话到挨着。"孩儿一听果然是有买卖，被自己猜对了，这才说道："你这个买卖准小不了，不然你没有这么些个钱，是发庄的还是卖门市的呢？"秋玉说道："跟发庄差不了往来。"孩儿接着说道："这个买卖一号能够赚多少钱，一年之中能做几次呢？"秋玉道："那就是看高兴了，高兴就多做几次，不高兴就少做几次，反正哪一号也得赚几百两，有时候也赚万而八千。"孩儿一听："喝，这个买卖可太大了！"不过不明白，怎么做买卖，还得分高兴呢！遂问道："本钱得用多少呢？"秋玉说道："这就完全仗着是人力，本钱有个十两八两就成了。"孩儿越听这个话越玄，叫道："师傅，你诚心不告诉我，有意拿弟子取笑，哪里有这么些个钱的买卖不用本钱的呢？"秋玉说道："我所跟你说的话一句虚言没有，到了我的家中，你一看就知道了。"话说到这里，孩儿以后怎么问，秋玉也不肯说了。孩儿心里就算非常纳闷，不知不觉已然到了。孩儿一看这位秋老师的家中原来住在山上，房子太讲究了，大门二门还有三门，净

这个还不算，哪一道门都有许多人把守，见了秋老师全都恭而敬之行礼。孩儿一看这个势派太大了，一直走到了里面，就听有人说道："大寨主回山了。"这一句话说的不要紧，把孩儿吓了一跳，这位秋老师傅莫非是山大王不成吗？将然想到这里，有几个人走过来请安："寨主爷你才回来。"秋老师点了点头，遂问道："山上可有什么事吗？"那几个人全都垂手而立，答道："没有什么事。你走之后，三寨主做了一次买卖，褚头儿还在大厅上存放，单等你回来再分。"秋老师点了点头，遂吩咐一声："叫全山头目，到聚义厅，我有话说。"众人答应一声，孩儿已然全都听明白了，准知道这位秋老师是本山的大寨主了。正然思路，秋玉叫了一声："高淮，到现在你大概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买卖了吧？回头我把各位大小头目完全传齐，给你当面介绍，从此你就算山上的少寨主，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有你的份儿行吗！"正然说着话，全山的头目全都到了，先给大寨主请安。秋玉这才说道："你们大家看，这就是咱们麒麟山的少寨主，他名字叫高淮，本寨正然收他为门户中的弟子了。"大家先向大寨主打礼道喜，然后齐向少寨主请安，高淮也全都还了礼。大寨主说道："少寨主的名字你们大家全都知道了，你们名字少寨主全都不知道，我说也太麻烦了，你们自己报名就是了。"众人闻听答应一声，什么海底龙，穿水箭，赛金蛟，报了半天，孩儿当时亦记不清楚，只是答应着就是了。全都见完了之后，另外又吩咐一声请二寨主、三寨主。功刻不大来了一个老道，一位俗家。大寨主给孩儿指引，老道名叫纪长庚，别号人称飞剑道士；那一位叫周全，别号坐山雕，叫孩儿过去称为二叔、三叔。周全、纪长庚看了看孩儿，都是非常爱惜。当日大排筵席，全山的喽

兵，每人赏酒一斤，赏肉二十四两，全山之人欢呼异常。等到散席之后，秋玉才跟孩儿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我找你并不为别的事，就是叫你得我这身功夫。不怕你把能耐练去，认可是我门户的徒弟，总算这个功夫留到世界上了。就是你不愿意占山为王，也可以作别的事去。"孩儿一想，既然到了这里了，这可不能不算了。再说人家秋老师傅，既然身为大寨主，当然身上有特别的能为，莫若暂时先跟他练功夫，过个三五个月．还可以给马老师送些个银两，也算我报答他老人家了。想到这里，这才点头答应，叫了一声："师傅，既然你老人家收我为徒弟，当然亦得拜拜祖师。"秋玉说道："那是当然了，这个事以后择日期再办。"爷儿俩个说完了话，外面早已把少寨主的住所收拾出来了，拨四个听差的伺候着。高淮一想，这到有个意思，想不到跑到这里充少爷来了。

一夜无书，次日清晨起来，跟着老师到把势场子里面，先拜过了祖师，然后就开始练功夫。到是人家秋玉这个功夫高，首先教给孩儿练，任什么拳脚军刃一概没有，只是传了几个桩法。要按这几个桩法，中资的人，应当练两个月，上资的也得一个月，要是下资的就得半年，到了人家高淮就不然了，统共不到半个月的光景，不但身上的功夫也有了，那个姿势还是非常好看。秋玉不由得赞叹，当初我练艺之时，老师曾说我是绝顶聪明，这个桩法尚且用了四十多天，这个孩儿这不是天生带下来的武术吗！自己想着非常喜欢，接着就传给他，长拳长短打，各般军刃，拆手换招，以及飞檐走壁，一切小巧的功夫，什么十二个字的跑字功、陆地飞腾之法，就是这些个功夫，孩儿统共练了六年。在这六年的光景，每一年都到马老师家中去几趟，哪一趟也得帮三五百两银子。六

年的光景，马中良家中净说水旱兼收的田地置了三项多，家里也修盖的四合大瓦房。可是高淮到了马宅之时，老头儿见面就嘱咐："功夫当然全都要得过来，可有一样儿，练成之后，千万不可占山为王。传把式的师傅不是说过吗，不许采花作案，不许偷盗窃取，不许打把式卖艺。到我这里一说就不然了，采花作案，当然不要，偷盗窃取，不是英雄所为，只要这两样没有，打把式卖艺那到不算污点。至于占山为王，未免可就不对了。你想山寨里面，到山下去做卖买，难道说，只等着去劫那些贪官污吏吗？真要是净等着作这个买卖，恐怕把喽兵们全都饿跑了，当然就是劫买卖客商。一个人到外面来经商，拿出来血本若干，还得受尽风霜之苦，这就算很不容易了，人家招谁惹谁了，为什么把人家财帛劫到上山去？比如说这个客商，他家里很富足，劫完了之后，家里还有的是钱呢，那还不要紧。真要是卖房子卖地，折变来的资本，本打算将本图利，做一份买卖，赚回钱来，凭那个蝇头微利，养他一家的老老小小，这要是把人家一劫，利既然没谋到手中，连本也全都丢了，这个人想一想没有办法，就许寻短见死了。他是出去经商做买卖，当然是这一家之中最有能耐的人了，因为被劫心窄死了，你想一想人家家里的人还怎么活呢？就许因此闹得家败人亡，这是不是无辜害人，！再说我们一个人生在世界上，七尺男儿汉，并不是没有事情可作，非得当强盗活不了，为什么拿有用之身，去作那犯法之事呢？所以我才劝你千万不可羡慕山大王的虎威，去害那无辜的黎民，能耐学出来之后，务必要想正路谋财，赚的多多花，赚的少少花，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赚不来钱。话归原则，身上有武功，最不济不是还能够打把式卖艺，赚钱糊口了吗？你认了我这个师

傅，绝艺是得不着，因为我就没有绝艺，拿什么来传你呢！可有一样儿，这几句良言，就是你将来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行为正，坐的端，三条大路走中间，凡是不正的事情，千万不可冒险去作。”孩儿听了马老师这片言语，那才叫感激流涕。就说：“我由打到山上时，就有些个后悔，后来可就想到这个练功夫了，虽然居住在山寨之中，但是我并没有拦路劫财。再者说，我也是跟老师您的思想一样，前去就为的是练功夫，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此行才好。若说把秋师傅的能耐，完全得过来，弟子也未必有那么大的福分，得来七成就算不错，就是你老人家不嘱咐，孩儿我也是这个心思，功夫练完了之后，我不能甘心为寇。”马中良说道：“好，我就是恐怕你们年轻的耳薰目染，在山寨里住长了，看着他那一呼百诺威风，竟不想去做那正当事业，那可就算错了。”孩儿高淮说道：“你老人家就放心吧，多怎秋老师说功夫已然练成了，我必然前来给你送信。”这个话可是以前的话，见着这位马老师就嘱咐这一套。

一直到了孩儿把功夫练成了，秋玉说道：“高淮哪，我以为我身上这个功夫，至少你也得十几年才能练成，哪知道六年多的光景，居然你把功夫全都练了去了。如果你这打算远望深里追求，我再设法子给你介绍老师；如果你要愿意在此练习，就过几年再说。”高淮说道：“老师，功夫是你老人家传的，虽然跟马老师也曾练了一二年，但是假功夫，一点用处没有，可见得现在所有的能耐，完全是你老人家赐给弟子的。老师恩传其艺，弟子就应当效力报恩，像你老人家，在此称王，弟子也应当帮着你做买卖才对呢！可有一样儿，弟子生平不能说瞒心昧己的话，如果我跟你说个谎言从此走了，

我可是于心不忍。因为什么呢？你老人家传我技艺就算天高地厚之恩，我连半点恩情未报，将将学完了功夫，先在师傅面前说几句谎言，这未免于人格有关系。现在弟子把我的志向跟你老人家说明白了，就是我不愿意作这个绿林的事业。每逢到马老师家中，他老人家不但是嘱咐我，并且还让我劝你老人家，还是早早洗手才好，不过这个没有机会，弟子亦未敢代达。如果说老师你给我介绍武术高强的老师，接着还练艺，这个事我倒是非常欢迎；不然孩儿我要求师傅，给我另外介绍别的事业。”秋玉听了这片言语，点了点头，遂说道：“好！年轻人本来应当这样说话作事，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既然马老师傅有这个话，我还不能辜负他这个意思。这不是你的功夫也练成了吗，你来是我把你接来的，我仍然把你送回去，借着这个机会我跟这位马老英雄谈谈。孩儿高淮一听很喜欢，因为这个话说出来有点儿不合适，常言说得却好，说话别揭短，打人别打脸，又道是秃护秃瞎护瞎，秋玉现在充当麒麟山的寨主，怔要劝他洗手改邪归正，未免就算是揭短的话，孩儿说出来又恐怕秋老师不喜欢。哪知道说完了之后，秋玉不但是半点嗔意没有，还要跟自己同行到兖州府去找马老英雄，自然是高兴的了不得。孩儿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收拾。秋玉也把山寨之事安置好了，全都交给二寨主执掌，然后师徒爷儿两个一同下山。

孩儿这一次跟随秋玉走，跟头一次的心情大大不相同了，头一次走，那时年岁也小，身上半点技术没有，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呢！到现在可就不然了，六年多的光景，不敢说这个功夫练的好，也总可以说是武术家了，就让是无人管饭，也不至于挨饿了，故此心里非常高兴。在路途上，爷

儿两个并不慌忙，够时候走够时候住，一路之上游山玩景，不知不觉，已然来到了山东地面。到了兖州府城北小榆林村，到了马宅门口一问，这才知道老头子马中良病了。师徒二人赶紧走到了里面一看，马爷面色非常难看，半点血色皆无，骨瘦如柴，已经卧床不起。孩儿高淮走到了近前，叫声："师傅，弟子高淮来了，并且我的秋师傅也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马爷一听孩儿说话，马中良由打心里一喜欢，打算翻身坐起，哪知道病势已然垂危，如何能够坐的起来，翻了两翻身，床声喀吱吱响了一阵，老头子气喘吁吁，高淮赶紧到近前按住，叫声："师傅．你就躺着吧，秋老师也不是外人，何必还要坐起来呢！"马爷点了点头，躺着过了一会儿，这才把二目睁开，面带笑容说道：我那秋大弟现在哪里？"秋玉赶紧叫声："大哥，小弟在此给你请安。"老头子说道："坐下，咱们弟兄既然说是陌路相逢，可是我们的缘分不浅，我病倒床榻没有一天不想念兄弟，也想我这个徒弟，皆因我这个人生平最少的就是朋友，徒弟更没有，故此我觉着不成了，很愿意跟你们爷儿俩见一个面儿。"秋玉说道："大哥请放宽心，吉人自有天相。"马中良笑了笑，说道："好，我一辈子没有能耐，高淮跟我怎么也露不了脸，兄弟你这一次传给他的功夫，哥哥我都知道了，将来足可以成名天下，以后怎样管教他，那只可仗着兄弟你多操心就是了。不但是孩儿高淮，就是我的两个蠢子以后也求秋大弟，多多关照。我那大蠢子他流落到外面，不知现在到哪里去了。三奇、四奇，你二人过来，就着爹爹尚有这口气，当着我的面拜秋老师为义父，以后好求他老人家照应你们的一切。"三奇、四奇二位少年英雄，听爹爹如此吩咐，二目含泪走过来给秋玉磕头，口称："义父，孩儿

这里给你磕头。”秋玉到不好伸手去拉，只可说道：“好，从今日说起，你二人就如同我的儿子一样。”这时马中良又叫高淮，“你以后凡事要听秋老师的教训，不可违背。你是个好孩子，对于我就算是很好，可是我死之后，你对于秋老师，也应当如此，不可当做传艺的师傅看；要恭恭敬敬的侍候老师那才算对。你的二位师兄，他们的能耐，比你可差的太多了，以后得暇教他们练些个功夫，无论什么事，你们要像亲兄弟一般，互相照顾，不可因为没有我了，从此就云驰风散。”高淮听马老师嘱咐，这分明是临危的遗言，赶紧跪在床头，连连答应。说完了一摆手，叫孩儿起来。这才歇了歇，满面带笑，叫了一声：“秋大弟，兄弟你待哥哥有莫大的恩惠，哥哥年老无能，到现在已经不久于世，别的全报答不了啦。”秋玉说道：“大哥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咱们弟兄一见如故，谈不到谁受谁的恩惠。”马中良说道：“不对，我别的话全都不说了，兄弟你可晓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什么我都不嘱咐，就是兄弟你所作这个英雄事业，千万要找个机会，早早洗手，皆因有这么两句俗语，‘瓦瓮不离井边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哥哥我说这句话就算报答了兄弟你的恩惠。”秋玉正色说道：“大哥你以前跟高淮所说之话，兄弟我已经知道了。这一次前来也就为的是找你谈谈，没想到老人家已然身得贵恙，这不是你老人家这样嘱咐，告诉你放心吧，由打你这里走后，我就把山寨之事，交与二寨主执掌，我要闯荡江湖，另谋生活之路。”马中良说道：“兄弟是这话！”秋玉说道：“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马中良说道：“好，真要如此，我马中良死后可以瞑目了。”说罢哈哈大笑，笑声未已，就看眼珠往上一翻，双腿一伸，跟着那个笑也没有了。

诸人一看可了不的了，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三奇、四奇、高淮，全都跪在床边，放声恸哭；就连秋玉也觉着非常伤感，落了几点英雄泪。因为家中并没有别人，哭了会子，秋玉说道："你们不要哭了，赶紧预备后事要紧。"好在现时马爷的家中已然是小康之家，衣衾棺椁早已完全备妥，遵礼成服，把老人家入殓，放了几七，也很念了几次经，然后殡葬。

诸事全都完了，秋玉这才说道："高淮呀，你暂时跟我先回麒麟山，遵照你马老师的遗言，到了那里我把山寨之事，全都交待了。山中的积蓄，交给你把他运来此处，我到外面访几个朋友，然后也回到这里来居住。"孩儿高淮点头答应，这才爷儿两个一同起身，到了山寨之中，见着纪长庚、周全二人，自己并没说出洗手之话，就提到外面有事，三年二载不准回的来，山寨之事，当然我就无暇顾及了，纪大弟从此之后为大寨主，周二弟为二寨主，你们弟兄二人就多多受累就是了。山寨里面的积蓄，咱们把他取出来，无偏无相，咱们三一三十一一分，我带着这两个钱，也好在道路的上面作路费。纪长庚闻听还要谦让，怎奈秋玉去意已决，势难挽留，二人只可摆酒席给秋大寨主送行。诸事办理已毕，爷儿两个下山，金银交给高淮带到兖州府，托三奇、四奇，置买房地，叫高淮就在兖州府居住等候自己。孩儿点头答应，爷儿两个分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石飞燕喜得爱徒　神剑侠耍弄知府

高淮在马宅居住了一年多，自己心里纳闷，大半这位秋老师傅许不来了吧，正自想着，老人家到了。你说这位秋老师傅干什么去了，自己因为感激马爷的遗言，对于高淮这个孩儿，倒要格外栽培 栽培他。自己的能耐已然完全传给他了，再打算教，也没的可教了。皆因高淮是个可造之材，得了自己这点能为，不过就是垫了垫底子，打算成名露脸，必须还要深造一层。自己由打麒麟山走后，也没到别处去，够奔兰州前去找自己的老师，三江侠叟孔宪芝。到了老师的家中一问，才知道老人家到湖北访友去了，所访何人并不知道。秋玉心里非常着急，有心回归兖州府，这一次白去，未免于心不甘。自己一想，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是侠客以上的身分，所访之人也必然不是寻常之辈，我何不到湖北地面去看看去呢？只要是练武术有名有姓之人，总不难把他打听出来，遇巧了就许连我的老师，全都找着也未可知。秋玉把主意打妥之后，可就够奔湖北去了。作书就是个情理，如果情理不通，也别管是武侠是公案，那不但算不了小说，而且使读者摈弃，事虽离奇，可是不能出了人情之外。如果来了一位侠客，善于蹦高，平地一纵，伸手把天上的星星抓下三个来。下面还有注解了，他抓的那个地方正赶上星星密集。这是不是使读者厌弃呢！闲话不可多说，还是接着往下说要紧。秋玉到了湖北去访人，并不是有姓名有地址的，到了那里可以拍门就叫。

不过心里想着，偌大一个湖北省，武术家当然有的是，甚至于成名侠客，隐世的剑客也短不了有几位，老师既然前去访人，当然访的是侠剑客，故此自己也去寻访。这个功夫更得延长，也就是在茶楼酒肆，什么教把势的场子，慢慢的访问，那里住着有高人，所以才费了数月的光景。还算不错，真被这位秋玉给访着了一位，这位姓郝，通称郝九先生，也不知道人家的名字外号，秋玉望风捕影就去了。

原来这位住在一个很小村子上，地名风火屯，到了村庄里面一打听郝九先生，还是都知道，就有人把他领到了郝宅门首。秋玉看了看，茅檐草舍，编篱为门，别看是土房，非常幽雅。秋玉到了门首，叫一声里面有人吗，叫了两声之后，出来一个小孩儿，也就有七八岁，到外面看了看秋玉，这才乐嘻嘻说道："找谁的？"秋玉答言："此处可是郝九先生的住宅吗？"小孩儿说道："不错，没领教你贵姓？"秋玉一听，别看小小年纪，说话非常聪明，赶紧报通了自己的名姓。小孩儿说道："你老人家在此稍候，容我到里面看看去，他老人家在不在可不一定。"秋玉无法，只得点头答应。小孩儿进去很大工夫，才听见里面有人痰嗽的声音，霎时间来到了竹篱外，原来是白发苍苍的一位老者，手里还拄着一根拐棍，口里不住的说道："兰儿呀，找我的那人现在那里？"秋玉知道这位当然就是郝九先生，赶紧走上前去一报名，拱手说道："不才慕你老人家大名，特此前来拜访。"老头儿答应一声："嗳，你找姓什么的，大概错了吧？小老儿家居又无什么名望，怎么说慕我的大名呢，但不知我有何名？"秋玉说道："湖北全省之中，无论跟何人打听，没有不知道你老人家大名的，在武术之中可以称为泰斗。"老头儿说道："不错，郝九到是我的

名字。不过你说什么武术，我连六术都不会，这一辈子可称得起是，文不成武不成，毫无半点能为。你怎么会来到我这里呢?”秋玉说道：“老人家未免太谦了，这不是我已经来了吗，别的全不要求，就求借一步，到里面跟老人家谈谈。”郝九先生说道：“那到可以，不过舍下太不洁净了，未免多有屈尊。”秋玉说道：“老人家说哪里话来，既蒙允许，秋玉我要叨扰了。”说着老头子一伸手往里相让，秋玉并不客气，迈步往里就走。到了草堂之中一看，清雅异常，老头儿让秋玉上垂首落坐，自己就在下首相陪。方才那个小孩儿，沏来一壶茶，倒上两杯茶，然后就在老头儿身后一站。秋玉这才说道：“老人家在湖北省乃是武术泰斗，今天相见，何必这样太谦!”郝九先生说道：“要说我这人一点能耐没有，这个话也是假的，不过这个能耐太不新鲜了，在园中耕种锄耘，这些个事，我全都懂得。什么头伏种萝葡，二伏种菜，这些个事我到不外行，不过现在老了，也种不动了，如果说谈谈尚且可以对付，别的全都办不到了。阁下来到这里，莫非打算学学种菜不成吗？如果各种菜子不认得，小老儿我可以给你各样包点样子，什么时候种什么，如果不大知道，我也可以给你写一个小单子，到了时候，拿起来一看就成了。不过对于浇种上，也得请一位内行当头儿的，不然倘若种错了，一糟踏就许糟踏一畦，未免可惜。”把个秋玉给说的，也答不上言语来了，只是在旁边，答应是是。秋玉心里说，慢说我不种园子，就是种园子，也犯不着找你来问，这真正是笑话！所以秋玉也知道老头子诚心装着，不过不能说明白了就是了。老头子还是越说越高兴，说了好大半天，这才说道：“哎呀，净顾说话，也忘了让你喝茶了，挺好的两杯茶，全都凉了。”遂叫道：“兰

儿，兰儿，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真正是要把我气死。”正然说着，小孩子来了，叫声：“爷爷，你叫我有什么事？”老头儿这才用手一指道：“你看看这两杯茶，全都凉了，你把他全都折回壶中，再烧些个开水来对着喝就成了。”兰儿往壶里一倒，多少把这个茶洒到外头一点儿，老头儿差一些没把胡子气直了，遂道：“你这个孩子真是废物，叫你倒茶你把他弄洒了，可惜这个茶叶，要是把他喝了倒也罢了。”秋玉一看，老头子这份举动分明就是逐客令，如果我要是借着你这个碴儿一告辞，那就算正趁你的心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叫你痛快，就是你跟我装傻，我也得别扭别扭你呢！所以秋玉在旁边说道：“这位少爷是老人家你跟前的孙子吗？”老头子说道：“可不是吗，一天除了淘气，一点正经事也不办，这不是叫他倒倒水还倒洒了呢！”秋玉问道：“现在他几岁了？”老头子说道：“七岁了，这么大还小吗？”秋玉说道：“七八岁可不正是贪玩耍之时吗？”老头子说道：“什么，人家古时的人，七岁写字下棋的，难道说那都不是小孩吗？既然不比人家少鼻子少耳朵，一天也知道吃两顿饭，怎么就会不如人家呢？”老头子还是越说越有气，这么个功夫，兰儿又把新茶沏上来了，照样每人倒了一碗。老头儿说道：“这一次不要放冷了，快喝吧，不然又全都糟踏了。”秋玉答言道：“是。”端起茶来略微一让，送到唇边，一饮而尽。老头子赶紧把茶壶拿起来，又给秋玉斟了一杯。秋玉连连说道：“多谢老人家，我对于喝茶上实在有限。”其实秋玉还是真渴，无奈这个茶实在没法喝，又苦又辣，强捏着鼻子才把这杯喝下去，也就跟吃一付药差不多。所以老头子让他再喝一杯，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再喝了，老头子只可把壶放在了旁边。

秋玉一想："我尽着跟他坐在一处，这也不像话呀，我为什么来的！"还是接着问他，想到这里，这才叫道："老英雄，你老人家千万不要客气，既然是武术名家，何必讳而不谈了！在下此来并不为别事，就为找一位大武术家，打听打听人，因为我的老师到湖北来访友，究竟访哪位我也不知道，可巧找我的师傅又有点要紧事。"老头子听到这里，这才说道："你要是这个意思来的，为什么不早说呢！你可别看我不是成名的武术家，身上也没有多大技艺，可是我认识的练武的朋友不少，南关厢卖膏药的金枪将吴三跟我是朋友，在庙场上搭场子卖艺的花刀将李五也是我的相好的，还有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反正我认得四五位呢！"秋玉知道老头子这是诚心拿自己打趣，可是老头子越这么说话，秋玉越不敢小看，准知道老头不愿意露他的本来面目。只可和颜悦色说道："老人家不必诚心瞒我，无名的武术家，打算见你一面，恐怕都不容易，你老人家所知道的当然是成名的英雄。我的业师虽然不算多高，他老人家在江湖上，也略为有点小名望，只要到了三江一带，打听三江侠叟，差不多没有不知道的。"郝九先生一听这才问道："莫非说你就是三江侠叟孔宪芝的徒弟吗？"秋玉说道："不错，他老人家是我的敝老师，这一次，我到他老人家中，因为听说来到湖北访友，故而前来寻找。"郝九先生不由得哈哈一阵大笑："哎呀，我打量是谁呢，原来你是老孔的徒弟，这就不是外人了。我提一个人你要是知道，那就算你是老孔的徒弟，你可知道有一位外号叫铜钟叟的吗？"秋玉说道："听我的老师说过，乃是一位隐名的剑客，名字不知道，住址不知道。听说这位铜钟叟，当年戏耍少林僧，跑到铜钟下面藏着，僧人费尽平生之力，也未能把钟搬起，后来老人

家在钟内用双手托着走出了山门，众僧才知道是一位高人。”郝九先生听罢哈哈一笑：“既然如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就是铜钟叟郝长风，当地人只知道我叫郝九先生，名字外号，一个知道的也没有。”秋玉一听，不觉长出了一口大气，好老爷子，我要不提出老师来，不把铜钟叟的历史说出来，可见得是绝以没有实话。遂说道：“老剑客爷，为什么你老人家这样隐避呢？”郝九先生说道：“秋玉，你哪里晓得这里的事，我也并不是怕事，我也并不是怕死，世界上不是有许多人看破了红尘，出家为僧为道的吗？练武术也是一样，我现在就算看破了武术而归隐，就是避免有人前来访我。假如说有人到了这里跟我当场比手，用实力真招，恐怕他受不了，轻者带重伤，重者亡命；不用实力真招，闯荡一辈子，难道说老了老了，还栽个筋斗吗？因为避免这些个麻烦，任凭是谁到了我的家中，就让他知道铜钟叟三个字，我也告诉他不是我。好在我闯荡江湖之时，早就留上这个心了，无论到什么地方，只露铜钟叟三个字，故此没有知道铜钟叟姓什么的。还有一种假机伶人，他就说我一定是姓铜，就有人叫我铜老英雄，我就那么答应。到现在住在湖北，说出我本来的姓来，故此无人知晓。就是你这个打听来的，也是由于他们的猜测，甚至于看出一星半点情形来，所以非说我是武术家不可，究起真来谁也没看见我练过功夫，有访我的我就告诉他只会种菜园子。”秋玉听罢，不由得暗含着赞叹，看起来练武术太难了。起初为闯名誉，到处去跟人家以武术相拼，成了名又得隐名，真正是太难了。好在老人家把实话说了，这还算不错，自己这才说道：“老剑客爷，现在我跟你要打听的，就是湖北所有成了名的武术家，我可以全都挨门问问，或者找着我的老师

亦未可知。”郝九先生不由得一皱眉，遂说道：“这个事恐怕不容易，找人有个前后脚相错就找不着，何况又不准知道他找谁去！再者说，这里成名的武术家，也实在多而特多，就按我所知道的已经就不少了，何况我不知道的还多了。我告诉了你，也恐怕你问不胜问，就让是全都问完了，我不知道的那个又应当怎么办呢？依我说，你要是有必得见你老师的事，还到他家中等候，我想他一个人出来访友，可能在外面住多少日子，当然也就快回去了。”秋玉说道：“我这个事，到不是非找我的老师不成，皆因我不认识别人，只可说找他老人家，现在这不是见着老剑客爷你了吗，我说说我这个意思，如果老人家肯其帮忙，可就省了我的事了。”郝九先生说：“这可以，你说我听听吧，只要是可管的事，我不行还能给你转托个朋友呢，谁叫跟老孔我们都不错呢！”秋玉听着高兴，遂说道：“老人家，你要问，现在是……这般如此这么一段事，就把自己如何收高淮，“六年把功夫传完，以前那位马老师相劝，不叫我为绿林道，因此同着高淮到马宅，正赶上这位马老英雄临危，嘱咐完了叫我洗手，他老人家就死了。因此我赶紧回到麒麟山，跟本山的二寨主、三寨主把话说明，从此就算洗手不干了。不过对于高淮这份天赋聪明，我的能为就是没把人家造就出来，从此打住了未免就算耽误了。高淮这个孩子今年才二十岁……。”又把孩儿性情怎么好，品格怎么好，全都说了一遍，最到末了，要求郝九先生传给孩儿练功夫。郝九先生说道：“你这人说话太不聪明了，我自己都不练功夫，就为的是隐姓埋名，我又如何能够收徒弟呢？这段事我倒有个办法，既然这个高淮有如此的聪明，可见得他的福气不小，就连你也算是沾他的光了。绿林之中没有后程，要

是没有这个孩儿，你绝以不想弃却了江湖绿林道，可见得这个孩子将来的福德错不了。我是不能够教徒弟了，我还有个朋友，这人住在云石山上，姓石，双名飞燕，外号人称赛风师。这个人生平喜欢收徒弟，可有一样儿，喜欢收好徒弟。按说喜欢收徒弟，那个徒弟不应当成群结伙吗？到现在只有一个。如果把这个孩儿的意思，跟他一说，他准喜欢。他这个喜欢收徒弟的用意，又跟普通人不一样了，普通注重这个徒弟品格行为，他到是也注重，不过不算什么要紧的条件，他要紧就是问聪明不聪明，能练不能练，也就跟你这个意思一样，只要遇见真正能练的，情愿意把身上所有的能耐，完全传给他。我说话可不客气，你的心意跟这位石飞燕一样，可就是你没有人家能为高。这个人的能为高到什么份上，你也不用细问，顾名思义，你就知道这个人能为高不高了，世界上这个风本来就太快了，他号称风神之名，你想想这个人的武功怎么样吧！就像我铜钟叟，你师傅三江侠叟，不用说一个比不了人家，十个捆在一块算一个，也比不过人家。只要他点了头，那就算高淮有福有德。”秋玉听的高兴，遂说道：“老人家，多怎去问呢？”郝九先生说道：“不问就完了，如果打算问，马上就动身，你跟我一同去吧。”秋玉连连答应，这才老爷儿俩一同动身够奔云石山而来。

这个山可不是什么占山为王，山大王住的，这个山上面也不只就是石飞燕一家，那就是山上的村庄。到了山上之后，郝九先生认得石爷他的住所，一直够奔门前，登台阶用手拍打门环，里面出来一位老头，是家人的打扮，到外面一看认得，原来是郝九先生到了，走上前来请安。然后说道：“老爷子你里面请吧，我们家主爷在后面闲坐着呢。”郝九先生说道：

“不，如果我自己来了，不就没的可说了，现在我还带来一位姓秋的英雄，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老人家愿见就见，不愿见的话，不是省得讨厌吗！”家人一听，赶紧答应一声说道：“既然如此，老爷子你就在这候一候吧。”说着话赶紧到里面去回话，郝九先生等了功夫不见甚大，就听里面有人说话：“郝大弟在哪里，这么些年的老朋友，怎么来到这里非得叫我迎接你不可呢！”郝九先生一看正是老剑客爷石飞燕亲自出来迎接，赶紧走上前去行礼，叫了一声：“老哥哥，小弟哪里担待得起，叫你老人家出来迎接。皆因不是我自己来的，恐怕你老人家这里有个便与不便的。”说着向上请安，石爷也请安相还，叫声：“郝大弟，咱们这个朋友，越老越没交情了，不论是哪一位，既然跟贤弟你来的，那就不算外人。”郝九先生这才给秋玉引见。秋玉不敢自大，对于这样老英雄，完全尊为老前辈，听郝九先生引见，过去就要磕头，石爷赶紧伸手搀住往里让。大家到了厅房之中，分宾主落坐，家人献上茶来。郝九先生因为自己家里那个茶喝不得，说了半天话，他连一口也没喝；只是叫秋玉喝了一杯，到现在老头子觉得喉咙燥渴，端起杯来，慢慢的把这一杯茶喝下去，旁边家人又给老人家倒上一杯。郝爷这才说道：“老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吗？”说着用手一指秋玉。石爷说道：“兄弟你比我小几岁，怎么到糊涂了，不是方才在门外介绍了，姓秋名玉外号粉玉麒麟吗？”郝爷笑了，对到地对，怨我把话没说明白。“我说老哥哥，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吗？”石飞燕说道：“这个，我也没问，兄弟你也没说，我怎么会知道呢？”郝爷不等石爷把话说完了，接着说道：“他的老师，就是三江侠叟孔宪芝。”石爷闻听乐了，“这么一说，这就不是外人了，宪芝那也是我的

好兄弟，可是多少年不见了，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吗？”郝爷略略把来意一说，从中的详细，又叫秋玉说了一遍，石飞燕这才明白，不由得一皱眉，叫声：“兄弟你打的这个主意到是不错，怎奈哥哥不是那个年纪了，这么大岁数哪里还能够收徒弟！风烛残年，朝不保夕，把人家孩子叫到这里来，练不了三朝两日，我一口气不来死了，那岂不是半途而废吗？到那时候，你说是我的徒弟不说，不说吧，不怕是一天，已然拜了我这个师傅；说吧，真正能为没学着，练功夫的也觉着扫兴，我也怕坏了我的名誉。这个事并不是我推辞，实在是因为年岁太大了，辜负了兄弟你这番的美意，实在对不住。”秋玉打算借着老师跟老人家是朋友，再央求央求。郝九先生偷偷递了一个眼色，秋玉不知道老人家是什么用意，只可就不言语了。就听郝九先生说道：“老哥哥既然如此，叫他转拜门户就是。这么看起来是这个孩儿没福，他晚生了几年。南七北六除了你老人家之外，大概难找高武术家。”石飞燕哈哈大笑，贤弟不要捧，再一捧就该捧土埋我了。”石爷说罢，吩咐一声摆酒，老爷儿三个吃喝会子。郝九先生不能推辞，因为这位石爷生平有个毛病，就是他说出话来，不许人驳，只要你一驳他，他真就可以从此不答理你，多少年的朋友，这全都知道了。石爷说完了之后，家人把酒摆上来，要说这个地方太好了，旱地是山，各种飞禽走兽都有；下面临水，能够吃活鱼生虾。酒菜端上来，秋玉看了看完全是山珍海味。石爷说道：“兄弟咱们是四面为上，不必谦恭了。”说着各自入坐。功夫不大，家人送来一只大壶，里面满满的一壶酒，那个酒杯，都比饭碗还大。家人给每位满上了三杯酒，老头子石飞燕端起来说道：“咱们每人先饮三杯，回头再慢慢的喝。”

秋玉闻听吓了一跳，怎么着这么大碗，每人先饮三杯！自己心说郝老爷子当然也不能答应。将然想到这里，就听郝九先生说道："好，我们爷儿俩必然相陪。"秋玉一听好吗，老爷子还把我带上，有心说不喝，闯荡江湖的英雄，不能比着跟人家喝酒，那就算豪气不足，没法子只得端起碗来，也随着两个老头儿一饮而尽。家人在旁斟上一杯，连喝了三碗之后，第四杯满上这才随着喝。秋玉心说，今天这个怪物人都叫我遇上了，那个老头儿家里喝苦茶，这个老头儿是酒罐子。还不用说这个能耐跟人家比不了，就是这个喝茶饮酒，如果没点儿根，就不敢跟人家坐在一处。郝九先生一看秋玉的酒不喝，坐在那里呆呆发怔，这才说道："秋玉，为什么在那里不快喝酒，方才到我那里，待你的茶尚且不如这里的酒呢，你还怔着干什么！"秋玉说道："老人家你要不提我还忘了，究竟你那茶是什么茶叶，我喝着苦如黄莲。"这句话未说完，石爷哈哈大笑，然后用手点指："郝大弟，偌大的年纪，你就缺吧！"郝九先生自己也乐了，叫道："秋玉，你要打算问那个茶叶，告诉你，那就叫谢客汤。不论是谁，只要是我不认识的人，到我那里，打算访我比手，我就告诉他找人找错了，我对于武术就算一窍不通，如果他还不走，就让喝那个谢客汤。"秋玉连连说："冤哉枉哉，我到了你的府上，实在是为寻找我的老师，并没敢要求跟你老人家比手，这不是无故罚我喝那个苦茶吗？我说没看见你老人家喝呢！"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霎时间酒饭吃完了。郝九先生告辞，当面叫秋玉跟自己回家，就提不让你白喝苦茶，晚间我再请你喝喝酒。秋玉知道老人家叫自己有事，这才向石爷拱手道谢，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跟随郝九先生一同出离了石宅。走在路上老人家就

说了："秋玉，你可不知道这位石老英雄的脾气，要说他的岁数到是不小了，就凭他那个功夫，二三十年，不至于去世。不过你我那么说，他不肯信以为实，告诉你吧，这个徒弟就算他收了。"秋玉不明白："分明人家石老剑客当面拒绝，为什么说这个徒弟就算收了呢？"郝九先生说道："你是跟他初次见面，不知道他的性情，他听你我所说之话，以为荐徒弟了，所说的那些个好处，当然都是美言，为的是让他收下。有心说领来看看，这个话不好出口，故此就是拒收。事情过去我才想明白了，不应当这么说，那时候应当这么说：'情形是那个样，这个孩儿不久就来了，到了这里，你自己再看看，可以收便收，不可以收，再教他转拜旁门。'那时候他必然说道：'好吧，那么就叫他来我看看吧。"咱们把话说死了，他怕一说叫孩儿来，孩儿行为意思跟咱们所说的不一样，到那时再说不收未免不合适，故此才拒绝。事不宜迟，迟则有变，你赶紧回归山东兖州府，把这个孩儿领来，先到我的家中，然后我有法子，叫他拜石飞燕。"秋玉听到这里高兴的了不得，连郝宅也没去，当时就告辞了。

一路上行船过渡，住店打尖，居然不耽误功夫，这天来到兖州府小榆林村。孩儿高淮一问，秋玉才把自己到江南的经过说了一遍。高淮一听，原来老师自己又转给自己去找师傅，心里非常感激，当时预备好了明天就起身。三奇、四奇说道："我们弟兄将然在一处，过了这么些天，这又去练功夫去了，这一去又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够回来。师弟教给我二人练艺，这一走，我这个功夫又不能练了。"秋玉说："傻小子，他走了之后，我不就回来了吗？现在他的功夫，是跟我练的，与其跟他学，还不如跟我学呢！等他将来练出来绝艺，我所

不能够练的，你二人再跟他练不迟。我这一次送他到江南，最迟也就是两个月的光景，准能够回来。”三奇、四奇这才喜欢，置办酒席给师弟高淮送行。孩儿临走，到恩师坟墓磕头辞行，然后跟着老师一同前去。到了郝九先生的家中，秋玉给孩儿介绍了，九先生看了看高淮，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之气，准知道这个孩儿有福有德。问了几句话，孩儿全都一一回答，果然是聪明异常。又问了问孩儿都会什么功夫，高淮并不腼腆，就把自己跟秋老师傅所学的功夫，完全练了一遍。郝九先生一看这孩子，果然是天赋的聪明，带着练武术的福气了。那位说这个话说的玄点吧，郝九先生又没教给他练功夫，怎么就知道他练的好呢？这个最容易看不过，练武的意思，也跟写字差不多，武术同是一趟拳脚，一百人练出来就是一百样；字都是一样字，一百人写出来，也准是一百样。字的笔道不能错，拳的路子不能改，可是在这一百人之中，当然就分出上中下，三六九等来了。先说写字吧，这百人之中，有古时名书家，欧、柳、颜、赵等，那当然就是第一了，他那个字，无论多怎写出来，只要读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字写的太好了。武术也是如此，比如说一百人练拳的之中，内中有一位达摩老祖，或者是武当真人，那个拳难道说还看不出好来吗？今天郝九先生看这个孩儿高淮练的功夫，也是这个意思，那个拳脚打出来，进退环转，刚柔松紧，应当怎样就是怎样，别说是二十岁的人，练了六七年的功夫，就是几十岁的武术家，练一趟拳脚，也未必一点不懈。如同写字，如一字之中一笔不苟，所以这个好，当然一看就看出来了。孩儿全都练完了，里面有一趟剑，剑名是白羽剑，只有前八趟，中八趟、后八趟一概全都没有。郝九先生说道：“这就是孩儿拜师的机会，

石老剑客生平以白羽剑成名，不止于通上中下，还旁通白羽飘风一切出手的剑招。就提孩儿也非常爱惜这趟剑，因为无人能教，现在求我，我是一窍不通，故此转求你老人家多少赐几招。拜师不拜先不说，因为你老人家年岁太大，赐几招功夫，也就是三两个月。如果这里没有地方也可以到我家去，没有睡的地，也可以赁房。这也就是一说，石老剑客绝不能不答应，只要他一答应，叫孩儿住在他那里一练，他看见孩儿这样聪明，不用咱们说话，自然就把孩儿收为门人弟子。”秋玉说道：“老人家你就多分神吧，将来孩儿把功夫练出来，也就如同你老人家教出来的一般。”郝九先生说道：“废话不必多说，咱们现在就走吧。”说着爷儿三个一同前去。

简断捷说，到了云石山石宅，老头子石飞燕一看又来了，并且还带着一个小孩，老人家猜着八成当然是推荐徒弟。自己先不好问，只可让到了屋里面，到了厅房落坐。郝九先生说道：“高淮过来，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位就是石老剑客石飞燕。遂又向石爷说道：“老哥哥，这就是上一次跟你提的那个人，你不是以为年纪老迈，不愿收门人弟子吗？小弟我不敢强荐，可是现在仍然有事相求，就是这个孩儿最喜爱的就是白羽剑，但是他的师傅秋玉，只能练前八趟，如果说求老人家把白羽剑全套传给孩儿，他也未必练的了，那个功夫也就太大了，现在只求你赐给他几招就是了，最多也就是三两个月的光景。”石爷一听，师傅不拜了，多少还让我传给几手功夫，如果说不算徒弟，这个话到是也可以，不过我得问问练白羽剑是什么意思。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白羽剑到是还记得几招，我不明白，学几招有什么用处呢？”郝九先生说道：“皆因孩儿无处拜投名师，这是他师傅给他想了这么个

法子，只要是认识老英雄，多少得求几手功夫，日子长了这个孩儿不也可以多得能耐吗？”石爷点了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那前八趟白羽剑，当然这个孩儿能练了，可以当面练给我看看。”高淮也不等旁人答言，赶紧答应一声：“老爷子你要看看，弟子求之不得，马上我就练就是了。”说罢，将自己的宝剑取出来，就在当院之中，一招挨一招练将起来。高淮不练不理会，赶到一练，老头子石爷看着就爱了，生平以来还没看见过年青人把功夫练这么好的呢！真要是把这个孩儿交给我造就造就，将来实在是不可限量。老头子心里的话，未曾说出口来，可是那个容颜上已经带出来了。郝九先生早就看明白了，果然不给老头子下台阶，这个不好再开嘴说再收这个徒弟，故此站在旁边说道：“老哥哥，据我看这个孩儿天性非常聪明，就是你老人家收他为门人弟子，也不过几年的光景，得了你的真传，那个武术也就大有可观了。”老头子石爷本来看着这个孩儿是可造之才，不过自己不好反口，现在听九先生一说，遂答道：“贤弟，难道说你不知道我多大岁数吗？虽然说人的寿数不能够预料，我不是恐怕闹个半途而废吗！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只要贤弟答应了，我就收此孩儿为弟子。”九先生一听这个机会到了，赶紧说道：“有何吩咐，小弟愿闻。”石爷说道：“就是我把孩儿收下之后倘若是我的天不假之以年，学到了半途之时，兄弟就不能够尽着隐姓埋名了，他的武功要求你传授。”郝九先生听了这个话，并不加思索，说道：“好！老哥哥你就放心罢，咱们也不用找好日子，挑黄道吉日，丁是丁卯是卯，不挑不拣当日就好，就请老哥哥吩咐他们一声排好各种应用物件，叫孩儿拜拜祖师就是了。”石爷非常喜欢，果然就这么办了。孩儿拜祖师之后，

大家吃了喜面，秋玉回归兖州府无事可记。郝九先生也回归自己的家中，不过隔些个日子到这里来看看。

自此孩儿就跟老人家练功夫，石爷对于高淮这份喜欢就别提了，他真是如同生下来带着武术，不论什么功夫，只要教给他没有练不会的，并且练出来，就非常好看。这个话一说，孩儿练了多少年，一连气就是三十年整。石爷看孩儿这个能耐练的跟自己差不多少了，也不能尽着让他练，当然需要出去闯荡闯荡才好。这一天老头儿叫道："高淮，你知道你跟我练了多少年不知道呢？"高淮闻听，不由得一怔，叫道："师傅你要问这个话，弟子还得查看查看。在每年之中，所得的功夫，我那里有个本子，全都粗粗略略的记上了，如果到那上面查查，就可以知道多少年。"石爷说道："好，那么你就查查看吧。"高淮是每一年用一篇，也用不着细查，只数了数，整整三十篇。自己一想，来的时候，是二十岁，再加上三十年，这不现在我就五十岁了吗！自己想到这里未免有点感慨，"哎呀，功夫没练到怎么样，人已经老了，怎么就会不知不觉，练了三十年呢，这真是三十年的光景如同一日！"自己这才来到老师的面前，报告练功夫的年数。石爷闻听哈哈大笑道："好，孩儿你还记住了，现在这个功夫也别仅着练了，已经就是五十岁的人了，再练不就是老了吗？功夫之中到是还有最后的一部，这部的功夫，必须沉心静气，可练不到。现在我打发你到外面闯练闯练，也振作振作名誉，闯出一个美称来才好。不过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个去处，你在外面闯练些个年之后，只要有了名誉，你可以投奔江南聚英山，山上面有一位大寨主，你可听明白了，这个寨主不是你从前跟秋老师那个寨主，讲究打家劫舍，拦路行劫，人家这是凭养山田

吃饭，自己有无数的庄子，说玄了不亚如一个小国一般。他那里，防守盗贼，保护村庄用人很多。这个大寨主他姓赵，单字名丕，外号叫作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他可不是外人，是你的大师哥。你到了那里，他必然可以重用于你。”高淮也打算到外见见世面，听老师这么吩咐，只可答应。收拾小包袱，拜别了老师。

孩儿先到郝九先生家里辞行，然后够奔兖州府，给秋老师请安，给马老师上坟。由打这里起身可就想起自己的家来了，我何不前去观看，如今落到什么光景。哪知道到了家里一看，物殊人非，跟人打听，因为年限太多也说不清楚，一言半语听说的，大概是朱四王长胜，因为奸情拼了命了。高王氏跟大奶奶全都嫁了沙和尚，小子淫欲成痨，不到二年就死了。姑嫂二人遭了一次贼寇，以至于穷无立锥，后来流落到何方可就不知道了。高淮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口气，从此便南七北六任意纵横，打听什么地方有高武术，不怕远在千里也要前去拜访，三四年的光景闯出来一个美称，叫作凭虚万里巽地风，就凭的是白羽剑成名。高淮一想，现在的名誉已经有了，到了我的师兄那里，也可以叫他重看了，这才投到聚英山。见着师哥赵丕，一提是师弟来了，赵丕不含乎，好吃好喝好待承，收拾出来房屋，叫师弟住着。待遇倒是很好，可就是并不派他差使，人家山上会议也并不通知他。高淮一想，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分明是师哥看我无能，故此并不重用于我。其实高淮想的也不对，倒不是赵丕说他无能，就因为他这个外号，大寨主不喜欢。老师的外号赛风师，他就叫凭虚万里巽地风，到了我这里反倒连一点儿风字都没沾上，这分明就是说他是老师傅的弟子，实而实确而又确了，据他说

是在闯练出来的外号，叫我看并不是这个意思，外号是他自己起的，就为的是给赛风师当徒弟。因此赵丕心里不满意，你不是来了吗，由打师傅那里说，我可不能不招待你，不过你有多大能为，我不用你就完了。赵丕是这个心思，故此不用，高淮虽然不曾猜着，可是也知道人家不用，与自己脸上无光。心说好师哥，既然你如此对待于我，我倒要跟你赌赌这口气。高爷知道河南全省差不多全都是聚英山一党，你不用我，我要到别处去，轰轰烈烈作一分事业，倒叫师哥你看看，这个师弟有能为没有能为！自己一想到哪里去呢，莫若就说到河南看看，借着那个地方，也可以立一番事业。自己把主意拿妥了，这天见着师哥，说道："师哥，现在我打算到外面走走，我听说河南与咱们这山上最有交情，我打算到河南看看去。"赵丕说道："师弟随便，到那里去，都有咱们的朋友，现在打算前去，我可以写一封信到了那里，好叫他们招待。"高淮说道："既然如此，小弟谢谢兄长，就请你把书信赏下来吧。"大寨主握笔一挥而就，上面也没写多少言语，就提敝师弟高淮到河南游玩，请多关照为荷，写了上款是河南巡抚，下款写的是赵丕。高淮把书信接过来，带在怀中，大寨主又送了路费，高淮够奔河南。

到了巡抚衙，别人不用说，就是这位巡抚大人，一听是赵大寨主的师弟，那就说以上宾之礼招待，当时设筵给高淮接风洗尘，在酒席前巡抚大人问道："高少剑客，但不知来到河南，都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游玩？"高爷眼珠一转让上心头，叫声："大人有所不知，我那师兄因为在书面上不便多写，只说到此游玩，暗含着叫我到这边辅助一切。"巡抚这才明白，准知道大寨主的师弟，是石老剑客之徒，武术绝以错不了，来

到这里，河南省准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才说道："很好，到是许多英雄来到这里，不过我不大会招待，如果有了剑客你在这里，这个事可就好办了。"高淮果然号召各处漏网的绿林道，什么来龙山，百灵如意观，各处的贼人，差不多都聚到这里来了。高淮仗着是聚英山大寨主的师弟，谁不恭维于他，数月的光景，也聚成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一天得着信，可就是有钦差派的委员带金牌前来查看河南，巡抚告诉吴知府务必想法别让他走，然后可就请高淮商议此事。大家正然商议的光景，府衙又来信了，张方虽然只来了两个人，武术高强，所有府衙的众英雄，全都不是他的敌手，并且道路上以及城门，完全设有埋伏，杀死多少名官军，已然逃回了公馆。此事应当怎么办理，请巡抚大人的命令。巡抚闻报也吓坏了，赶紧请群雄问计。高淮一想这个事，也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就凭这么一说，我是石老剑客的弟子，赵大寨主的师弟，究竟我有什么能为，他们全都没看见过，公馆之中所来的也不过就是十个八个人，难道说还有多大势力不成！这才说道："这段事最好办不过，今夜晚间，我够奔公馆之中，把这个张方的人头取来就完了。"大家一听，还是人家石老剑客的徒弟，错非是人家，谁也不敢这么说。当时大家一听全都没的可说，巡抚大人说道："高少剑客，你的武术当然是盖世绝艺，怎奈孤身一人前去，未免人单势孤吧？再说他们那里，也都是些个有名的英雄，少剑客不可不加小心。"高淮说道："不劳大人多嘱，我到了那里看事做事就完了。"当时先够奔府衙，恐怕是再有别的事，单等夜间出城够奔南杨镇。

张方、石宝山他们如何知道这个人的历史，就知道这个人的功夫太高了。张方在旁边看着害怕，要照着这个样子，大

概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要全都不是这人的敌手，无论如何也得与他拼战不可。自己这才想起老师二次赠给的三枝迈门弩，心说小子，我们看透了，大概不拿这个玩艺，绝以赢不了你。想到这里，可就由打怀中取将出来，往常张方不知道这个迈门弩是怎样厉害，总恐怕打出去，不容易打中了，所以只是手托迈门弩喊嚷："小子，你看看这是什么玩艺，打出去准保叫你身带重伤。"他的意思就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都说这个玩艺厉害，他看看人家怕不怕。后来一看，不但是敌人全都惧怕他，并且是百发百中，万发万中，张方知道这实在是宝贝了，所以现在拿出迈门弩来，并不喊喝，就悄着打人了。张方把迈门弩拿到手中，留神观看，等候机会。看了好半天，可巧众人落东，高淮占住了正西，就在众人一分的那么个光景，张方一看机会到了，随着一扬手，耳轮中就听咯吧一声响。这个地方可不能说人家高爷武术不好，头一节迈门弩乃是镇观之宝，能够捏制三清教，任凭你是多么高的身分，也难以躲过此弩，再说高爷力敌十余人，张方并未声张，所发的又是冷弩，无论如何也难以逃的开。声音响处，高爷身形栽倒，众人过去七手八脚，把这个刺客捆绑起来。张方先把自己的弩箭收拾起来，这才把刺客带到了屋中，问他姓字名谁，被何人主使，高淮哈哈一阵大笑："我不是被获遭擒了吗，别的不用说，你就快杀了完了。"张方一想，就凭这人的武术绝以不是平常之辈，何况我这个把人家拿住，不过以冷弩成功，说真了这不算什么英雄好汉。他这不是这么说吗，我偏不杀他，到要抖绑绳把他一放，到看看他是怎么个意思。想到这里走上前来，叫了一声："朋友，我看你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一次前来行刺，当然是受了歹人引诱。可有一节，到了这

时候说不上不算来了，我病太岁张方，也是剑客之徒侠客之子，绝不能有眼不识英雄，既然你这么说，来来来，我亲自把绑绳给你解开，请阁下随便走就是了。”话说到这里，果然把绑绳全都解开。这一来可实在出乎高淮意料之外，绑绳解开之后，自己大笑一声：“罢了，冲你抖绑绳放我，足见得你也不是寻常之人，咱们就后会有期就是了。”高爷在被擒之时，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倒不是贪生怕死，因为想起自己的老师嘱咐的言语，未免觉着对不起。马老师因为我连带着把秋老师都劝得金盆洗手，按照石老师所说，聚英山及师哥的行为，当然算是正大光明，可有一节，他们勾串官人，有意叛反我就应当舍此而去就对了，绝不该前来行刺。说一句迷信话，也许是我马老师阴灵有知，故意叫我受伤。自己将然想着难过，没想到遇上这么一位病太岁张方，居然抖绑绳把我放了，自己说了后会有期，扬长就走。

现在高淮就算交代完了，到后文书另有表白。惟独府衙方面，莫明其妙，为什么高少剑客一去不回呢？不免大家就猜疑起来，有的说一去不返，不问可知就是被获遭擒；就有说不至于，凭高爷那个身分，顶大也就是不得手，行刺不了就完了，绝以不能够被获遭擒，也许是不得手绝不回来也未可知。吴德一听这句话到近乎情理，“咱们先别瞎想，等一两天再说吧。”这个话说完了，当天夜里就算无事。到了第二天晚晌，吴德自己坐在书房之中，心跳不宁，也搭着被张方那一次吓的，心里总像有什么事似的。自己可又想到了高淮身上，莫非高淮前去行刺果然遇上了什么意外不成吗？自己越想心里越乱七八糟不安定起来。吴德的灵机一动，高少剑客不遇险还则罢了，真要是遇了险，知府衙中绝以消停不了，短

不了也照样有人前来搅闹，或者行刺等事。自己想到这里不放心，打发人出去，“问问今天夜里是什么人值班，赶紧请来，我有话面谈。”差人答应一声，到了外面一问，值日的正是老道贺清虚，跟贺玄真，钟离图远三位轮流值此一夜。听说知府有请，赶紧来到书房，吴德一看，叫了声：“三位仙长，我因为心里不放心，发现了一种害怕的思想，就是想起来这位高少剑客前去行刺，究竟是怎么个情形，咱们不得而知。假如说他是因为不得手，要在那里隐藏，非得着张方人头才能回归，这当然就没有事了；倘若不是这么回事，那可就了不的了，或者是被获遭擒，或者是已然被他等杀害。竟说高少剑客身遭不测那还不算，咱们这里可就也安定不了啦，必然要有人前来行刺，或者是搅闹府衙等事。故此把你们众位请来，我要当面请求，多多留神才好。”贺清虚说道：“大人你就请放宽心吧，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大一点儿，只要是有我们弟兄三人在此，任凭他是谁，来到这里他也走不了。”贺清虚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外面有人说道：“反正说大话没有多么大的罪辜。”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贺清虚、贺玄真、钟离图远三个人嗖嗖嗖，完全纵到了外面，到了院中一看，并没有人影儿：各自登房观看，前前后后全都看遍了，就是没有人影。贺清虚说道：“这个人好快的夜行术，方才说话的声音分明是在院中，就凭我们弟兄这个身法，跟着就由打屋中出来，怎么着净会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三个人又分开各处搜寻了一遍，仍然是任什么也没看见。三个人不放心，二次回到书房，看了看坐上不见了知府吴德。三个人一怔之际，就听屋顶上有人说话：“三位老剑客回来了，可了不的了，几乎把本府吓死。”三个人一听，赶紧抬头观看，

哎哟，不知道怎么吴知府竟会跑到上亮子上去了，横扭在那里，吴德双手把住窗框，也不敢动弹。三个人赶紧纵起身形，把知府救将下来，一看把脸儿都吓白了。贺清虚问道："我等走后，有什么人到这屋里来了？"吴德说道："我并未看见。你们三位走后，就觉由打外面来了一阵凉风，把桌案上的腊灯，几乎吹灭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觉有人一抓我，往起一扔，恰巧就扔在了上亮子上面。我因为怕摔着，双手把住了窗框，容我睁眼观看之时，灯也亮了，屋里任什么也没有。我并没敢声张，怕的是把全府之人，全都惊动炸了。可是下了半天又不下来，正在为难之事，可巧你们三位就到了。"贺清虚不由纳闷，心说："怪道！这当然是有人前来搅闹了，如果寻常人，还可以说是闹神闹鬼，这我们是出家的老道，又是这么高身分的剑客，难道说还能够信神信鬼吗，这当然是有人诚心戏耍。虽然说是戏耍知府吴德，也就如同戏耍我们三人一样。既然大名鼎鼎的剑客，我弟兄三人在此，怔会看不见人家的人影，真正是把人气死。贺清虚自己生气，抬头看了看钟离图远，早就气得二目直勾，并且脸上还带着一分惭愧之色，彼此就算是面面相关，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知府吴德说道："三位仙长，据我想高少剑客也许身遭不测了，方才说不定是前来显魂也未可知。"贺清虚说道："就是让他遇了险也没有这种事呀，何况方才分明听见有人说话。"吴德说道："如果不是少剑客前来显魂，这个人的能耐可太大了，慢说是看不见他，据我想就是看见他，也未必能够将他拿住。如果天时尚早，可以前去抚院报告，现在正时夤夜之间，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你们三位，可别一块儿出去了，无论是谁留一位才好。"贺清虚点头，就叫贺玄真在书房之中，陪着知府作伴，

自己跟钟离图远，二人一前一后，到外面寻查。

这二人将然走了功夫不见甚大，就听外面有人说道："好赃官荒淫无德，四品皇堂知府，居然与道姑妍靠，太不要脸啦！"蓝衣仙姑贺玄真一听，气得浑身立抖，拉宝剑够奔外面，东看西看一无所有，跟前纵到房上，再一看也是不见半点人影。贺玄真各处搜寻之时，正遇见自己的哥哥贺清虚，彼此一说方才的事，闹了半天贺清虚前后寻查之时，曾看见了一条黑影，在自己的面前晃来晃去。贺清虚一看，哎呀可看见你啦，身形向前一纵，打算过去捉拿这个人。要说可也真怪，黑影没有踪迹，连半点都没看出来，就是这么样就没有了。贺清虚未免心里着急，这才手擎宝剑，各处留神观看，倒是没把黑影找着，找着了自己的妹妹贺玄真了。兄妹把话说明，那就算是无法。遂说道："你我别紧着在此谈话了，知府吴大人，一个人坐在书房之中，倘若再遇意外，未免多有不便。"二人说着够奔书房，到了书房屋中一看可吓坏了，只有孤灯一盏，不见了知府吴德。二人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方才已经扔到上亮子一回，这一次仍然高矮各处观看，就是找不着。正然着急，这么个功夫，钟离图远也来了，知道把知府丢了，赶紧帮着各处寻找。后来贺玄真说的，"这个人的情形，是要笑你我三个人，拿着知府净取笑，倒不定准是杀害。如果有意加害，头一次绝不扔到上亮子上，岂不是早死多时了吗！这一次当然也不至于被刺，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不必净在书房里面寻找，咱们可以分开到外面寻找去。"大家一听有理，就在书房院中，各处去看。蓝衣仙姑贺玄真找到了茅房之中，在黑暗之中看见茅房内站着一个白人，细看几乎没把贺玄真给气死，正是知府吴德，赤身露体，上下无一根线，站在了茅

房。好在这位仙姑也是多大年纪的出家人了，不过人家有功夫，看着面嫩就像三十多岁似的，对于男女的回避，倒是不大理会。细看了看，吴知府被害不是被害，原来被人用点穴法点在这里。不避一切，赶紧走到近前手拍脚踢，种种活穴的法子，霎时间把个吴德救过来了。身体麻木，站立不稳，蓝衣仙姑一把把他拉住，问道："知府大人，你的衣服在什么地方了？"吴德一听，说话的是蓝衣仙姑，未免觉着难看，此时身上的麻木也缓过来了，赶紧扭转身形说道："你快叫他们二位道长来吧！"知府有这个意思，反倒闹的蓝衣仙姑，也到觉着不好意思起来。忽然间自己想出一个办法，赶紧由打自己身上脱下一件长道袍，交给吴德披在身上。吴德遮住下体，这才说道："咱们回归书房，有什么话再说吧。"二人说话之间，贺清虚、钟离图远也全都来了，看见吴德这样狼狈样子，光屁股，穿着道袍，下边还光着脚丫子，三个人围随着够奔书房。正然走着，就听有人逼尖的嗓子说道："好么，吴知府有贤妻，光着屁股穿道衣。"贺清虚三个人一听可了不得了，这个人的身分太高了，这分明是要笑我们三个人。凭我等这么高的身分不用说捉拿，居然连看都看不见。老道贺清虚、钟离图远到四外观看，贺玄真跟知府在院中作伴，怎奈各处观看，仍然是踪迹皆无。贺清虚不由得心中骇怕，适方才知府所说之话很近乎情理，这个人既然有这么高的身分，就是见将他当场动手，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这么看起来，还不如保护知府一同到书房中，大家计议一个相当的主意，怎样对待才好，不然这实在没有办法。想到这里只可回到了书房，把这个意思跟吴德一说。知府说道："刚才我就说的是这个意思。现在就是你们三位，如果找到这个人，见面动上手，仍然没

法敌他，那不就更麻烦了吗？再者说，三位仙长人称剑客，这个武术已经就够很可以的了；如果谈到三位不成，其余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贺玄真说道：“这倒不算什么，就是这个人高，也或者就是高在快上，真要是谈到了当场动手，那还不一定怎么样呢！据我想，现在天光已然快亮了，就是他扰乱也没有什么可扰乱的了，大家静坐一会儿，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众人一听这个话可也算对，不过知府吴德，仅着光着屁股穿道袍这可不像话，当时要求三位保护着够奔后面，另外找出一套衣服来穿上，道袍交还贺道姑。二次来到书房里面，这个功夫，天色已经就亮了。连知府带贺清虚等，整整来了个一夜未睡。老道等当然不算什么，身上有功夫，是成了名的武术家，慢说是一夜不眠，就是三两夜不睡也不要紧！最可怜的就是知府吴德，一夜之中，几乎吓破了苦胆，好容易盼到了天明，总可以知道不要紧了，哪知道上下眼皮，互相吸引起来，将然要躺在床榻上面休息休息。忽然间值日班头进来报告，外面来了一个人，自言姓尹，名明，还是个瘸子，打算求见知府以及各位英雄。

河南府到是时常来人，天下英雄得着这个信，或者投到聚英山，或者投到河南省都可，所以对于来人倒不算什么新鲜事，所可叫人注意的，就是因为什么是瘸子呢？谈到是江湖上的英雄，打算做一番事业，才投到了这里，难道说六根不全，还有什么技术不成吗？既然前来，当然从中有事，也许报告什么机密也说不定。吴知府教贺清虚到外面去迎接，到了府门前一看，果然站着一个人，手中架拐，可别看是瘸腿，二目神光足满，真称得起精神百倍。贺清虚不由得吓了一跳，看这个人的意思还绝不是寻常之辈。老道还是真猜对了，这

位隐姓埋名来的，怔说自己叫尹明尹善然，所谓尹明就是隐名之意，其实他姓胡，单字名仁号叫守和，外号人称赛铁拐。

这个胡仁乃是云南人氏，他的父亲以贩葛布为业，胡仁幼年的时候，也曾上过几天学，读过几本书，后来胡仁的父亲胡乐三，在外面做买卖，行在中途遇盗中，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完全抢去，这还不说，并且还身带重伤，几乎不曾丧命。因此胡乐三，无论如何，也叫自己孩子练武术。主意打定了，果然不怕多花钱，只要有名师就把他约请到家中来，教给孩儿胡仁练功夫。话这么一说，就仿佛多么容易似的，只要有钱请老师教功夫，这个武术还练不出来吗？其实不是这么说，物质的欲望，全凭钱的支配，只要是你有钱，打算要什么物质都可以办的到，文武技艺可就不然了，惟独有时日功夫才能够换得出来，不然只凭金钱那是绝对买不了来的。文武两道都是一样，就拿这个读书作一个比仿吧，念一本《百家姓》，或者一本《三字经》，不然是一册《国语》都成，大概这总不算什么吧，就是念会了这本书，也未必有多大用处，也未必由打这上头就会有了饭吃了。那么念了一本书，这是很不算什么了。换过一句话来说，这个人发不了财，忽然间得到了什么机会，慢说是小财就是大财也一样能发。可有一样儿，在他没发财之先，他不曾念了这么一本小书，发了财之后，打算要念这么一本书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你既然有这么些个钱，一本小书可算的了什么，多花几个钱请一位大文学的先生，大概用不了半个时辰，总可以就念会了吧！请想这个办法成的了吗？不发财以先，到许三天两天念会了这本书，因为发了钱财多事情也大了，心思方面当然多劳神，再打算念这一本小书，十天八天也未必准能够背诵。这就是万

两黄金易得，微小一技难求，物质上可以随时拿钱买来，文武的技 能任凭你多少钱也是买不到的。这就说的是胡乐三打算叫自己的孩儿，练成一个武术家，谈何容易！多少教师，也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真要说身有绝艺的主儿，不用说少，简直的平常地方，就算没有。所以练了七八年的光景，功夫到是有了，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有胡乐三的朋友，给他出主意，练功夫这么练不成，来个卖艺的也请来，来个打把式的也请来，所得也不过就是些个寻常技艺，要打算求真实的能耐，得托人到各处去访，或者哪里有名僧高道，以及隐世的老英雄，如果把这种人请出来，练个十年八载，那个功夫自然就别有可观了。这位胡乐三本来就是一个买卖人，对于练武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只要有人给他出主意，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当时虽然答应了，不过就是没有地方去托人。

凡事只要打算办，没有个没有机会的．这一天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虽然穿的是和尚衣服，他跟人要饭，也不念经，也不打磬，也跟平常的乞丐一样。胡乐三正在院中散步，一眼就看见这个和尚了，年青青身穿僧服，背后不背佛，手里也没有什么禅杖蒲团等物。遂说道："你这个人分明是个要饭的，你偏偏要打扮一个和尚，不论僧俗，论到要饭上，也是有就给，没有就不给，你何必落发变装呢？"和尚说道："老爷子你把话说错了，我实在是出家的僧人，并不是俗家改扮的。我这够奔四川峨眉山投师去的，由打庙里出来时，一路的盘费全都带着了，皆因走在中途，被强盗给我劫去了，故此落得乞讨。"胡乐三说道："你所说之话恐怕不是真的吧，你既然出家为僧，当然就有师傅了，还投什么呢？"和尚说道：

"这也不怪老爷子你这么说，怨我是没把话说明白了。我是矮地出家自幼为僧，我的师傅他老人家圆寂之后，一座小庙，还有数十亩香火田地，当然就由我承继了。这一天我庙里去了一个老头儿，正在夏令的时候，他都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到了我的庙门前，跟我寻一杯水喝。我看他这个意思很替他纳闷，遂问道：'这么热的天，你没有单衣服穿，不会把这个衣服的棉花弄出来吗，何必叫他这样热着呢？"老头儿笑了笑说道：'你这个和尚说话够多么没有道理，你先看看我热不热，回头再说这个话还不晚，你以为天气很热，我觉着穿着棉衣服正合适。'老头儿说完了这个话，我看了看他果然不带有病的样子，可也不带热的样子，不由得觉着非常奇怪，遂问道："普通人到了这个时候，穿单衣都说热，为什么你就不热呢？"老头儿闻听一笑，遂说道："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了，到现在我这个功夫已然练了四十多年。"我当时就说了："费这么些个年的功夫，就练个汗包可有什么用处呢？"老头儿把眼一瞪道："胡说，你以为这就叫练汗包么，这就叫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就是有善避刀枪之能，不信你马上拿一口刀来，可以当面试验试验。"和尚本来岁数也小，生平就没开过这个眼，听人略略的说过，可没亲眼看见过，这个不怕刀砍斧剁的。也是一时好奇心盛，果然到了厨房之中取来一把切菜刀，叫了一声：'老朋友，我可不敢砍你老人家，回头一刀下去砍破了流出血来那还了得，还是请你老人家自己砍吧！'老头儿笑了笑，把刀接过来，并不隔着这件破棉袄，先把棉袄脱下来，然后拿刀在胸前以及胳膊上，连着就砍了七八刀，刀砍在那里只有一道白印，噔噔的声音很大，绝不是不使劲砍的。和尚看着纳闷，怎么一个肉体的人，就会练成这个样儿呢？这才

问道：‘老朋友，你老人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能为没有呢？’老头儿说道：‘有的是，站在这里练三天三夜也不准练的完。这不是练了一个不怕刀砍斧剁吗，再给你练一手，力能屈铁。’说着就把菜刀拿到手中，双手用力一撅，那个切菜刀就像面的一样，随着就弯了。和尚把眼都看直了，就看老头儿又翻过来一撅，这口刀跟着又直过来了。和尚看到这里，真正就是目瞪口呆，这才说道：‘你老人家这个功夫，教给我练练成不成？’老头儿说道：‘那还有不成的吗，可就是不是一天半天能够练到的。’和尚说道：‘不怕练到八十岁，只要练到你这个样子就成。’老头儿道：‘只要你有这个决心，用不了那么些个年，就可以练到我这个地步。’和尚说道：“我这庙里也有房子，也可以有吃的，你就住在这里教我不就完了吗？’老头儿笑了笑道：“这可办不到，如果你要打算练的话，你得到我那里去才成呢；也不止于是你一个人，还有好些个跟我练的呢！’和尚一想，这个话也有理，人家有许多徒弟，绝不能单单在此教给我自己。这才问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住在什么地方，请你到禅堂之中，拿笔给我写下个住址，明天我好找你去呀！’老头子说道：‘那到可以。’这才一同够奔禅堂。到了屋中，和尚取过文房四宝，老头子写了一个字条：四川峨嵋后山，找尚武堂古。写完了交给和尚，你要是去的时候，拿着这个字条就可找去了。’和尚喜欢的不得了，也没问老头儿由打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家贵姓大名。一概没问，条儿收起来了，老头儿也就走了。和尚把庙里的积蓄拿出来作为盘费，庙里的事交给徒弟，可就起身了，够奔四川峨嵋山。因为住店把所带的钱钞，被人家看见，这才有拦路劫财的歹人，到了中途上把和尚劫了。自己因为丢了川资，真有心不

活着了，又一想人家原来庙里没饭吃，就凭化小缘怎么活着来呢，难道说我就不会化缘行走吗？故此和尚才落到沿门乞讨。”听胡乐三说他是冒充和尚，这才把自己经过之事说明。

按说这几句话可算不了什么，哪知道胡乐三一听，认为这是机会到了，遂说道：“那个老头给你写的住址，你可曾带着吗？”和尚说道：“带着了。”这才把和尚让到了屋中，连胡仁胡守礼，也叫到这个屋里，跟和尚把话说明白了，自己的儿子正打算练武功找不着名师呢，“你要肯其带他同行，你二人的路费，我全都能拿出来。”和尚一听，喜欢的了不得，“练功夫要不跟那样师傅练，简直就得说是白练，如果跟我搭伴同行，这就太好了，你的儿子也把功夫练了，我也不至于要饭了。”当时这个话就算说妥了，彼此全都非常愿意。胡乐三把银子取出来，给胡仁收拾收拾，二人就一同起身去了。

这一说四川峨嵋山并不是一步半步道路，也不是三天两早就可以走到了，只好是一天一天慢慢往前走，走的这个日子已经不少了，跟人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陕西地面。正然往前走，忽然间遇着一个骑马的，也就在四十来岁的年纪，长的到是雄纠纠气昂昂，可巧正跟他们二人一路同行，越看他们这两个人，越不论不类，一个是十七八岁的俗家孩子，那一个却是年青的僧人。他们二人走在一处，必然没有好事，莫若我问问他们。骑马这人来到近前，一翻身下了马，遂问道：“二位这是到哪里去？”本来这是两个年青的孩子，哪一个也没出过门儿，和尚年岁大一点儿，还有点儿缺心眼儿，到还比这个胡守礼敢说话，可就看了看这个人，然后说道：“我们到四川去。”那人问道：“到四川做什么去？”和尚说：“找人去。”那人接着还问：“找干什么的人，跟你们怎么个认识？”

这一句话把和尚给问着了，因为所找的那个老头儿，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过了好半天的功夫，才说找尚武堂。那个人闻听哈哈大笑，你们两个人分明是有别的原因，四川地面净说尚武堂，多了没有，找个三十处五十处大概不难，反正你们也得找个人才成了，净说找尚武堂，那像句话吗！”和尚说：“是一个姓古的老头儿。”那人摇了摇头儿，遂说道：“你们二人，不伦不类，究竟是干什么的，赶紧说实话，把实话说出来可有你们的便宜，不然怒恼了我，把你们二人捉到衙门里面，叫县官大老爷三推六问，你们到那个时候也得说。”这句话把二人全都吓傻了，连连说道：“我们二人这是实在的情形。”和尚又把遇胡仁的话说了一遍。那个人听罢，点了点头，心说天下真有这等事，这不是太傻了吗！又看了看这两个人，长的还都不错，自己不由得把眼珠一转，我何不如此如此。

原来这人姓丁，名丁天禄，也是一位练武术的，可就是没有什么绝艺，在平常人之中也很算不含乎。自己家里就算小康之家，跟前四位姑娘，并没有儿子。姑娘们叫大云、二云、三云、四云，头大的姑娘二十一岁，二姑娘十九岁，三姑娘十七岁，最小的这位十一，因为过于疼爱，对于说主总是挑挑拣拣不肯撒手，所以到了现在四位姑娘，连一个有人家的也没有。天禄总想着招个养老女婿，可是家里有爹有娘的人，谁能够改名换姓给人家招女婿去呢！就因为这个因由，就算是低门不娶高门不就，这位丁天禄也没打算叫姑娘出阁。他说这个凭着我这四个姑娘招四位女婿，我家里有这点儿产业，给他们四个人一分，也足够他们过的，谁到我这个门口来，谁就算是有福气的。可是平平常常的人，我也不要他，是

我招女婿，总得把他叫到了家里来，叫我这个姑娘们，亲自观看，她们愿意我才办呢。想的到是不错，由打大姑娘十六七就是这个主意，一直到了二十一了，仍然没招来一个女婿。丁天禄自己心里也非常着急，怎奈没有法子，今天可巧遇见这两个人了，这个和尚要是还了俗也不错，俗家这个小孩儿更好了。所以自己这才说道："你们两个人大半是疯了，四川峨嵋山那地方太大了，别说不准有那么个人，就是有你们也找不着，就是找着你们也未必练的了。依我说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打算练功夫跟我去就可以练，武术这个玩艺，本来就是一人敌一人，任凭你练到怎么高，也是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可见得你跟谁去练也就是这个意思。"和尚说："不行，非得去不可。"丁天禄向胡仁递了个眼色，把胡仁调到旁边，这才问道："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看你是个有福之像，为什么你跟这个和尚一同走呢？如果你要愿意跟我去练功夫，我有四个女儿，除了第四的年岁太小不算，其余那三个姑娘，你看哪一个好，我就叫他许配你。"胡仁胡守礼一听，这可是个便宜事，遂说道："我的爹娘要是不答应怎么办呢？"丁天禄说道："你怎么这么胡涂呀，到了你的家中，愿意提就提，不愿意提，不会不说吗？你的父亲不是打发你出来练艺来了吗，难道说这个练艺还有一定的年头不成吗？实话告诉你吧，我没有儿子，我把姑娘许配你，她是你妻子，我可是她的爹爹，你还得姓我的姓呢！我说这个话可是为你好，不然你跟这个和尚到了四川，非得流落死在那里不可。再说这个话你还不明白吗，那个老头儿，跟和尚说完了话，比如说他要真有意收他，也许在庙里就收他做弟子了，然后再给他开一个详细的住址，到了四川准可以找的着那才成。就这

么一说，峨嵋后山的尚武堂，大概你是没见过山，也没出来找过人，平平常常的一座山后头，就在本山上说，一个后山的地面，地方也很大了，何况由此往后，不怕是三百里五百里，也不能不算是山后，请问你们应当到哪里找去？”胡仁到现在听丁天禄一说，心里也慌了，我们所带的盘费，也就是将就够到那里的，就中富余也没有多少，真要是到了那里一个找不着，这个事，可实在就是麻烦了。我二人又没有特别能为，钱没有了，势必流为乞丐，道路又这么远，真就是无法回家。自己一想，到莫若我先给他当养老女婿，又可以得个媳妇，在他这里住个三年五载，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叫道：“老人家，你所说之话，实在是与我有莫大的益处。不过我出来的时候可是打算学功夫，只要你老人家答应教给我们功夫，我就可以点头答应。”丁天禄说道：“你要答应了，就是我的儿子了，就是你不练，我还要督催你们呢！起先练的时候，我就可以教了，后来把功夫练的不离了，我若教不了啦，当然我还设法子给你们请教师。你可以把这个话跟和尚说去，只要他愿意还俗，我就跟你们全都是一样的待遇。如果他不愿意，只可把川资给他，叫他自己前去就是了。”胡仁答应，果然就把这个话来跟和尚一说。和尚也不恋红尘，也不恋人间的富贵，就是一心一意的要练那个金钟罩铁布衫。胡仁说道：“既然如此，我实在不能相陪，川资完全交给你，你自己头前去吧。如果找着了无话可说，倘若找不着，你再回到这里来找我。”丁天禄在旁边接着说道：“话是这么说，只要你二次找到这里来，愿意还俗的话，我仍然还收留你。”和尚说道：“好吧。”三言两句，胡仁把盘费交给了和尚，二人就分了手。

胡仁跟丁天禄回家，在路途上风尘蒙蔽，去了几分人材，到了家中，更换衣服，一沐浴，好俊俏的一个青年了。丁天禄看着果然爱的不得了，这才暗含着告诉自己的女儿们，说明自己的心意，打算招此人为子婿，先叫大姑娘看看怎么样。这个书可不是说缺德，常言说的却好，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姑娘到了这么大了，没有不想嫁人的。平常一说这个话，就仿佛差点儿是的，其实在情理上，在科学上，医道里，人人都知道，女子给他找一个年貌相当的人一嫁，不但与人道相合，也合乎古时圣人说的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条件。比如说不是这么办，那就得分德性了，德性好的主儿，姑娘恪守闺门之训，可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倘若祖德稍差，那可就说不定了，就拿古时风流的故事来说吧，什么离魂倩女，掷果潘安，虽然说是风流佳话，多少也是有沾名誉。皆因人家那个都是名人高尚之辈，倘若没有他们那样风雅高尚，作出这个事来，那简直就不用说了。打算免除这个怎么办呢？只可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配。费了这么半天话，也就是说这位丁天禄的姑娘，到现在一说领来一个青年男子打算招女婿还能够不算吗，当时大姑娘可就愿了意了。前文书表过，这个胡仁，今年十七岁，大云姑娘已经二十一了。这个事办完了之后，给他们二人圆完了房，胡仁改为丁仁丁守礼，胡仁也没有什么不愿意，大姑娘更不用说。

从中就是一个人不愿意，谁呢？可就是这位二姑娘二云。他嗔怪爹爹糊涂，在先前说过这个话："招来女婿之时，以年纪而定，与那位姑娘般配，就叫那个女儿嫁他。到现在既然招来这个胡仁胡守礼，他的年岁才十七，我姐姐都二十一岁了，叫我嫁他，我尚且比他大着两岁，不叫我嫁他，就应当

叫三妹妹嫁他才对，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叫大姐嫁他。二姑娘有了这心思，跟别人不好说，可就跟三云念叨了。可别看三姑娘岁数小，知识开的更早，自己早就有这个气，心说媳妇都应当比女婿小两岁，所招来这个人正是让我嫁他才是，为什么偏让大姐嫁他呢！自己正然不忿气，没有地方说去，偏巧这位二姑娘找他来抱怨，姐儿俩越说越觉着这个事可气，打算想个法报复才好。别看三姑娘年青，主意更多，叫声："二姐姐，这个事要是打算出气，只可不给咱们爹娘留脸。他们知道了，不问咱们就算完事，问的时候，就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到看看他们说什么！"二姑娘一听，三妹妹这个话行不行先不说，这个不给爹娘留脸的办法，当然就是跟男子不清不白了，这个事也不是办不得。他们两个主意已定，当然是乐其所乐不顾一切，没有十几天，结识一位青年，并且在本地面很有势力。日久天长，胡仁也知道信儿了，时常慢慢劝解，不想久劝成仇，两个姑娘托出人来，对待胡仁。你说好事的主儿，也有这份热心，花了许多银钱约出来一位，会打练子球，能为甚高，时常跟着胡仁。这天胡守礼，行在树林，恰遇暴徒，不问三七二十一，将胡仁打伤。胡守礼也明白，是被何人嗾使，急忙奔树林就跑，在树林的近前，被人又打了一球，恰巧把踝子骨就打碎了。按说骨头打碎了不要紧，当时要是时候不大，跟着就治疗照样能够治好了，怎奈这小子因为不顾疼痛拼命往前跑，这一来可了不的了，把里面的骨头，全都捣碎了。后来林子着火，胡仁知道不能隐藏，接着又往外跑，一直跑到也没有力气了，脚疼痛的不得了，自己估量着出来的也不近了，大概那群人追不上了，到了这个时候，寸步难移，自己倒在大道旁边疼的他哼声不止。有人看

见，大家都以为他不是好人，非奸则盗，所以才打伤在此，谁都不肯过问。说不说这个天就到了正午了，忽然间天边起了一块乌云，霎时间把红日遮蔽的半点光辉不见，凉风阵阵，眼看这个雨可就要下来了。就有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见这个人了没有，现在已经十成死了八成了，如果再一下雨，这个人就算完了。"

说话的光景，泰来店的老掌柜正然走到此处，他老人家姓吴，单字名双，急公好益，见义勇为，生平救人无数，此时一听怎么样，一下雨这个人就算完了，莫非说是病人不成吗？众人回头观看之时，原来是吴大爷。大家都知道这位急公好义，连连说道："大爷你看这也不是病人，年青青的不知因为什么被人打伤，不能动转，如果这个天要是一下雨，岂不是这个人非死不成吗？"吴双走到跟前，看了看胡仁，到不是什么凶恶之辈，看那个样子气息奄奄，连眼都睁不开了。吴大爷问了两声，胡仁张了张嘴，并没说出话来。吴大爷向着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人到了现在就算九死一生，咱们见死可不能不救，救活了当然更好了，倘若是活不了，大家可千万作个证据。"大家一齐说道："吴大爷你说哪里话，你老人家向来是佛心救人，救不活你也是一片善心，岂能够有人说出别的话来。这个事除非你老人家办不到，你要一发慈心，把他搭到店房，就许得了活命；不然回头一下雨，这个人非死不可。"吴大爷点头答应，"既然如此，就请你们众位帮帮忙，把他搭着去就是了。"世界上的人，看起来还是好人居多数，不过有的力量办不到就是了。当时一听吴大爷求大家帮忙，要把这受伤的人搭到泰来店去，真是人人踊跃，答应一声，七手八脚，找来了门板，绳杠等物，搭起

来就走，霎时间搭到了泰来店，找了一间小屋，把这个胡仁安置在里边。店里当伙计的一个个全都暗笑，心说掌柜的，这才叫无事找事呢，人到了这个样子，眼看这就不行了，还抬他回来干什么，不用问又得赔一口棺材。不表众人窃议，单说吴大爷，把胡仁搭到了店房之后，这个天又晴了，雨也不下了，吴大爷心里非常痛快，当时打发伙计赶快到街上去请大夫。功刻不大将大夫请来了，给胡仁一诊脉，然后向着吴大爷抱了抱拳："吴掌柜，这个人完全是因外伤疼痛难忍，如果愿意吃我一付解疼的药，我就开个方子，不过还是外科疗治好一点儿。"吴大爷连连说道："不错，这人有伤痕我到是知道，皆因他昏迷不省，不知他内里还有什么病没有，故此请你老人家前来，就为的是审查审查内里，如果内里没有多大麻烦，也没有什么内病，请你老人家就不必费心了，回头叫他们请外科的大夫去就是了。"这才把这位先生送走，跟着又把外科先生请来，看了看脚伤痕，不由得哎哟一声，叫道："吴大爷 我先问问这位这个伤痕是多怎打伤的？"吴爷说道："你问我，我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呢！"大夫不由得一皱眉头。吴爷问道："怎么样，这个伤痕够厉害，你老看着能够好的了吗，大概能好不能？"大夫说道："命到不要紧，这个人的伤，因为受伤之后，又受了伤了。人命能保，恐怕腿上落残。"吴爷这才把自己路遇此人，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之话说了一遍。大夫说道："既然如此，我就给他用药了。"说着拿过文房四宝，内吃外上的药，全都开出来，赶紧打发人前去打药，大夫在此等候。药打回来，亲自动手，该煎的煎，该冲的冲，当时连洗带上，功夫不见甚大，收拾完了。简断捷说，一连看了七八天，胡仁的伤痕已然好了一半。吴爷问他因何致伤，自

己可没敢说实话，就提到外面访友，路途上遇上了强人，拦路劫财。也怨我跟他们当场动手，强人一看单打不是我的敌手，这才一拥齐上，群打群欧还不说，从中有人暗含着打暗器，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一下将我打倒。群贼打算加害于我，才拼命逃走，到了这里大道上面，后面的贼也不追了，我也就寸步难行。不是你老人家再造之恩，小子绝以难逃活命。”接着又说了些个客气话，吴爷这个人，可算是生就的佛心，一看把胡仁治活了，心里非常喜悦，一日三餐，好饭好菜，另外派一个伙计伺候。就是这个样儿，养了两个多月，胡仁才完全好了。好可是好了，就是成了瘸子啦。吴爷看着非常难过，这一来成了六根不全，岂不把人糟蹋了吗！胡仁说道：“不要紧，只要能够访着我这位朋友，跟他把武术学到了身上，就是有些个瘸腿也不要紧。”吴爷一听：“原来你是访朋友练功夫，但不知现在你这个朋友好找吗？”胡仁本来是一片瞎话，哪里有朋友，听人家这么说，只可就坡下。“我要是见着我这个朋友，哪里还有这个事呢！皆因他出门去了，不知道多怎回来。”吴爷这才说道：“既然如此，现在咱们这里有一位成了名的武术家，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吗？”胡仁一想，我本来是跟和尚一同出来，到四川去练艺，想不到半路途中遭了这么一场，几乎送掉了性命，既然这里有武术家，我可以学个三年二载的，回到了家中这个话也好说。当时想到这里遂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请你老分神，小子我感激的不得了。”吴爷也很喜欢，当时就去找着这位武术家姓赵名惠，外号铁金钢，堪称得起技艺高强，跟吴爷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时一听连连答应。胡仁见了赵惠，叩头拜师，从此练艺，皆因胡仁以前练过，这个功夫上自然就容易学了。赵惠看着非

常爱惜，不知不觉，一连练了八年。因为他的腿有毛病，就打造了一条铁拐。赵惠叫他到江湖上面，闯练闯练，胡仁这才访师投友，各处一走，不消数载的光景，把名誉闯出来了，外号人称铁拐无双。胡仁胡守礼，回到了北杨镇家中，总也得说是有名的武术家，故此与石安石陶古结为异姓手足。

现在因为拿住一位老英雄苗骥苗越川，才招惹得张方等大闹河南府。石宅也是天天开会预备，恐怕有意外之变。胡仁胡守礼出主意，叫道："众位哥哥，我对于河南府官面，有一个意见，人人都知道咱们跟聚英山通气，咱位也算聚英山的爪牙，那么河南府地面也是聚英山的党羽，咱们当然跟他就不是外人了。可有一节，只要有这么个意思，河南府官面也没见过咱们弟兄，咱们弟兄，也没到河南府去过，就是这样，将来办事上未免就得受隔制了，打算跟当地官府连同一气，咱们得那里去人。"石安说道："知府衙中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又没有机会，又没有事，无故怎么能够去呢？"胡仁说道："我早就想好了，聚英山里面，有一位寨主，跟我一样，也是瘸子，排行在九，姓尹名亮。我打算回府衙里去，就冒充这位九寨主的名字，就提由打聚英山，特此前来，够奔北杨镇，找石安石陶古等有机密大事。并嘱咐河南府以后有什么事务必要帮北杨镇的忙。"石安说道："这样前去准能够成的了吗？倘若府衙中，认出来是冒充，那可怎么好？"胡仁说道："这个事我到可以保险，他们准没有人认的。就让他们能认出来，我跟九寨主乃是莫逆之交，就提是九寨主有用意，诚心叫我冒充的，他们不是也没有法子吗！"石安一想，这也到不错，有个人到那里这么一说，这个官面可就算熟了。遂向胡仁问道："兄弟，你到府衙之后，还是住在那里，还是就看

看呢?”胡仁说道：“我把这个线接完之后，就提跟着回归聚英山。咱们不是拿住一位化龙化天雕，就提我押他回归聚英山。”石安一想，这个办法不错，当时计议好了，胡仁这才够奔府衙。知府吴德听说是聚英山的九寨主，当然就是远接高迎，并且把府衙经过之事，也都对胡仁告诉了一遍。所说的言语，可就是石宅计议之话，告诉知府吴德，府衙之中无人照料，也可以请石大爷等大家弟兄们前来辅助。吴德当然也是连连的答应。

简断捷说吧，胡仁在府衙住了一天，次日押解化龙起身。装化爷的车辆，并不是什么囚车，就是平常人坐的轿车，另外还有一名赶车的把式。走在路途之上，没有多少话说，也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每天起来，一站一站的往前行走。说书的老套子，有事即长，无事即短，无论远隔千山万水，只要是没有事，就是非止一日，这日到了什么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武术小说，也离不开这个路子。走了些个日子，可就到了杭州府的地面。天在正午，天气非常热，胡仁叫赶车的走在树荫之中，暂时休息休息。说话的时候尚且没到树荫里面，就见迎面来了一个老者，须发斑白，老迈龙钟，胡仁看着并不注意，就见老头儿来到了近前用手一指赶车的道：“站住。”赶车的当然不敢说什么，赶紧喊了声吁，把车停住，遂问道：“老爷子，你让我站住有什么事呢?”这个时候，胡仁在后面呢，看见赶车的站住，把式跟行路的老头儿说话，自己莫明其妙。赶紧催马，到了跟前一听，却原来老头儿让站住的，叫车把式闪在旁边，自己看了看老人家，然后问道：“老朋友，为什么你让我的车辆站住。”老头子把眼一瞪，不亚如两盏明灯，用手点指说道：“小子，你是不是胡仁胡守礼。”这一句

话不要紧，把胡仁吓了一跳，自己不认识人家，人家连名带号带姓全都知道自己，这是哪里事！当时答言："不错，我正是胡仁胡守礼，你何以知晓？"老头子哈哈大笑，"别的话我全都不问你，车辆之中装载的是什么？"胡仁一想，我的名姓他都知晓，大概车里的化龙化天雕，他也不能不知道，莫若实话实说，我看他怎样。这才说道："要问车辆之中非是别人，那乃是南杨镇的庄主化龙化天雕，你问他怎的？"老头子听罢点点头道："现在人在哪里，赶紧把他放出来。"胡仁一听，哦，这才明白，原来是劫差使的。心说这个人的胆子不小，孤身一个人，就敢前来劫夺化龙，在你未来之先，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铁拐无双是好惹的吗！想到其间，这才说道："朋友打算叫我释放化龙不难，你得把名字报出来。看见了没有，只要赢的了我这条铁拐，别说是要化龙，就是要我的脑袋，都不难。老朋友，如果胜不了我的铁拐，我说句话不怕你过意，我要叫你跟化龙做伴，也把你放在车上，你看好不好？"老头子微然一笑，叫声胡仁，"死在临头尚且不知，还要跟我说三道四。你不是问我吗，告诉你，我姓卜，名山字玉春，外号人称飞天夜游神。"胡仁听了这句话吓了一跳，不错，江湖之中到是有这么一位夜游神，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劫车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卜玉春智救化天雕　童海川大闹河南府

话说胡仁他哪里知道，这位卜爷由打幼年间生有怪性。他的爹爹名叫卜复仁，走单人镖，并没有镖局子。在外面荒乱，遍地是贼的时候，很做过几回好买卖，凭手中一对双刀，也算是打出来的天下，因此得个外号人称双刀无敌。常言说的好："瓦瓮不离井边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这个话还是一点儿也不错。老头子这一天保着一千两镖银，走到湖北木山下，忽然间出来两个人，都是手擎双刀，把道路拦住，叫了一声："卜复仁哪，你仗着双刀武术高强，打算压倒天下，今天我们弟兄，劫你的镖银事小，就是要领教领教你的双刀。"卜爷一听哎呀，这可应了俗语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他们专门劫镖，这个话还到另说；这就不然了，他们这分明是有仇来的，别的话不用说，只可就是以武术解决。老人家想到这里，任什么也没说，呛啷啷双刀亮将出来，抢上风头上站，这才说道："打算当场跟我动手，报通你们的名姓。"两个小子哈哈冷笑，叫声："卜复仁，问我告诉你，姓张名岐，那是我的胞弟张起。别走接军刃。"话到人到声音到，张岐的双刀照定老头子搂头就剁，卜复仁也把双刀一摆接架相还。这一说不理会，现在这位卜复仁多大了？六旬开外，将近七十之人。都说姜是老的辣，要在武术上说话，可是人老不讲筋骨能为，别看卜爷年纪大，双刀施展开了仍然不减当年的威风，动手也就在十几个照面之后，别看张岐年青，他还是真

不成。张起一看不好，摆双刀过来双战，老头子并无半点惧色。话可虽然这么说，功夫短了不理会，时间延长，头一样儿，卜爷年岁到了，又搭着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张岐弟兄都是三十多岁，正在年青力壮之时，卜爷竟奔七十的人了，功夫延长当然气力不加。大约二十多个照面，老头子气喘吁吁，热汗直流，手里的双刀慢慢的就迟了。张岐弟兄一看，不觉心中大喜，各自把招数一紧，老头子一个失神，左腿上被张岐扎中了一刀，扑通一声，老人家翻身栽倒。张岐把双刀一背，叫声："卜复仁，按说今天不应当留你性命，怎奈你我并无多大仇恨，现在把你的镖银借走，你就逃命去吧。"话说到这里，果然把镖银全数带走。

老头子伤痕疼痛，打算起来寻找自己的军刃，自刎而死，怎奈动转不了，心里这份着急就别提了。也不知有多大半天，忽然间听见远远的行路的声音，由远而近，到了近前，老人家看了看，却是一个年老捡粪的老者，看见了卜复仁似乎吓了一跳，遂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因何躺在这里？"老人家说道："我是保镖的达官，在此遇见仇人，寡众不敌，被他等用刀刺伤，伤筋透骨难以行动，大概没有活的希望了。未领教老朋友你贵姓？"那人说道："我姓于，名叫于正三。没领教你贵姓，家住哪里，是什么镖子？"卜爷实话全都说了，当时托咐于正三到自己家中送信，腰中尚有数十两纹银，取出交给于正三，除给自己买一口棺材收尸，将上面贴好了名条，找庙寄存，其余的就作为来往的路费。于正三说道："既然你腰里有银两，我情愿送你老人家回家。依我看，一个刀伤，未必就好不了。"卜爷长叹一声，叫道："于大弟，你哪里知道，我已经年过花甲之人，气血两衰，被刀扎之后血流过多，已

经没有好的希望了。请你把棺木买来，双刀拾在我的面前，大概你全都预备好了，我也就不成了。”于正三也是个实心眼的人，果然就把老头子的双刀拾到了面前。卜爷说道：“于大弟，按说我可应当给你磕个头，拜托你我身后诸事，请你原谅我，只有双手能动，身体起不来了，拱拱手就是了。”说着话，双手向着于正三抱拳，于老头抱拳相还，连连说道：“这事既然被我遇上，帮忙乃是分内之事，皆因你老人家是正人君子，中途被害，无论是谁他也不能不管，请你老人家不必客气。”卜爷说道：“好，可惜我自幼未曾读书，并不能留墨为言。别的话我也就不说了，死后有知，必不忘你的大德。”老头子说到这里，由打地上拾起一口刀来，一个急劲，照定脖项上一刎。于正三后悔的不得了，恨自己不应当给他把刀拾过去。事已如此，后悔是不中用了，只可赶紧到街市上通知地方，买棺木装殓起来，就停在小管村老爷庙里面。

这个事办完了，于正三够奔卜宅赴信，一路之上无书，这一日到了卜宅。老头子生平就是一个儿子，名叫卜山卜玉春，现在可不曾在家，在南岭八佛洞中跟一位老尼僧练艺，家中只有卜山的母亲柳氏老太太。于正三到了里面把自己的来意说明，柳氏老太太得了这个凶信，当时放声恸哭，哭了个死去活来。自己是个妇人家，当然没有办法了，赶紧打发看门的老家人，乘跨坐骑，到南岭八佛洞，给少爷送信，是叫赶紧回来，前去搬运父尸。一面可就把这位于正三留在自己宅中款待。三天后，老家人把少爷叫回来了，见着母亲问道：“我父亲被何人杀死，你老人家可曾知道吗？”老太太说道：“你不用问我了，现在这位于恩人尚且住在咱们家中，你可以慢慢的问他，我现在心里非常难过，很不愿意多说话。”少爷

卜山退出来，见着于正三一问，只知道仇人名叫张岐、张起，住家在哪里，是干什么的，一概全都不知道。卜山点了点头，由打家中带了路费，跟随正三于爷，够奔小营村。到了老爷庙见着爹爹的棺材，孩儿恸哭了一番，然后雇车辆拉回了家中。到了家中，迎面老人家说道："大少爷你可回来了，如果今天再不来，就要把老奴我急死了！老太太大概就要不行了，你赶紧看看去吧！"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少爷卜山几乎没吓死。到后宅一看，果然老太太只有一口气息息不断。卜山连叫了几声娘，老太太睁眼看了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遂勉强问了一句："你父之灵可曾运回？"少爷回答："已经运回来了。"老太太说道："很好。"话说完了，面上带出来一份笑容，再一看已然绝气了。原因就是上年纪人，禁不得过于悲痛，因为心里一难过，以致一命呜呼。按情理说，这位卜山应当放声大哭才对，那知道看见母亲死了，不但不哭，反倒乐了。打发家人买来棺木，把母亲也装殓起来，内宅的上房，屋中东西，全都收拾出去，并不出殡，就把二位老人家双双停在上房之中。卜山这分举动，老家人看着就觉莫名其妙，叫声："少爷，咱们家里有的是现成坟地，为什么不叫二位老人家入土为安呢？"少爷也不跟家人细说，孝服也不更换，看他那个意思，就仿佛没有死老子的样子一样，只是嘱咐老家人："好好看守门户，我要到外面找个朋友，然后帮助我再一同出殡。"老家人不敢多问，只可点头就是了。卜山收拾收拾就走了，由打出门那天起，整整七年。

这一天半夜三更，老家人听见院里有声音，以为是有贼人前来，赶紧起来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少爷卜山回来了。老家人吓了一跳，并不听见叫门，怎么就来到院中了，将然要

问，就见卜山摆手，连连说道："千万你不可声张，现在你给我预备香腊之物，我要祭奠二位老人家之灵。"老家人留神观看少爷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袱，鼓鼓囊囊，不知包的是什么，看着少爷打开这才看明白了，原来里面是两颗人头。老家人一看，吓得双腿发软，几乎栽倒在地，哆哩哆嗦问道："少爷，这人头可是哪里来的？"卜山闻听一笑，遂说道："这就是害死我的爹爹的仇人，张岐、张起。"遂把自己如何访找贼人的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孩儿卜山由打七年前，从家中出去之后，一直够奔南岭八佛洞，见着自己的老师，就把家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自己非要从此出去访查仇人，将他杀死之后，好给我的爹娘报仇雪恨。老僧人闻听，不由得一皱眉，叫了一声卜山："据我想这个仇人，不用说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就是知道，他劫完镖之后，未必不逃避他方，这一时之间应当到哪里找去呢？依我说你还是安心在此练艺，等到功夫练成之后，顺便再去报仇不迟。现在还是到家中把你故去的爹娘出殡才算对。"卜山道："那可不成，我前去接运我父之尸，见着他老人家遗容不曾落下几点眼泪。按说好男儿就不应当哭，想法子报仇才算对，皆因那个时候我已经计算了，家里尚有高堂母亲，已经将近七旬之人，如何能够抛下在生之母，前去给已死之父报仇呢？因为不能即刻给他老人家报仇雪恨，故此心里非常难过。哪知道天假其便，运灵回到家中，我的母亲因疼父亲悲哀过甚，也一命归阴，彼时弟子并未落半点泪，因为什么呢，机会到了，这分明是我的母亲叫我给爹爹报仇。故此才停在院内，并不出殡，单等把仇人捉到，再祭灵出殡不迟。常言说的却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无论如何我也要前去。"

老尼僧说的这一片言语，也就是看看孩儿的心地诚不诚，到现在一听罢了，果然不顾一切，打算替父母报仇。这才说道："你既然打算前往，我也不能拦阻，谁叫我是你的老师呢！你这个能耐，虽然说不含乎啦，怎奈你就欠阅历，遇见普通的人当然你不怕，只要遇见特别的高人，你的武功敌的了，你的经验阅历敌不了人家。我现在有一种物件给你作为防身之用，说着由打箱子里取出一把折扇，交给了卜山。孩儿不知道这扇子有多大来历，只得伸手接过来。老尼僧又取出一个小药瓶，另外还有一个大药瓶，完全交给卜山，这才说道："这里的东西，按说在咱们门户之中可不许用，因为什么呢？咱们是正大光明的侠剑客，将这东西拿出来，未免叫天下剑侠取笑。这是什么东西呢？他的名字叫迷魂扇，一面画的山水，一面写的是字，字的后面任什么也没有，山水这面可就不然了。扇面是白缃绒制成的，绒毛之中专藏迷魂药。无论多高的身分，用扇子一扇，立刻就得翻身栽倒。大瓶是蒙汗药，小瓶是解药。这个扇子平常还能扇风，那个药也不怕。打算施展之时，把扇子打开，字面冲自己，画面冲敌人，双手一磕，药面震出来，借着扇子面的风，能够直吹敌人的面门。要是别的药还得找着了上风头，这个玩艺不用，这是一种好处；还有一样，别的不能明面拿着，用的时候必须现取，未免有时候来不及；第三样儿好处，这个扇子不磕，药面不出来，自己能用，叫人看着不知道是暗器，就如同平常扇子一样。所以我爱他这个主意想的好，故此把他保存起来。按说这东西到了我的手中，就应当用火将他焚化就是了，皆因身分在这里呢，不应当保存这个。大凡用这个东西的人，全都不大正道，可有一样儿，今天我给你，并不是叫你去学不正

当，就是专为护身之用，绝以不能拿着这个玩艺去奸淫美女，绝不能凭此物去偷盗好人家的财物，绝不能凭此物，杀害无辜之人。那么叫他干什么呢？就为的是遇见匪人，人家能为高强，本有心替天行道给地方除害，就是奈于力量不及，到那时就用着此扇了。这个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千万不可借此之力妄行残杀。卜山听罢，磕头相谢，然后把扇子带在了腰间，拜别老师，自己就走下去了。

卜山并不是没有目的瞎走，仍然够奔小营村，要在附近，由小而大，慢慢的在各处探听。卜山想这个，既然在此处闹的事，就是他们不在这里，多少这里也有点引线，长长的功夫，耐耐性儿，没有个调查不出来。卜山把主意打定了，白昼之间当然不说了，每逢到了夜晚，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什么阉观寺院，各大户人家，挨着户的看。话这么一说不算什么，实地去作可实在太难了，结果就是看一蓟是，打一处半点线索也没有。这时间费的太多了，说不说就是一年多的光景，仍然不曾访着一点头绪。这个时候，卜山离着小营村，可就出去三四百里地了，住在一家店房之中，听店客们凑到一处闲谈，说是向来这条道平平安安，想不到近来，不能走人了，半年来的光景，差不多出了四五回事了。人家谈话是无心谈，这位卜山可是有心听。心说我出来一年多的光景，不但没找着仇人的下落，就连什么拦路劫财等事我都没听见说，现在可听见这么一段事，无论如何我也得打听。自己正在静气细听之时，没想到人家不说了。卜山也会出主意，凑到人家的跟前，跟人家说些闲话，就为的是，话赶话话引话，接着好再说那回事。果然说了会子，有人说："常出门的人都知道哪条道好走，哪条不好走，不然每逢出门，为什么人家都

找熟人同行呢，就为的是这个好处。”有一上年岁的说道：“要说好当然是好一点儿，准保不出事，那还得碰运气。就拿这西大道说吧，向来平平安安，谁知道会有了劫路的了。”卜山假作惊恐，向人问道：“老人家，这个西大道在什么地方呢？”老头子说道：“离这里一大关也就是三十里地，漫洼野地之中，又没有山也没有寨，就是一家坟茔，这贼人全都藏在坟内。”卜山把方向地点全都听明白了，当时任什么没说，自己吃过了晚饭之后，收拾收拾够奔西大道就下去了。卜山有他的心思，只要是做贼的，我将他拿住，贼与贼通气，自然就可以知道仇人的所在了。自己慢慢的往前行走，在路途上，用包袱包了些个青草，故意装出来行囊沉重。恰巧到了这座坟地近前，正赶上天交初鼓，卜山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间前面一声喊嚷：呔！此道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行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大胆半个说不字，准保将你活着埋。”山歌念罢，拦路有七八个人，各自手擎刀枪，在面前一站。卜爷心里这份喜欢就别提了，准知道这一趟没算白来。自己一想，我先跟他们善说，不肯吐露真情之时，再动手将他们拿住不迟。主意已定，叫了声：“朋友，咱们都是合字的，我正有一段事跟众位打听，有个亲弟兄二人张岐、张起，他们现在哪里剁刹着，诸位可曾知道吗？”贼人把眼一瞪：“小子休要你提字号，张岐、张起我们不认得。身上带着多少银两，趁早拿出来没话可说，不然的话，可就要你的命。”卜山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连连说道：“鼠辈，真正无知！好心问问你，不知道好言好说，居然敢在我的面前发狂，岂不瞎了眼了吗？”为首贼人听了这个话，一摆手中军刃，向前一纵，打算搂头就砍。卜山并不慌忙，轻轻用扇子向着贼人轻轻一扇，当啷啷噗咚一

声，小子翻身栽倒，人事不知。后面那几个一看，打算各举军刃，一拥而上，这位卜山一个个全都用扇子将他等扇倒。自己不由得非常喜欢，这个扇子想不到有这大力量，任凭多么高的武术家，要打算伸手拿这几个人，你还得费点事，用这个扇子半点力量不费，八个人完全栽倒在地。

自己正然笑呢，就听坟地之中有人笑，“好么，这倒有个意思。”卜山听了吓了一跳，将要答话，这个人已经出来了，原来是个上岁数的老头儿，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并没有别的军刃。到了近前向着卜山说道：“你这个戏法跟别人玩都成，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江湖上面，用这个迷魂扇没有第二个门户，你说你是谁吧，赶紧把这个东西给我毁坏了，咱们别费话，不然我叫你立时死于杖下。”卜山一听好厉害，听这人说话的口气，不问可知，当然是个正人君子，我还别戏耍于他，莫若跟他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卜山就把自己天伦如何被害，母亲身故，老师赠此物之意，从头说了一遍。老头子听罢，连连点头：“我说这个东西已经收存在八佛洞中，为什么又出世了呢，这就是了。你的老师，跟我也是多年的老友，我走在此处，看见众人隐藏在此坟中，就知道他等不是好人，故此藏在旁边看他等的动静。今天你遇见我太巧了，张岐等的下落我是知道的，不过现在你没有法子找他。这七八个人之中也难免有好人在内，断不可杀害他等，赶紧用解药将他等救过来，叫他们改过从新就是了。”卜山答应一声，伸手把解药取出来，每人鼻子上给他们一抹，霎时间完全缓醒过来。老头子当时把话说明，叫他们想正经路途吃饭，不可再做拦路劫财之事，几个人磕头如捣蒜，连连答应，“绝以不敢了！”然后老头子一摆手叫他们逃走。

卜山这才问道："老人家你贵姓高名，家住哪里，何以知晓张岐等的下落。"老头子说道："我名叫陶燕子，这二人不然我也不知道，皆因他们干了一次镖局，每逢保镖之时，都是弟兄二人同行，姓张的一个叫张岐，一叫张起，往常可不知道他们作何生理，在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在陕西西安府城内。"卜山一听有了地方了，恨不能马上见着他们二人，当时跟陶爷告辞，顺道够奔陕西。一路之上无书，到了陕西城中一打听，不错倒是有这么两个人，可是现在不在这里了。不但他们走了，并且还骗去当地一家绸缎庄镖银五千两，也不知道保镖在路上被人劫了，可也不知道是他们弟兄拐着走了。卜山一听："哎呀，这个消息算我知道晚了，这一来可就又费了事了！"又一想现在总比从前好找了，他们既然是保镖的，顺着这条道路慢慢的调查没有调查不出来。自己把主意打好了，果然就沿路调查，怎奈半点线索没有。卜山就算是立下决心了。不访明了下落，无论如何不回家。就是这个样儿，一气在外面漂落了七年。

这一天遇见一个卖艺的，是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姑娘，老头子有五十多岁，姑娘不过二十，看那个情形是父女爷儿两个。每人练一趟，然后就收钱，倒是给钱不少。从中有一个人，年约四十来岁，穿有衣服非常阔绰，在姑娘练完了之后，伸手拿出一块银子来，然后跟卖艺老头儿说道："你们练的这个功夫很好，我打算约你们到我的家里练几天，不知道你们愿意不？"老头儿说道："我们这就是赚钱糊口，只要爷台肯其赏饭吃，到哪里练去也是一样。"那人接着问道："你们练一天要多少钱呢？"老头子说的也好，"这哪里有一定，除了我们爷儿两吃饭，多赏多要，少赏少要，这到不成问题。"那

人说道："既然如此，你马上收拾收拾，跟我走吧。"卖艺的果然就收拾起来，跟随这个人走了。卜山到是也没注意，看热闹的人也跟着全都散了，不过就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彼此交头接耳，似乎像议论什么。卜山细留神一听，所说不是别的，都说这个卖艺的把姑娘送到老虎口里去了。卜山一听，这个话不对，这么说起来，方才叫卖艺的那小子当然不是好人，既然如此，我可不能不看看去，到看看是怎么回事。自己又一想，他们这个门口用不着我去看去，只要到了街市之上，什么茶楼酒馆，当然有人知道。这才找了一家小酒馆，到里面喝酒吃饭，果然有人谈论这回事，就提卖艺的老头子糊涂，不论什么人叫，你也得明天前去才对了，夜晚之间到店房里面，也可以打听打听，这可到好，也真爽快，人家一叫跟着就走了，去到容易，大概回来就难了。又有人说道："咱们是无能之辈，我要是有能耐的话，夜晚前去，非得把这两个小子除了不可。"那个人说道："得了，你别说这个疯话了，倘若走了风声，除不了人家，大概就叫人家除了。别说咱们这个没有能耐的人，就是有能耐的，也未必进的了人家院子，何况人家弟兄二人武术高强，见着面也不是人家敌手。"卜山一听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恶霸了。把卖艺之人叫到他的家中，当然是有意霸占那个姑娘。我时常听我的老师说过，练武术的人，在外面要行侠作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这个事我没赶上那就不用说了，既然我知道可不能不管，如果不是恶霸还则罢了，真要是恶霸，我必然将他铲除，给这地方除害。卜山把主意打定了，故意跟人家搭讪着说话，打听这个恶霸的住处。赶情这两个人在当地这个名声太大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至于他住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

不用费事就能够打听出来了。卜爷问好了之后，白昼之间不能前去，可是也不闲着，到了宅院前后全都看了看，俗说叫踩道。全看完了之后，找店房打尖，白昼不说，当然就是休养精神，单等到二更以后，卜山这才收拾收拾，带好了军刃，一直前去。卜爷到的可以说是正巧，再晚来一会儿，也就落一个劳而无功就完了。卜爷到了这一家房上之时，正赶上三四个婆子搭着一件东西，够奔后院。借着他们引路灯笼观看，仿佛搭的是一个人。卜爷虽然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可是一准知道不是好事。婆子在下面走，卜爷在房上跟随，一直搭到后面卧房，就见白昼之间给银子那个小子，站在台阶上面，向婆子们说道："叫你们办点儿事，总是这么麻烦，怎么搭一个姑娘还用费这么大半天呢？"从中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的衣服是个头模样，笑了笑说道："等急了是怎么着，这不是来了吗！赶快进去。"说着一同进到了屋中。卜爷心说搭的这个是卖艺的姑娘吗，不管他是与不是，一看便知。年青的英雄那个胆子太大啦，不管三七二十一，飘身跳到了院中，蹑足潜迹走进了窗台。听了听屋中有说话声音，卜爷趁着这个声音，把窗棂纸舐破了，眇一目往里观看，所搭的正是卖艺之女，那个小子督催众人，赶快把上下衣服给他脱了。婆子们七手八脚，就忙着给这个姑娘脱衣衫，这个姑娘闭着两只眼，一动也不动。卜爷莫明其妙，当然这个姑娘不是死了，他们以什么法子，把人家弄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方可就是卜爷年青，经验的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其实是很明显的事。

这两个小子并不是别个，正是卜爷对头的冤家张岐、张起弟兄二人。由打这两个小子劫完了卜老英雄镖，二人就算是一步登天，跑到了陕西西安府，打算开个镖局子，怎奈没

有朋友，就凭弟兄二人当然办不到。再者说，新近来到这个地方，也没办出什么露脸的事，当地的商号也未必信服。如果说就指着这几千两银子，也难以吃花这一辈子，所以才想了个主意，弟兄二人在这里立了个场子教功夫。后来就托徒弟的家长，给他们介绍，有走镖的可以找他们弟兄，总比叫镖局子省钱。日子怕长，长了人家也知道他们弟兄有能为了，给人保过镖，来来往往都是平平安安，一来二去这个买卖可就多了。徒弟呢，原来教的这几个，也不能退了，不过新的不教就是了，皆因常来常往保镖，没有多大功夫。后来两个小子多少存了两个钱，世界上的人，只要一能够养家，就有人给说媳妇。这一天也是徒弟的父亲，姓王名叫王老好，这个人向来喜欢给人说媒拉牵，这一天来到场子之中，问了一声："二位张师傅在家里了吗？"张蛟赶紧往里相让，到了里面落坐，遂问道："老人家你今天怎么这样闲在，莫非说有什么事不成吗？"王老好说道："不错，正是有点事，跟你们哥儿俩商量，我看你们弟兄年岁全都不小了，常言说的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讲究人留后辈草留根吗，现在有个合适的，我打算给你们弟兄二位，不拘是谁保门亲事，但不知你们二位以为如何？"张蛟这个小子本来是酒色之徒，就是在这个地方教着场，也不断在外寻花问柳，不过在近处没有，就怕的是叫人知道了不好看。到现在一听王老好提亲，小子心说，真要是娶了个漂漂亮亮的娘们，过几年也到不错。当时小子就说了："我们弟兄在这里，人家当地人肯其给吗？"王老好说道："这到不算什么，人家这个寻人嫁夫，嫁的是一个人，也并不是嫁的财产。话还得说在头里，这也不是姑娘，可也跟姑娘差不多，他是十六岁出阁，十七守的寡，今年才十

八岁，只要张老师傅你要愿意，我是先领你看看这个本人，然后有什么话再说。"张岐一听这到是个办法，当时可就答应了。这个王老好，也是被人之托，给这个小寡妇说人家，以先本来就全都通知好了，现在张岐点头愿意看，并不费事，当时一问就走了。这个寡妇的娘家姓任，家里只有一个娘，其余任什么人也没有，给他这个姑娘说人家，就为的是养着他。当时张岐跟王老好来到任宅，任老太太把他让进去，然后叫姑娘沏茶，就听有人莺声燕语答应一声，紧跟听见有木头底的声音，咯登咯登由远而近，软帘一启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年青妇人，虽然身穿素服，那份大方，真叫与众不同。张岐当时看完了，在人家任宅，当然说话不便了，小子也坐不住了，告诉王老好，"我还有事呢，咱们走吧。"王老好点头答应，这才跟随张岐一同出了任宅，也不等到把式场子，小子问道："王大哥，这段事倒是能够办，怎么个意思，你跟我念叨念叨。"王老好说："也没有什么为难的，别看人家姑娘这么好，人家可不挑男的，只要是人就行。不过他们所预备有两段事，头一样他们的日月过的有点亏累，外面欠人家一百多两不到二百两银子，只要娶他的姑娘，就得拿出两个钱来给他把账还了。第二样就是他的老娘，过门之后给养着。"张岐一听，这都不算什么，当时说道："王大哥，这个话这么说吧，我拿出一百两银子来，至于养他的母亲那更不成问题了。如果钱不够，我还可以多拿。"王老好一听，这个媒可说的漂亮，并不费三言两语，事情成了。这才说道："大概女的还要作几件衣服，买点首饰么的，张老师你就拿出二百五十两银子来就成了。"张岐拿一千他也愿意，说完之后过了不到二十天，迎娶过门。张起他一看哥哥张岐娶了这么一个美人般的嫂子，自

己心里未免着急，我多怎对巧了机会，也来这么一个，那就算成了。这可是心里的话，并未说出来，未免带出点儿形像。千层篱笆没有不透风的，因为张起出入不避忌一点儿，外面这个闲话可就有了，都说张起跟嫂子不清楚，外面已经哄哄动了。弟兄二人一看不得了，照着这个样，咱们就不能在这里住了，这才打算逃走。手底下并不是没有银子，二三千两，还以为不足。可巧这个时候来了一家倒了霉的绸缎庄，叫他们弟兄保五千两银子一趟镖，弟兄二人早已预备好了，连同家眷带着一走就不见面了。

可就逃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把钱拿出来置房卖地，姓张没改，可是把名字改了，弟兄二人叫张文、张华。小子住在这个地方，因为身上会武术，又搭着有两钱，交结当地面的官人，所以恶霸一方，就算无人敢惹。张氏弟兄又搭着小正经出身，那个行为上未免不知检点，时常抢男霸女，谁家有美貌的少妇长女都不敢叫他们知道，只要看见，就得受害。可巧今天这个卖艺的老头儿，不知道这个原因，当时就到他的家中去了。进门之后，功夫也不练，因为天到时候了，吩咐家下人摆酒款待这父女二人。要说这个老头子，他可不是寻常人，他姓汪、名叫汪玉，姑娘是他哥哥的女儿，名叫汪秀莲。这父女两个人过着好好的日子，忽然间来了一个姓邱的约老头子出去教场子，又谁知出去三年，音信全无，跟人打听也不知道下落。汪玉一想，哥哥出外不回来，不问可知当是凶多吉少。当时姓邱的约自己的哥哥之时，正赶上自己卧病不起，不然也就替哥哥去了。到现在这事麻烦了，出门找兄长，家里扔下十八九岁的侄女，如何能够放心。虽然说身上会武术，究竟是女流之辈，不出事当然就不用说了，倘若

有点风吹草动，岂不把我们弟兄的名誉一败涂地。后来跟秀莲一商量，还不如爷俩一同出去寻找老人家。“可有一节，倘若找不着，路途上的盘费可就太多了，竟凭带着可办不到，莫若把家里的军刃带着几件，咱们盘费也带着，道路上再卖艺赚几个钱，那一来不论路途怎么遥远，也可以前去。这还不说，你的父亲他也是个练武之人，对于打把式卖艺，找人还好找呢！”秀莲虽然是个姑娘，生来的性情不亚如男子，听叔叔这样说，心里也非常喜欢，情愿跟随叔父到外面见见市面。爷儿两人计议好了，筹备些个盘川钱，带着枪刀剑戟就走了。一直到了山东济南府，海底寻针，到那里找去？不过听人说，以先这里有教场子的老师傅们，全都够奔江南去了。叔侄二人无法，反正回到家中也是这么过活，索信就各处找找，这才顺道前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算巧了，恰遇张氏弟兄。凭老头子汪玉的能耐，对于酒饭之中放上什么蒙汗药等物，可瞒不过老人家的眼，怎奈这一次老头子没多这份心，这并不怨老人家大意，本来他是住户人家，又是叫到家中练把式的，既不是山寨，又不是店房，这能够有别的意思吗，所以老头子并没注这个意。酒饭摆上来，并没有人陪着，爷儿俩就吃喝起来，每人喝了三四杯酒之后，就觉天旋地转，身形栽倒。

小子张起吩咐人把老头子用绳索绑起，这个天可就黑了，把姑娘秀莲搭过来。卜山并不认识这个小子是谁，不过自己动于义忿，不应当不管，为什么平白无故破坏人家的贞节，这样害群之马，焉能够留他在世界之上。想到这里，抖丹田一声呐喊，叫道：“好胆大淫贼，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小子张起一听外面有人，跟着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了。小子不含乎，亮双刀由打屋中纵将出来，卜山由腰间取出来双橛，当

场跟小子动手。二人这里打上，张岐也得着信了，也出来帮助兄弟动手。这两个小子的能耐本来不错，到现在可差点，因为什么呢，就是酒色过度的原因。俗语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是两个小子差着点儿，也很可以，好在卜山受过名人的真传，那个功夫神出鬼没，非寻常可比，不过一时之间捉拿这两个小子，可不大容易，不过卜山可是输不了。张氏弟兄动着手也非常害怕，不知道这个卜山是什么人，怎么竟会有这么大功夫，劣迹已然被人家看见了，如果动手不敌，就有性命之忧，故此两个小子也是拼着命的动手。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忽然间由打屋中跳出两个人来，正是卖艺的老头儿跟那个大姑娘。

你说这爷儿俩不已经被蒙汗药酒醉过去了，怎么现在又能出来呢？这可不是别人救的，皆因任氏生性好淫，并且醋性最大，由打听说又弄了个卖艺的姑娘来，心里就不痛快，主意早就打妥了，现在醉酒之时不说，醒转之后，姑娘不跟他还则罢了，只要跟着，我必然设法致他于死地。这个主意还没等用呢，又听婆子们报说："二爷正然要跟姑娘求欢之时，外面有人找来了，现在大爷、二爷正跟那人动手呢！"任氏一听心里非常解恨，这才是老天爷看不公呢！正然心里想着，忽然婆子又进来了，叫声："大奶奶，那卖艺的老头儿，跟那个姑娘，现在全都没救醒，功夫大了他们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呢？你懂的这个药酒性不懂？"任氏听到这里，心里一动，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把他们救起来，叫他们走了就完了。容着他们仗打完了，人也没有了，岂不干净。想到这里，告诉婆子不可泄漏，大爷、二爷要问那卖艺的是何人救走，就提不知道。丫环婆子都跟任氏是一党，没有不听他的话的，当

时点头答应。带着任氏，先够奔外面，把老头儿汪玉救起来，跟他把话说明白了，叫他领着姑娘走。汪玉那本是闯荡江湖成名的英雄，今天算是误心中栽了这么个跟头，当时问明救自己的是宅中什么人，任氏说明白了，汪玉这才说道："你就放心吧，我的侄女，我前去救他就是了。"任氏还嘱咐老头，千万别叫二爷、大爷看见，如果看见你就走不了啦。汪玉答言，说道："成了，你就请放宽心就完了。"

任氏回归后面，老头子汪玉早就到了上房之中，把姑娘救醒之后，老头子连军刃全都带来了，爷儿俩每人一口刀，来到外面，未曾说话，先哈哈大笑，连连说道："好小子，我以为果然喜欢看我们爷儿们练功夫，闹了半天你是人面兽心，小子，今天老太爷饶的了你吗！"汪秀莲想起方才，羞恼成怒，一刀砍来，恨不能把张氏弟兄劈为两片。老头子汪玉也把军刃舞得如同雪片相仿，这一来不要紧，这个仗就算打热闹了。起先是张家弟兄俩打一个，到现在卜山、汪玉、汪秀莲三个人打两个人，这一来张氏弟兄可就不成了。小子们脑筋不算不灵敏，一看不好，本有心要逃走，就因为弟兄二人全都舍不了这位任氏，打算暂避到旁边躲一会儿，又恐怕家人被杀。心里就在一含乎的光景，未免一失神，被秀莲飞起小小金莲，把个张岐踢倒。张起一吃惊，被卜山一橛点在胸前，翻身栽倒，当时两个小子就算双双被擒。依着汪秀莲，赶过来手起刀落就要把两个小子结果性命，卜山说道："现在先别杀他，尚且没把他问的服服在地，咱们先问问他，容他认罪服输，再杀不迟。"老头子汪玉听着这个话有理，将两个小子用绳子捆起来，这时候家人早已全都逃跑了。把两个小子弄到面前当面问道："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因何到此处横

行霸道？”张氏弟兄今天准知道是凶多吉少，俗语有云，‘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就是不说实话，今天犯在他们手中可也未必活的了。再说想一想自己所做之事，真正是死有余辜，看起来不做好事，老天不能相容，这个话一点也不错。比如说由打西安逃到这个地方，本本分分好好的一过日子，不愁吃不忧穿，那够多么好，到现在就算后悔已晚。小子想到其间，并不隐瞒，实话实说。卜山一听，心说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常言说的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才说道：“张岐、张起呀，你们二人认识我吗？你们劫了卜老英雄之镖，并且用刀将人扎伤，老人家因此亡命，那不是外人，正是我的天伦。由打他老人家死后，我找你们二人报仇雪恨，到如今算起来是七年整，没想到今天才找着了仇人。”张岐、张起二人一听完了，这叫仇人见面格外眼红。卜山把话说完了，由卖艺的老头子手中，将刀接过，把两个小子完全杀死，再找任氏已然踪迹不见。事情全都办完，汪玉把自己所有的军刃等物全都拿出来，然后放起火来，把小子的宅院一烧。这男女三个人乘夜一走，恐怕打了嫌疑官司。

三个人在一处走出去约有一百多里地，卜山打算回家，跟老头子分手。汪玉说道：“你要打算走也成，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卜山不知道老头子说什么，只得走过来。老头子说道：“你这一次到外面漂落江湖，所为的就是替父报仇，到现在总算大仇已报，并没有别的意思了。我现在有几句话得跟你说说，我的姑娘几乎失了贞节，多亏你救下的，这个地方我是非常感激你。”卜山说道：“在外面行侠作义，那只能算是义务天职，谈不到感激。”汪玉说：“不对，我还有话，救

可是救下了，我的侄女也算失节了。古语说的最好‘撕裤掳带就算失节’，何况我的姑娘，已然赤身露体被他们全都看见了。”卜山连连摆手，“老人家你说这个话可不对！不错，张起看见了，可是已然将他杀死，世界上并没有这个人了，那也就算完了。”老头子点了点头：“哦，还有这么一说，但不知这个人在生又应当怎么样？”卜山说道：“那当然算是失节。”老头子汪玉说道：“着哇，张起已死，我侄女的身体，难道说足下不曾看见吗？”“啊，这个……。”一句话把个少英雄问了个张口结舌，过了一会儿这才说道：“老人家莫非也有意把我杀死不成吗？”汪玉说道：“岂有此理！足下是我们的恩公，不但不能杀害于你，我侄女的性命还得你救才成呢！”卜山听不明白这个话，遂问道：“无缘无故，用我救什么？”老头子长叹一声道：“卜山，女子身体最宝贵不过，那能随便叫男子看见。身体叫人看见，除非将终身嫁给他人，不然就无颜生存。现在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把我侄女的终身许配于你，你答应了，就算救他一命；你不答应，那也无法，年青青的你可就算缺德了。”卜山一听，这个事未免不能答应，自己孤身一个人走在外面，一个长辈也没有，征就娶个媳妇，这个话恐怕不好，说不好听。正自思想，这功夫，老头子又接着说话：“我再告诉你一句吧，我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可别以为我们是卖艺的，皆因他的父亲流落外面未曾回家，故此借着卖艺寻人。”卜山仍然不肯答应，推说眼前没有长辈，汪玉说道：“那不要紧，我愿意跟你一同走，到你的师傅那里去一趟，把这个话跟他老人家说明白了绝不能不管。”卜山点头，三个人到了八佛洞，由老师从中保媒，把这位秀莲姑娘，就嫁给了卜山。

二次练艺十七载，秀莲托咐卜山看看叔叔，打听打听父亲的下落。卜山借此到外面闯荡江湖，十数年的光景，把外号名誉闯出来了，无人不知，无不不晓，有这么一位卜山。成名之后，回到家中观看，儿子有了，就是他出门那一年走后三个月产生的，现在已经十四岁了。卜爷看着喜欢，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卜正名，在家中无事，教给孩儿练功夫。秀莲交了一位朋友，就是白花庵性惠尼僧，这一天性惠由打外面进来，特地前来求卜爷办点事。因为庙里每十二年作一次会，这个会并不是什么佛道日子，这乃是武术门户的关系，怕的是年深日久不见面，在外面有个胡行邪道，或者是被人害杀不知道信，这些个关系都是隔膜的地方。每逢十二年一大会，只要是门户之中的人，不论大辈小辈，一概全都要到。话虽这么说，由打头二年，就得预备，怎么个预备法呢？就是亲枝近派的人，预先来到这个地方，把地点分好了，列出来名单，应该请谁叫谁，大家就分头去请，现在这位性老和尚就为此事而来。门户之中有一位亲枝近派的师兄弟，姓化单字名龙，外号人称威镇五岳，字叫天雕，住家河南府南杨镇。性和尚打算把这位化爷请到庙中办理一切，其实自己就去的了，皆因庙里有许多事情未办，自己不能动身，这才请这位卜爷辛苦一回，到河南府请一请化爷。卜山本来在家中无事，走一趟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就点头答应了。

性惠走后，卜爷动身，走在中途路上当然无话可说，这一天到了南杨镇上，打听老人家化爷很不费事，当时就有人领到了门首。老人家在门前一叫，里面家人出来了，上下看了看，虽然不认识，准知道老头子不是寻常之人。这才赶紧问道："老爷子你找谁？"卜爷说道："化龙化天雕可是住在此

处吗？”家人说道：“不错，你贵姓？”卜爷把名姓报通了，家人这才问道，“你跟我家剑客爷是怎么认识？”卜爷听着这个话未免不喜欢，心说这是干什么，难道说我还是坏人不成吗？自己因为有气，这才说道：“你们剑客爷在家里没有吧，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在家里，你跟他一说就知道。”卜爷这是一生气说出来的话，焉知道家人一听怎么着，是多年的老朋友，这里找朋友正找不着呢，赶紧说道：“既然如此，老爷子你里面请。”卜爷心说，还是说谎有效力，不然还不定费多大事呢！容着让到里面厅房，家人说道：“你老人家请坐，我请我们老太太去。”说着家人慌慌张张就出去了。卜爷心里纳闷，不请他们剑客爷，为什么请老太太呢？这真正是莫明其妙，正然想着，来了一位老迈龙钟的老太婆，扶着一名小丫鬟进来。家人说道：“卜老爷子，我们老太太来了。”卜爷到这时候也不好问了，只可站起身形拱拱手，老太太也拜了两拜，这才分宾主落坐。卜爷才问道：“化老剑客可曾在家里吗？”老太太说道：“我这不是前来相求吗，适方才听老管家说的 你与死去的丈夫是多年老朋友，既然如此，当然就不是外人了。”话说到这里，把这位卜爷给吓了一跳，怎么死去的丈夫，当然是化龙已竟不在了。这才接着问道：“化老剑客他老人家是多怎故去的？”老太太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口气，遂就把如何探听北杨镇，怎样送来捧盒，里面是大卸八块的死尸，不问可知当然老人家已然被害了。卜山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皱眉，这个事可麻烦了，别看送来的是人八块儿，究竟是化龙不是，这还不能说一定。跟着老太太二目落泪，求卜爷替老剑客报仇雪恨，卜爷当然点头应允，遂说道：“你放心吧，这段事我调查调查，只要得了实确，报仇好办。实话

跟你说吧，我这一次来，是一位性惠尼僧，托我前来请他老人家前去帮办门户中的大会。这不是有这等事吗，我当然先去调查，调查明白了，我一个人能够办到更好了，倘若办不到，回到山东，请高尼出头，此仇量不难报。”说罢站起身形告辞。

到了化宅外面，卜爷一想，这么些个年我也没出来，想不到出来就有事，如果说不知道那就不必说了，既然知道怎能够不管。这个北杨镇的石安石陶古，既然这么大的名头，当然也不是寻常之辈，他既然敢把化龙害死，当然就有个相当预备。想罢，溜溜达达够奔北杨镇，老头子把石宅前前后后全都看了一遍，并不回归南杨镇，就在北杨镇街上找店住下。这个时候北杨镇虽不像以前那样森严防备，可是也很不随便，每逢来了新住店的客人，都得把年岁姓名哪里人氏，由哪里来到哪里去，全都调查明白，禀报到石宅，夜晚之间石宅还要派人前去查店，就怕的是有奸细藏在镇上，夜晚之间搅闹镇店，故此没有一处不加小心留神。卜山住在店房之中，店里伙计拿了一个本子来，问老头子贵姓大名，家住哪里，这是由打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什么事。卜爷不由得有气，“问我姓什么告诉你，姓卜，名字有你问不着，家住在天底下地上头，有人的地方；由来处来，到去处去；办我要办的事。”店小二乐嘻嘻说道：“老爷子你别打哈哈，这个事可不是店里麻烦你，因为这个我们少做了多少买卖！没法子，现在赶上了那可怎么办呢！你还说出来，写明白了回头我们好交代。”卜爷乃是成名的老英雄，难道还不懂得这个，这分明是石安石陶古，跟南杨镇闹事，故此加这份小心。老头子假装不知道，“赶上什么了，怎么这样巧，我来到你们这里今天就赶上了

呢！”店小二说道：“老爷子，你还不知道，这不是由打今天起的，皆因我们镇里闹了点儿事，所以防范奸细才立了这个章程。”卜爷听到这里，假作惊恐，“那么你们这里有事，我就别住下了。这么大年纪，我的腿脚又不好，真要是有了事那不就要了我的命了吗？”店小二说道：“这一层老爷子你就请放宽心吧，别说查的严紧出不了事，就是有事，你只管在店里睡你的觉，绝以闹不到咱们这里来。你还不知道我们镇上这位石老剑客，那个能耐够多么大啦！”卜爷说道：“你们这镇上还有个有能耐的，一个人也是叫白费。”店小二说道：“有这么一位，来几十位也是白搭。这位剑客爷，要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画符拘神，飞剑杀人那可办不到，要讲究武术上，手中一口宝剑，有杀人不眨眼的能为。”卜爷说道“他既然有这么大能为，何必还加这个小心！有奸细就有奸细完了，见着他把他杀死，不就得了吗，何必还查店弄这些个麻烦？”店小二说道：“老人家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个事闹的太大了，连河南府都勾到一处了。”卜爷说道：“原来有这等事，你把我也写了去吧，我姓卜叫卜金，我是贩葛布的。我儿子也不是走过去了，可也不知道在后面呢，大概总是在后面的时候多。在中途路上，我顺便望看一个朋友，叫他们头前走，回头在这里见。我看完了朋友，走在路上跟人打听着路，有人告诉我走的是抄道，所以来早了。我们是由打这里够奔四川。”店小二听罢，全都写清楚了，老头子装模作样的说道：“伙计你先别走，我还得求你点事，回头我那儿子来了，他不知道我住在你们店里，他还得费事找，求你给我写一个字条，贴在村口上，就写卜金寓街内……你们这里叫什么店？”小二说：“华家店。”“哎，就写卜金寓街内华家店内。我那儿

子文学很好，他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店小二高声答应：“老爷子，这段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准保全都把他办好了。”卜爷说道：“好，赶到临走之时，多赏你酒钱。”店小二说声谢谢就出去了。

够时候给老人家开晚饭，吃完饭功夫不大，查店的来了。店小二头前进来说道：“老爷子，查店的来了。”要说卜爷这个地方，作的太好了，听店小二说，赶紧站起来说道：“是我那儿子们来到了。”这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头一样是借题骂人，第二样还不让人多疑。店小二说道：“老爷子，你耳朵背，是查店的来了。”卜爷说道：“我说怎么那样巧，我将到他们就来了呢！查店的查吧。”说着进来三个人，手里拿着查店的本子，虽然都穿着便衣，那个样子带出来雄纠纠气昂昂，就仿佛领下圣旨来一般。卜爷看着未免有气，就听为首那人说道：“你姓什么？”老头子说：“我姓什么，那不是都写着了吗？别的字你不认得可以，伍余元卜的卜字，你再不认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查店这小子听了这话，留神看看老头子，接着说道：“你这人太已不明白了，我知道本子上面写着呢，这不就是对了吗，你是干什么的？”卜爷说道：“住店的。”这小子说道：“问你作什么买卖的。”卜爷道：“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贩卖葛布的。”“你由打哪里来？”老头子说道：“由打我们家里来。”查店的小子一听好别扭，这个老头子他也不是真正不懂，可也不是诚心倒麻烦，真正是岂有此理。这才又问道：“问你由打什么地方来？”老头子说道：“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别拗，起头把话说明白了，那够多么省事呢，非得两半截说，这可图什么？大概我看你们这不是查店，借着这个一定是要想俩零钱花。告诉你，我在外面跑了一辈子，犯私的

不吃，犯法的不作，正经地地道道的买卖人。别说你们这个乡村之中，就是官面他也想不了我的钱去，打算想俩钱好说，跟我吹胡子瞪眼，我可不听那个。”老头子话未说完，由后面过来一个小子，把袖面往后挽了挽，高声说道：“老头儿，你说的这叫废话，我们前来查店为什么说想钱呢，你怎么就看我们像想钱的呢？”老头子说道：“怎么看不出来呢，凭什么你们说话这么横！别说彼此都是老百姓，就是官人查店他也不能这么横，干什么欺负我老实是怎么着？别的能耐我也没有，就是有老命一条，看我不顺眼，你就想法子处置处置我。姓卜的不含乎，我这候着你们呢！就凭你们竟敢这样不说理，还有说理的地方呢，这不是归河南府管吗，只要敢欺负我，我就敢去告你们去。”说话这小子把眼一瞪，“你还是就告去！这个查店虽然是我们镇上的事，可是也禀明官府了。怎么横了？也没打你，也没骂你，你说我们横，我看你还太横呢！如果说不服查，马上就把你捆到镇上去，不用你到衙去告状，自然就把你送到府衙门里去了。”老头子听到这里，哈哈冷笑，”好好好，我生平就喜欢打官司，你把我送到府衙去吧。”这小子一回头说道：“捆起他来带着走。”又有一人过来说道：“老头儿，你这个话不是这么说，一个人走到外面来，谁也愿意平平安安的没事，还能够故意找事吗？再者说，正大光明的人不怕检查，当然不是好人才怕检查了。”卜爷用手点指说道：“你且住口，我怕你们检查了吗？为什么说话那么横呢，我又没犯了国家的律条，凭什么让人跟我吹胡子瞪眼。查不怕你查，说话和和气气，干什么，我是犯了王法？”这一个人说道：“老头，你这话，这就叫不说理。你说我们说话横，到那里查去也是这么说话，怎么横了？进门不是问你姓什么吗？”卜爷

说道："我明白，问姓什么我不恼你，为什么那个声音出来那么难听呢！如果你们好说好道，我也不疯，为什么说你们横呢？好说都办的到，照这样子就是不服查。爱怎么就怎么着，怎么着捆起我来，这个话你们就知道一说，除非是国家的法绳才能够捆人呢！你们是什么衙门，什么官爵，有什么职分？非奸非盗，拿过来就要捆好人，你们造反就完了吗！"后面这两个小子听这个话不忿，遂说道："就凭我们就要捆人，不服你就试试。"卜爷说道："我没说我不让捆呀，只要你们打算找不素静，只管过来捆，我绝不含乎。"后面这两个小子是当地的两个地赖，托人烦门子，找了这个查店差事。卞武张六，那一个叫孙七，狗仗人势，因为查店常常打人，他们哪里听的惯这个。遂一齐把眼一瞪，走上前来伸手就抓卜爷。这小子们可算是瞎了眼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干什么的。小子将然伸手，老头子说道："好，今天你们还要叫我卖卖老。"说着话，伸手把小子腕子掳住，往怀里一带，小子往回一夺，老头子借着他的劲儿，说声："去你的吧。"噗咚一声，可了不的了，由打里间屋整个把小子扔到堂屋里去了，摔的哼哧一声，躺在地下哎哟起不来。这两个小子一看店客老头儿居然敢伸手打人，心说老头子今天你这个祸就算惹上了，来到北杨镇上讲究打架，你还打的出去吗？二人呐喊一声打，两个小子一齐动手够奔老头儿，卜爷如何能够把他等放在心里，不过东一推西一撞，打的三个小子，滚的滚，爬的爬。店小二一看不好，赶紧到外面叫人，高声说道："咱们店里的人快来吧，这个老客把查店的张六爷孙七爷打了。"店中的夥计们也是向来狗仗人势惯了，别说是一个店客，就是十个店客，打了也就打了；实在打不赢的时候，不是还有石老剑客了吗！当

时众人各持棍棒刀枪，来了七八个，喝五吆六的，“打人的老客在那里啦，叫他滚出来！”这功夫查店的这三个小子已经跑出来了，恰巧老头子也随后走出来，众人不亚如一窝蜂相仿，把老头子团团围住。卜爷也不用往外取军刃，就是徒手声东击西。别看店里人多，就是到不了老头子的跟前，并且还是你躺下我起来；这个棍出手，那个刀落地。这位卜爷不亚如老虎赶群羊，好不威风了。

这时候店小二早就吓傻了，打发人赶紧到石宅送信。石陶古看了看，正赶上家里一个人没有，只可亲自带着宝剑，够奔店房里观看。到那里一看，众人全都被打了，自己赶紧高声断喝：“你们众人赶紧退下来，我石陶古，问问这个老头儿他为什么那么横？”众人一听老剑客来了，大家全都闪开。卜爷听的明白，知道是石陶古到了。留神看了看，这个人身高约有六尺多，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肋下悬挂宝剑，二目如灯，精神百倍。老人家看罢，并不等石陶古说话，遂问道：“你们这些个人里头，谁是这村里为首之人，出来与老夫答话。”这个话分明是冲着石爷说的，石爷也不能不答言，紧走两步来到了近前，叫声：“老朋友，不才我就是北杨镇的首领，你为什么跟我们查店的打起来？皆因我们村中有事，怕的是有奸细藏在村中，故此对于生人，全都要盘问盘问。这个事我们也呈递了禀帖，蒙河南府批准，允许叫我们检查行人客商。在先前还有府衙里官人帮助呢，后来因为衙署中过忙，故此很有些个日子官人没来。可是我们村中无论是谁也是一样检查。老朋友你要是好人，当然怎么检查也不怕，除非是有关系的人，才不让检查呢！难道说老朋友，你是张方那里的奸细不成吗？”卜爷说道：“你说的都是什么，我虽然别的话不懂，这

奸细二字我可懂得，我看你还是奸细呢！就恁拿眼一看，那成的了吗？莫怪你们村上查店的人那么横了，由打你这里就不说理。别的话都不用说，咱们两个人河南府打官司就完了，你们这叫欺负我。”老头子说话之时，把二目的目光完全收起，所用的就是青白眼。石陶古能为再大，他也看不出来这位卜爷是高人。当时心里纳闷：这群东西们真正可恶，就恁这些个人手持刀枪棍棒，他们众人怔会打不过这个老头儿，就让这个老头儿会几下子，他也不是怎么样的高人，这也值得叫我去吗，真正岂有此理！石陶古想到这里，把言语改变过来，叫道：“老朋友，你也不用着急，他们大家把意思错会了，到现在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并不是奸细，告诉他们不必查就是了。”卜爷一想，这个小子这是被我给哄弄对了，假如说露出本来的面目，他决以跟我完不了，乐得把他虎住就算完了。老头子这才说道：“哎呀，莫怪你当这个村上的首领，果然眼力比他们高，如果说由打这里不查了，这我还可消消气，这么着咱们算完了就得了。”这一场事，可也就算是过去了。石安叫查店的三个小子到旁边，以言语申斥：“你们以后作事不可这样疏忽，我派你们出来查店，防的是奸细，如果没有把握，何必跟人家打架呢！就拿今天这个姓卜的说吧，这样一个糟老头子，你们可惹他干什么呢！再说你们这个能耐也太差的多了，真要是特别高的武术家，你们不是他人敌手也就罢了，怎么连这么一个老头子都敌不过呢？”张六等，到现在就算有口难说，一个个心里都是这套话：往常请出这位剑客爷来，都是非常的横，今天见着这个老头子，架也没打反倒派了我们一顿不是，莫非说老剑客不是他的对手不成吗？不然为什么不敢跟人家动手呢？这全都是心里的话，嘴里可没敢说。石

陶古把他们申斥完了，叫他们再接着查别处的店房，“说话务必要和和气气，咱们防的是奸细，并不是跟过往行人过不去，赶快去吧。

三个小子垂头丧气，孙七心里还真嘀咕，因自己不容易进的石宅，恐怕因此把事由砸了。到了外面叫声：“张六哥，咱们弟兄二人在一处做事，我跟你比可不成，我干这一份事你知道费多大事吗！你是跟石老剑客住的太近了，那可以说是老邻旧居，彼此都有个不错；论到我这里到也是本镇的人民住的不远了，人家石陶古对于我就算不认识。”小子有个门子就是石宅之中打更的头儿，小子打算拜人家为师傅。这个打更的头姓于，外号人称臭于，他这个外号可不是没有原因的，皆因这小子，不但贪花好色，并且对于年轻的男孩子怀着一份不良心，因此才送给他这个外号，叫做臭于。孙七打算拜臭于为师，明着就算跟于更头练练功夫，暗含着就是为走动这个门子，好在石宅里找点事作。臭于这小子也明白这个意思，跟荐举的人说道：“隔山打老牛那可办不到，打算拜我也成，我得先看，看看我们爷儿俩有人缘没有。没缘就作为罢论，只要是有缘，不但我教给他练功夫，我还要在宅内给他找份事做呢。”这一句话就猜到小子心里去了，拜师傅不为别的，就为的是这个。荐举人把孙七领到于更头面前一看，好俊俏的小夥子，方脸膛白生生，也到是眉目俊俏，身段长的太好了，细腰小手小脚儿，穿上女人衣服，就如同旗装女人一样。更头问了问孙七今年才二十三岁，更头一看就喜欢了，这才说道：“打算拜我为师，就恁这么一说可不成，先跟我练三天，看看怎么样，如果成的话，再正式拜师就成了。”小子这个话也就是说的好听，其实他是别有用意。孙七当时

点头答应，把行李搬到宅里，就去跟师傅去练功夫。天到黄昏时候，更头说道："孙七，你跟我到外面，我跟你有句话说。"孙七答应一声，跟着更头来到镇外一个小树林里面。更头找了块石头坐下，叫道："孙七，我看你跟我练功夫不准练的了。"孙七问道："师傅，你还没教给弟子练呢，怎么就知道不成呢？"更头说道："练功夫没有什么，跟我练的徒弟有个规矩你知道吗？"孙七说道："弟子不知，望求老师指教。"更头说道："不论如何也不能害臊，若一害臊那就全都练不了啦。"孙七答道："小子我既然跟你练功夫，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害臊，得听你老人家的教导，你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干的了，绝不违背你老人家。"更头说道："哎，这才是好徒弟呢！你过来，现在我就教给你几手工夫。"孙七到近前，更头就教给他练了几手功夫。一看孙七还是真肯下功夫练，更头看着这个孩儿颇堪造就，过了三四个月的光景才找了这么份事。可别看不起这个事由，每月钱不少挣。在外面查店，找两零钱，找个十两八两的，石陶古一个月给十两月钱，算起来总赚二十两还多。那个年头儿赚这俩钱，就算很不容易了。小子总算没白下了这番功夫，到是把银子赚到手里了，要不怎么今天这小子骇怕呢，因为他这份事实在不容易。幸亏石陶古只申斥了两句，并未说出别的话来，小子这才放心；可是把那个行为已经改了不少，再也不敢向以前那样横了。小子们前去查店不提。

单说店小二看的明明白白，才知卜爷是个厉害老头，这老头子偌大年岁，十来个人居然不是他的敌手，据我看他是大把式家，老剑客来了都没敢惹他。架虽打完了，回头他不出气，拿我们杀火那可了不的了。莫若我前去给他说几句好

话，跟他说明白了，打架的人，不是我们叫来了。小子想到这里，倒了一壶茶，来到卜爷房中，乐嘻嘻的叫道："老爷子，方才你多受惊了。"老头子看了看是店小二，方才打架之时，这小子把他们店里的人叫出来的，可见得这小子也是万恶。又一想，咳，这也不怨他，这个毛病全都在石陶古身上了。村镇上面要不是有他这么一个人助着，开店的如何有这个胆子。正然想着，就听店小二说道："老爷子，你看见方才这个意思了，并不是店里人跟你老人家过不去，实在是赶上村上有事，不然不是也用不着他们前来查店吗！"卜爷紧紧双眉，叫声："伙计，那是闲事，没有关系，要紧你给我赶紧开晚饭，现在我就饿得极了，来几壶酒，越快越好。"伙计一听老头子并未说别的，心里自然喜欢，连连答应，转身出来照样去预备。功夫不见甚大，酒菜全都预备好了，老头子留神看了看，酒菜之中并没有什么毒物，自己这才吃喝。酒喝足了，催着开饭。老头子吃喝已毕，又叫伙计沏来一壶茶，这才说道："过一会儿这个店还查不查？"伙计道："不查了，住了生人只查一次，不怕你住在我们这里，三月两月，也不再查了。"卜爷说道："查不查到是不要紧，皆因我有点儿事，我这个人一说睡了，无论有什么事不许惊动我；要是惊动我，无论他是谁，我也跟他拼命，所以我才问你还查店不查。"伙计说道："不查了，你就睡你的吧。"卜爷说道："这不是话我跟你说明白了吗，茶给我沏得了之后，我也就没有事了，你只管去忙合别的客人去吧。你当然知道了，不到我这里来打搅，你可千万留神别叫别人走错了，走到我的屋中，回头惊醒了我，可别说我对不起。"伙计说道："是了。"老人家遂道："你去吧。"伙计出去，卜爷把门一掩，独坐喝茶。茶喝完了，天时尚早，老头

子盘膝打坐，灯光也息了。大约这个时候到了二更以后，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寂然无声，知道店房中的店客全都睡了。老人家白昼之间就预备好了，就是后面的窗户，早已就开开了。老头子把身上的衣服略为的收拾收拾，哧的一声纵出了后窗户，然后施展珍珠倒卷帘的法子，到了屋顶上面，先伏下身形各处看了看，远近并没有人行走。这才蹿高纵矮，由打屋上够奔石宅。凡事都是巧，正赶上胡仁胡守礼，由打府衙回来，次日预备车辆，假充聚英山九寨主，押解化龙到聚英山大寨。老头子一听这个喜欢就别提了，到不是喜欢别的，所喜的可就是化爷没死，不然老人家在石宅也就没法搭救老人家了。皆因这里面有个原因，头一样化爷押在什么地方，自己不知道，还得各处寻找去，他既然明押着走，何必费那个事呢！莫若他们头里走，我在后面跟随，单等到了清静所在，然后将他杀死，把老人家救出来就完了。如果他们说完了这个话不起身，那只可再设法前来。老头子认明了胡仁胡守礼，当时回归店房。次日天明起来，把伙计叫来："我今天到那个庙里逛逛去，店饭帐我先给了，可是还给我留着这间房，也许当天回来，也许过一半天回来。"说完把店饭账完全算清楚了。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拿起脚来就走。

老人家知道聚英山的方向，就在离北杨镇不远，找一个高处的地方观看。老头子也就是将然到了，远远的有车声，有骑马的人在后跟随，正是那个瘸子胡仁胡守礼。卜爷并不答言，头前就走下去了。小子胡仁可不知道，卜爷走一程，等一程，可也不一定总在前面，也许在后面跟着，或前或后，一直跟到这个地方。卜爷一看，这可到了动手的机会，旷野荒郊，方圆二十里之内，并没有村庄；并且道路之上行人非常

少。老头子这才出头露面，胡仁当场动手，他那里是老人家的敌手，不到二十个回合，卜爷把胡仁打倒，当时置于死地，救下化爷来。老二位虽然不认得，提起白衣庵的性惠，这才彼此都知道是高人。再找赶车之人，已经逃走无踪了。卜爷后悔，因为一时太急，叫这个小子跑了，应当把他一同拿住，断绝送信之口，叫小子们两头不见日头，那够多么好呢！化爷也以为这个事差点，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正然老哥儿俩说话之时，远远来到一个人，把二位老英雄吓了一跳。细一看这个人，肩头上抗着一人，二位老人家这才看明白了，非是别人正是老剑客路民瞻。化爷赶紧问道："路老剑客，你老人家这是由打那里来？"路爷说道："唔呀，化老英雄你先不用问我，现在我捉住一个人，你们看一看是他们同伙的不是。"卜爷一看，正好就是赶车的那个小子。路爷略微把过去的事问了一遍。卜爷问道："路老英雄，你到哪里去？"路爷附耳低言说了几句。卜爷说到："既然如此，连活的带死的完全交给化爷就完了。"化龙说道："既然如此，二位多受累了，咱们是改日再见。"临走的时候，卜爷嘱咐诸事完毕之后，老英雄不可忘了到白衣庵去就是了。化爷点头，彼此一拱手作别。

化天雕一想，胡仁已经杀死，赶车的这小子，也不用留他了。卜爷跟我说的，小子们拿住我之后，给我的家中送去一个大捧盒，里面装的都是大卸八块的死尸。小子你们会这手，难道说我就不会吗？老头子这才把赶车的也杀死，全都装载车内，自己赶着车够奔南杨镇。到了自己的家中，把门叫开，车辆赶到里面，叫家人帮助，把以前埋的那个捧盒仍然起出来，里面的死尸埋在地下，用这一个捧盒使。然后又

到外面买来一个，也照样把胡仁跟赶车的两人，完全大卸八块，每人装一个捧盒之中，亲自带着人搭到了府衙口。到里面回明白了，化爷自称跟知府是多年的老朋友，此次由打山东到这里来，给知府吴大人，送了点儿土物，现有名贴在此。这个天当然太早，知府大人不准起来，我也在一路之上，尘土全都扑满了，请你们几位，先把物品搭到里面，我到外面洗洗澡，然后再回来。知府大人也起来了。每逢办这个事，都是一个猛劲儿，差人一听是知府老朋友，又有这么贵重的礼物，不问可知，一定是跟知府有莫逆之交，礼物放在这里人还能不回来吗！当时说道："好吧，你这个名贴交给我就完了。"老头子伸手，把名贴取出来交给差人，自己转身就走了。那位说这个差人为什么不问问老头子姓什么呢？这里面可有个原因，不是人家送礼还有名贴了吗！知府的近友，焉敢多说少道。老头儿走回家中不表。单说知府吴德起身之后，差人把名帖送进来。吴德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侠义英雄，歌功颂德，特送土礼两盒。"吴德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准知道这里面有事，赶紧问道："礼物现在哪里，赶紧取出来我看。"差人等答应一声，把两个大捧盒，全都搭到了书房。这个捧盒将然搭进来，就闻见一股子血腥气，容着把盒盖打开，把个知府吴德给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是鲜血淋漓的死尸。再打开那一个观看，也是那个东西。当时连吓带气，吴德呆呆发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过了好半天，差人们这才说道："跟大人回，这里面一定有张方他们的事。何不把众位老少英雄请来，叫他们大家参议参议这是怎么一段事。"知府到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只可点了点头，当时把众人全都请来。现在石陶古等众人，可也

在府衙之中，听了这个信，不由得吓了一跳，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了，种因得果。别人得着这个信，不过都是纳闷莫明其妙，惟独石陶古等众人听了吓了一跳，皆因他等拿住老剑客化龙之时，胡仁胡守礼出的主意，弄了个人大卸八块送到了化宅。现在又有这个事了，他可就想到胡仁身上了，因为他押解化龙够奔聚英山，尚且未能走到，莫非中途路上出了什么事不成吗？一面想着，赶紧来到书房先给知府行礼。吴德用手点指，各位英雄你们看看现在有这么一段事。石陶古到了捧盒近前一看，只有人块没有人头，这才说道："跟大人回，这个死尸应当把他倒出来，看看里面有人头没有；倘若有人头，看看是谁那个事就好办了。"知府听了这个话，吩咐差人，预备薄席，把死尸完全倒出来，果然在紧底下有人头，不过血迹模糊看不清楚。又叫人拿来水盆，把他洗干净了一看，可了不的了，石陶古认识正是结拜把兄弟胡仁；知府可是也认识他，是聚英山九寨主尹明。再一看那一个正是赶车的车夫。当时也不敢明说，只好就是九寨主就完了。吴德以及众人一想，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张方等派人前去把九寨主杀了，差使劫着走了。"死尸赶紧掩埋，然后咱们大家再设法。"众贼人跟知府的话一样，打算明白此事，惟有把张方等拿住才成了。吴德说道："张方这一起人，武术高强，无人能够敌他，假如有武艺高强英雄将张方拿住，那事不就好办了吗！"头一样石陶古在旁边听着这个话不忿，再者自己来到府衙之中寸功未立，第三样死去的又是自己盟兄弟，这叫五火归一，遂叫了一声："大人，前者因为有人前去行刺未见回音，故而石安不敢造次，事到如今，行刺之人，已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可见得就是凶多吉少了。这不是有了这个事了吗，咱们这么

办，我情愿带人夜探他的公馆，得手将小子张方拿住，带到府衙之中，三推六问，不怕他不实话招出。”知府一听，心里非常喜欢，遂说道：“既然如此，石老英雄你就多辛苦吧。可有一样儿，府衙之中，可不能不留人。”石爷把人位分配好了，也就是府衙一半，自己带着一半。其实还是他们自己人，不过从中有樊家港的两个贼人。

话说了之后，白昼没有可说，到了夜晚之间，全都预备好了，够奔南杨镇。张方这个小子向来对于攻杀战守，那个算计很好，由打闹完了刺客之后，无论昼夜都有相当戒备。小子们将然一到，早就看见了，下面高声喊嚷：“胆大贼人，竟敢来夜探公馆，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石安等不含乎，应声跳将下来，当场动手。要说石安那个能为可不含乎，到了公馆之中，就算如同活虎一般，怎奈，张方、石昆石宝山这两个人也太厉害了。不错，石安到是成名的剑客，怎奈敌两个人可办不到。由打三更天动手，一直打到天色渐明，石安一想不好，天亮了多有不便，这才回归府衙。张方等众人不舍，随后追 赶，一直追到了城中，果然小子们全都逃到府衙去了。张方说道：“今天咱们要是不敢追进府衙，显而易见，咱们这个公馆委员完全是假的了。不但咱们得追，并且还要找知府吴德。以前咱们拿住他的人，就是不大正确，就是把他拿住，也不好说话，到现在就不然了，公馆之中闹刺客居然逃到府衙来了，可见得这是你唆使出来的，只要咱们见着他，把他捆回公馆，回头有什么话再说。”众人一听这个话有理，这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追进了府衙。

到了里面一看，可了不的了，正是童林、秀娘，两个人大战群贼。别看贼人多，怎么也赢不了这夫妇。正在这个时

候，石安等败回，又把张方等给引到了，群贼一看不好，并不说话，一个个就全都走了。童海川对于捉拿群贼到是也很要紧，不过没有知府主要，一看群贼逃走，有张方等众人追赶，这夫妇二人一直够奔后面，前去捉拿吴德。知府由打石安走后，自己心里想着，上面有巡抚的话，叫我捉拿张方，真要是这位石老剑客，到了南杨镇把张方拿住，回头问他个水落石出，或者从中还怕是假的；就是真的，我看他也没有多大能为。正然思想的高兴，忽然间就听外面一阵锣声，把知府可吓了一跳。跟着就听见有人说道："胆大狗官，竟敢私通聚英山！现在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在此，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哎呀，这一句话不要紧，把群贼全都吓了一跳，这就是人的名树的影，一听说童林到了，就仿佛这个事闹到多大了。群贼之中，身分高的可就是蓝衣仙姑、贺清虚、钟离道，其余的可也不含乎，不过没有这三个人的身分高。这男女三个人，他们可没把童林放在心上，不过因为他的名头大，那个意思，他若是来了，就仿佛天下的群雄全都到了。当时吩咐鸣锣，把众人都聚齐了。不止是童林一个人，同行还有一个女子。别人不认得，贺清虚他可知道，知道这位是晚娘的弟子于秀娘。童林看见了群贼，这才说道："尔等还跑的了！在此辅佐狗官，意图谋叛大清国，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还不扔弃军刃，束手被擒吗！"头一个就是贺清虚，手横宝剑哈哈一阵狂笑，叫道："小儿童林，量尔可有多大能为，也敢在贫道面前出此朗言大话！别走接剑。"话说到这里，宝剑恶狠狠劈将下来。童海川亮子母鸡爪鸳鸯钺，接架相还。秀娘摆秋风落叶剑，唰唰的就是几道闪光，早有蓝衣仙姑拦住。这是先前动手，后来群贼一看，童林所来的就是这两个人，如

果大家给他来个一拥齐上，量他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把当场将他拿获，可也算是大功一件。众贼人想到这里，这才往上一围，秀娘可真急了，把手中宝剑舞得如飞一般，也搭着贺玄真一时失神大意，白蛇吐信，一招递进，秀娘吸身，剑尖躲过，自己的剑往下一截，耳轮中就听当啷一声响，可了不的了，蓝衣仙姑的宝剑，已然被秀娘削去了一段。可巧这个时候张方带着众位英雄到了，群贼知道不宜久战，这才大家呼哨而逃。张方等分途追赶群贼，海川秀娘可就够奔后面去了。

知府吴德由打童海川一来他就得着信了，众人动手之时，就派人观看，时时报告，到现在一听，蓝衣仙姑的宝剑被人削断，难以抵敌，小子知道今天就算是凶多吉少，并不吩咐什么话，带着知府太太携手同逃。原来府衙后面预先修好的有泄水之道，就是地窨子，大小能容一百人，并且有暗道直通河南城正西三里外之草亭。吴德夫妇可就奔这股地道跑来，将然到了地道口，这么个功夫，童海川夫妇追到了。眼看知府下地道逃走去了，按说这个人逃到这个地方，后面追赶的人可就不能追了，因为什么呢？先前的人下去了，里面是个暗道，不知道下面有什么埋伏，倘若有贼人隐藏暗处，被他暗算那还了得。可有一样，这个话可得分跟谁说，于秀娘的宝剑能以削铁断玉，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别说没有什么埋伏，就是有的话他也不怕，头前手擎宝剑，就追入地道去了。童海川一看秀娘追下去了，自己还能够不下去追吗，也顺着倒下台阶往里去。统共这个地窨子，离地皮有一丈八尺深，转了一个弯儿，下二十四层台阶，到平地上，不但地势宽阔，并且平坦无比，下面有灯光，大约五六步就是一盏灯，照耀的

非常明亮。夫妇二人顺道往前走不多远，猛然间在拐角那里，看见一个人，不亚三头六臂一般，手中横刀，威风凛凛，细看认得，非是别个，正是鱼龙变化牛宝元。童林一看是他，不由得心中喜悦．但是心里非常纳闷，莫明其妙，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要说这个话也是可怪，这位牛宝元由打岛内事情完毕，自己一想这总算办完了一场事，事虽然办完了，自己应当到哪里去呢？想了想二位老师，这么些个日子不曾见面，我何不看看二位老人家。自己把主意拿定，可就顺着河南大道走下去了，牛爷要够奔河南卫辉府关家堡，要看看关斗今古侠，跟云龙九现周爷。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在道路上走着，当然就是俗套那几句话，行船过渡赶路登程，饿餐渴饮晓行夜宿，当然不是一天半天，走了些个日子，来到了河南关家堡，自己老师家里。当然跟自己家门一样，并不费事，就来到了大门首，叩打门环，由打里面出来一位管家，一看牛爷认得："哎哟，我当是又有访剑客爷的了，原来是大少爷到了。"牛爷说道："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在家了吗？"管家说道："出去许多日子没回来了。"牛爷说道："你到里面回一声，我给师母请安。"管家说道："好，请进来吧。"这个地方就是分内分外，比如说要是外人到了，见主人没在家，也可以不招待；就让说打算见主母，也得叫他外面等。容着到里面通禀，容见才能够见了，不容见还有个见与不见，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一同往里走。这个门人弟子就不然了，也如同少爷一样，到了师傅门口就算到家啦，出入随随便便。可惜年深日久，把这个师徒之义竟给忘却了。这个事可不是单怨一面儿，说一句公正话，就是现在的师不够师的资格，徒不行徒的道理，原

因大概是这个样儿，无论是那行艺业都是这个情形：师傅收了一个徒弟，并没拿他当儿子待，总以为他是外姓之人，现在跟我学艺，当然对于我就是恭而敬之，将来把能为学成之后，虽不说谁也不认的谁，就是认得也是半点恩情无有，所以对于他学艺之时，想出种种刁难法子，甚至于待徒弟如同奴才一般，年积月累，师徒间的感情还能够好的了吗！其次就是徒弟，对于学能耐的时候，对于老师敬若天神，以至把能耐学成之后，又一想这个老师的能耐也就顶到这里了，就是再敬重他，我的能耐也长不了啦。再者说还有青出于蓝的徒弟，能耐比师傅还大，不但他不敬重老师，并且还有看不起师傅的地方，这种人太不好了。初学写字的学生当然要划格为范，至于把字写成了之后，对于格当然没有用，可是不应当看不起这个格子，因为没有他，你的字绝以练不出来。本来这个师徒之间就有这个弊病，回头徒弟再一想学艺之时老学怎么刁难，怎么拿他当奴才，明大义的人，当然不计议这个，平常人便以此为仇，所以艺学成之后，简直的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了。到了人家武术家，今古侠的师徒，师徒的人格那是高尚的，徒弟拿老师当做父亲看待，老师拿徒弟就当亲生自养的儿子看待，虽是师徒之谊，实在有父子之情，所以穿宅入户，就跟家里的人一样。不然老剑客爷没在家，牛宝元要拜见师母，管家立刻就得叫他进来呢，也就像久出外的儿子回家见母亲一样，那是半点隔膜没有。费话不说，牛爷跟随管家一同来到了后面上房，管家也不能到里面回事。另外有伺候上房的丫鬟。不过老管家头前言语一声："到里面跟老太太回话，大少爷回来了。"丫鬟到里面一回禀，老太太叫道："宝元哪进来。"牛宝元跟着到了里面，先向老太太行礼，

然后落坐。老太太略为问问牛宝元都到哪里去了，宝元慢慢的全都说了一遍，然后又问："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到哪里去了？"老太太说道："现在你回来正好，现在咱家里就因为你师傅不在家有了事了。"这个门口按说就不应当有事，老太太猛然间一说这个话，把牛爷给吓了一跳，心说怎么着河南卫辉府关家堡，有不知道关老剑客的吗，居然大胆敢在这门口闹事，这人岂不是吃了熊心豹胆。赶紧问道："师母，但不知咱家里所闹何事，莫非有人欺压咱们不成吗？"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道："虽然不是有人欺负，可也算是欺负。"老太太就把数日经过之事，说了一遍。

关老剑客出门之后，家里本来平平安安，哪知道由打这个月的初一那天，忽然间外面有人拍打门环，管家开门出来一看，并不认识，遂问道："你找谁？"那人说道："这可是今古侠关斗关九公的住宅吗？"管家说道："不错，正是我们庄主爷。"那人说道："你到里面说去，我是特来访他，叫他出来答话吧。"管家说道："你来的不巧，出门走了几个月了。"这个话也都是赶巧了，这小子认为他先把访人的话说出来了，所以家人才说没在家。不问可知当然是平常日子全都嘱咐过了，只要有人访就提没在家。当时听了这个话不由得哈哈一阵冷笑，管家说道："他老人家这个不在家，并不是这一半天出去的，已经走了好几个月了，就是你明天来可也未必回来。"那人说道："好吧，我明天再来。"这个话说完了，转身就走。关爷这个门口上这个事并不算什么新鲜，就得说是常有，所以这也很不算回事，也用不着到后面报告主母知道，马马虎虎可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到了第二次也是早饭后又来了，这一次这个话比上一回难听，"听说关九公人称剑客，不敢见人，

这可叫什么剑客呢！再说我既然来到这里，不见还能够免的了吗？”说些个难听的话，把这位老管家气的直鼓肚子，心说世界上竟有这么死心眼儿人，告诉他不在家，他还不信，说长短，道黑白，真正是岂有此理！真要是我家剑客爷在家里，就让是他老人家不肯出头，我给他老人家跪着也得叫他老人家出去，到看看你为什么这样横。这不过是这位管家僵火的话，老剑客爷没在家，可也算没法。到了后面把这个情形跟主母就念道了，老太太也没有办法，遂说：“不用答理他了，爱说什么说什么，他越说的多，越不算人物。因为什么呢？你访的是今古侠，有这个话当着今古侠再说不迟，跟我们说这不叫欺侮人吗？明天这个人不来还算罢了，倘若再来了，你只管把这个话告诉他。”管家点头答应。到了第三天又来了，管家果然把这个话一说，那人气得双眼瞪圆，势欲动武。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宋家贵求师生尴尬　金玉宫授艺起嫌疑

话说老家人按着老太太的话一一说，当时只见那人气得二目圆睁，遂不问理由的大声说道："告诉你吧，你不用说这个话哄弄我，分明是关斗在家里不敢出见，故意叫你出来，就拿这篇言语搪塞。"管家一生气遂道："咱们说话做事凭心，错怪人的那也不叫好人。现在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剑客爷没在家，我还有好些个事，可要失陪了。"说罢，把大门一关，不理那个小子了。按说这个办法可是挺好，可有一样儿，当时小子倒是走了，夜晚之间院子里头热闹了：东房失火，南窗撒土，房上的阴阳瓦，咯吧吧的山响。老管家手擎单刀到外面来观看，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一连闹了七八天了。这一天老管家心里着急，听见外面有动静，来到外面看不见，老头子有气啦，站在院中高声说道："房上的朋友听真：别看我们剑客爷没在家，我能够替他老人家做主。如果是盘费短少只管说话，用不着这样搅闹；如果不说出痛快话来，我可要骂你们了。"老管家将然说出这个"骂"字来，就听北房上有人嘻嘻一笑："别看你们在关家堡不含乎，没有盘川借不到你们家来。实话告诉你吧，就访的是关斗一个，只要关斗出头我们自然就不闹了。一天不见，我们来一天；十天不见，我们来十天。还告诉你们句放心的话，除关斗一人留神，小心被我们偷盗或者见面，其余的一草一木，我是一概不动。告诉你吧，有仇我跟关斗，跟别人一点儿事没有。始终不出来

相见，告诉你闹起来没完。”管家一听，不问可知，这一定是白天访人的那小子了，可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不用说访老剑客的主儿，出头也白搭，怎奈看不见人家，就是这个样儿一共闹了一个多月了。老太太叫管家出去托人，想法子给老剑客带信，叫他老人家回家，怎奈眼前没有熟人，不知道老人家到哪里去了，这个信怎么带法呢？

正在无法之时，可巧这位大少爷牛宝元来了。当时老太太把过去的事跟他一说：简直的是不堪其扰。牛宝元一听老师出去这么两天，居然家里就有这等事。这个意思我明白了，所来之人，一定是无能之辈，对于老人家没在家他当然是知道，故意充这个英雄。好在他又不留名不留姓，就是老人回来，不是也没有地方找他去吗？所以就是没人管他，只可任其到咱家中搅闹。大概这个小子他要知道我来了，他就不准来了。这是牛宝元心里的话，并未说出来，只说：“师母你放心吧，如果今夜晚贼人前来，弟子把他拿住就是了。”这地方可并不是牛宝元说大话，皆因他想的一定是那么回子事，这个小子决不是什么高人，有身份的主儿。就是访人，只要人家不见也就算罢了，探探虚实，也就是夜间暗含着前来，看看实在是在家里不见，还是情实没在家，可也就算完了。搅闹人家宅院，实在没有这个道理。由打这上头断定他不是有能为之辈，所以牛宝元才说的这样容易。关老太太说的也好：“夜晚贼人前来跟他当场动手，千万要紧防贼人暗算。掳管家说的这个贼人大概不止是一个人，现在你是单人独自，未免显着势单。你的师傅不在家，幸亏有你回来，倘若你再有点意外，家里不是更没有人了吗？”关老太太这个话明着面可是嘱咐的意思，暗含着也是警教牛宝元：别看老太太不会武术，

跟老剑客关斗过了一辈子，对于武术的规矩，可明白！不论这个人有多么大的能为，不可轻敌，因为轻敌者必败。老太太听牛宝元这个话说的未免大点儿，故此嘱咐叫他留神。把话全说完了，遂吩咐从人预备饭。管家把东厢房给牛爷打扫乾净。饭吃完了，又说了会子闲话，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大约有定更时候。牛爷嘱吩师母安歇，叫上下家人们，也各自睡觉："睡下之后，千万不要起来。听见外面有什么动作，你们也不用管，都有我一个人了。如果有事，自然我就叫你们了；听不见我叫，你等不可擅自出来。"家人等完全答应了，各自去休息。牛爷自己坐在屋中熄灭了灯光，盘膝打坐，把自己趁手兵刃，六摺钢刀一口。这个时候，也就在二更后，忽然间听得外面有衣裳襟带风，嗖的一声。牛爷心说来啦，慢慢的站起身形，并不由打门口走，顺着后窗户到了外面。到了后坡将然往四外观看，早看见在北房上面站着两个人，那个意思扎撒臂膀，四外观看。看那个情形，似乎是将然纵到了房上。牛爷高声说道："朋友，但不知来此何干？有什么心思，只管说明，不才鱼龙变化牛和牛宝元在此。"话未说完，就听北房上的人说道："告诉你吧，别人我不找，找的就是今古侠关斗。他出头露面还好，不然我等绝不甘休！"牛爷一听有根，这个人的胆量就算不含乎。三更半夜，到了住户人家的院中，按着大清律说，非奸则盗，小子居然半点惧怕之心没有，并且还是有问有答，清平世界，岂不是反了吗，这才说道："好，你所提那也不是外人，是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实在是没在家，就连我也是今天将然到的。不用说老剑客爷在家不容尔等这样猖狂，就是我在这里，也难以相容。别看剑客爷没在，有什么事，我全都能代表，你就只管说话就是了。

房上不便，有胆子，你就下来吧！”牛爷说到这里，飘身跳到了院中，你说这个贼人够多么大胆，果然也随着下来了。

借着星月光辉一看，牛爷听得这个小子，正是醉仙独角貔，金斗金玉官。后面那一个牛爷可不认识，其实也是著名的匪人，正是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洪远太。牛爷看见金斗，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这个小子怎么会来到这里呢？牛爷他哪里知道，以前盗炉还炉之事。因此小子记恨关老剑客。可有一样儿：打算找老人家惹不起，自己只可认晦气，记着这个碴就完了。小子生来就不是正经人，所以没事也呆不住，忽然间想起自己身上的功夫，如果不传给别人，将来我要是死了，岂不全都淹没了吗？自己想到这里，非要找个徒弟不可。小子自己当然无处去找，只可把这个话托咐认识的朋友，求大家给介绍一个。从中就有一个姓王名叫王又福，别号人称水耗子，乃是江洋大盗。到现在也可以说是家成业就，买卖自己不亲手做了，外面的朋友不少，自己的徒弟更不少，就算是坐地分赃。这小子跟金斗不错，听他要找徒弟，遂叫道：“金大弟，你说这个话我非常赞成。我早就说过这个话，像咱们这个，有人就是势力，这个话不是说的不好听，像哥哥我，在这个地方坐地分赃，不用说当地面他知道不敢来，就是来了他能够怎么样？这句话再说更不好听了，我愿意拒捕就拒捕，如果说愿意造反马上连朋友带徒弟齐全齐全，就可以扯旗造起反来。”金斗听着高兴，认为他这话说的也对。不论这个武术怎么高，你不就是一个人吗？如果谈到明战明斗，一个人也就是敌一个，就让武术高强，敌三个敌五个，比如说有官兵千儿八百，不也是无法抵挡吗？莫若联络一群徒弟，由徒弟之中再多添上几个朋友，岂不是越添人越多了？别的话

不用说，那个势力自然就有了。不用说别的，就像关斗这个老匹夫，假如说我要有那个势力，这个老小子我就可以不怕他了。自己越想越高兴，这才说道："王大哥，这个事我就托嘱你了，务必托朋友给我物色几个徒弟。按说教一个也就完了，我现在是这种意思，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教几个也是一样。"水耗子王又福，一听这个话，心里也很喜欢，连连说道："这个法子很好，兄弟你就这么办。不然挺好的一身能耐，白白的淹渍了。"话说完了，金斗回家。过了有一个多月，忽然间外面有人叫门，家人到外面一看，是一位年约四十，穿着打扮像个家人模样，手里还拿着一封书信。家人问道："你找谁？"这人说道："有位金斗金老英雄可是这里吗"？家人点头答应不错，这人伸手把书信递过来说道："我奉我们庄主爷的命，特此前来下书？"还带着三位小哥哥，求你把书信转呈，我在此听候回信。"家人赶紧说道："既然如此里面请吧！"把四个人让到了门房落坐。家人拿着书信，够奔后面见着金斗把信呈上去。小子一看明白了，原来是水耗子王又福的书信。打开观看，里面也没有多少话，就是现在给小子找了三个徒弟，这三个人之中，有亲弟兄二人，宋成、宋义；还有一个姓毛的叫毛德，这个毛德是带艺投师，宋成、宋义是初学。他们的老人家全都是挨肩擦背的好友，望求大弟分心教导就是了。小子一听来了三个徒弟，自然是非常喜欢，赶紧吩咐一声："把下书之人，以及带来的人位，赶紧领来见我。"家人答应一声，到了门房把众人金都叫到了后面。金斗问了几句话，给下书的家人纹银二两，打发他先回去，这才问道："你们三个人谁叫宋成？"走过一个小孩儿来，金斗看了看倒是非常俊秀，遂问道："你十几岁了？"宋成说道：

“十三了。”金斗又叫宋义，问了问才九岁。然后又问毛德，今年才十五岁。这一个因为从前练过功夫，那个体格非常健壮，精神饱满。金斗问道：“毛德你练了几年功夫了？”毛德答言：“由七岁练的。”金斗一算计，吓，已经有九年功夫了，如果肯用功，再有明师指导，这九年的功夫，可就不含乎了。金斗这才问：“你所练的都是什么功夫呢？”毛德说道：“我所练的都是软功。由十二岁练的拳；十四岁练的军刃。”金斗问：“你这个功夫都是跟谁练的呢。”小孩儿答道：“我那位老师姓白，名子不知道，这个功夫都是跟他老人家练的。”金斗听着这个话不明白，遂问道：“既然跟白老师练的很好，为什么不接着练，又上我这里来呢？”毛德说道：“他老人家因病故去了。”金斗这才明白，莫怪练到半截不练了。这才说道：“你把你所练的功夫当面练给我看看。”毛德答应一声，遂说道：“这个屋子里头地势很小，你这个地方有场子吗？”金斗一听好小子你真敢小看我，我既然当老师，怎么会没有场子呢？这才说道：“你们三个人随我来吧！”金斗领他们到了后院之中。毛德一看就乐了。好大场子啦，上面搭着罩棚，下面是黄土铺地，左右龙头凤尾的兵刃架子，上面插着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刃，全都插的齐齐整整，光华灼灼耀眼。毛德看罢问道：“你先看拳脚，还是先看软功夫？如果看拳脚兵刃，就是这样就够练了。看软功夫，还得预备几样东西。”金斗问道：“都是预备什么你就说话吧，咱们家里全都有。”毛德说道：“倒是我用不着多少东西，方桌一张，长板凳一条，弹绳一根，两边还得找地方拴上，其余的就用这个罩棚就行了。”金斗倒要看看孩儿都有什么能耐，就照着他的言语，吩咐家人全都预备了。毛德一纵身到了方桌上面，然后向后面一折腰，双手

到了桌子上面。这本来是个翻跟头，真要是就这么翻过去，那到没有什么出奇，要紧出奇的地方，就是连着往过翻，一个人成了一个圆球相仿，就在半空中滴溜溜翻转。然后就是单手拿顶，这个顶由打翻跟头翻出来的，翻到了桌角上，用手掌不偏不斜，扶住桌角把顶竖起来，四个桌角，每角二次，一共是八个大顶，然后翻到地上。一旋身把桌子翻过来，四条桌腿朝上，二次纵起来，仍然由那里翻落下来，用单手落在桌腿上，拿起顶来，斜吊角由这上面纵到那上面，往返也是八次。最末后可就太难了，一条左腿，一只右手，扶登着两个桌腿，身形往起一纵，就挪两个桌腿，起先很慢，后来越纵越快，也看不见落了，就看见下面一个仰脚桌子，上头有一个人横着滴溜溜旋转。忽然间纵起来很高，用双手拿着桌子腿，又用脚一踢那两条腿，桌子仍然翻过来，把桌子放下，跟着把身形一翻仍然站在上面。金斗一看，这个软功夫练的太好了。又见毛德把那个长凳拿出来，原来所施展的是“金蛇绕梁。”别看那么小小一条板凳，人要在上面由上穿下，由下穿上，把一个人变成一条长虫相仿。这一手练完了之后就是踩绳。净说在绳上走，那可算不了什么，讲究在上面蹿蹦跳跃，折跟头拿大顶，全都练玄了。脚尖点地，纵上了罩棚，就在罩棚的边上，用两个胳膊肘，里外掉着，往前走，说玄了真正是其快如飞。各种技术全都练完了之后，这才说道：“这是软功夫中的大功夫，其余小技，那就不足一看了。你接着还看什么？”金斗说道：“软功夫练完之后，无论是拳脚是军刃，你就接着练吧。”毛德点点头，拉开架式打了一趟拳。然后练一趟刀，再练一趟拳，再练一趟枪，就是这样夹杂着一趟军刃，一回拳。毛德居然把十八般兵刃，全都练完了。虽

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绝艺，孩儿那个功夫还算真不错，这个全都不说，孩儿这个功夫太好了，由打练软功夫起，几个时辰不停不歇，把九年所练的功夫。全都施展出来，这可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倘若不是平素把功夫下在那里，要了命他也练不下来。金斗看着纳闷，心说这个孩儿，十五岁有这么好的功夫，将来到了我这个年纪，可就比我强的太多了。想到这里，心里非常喜欢，又向宋成、宋义二人说道："你们二人尚且一样没练过，由打今天起在我这里学，你们三个人可是一同来的，岁数就属毛德大，他算是你们二人的大师哥，宋成行二，宋义行三，以后我再收了徒弟，不怕也比毛德的岁数还大，他也得算是毛德的师弟。这个武术门户，除了同来之人以年纪定大小，以后就以门户为大了。谁先进门，谁就是大师兄，后来的师兄弟，不论多大年纪也是师弟。这个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三个人一齐说道："听明白了！"金斗说道："今天就是好日子，回头叫他们预备香案，就让你们拜祖师。"

这个话本来不算费事，也就是预备供品，请来香蜡，祖师是常年供奉的。全都摆好了，金斗亲自点香，头一股香烧上，自己跪倒行礼参拜祖师，拜完了之后，头一个可就是毛德，宋成、宋义挨着。拜完祖师之后，金斗自己吩咐，叫徒弟给自己磕头，然后叫师弟拜见师兄，大礼完毕，当然预备一顿喜面，吃喝完毕，天也就晚了。次日天明起来，金斗带着三个孩儿够奔后面场子，叫道："毛德你的功夫，全都练完了，拜我为师，老师有什么能为你们还不知道呢？现在我给你们练两回先看看，然后我再开始教给你们练功夫。"金斗把话说完了，在场子当中先练了一回拳。宋成、宋义可看不出

来，毛德可懂得，一看这位教师，比自己从前白老师的能为可高的多，别看只练了一回拳，那个功夫高矮都能看的出来。毛德有几年的功夫，总算是行家，常言说的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毛德心里非常喜欢，因为自己练到半路途中，把白老师死了，想不到又遇见这位教师，比以前那位还高。金斗把拳练完了，又练了两回军刃，回头向毛德问道："你看着怎么样，能够跟我练吗？"毛德笑了，叫道："师傅，何止於能够跟你练，只要一辈子练到你这个身分，那就算足以了。"金斗听了点点头，先叫宋成、宋义："你们二人不是全都没练功夫吗？我教给你们练。现在我告诉你们一手功夫，这个玩就叫蹲椿。"小孩儿本来能爱喜武术，金斗传给功夫之后，半点偷闲的地方没有。传完了这二人之后，又把毛德叫过来了："你所长练的功夫未免偏重于夜行术，可也并不是没用，皆因在你这个年纪，对于平地上功夫的能为，务必要札住根基才成呢。比如说你这个年岁要是耽误过去，恐怕再练可不容易了。你所练的那个功夫，全都是好功夫，不可把他废弃，不过那个功夫之中，有不合适的地方，现在我也不必传给你新功夫，就把你的旧功夫给你整理出来就是了。你先把你最得意的功夫，练一回给我看看。"毛德并未拿军刃，先练了一回拳脚。金斗把他所练不合适的地方，略为一指点。赶情这个功夫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其实十分八九，都差不了许多，不过所差一层及至有人一说，立刻这个窗纸就通透了。毛德心里当然很喜欢。要说这个孩儿本来就伶俐，又搭着对于学武术用心，金斗指示到什么地方，孩儿都能够领略到了。就是金斗有指不到的地方，毛德自己还要问到了呢。金斗对于这个孩儿，就算是一百二十分的赞成。对于教功夫，也不分时

候，也搭着金斗整天在家里无事，遂问遂答，什么时候都许教，什么时候都能练，这也不怨金斗偏心，因为宋成和宋义，他们二人岁数也小，又是新练，那不过就是实打实的练功夫就完了。对于东说说西道道，当然就不成了，人家毛德已经有九年的功夫了，谈什么也懂得，说什么也可以明白了。所以金斗盼徒弟成名，恨不能立时就教出来，故此教的非常勤。这一来不要紧，毛病出来了，宋成、宋义这两个人不愿意了，一看老师这个样对待，分明是不一样，不用问当然是看我们不好了。这个样儿长了，也是不成，人家毛德能够把功夫练出来，我们绝以练不出来。这弟兄二人心里有了心思，跟老师告了一天假，回到家中，见着父亲坠地金刚宋家贵，就把教师的意思一说。宋家贵这个小子，本来就一是个浑小子，但是细心一点儿，两个孩儿长了这么大，还能够一手功夫不练吗，就皆因他的心太粗，别看自己有功夫就是教不了，现在一听两个孩子说这个话，未免心里有气。心说金斗你这就不对，徒弟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就别收，既然收了，就应当一样传艺才对了，不应该有偏有向，这不是他有这个情形吗，功夫咱们不练了。当时带着两个孩儿找水耗子王又福来了。进门叫了一声："王大哥，你跟这个姓金的金斗有交情没有？"王又福听了这个话一怔，叫声："贤弟你这个话由打哪里说起呢？莫非其中有什么事吗？"宋家贵瞪着两只大眼说道："不错，正是有点儿事。你的两个侄儿不是荐到金斗那里去练艺吗？"遂就把两个孩儿所说之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王又福一听这个事自己也不能见真，论倒金斗倒是跟自己有交情，究竟他对于徒弟怎么个心气，这个事咱们可不知道。寻常人倒是常有这个脾气，一样的徒弟两样的待承，这个话可也不能净怨

老师，这个与徒弟也很有关系，心眼巧不巧笨不笨倒不算什么，最可恨就是不用功夫，这样徒弟要说师傅不喜欢，倒是情有可原，不能就因为这个，只听两个小孩子的话，就打这里就不练了。功夫练不练倒是小事，岂不因此得罪了人吗？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宋贤弟，这个话你也别全信小孩子们的话。常言说的好：'有耳不听一面词'，无论有这事无这事，总要实地调查一下子才对。这不是你来了吗？事我算知道了，你回到家中，照样打发孩子练去，我也别跟着就去，去的太紧了，未免也叫他多心。过个一半天我前去找金斗，问问他这三个徒弟，功夫都练的怎么样，我听听他有什么话。如果说两个孩儿不听说，或者是不肯用功，由打他的嘴里说出来，咱们再不练了，不是省着得罪人吗？"宋家贵叫声："大哥，你说的也对，我回去了。"说罢站起身形告辞。

过了三天，王又福到金斗家中，金斗把他接进去，叫家人献上茶来，彼此吃茶闲谈。话赶话，可就说到教徒弟这里了，王又福问道："我给你荐的这三个徒弟，他们练的都怎么样了？大概得贤弟这样明师绝错不了。"金斗说道："这个话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呢，叫大哥你多费心，小弟先谢谢。不过我还有一点事，现在我正纳闷你跟宋成、宋义的父亲有交情没有？"王又福一听这个话倒好，宋家贵见了也是这么问，到现在他又这么问，这个事实在怨我，在未荐徒弟之先给他们引见此见就对了。这才说道："多少年的老朋友，兄弟你问这个有什么意思？"金斗说道："倒也没有什么事，就因为宋成、宋义这两个孩子，练着练着，忽然间不耐烦起来，天天非常不高兴，由打头两天跟我告一天假，要到家里看看去，真要是按着练武术的规矩，就不应当告假，我因为他们岁数很

小，一个不准他，心里一别扭，再病了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我才答应了叫他们去。又谁知走了三天，并不见音信，究竟这个孩子家去没家去，或者有了什么缘故，我是一点儿不知道。再过两天没信，我还要找大哥你设法子问问去呢。可巧今天你来了，两个孩儿回家没回家，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回到家中，有别的事练不了啦，求大哥你到他的家中调查调查，不怕他们不练了，那倒不要紧，可给我一个信，我也好放心啊。”王又福听这个话，满都不对了，当着宋家贵的时候，本来属咐他叫他跟着把宋成、宋义打发回来。这一说不问可知，当然他回到家中没让孩子来，小子心里这个气就大了，心说宋家贵你这就不对了，不怕你不叫你的孩子来了，当时你可告诉我呀，我紧跟着到这里给金斗送个信就完了。当时我所说的话，你也全都答应了，你来个说了没办，这真是岂有此理。这个话也不怨宋家贵，那么怨谁呢？可就是得怨二人没把话说明白。掳宋家贵说罢已经表示不赞成，练功夫找老师有的是人，练就练，不练就不练，那都算不了什么，得罪人不得罪人，我是一概全都不懂，得罪就得罪，不得罪就不得罪，那有什么关系，自己的意思由打一进门就说明白了。至于王又福所说之话，宋家贵满都没听，要说没听见那个话当然不成了，不过他认为王又福所说之话，不一定非那么办，就是这样马马虎虎就走了，到了家中见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就提王又福这个人说话就不对，我跟他一说这个话，似乎，他还替金斗争理，看那个意思，他对于这个金斗非常害怕，你怕他，我可不怕他，这小子生平惟一的嗜好就是贪酒，喝完了酒就发酒疯，到家中把王又福骂了个泰山不卸土，孩儿也不打发去了。王又福是一点信也不知道，此时听金斗一说，未

免心里非常不满意，心说这幸亏我进门没说这回事，这要是见着金斗，就把那天跟宋家贵说的话一进门就跟金斗说一遍，这岂不叫人家金斗笑话我这个人说话不地道吗？当时王又福说把这个话压在心里，并没往外说，只可假装不知道："哦，竟有这等事？这个话他们也没跟我说。这可真正不对。这两个孩子练功夫听话不听话？"金斗一听明白这个话，王又福这是打算问问我待他二人好不好。金斗说道："大哥，这个话要是凭我自己说，你有个信与不信。现在还有一个毛德呢，你也可以详细的问问他，再说我家中的上下家人，也是个见证。就拿他们三个人说，由打来到我的家中，无论是传功夫，以至于干什么工作，不用说打骂没有，就连跟他们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王又福点点头："既然如此，我马上到他们家里看看就是了。"金斗说道："大哥你何必那么忙呢，弟兄轻易见不着，咱们在一块喝几盅酒，你再走还不成吗？"王又福憋了一肚气，现在恨不能见着宋家贵，要问问他为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说出话来不算。故此说道："兄弟，我今天到他们家中看看，怎么个意思，明天我就给兄弟你来送信，到那时咱们再喝还晚吗？"金斗说道："好吧，既然如此，小弟我就不留你了，到宋宅看看也好，究竟什么情形也好放心。"王又福出离金宅，经直就找宋家贵来了。叫开大门，宋家贵见面并不像以前那样亲热，王又福心里就很不满意。到了屋中落坐，王又福说道："兄弟你这就不对，孩儿练功夫事小，咱们的交情要紧。那天你到我的家中，提说两个孩儿不愿意练了，我不是说叫兄弟你回到家中先打发两个孩儿去，过一半天我到他的家中有什么话再说。兄弟你当时不是答应了吗？怎么回到家中孩儿也没打发去，信也不给送？过了三天我到了金斗家

中，叫人家把我说了一怔，兄弟这段事可不算什么，岂不叫人家说哥哥我交朋友没有身分吗？"宋家贵想了想当天所说之话，到现在被王又福详细一解释，自己倒是也觉着不合适，又搭着这个宋家贵为人拙嘴笨腮，平平常常的他都说不圆全，如果叫他跟人争个理由，要了命他也办不到，俗语常说："羞恼变怒，今天宋家贵可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听王又福之话，似乎无话可答，这才把眼一瞪："什么叫端身分？什么叫不端身分？你交朋友，就不应当有偏有向？他不正经教给我儿子的功夫，你不说他的不对，反倒怪了我一顿不是，你是怕他，所以总怕得罪他，我宋家贵谁也不怕，爱得罪谁就得罪谁，照着这种人得罪多少都不要紧。"王又福气得面皮改色，叫道："宋家贵你这个话说的太没有道理了。你是我的朋友，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他打算找两个徒弟，你的儿子，打算找个老师学点能耐，我由打从中给你们介绍介绍，怎么我就会有偏有向了呢？徒弟练功夫，说老师不正经教，谁也不愿意叫自己徒弟无能，实在练不到，那就算没有法子了。再说只听孩子的话，又没见着金斗，我也没说非叫你们练去不可，我不是说但得能练就练，如果不成等我见着金斗再把孩儿领回来也不算迟，怎么我就有偏有向了呢？"宋家贵说也说不出来，急的脑筋一蹦多高："啊，你就是偏向了，我就看你偏向了！不但是偏向，就连你也算上，交不交的全都不要紧！"王又福一听，不由得冷笑一阵，叫声："宋家贵，你我可是恁良心说话，姓王的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居然你就说出这个话来，你要不提我可不能说，你还别叫你们不含乎，你宋家贵没有姓王的朋友不吃劲，姓王的去你这样十个八个也不吃劲，咱们这叫交朋友，并不是谁巴结谁。告诉你姓宋的，借胳膊借不到你

这里来。”宋家贵到这时候已经就是怒火万丈了。叫声：“姓王的，你少在我这里扬气，趁早给我滚出去，慢走一步，金刚太爷敲折你的狗腿。”王又福一听小子骂街可真急了，叫道：“宋家贵你说什么？满嘴里喷粪，怒恼了你家大太爷，马上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宋家贵说道：“我看不透你，真不含乎，小子你出来！”宋家贵把话说完了，往外一蹿，够奔院中去了。请想王又福，还能够忍的住吗？也随答应一声，来到了当院。二人赤手空拳，全都没拿军刃，就在院中当场动手。要说这二人的能力差不了多少，可是宋家贵没有王又福的能耐大，因为他的外号叫作水耗子，在旱地能为跟宋家贵差不了多少，真要是到了水里，坠地金刚他也不成，旱地的功夫，到是差不了多少。

凡是世界上的事，如果该着不出事，无论多大的事，他也能够由大化小，假如说该着出事，看着很不算回事，就连当事人也很不注意，又谁知这个事要是该着起来，处处盯遇的都是火上浇油，由小而大，由大而糟，今天王又福跟宋家贵这个事，就是越来越糟。这二人动手，本来能为差不多，一时之间谁也赢不了谁。哪知道宋家贵这两个孩子，宋成、宋义，一看爹爹跟人家打起来了，自己过去帮拳，当然没有那么大能为，弟兄二人一计议咱们可不能看着，倘若爹爹不是人家敌手，岂不要吃亏了吗？离着宋宅不远，有一个叫钱龙谢玉的，这小子也好喝酒，就是由打喝酒上跟宋家贵交朋友，就算是莫逆吧。这两个孩儿可就想起这小子来了，莫若请谢二叔去吧，咱们父亲说的人家谢二叔的那个能耐，只有在咱们父亲以上的，如果把他请来，总可以帮助父亲战胜这个王又福。小哥儿俩把主意拿妥了，一溜烟跑到了谢宅，到了大

门首拍门，叫声："谢二叔在家里吗？"里面有人问谁，宋成、宋义答言，门分左右，钱龙谢玉亲自开门出来，一看两个小孩惊惶失色，不由得吓了一跳，遂问道："你们二人有什么事？这样惊惶？"两个孩儿把这个来意一说，小子谢玉哈哈一笑："今天这回事，可实在赶的太巧了，我有几位朋友，定规的是今天磕头，现在香也烧完了，酒席也吃完了，就是你们二人不来，回头我还要带着你这几位叔叔，看你父亲去呢。你们二人先进来，我叫着他们大家，咱们一同走就是了。"宋成、宋义二人跟随谢玉来到里面，谢玉乱引见一回，这是三叔五叔二叔四叔，也未说名说姓，引见完了，把二人的来意一说，大家说道："事不宜迟，咱们大家赶快走。"一个个把衣服整理整理，不亚如一窝蜂相仿，一直扑奔宋宅。本来相隔不远，转瞬之间已然来到了里面，一看果然打得正在难解难分，头一个就是谢玉，把长大衣服一脱，小辫一盘："好胆大小辈，竟敢来到这里跟我宋大哥动手，今天我不叫你知道厉害，你也不知道我们弟兄是干什么的。"说着往前一纵擦拳过招，可就加入战争。还有四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一齐动手。这个时候说不说就是六个人打一个，慢说王又福的能为，不比宋家贵高，就是高，到现在也难以敌挡。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王又福又是满心里是气，这个仗当然就算是打不了。王又福打算不打了，往圈外一纵，逃走很不费事。自己一想不成，说不说我王又福在江湖之中，算是个人物，倘若今天因为三拳不抵四手，落败一走，一世的英名可就算完了，以后有何颜面见江湖的英雄？事到临头须放胆，不是赶上了吗，那就说不上其他，莫若跟他等一死相拼，就是他们大家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个朋友，也不能饶

过他们。他把主意打好了，不走了，跟众人就算乱战一气，又打了没有七八个照面，被人打倒。宋家贵走上前来，打算手起掌落把王又福打死。谢玉拦阻说道："宋大哥不可，这个小子在咱们这里，若是平常之辈，咱们今天要是把他打死，到显着咱们怕他了。倒不如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给他家中送信，有什么主意，叫他们想去。"宋家贵还有点气忿不出，众人过去七手八脚，把个王又福四马倒攒蹄捆好。大家计议，怎么给他家送信，宋家贵说道："这个送信人少了可不成，现在把他锁在屋中，要去咱们大家都去。倘若当时说翻了，动手打架咱们或者不至于死吃亏。"大家说道："这个主意不错。"当时把王又福放在一间空房里面，小子们由宋家贵带领，各自带着趁手的军刃，够奔王又福家中。到了门口一叫门，家人出来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本来是打群架的样儿，谁都看的出来。这幸亏人家的家人，如果是平常之家，看见这个情形，就可以吓的说不出话来，王又福的家人可不在乎。这就是主子横奴才暴，主子安良，家人和善。王宅这个家人一看，上下打量打量统共六位。有一位认识的，就是宋家贵。家人一看有他在里头可不能不打个招呼："啊！那位不是宋大爷吗？但不知你有什么事？我们家主爷没在家。"宋家贵听了这个话，哈哈一阵狂笑："你家主人没在家我知道，现在捆绑在我的家中。好汉子不做暗事，把王又福捆绑起来，特此给你们送信，有法只管想去。""哎哟！"家人听了这个话也是吓了一跳，遂说道："宋大爷你当然不说诳话了，既然前来送信，可见得是英雄所为。可有一样儿，你在此稍为候一候行吗？"宋家贵说着话扬眉吐气："慢说候一候，有人管太爷们饭，在这里住都不算什么。你叫我候多大功夫吧？"家人说道："有

个人跟你说句话，这就来。”王又福本来是个江洋大盗，坐地分赃大窝处，家里面那个绿林道，平平常常总有几位住着。家人当时把宋家贵安住了，到后面一看有张英、路信、赵龙、赵虎、赵豹五个人，全都住在这里。家人赶紧向众人说道：“各位寨主爷，可了不的了！我们家主爷不知因何被宋家贵拿获的，现在他又带人找到门首。听那个意思，打算杀死我们全家，打算鸡犬不留！”这几个人一听，赶紧问道：“王大爷到那里去，你们可曾知道？”家人说道：“他老人家出去的时候，原说是到金斗。中间不知怎么，就被宋家贵拿获。”路信说道：“被宋家贵拿获也就是一说，不是无人看去吗？恐怕从中另有别情。我们一方面出去问这个宋家贵，你们赶紧打发人到金斗那里去问，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家人听这个话倒是有理，自己前去寻找暂且不提。

单说张英，路信以及赵氏弟兄，五个人各自手擎军刃，来到大门外。头一个路信答言：“尔等找谁？报通你们的名姓！不用耀武扬威，扬眉吐气，打算拼命的话，看见了没有，这一堆都可以算一个！”宋家贵手擎金背砍山刀，脚尖点地向前一纵，连连说道：“小子，你不认识你家太爷？告诉你姓宋，双名宋家贵，别号人称坠地金刚！”路信将要答言，宋家贵用手中刀一指：“小子你叫什么名字，赶紧通报出来。你家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路信报完了名姓，这才问：“姓宋的，你说怎么着王又福王大爷被尔等拿住了？如果没拿住还倒罢了，倘若是真的，你等趁早释放。王大爷有好生之德，或者不至于怪罪你等，如果说祸到临头尚且不知，我看你等小命难保！”宋家贵本来是个混小子，他如何肯听这个话，遂说道：“姓路的，实话告诉你吧，现在王又福尚在我的家中。尔等只要有

能为，胜的了我手中刀，人随便你救，姓宋的必然躲开你；如果说不是我的敌手，你就丁着点儿吧，我还要把你们全都杀死呢！”路信一听好历害，准知道这个小子跟他说好话是白搭。俗话说的好：“遇见文王讲道理，每逢桀纣动干戈。”这个话一点不错，比如说要是和气人，他不轮怎样有气，怎么过不去，只要有人出来，他也必然得说一条理由，别人还可以从中解释解释，这个事就许从此完了。假如浑横不说理，无论是谁出来，不是这个架也得打吗？今天这个宋家贵就是这个意思，任什么也不说就知道横，就仿佛他的这一口刀，打遍天下无敌手，路信任什么也没说出来，回手由打身背后亮出刀来，叫声：“姓宋的，用不着这么横，有能耐我跟你大战三百合。”说着话赶过来，照定宋家贵举刀就砍，这小子也不含乎，跨步闪身躲过了刀，用自己的刀接架相还。这个路信，有个外号，人称闪电手，那个刀招太快了，跟人动上手，但见光华一片，居然连人都看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宋家贵的能为可不错，不过跟路信比不成，动手十几个照面，宋家贵已经就看出不成来了，他所带领的这几个盟兄弟，一看不好，这才各自摆军刃，一齐动手，这边的张英以及赵氏弟兄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个个赶过来，也各自亮军刃抵敌，两方面就算杀得难解难分，不可开交。就在这么个功夫来了一个人，远远的报道名姓：“尔等住手，现有金斗金玉官在此。”大家闻听只可各自撤军刃，往圈外一跳，这里路信连连说道：“众位，先别打了，这不是金老侠客到了吗？咱们先问明白了，回头再 打不迟。”金斗一看认识，说话的那人是王又福的好友路信，在绿林江湖之中，这算是很数的着的人物。自己尚未及答言，路信道：“金老侠客，掳王宅管家说的，王又福已经到

你的府上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你那里走的，掳他等自说已经被宋家贵等众从拿获，这个话不知道是真是假。”金斗笑了笑未曾答言，只是问道：“那位姓宋？”宋家贵听说金斗来了，想起他有偏有向不好好传他儿子功夫，早就怒满胸膛，不过现在他的威风已经杀下不少去了，方才跟路信一动手居然自己不是人家敌手，自己未免心里害怕。这个路信并不是什么出色的人物，我尚且不是他的敌手，这个金斗据说很历害，这我要跟他打在一块儿，那不连一个照面他打不了吗？小子心里正犹疑，故此没跟金斗说话，忽然人家问到自己这里了，这可不能不答言了：“啊，你问姓宋的就是我，你就是那金玉宫吗？你为人不正，教徒弟有偏有向，我这正要找你呢，恰巧你就来了。今天我倒要看你有什么能耐。”金斗说道：“谈别的都不现成，惟独动手不难。别忙，我有几句话问你：这个王又福王大爷是被你拿在了吗？掳我想你这是八月十五的兔子净往脸上贴金。王大爷那是何等高的武术，慢说是你一个，就是三个五个，你也是白给。如果你真有这个能耐把王大爷拿住，今天不用动手了，我就甘败下风。恐怕你说的这是谎言吧。”宋家贵叫道：“金斗，你的眼光也太小了，怎么看我不是王又福的敌手，你不信行吗？现在人还在我家中捆着呢。”金斗说道：“呸！你那叫不要脸满嘴拣好听的话说。现在我跟你前去，如果你把王大爷捆出来，我就磕头拜你为英雄好汉！”宋家贵说道：“你就跟我走吧。”金斗说道：“就这么走可不成，我得问好了你，倘若你说假话到那时怎么办呢？”宋家贵说道：“那当然一反一正了，捆不出王又福来我给你磕头就完了。”金斗说道：“就是这么办吧。你所带的人，以及王宅这几位，咱们是一位不少，全都到你家中观看，他们大

家就作为证人就是了。”两方面全都说好了，大家这个仗也不打了，一同够奔宋宅而来。

到了家中，找家人要钥匙，开了空屋子的锁，再找王又福，连人影都没有。这一来不要紧，把个宋家贵可给吓着了，赶紧把家人叫来了问：“方才有什么人来没有？”家人说道：“由打你走后，就没开大门，哪里有人到这里来呢？又问家人出去了没有。家人也没离院子，你说门窗也没动，锁也没坏，王又福他怎么走的呢？莫非说他还会奇门遁甲不成吗？大概的武术家，其实可不会奇门遁甲。不过那个飞檐走壁，快如闪电，也跟奇门遁甲差不了多少。说话的功夫，外面金斗说道：“怎么样了？一个被获的人已经捆绑起来，为什么这么大半天尚且并不出来？这分明是你小子胡说八道，故意毁坏王又福的名誉，小子赶紧出来磕头，实话实说还则罢了，不然恼一恼怒一怒将尔等完全杀死！”宋家贵正在着急，金斗又在外面一催，这就算火上浇油，当时别的话就算没的可说，只可说道：“金斗！不问可知这一定你把人盗着去了，故意前来，今天你把王又福献出来还则罢了，不然叫你插翅难逃！”金斗微然一笑，回手撤出来护身宝剑，叫道：“小子们，无故说瞎话，把你家太爷哄到这里，到现在又说什么我把人盗走了，也真难为你张口这个臭嘴。来来来，待你太爷将尔等结果性命就完了！”平常日子这小子们也知道金斗不是好惹的，可有一样儿究竟怎么个厉害法，武术怎么高强，这些个小子全都没看见过。到现在他们心里就想这个，不管你怎么高，不是恁手中兵刃分胜负吗？能够跟你打便打，不能打的话不有两条腿会逃走吗？所以小子把胆子放开了，一个个亮军刃，往上一闯。张英路信以及赵氏弟兄，一看宋家贵等仍然要群打群

殴，众人绝不能袖手旁观，将然要亮军刃往上迎。金斗一摆手道："你们大家先别动手，等我输招的时候，再求各位英雄助我一臂之力。"众人一听：什么叫字号，这才真正叫字号呢。别看你们人多势众，各自擎着军刃，人家单独一个人，要力敌他们六个。宋家贵一看金斗这个卖拍的意思，未免心里喜欢，心说小子别的我全都不盼，就盼你小子卖撇歇。别怪这些个小子们听了之后，全都高兴了，心说金斗这是自取栽跟头，就是你的武术高，谈到了你个人能够战胜我们六位的能耐，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信。倒不如大家试试。

宋家贵头一个过来，跟金斗动手可不是我说书的给金斗捧场，以前说过这小子的能为，不过就是不大正经。请想这个宋家贵，哪里成的了？不过两三招，小子就不成了。谢玉等将然要过来，快来到金爷的近前，这时候金斗盖顶一剑劈来，宋家贵向旁边一闪。他哪里知道，金爷这一剑是虚招，看他往那边一躲，就借这个机会，金爷的宝剑一翻腕子，又分心刺来。可惜宋家贵，可就都躲不开了，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宝剑扎进去约有三寸长短。宋家贵不含乎，一句话也没说，身形一栽不含乎，躺下就不起来了。谢玉等吃惊非小，他们这几个人的能为，自己全都知道自己是鸡的翅膀，也飞不出去多高。可是交朋友一场，眼看宋家贵丧命，任凭金爷怎么厉害，当然也得打打，不然失却了朋友意气，岂不叫天下绿林英雄笑话吗？这才由谢玉带领几个小子们一拥齐上。打了几个照面，仍然不是金爷的敌手，一个个全都跑了。他们还以为腿快呢，其实金爷已然把宋家贵杀死，这场闹的就算不含乎，不愿意再多杀人了，所以小子们才能够走的了。假如说金爷不打算叫他们走，这个话说的并不玄，一个也走不

了。

人也杀完了，助拳的也跑了，叫着众人："咱们也别尽着在这里了。"这才大家要走，路信心里不明白，叫声："金老侠客，王大爷倒是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金爷说道："你先别着急，一会儿就见着了。"就着来到金家寨。到了自己家中，果然这位王又福自己在厅房坐着呢。这个书写在这里，读者诸君人人也知道王又福是金爷救出来的，不过他救人这个时间，得说一说在什么时候。就是路信在王宅门首动手的时候，不是家人到金宅找来了吗，把这个意思一说，金爷说道："你头里走，回头我看看去就是了："家人走后，金爷可没够奔王宅，一直找到宋家。各处一看，果然王又福被绑在空屋之中，金爷由打后窗户到了屋中，先用宝剑划开了绑绳，好在身上未曾受伤，捆的时间也不大，身上并不麻木，并不用人背着，自己施展夜行功夫，一点也不碍事。割下的绑绳全都收拾起来，二人这才仍然顺着窗户逃走。王又福把决裂的经过，以及寡众不敌，因为自己名誉在那里了，宁可是死了，也不能栽这个跟头，故而才被获遭擒。现在他们到我的家中送信去了。这是金斗出的主意，叫王又福藏在自己家中，头样看看这些朋友怎么个意思，再者借此要给王又福挽回威名。现在大家见面之后，彼此全都瞒怨王又福，说你这个事作的可错了。寡众不敌，不会回来预备好了再找他去吗？怎么也不应当，就是这样被获。到现在已然把宋家贵杀死，这个仇已经就算结下了。宋宅如何发丧不在话下。

单说这位金斗，事情办完之后，坐定了一想：不好，宋家贵他还有两个儿子，现在固然没有多大的能为了，倘若将来访高师明友，把功夫练出来，他必然要报杀父之仇，到那

时可麻烦了。这个我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倒不如夜晚前去把他那两个儿子完全杀死，从此以后也就不用防备有人报仇了。主意打定，夜间前往。到了宋宅一看院中漆黑暗无灯光，各屋中也是这样黑法，到了正房一看，迎门停着一口棺木，不问可知，一定就是宋家贵的死尸了，就是未见有人。金斗一想：这当然是算出我来斩草除根了，不然绝不能没人，这一定躲到别处去了，大概次日天明就许回来，这个我白昼前来也一样可以将你等杀死。想到这里打算转身登房回家。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在东房似乎有人说话，声音很小，听不出来说的什么。金斗一听：哎哟，这么说人没走，幸亏我听见这么一点儿，不然岂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吗？这才蹑足潜踪提气前行，来到窗台下侧耳细听，果然不错，屋里不但有人，并且还是两个人低言悄语说话。金斗把窗纸湿透一个小孔，把耳朵放上，这才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这个人说："你要不叫我泄漏也成，除非是跟着我一辈子。"又一个说道："我情愿跟你一辈子。"这个话说到这里，又沉了半天没有人言语，可是哭的声音比从前更大了。到现在金斗就算完全听明白了，别看没看见，也如同看见一样：屋里的人，是一个男子，还有一个女子。金斗心里不由得纳闷：既然他们住在宋宅之中，对于宋宅的隐避之处，他们必然知晓。我听他们把话说完了，回头我再问他。金斗侧耳细听，就听这个男子说道："你想想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那女子并不发言，这时金斗正然呆呆的观看，猛然就听那男子往外问道："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何故来此窃听？"金斗答道："告诉你，我叫金斗金玉宫，不敢说是行侠作义，也算勉尽天职义务，只要是非人道的事，叫我知道了，我就不容，何况你二人的秘密已经被我听见了，究

竟你们是怎么回事，赶紧实话实说。”这个地方就算是人的名树的影，金斗一报名，这位少英雄一听，连那女子一同出来，心说：“哦，这是有名的人物，这个话还不能瞒着他。可有一样儿，他的名头不含乎，我也比你不弱。这才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金老侠客。小可我姓云双名燕子，别号人称翻天九转。”金斗一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少年英俊，在外面闯荡的名姓，有风流义士之称。可是倒时常有采花的行为，可有一节，并不是作案。还有一样特别行为：对於妇女都是一样，如果没有劣迹，他可不办；看见了美妇之后，必须暗含调查他的行为，如果是贞节烈妇，自己不但不能想别的，倘遇有不良之人，打算坏他的贞操，云燕子必然暗中保护，所以才有风流义士之称。”金斗说道：“原来阁下就是风流义士，为什么在此鬼鬼祟祟？”一句话把个云燕子说的“噗哧”一笑，那个女子臊得满面通红。云燕子说道：“金老侠客，你既然把话听去，我不防再告诉告诉你。这里说话不方便，请到屋里去吧。”说到这里三个人一同入室，云燕子取出火种，高石取火，把桌案上的灯光燃着。金斗借着灯光细看了看这个女子，真不亚如天仙下界一般。云燕子不枉人称风流义士。想到这里乐嘻嘻的说道：“究竟这人因为什么在这里呢，云燕子请你说给我听听。”云燕子点头，接着就把这女子的历史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世界上的事可算无奇不有，书中暗表：这个女子姓季名秋娘。季秋娘是什么地方的人，以及他的生身母是谁，那就不得而知了。直隶河间府北门外七十里有一个白鹤观，庙里当家的老道姓季，名叫季子兴。他是早晨赶集，半路途上看见一个小孩儿，胳膊腿都捆着。小孩子哭，就是动不了。季

老道一看莫明其妙，走到近前把绳子解开。小孩虽不会走路，已然能够站着了。看那个意思不足周岁也差不多。老道看了看这个小孩太好了，为什么放到这里呢。等了会子并没人来找，老道把他抱回了庙中。没有奶吃，该着不死怎么也活的了，转眼过了二年。小孩子会走了，非常聪明，说话叫人喜欢，长的如同粉装玉琢的一般，谁看见也得说是女孩儿。有几次有人跟老道要这个小孩儿，老道说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大命的，贫寒之家，把这个孩子抱去，就把他糟塌了。谁要打算要也成，得给我五百银子，一来我也得沾这个小孩儿的光；再者说拿起这些个银子的主儿，也就不含乎了。季老道这个话也就是一说，本来自己爱这个小孩儿，准知道也没有人花这许多钱来买这个孩子。这个话说过去之后，又过了二年多，这个小孩六岁了，比较以前还机灵好看。老道给他起了名字叫秋娘，就姓季老道的姓。忽然间这天庙里来了个烧香的公子爷，姓宋，家里称得起挂千顷之牌的富户，自己当家主事。饱暖生淫心，除了贪淫好色，家里养着不少娇妾。今天来到白鹤观，一眼看见秋娘了，向老道问道："这是谁家的小姑娘，为什么在庙里呆着呢？"老道闻听一笑，叫声："大爷，这个姑娘，他爹娘养不了，由打一生日送到我这里来的。"宋爷一听，怎么着，老道庙里有女孩也不像话。跟着取出银两，将小孩买走。过了些年，长大成人，还会两下武术，真称起色艺双全，可就被这位风流义士知道了，亲到宋宅，暗地调查，不消七八天功夫，便调查个清清楚楚。今天云爷又到宋宅，带着秋娘越墙进院打算试验，故此把灯光熄灭。秋娘问道："你得把话说明白了，我才能答应你呢？如果说一次之后各自东西，你就杀了我也不从。"云燕子一想这个人，足可以为世界

之害，莫若我把他收起来就得了。两个人正然说话，听见外面有人一同出来，金斗报通名姓，晓得是位侠客，各叙实情。金斗问道："你看我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找的是姓宋的家眷，闹了半天你们也不知道，这不白耽误功夫吗？"说罢云燕子带秋娘走。金斗回家，对于宋家贵两个儿子总是不放心，次日又去观看：大门倒锁。到院里一看还是没人，就是棺材前头贴着一大张红纸，横写几个大字。金斗走过来，到了跟前看看下面的小字；写的是："软的欺负，硬的怕。关斗关九公你为什么有仇不敢找，对于人家姓宋的这么赶尽杀绝，敢到关家堡去找关九公，算你是条英雄，不然的话，你也就是匹夫之勇。"几句话把个金斗给气的差点没躺下。赌气回到家中。次日找王又福叙说这段事，将然到了，就听王又福说道："太巧了，你要晚来一步，我们就要到你府上去了。现有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洪远太在此。"金斗说道："很好，咱们里面谈吧。"金斗到了里面，彼此见完了礼就把宋宅所见之事说了一遍。那知道这个机会正遇上洪林也恨老剑客入骨，跟金斗受一样的病，单人独自不敢找人家去，现在跟金斗合在一处，这才商量到关家堡找关九公报仇雪恨。洪林说道："咱们要找他就是由打家中把他叫出来，跟他当场动手。咱们跟他单打独斗，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你我二人双战，不用看他是成名的剑客，打算赢他不费吹灰之力。"金斗这个小子生来就是好气，他知道宋家贵棺材上所贴字条，绝不是宋成宋义办的，因为那是两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事，不问可知，在河南地面还有人知道。如果说这一次，若不去找关斗，在家里就不用住了，这才跟洪林两个人一同前往。那知道一连去了三次都说没在家，两个小子一想，关斗这个小子必然是知

道咱们两个人都来了，就推说不在家，躲过去就算完了，这个他完，咱们不完，夜晚之间前去调查，倒看看他在家没有，要说主意出的倒是不错，怎奈暗中一调查没有关斗可也就完了，两个小子这个多想太不好了，他说关爷知道，白昼不见夜晚前来，所以隐藏起来，故此他们出主意到宅中搅闹。他们的意思，是关爷在家不敢露面。今天牛和一叫小子下来了，洪林金斗二人一个不少。问牛和是什么人，牛和说明是老人家弟子，金斗说道："咳，按说是他们户中的人，我们都不能原谅。这当中的事情是关斗所为，你是他的弟子也不知道。这个给你开一条生路，这个事你可别管，你管也管不了，趁早把你师傅找来，有话我们交代。"牛和说道："凭什么我师傅家里的事我别管？说好的他老人家没在家，打算找他老人家等回来后再来；说不好听的夜探家宅，你们走的了吗？"金斗哈哈狂笑："告诉你来则不善，善则不来，关斗出来尚且要打算打倒于他，你是他的徒弟，你想还能够中用吗？"牛和越听这小子说话越横，回手把刀亮出来，叫声："金斗，休要你这样猖狂，来来来，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金斗一笑道："叫声牛和你这就叫飞蛾投火自找其祸。"说着亮军刃，当场动手。金斗把事还真料大了，他这么想牛和，也不过借着是剑客的弟子，在平常手里，算是武术高强，大概跟我金斗走上，不准走的了十个照面的勇战。这是金斗心里的话，并未往外说。哪知道动上手一看可了不得了。手中这口八卦刀，居然跟老头子关九公差不了许多，居然动手三十几个照面，并不分胜负高低。金斗未免心里着急：哎呀，这才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想不到这么一个牛和居然就这么厉害。洪林在旁边看的明白，准知道牛和这个功夫不含乎，竟凭金斗一个人未

必能赢的了他，倒不如给他来个协力相帮。小子想到这里，遂叫声："大哥不必撤招，小弟我帮你拿他。"遂把金背鬼头刀一摆，加入战团。小子金斗得了助手，当然精神为之一振。这个地方可不是捧这位牛爷，凭自己的能为可敌不了这两个小子，不用十招八招，连三五招也敌不了。那么现在怎么就敌住了呢，其实那里是敌住了，牛爷就仗着身上的功夫，外面的阅厉，施展种种滑战之法，跟两个小子敷衍。武侠小说写的就是身分，牛爷敌一招就算不枉是剑客弟子，到如今大约打了有二十多个照面，牛爷实在不成了，简直的说堪堪就要败北了。忽然间两个小子各自撤军刃，往圈外一跳，遂说道："小辈牛和，今天叫你多活一天，咱们是晚晌见。"牛和因为力敌二人，都战得迷惑了。莫怪两个小子撤军刃逃走了，原来天色已然发晓，恐怕天明多有不便。自己把军刃收拾起来，走了三步，换了一口气，精神复元，这才来到上房，见着师母，报告拿贼的情形。关老太太知道这二人是老剑客爷的对头，遂问道："他二人的能为大半都不含乎，这里只有你自己，倘若贼人再约来帮手，到那时岂不是寡众不敌？"牛和说道："师母所说之话甚为有理，必须想法子请几位英雄前来帮忙，两个小子不难就擒。"话可虽然这么说，这个人应当到哪里请去呢？差不多的都不在家，甚远的又来不及。你说跟老头子关爷不错的主儿，还是真想不起来，到这个时候把这位牛和倒给难住了：眼睁睁金斗洪林，我一个人敌不了，今夜前来应当怎么办，如果我要走开一躲，我栽跟头不算什么，老剑客爷栽的起吗？自己越想不起办法来越着急，事由还是挺紧今天夜里就得拿贼。家人看出牛爷这个意思了，叫声："少爷，要说这个河南卫辉府，跟他老人家不错的倒是不少，十有八

九全都未在家，现在要打算请人帮忙捉贼，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看去。”牛和问道：“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老家人说道：“就是牛圈看看西域大侠马四爸他老人家在家没有，我这也是将然想起，如果早想到这里，我也就早请去了。”牛和一听：喝，人要是着了急就全都糊涂了，怎么会把这么大的西域大侠马四爸都会忘了呢。当时梳洗吃点心，稍微休息休息，够奔马爷的家中。牛圈没有第二户，姓马的就是马四爸的宅院。到了门首牛和叫了一声：“回事”，出来一个家人把门开开，看了看牛和不认识，遂问道：“你找谁？”牛和说道：“西域大侠马四爸可是住在这里？”家人说道：“不错。你贵姓？”牛和说道：“在下姓牛单字名和，关家堡的关老剑客那是我的老师”，家人一听连连拱手：“原来是少剑客。但不知找我家剑客爷有什么事？”牛爷未曾说话长叹一口气，就把老师宅中之事说了一遍，请马爷帮忙拿贼。家人说道：“他老人家出去的日子可不少了，少剑客还到别处去吗？”牛爷说道：“好容易才想起他老人家，别处还有可请的人吗？”家人一听，低头想了半天，叫声：“少剑客，我给你出个主意，可不知道对不对：你要是找俩人帮忙拿贼的话，可以到清真寺看看去，那里不断住着过路的侠剑客，如果提我家剑客爷，哪位也不好意思不来。”牛和一听这倒是办法，可有一节自己对于清真寺里一个认识人没有，就凭一提马老剑客，这个话未免不好说。沉吟了半晌，这才说道：“老管家这个法子倒是很好，不过我到了那里并不认识人。我现在求你一段事，你能够辛苦一回，跟我到趟清真寺吗？如果有你前去，把这个话一提，就说我是老剑客爷的朋友晚辈，如果那里有人，这可应了你那句话了，谁也不好意思不来。”管家一听这个话说的倒是有理，

遂说道："这个事我很可以帮忙，应该说的话不用少剑客嘱咐，我自然会说。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走。"这地方就可代表老剑客身分。善人家的奴才所作所为都是善的；恶人家的奴才，就是无不恶的，"奴随主性"，这个话一点儿也不假。马四爸交友满天下，到处慷慨，所以他的家人也有如此慷慨仁义。牛和心里非常感激他，请来与请不来那倒是另一段事，在乎个机会了，不过自己不能不感激人家。当时点头答应，眼随马宅家人够奔清真寺。到了大寺之中，众人全都认得，遂问道管家："有什么事吗？"老管家把牛和给众人一介绍，然后又把来意一说："这位牛少剑客，乃是关老剑客的弟子，现在他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因为跟我家老剑客爷彼此都是莫逆交好，老剑客爷既然没在家，这是我想起来的法子，打算到这里请几位帮助前去拿贼。这个时候可就是神行无影武金堂、花家父子；就是神枪花四爸，花纯花目雨，跟他的父亲老爷儿俩全都在这里了。可别看这三位全都在这里了。可是各有各的事。如果一块儿把两方面的事都说清楚了，究竟他们都是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就应了说书那句俗话了：一枝笔说不了两头事。好在话也不很多，只可是说完了一头儿，再说一头儿。

第一百六十七回

行侠义武金堂遭毒镖　恨淫贼紫霞姑除恶僧

现在先说这位神行无影武金堂，以前过去的事，看官自然全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表了。武爷生平有个烈性，什么烈性？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位说，武侠小说，完全说的是天职义务侠义道，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不是各个人都是这个样吗？你要是那么一说，那可就错了。侠义小说倒是讲究这个，不论哪一位侠剑客，差不多一生之中都有这么一个时期，可就是不能长久这个样儿。你细一看过去的侠剑客当然可以能够明白，闲事也照样的管，可就是有几回事过去之后，往往都是忍了。在那个忍的时候，也并不是不管闲事，找到门上来没有法子照样也管；可是对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八个字说不一样了。人要是能够一见不平，当然你得走到外面去，不出门不上路上去，有不平之事时也是不知道吗！至于说容着有事人找到家里相求，这话就麻烦了。头一样有个认识与不认识，还有这个事容找不容找，这就说的是忍在家中的英雄。到了武爷这个人不然了。他是无事忙，没事满世界找事去。他说这个小事，叫我遇上就算办了；如果遇上特别的大事，就是我办不到，我可以到各方面去请人。如果说练武术的人全都不管事，世界上的贼官恶霸土豪劣绅，他们更是行无所忌，安善的老百姓，正道的黎民那还活的了吗？因此自己南去北来，不分昼夜各处闲游，惟独对于靠山的村

庄，旷野的庙宇，最少也得调查他几天。就皆因这种地方，很能藏污纳垢，容留匪人。武爷就算是替天行道。这一天来到安徽江苏交界之处，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大道旁边积雪很深，塑风凛冽，刺人肌骨，武金堂穿着一件破棉袍，在道路上面溜达溜达往前走着。这个天的时候，堪堪太阳就要落了西山，走到一个小村之中。在村子头里，有一个水坑，里面的水完全冻成冰了，在坑边上有一个凌面，就是俗说的冰窟窿。水坑里面有个冰窟窿倒不算新鲜，最新鲜的就是由冰窟窿里拉到外边来一根大绳，并且这个大绳，还拴在树上。武爷一看这个事透着新奇：大冬天的时候，难道说还有什么可泡的东西吗？再说这个天也晚了，泡在这里的东西，难道说就不怕被人偷去了吗？自己正然思想，忽然间看见这个绳子来回摇动，行松就紧，不问可知，水里面拴的一定是活动的东西，这可拴的是什么呢？正然纳闷的光景，就听坑中水响，霎时间顺着绳子爬出一个人来。看这人也就是十五六岁。到了冰板上面，武爷才看明白了，手里提着一个绳网子，在里面有六七条鲤鱼，腰里有个油包袱。鱼扔在旁边，油包袱打开，里面取出来棉裤棉袄，另外有一条手巾，把身上擦了擦，衣服穿好，最末了穿上一双草鞋。大绳解下来，盘了盘，背在身上，手提这个鱼网子迈步就走。按说这段事很不算新鲜，可是把个武金堂的眼都看直了。事倒不算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太难了。隆冬严寒，积雪不消，这么冷的天，下水就太不易了。差不多上面都预备柴草，容着人上来，赶紧点着，人在火围的里面，擦干了身上，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小孩儿，小小年纪，怎么这样壮健的身体，这还不说，这么冷的天气为什么非要到这个坑里来捉鱼呢？武爷呆呆发怔，小孩儿已经

走出去很远，并不进这个村子，顺着往西走下去了。武爷越想越纳闷，这个时候太阳已经没下去了，看着这个天就黑下来了，武爷一想我何必站在这里纳闷呢，小孩到哪里去，我不会跟着看看去吗？这就是英雄好奇的地方。其实你管人家干什么。因为他心里不明白，就得看看。想到这里在后面跟随，走出来约有三里多地，又到了一个小村上面。小孩儿进村口往里走，这个时候就黑了。武爷在后面紧走，来到路北一个篱笆门也并不叫门，自己开开就进去了。武爷因为天色已经黑了，自己在后面跟随，前面的小孩儿倒是没看见，哪知道这个院里有一双黄犬，狗看见后面有生人，立刻就咬起来了。这个时候武爷想走，又不合适，怕人家看着自己不像正经人，莫若自己不走。小孩儿听见狗咬，回头一看：哟，原来在坑边看自己捞鱼的那个人，跟了自己来了，这才说道："你这个人跟我素不相识，为什么跟随我来到家中？"武爷闻听一笑："你不必多心，我并不是什么歹人，皆因看你在此隆冬严寒之时，下河拿鱼，不问可知当然有特别的用处，所以我跟随前来就为的是看看。"小孩儿说道："你这个话说的也不对。我由水坑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在旁边看着了吗？如果你心里不明白，那时可以向我问问，不怕打算跟我到家里来，也应当说明白了才对，不应当暗含着相随。再者说，我家里要不养着狗，你就跟到我院中，我也不知道。"武爷笑道："现在天色已经黑了，我这是打算叫你知道，不然的话，我自己单来你又如何知道呢？"小孩儿听了这个话上下看了看，然后说道："我们栅栏门关上，你怎么还能够来到了呢？"武爷说道："慢说是一个栅栏，就是钢城铁壁，他也拦不住我。"小孩儿说道："既然如此，你就更不是好人了。听你所说之话，

当然会飞檐走壁了。”武爷说道：“你这小孩儿年轻轻的说话未免不大通情理，这个人要是会飞檐走壁就不是好人吗？行侠作义替天行道之人，身上没有武功夫，不能够飞檐走壁，怎么能够济困扶危呢？”小孩听到这里噗哧一笑：“现在我算是把话问明白了，阁下一定会飞檐走壁了，这可没有别的，你得教给教给我。”武爷一听合着小孩儿是套我的话，以前既是套话，现在这个话也未必是真的，这才说道：“叫我教给你倒不难，不过这个武功夫，有多少样人，当教师的不能教，对于这一层，我得有真实把握才成呢。小孩儿连连说道：“你请进来吧，现在我还有点很要紧的事，回头办完了，咱们再细细谈谈。”武爷一听，别看人小不含乎，还要跟我谈谈呢。自己便迈步随小孩儿到了屋中。别看茅檐草舍，屋里很讲究，明一两暗的屋子，在堂屋正中，设摆长条案，八仙桌，两旁太师椅子。小孩让武爷上首落坐，遂问道：“你贵姓？”武爷并不隐瞒，跟小孩儿实话实说，小孩子也报通了名姓，姓赵名香山，遂说：“武老师傅，你要是渴的话，我就先给你烧茶；如果不大甚渴，我就先熬鱼汤了。武爷说道：“不渴，你就忙你的去吧。回头我问你两句话，只要告诉明白了，我还得赶路呢。”小孩笑子笑，虽不说话，那个意思就仿佛知道武爷说的不是真话似的，然后说道：“我失陪了，你稍为坐一会儿，我把这个鱼，送到东头里，叫我的姐姐把它熬上几成了。”武爷点头。赵香山出去功夫很大，然后又回来，笑向武爷说道：“但不知武老师有何话问我，请讲当面。”武爷说道：“也没有多大要紧的事，头一样我问问你这大冷的天气，何必非去捞鱼呢？这是一样儿我要问的；再者说，我见你下坑，上来的时候，并不带冷的样子，莫非说你有什么功夫不成吗？”赵香

山说道："你问这两样事，实话告诉你吧。我身上任什么功夫也没有，不过这个水我常下去，日子多了，冷自然冷了，不过不大甚冷，至于打鱼的原因，方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专为用鱼汤用，这里事情可多了。暂时不能跟你说。我得打听打听你身上都有多大能为，一个人可以打的过几个人，有外面教场子的老师能为大没有，你把这个话跟我说完了，我才能够告诉你呢？"武爷一听小孩的话，这里面当然有事。自己也不客气，接着说道："香山，要说我这上能耐，在江湖上面说，数一数不了。"赵香山说道："当然数二了。"武爷说道："二也数不了。"香山说："数三。"武爷摆手，"数四"，摆手，"数五"，摆手，数到七十八十还是摆手。赵香山道："你这个能耐到底数几呢？"武爷说道："也就是数三百来号。"赵香山闻听，不由得一皱眉，话可没有说出来，未免看武爷这个功夫太低了。到底是小孩儿的脑力不错，当时改口问道："武老师傅你的功夫，在世界上数三百，但不知外面教场的师傅们，都数多少？"武爷闻听一笑道："高人到处都有，不过是凤毛鳞角，太少太少了，按普通普通的数也就在四五百号上。"赵香山一听，不由得精神一振，叫声："武老师既然如此，你这个能耐，比外面教场子的，高着一二百号了。"武金堂说道："这个话不敢说，平平常常的主儿，跟我比可差点儿。"赵香山听到这里喜欢的不得了。向前走了两步，既然如此，我有事相求，先给你老人家磕头。"说着话就要跪倒行礼，武爷赶紧伸手相挽，叫声："兄弟，有事只管说话，只要我办的了，绝不能不办，就是我办不了，我还可以给你转求别人去了。"赵香山说道："既然如此，请你听听这段事。"赵香山不慌不忙，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小孩儿把话说完了，把个武金堂的肚子几乎不曾气破了，哎呀，天下竟有这等事，真正是可恼。那位说到了是什么事呢？这你可别忙，当然慢慢的把他全都说清楚了。这个赵香山的父亲，名叫赵古，以打鱼为生，跟前就是一儿一女：儿子就是这个赵香山，今年才十五岁；香山还有个姐姐，今年十八岁，名叫赵馥兰，别看是小家碧玉，穷人家的姑娘，长得千妖百媚，真不亚如天仙一般，并且生性非常聪明。识文断字，虽然说不到。可是对于描龙刺凤，无一不精，因此香山的爹娘爱如掌上明珠。忽然在去年间，馥兰的母亲，染瘟病死了。竟说他死了还不算，这一家人之中，全都得了传染之病，头一个病的就是赵古，病了二十多天，赵古好了，就是赵馥兰。还算不错，就是这个赵香山没得传染病，可是这个日月太不好过了，本来指着打鱼为生，并没有家产，又得葬送赵老太太，又搭上这爷儿俩一病，简直的就是无法过度。老头子一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瞪眼饿死，这才想了个法子，前面有个白村，村上有家财主，时常买赵古的鱼。年头很多了，彼此都很熟识。白宅当家的就是白二爷，他是一子两不绝，一个人承受两家子产业，所以那财势不用说在白村里面，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也得数他为第一富户。赵古因为没有办法，可就想起白二爷来了。大概我把家里这份困难说说，白二爷绝不能不管，或者借粮或者借银，等我打鱼卖钱再给他归还。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够奔白村，到白家门首，家人们看见了，叫声："赵古怎么这些个日子，你没送鱼呢？"赵古说道："咳，别提了，我们倒运，又死人，又生病，要打的了鱼不又好了吗？今天我要求众位给我回一声，我要见见白二爷，跟他老人家求借些个银钱粮米，将来我打鱼再奉还，求你们众

位也多多美言。”众人一听，赵古原来打算跟二爷借钱。家人是放着河水为什么不洗船呢，借与不借，没咱们的事，遂说道：“既然如此，赵古你进来，在下房先候一候。”赵古到屋中等候，家人到里面去回禀。白二爷一听，这个赵古为什么想到我这里来借钱，遂向家人问道：“你们没问这个赵古打算借多少吗？你有什么指项归还呢？”家人说道：“这倒没问他，倒不如把他叫进来，二爷亲自问他不好吗？”白二爷点了点头，家人到了下房把赵古叫到了里面，见着白二爷请安问好，然后说明来意。赵古说话的时候，白二爷似乎要笑不笑，仿佛没拿这事当什么。赵古心说也许人家是财主，平平常常拿着两个钱不算什么，容着自己把话说完，白二爷说道：“赵古，你借钱到不是不成，我这个门口外面放出去的帐多了。可有一样儿，人家借钱，利息当然要花了，全都得有抵押，或者是房契或者是地契。任什么没有，你说到时候还钱，你要不还我不也是一点办法没有吗？常言说的好，先小人后君子，这个时候说着话，虽然不算好听，比将来捣麻烦不是好吗？”赵古一听急得出了一身汗，叫声：“二爷，你说的这个话倒是不错，怎奈我家里一贫如洗，地是一亩也没有，我的产业也就是我现在住着的那几间破房，二爷要抵押的话，只可把我这个破房契给你送来。”白二爷点点头：“这倒可以，但不知你打算借多少钱呢？”赵古本来有十两八两就够了，因为人家要房契，多借也是借，少借也是一样，这个时候不多借几个钱，倘若再不够，再打算借，抵押也没有了，那可就麻烦了。自己使了使劲，说了个十五两，白二爷说道：“好吧，你先回去，我打发管家跟你前去，到那里看看房的程度怎样，如果值的话，今天晚晌咱们就写字据。”赵古只可点头。白二爷派管事

的白祥跟随赵古前来。

白祥这小子，借着主人的财势，在外面就算无恶不作，今天赵古来这借钱，小子心里就不痛快。因为什么呢，不论谁要是找算跟白宅借钱，差不多，都得由他这里走，今天赵古直接找白二爷，小子心说，这不问可知，当然是有白二爷的门子了，除非是这场事不用我，只要有用我的地方，我得设法给他添点麻烦，到那时他就知道我的厉害了。小子正然想着了，就听里面传出话来，叫他跟赵古到家中去看房屋，小子心说这就行了，不怕你小子这个房，四合套的瓦房，我要打算不让你借成了，你也是一点办法没有。这是小子心里的话，当时任什么也不说，跟着赵古就走了。出离了白宅，白祥叫道："赵古，这个事可算是走错了道了，叫我白跑一趟，你也借不成钱，我也任什么落不着，这可图什么呢？"赵古听着这个话不明白，连连说道："你说这话是怎么个意思，莫非这个钱借不成吗？"白祥说道："我们二爷是这个脾气也不管是你借钱，只要叫我跟着一看他的抵押，这就算推托的法子，合是好人是白二爷作，挨骂是我的，这个事你不应当直接找二爷，先跟我说一声，不论那里钱下来，我给你拨一笔，然后跟白二爷一提就完了，你这一找就知道不成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叫我跟你看房子去，这个话二爷全都嘱咐过，只要叫我一去，不怕你这房子是四合套大瓦房，也让我说不成。你说你这个事是办错了没有？我这一趟不是白跑吗？借成了之后，给我几个茶水钱，这一来还落什么？"赵古一听，不知不觉这个汗就下来了，本来自己家中现在就算一点办法没有，如果借不妥这笔钱，一家人瞪着眼就得饿死，听白祥说借不成，还能够不着急吗？遂说道："白大哥这可是我一步难处，无论

如何你也得想法子救我。如果说我要不是实在困难，我也不到二爷家里来。可是我卖鱼这么些个年啦，至于白宅里的事，我全都不摸头。我要知道找你这么省事，无论如何我也不去找白二爷去。到现在事情已经办错了，这可怎么好呢？我一家人的性命关系，可全都在你的身上了。你要是一设法，老少三口可就活了，不然非得饿死不可。”白祥问道：“赵大哥你家里三口都是什么人呢？”赵古说道：“我的老伴这不是新近死了吗？还有你一个侄女，一个侄子。现在我因为病体将好，也不能去打鱼，多少还得将养十天半个月，你那侄女，也是将好，一家人，全都是病体初痊，没吃没喝，这可怎么好？”白祥问道：“姑娘今年多大了？”赵古说道：“不小了，今年已经十八岁了，你那个侄子十五岁了。”白祥听罢点点头，好吧，这不是你死乞白赖的求我吗？回头我给你出个主意，道路上不便细说，有什么事到你府上合计去吧。”赵古一听白祥肯其为力，当时就把他敬如天神一般。功夫不大来到家中，老头子把小子让到上房屋中。赵香山沏茶倒水，小子并不见姑娘，你说这小子，也真有个意思，小子异想天开，他真说想起一个法子来，向着赵古问道：“你的姑娘现在病好了没有？”赵古怕叫这小子见怪，说病好了，也不招待招待人家，所以才说：“好已经比从前好了，多少还有一点病。”小子这才说道：“你把姑娘请过来，我给他诊诊脉，吃的药不过三服准好。”本来姑娘现在没有病了，就是身体强壮尚未能恢复，可是赵古已经把话说出来了，当然不能反口，只可说道：“大哥能看病，这可是该着小女出灾，我马上叫他去就是了。”赵古到了东厢房，跟姑娘把话说明，馥兰不知道白祥是什么人，还以为是专门请来看病的呢，当时随着爹爹来到了上房，白祥看见姑

娘进来，小子吓了一跳，当然姑娘病的容颜太不好看了。赵古说道："这是你白大爷，过去见见。"姑娘过去请安，然后搬了一个凳子找了一个小枕头，就在炕桌上面，叫小子摸了摸脉，摸的姑娘都不耐烦了。过了好大半天，这才说道："姑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病了，就是虚弱一点，只宜调养，不宜用药。"小子这句话算蒙对了，皆因这小子除了知道甘草黄药之外，其余的药味一概不懂，你叫他开什么药方子呢？这一来倒把赵古唬住了，还以为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呢。脉摸完了，姑娘谢了谢，站起身形走了。小子留神一看，这位姑娘长得不高不矮，几乎把小子的魂灵引去，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赵古虽然看出这小子行为不端，可有一样儿，因为有事求人家，这个话就不能那么说了，只可作为没有看见。这才说道："大哥你对于我这段事，无论怎么设个法子给我办成了才好。"小子白祥想了想这才说道："赵大哥，我这个人向来不说空言，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这个事就在我的身上了。我看你这个人太忠厚了，我打算跟你近乎近乎，不知道赵大哥你的意下如何？"赵古猛然听了这个话，就算是出于意料之外，赶紧说道："白大哥这是什么话。你是贵人，我这就算贫苦之人了，跟你交朋友，说不说实在高攀不上，如果大哥喜欢我的话，赵古求之不得了。"白祥说道："大哥你这个话可不能那么说，那样一说咱们弟兄就远了。按说你比我岁数大的多，我就不能跟你拉平了论弟兄，这就是那么一说就完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尊敬你为大哥。"赵古说："不敢当不敢当。"白祥说道："岂有此理，要是这么说当然你是不喜欢兄弟这个人了。"赵古无法，只得说："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算高攀了。"白祥说道："今天咱们哥儿俩用不着

多说，因为我还得回去给你办那段事呢。”赵古说道：“好吧，兄弟你就多为力，客气话我也不说了，咱们心里分就是了。”白祥说道：“好话呀。”说着站起身形来告辞。小子走的时候，天还不到正午，到了日平西又来了。进门拿出一张字据叫赵古画押，然后收拾起来带在身上。赵古说道：“我这个破房的房契，得给你找出来吧。”白祥说道：“这就不用了。”说着取出来十五两雪花白银，齐齐整整一分半。赵古问道：“为什么里面并没坐下利钱呢？”白祥说道：“这就谈不到了。”赵古以为这是白祥的势力，所以把种种花费全都省下了，当时也就不便多问。赵古打算到外面置酒买菜，请白祥喝杯酒。白祥说道：“不错，就是大哥今天不管我饭，兄弟我也不走，皆因我出来的时候，跟二爷告假来的，今天我就不到宅里去了。可有一节，咱们交朋友，讲究是心换心，哥哥现在这个日月非常困难，无论如何不能叫你破费，今天我把零钱也带来了，无论如何这个酒饭得我花钱。如果你非要花钱不可，我只可就告辞走了。”赵古一听他说话是实实在在，无法只可说道：“兄弟既然如此我也不谦让了，当然咱们得谈谈。请你把钱取出来，叫香山去买就是了。”白祥拿出来约有二两银子，又要了一枝笔，开了一张菜单子，叫赵香山照样去买。白祥也就是跟赵古说些个闲话。这小子的出身太不好了，他并不是白宅花银子买的家奴，这小子他是当地人姓白，跟人家白二爷并不是本家。白二爷念书的时候，这小子也是同学，皆因这个孩子自幼就会逢迎，白二爷比他大几岁，他知道人家是财主少爷，他就跟前跟后，时常找白二少爷去玩耍。可巧白二少爷的父母死去，家里他自己当家主事，白祥叫白二爷找事，白二爷就让他催租，因为有同窗的关系，故此在白宅之中非

常吃香。小子对于人也和气，上上下下，年纪大的是哥哥，年青的是兄弟，对于人很好，不但不借着有白二爷势力欺负同事，有事还护庇。别看小子在宅里不得罪人，在外面借着主子的力量，就算是横行霸道，大的恶事小子不敢办了，什么拈花惹草，掐花捏朵，这类行为太多了。

今天小子看见赵古的女儿貌如天仙，就得说是垂涎三尺了。其实这小子家里已经有了妻室了，并且也长的不错。那知道这个小子，生就的喜好淫色，见女人就动淫心，故此设法，要把赵家姑娘谋到手中。小子对于说话上，无论跟什么人，最能讨人家的喜欢不过。赵古那晓得这个小子心怀叵测，当时被他花言巧语，哄得迷迷糊糊，真就认为这个白祥对于自己太好了，别的事也就不想了，跟着把姑娘叫出来，先让她做饭，回头酒菜买来再做省事。别看这么大的姑娘，生长在家中，也没到外面跑过，什么坏事一概不懂，就知道听爹爹的吩咐，对于来往拿碗找筷子，出来进去毫不避忌。小子白祥，可得了劲了，出来进去二目死钉在馥兰的身上，可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过了一会赵香山把菜卖回来了，当然姑娘下厨去做了。可有一节老头子赵古不放心，有他母亲在世之时，作饭都是他母亲的事，老头子恐怕姑娘于煎炒烹炸作不好，人家花会子钱，再把饭耽误了，未免于心不忍。这才向白祥说道："兄弟既然你不是外人，这个话我才敢跟你说，这饭竟指着你这个侄女，他可作不了，现在我要失陪了，帮着他作去，你自己坐着你的。"小子一想机会有了，这才叫声："大哥你这个话说的不对，既然姑娘料理不起来，你早就该说话，你是哥哥我是兄弟，我能够坐着叫你做去吗？再者说，谈到别的我不懂，提起做饭来，三年学徒的厨师傅他也未必敌

的了我。方才你看一开菜单子你还不明白吗？不用说我还是会作，就是不会我也应当帮助烧火。”赵古说道：“那可使不得，兄弟你是头一次在我家里吃饭，如果长了，哥哥我也就不客气了。”这小子无法，只得点头。功夫并不见甚大，收拾桌子，菜全都端了进来。赵古跟白祥对坐饮酒，往来添换菜都是赵古去端，并不见馥兰之面。这时候香山也来了，就用不着赵古端菜了，来回都叫香山端，这位大姑娘更不见面了。小子想了半天主意，也没想起来，这才把当时的邪念打消，叫道：“哥哥，我想你借了这两个钱，除了还帐之外，所余有限，你现在打不了鱼，我给你想点事作，虽然赚不了多少钱，总比呆着强的多。”赵古一听很好，叫声：“兄弟你就多费心吧，这不是拉把哥哥我吃饭吗？但不知所找之事，在什么地方，我这个人粗粗笨笨能够办的了吗？”白祥说道：“这有什么办了办不了？我就问问你挑一个筐子，一个饭桶，成不成？”赵古说道：“那当然成了。”白祥说：“田地中雇人种地，每天必须有人送饭，如果你要愿意，可以到那里送饭去。”赵古一听每天送两回，早饭人家在家里吃，送完了晚饭就算没有事了，这可是个好事由，这才点头答应，叫白祥竭力给办。白祥说道：“这个事不但你老人家能够办的了，就是香山他也能办。愿意作的话，可以爷儿俩去。”赵古为穷所迫，恨不能家里人都不吃闲饭才好了，当时一听喜欢的不得了，就托白祥去荐 。当时把这个话说完了。酒足饭饱之后，小子告辞。次日早晨起来，就把这爷儿两个全都叫着走了。每天送饭，除了爷儿两个不在家里吃饭 。每天还可以赚几个钱来，借来的银两，还了帐，添做几件衣服，小子就算平平安安就遂了自己心思了。又谁知过了没有十天，这一天也就在快要正午，外面吧吧有

人打门。家里这个时候，就是赵馥兰一个人看家，一听外面有人叫门，赶紧来在过道之中，问道："你找谁呀？"就听有人说道："大姑娘你开了门，我有事。"姑娘一听这个语声非是别人，正是白祥。馥兰不由得心里就是一跳：我的爹爹兄弟完全不在家，他是知道的，你说他这个时候叫门有什么事吗？有心说不开，这个情理说不下去；有心开门，那一天小子在家吃酒之时，二目出神，倘若乘着家里无人，小子强行无礼，这可如何是好？又一想现在一家人过日子可全都是人家照顾着，倘若把他得罪了，必然于我家不利，无论如何大门也得开，容他进来我是看事做事。主意已定，这才将街门开了，果然是白祥独自一个人，走进来，仍然把大门上好了，叫道："姑娘你随我到屋里来，有点事跟你说。"馥兰跟随白祥到了上房屋中。小子乐嘻嘻的就坐下了，叫道："大姑娘，那天我因为过于爱你，没想到招你生气，本来我要跟你陪不是，怎奈当着你的父亲，不好叫你，你也始终没见我，我就因为这段事，回到家中难过了好几天。后来我想起一个法子来，我不是把姑娘得罪了吗？现在我特此前来陪礼。大姑娘你可放心，别以为家里没有人，我不一定要干什么呢，话我跟大姑娘说明白，我就是因为爱喜你，到这里坐会子说说话，回到家中我可以多吃几碗饭。"这时姑娘心里就噗咚噗咚直跳，后来一听小子说出这个话来，这才有些个放心，叫了一声："白大叔你老人家常常到这里来，我们家里又没有人，要是叫外人知道了，这个话不是好说不好听吗？"白祥说道："他们爷儿俩去送饭，是我荐的我知道，因为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你也知道了，外人他怎么知道呢？"馥兰说道："纸里包不住火，千层篱笆没有不透风的，倘若叫人知道了，那可如何是好呢？"

白祥说道："你们这个门口我早就看好了，又清静又没有人，街坊又少，不但是我来去没有人知道，就是你的父亲跟你的兄弟，到外面做事去，也未必有人知道，拿这个话一说不就明白了吗？你们家里，连死人带病人，闹得几乎没法过活，街坊邻居一个管的也没有，到现在家里有饭吃，又怕他们笑话干什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笑贫不笑娼，就是关上大门卖笑，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何况我跟你父亲是口盟把兄弟，这就算是通家之好，咱们不是有交情吗？别人他请我去，我还不去呢。你就趁早不用多这份心，没有人知道还哉罢了，有人知道了，他们也不敢说长道短。在白村里面除了白二爷就得数我，他们有什么势力敢来惹我？只要有人说出来不三不四的话，我给他们一个厉害，自然以后就没人敢说了。"小子越说话越多，没完没了，说了好大半天，把一壶茶喝完了，这才站起身形告辞。到了晚间赵古香山父子回到家中，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就仿佛做了什么丢脸的事了，其实就是来了一个人，不曾对他父子告诉。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赵古当然还去送饭。到了明天那个时候，果然小子白祥又来了。馥兰给他开门，一看这小子，手里拿着两个大包袱，到了屋中一看，原来是绸段布匹，做衣服一百件也用不了。小子叫姑娘收起来，然后一语未发走出赵宅，闹得姑娘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到了晚间，姑娘告诉赵古，就提白祥来了，还送来许多的东西。赵古问道："都说什么了？"姑娘这才领着赵古观看，看见这些个东西未免吓了一跳。全都看完了之后，拿出银子跟钱来，老头儿又喜欢，心里又纳闷，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道理，我对于他的身上半点好处没有，他为什么这样厚

待于我呢？想 到这里，未免有点儿别的意思，莫非说白祥，他心存别意不成？想到这里，突然间向姑娘问道："自从我跟你兄弟到外面送饭去，你这白大叔来过没有？"姑娘听了这个话脸上不挂，假作收拾东西，扭过脸去说道："你不在家他来过。"赵古往下亦不多说了，只是叫姑娘把东西收拾起来就是了。到了次日前去作活，不过早去了一会，故意到白宅，找着白祥谢了谢，白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午饭后小子又到赵宅前来，送东西这个事赵古可不知道。有一天，赵香山在门前跟街坊小孩口角两句，就听街坊这个小孩说道："现在谁也比不了你们爷儿们，家里外头都进财，我们干什么，打算跟你比也成，除非是多养着几个好姐姐。"当时这个话也不理会，有别人说着可就算完了，后来赵香山这个孩儿一想，街坊这个孩子所说之话，里面一定有原因。自己想不明白，可就把话跟爹爹告诉了。赵古一听果然这个话不对，自己一想，这个饭我送不了啦，倒不如先在家中看看吧，倘若女儿有点别的毛病，这个跟头我有点栽不起。老头子主意已定，果然就把送饭之事辞了，这一来不要紧，老头子天天就在家里了。这一来白祥倒是时常可不能来了，不料想小子白祥恶气难出，始终也不往赵宅来，自己前思后想，想着要设法子，把老头子治死，他的姑娘就到在手了。好几天功夫才把主意拿妥，遂说道："也算前生造定，我就这么办。"这个时候老头子因为病体已经好了，不能因为他的姑娘总坐在家里，当然还拾起了他的那个老营生，就是指着打鱼赚钱。别看他到外面去打鱼，家里可不断人，他自己走了，必然把孩儿香山留在家里，并且背地全都嘱咐了，无论有什么事，不可离开家门，单等我打鱼回来，你再到别处去。小孩儿香山不敢不听爹爹所嘱咐的言语，

果然坐在家里看家。白祥到他家中出入跟随，始终不给二人留空。这一天老头子将然在河里打了七八斤小鱼，到了街上转了一个湾儿，把鱼卖完了打算回家，走在旷野荒郊，忽然面前来了一个人，看上看下，把老头子看了一回，然后二人可就错过去了。赵古挑着他自己的空担子，半点没留神，猛然间就听“嗖”的一声，“噗”，“哎呀。”赵古翻身栽倒，老头子知道这是有人暗害他了，自己牙关咬定，跑回自己家中，到了家中老头栽倒，已然就昏迷不醒了。赵香山赶紧一看，就见左肩下血流不止，问老头子话也不说了。香山还算有法子，赶紧跑到外面把外科的大夫请来给他爹爹观看。这位大夫姓聂，外号叫神针聂秀陵，到这里一看，这才说道：“这个伤痕非常厉害，这是一种药喂的毒药镖打伤的，准保说这个能治好不能治好，现在可不敢保。我给你把药拿出来连吃带上，必须找几条鲜鱼，熬出汤来，让他多喝，如果吐出黑水来，然后见透汗，那就算好了，明天赶紧给我去信，我再来写药单子。既然有汗出来，我准可以保好，倘或不见好，明天也就不必请我去了，香山一听心里又难过又害怕，药给老头子敷上，该灌的也灌下去了，香山这才到外面去找鱼去，不然怎么会被武金堂看见呢？鱼拿到家中交给姐姐馥兰去熬汤，自己到屋里来陪着武爷说话。小孩儿说跟武爷练功夫，那倒是假话，他问好了武爷身上有功夫，打算求他给调查调查这个打暗器的仇人，遂将经过情形一说，武爷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事，十成到有八成，打暗器之人是白祥买使出来的。常言说的好：奸情出命案，这个情形白祥大概与赵氏女有别的隐情。武爷听罢，这才说道：“原来如此，我问问你，家里房屋有闲着的地方没有？你给我找一间房子，无论你的爹爹生死，

我把仇人给你找出来就是了。”香山连连说道：“有房子。”当时给武爷打扫一间房来。因为天气太冷，给武爷屋中放上炭火盆。武金堂把白村以及白宅的地方，全都问明白了。到了夜深人静时，自己就出去了，探听白宅倒有什么特别的情形，要紧就是调查这个白祥住在什么地方。一连调查了五夜。原来小子仍然住在花燕那里了，这个花燕跟白祥，另外还有一个男子，三个人在屋里说的正热闹呢。不过他们所说是什么话，武爷听不出来，就听说叫花燕替自己，那个男人说：“要是花燕实话实说，我还不去呢。武爷莫明其妙。

书中暗表，那一个小子叫象皮膏药张龙，打了赵古一毒药镖就是这个小子。白祥可不认识他，因为白祥一看赵古监视他的动作了，小子心里有气，心说这样人不知好歹，我要不给他一个厉害，他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子想到这里了，可是无计可施，心说打算出主意，这个事非得找花燕不可。那个女人交往非常宽，经她所认识的，什么江洋大盗何等贼匪，站山的站岭的有的是。不过不能都在这个地方，可是随来随走，那个人常有，我要跟他一说必然有个法子。小子主意已定，这才来到花燕这里。花燕一见面就问他：“怎么样，打算叫我给你提赵大姑娘去吧?”白祥叹了一口气道：“别提了，我今天就是为他的事来的。”小子把他父亲怎么多心，在家里监视动作的话一说，打算求你出个主意。花燕说道：“事由我已经听明白了，金打佛口出，你打算怎么个意思，你先说出来，这个主意就好出来，现在你没说出怎么办来，我照着哪一头出呢?”白祥说到：“我现在就是没有主意呢。这段事情都是能够怎么办，你说说我听听。”花燕一听笑了：“可惜你还是男子，这么一段事就不知道怎么办。大概我给你

说两个道儿：把姑娘偷着一走，放在别处，愣说不知道，他打算赖你没有凭据。写一张假字据，就提他把姑娘卖了；带着人愣抢着走这也是一个办法，不然找个人把老头子弄死，只要没有他了，这个事全都好办了。这些个办法你挑吧。”小子一听：“以前那两个办法，全都不好，还就是这个找个人把老头子赵古给弄死倒好，以后有什么法子咱们再出。可是有一样儿，你能够找个人出头把他弄死吗？”花燕说：“这倒不难，现在手底下就有这么一个人，好大的能为了，外号叫象皮膏药张龙，可是这小子办事净想拿钱，这小子手里也有钱，你要是让他办也成，除非是豁出去家里的八亩地，就成。他这不是见义勇为，当然是贪图赵姑娘的美貌。你可听明白，他不愿意，你就怎么求他都不成。”白祥一听这事倒是很为难，自己这方面先不说，人家馥兰姑娘，她未必点头；这本是极其密秘的事，要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把赵古害死，如果跟他的姑娘一说，写张呈子把我告下来那还了得。花燕一听这个话倒似近乎情理，想了想后又说道：“要不然就叫你家里媳妇还这个愿不成吗？”白祥说：“这个事更不成了。在外有一点事，叫她知道就得发生家庭风波了，这事跟她说了，不但办不了事，还许在她那里坏了事也未可知。”花燕说道：“既然东不成西不成，这个事就算完了，你自己再想别的法子去吧。”白祥说道：“大嫂子你先别着急，这个事情这不是有一定的原因吗。赵家姑娘那里，请想杀人之父，还叫其女单身搭救，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我家里的女人，不惹她还出麻烦呢，要是招着她那还了得。还得求嫂子想个特别法子才好。”花燕道：“我没有好办法。”白祥想了半天道：“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只要人家愿意就成，就是我这么大年纪成吗？人家不愿意就完

了。”花燕说道：“这你就不用管了，我现在就说去，不过要紧得问好了你：你可是准答应了，临时没有变故了？”白祥说道：“这是什么话。我这么大的人，难道说说出话来还能够不算吗？这位张龙在什么地方，你得跟他商量。”花燕说道：“我现在就叫他去，必须给你们二人介绍介绍，从此就算交朋友了。”白祥一听很喜欢。花燕去了功夫很大，这才由外面同来一个大个，身高足有七八尺多，面如锅底，联鬓胡子扎里扎蓬，满面凶恶，叫人看着害怕。花燕从中一引见，然后落坐，花燕就把白祥要求的事，跟张龙一说，打算求他暗含着害死一个人，这里面是因为一个相好的姑娘。张龙听罢哈哈一笑：“这个事很不难，可有一节，得叫我快活快活。”花燕说道：“只要你答应了，这里还有个办法呢，你随我到这屋里我跟你念叨念叨。”张龙来到外面问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偷手吗？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说呢。”花燕说道：“方才你不是说要快活快活吗？这个话我还没跟你说了，这个姑娘不说了，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个被害之人，当然不能对这个姑娘告诉；方才你不是看见了那个白祥了吗？我给你们二人介绍介绍，交个朋友怎么样？”张龙说道：“那还像话吗？人家也得是那个人才成呢。”花燕把眼一挤：“你是傻小子任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人在白村名誉大了，他是白二爷的相好的，现在就在白宅催租钱了。”张龙说道：“既然如此那倒可以。走吧，咱们问问他这个人在哪里，天天做什么事，每天是出来是不出来，回头我就有办法了。”这才跟花燕儿二次来到屋中。小子张龙端相了白祥一回，倒是很满意，这才乐嘻嘻说道：“兄弟跟我交朋友，不嫌我这个粗样儿吗？”白祥无法，只得说道：“你说这是哪里话？我这就算高攀。”张龙问了问赵老头在哪里住干什

么的，白祥说道："他是打鱼的。这个事得叫花燕嫂子暗含着指给你，我要去容易认得反倒不便。花燕说道："你们这个事，全都说符了，还得用我出去指人，人家张大爷的快活那就是你了。"张龙看着哈哈一笑，白祥倒是也不在乎。花燕说道："对于我怎么谢谢呢？"白祥说道："怎么谢？无论如何也得把事办完了，才能够谢呢，还能够现在谢吗？"花燕说道："虽然不说现在谢，这个时候也得说好了，多多少少也得拿过点儿来才成了。"白祥说道："你还不放心我吗？这段事成了之后，我谢你纹银二十两。"花燕说道："按说可是少点儿，既然说出来了，就是这么办吧。"到现在就算把诸事全都说符了。由花燕早晨指给这个张龙，张龙就在这里蹲了赵古一天，看见老头子来了，这才跟他迎面走过，小子一面走着心里就祷告了：我往前行走之时，多少得表现点儿形状，倘若不该他死，小子看见我一害怕也许走了，也许留上神，害不成他我也就不到花燕那里去就完了。这可不是这个张龙他的手软，皆因没仇没恨打算害一个人，实在很难，所以小子才预先祷告祷告，就是演戏而已。那知道人家赵古居心无愧，所以也没有什么害怕。小子走过去，取出来一只毒药镖，给老头子来一镖，然后往前追赶。赵古把鱼挑子扔了就走了。张龙拾镖在手，一直回到花燕那里去了。白祥这小子就在花燕这里听信了。小子乐嘻嘻就回来了，把经过之事一说，白祥听着非常不放心，遂问道："张大哥，你打了一镖，他尚且能够跑到家中，大概就不要紧吧。"张龙一笑："你等哪里知道，我这个镖是用药喂的，打在人的身上，六个时辰必然毒气攻心而死，难道说这个你还不放心吗？"白祥问道："倘若他请人救治怎么样呢？"张龙说道："这个毒药镖倒不是没有法治，不

过这个小小地方哪里有能治这个的人呢？当然就得绝命。就是他到远处请人去，因为时间来不及，一到六个时辰人就算完了。”白祥听着这个话点点头。花燕跟着就要银子。张龙并不等夜晚，与白祥发生关系。依着白祥要到那里看看去，花燕叫他过个三五天，听见实行再去不晚，不然怎么那样巧，人家将被了害，你就到了？白祥这个小子，本来最没胆子，别的全都不怕，就是怕打官司，听见花燕这样说，小子自然就不敢去了，故此才在这里隐藏了三天。白天到宅里打个晃，夜间就宿在这里。三个人正然说笑呢，花燕说：“你的能耐大了，比我们女人还值钱呢。”白祥才叫她替他。

武爷听到了这里别的事不知道，只听这几句话，后来可就是不堪入目的把戏。小子白祥抱怨，叫声：“张大哥，说不说咱们在一处三四天了，真要是赵古没死，你可太便宜了，我可太上当了，二十两银子还搭上一个人。”张龙说道：“你就放心吧，只要他不死，夜晚之间到他的宅中行刺，这个人的命在我身上要去还不成吗？”白祥一听有理，叫声：“张大哥，既然你老人家有这么大的能为，今天夜里，到赵宅探听一番不好吗？”张龙本来就是个贪淫之徒，只要眼前头有个人陪。他哪里也不愿意去，现在听白祥百般要求，还在枕席之间献了不少殷勤，小子不好意思不去。这才点头答应。武金堂在外一听这个喜欢就别提了，当时离开此处，施展夜行术回到赵宅，可就隐藏在后坡上了。等了功刻不见甚大，小子果然来了。武金堂把事情也办错了，应当稳住了，容他到院中再说话就好了。张龙将然到了房上，武金堂喊声：“呔，胆大贼人竟敢前来暗探，你家武太爷在此。”张龙猛然间听见这个话，自然吓了一跳，这听说有明有暗了，小子也不知道说话这人

是谁，遂也没敢站住脚步，抹身就走。武爷又随后追赶，一面追赶口中不住说道："小子你等的作所为伤天害理，你家武太爷完全知道了，你趁早束手被擒，量你插翅飞不了。"一面说着话在后面紧紧追赶。常言说的好："艺高人胆大，这个话一点也不假，武爷一时放得大意了，可就把这小子打镖给忘了，正然追得高兴，不留神张龙打出一镖来。武爷看见的光景，这个镖已经到了，奔咽喉来的非常厉害。武爷倒是把咽喉躲过了，就在右肩头上，砰的一声打中了。武金堂身形摇了两摇，几乎未曾栽倒，可是半边身子早已麻木不堪了。武金堂到这时非常后悔，将然要转身走，这么个功夫前面的贼人，变败为胜反倒追赶回来。武爷右肩头受伤，动手已经不成了，可是逃走也不容易，正在危急的光景，由左侧路上来了一个人，在路上漂漂荡荡身形非常苗条，虽然夜间里不见面目，也知道来的这位是个女子，看了看，后面一个人手擎兵刃，追赶前面那个人，女子这才喝道："你们二人全都别走，我问问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黑夜之间在此追赶。"武爷一听这个人说话当然有点来历，这才说道："这个人是贼，无故杀害赵古，这一次他到赵宅去，我是因此追赶于他，一时不慎被他用镖打伤，如果你要在路上拔刀相助，没别的就求你将他拿住。"张龙这小子又理亏，也搭着是假难变真，这才说道："小子今天暂时饶你活命，太爷走了。"小子他一看是任什么也没说就撒腿就跑了，那个女子到现在知道武爷是好人，那个小子不是正经人了，告诉武爷："在此相候，我去去就来。"说罢身形一矮就追赶下去了。武爷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只好在这里等一会儿吧，约有两杯茶的功夫，这位女子回来了，向着武爷说道："贼人逃到前面已经借水逃走，你现在还能够

行动不?”武爷以为赵古被镖打了，尚且能够跑到家中，何况自己身通武术，难道说还不能走吗?”这才说道：“或者能走。”跟随女子够奔赵宅，哪知道走了没有十几步，双腿就软，栽倒在地。“你不必挣扎了，我背负你行走就是了。”敢情这个毒药镖，打上之后跟着就跑能够对付跑一阵，如果打上之后在那里一站着，回头再想走可就走不了啦。女子下腰把武爷背起来，功夫不大到了赵宅。叫开了大门，一直背到了里面。这时候武金堂，就觉着迷惑了，可是还能说话，问女子贵姓，女子摆手说道：“现在你不用问了，我先给你治镖伤就是了，说罢，遂取出药来，一吃一敷，你看这个药还是真不含乎，吃下去之后。立刻就止住疼了，外面上的那个药顺着疮口外流黑水。武爷说道：“你尊姓大名赶紧赐教，救命之恩我武金堂没齿难忘。”女子一笑：“我姓金名琪，别号人称紫霞姑。”哎哟，武金堂一听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人，两入五台山戏青莲僧，向来以色度人，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要说这位紫霞姑金琪，他也没有多少历史，皆因他自幼卖给富家当丫头。在他九岁时候，主人有意收房，金琪一着急用剪刀刺死少主人，自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就逃走了。九岁的女孩儿到了外面，不但是不认识道路，并且还没有地方投奔，自己可就后悔了。到了是小孩子没有见识，刺杀少主人，自己就应当自己一刎死了，那够多么好，到现在跑到外面来了，并无有投奔，又没有吃饭的钱，这不也是得死吗?自己一想到现在打算死倒麻烦了。因为什么呢?找剪子都没地方找去了。咳，一个人要打算不活着了，何必还找剪子?跳河也是一样淹的死，解下裤带上吊也可以勒死，如果找一个高的地方，在上面往下一跳，也能够摔死，还是死的法子多

了么？何必非得用剪子呢？又一想这个话不能这么说，我扎死了小子，已经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寻死呢？我不会要饭吃活着吗？哎哟，要到什么地方算头儿呢？姑娘把主意想出来了，不是有尼姑庙吗？我要是到了那里还像给人家当丫头一样，到庙里伺候当家的老尼姑，大概他不能不要我吧？我先这么办一回试试，如果尼姑庙里不收的话，到那时我再死还不晚。可别看她看他年岁小，天生来的聪明，他自己把主意打好了，顺着往前走，又一想不成，我这个走路够奔哪里去都是慢的，少主人被人刺死，家里没个不派人出来四外寻找，照着这样走，势必被他们拿住不可。这得想个法子，先走出远远的去，然后再要饭吃就不要紧了。主意倒是想到这里了，可是怎么能够快走呢？金琪正然为难，就听后面咕嗵的声意，回头一看来了七八辆大车，还有骑马的从人跟随。金琪并不知道人家这是干什么的，赶紧编了一套瞎话，等着车辆到了跟前，站在当道拦阻："诸位先别走，我有点事求你们，就是上到车上，带我几步吧，我们是到前面投亲去的，在车上睡着了，不知怎么掉下来了，我喊他们没听见，追也追不上，如果带我几步到前面就赶上了；再说我的父母知道把我丢了，必然也打算回头找我来，无论如何也能够遇的见。"这一群人是保镖的，这位老达官姓伍单名铭，别号人称神刀伍铭，现年六十多岁，精神百倍，可就是有一样儿，生平无儿无女。老头子常说，我在外面闯荡这一辈子，并没做过缺德的事，为什么连一个儿女都没有呢？依他的夫人，何氏大奶奶，叫老头子不必出去了，在家里养福就算完了。老人家说道："不对，我现在这个出去保镖，并不是为赚钱，不是老天爷对于我不好吗？我偏要多做些个好事，就是这么一句话：能

叫天爷负我，我不能负老天爷。”故此老人家照样出来保镖，所为的就是在外面济困扶危，做些个道德之事。今天可巧遇见这个金琪了，当时把老头子也给哄住：“既然如此你就赶紧上车吧，到了前面，如果遇不见你父亲之时，倘或是遇不见，我可以把镖盘在店房之中，我送你追赶一程。”金琪爬在地下给老头了磕了一个头，叫声：“老爷子你这就积德了。”老头儿叫她上了车，够时候打尖，也给他吃喝，到天晚住在店房之中，跟店里一打听：“今天可曾有过去的车辆，说丢了一个小孩吗。”店里伙计说道：“今天除了你的镖车之外，一辆车没过。”老头子一听这个话不对，小姑娘说的明明白白，怎么会前面没有车呢？这才把小姑娘叫到面前，问道：“你到是多怎由车上摔下来的，为什么问店里伙计，他们说今天没有车辆过呢？”金琪一听了不的了，有心不说实话，恐怕这段事瞒不住，说了实话，又怕老头子把自己送交官面，到大堂以上去受官刑，可就不如自己死了；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爱死就死，爱活就活就完了。这才说道：“老爷子现在这个地方离我上车的地方，出来有多远了？”老头儿说道：“七十五里。”金琪一听出来这么远，后面追赶的人，大概追不上了，这才跪在老头面前，叫声：“老爷子，我实在该死有罪。今天早晨跟你所说之话，那本是一片谎言，没别的就求你老人家，大开慈悲之心，救我这一条小命。”这句话说出来把老头子神刀伍铭，给吓了一跳，连连说道：“怎么你说的是一片谎言。赶紧实话实说。”金琪向上磕了一个头，这才把自己所作所为说了一遍。老头子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这才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金琪说道：“今年九岁，九月的生日。”老英雄闪虎目观看，看这个孩子这个长相不亚如十三

四一般，怎么她才九岁？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这才问道："你的父母姓什么，你知道吗？"姑娘说道："这个我可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卖给人家的我也不明白，我就知道主人都叫我金琪，究是姓金不姓金，我也不得而知。"老头子一听真正是了不得，有谁知几岁的孩儿居然有这么大的心计，这要是到了三四十岁，岂不成了女诸葛了吗？又留神看了看这个小姑娘长的容颜太好了，天生福相，老人家不由得心里一动；这个孩子如果把她姑娘当学生养着，叫她练习武术，将来把功夫练成了，不难成为侠女。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说道："金琪我现在跟你说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不？我今年六十七岁，无儿无女，如果你无处投奔，我收你个义女就完了，但不知你愿意不？"金琪万也想不到，有这么一个人收为义女，遂说道："老爷子，我是奴婢贱流，不足给你当女儿，如果你老人家肯其积德收留，我情愿给你当个丫环伺候老太太。"老头子摇了摇头："人之贵贱在心不在事，奴婢有胜过其主的多了。如果你要愿意，我好带你回家中。"金琪还能够说不愿意吗？那就算求之不得了，当是就给老头子磕头。老头子看这个孩子太聪明，心里也非常喜爱，后来老头子一想不好，这才出来不过七十五里，倘若他的主家找了来，好端端把人要去还不说，这个孩儿我不是也救不了她吗？世界上的事，说是事不倘已莫操心，关心则乱，这个话是一点也不假。老头子又一想不成，这个地方不能久呆，若被人家找来，那个事可就麻烦了。你说这个老头子也真是有个意思，他想到了这里，这个天也就是半夜的光景，自己起来把伙计人等完全叫起来，起镖跟着要起身。店里伙计也莫明其妙，只可伺候老人家起身。净说走的早还不算，在道路上面还要赶路，要走出两天的路

程才成呢。第二天住店，说不说走出来二百多里。别看走出路不少，老人家始终不放心，无论如何还是送到家里就算完了，在路途之上不敢稍停，到了地头把镖银交代清楚，老人家叫伙计们按站行走，自己带着这个孩儿头前就下去了。老人家路过金琪家中之时，老人家略为一打听，果然刺杀少主人，幼婢失踪，闹了个满城风雨。还幸亏是老头子，走的快，不然真就被人家找着了，听说当夜找出一百多里地，老头子点点头，这才知道金琪所说之话并没有一句假言。

老头子不管他们那里的事，带着孩儿来到家中。见过何氏太太之后，老头子提说他的经过，何氏太太也是点头称赞。老人家问道："我有心教给你练武术，你愿意吗？"金琪这个丫头，生来就有烈性，一听说老人家要教他练功夫，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啦。可有一样儿，由打见面那一天，始终不叫义母干娘。老头子问他，姑娘说的也好："我感你老人家的恩德，我的岁数太小，如果老爷子你要抬爱我的话，我就给你当个干孙女，叫你爷爷就是了。"老头子闻听一笑："这是岂有此理，你要以为我们两口子好的话，收你为义女，正是你报恩的机会。我们二人无儿无女，往后一年比一年老了，你在我们跟前多多尽孝就是了。"金琪无法，从此才叫爹叫娘。老头子这一教功夫，未免把老头子吓了一跳："这个孩子，说玄了就如同不是吃烟火饭长大的一样，那个脑筋太聪明了，老头子说到了，金琪就领略到了，教到了学到了，净说聪明还小算，能够下苦练功夫，无论是严寒炎夏，风雨无阻，昼夜如常，到了时候准练。老头子心说：这个孩儿要是这样长大了，这就了不的了。老头子越喜欢越爱教，不知不觉八年了，这个姑娘就是十七了，净说这个聪明伶俐还不算，长得如花似

玉，貌若天仙。叫声："爹爹，你老人家认识字吗？"老头子说道："讲学问我可没有，认得几个字，眼眉前头的字也够用的。"你要愿意学的话，回头我给你买两本书来，你每天就学学。"金琪点头。老头子把书给她买来，哪知道姑娘念完了一遍之后，就能背诵一本。老头子乐了；念书这个事可不是容易的，别看你记性都能够背过了，那上面的字你未必能认得，不信我写几个来你看看？"姑娘说道："实不瞒老爹爹，那上面的字，我已全都认了，那个意思差不多，倒像全都认识似的，现在你再写几个来我看看。"老头子自前往后，东一个西一个，一共写了二十几个字，还算不含乎，这位姑娘全都认得出来。老头子点头说道："这是天才。"又练了一年武术，学的也差不多了，文学还挺好。老人家伍铭的能耐，按说可实在不含乎，不过因为这个姑娘天材太好，老人家以为可惜，这才带着姑娘到了五台山，找一位世外高人，外号石菩萨旷天尼姑，由打这里又练艺十二载，金琪这个功夫说不说，与剑客相差不多了。旷天尼姑给她宝剑一口，能够削铜削铁，手中一摇一晃，就是一片紫光，老师便给她起名字叫做紫霞姑。按这个姑字，就是表明是尚且未嫁人的姑娘，仍旧叫他金琪二字，究意这位姑娘姓什么，那就无人知道了。不过说长了话，这位姑娘就提姓伍。旷天尼姑把弟子打发出来，叫她到外面谈不到闯练闯练，也就是替天行道，铲除世界上的奸盗邪淫之辈。可巧赶上五台中峰，作开光大会，善男信女到这里来烧香的倒是不少。金琪女子生成男性，好动不好静，是热闹就贪，听说开光大会，自己很不明白，什么叫做开光？本来由打九岁就跟伍老英雄练功夫，对于外面的事情就算完全不知道，一旦到了外面怎么能够不新鲜呢？他也随同众人够

奔中峰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子孙娘娘庙，莫怪烧香的是少妇居多数了。金琪早打算也随众烧一股香，一看人家烧的香都为儿子的，自己不觉好笑起来；我这就不用烧了，儿子的爸爸尚且没有，到哪里求儿子去呢？像这个你不烧也到不要紧，可以不到大殿里面去也就完了，金琪还要看看这些个妇人烧香的情形，在旁边站着收香钱的和尚，还以为她也烧香呢，哪知道越看他，他越不烧。和尚一想合着你这不是烧香到这里看烧香来了。和尚的年纪也不大，看了看金琪长的花容月貌，就是衣服穿的朴素，不施脂粉。和尚心说我莫若斗她两句。这才走到金琪跟前双手合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位奶奶生就福相，只是缺少因缘，如果多少烧几股香，双生贵子富贵绵长："姑娘心说：好秃驴，我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还能够双生贵子，真是可气。别看心里这么说，并不生气，遂说道："和尚不必劝善了，我这个人生来的就是僧道无缘。"和尚听罢有气，不由得把脸一沉："大奶奶说话不对，这就是佛地圣境，来者就有缘，无缘他就来不到这里了。"姑娘说道："你这个庙不是许大家游玩吗？如果说不许游玩，我马上就走，烧香不烧香与你有什么相干？"和尚说道："哟，你是游庙来的，要是游庙，这佛殿上面除烧香之外，并无什么古迹可参观的，你往后走，不亚如西天圣境别有洞天，大奶奶愿意随善随喜吗？"姑娘不知道这个和尚没安好心，遂说道："我自己不认识，你肯其带我去吗？"和尚向廊下一招手，进来两个小和尚。这个和尚说道："这位奶奶来此游山游景来的，领到后殿叫青和尚去吧。"小和尚笑了笑，这才带着姑娘往后走。

这个庙也很大了，穿一层过一层院，走了好大半天，来

到这个极尽精雅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陈设着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鱼池鸟架，太湖山石，到这里一看，知道这是五台中峰娘娘庙，不知道如同富贵人家的清幽书斋一样。院子当中也是方砖墁的甬路，游廊回绕，非常齐整。到了正房廊檐下小和尚叫姑娘候一候，自己启帘到里面回禀，里面说声有请，小和尚这才打帘子往里让。将然一进门，就见一个胖大和尚，笑嘻嘻的迎接出来，姑娘说道："这位大师傅怎么称呼？莫非说这个山景你都能够带着我看么？"和尚说道："我的法名叫青莲，我住在这殿后面专为招待有缘的女施主。山景之话不必谈了，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请坐吧，我这里高僧高道，海内的名士，无论什么清高之客都有，请施主不必客气。"姑娘听这个话不懂，这时候有小和尚献上茶来，姑娘看了看这个举动，有些不仿佛，这个和尚穿的非常阔绰，不念经不拜佛，说出来的话，全都慌慌忽忽，这才说道："你这里都有什么山景，竟有这些个骚人墨客前来，但是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呢？他们都到哪里游玩去了？"和尚笑了笑："施主大半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这个游山望景实在是个虚名，到这里就为的是结尘缘。"姑娘知道所谓结缘乃是极其混帐之事，这才把眼一瞪："胆大淫僧，你待怎讲？和尚也把脸往下一沉："你这个人这么大岁数，实在是不明世故，你不想那个事，到这里来作什么？再告诉你一句，除非是你不来，既然来到这里，你就是想走也不成。"姑娘到了现在，就算全都明白了，自己不由有气，反倒换出一副笑容来，叫了一声："师傅，你先别着急，比如说我要打算走怎么样呢？"和尚一看姑娘软化了，他立时把威风一振，遂说道："非走不可，命人抓将过来，先打三百鞭子，多怎肯答应了之后，才

把你放下来，如果始终不答应，就活活打死，打死你往山后头一扔，不用说找人，连尸身都没处找去。你也不打听打听到这里来把人没有了，谁敢到这里来问一句。”姑娘闻听遂说道：“你这个话还是吓唬我，还是说的是实在呢？”和尚说道：“吓唬你呀，山后尸骨如山，不信你可以看看去。现在别的话不问你，要紧就是这一句话，回头叫小和尚领你到一间屋子里面，用什么衣服都有，胭脂粉也是现成的，如果说不愿意，留神你的两条腿我给你砸折了。”姑娘说：“我已经听明白了，我早就害怕了，你先别说那个了，我问你方才我来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跟我结缘呢？”和尚说道：“那就为的是领领道儿，到了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个事告诉你了，如果你现在还乐意跟我结缘，我给你个特别面子，你打算怎么样吧。”和尚说话的光景，看见姑娘貌美如画，小子早就动了淫心，所以才说有特别面子，到现在他听姑娘这样柔柔和和，心里非常喜欢，立刻换过一副笑容来：“你要是这么说话，这个事可就好办了，只要你肯其点头答应，你跟我结缘之后，无论什么事，我也不能待错了你。”姑娘一听朗朗乾坤之下居然有这个事，按说事到现在就算明了了，怎奈我要是将他致于死地，形迹未露，似乎缺少理由，并且实际的情形我也没看见，莫若我看看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就叫艺高人胆大。姑娘非要看看这个和尚到底有什么行动。这才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当家的，方才你是没把话说明白了，所以我也听拧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怎么说咱们是怎么好。”和尚喜欢的不得了：“既然如此请你解带款衣好了。”姑娘说道：“这个话你说的岂有此理，当然是你先脱衣。如果你不答应我，咱们就因为这个就算完了。”和尚一想这本不算什么，我先脱衣也没有多大关系。小

子果然把僧服一件脱下来，姑娘看他凑到了切近，用足了力气，就在和尚的屁股沟上，用小小的金莲砰的就是一脚。这也就是青莲和尚，要是换一个平常人，这一脚踢的往前一栽，狗吃屎连鼻子带眼都得抢平了。和尚那个身分在侠客以上，剑客以下，那个功夫就算很够看的了。虽然这么说姑娘踢他，他是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才叫给他个冷不防。好在功夫在身上，借着姑娘一踢，赶紧双足蹋地，用力向前一纵，人倒是没栽倒，怎奈撞在前面的东西上了，哗啦一声，整个的架儿案完全撞碎，这个乐可就大了：把和尚身上碰破了好几块，这个全都不要紧，就是后面这一脚，太厉害了。姑娘打算叫小子稳稳当当的站在那里，一脚踢中他的肾子，把小子踢死就完了，那一来不是他的恶形完全暴露吗？本打算是这样，哪知道小子往起一纵，头一样儿，把力量卸了。再说小子提顶吊裆的功夫很好，猛然门踢了这一脚，他往上一提气，裆里的肾子，已竟提上去了，所以小子未曾致命。别看没踢死，这个伤太重了，打算回头跟姑娘动手，这可就办不到了，双手捂着屁股，连连念弥陀佛。姑娘一想：外面有人知晓，走了进来，未免太以不好看了。自己笑了笑，这才走了出去，跟和尚说道："没留神误伤贵体，请你暂时养伤，咱们是改日见。"把个和尚给气的，二目瞪圆，哇呀呀的怪叫，眼看着姑娘走了出去。这位大姑娘太有意思了，到了外面任什么也不说，就像没事一样，够奔前面去了。姑娘一想；在我九岁之时就遇见那种淫奸之男，手无缚鸡之力，尚且用剪刀将他刺死，到现在可遇上这个淫僧，清净佛地，居然有这种罪孽出现，我要不将他完全铲除，我自己就对不起我这些年所练的功夫。姑娘想到这里并不远走，就在山上找店房居住。一天的光阴不

说，到了夜间收拾得紧趁利落，到庙里去观看，赶情和尚所说之话全都是实在的。他这个庙里大概的意思是这么样，凡是富贵人家的姨太太大小姐，深闺绣房中，感觉沉闷无聊，就到这个庙里来进香，烧香的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紧的是到后面去游山赏景，结山缘结景缘，最要紧结僧缘。这一说，仍然觉着不大明白，遂说的是妇女；另外还有文人墨客，风流名士，富家的公子，也是一样到这里来，在悬崖上，有一座高台，取名莲台。这个莲台虽然是一座，由当中一分两阕，就是男东女西，可是当中所隔非墙非壁，只是一道彩帐而已。男子登台，没有别的举动；妇女登台时，在台口那里有两个玉面小僧人，每人面前守着一大筐鲜花，花的种类，应时有的都有。和尚也不管递送，每一个人上台之时，自己任意自取一枝，大概这些个花同样的很少，花类一样，朵数不同。凡是登台之人，都要取一枝花，据说这叫拈花免罪，其实里面另有别的用意。到了台上的时候，男女相看，你看我，我看你，男子看中了那一位女子，另外有管这个事的和尚，跟和尚说的时候，可就以花为标记：那个女子，手里拿着什么花。和尚得了这个信，就来跟女人说，叫她下台随喜随喜。女人也知道，单有预备好的精洁密室，专作男女苟合之所，在女的方面找足乐了，男子方面也得往外拿银钱。这一笔钱进来，也算香钱之一种。这种事情，倒不是多少年就如此，主意就是和尚出的。要说也怪，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到这里来就算极其高兴，所以人人争先，个个恐后，无分春夏秋冬，总是拥挤不动。姑娘到了这里，和尚不知道这是一位女侠，也照样引诱。姑娘把从中的密秘，完全调查明白了，不由得心中有气。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和尚杀死，以除人间之

害。这才慢慢的各处探听，原来和尚不在昨天住的那个地方了，另外有一个小院儿，里面房屋不多，也就是七八间，和尚住在上房里面。姑娘暗含着观看和尚所受的伤痕，已然用白布绑扎起来，屋里有七八个年轻的女人，看那个情形是姑娘妇人不等，一个个燕瘦环肥，各尽其美，全都在屋里伺候和尚。就听和尚说道："杨小姐来了吗？"有一个人回答："已经让小和尚送信去了，按说今天应该来到才对了，天到这般时候恐怕又不来了。"和尚哎呀一声："杨小姐这可不对，我对待她这个意思，现在我受了这样伤，既然给他送信去了，不应当前来看看我吗？"姑娘一听，和尚眼前头有这么些淫荡妇女，尚且不足意，还想什么杨小姐，杨小姐是怎么个人，我倒要听听。"要说这个事也怪了，这位杨小姐今年才十七岁，认识和尚不过半年的光景，二人的恩爱就算到了极点。现在受了伤了，所有跟他不错的主儿，全都来了，不但是看望，并且还得伺候伺候病，可有一节：就是没见这位杨小姐。所以和尚才闷闷不乐。这些位太太姑娘一个个听了这话，都有些不满之意，虽然跟和尚不错，怎奈人家所心爱的还是杨小姐，所以众人一个个慢慢就退下来了。来到别的屋中，大家彼此一计议，咱们大家对于和尚总算不含乎，他不应当对着咱们众人，就想念一个杨小姐，这分明是心里只有她自己，咱们还干什么呢，现在咱们商量商量，大家一同走，一个也别留，就叫他找杨小姐去好了。妇人的醋意，乃是天赋之性，一百里之中，到有一百零一个是这样。当时大家全都点头答应，二次来到和尚的屋中，众人各自告辞，和尚也并不挽留，任凭众人去了。姑娘在暗中看着好笑，心说这个机会 到了，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飘身来到下面。先到小和尚屋中看

了看，屋里一共是三个小和尚，可是已经有两个睡了。姑娘用了个调虎离山计，在外面弄了声小响动，果然这个小和尚，听了声音探头探脑，到外面来观看。姑娘施展鹭饮鹤行之能为，暗含着到了小和尚身背后，一伸手把脖子捏住了，这一手可太损了，掐住脖子连 话都说不出来。要说这个能耐，可真了不的，别看这位姑娘，金莲瘦小，细腰如柳，的确是位苗条的美人，哪知道那个力气却比傻大黑粗的汉子大着数十倍，一只手掐着，小和尚的脖子，轻轻往起一提，势若拿草一般，提起来，够奔东边的箭道。到了箭道里面，轻轻把小和尚往地下一放，打算再详细问问庙里情形，哪知道一撒手，小和尚噗咚一声躺下了。姑娘走过来一看，原来早就没气了，自己不由得好笑，手指小和尚说道："你死可休怨我意狠心毒，我可实在无心杀害于你，皆因你的气命太弱了。"话说完了，忽然间心生一计，毛腰把这个小和尚的死尸挟起来，一直够奔和尚的卧室。到了门外并不望里走，作出来娇喉嫩语，轻轻叫道："青师傅青师傅，你睡了没有？"和尚因为自己想念杨小姐，情不自禁，把话说出来了，招惹得众位太太给和尚来了个不辞而别，和尚心里更觉着难过。其实他身上的伤痕，并不算什么，不过擦破了一点儿皮。小子淫性最大，又搭着心里别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哪能够睡得着哇。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忽然间听见莺声燕语的来了一个女子呼唤自己，和尚一想不问可知，这是方才数人之中，看见众人都走，他自己打算前来，我别答理他，我先绷他一会儿，回头再说。和尚把主意想妥了，这才说道："谁呀，我已经睡下了，找我有什么事吗？"姑娘说道："我是杨小姐，怎么你连语音都听不出来呢？现在我走的两条腿都直了，一步也迈不了啦，你赶

紧出来叫我进去吧。”和尚那里听的了这个话，立刻周身发麻，连连说道：“不知道是杨小姐来了，我知道你早就迎接出来了，请小姐千万别怪，你在哪里啦，贫僧来接你。”姑娘说道：“我这是自己找你来的，没脸见人。”和尚不知道这是什么话，也不愿得细问，三步两步，来到了屋门外，低声叫道：“杨小姐在哪里？”还问了三四声不见有人答言，和尚正然寻找，一回头看见倚墙站着一个人，用衣裳盖着脑袋。因为天气很黑，只能看见是个人站在那里，可看不清楚，和尚知道这一定是杨小姐，不知因为什么有了气了，赶紧走上前去，叫声：“小姐别生气，小僧接你来了。”说着抱起来往屋里就走。按说小子应该把盖头的衣裳掀开看看再抱，可是这个事，也别怪淫僧，头一样儿杨小姐有气了，再者说院中黑暗异常，不过是一门之隔就到屋里了，有什么话到屋里再说还能够看不见吗，这是和尚的思想，所以并不细看，像饿虎仆食一般，抱起来往屋里就走，和尚心里纳闷，杨小姐时常身体非常轻盈，并且还是杨柳细腰，身上的肌肉软绵绵的，好像弹簧一般，今天都不然，身上发死，腰也显粗，分量也重了，这可是什么道理呢？好在道路太近了，小子也犯疑心了，已然来到了暗间，急急忙忙往床上一放，扑通一声整个的就仰到后面去了。和尚再一看，吓了个目瞪口呆，皆因所抱来这个人，脚底下穿的是白罗目僧鞋，白布高桶僧袜，赶紧掀开盖头的僧衣一看，非是别人正是伺候自己的小和尚，可是已然死了，死尸尚温，可见得死的功夫不大。和尚这个气就大了。小子脑力很好，准知道，这是白天姓金的那个女子所为。我要是不把你拿住绑在风流椅上，怎消我胸中的恶气。这才伸手由打墙壁上面，摘下刀来，把长大僧服往起一撩，并不管已死的小

和尚，一个箭步纵到了门外，跟着窜到了房上。四外观看，那知道并不见半点踪影，把个和尚气的只剩了喘大气了。可是别的法子一点没有，看了看无法可想，这才回归屋中，又看了看小和尚，自己一点办法没有，只可把那两个小和尚也都叫起来，大家帮着把已死的小僧仍到了后山。和尚气了半天，姑娘在暗处看的非常明白，两个小和尚打发走了一个，姑娘不知道他作什么。暗含跟随，原来小僧入够奔中厕去了。姑娘二次动手把小和尚拿住，解他身上的带子，四马倒攒蹄捆好，把嘴堵上，放在茅房里面。姑娘却够奔和尚的屋中。将然到了，高声说道："淫僧，尔等所作所为，丧尽天良损阴缺德到了极点了，今天遇上我了，也算你的报应当头。难道说你还逃的了吗？知时达务趁早把刀一扔，束手被擒，不然你也难讨公道。如果不服的话，来来来，我跟你当场比试比试。"和尚一听果然没出自己所料，方才那小和尚当然是她杀的了。要说小子的功夫也真不含乎，当时怪蟒翻身，纵出来，二次奔了姑娘而来。来到外面连连说道："好丫头，有胆子你别走，你家罗汉爷跟你大战三百舍。"姑娘噗哧一笑道："胆大的淫僧，死在目前尚且不知，还敢与我较量，我如何能够饶你！"说着话哗啦一声，由打腰中取出一对判官双笔。这种军刃尺寸的长短可不同，按各人的招数而分，从中最可贵的就是点穴招，分三十三个大穴，一百单八个小穴，可并不是点上就死，也有闭过气的地方，也有周身麻木不能动转挪移，也有点个斤斗，跟着还能够起来的，也有的地方点躺下之后过会子功夫才能够起来的，无论如何只要点上就算输了。那位说这个书说的有点儿不近乎情理，判官笔既然厉害，也得点上才能够发生效力呢，不是判官笔能够递到敌人的身上，不也照

样能够赢人吗？比如说使刀使剑的，以至于使匕首尖刀的，递在敌人身上，不也一样打倒了人吧？如果说判官笔的招高，武术玩艺都不矮，再说使别的军刃，也一样可以施展判官笔的招数哇，怎么就会这个判官笔就能那么厉害呢。这个话要是猛然间一说，也实在是没有道理，其实一说就明白。判官笔并不是普通人用的军刃，能够用这个军刃，以及七金针梅花针笔物，那全都是身分到了，就是不拿军刃跟人家动手，也一样能够发招赢人，到了大武术家的身上，不论是件什么兵刃，拿在手中也一样能够当枪刀使用。因何不用剑不用刀呢，这里有个实在的原因：头一样刀剑非得明佩不可，笔针这类东西，尺寸很小，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带；再一样这种东西就是杀了人，并无血迹，完完全全一俱死尸，故此有身分的主儿，都喜欢用这个军刃。这位姑娘那个武术已经太好了，故此才用这个玩艺。不错，和尚的能为不含乎，可有一节，得分跟谁走在一处。不用说平常人，就是略有身分的可也未必赢的了他，跟姑娘走在一处就不成了。和尚就见姑娘围着他前后左右来回乱转，就是连人的方向，都看不清楚，又搭着是夤夜之间，动手没有眼目，把个和尚给闹的顾前不顾后，看左不能看右。小子未免心里害怕，心说：这还了得，这么看起来我不准是这个丫头的敌手，这我要是输给他，这便如何是好？倒不如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暂时先躲开他，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小子把主意拿妥了，虚晃一刀，向圈外一纵，姑娘一看明白，知道这小子要打算逃走，姑娘并不着忙，照准了小子后脊背，嗯，就是一笔。可是这一手儿出去，小子一来没有这个防备，再说姑娘使用的这是绝艺，竟说双手飞笔就练了三年的光景，打出去不但是准，其快无比，再说小子

没有防备，他焉能躲闪的及？小子今天算是恶贯满盈，该着这么个死法，砰的一声打入了脊背之中，和尚真不含乎，任什么也没说就死了。姑娘走上前来，把自己的军刃起下来，看着和尚点了点头，由腰间取出一方手帕，手指蘸着和尚的血，写了几个字，略说和尚的淫荡行为，故而杀之。别看留字下头并不留名。全都办完了，这才走，从此闯荡江湖可称得起，杀贼官斩恶霸，剪恶安良，七八年的光景把名誉闯出来了。后来可就隐身山谷之中，又遇见一位得道仙长告诉姑娘几句言语："不可隐身不出，现在正是太平的乱世，正是侠剑客替天行道之秋。"几句话把个姑娘的醒儿提起来了，这才二次出世。说不说就是十几年不到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光景，得了个美称就是紫霞姑，就皆因老师所赠之剑名曰紫电，可是不遇大敌轻易不用他这口宝剑，有人问他的名姓他说叫伍金琪。这天行走之间正遇见这个张龙，紫霞姑一看这小子就不是好人，故而才在后面跟随，果然跟白祥定计前去行刺赵老头儿，以前的事，姑娘虽然不知道，可是准知道，前去行刺必然不是好事，故而相随一直来到赵宅，哪知道这里正然住下一个武金堂，当场跟敌人动手，如果说武爷不是张龙的敌手，姑娘可也就出头相帮了，眼睁睁武爷的武术高强，张龙不是敌手，因此败走，武爷一追没留神才被毒药暗器打伤，姑娘不能不出头搭救武爷，救武爷的功夫张龙逃去。

第一百六十八回

四侠客奋力擒金斗　八剑客再战关斗宅

姑娘到赵宅，武金堂一问，姑娘并不隐瞒，把自己历史说了一遍，武金堂心里非常喜欢，姑娘叫武爷养伤，自己到白祥家中前去调查。不消三日的功夫，把以往之事完全调查清楚，这时赵老头儿以及武金堂的伤痕完全养好了，姑娘并不隐瞒，就把白祥之事一说，赵老头闻听几乎没气死，当时就要把自己的女儿活埋。倒是姑娘出了个主意，叫声："老者不必如此动怒，你的女儿也是不得已，这么办吧，我收他做个徒弟，把他带着走，你看怎么样？"赵老头说道："很好很好，真要如此，你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姑娘赵馥兰，情愿拜这个老师。金琪姑娘一听这倒不错，要是成为师徒倒有个意思。当时这个话就算说完了，武爷一旁说道："姑娘这个事就算完了，赵老者家里的事，尚且不算完，白祥因为续奸不随，打算害死赵古，到如今把姑娘给弄没有了，小子岂肯善罢甘休，倘若再找赵老者无理那便如何是好？"紫霞姑伍金琪，笑了笑说道："这事好办，我只须写一张字柬给白祥，管保他不敢对赵古有意外，现在我就前去。"说着把字柬写好了，一直够奔白宅。这位姑娘也会出主意，把小子屋里摆的一块大理石，一斩两块，字柬夹在了当中，白祥睡在梦中丝毫不知。次日得着这张字柬，果然吓的不得了。姑娘写的就是小子一切罪状自己完全知晓，不忍伤尔性命，全以大理石代罪，如再敢去找赵姓扰乱不已，当以利刃断尔项上之头。小子本来就

是个胆小之人，不过仗着有钱就是了，他哪里禁得了姑娘这个警告？小子越想是越害怕，不但不敢找赵古去麻烦，反倒来到赵宅磕头陪情，自己认已往之错，叫赵古愿意怎么处分，小子一概全领。当时赵古也没说什么，后来小子知道老头子把姑娘不要了，馥兰临走已然起誓，无论如何不再嫁人了，这小子见着赵古，也不叫哥哥，叫："老大爷，你老人家鱼也不用打了，我也用不着按年按日给你拿钱，住房一所良田五十亩，耕种锄刨，足够你吃的了。"赵古哪里肯要？怎奈这小子撒泼打滚，也非得叫赵古赵老头子才成，赵古无法才把地收下了。这段事说到这里暂为截止，赵馥兰到后文书另有表白。

现在单说这位武爷，因为看见姑娘凭个女子居然有这么高的能为，可惜我是个男子，反倒不如，这么看起来，我这个能为还差的多了，故此打算找个老前辈，把自己的能为再修练修练这才跟姑娘分手之后，够奔河南卫辉府，打算找清真教的几位老前辈。没想到清真寺一打听，只有花家父子在此。武爷一想，这些个老前辈们，没事也是南来北往，卫辉府也算南北必经的大道，在这里稍为住些个日子，没有个等不来，偏巧有花家父子在此，彼此谈谈各人的经历，也有时候盘桓盘桓武术，到也不觉寂寞。连今天才住了三天，没想到这位鱼龙变化牛和牛宝元到了，说什么今古侠关老剑客家里闹贼，这真是耗子舔猫鼻子，胆子真不小，牛少剑客既然众寡不敌，我等如何能够不管呢？武爷当然没事，可是花四爸爷儿俩，也是闲着没事，四爸打算领着孩儿，是老前辈和老剑客，全都领孩儿见见。皆因自己年岁不小了，将来孩儿如闯荡江湖，还得仗着各位老英雄照顾呢，彼此全都没有要紧事，所以这个忙就好帮了。花家父子武爷全都慨然应允，牛

和心中喜悦，心说小子醉仙桃今天晚响你不来还则罢了，只要是来了，动手可没有你的赢，把小子你拿住，送到当官治罪，叫小子你栽这个跟头，我看你还在河南卫辉府呆不呆呢？牛和心里暗含喜欢，带领着花家父子武金堂这才来到关宅。见着关老太太，把三人的经过细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请了人来，自然心里很放心，就叫牛和在外面客厅招待。如果说预备鸣锣梆号，挑选壮丁，那可不是剑客的家中办法，也不过就是几位把军刃预备好了，仍然在屋里休息，就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别的一概不预备。你说金斗这个小子也真有意思，天交二鼓之后果然到了，仍然携带着洪林，两个小子到了关宅，原是高来高去，到了房上故意作出来一个响动，牛和一听来了，老少四位不约而同，一块个全都来到外面。小子金斗看见了牛和，不由得哈哈大笑，叫声："牛宝元，昨夜晚间，我是手下留情，叫你多活了一天，如果你要是知时达务，今天就应当离开关家堡才对；如果执迷不悟，可休怨我意狠心毒。"牛和将要答言，这么个功夫神枪花四爸，手端长枪走过来了，叫了一声："金斗老侠客，你可认识俺金枪花四爸吗？"金斗一听哈哈冷笑："我以为是什么出色的英雄，你还不知道吗，在普通武术之中，算是有能为的，我一看就是无名之辈。你也不想想，我到这里来找的是今古侠关斗，你想一想关斗那个能耐比你高了多少？我既然是找他的，你出来干什么？这也不是我对面看不起人，动手你八个也不行。说和事你这个份儿不够。"在小子说话的光景带出来扬眉吐气，那个样子真正是八个看不起人。花四爸本来认识金斗，今天出头本来打算从中解说解说就算完了，万也想不到，一句话没说，叫金斗了来这么一套，把个老头子给气的，那才叫三尸神暴跳，怒

火冲天。旁边孩儿花纯一看，这小子半点情理不通，爹爹多余过去跟他说这片好话。这还不说金斗这小子名头可不算小，灭高人有罪，我的爹爹跟他动上手，绝不是他人的敌手，到了动手不成的时候，再要出头替换，不免与父亲的名誉不合适，莫若叫他老人家不必出头倒好。俗语留下这么一句话却好，打仗还是亲兄弟，上阵必须父子兵，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疏不间亲，亲情骨肉，有共生共死的关系，故此孩儿花纯不让他父亲出头，把手中的鹿角棒向左右一分，叫了声："爹爹你老人家总是这个和平脾气，难道你就不记得，遇见文王说道理，每逢桀纣动干戈，据我看金斗这个人，强仗血气之勇打算压倒一切，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只知自己是英雄，不知身后另外还有豪杰。他这种人，不能跟他对面站着谈话，得先把他打倒了再说，到那时或者他能够说出两句人话来。"孩儿说着话已然来到近前。金斗一听气得小子不住喘大气，留神看了看说话的原来是个小孩儿。神枪花四爸也知道孩儿比自己的能为高强，自己倒是也不拦阻，只可擎枪远远观看。金斗用手中亮银撅点指："小孩儿听你说话的胆量实在不小，不问可知你是乍生之犊不畏虎，长出犄角反怕狼，乳雌黄未退，竟敢在我的面前这样猖狂，可见得你不知道天高地厚。"说着话小子一眼看见孩儿手里擎着一对鹿角棒，不由得吓了一跳：啊，想当初老匹夫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也使用这玩艺，我可栽过一次跟头，怎么现在这个小子他使这个玩艺呢，莫非说这个小子也是由打他那里来的不成吗？想到这里有气，叫声："孩儿既然前来送死，报通你的名姓。"花少爷并不着急，把自己的名号跟小子说了一遍，然后往那一站，双角冲天一举，叫声："金斗既然这样扬眉吐气，你就进招来，大少爷要

看看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金斗要是够样儿的人物，今天跟这个小孩儿动手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招。这小子可就不然了，他是听顺不听逆，向来喜听人家奉承，到现在被花纯说了几句，那个气就大了，还管什么身分不身分？因为当时一生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并不用护身宝剑，把双手的军刃亮银双橛取出来，白猿献果的招数，够奔孩儿的哽嗓咽喉便点。花纯凭手中一对鹿角棒，接架相还。在金斗心里想：凭花纯这么年纪，可有多大能为，用不了三招两势，准可以把孩儿战败。虽然有这个意思，小子可不敢公然就要进招，因为什么呢，就凭花纯这对军刃，小子心里犯嘀咕。常言说的好，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小子在鹿角棒上栽过跟头，他想就凭这一对军刃，这个功夫就知道不是跟寻常练来的了。小子在于动手上，倒是有经验有阅历，并不轻敌，就是拿着狸猫当虎看，双撅不敢松懈，那叫封避躲闪，什么看关定式，就算看住了。孩儿花纯不含乎，双棒按定门户，一招一招的往外施展，上下翻飞，跟小子金斗洽巧战了个棋逢对手，并不分输赢胜败。在白纸上写小说，就是这样不好，无论是多少人动手，总是一个一个的交代。他们两个人这里将然动上手，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洪远太，小子早就过来了，一摆手中的金背鬼头刀，站在院子当中叫阵：“你等不用以为人多势众，你可认识太爷洪林吗？”花四爸本来要抖枪过去交争，牛和因为昨夜晚间，多少有点儿动手之仇，摆刀迎将过来，乐嘻嘻叫声：“洪林，少说闲话，动手凭能耐赢人，你不是就仗着人多势众吗？先告诉你一个放心的，任凭我们宅里有多少人，两个打一个的没有，绝不能跟你二人一样。”小子洪林听了这个话知道牛和这是说他的昨天动手，当时不好回答，连连说道：“既然如此，

牛和你就拿人头来吧。”牛和并不答言，摆刀过去跟小子杀在了一处。两个人动上手，战了十几个照面，不由得两下里，全都有些个害怕：昨天晚间，小子和金斗二人双战，牛爷倒没看出来小子有多大能为来，到了今天一看，赶情那个能耐比金斗并不在以下，这么看起来，莫怪这小子，在外面这么狂了，果然不是寻常之辈，这是把道路走错了，真要是走入了正途，替天行道剪恶安良，何愁大名鼎鼎，这是牛和的思想，在洪林这方面也有个思想，心说这么看起来，外方面所传的这些个侠客，并不是虚有其名，不用说见着这个剑客，剑客的弟子尚且有如此能为，昨天晚间，我跟金斗二人双战于他，并不觉怎么样，今天单打独斗这才看出人家的能为来，这不是灭我自己的锐气，长牛和的威风，如果我要是不用全付精神，或者就许当场输招，就是全付精神全都用上，也未必怎么样，莫若给他来个滑战，千万别贪功想赢，实在得着机会再发招不迟。小子如果不是安这个心，还是真正不是牛和的敌手；他一打这个主意，把个牛和到给吓住了。人家既然不抢着往里进招，我就更不能够进招了。二位恩师全都嘱咐过，遇上劲敌当场动手，最要紧的就是忌讳六戒传神。什么叫做六戒呢：怒气第一，轻敌第二，贪功第三，玩忽第四，走神第五，思虑第六，这六戒之中，就是第六戒，较比轻一点儿，动手之时要免思虑别事，还是谁也不能够不思想，不过这个思想，有个范围，只要不出动手的范围。什么叫动手的范围呢？类乎想想招数，想想当年练艺老师嘱咐的言语，想想以前动手的经验，大凡这种思想全都不算不对；如果说想起他跟我有仇，到了现在尚且未报，或者某一段事，到现在尚且未办解决，一面动手，一面思想着别的事，这就算触犯六戒

的禁例，这个动手非败不可。至于怒气那就更厉害了，丹田之气所以能够沉的住，就仗着五内和平，五内就是四心脾肺肾，平常都说练功夫讲究打五种胎力，就是这五样儿，五内之中最易引动丹田气的就是肝，肝为内脏，胆为外腑，肝胆一动怒气，丹田气随之上冲，不但是心脑不灵活，就连肢骨的运动，也被气贯的透僵硬，身心不灵活，还能够不输吗？”第二就是轻敌，总以为人家没有自己能耐大，比如说有一招功夫，这一招连贯起来一共是五招，在头一招没有什么厉害，第二第三却是要命的绝手，他因为轻敌的关系，总以为人家能打第一招，绝不会打第二第三两招，自己并不用精神去预备；不然就是说人家打出来也不要紧，因为自己知道，认识这个招法，当然就有法子抵挡了，故不十分注意。哪知道招外有招法外有法，倒是那个意思，临时不管了，虽然不跟原招厉害也差不了许多，如果不十分注意之时，并不难临时随敌改变，皆因没注意以至于人家打出来，手足失措，不能够抵挡，难道说不败还等什么？到了贪功这一条儿，非常厉害，是贪功的人就着急，恨不能三招两式把人家赢了，最容易中了人家的欺骗之招。有的时候他也许知道人家这是诓骗之招，怎奈就因为贪功心急，存着一份侥幸的思想，请想这还能够不上当吗？玩忽这个意思，可也跟轻敌差不多。为什么单立这么一条呢？因为这个玩忽之中，有用招的关系，本来知道这一招打出去，与自己有很大的危险，他因为要试试，这个毛病可就是在试的上头了。因为动手这个玩艺是千钧一发之时，一个措置不当再想改那如何能够来的及？到了后悔的时候，也许伤也许死。因此禁止玩忽。这个走神似乎像思想差不多，既然是禁有专条，当然也另有一番意思，思想不过是

专说内心，这个走神就不然了，说的是外面的耳与目，可并不是不能耳听目睹，讲究动手眼观六路，就是上下左右前后，耳听八方，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可是应当听与看全都是自己与敌人动手的事，不应当看别的。因为一看别的，对于敌招必然失顾，一听别的，对于敌人的动作，便审在不清：这便是致败之由。故此也把他明条禁止。这就是当初二位恩师嘱咐的对于跟人动手，必须禁止六贼。今天这个洪林我可不能小看他。他越是这样滑战，我越不可以贪功，你不是滑战吗？难过说我就不会滑战吗？你怎样我也怎样，咱们二人今天到要看看谁的火候好。这一来不要紧，牛和洪林二人这个动手了不的了，不用说一时半时三五十个照面，就是打这一夜也未必能够分出高底上下来。这两个人是这样，到了金斗那里就不然了，动手约有四十多个回合，金斗不由的一皱眉，看了看花纯招数，顾全的非常严密，到是很算不错，可有一样儿，就凭我金斗出世这么些个年，不敢说压倒一切，大概平平常常的人动手，他可不是我的敌手，这个小子就是这么小的年纪，就让你有功夫，可能够有多大？今天我要是跟你战到一百个回合。我也不用输招：这个跟头算我栽了。小子越想心里越着急，恨不能把概递到孩儿的头上，当时把他打倒。金斗这个地方倒不是动手没有阅历，要说他的火候不如花纯，这个话可没有，皆因事情逼的叫小子着急，眼睁睁凭这么大的金斗金玉宫，跟一个小孩子动上手居然这大半天就会分不出胜负来，未免顾着自己的脸上难看。如果要是在旁的地方还好点儿，自己到关家前来，不是找今古侠来了吗？关斗乃是鼎鼎大名的老剑客，剑客都敢找，不问可知道这个能为就很够看的了，如果说老剑客没在家，谈到了

当场动手，哪一个也不成。是老剑客的徒弟，还可以说是剑客亲传，那个能为高上，可是也不能说太大呢：如果一费事，那个剑客不就不用找了吗？找着也不是人家的敌手。何况这个花纯并不是老剑客的弟子，居然自己跟人家动手，几十个照面并不能够取胜，请想小子还能够不着急吗？哪知道他这着急不要紧，就犯了动手的六戒了。越急越想快胜，越想快，不但快不了，反倒慢了。花纯小孩儿那乃是绝顶聪明，何况受过高人指点，明白人的传授，动手一揣度金斗这个意思，自己就明白了，不问可知，小子因为这大半天没把我战败，故此觉着脸上不挂，所以才把招数一个劲儿的加紧，常言说的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小子这可不算我对不起你，小子你既然有这个意思，我就要借此败你。孩儿想到这里，动着手说道："金斗，今天可不是你家少爷小看你，就凭你这个能耐，怎么样还敢找关老剑客比论高低？你不自量力也未免太甚了。我的能为也不是跟关老剑客比上，多了不差，他老人家一个人可以当我十个，你跟我动手尚且战了这么大的功夫，仍然不占上风，假如说你要是跟老剑客走上，还不是三个照面把你战败吗？叫我说小子你要是知时达务，趁着两下里未分高低，赶紧撤军刃一走，落个整尸就完了，从此可也就别想找关老剑客了，你自己觉着有能耐，那个事可办不到。拿少爷我说吧，这么小小的年岁，统共可练了多少年？你尚且赢不了，见着老剑客好有一比。"金斗听到这里不答理这个孩儿可也就算完了，哪知道小子气得吁吁喘大气，听花纯说出来好有一比，小子一边生气，遂问道："花纯你说好有一比，但不知比什么，又有什么可比的呢？"花纯说的也好："比什么，这你还不知道吗？耗子舔猫鼻子，屁股眼上拔火罐，小

名你小子就叫捉死。”几句话本来是小孩儿的话，按说很不算什么，怎奈这个时候不对，小子气的二目之中往外冒金星，连连说道：“好小辈，你竟敢用言语奚落你家金祖宗，别走，看招！”花纯说道：“你小子想的倒不错，咱们两个人谁也走不了。打算走也成，得把你的小命留下。”花纯所用这就叫激怒的战术，这个话你可千万别不信，以前我也说过几次，动手就跟打牌一样，全都怕有气，大凡是用精神的事，只要是气上来了，无论如何这个精神他也就圆满不了啦，到了动手打牌尤为特甚，打牌虽然是赌钱，里面也包含着战术，所以文人墨客管打牌叫做竹城之战，这个比方到是近乎道理，比如说大家坐在一处打牌，四个人就有一位牌气太旺，差不多全都三归一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施展这个激怒战术，他要是打出一个九条来，你看着你的牌要是和不了，就可以拆着打，他不是打了九条了吗？你可以把成了好副的七八九条拆了，也拿九条来顶他，而是八九条仍然在手里放着，多咱你的上家再打下九条或者是六条来，你就把他再吃回来，那个人当然要说你不是刚打了九条吗？你就可以明告诉他，我打九条的时候是成副拆的，就为的是顶你。如果你再打八条，当然我也打八条，你既然不打八条，我还怕你作对儿呢，绝以不往下打。你始终没打，仍然还把他吃回来，他听了这个话当然有气，大概都是类乎这个言语，如果他不生气，就想别的法子，设如他生气，就尽着说起来没完。他的牌不是打的极顺吗？就因生气的关系，计算也不好了，牌的远近张也就不管了，霎时间打几张漏牌。他看打牌打漏了便知生气，越生气打不好，他这个火儿就算过去了。这就叫激怒的战术。这个动手更得讲究这个了。少爷花纯当时说完了这几句话，果然

金斗气得把双撅一紧，招似狂风骤雨，不管冒险不冒险怔往里递。花纯一看这就成了，大概打算赢他不费吹灰之力。花纯一面想作出来一种力怯的模样，招也慢了，封避躲闪，也不敢抢着往里进招了。别看招数透慢，看的可非常严紧，金斗心里哪知道孩儿这是奸计，还以为是自己招数加紧，把孩儿逼的难以抵敌呢。自己又格外壮了一步精神，那招数上更加紧了，又战了二十多个照面，金斗一看这个花纯能为不敌，他也不败，不问可知这是打算耐斗了，如果我要不想个特别法子，打算还进招去，再战一百合也不过就是如此，如把我那奸心计使出来，小子年轻轻没有多大阅历，必然看不明白，只要他看出便宜来。往里一进招，小子就是输了，自己想到这里心中高兴，看好机会，小子托槅要走。花纯对于他这个意思早就明白了，一看小子托槅逃走，花少爷站在那里身形不动，把身形一转，翻身棒打将出来，这个功夫差不多的主儿，他可不敢使的这一手儿。动手凭军刃当命脉，把军刃撒手，掷将出去，能够取胜当然什么话也不说了；倘若不能取胜，那就算落了败了。因为敌人回过头来再战，自己手中已然没有军刃抵抗了，虽然说两只军刃扔了一只，短兵刃单枝，那也就无济于事了。所以这个功夫，不能够轻用，到了用这个功夫的时候，除非是一拿八准，发出去准能够取胜。这个话在雍正剑侠图上说不算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扔出去的，其实这种撒手招就叫飞棒，说玄了这就是一挥手捧飞出去会打敌人，这个书上可没有那个，完全在武术范围之中，都凭的是血气之勇。小子金斗他怎么也想不到孩儿有这个能耐，以至他听见后面有东西打来了，棒力太大，来的太快，小子将然想躲，就听噗的一声，已经在屁股蛋上钉上了。小子身形

向前一栽，按说可倒不了，花纯眼快手快，就着他往前一栽的光景，第二枝棒也发出来了。这一枝可是横着打出去的，恰中小子的大腿，一连两下，小子他哪里能够站的住？噗咚一声把小子打了个狗吃屎，当啷啷的双橛撒手飞出去多远。花少爷走上前来，用脚踩住，吩咐一声："来呀，把小子捆绑起来。"这一来不要紧，把个神枪花四爸给笑的连嘴都并不上了，赶紧来到了当场，解小子的十字绊绳，四马攒蹄一捆，这个地方就看出贼人的性质来了：按说洪林看见金斗被擒，应当拼死一战才对，哪知道这小子反倒撤军刃走了。这个话倒是可也别怨洪林逃走，他也有他的一分难处：平平常常的说这个金斗比他的能为线高强，居然被这个小孩子拿住了，可见得这个小孩子能为高了；自己跟牛和动手，对付着就算打了个平手，准要说是这个拼命还不一定怎么样，到如今金斗被擒了，又勾出一个小孩子来，倘若能再加入帮着这个牛和，就让我是两个人，也是白搭，倒不如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有什么主意回来再想。故此小子才逃走。牛和略为追了追，也准知道追不上，这才回到了关宅，吩咐人把金斗带过来。牛和这里尚未说话，金斗首先说话了，叫声："姓牛的，姓金的不是被你拿住了吗，别的话任什么别说，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姓金的绝以不含乎；如果言语奚落，我可就要破口骂你了。"牛和叫道："金斗，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好武好练，谈到谁访谁那可不算新鲜，就是当场动手强存弱死，那也不算什么，可就不应当搅闹家宅。现在我把你拿住，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访关老剑客，夜半入人家宅，非奸即盗，我就拿盗贼办你。还别说杀你，杀你没有这个权，就是打你都不成。既然身为剑侠，就当遵守国法王章，绝不能在私宅之中擅立公堂。现在

不是河南卫辉府吗？等到天光明亮，我把你送府衙凭官治罪就是了。”金斗一听知道，这个跟头算栽上了。本来打算说几句不好听的言语，把牛和的火儿激起来，叫他准起刀落把自己杀死就算完了。哪知道人家牛和偏不这么办。小子无法，只可低头不语，这天夜里，当然把小子放在空屋之中，派人看守，到了天光一亮，牛和武爷花家父子，四位剑客携带军刃护送，到了府衙班，找着值日头儿仇顺，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了，叫他到里面去回话。知府赵大人名叫赵一清，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一听是关家堡的贼案，准知道姓关的这个门口，并不是寻常人家，这个贼揽闹住宅，可见得不是寻常之辈。当时并未升座公堂，开了后面花厅，打发人把牛和请到里面谈话。牛和见着知府吴大人向上请安，按说平常百姓见官就应当磕头，怎奈这不是公堂上面，只好向上请安。知府非常客气，当时让坐，有手下人献茶。知府问了问名姓，老少四位各自报通名姓之后，知府遂问道：“但不知关老剑客到哪里去了？”牛和向上回道：“敝恩师他老人家本来任侠好义，无事各处游玩，就算行无定所。牛和因为顺便前来请安，正遇此事，幸有花家父子，武老英雄相帮，才把贼人拿住。知府问道：“这个贼还是头一次来的，还是已经来过呢？”牛和并不稳瞒，就把金斗访关爷不遇，故此揽闹家宅，既然深夜拿住，当然按贼盗办理。赵大人点了点头，叫道：“牛少剑客，这个话我全都明白了。不过本府没有专主权，把他如何发落，当然要行文上宪听候发落。在行文上宪的时候，这个金斗当然得押在府牢之中。既然他等到关家堡去的时候，本来就是两个，一名被拿，那一名在逃，可见外方面有他的羽党。现在我的府衙之中三班人役，不过都是平常之人，特别的能为，如

果说凭他们看守这个金斗或者能行，倘有他的党羽前来，都是高来高去之人，他等就是防不胜防。何况见着面动手不是他们的敌手，出了别的意外到显着不合适。本府有件事要求就是求你们几位到府衙帮忙，以免有人前来劫狱。到了解走之时路途上再护送一程，路费自然有本府办理。”牛和一听知府所说之话很近乎情理，这才说道：“大人所说之话实在有理，就连关家堡敝恩师的宅院之中也得留人看守，不然恐怕他等前去搅闹。这么办吧，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大人这里留两位就是了。”按说府衙里留人，就应当留一位武术高强的才对，怎奈牛和恐怕出祸再有贼人前去，自己当然要挑能为高强的。这个有能为没能为，自己没看见不敢说，反正花四爸没有他的儿子花纯能为好，自己便打定了主意，叫花纯跟自己回家，府衙里留花四爸武金堂二位。知府赵大人，准知道这四位都是武术高强，哪里知道谁行谁不行呢？当时可就点头答应了。

牛爷同着花纯回家，不表花四爸武金堂，单说花少爷住在关宅，孩儿也知道这位牛和有能为，二人无事，就盘桓些个武术功夫。说不说过了三四天，这天晚响二人谈得高兴，嫌屋里说话不便宜，来到了院中。虽说不练，可是说什么也略为比两手什么。二人正然谈到得意之时，猛然间听见房上哧哧两声，不问可知当然是贼人又来了。二人将然要上房观看，这么个功夫嗖嗖两条黑影，全都由打房上跳到了院中，细看非是别人，正是神枪花四爸，武金堂。牛和当时看见了这二位不由得吓了一跳，遂问道：“你们二位不在府衙之中看守差使，你们夜间到此，莫非有什么事吗？”花四爸长叹一声，叫了一声：“牛少剑客简直你就别提了。现在金斗已经被人劫狱劫走了。”牛和听了不由得：“哎呀”一声，果然不出大人所

料。只可说道："劫狱之人二位看见了没有？"花四爸把经过之事叙说了一遍。

原来赵大人知道河南贼人非常厉害，告诉狱头格外留神还不说，给金斗带上极重的刑具，就怕的是有人前来劫狱。哪知道越怕事越有。天也就在三更天左右，忽然间，狱门口发现一个人手擎鬼头刀，正是洪林。花四爸知道小子是前来劫狱的，这才把枪递过去动手。洪林哪把花四爷放在心上，遂说道："姓花的，我早就知道你在这里，不然的话我还不来呢。实话告诉你把，姓洪的特此前来。就为的是劫狱，难道你还拦阻不成吗？如果不拦还则罢了，你这一拦不要紧，今天你家洪大太爷，非得叫你看看我这个厉害，不用费话，趁早赶快请开，不必多管事就成了，不然今天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花四爸抖枪过来动手，洪林摆刀相迎，二人杀在了一处。可别看洪林就是一个人，花四爸还真正不是人家敌手。在旁边武金堂看的明白，赶紧摆刀过来协力相帮，洪林凭手中一口刀力敌二人，小子不但是没有半点惧色，那一口鬼头刀，舞得上下翻飞，这二位不但是敌不了人家，时间一延长，还有输的可能。花四爸心里还非常认便宜。便宜什么呢？幸亏这小子劫狱他是自己来的，这要是来的人多，一面动着手，那里把狱早就劫了。可是这位花四爸也全都想错了，他老人家就没想想这是个什么事。能够一个人来吗？将然想到这里，就听有人打了一声呼哨，跟着洪林撤刀就走。武金堂一看就知道这个事坏了，不问可知，贼人前来动手这是个诈术，一边动手一边作活，金斗必然被他等救走。二位既然打算到狱中查问，这时候狱卒牢头到了。见着二位惊慌失色说道："可了不的了，来了一个老道，还有一个道姑，到了狱中不费吹灰

之力，把金斗救走，我等将要拦阻，哪知道到了跟前，老道没费劲，就把狱卒杀死两个。又不见你们二位到来，无法拦阻，故此前来报告。”花四爸一听满都砸啦，遂把自己跟贼人动手前后话说了一遍，不敢怠慢，赶紧随后追赶，哪里还看得见人影儿？二位以为回到府衙见着知府赵大人不好说，他不是知道追赶贼人走了吗？莫若趁此不必回去就算完了。故此老二位，追不上贼人，也不回归府衙，一直回到关家堡。因为深夜之间叫门不便，故而施展飞檐走壁跳墙入院。牛和一听不由得埋怨这二位道：“你们二位把事全都办错了。既是看差使，就应当倒替班不离狱门左右，为什么躲到旁边去呢？以至于贼人动手，有人劫狱就不知道了。可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牛和自己也埋怨自己，家里一点事没有，府衙之中不应当叫这二位去。假如说去两位武术高强的主儿，就是贼人设计恐怕也劫不走金斗。万事不说，当时一有事，一个人动手拿贼，那一位把狱门一把，不但那被擒之人救不走，所来劫狱之贼还许当场拿住。哪知道这二位的能为欠强，两个人打一个，长了尚且不是人家敌手，故而才把事全都坏了。事已至此就算一点办法没有。府衙不来人问什么也别提，就作为不知道，如果府衙来人问话，也说没见着花武二位，那样说倒觉着省事。当时计划完了大家打算要休息休息，就在这么个光景，忽然间听见外面有衣襟带风的声音，嗖嗖嗖还不止是一位。牛和未免吓了一跳，赶紧大家一同前来观看；哎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金斗跟洪林二人，此外还有一位道姑，一个老道。牛和看了看认得：老道正是循环道长贺清虚，道姑可就是蓝衣仙姑贺云真。牛和看见这男女二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如果说是别人，就是来三个五个也算不了什么，这

两个人可就不然了，还慢说是我等之辈，就是我的那位恩师，跟他们当场动手，也未必准保赢的了人家。怎么金斗这小子会把他二人找了来呢？牛和哪里知道，贺清虚兄妹二人因为跟洪林路遇，这兄妹本来要找朋友，联络同志，设法子报仇，可是一时之间没有地方找去，不过就是信步而行，那个意思就是打算随机遇缘。贺清虚一路长吁短叹，蓝衣仙姑劝说了几句话他反倒乐了，蓝衣仙姑道："到现在我们就算是信马由缰，如果真要是找一个地方一呆，说什么证悟参修，练气养神，在这时还不成。不过咱们的机会没赶好，所以才弄的前后脚步，一点不顶对。"兄妹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来到了河南地方。贺清虚说道："这个地方很有几条英雄，是咱们不出去作什么事业，也可以在他们这里落落脚。"贺玄真到了这个时候，是恨不能回庙，修养些个日子，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贺清虚的意思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也是一样的呆着吗？那个意思就是在哪呆着全都能成。打算顺便在这个卫辉府访两位朋友，可是也没想起一定找谁来。正然往前行走，迎面碰上一个人，老道一看认得正是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看见了贺清虚，小子非常喜欢，走上前去行礼。贺清虚问他这是到哪里去，洪林说道："你老人家先不用问我了，我就问你到这里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没有？"老道说道："倒是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洪林点头说道："好了，既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你就跟我到我的家里去吧，我还有要紧的事求你呢。"贺清虚兄妹，到了洪林的家中，洪林就把相约的到关家堡找关斗报仇前后话一说，现在金斗被获遭擒，贺清虚听了听，合着是这关家堡里的关斗未曾在家。这也不是说句大话，如果他未曾在家，任凭他的家中有什么人，大概他也不是我的敌

手，既如此，先设法搭救金斗就是了。贺氏兄妹到了关宅探听，才知道金斗已经送到了府衙，并且知府要求留人看守，所留的人位可就是武金堂花四爸。洪林说道："二位仙长，这两个人你不用管，有我洪林一个人就把他们敌住了。就请二位仙长先到牢狱救人就是了。"当时计划已定，可不能当天夜里伸手就办，也总得各处踩踩道。数日的光景，道路全都调查好了，贺氏兄妹洪林一同前往。洪林早就知道花四爸够奔大狱准由这里走，预先在此等候，看着二人来到这里，这才当场动手。在他们动手之先，贺氏兄妹二，早就到了大狱了。狱锁斩开，到了里面，把金斗上下手的刑具完全砸下来，被擒日子并不多，略为一活动，四肢已经恢复原状了。到了此处一看成林正跟二人动手，打了一声呼哨这才彼此一同逃走。花四爸武金堂二位追赶那如何赶的上？这就是金斗遇救的情形。他们彼此一商量，到如今有了这二位剑客相帮，这才是报仇的好机会呢。故此一同来到了关宅。这位少剑客对于贺玄真这个能耐是知道的，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哎呀，从中有这二人前来，今天这个动手，大概我等难以取胜，虽然这么想，可也就说不出不算来，只可问道："金斗，你乃是关宅阶下之囚，有何面目今又重来？"洪斗这小子用手指着拍着胸脯，叫声："牛和，你还是剑客的门徒，说话不知羞耻。那一日是你老太爷，全拿你等当作七岁玩童，未曾留意，以致招数失神，被尔等拿获，如果说我要不是自愿被获遭擒，就凭尔等这个能为，八个算一个也是白给。"牛和微然一笑：将过来动手，这功夫孩儿花纯，高声说道："金斗你这个牛就不用吹了，不信今天我还照样将你拿住。"金斗看见花纯，那就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连连说道："好小辈，凭你也敢在太爷面前说这

个大话。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金斗是何如人也”，说着话双撅亮将出来。花纯不含乎，鹿角棒左右一分，二人当场动手。洪林虽然知道自己不是牛和的敌手，可有一节，现在有贺清虚在这里，总算自己有了仗恃，当时也就把精神振作起来，亮自己的金背鬼头刀，连连叫道：“牛和，来来来，今天我要跟你分个强存弱死。”牛和亮刀动手。现在他们四个人打了两团：“这边有武金堂花四爸，那边还有贺氏兄妹，花四爸等知道动手不成，贺清虚也不叫他们只是注意看着这四个人动手。要说这四位准保是谁能够赢谁，这个话可不敢说一定，在没有多少照面以前，就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并不分胜负输赢。这说的是以前，到后来招数一多可就不然了；洪林不是牛和的敌手；今天这个金斗也跟往日不同了，小子特别抖擞精神，把手中一对双撅舞得上下翻飞，孩儿花纯，要说不是他的敌手，这个话可没有，不过打算赢他费点事。老道贺清虚在旁边看的明明白白，自己本打算来到这里就亮剑动手，皆因金斗洪林二人，彼此一叫话，首先动手，故此自己只好看看就是了，到了你等不敌之时，我再出头不晚。到现在一看洪林实在不成了，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洪林闪在一旁，贫道来也。”小子一听老道出头，心里非常喜欢，跟着把手中的金背刀，用了一招蝴蝶过墙、越草扇风的招数，这就叫走后留招，然后身形向圈外一纵，牛和动着手听得真切，知道贺清虚要出头动手，自己也并不追赶于他，只是持刀站在那里，瞪眼观看。洪林退下去，贺清虚大摇大摆走到了近前，宝剑仍然在腰间跨着，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牛和，今天我虽然是出头跟你动手，我可有几句话，话说完了里面有两个意思，如果你要愿意答应，但得还是不动手比什么都

好。”牛和一听，这个老道向来是辅助恶人，助桀为虐，居然今天他也说出这个话来了，你以礼来，我以礼还，你以恶来我就以恶相迎，既你这么说，我先问问你，你有什么话说。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贺清虚有何言语你就说吧。通情达理话就好说，不通情达理，任凭你说什么也不成。”老道未曾说话先冷笑两声，叫道：“牛和，我跟你说道这可不是自高身分，虽然我是帮助金斗来到这里，要说看眼非动手不可，那就叫欺负你，所以我才出了这么个法子，说出两条道儿来，但得你要能够答应，这个手就可以不必动了。头一样金斗到这里来，并不是无因来的，那乃是你的老师把人家得罪了。故此才来到关家堡报仇，这也可以说是冤有头债有主，并不是他无理前来搅闹。到现在你的老师未在家，或者是稳藏起来不敢见面，那就全都不管了。你是他的徒弟，倒是也应当出头，可有一样儿，不问青红皂白，拿过来你就动手，这个话，可有点儿不对。何况现在你就算人单势孤，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就是有几位帮手，那个能为最大也就是与你相等，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大一点儿，你们这个能耐在我眼里看，不过都是寻常之辈，准要谈到了打，你等绝以难讨公道。”所以我替你出主意，可也算从中说和，就是为两造好，实在与你有莫大的便宜，就是让你到金斗洪林面前，替你的老师陪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么一来那就算你对了，这是一个办法；陪礼你不愿意，可以远走高飞，可并不是说你师傅家里的事，不让你管，就是到外面去寻找你的老师。这就是两个办法，你自己随便挑，愿意怎么办都成。”牛和心说：早知道他说不出正经话来，不过我要是不容他说出来，就仿佛我这个人沉不住气。容老道把话说完了，牛和牛宝元哈哈

一阵大笑，叫声："贺清虚，你出头替我们说合，我可不能说你不好，再说看你这么大年纪，不管你说的对不对，我可不能不容你说话。这不是你已经说完了吗？你的美意我谢谢，所说的两个办法，一个也不成。话我可不能不跟你说明白了，你说叫我出头替我的老师陪礼，这可不是陪不着，并且还是应当出头陪礼。不过事得说明白了，实在要是我的老师不对，这个话还用你说吗？不但我自己能够出头，就连我的老师，身为剑客。也不能无理欺人。请问我的老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再者说就是剑客爷他老人家的不对，这个事我就没亲眼目睹：现在听你们所说的，不过是一面之词，要是陪礼这个话就办不到了。再者说到外面寻找剑客爷，这倒是个办法，可有一节：关宅无人，不应当前来搅闹，好汉子做好汉子当，谁的事找谁去，据你们说是我的老师在家不敢出头，这就叫强辞夺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个明白的证见，老剑客爷并未在家这个事，叫我赶上了，金斗尚且被获遭擒，如果老人家在家里，据我想他们连性命就都没有了，你可以想一想是我的老师没在家吗，这个人除非是怕人才不敢出头出见呢。如果说不怕，有什么藏着的必要？非说人家在家里不敢出头，那叫借题说话，不然怎么前来搅闹，叫我一说这还是好听的。再一说，哪里是找老剑客爷来了，分明是打听他老人家不在家，特意前来找这个虚面儿。在你们没来这儿之先，当然是多方打听，打听明白确实老剑客爷没在家，这才敢前来；真要是打听不明白，不准知道他老人家在家不在家，据我看你们还未必敢来呢。皆因这里头有个原因，老剑客爷并不是时常总不在家，连家里带外头，合计起来，还是在家里的时候多，何况金斗跟他老人家有仇，不但不是现在的事，这个日

子已经不少了，那时老剑客爷在家里，为什么不来找呢？这么看起来，当然是惧怕他老人家。这样英雄就可以收拾起，找个深山大谷无人之处，稳姓埋名，或者还可少栽跟头，如果尽着不知进退，任意所为，自以为荣，人以为耻，将来落得众人不齿，英雄堆里除名，不过是个跳梁宵小，扰人蟊贼而已，话说的是金斗洪林二人。至于你比我们二人更不应当了，身为出家的老道，不思深林山谷修身养性却跑到红尘世上，到处作恶胡为，按前者你们行为来说，就得人而诛之的地位，因为你们助落网之贼，到现在又来辅助蟊贼搅闹人家家宅，天地之间哪里有你这样出家的老道？告诉你，牛和出身正大，乃是鼎鼎大名的剑客的门徒，临大节而不苟，生死在前，皆所不惧，何况你等不过就是平常之辈，论到当场动手，各施所能，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如果你要是知情达理，从此学为好人，你就应当站起来一走，我也不能赶尽杀绝，非拿住你送交当官不成，如果说你愿意帮助金斗，别的话不用说，亮军刃动手就算完了。”老道本来是个不能谈话的人，当时听牛和一说出这片言语，羞恼怒气样样都有，当时气得张口结舌，任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气恨恨说道：“好，我是一片好意，你既不听，要求我当场动手，这个倒不算很难。”说罢回手亮剑，左手一掐剑诀，右手宝剑高高擎起，叫道：“牛和休走接招。”宝剑用的是击剑法，照定牛爷顶门劈来。牛和并不答言，只可凭手中刀接架相还。这个地方才看出人的能为来，平常总以为是剑客的徒弟，当然不如剑客，有谁知这位牛和却不然，经过两位剑客亲传，那个刀法实有独到之处，就凭老道这么高的身分，动上手三十来个照面居然打了个平平，并不分胜负高低。这么说不算什么，要是跟老道动手，二十来个照面

不分胜负，这个能为就得算有剑客的身分，不然不用说二十个照面，就十个照面也支持不了。不过有一样儿，牛爷的功夫不含乎，动上手不如老道经验大，再一说就是功夫差着，到了三十个照面往外一开，渐渐牛爷的招数就不如老道快了。老道起先还是真害怕，想不到牛和真有这么高的功夫，如果说我要不留神，今天还许死在他的手中。真要死了倒不算什么，好武好练的人，死在刀剑之下，那就算寿终正寝，倘若是死不了，身上带伤，这个跟头可就算栽到家了。自己想到这里心里骇怕，老道的招数半点可不敢疏忽。到后来见牛和招数透慢，自己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宝剑招数更是一招紧似一招了。牛和要说当时输招可不至于，不过是不能取胜，并且时间延长了还是非输不可。旁边的花四爸武金堂对于这个意思，全都看出来了，可就是有一样儿不能够过来。倒不是不敢过来，准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就是过来拼了命，也是无济于事。怎奈心里非常着急，这么看起来，今天这个事，就算了不的了，旁边有一位道姑贺玄真，站在那里未曾动手，假如说贼人群打群殴，我们就无法抵挡了，你说到了这个时候，不用说没有地方叫人去，就是有地方叫去，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了。这可就得说不巧不成书了，正在严重紧要之时，忽然闻听见房上有人笑说："借问下面动手之人，这可是关家堡关斗今古侠老侠客的住宅吗？"

第一百六十九回

金祥卖茶逢恶棍　柳姐设计脱虎口

这话来得太已突然了，头一样儿找人没有在三更半夜的；再者说，问路也没有上房问的，这是有人在院里动作，你可以问了，如果说院中无事，这时候宅中之人，全都在安眠熟睡之时，这个过路人，你怎么打听呢？花四爸一想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贼人的羽党，不是还则罢了，真要是的话，那可说不上不算来，唯有凭手中的枪跟他一死相拼就是了。老英雄想到这里，这才答言说道："不错，这就是关老剑客的住宅，夤夜之间到此作什？"这句话没等说完，房上这个人唰的一声跳下来了，浑身上下穿白戴素，大概是个青年女子，猛然一看就如同白娘娘差不多。到了下面问道："你等何必当场动手，这时候动手的人，全都一个个跳出了圈外。金斗以为是牛和请来的帮手，牛和也以为是贼人的羽党，两方面全都住手要问个明白。话尚未说女子先问了："你们因为何事动手？"牛和把话略略一说，就见这个女子立时蛾眉紧皱，用手点指："我就知道你们这群不是好东西，来来来，你先不用找关老剑客，我跟你比试比试就是了。"哟，牛和一听，不知这位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人家这位叫什么，深更半夜之间来到了这里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就算帮起忙儿来了。

这要是在大鼓词书上，这个话就太好说了。当然是关老剑客，不一定走到什么地方，忽然间觉着一阵心忙意乱，不住眼跳不宁，老人家袖占一课，不用人说知道了，原来是家

中闹了饥荒，牛和徒儿虽然赶到了关家堡，怎奈不是人家的对手也枉然，一道灵符忙书就，忙向空中念真言，真言咒语念了三遍，这才拘来上界一位女金仙。要按这么一说来的这位是女大仙了。照着这么说倒不是不成，不过在剑侠图上，有些个交代不下去。虽然说是不巧不成书，也得巧出个道理来，用什么来什么可办不到。这位女子，乃是一位新出世的女英雄，姓金名叫金宝莲，有个闺中的外号，并不是在江湖中闯练出来的，在学艺之后，老师送给的美称是白龙女。提起她的家世，也非常叫人酸鼻。他的爹爹名叫金祥，在河南卫辉府城西，通衢大街上面，摆设茶棚为生。他们的住家也离着这个道路不远，小地名叫做沙屯，很小的一个村庄，一大关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全都是薄田数亩，一家富足的也没有。金祥除了这个金宝莲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小儿子，比这个姑娘小着七八岁，小名叫贵子。金祥的老伴儿冯氏，娘家离这里也就是三四里地，也是穷家的姑娘出身。跟金祥过这份穷日子，倒是也很安心度日。这一年金宝莲十二岁，也搭着这个发育得太早，虽然是十二岁的孩子，长得如花似玉，身量也够高了，可巧赶上三月有个庙会，这个茶棚上当然非常忙了，到了乡村过日子可就是这个样儿，就怕买卖不赚钱，只要是赚钱，不论男女老少，大家是一齐动手。冯氏因为得着贵子，对于卖茶当然就不成了，金宝莲在家里闲着没事，金祥就叫她到茶棚里面帮着做买卖，提壶倒水，给茶客倒茶。这个庙会一共是十天，大道上面人就算络绎不绝。虽然不说人人到此都得喝碗茶，差不多的都要借着喝茶在这里歇会子。这一天，天时就在正午，大道上面来了一辆轿车，车棚青绒围子，花咕辘白马，好阔的车啦。在车辕子那里坐着一位赶车

的，身穿挖云边阔鲁坎肩，下面是土黄布裤子，脚底螳螂肚的靴子，黄布镶青云，薄底搬尖，头上是紫花布的手巾罩头。不用说这辆车，就凭这个车把式就知道是财主家的。车由打远远的就往跟前奔，到了茶棚这里，把式跳下来喊了一声："吁"，车站住，然后高声叫道："掌柜的你这里有凉水没有？"这个牲口，套车时候没饮，走了这十来里地太渴了，来点水饮饮，我多给茶钱。"金祥一看，本来自己这个买卖，只卖熟茶，不卖生水，井也离此不远，差不多饮牲口的来到这里都到井上饮去，可是套着车太不容易了。水桶倒是有，因为是挑干净水给人喝的，如果说提过来饮牲口，回头再提干净水给人喝，不用说良心上过不去，恐怕叫茶坐看见不愿意，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回头这个茶就不用卖了。可是当时要说不卖，未免又显着太不对了。因为有这些思想，答应得可就稍为的迟了一点儿。这么个功夫，赶车的把眼一瞪，跟着说道："我所说的话你是听见了没有？不用说这是给你钱，就是不给你钱，要点儿凉水那也算不了什么，怎么你这个人作买卖，这么不讲面子呢？你要是跟别人不讲面子，我不说，跟我不讲面子，你可瞎了眼了。金祥这个人可是忠厚老实，不过就是不会说话，当时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有气，说道："你这个人，也太损了，你说的话，我还没说行与不行呢，真要是说不行，你跟我瞪眼，这个话也可以说，我还没说不成呢，你凭什么就跟我瞪眼呢？"这个说话把式手里拿着鞭子，把胸脯一腆："啊，瞪眼怎么样，告诉你瞪眼这是好的。"金祥一听这不是不讲理吗？当然也很有气，遂说道："不好又应当怎么样呢？"车把式说的也好："不好那个法子可多了，拆了你这个王八棚子不让你干，再要不忿气的话，把你送个地方收

拾收拾你。”金祥一听，我这里又招谁不惹谁？做一份小买卖凭力气卖钱，犯私的不吃犯法的不做，怎么着找个地方收拾收拾我，王法虽然厉害不治无罪之人，我招谁惹谁了？这个地方就是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炷香，这个气要是不顺，无论谁他也得跟你干干。金祥当时可真急啦，连连说道：“你有什么势力，为什么这么横？还要拆我的茶棚，还要打人；还要把我送个地方。买卖不做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劲头儿。”赶车的听到这里，小子把头发都气炸了，手里拿着赶车的鞭子，够奔茶摊，举鞭照定金祥便打，金祥只顾生气了，还是真正没留神，吧的一声，这个鞭子正打脑袋上。皮鞭子打在牲口身上都是一溜岗子，人的脑袋如何受得了？当时就是鲜血浸浸流将下来。金祥一看脸打破了，伸手抄起把茶壶，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定小子一砍。其实赶车的这小子，也看见了，打算躲也照样躲得开，小子他说卖茶的不敢打他。将然要低下头说给你打，这个话还没说出来呢，吧的一声，壶打出来了。壶打得倒是不算什么，里头这一壶开水可了不得了，当时把小子脸烫得一脸紫泡，眼也睁不开了。小子撒手把马鞭子一扔，回头就跑。这么个功夫，后面又来了三四辆车，还有三四位骑马的，一看这个样儿立刻问道：“这是怎么了？”那一辆车里坐的人也下来，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少爷，遂指挥众人：“把这个卖茶的给我拴着走。”似乎这一帮都是官人打扮，一个个如狼似虎，这个一脚那个一拳，平常人，身上又没有武术，如何能敌得了这些个人，转眼之间，被他等打倒，有人掏出绳子来，倒剪二臂拉着就走。这位姑娘金宝莲一看众人这般厉害，几乎要吓死，别看害怕，连连的向他等要求：“众位大爷你们把我爹爹放开吧，他不会说话，叫他给你们众

位磕头，陪礼还不成吗？众人假装听不见，连人带车往回走。宝莲一想，就是我求你们不放，我也得跟着看看去，不然知道你们到哪里去呢?哪怕是你们将我们父女爷儿俩完全害死，那只可说是前世的冤家。姑娘把这个主意打定了，一面哀求，一面在后面紧紧跟随。这些个家奴之辈，看了看跟来的是个女子，并且还长得如花似玉，这才说道："小姑娘这个事你别求我们，我们主不了，我们都是伺候人的，我们少爷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办，应该求求少爷去，只要是他老人家说声完了，这个人马上就放了。"里面就有几个小子，连连说道："哪里有这么大功夫，答理她干什么。"姑娘听了这个话倒是有意赶上车子，好求求少爷，怎奈车辆行走得太快，自己在后跟着走，就是勉强跑，如果不是为爹爹的关系就算走不了啦。当时听了这个话虽然愿意追上，怎奈办不到。这么个功夫在前面来了四五辆载重大车，把一条道路全都占满了，自然轿车就走不了啦，只可就得站住。姑娘一看这可算是机会，如果不趁这时赶上车去，等着车辆全都过去，再要追赶可就来不及了。"想到这里紧着往前一走，车辆站住了自然就容易追了，转瞬之际来到了车前，高声喊嚷："车里面的少爷，你老人家高高手，恕过我的爹爹不会说话，我这里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车帘一启有人问道："什么人在此喧哗?"早有家人过来回话："这就是卖茶的女儿，随后追赶前来。"车上这位少爷抬头一看，看姑娘这份美丽的容颜，不由得就是一怔，这才说道："你是那个卖茶的女儿吗?"姑娘答道："不错，我的父亲，本来是个粗人，他不但不会说话，并且任什么也不懂，所以才冒犯大爷。"求你老人家可怜我们家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人家儿，全都指着我父亲一个人吃饭，你要是把他捆着走

了，这个茶也就不能卖了，家里并没有第二个人赚钱，岂不是一家老幼全都饿死吗？”这位少爷听姑娘说话，娇嫩的喉咙，不亚如春莺呖呖，那副容貌更不用说了，就如同九天仙女临凡一样，看年岁也就在十五六，正是粉红黛绿之时。这小子本来是个花中的恶鬼，色里魔王，当时看见姑娘不由得眼珠一转：我何不如此如此。这才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姓什么，说明白了我有话跟你说。”姑娘把名姓说出来，少爷叫道：“姑娘，你小小年纪，有如此孝心，替你父亲前来讲情，按说看在你的身上，就应当饶了他，把你们父女放着一走就算完了，可有一样儿，他不该用开水壶，把我赶车之人烫伤，我倒好说，这个赶车的是我父亲的人，回头老太爷子一看这个样儿，叫我可怎么说话？这不是你既求会子吗，我倒有个主意，你跟着一同到我家里去，见着老太爷，我也替你求求，你再过去一磕头，这个事可就算完了，如果说叫我说在这里放了可不成。”姑娘一听这位少爷，这个心眼可算是太好了，如果说自己不跟着当然父亲得吃苦。这才说道：“多谢少爷开恩，我情愿后面相随。”说完了话的功夫，前面的载重车，已经走过去了，车辆跟着又往前走。

走了会子，方来到一个村庄上面。姑娘并没出过门，也不认得这个村子叫什么地方。金祥一看可知道这个地方叫刘官屯，再往前走还有个张官屯，连沙屯算上，这是二十五里地。本来沙屯，也是沙官屯，那是三个为官的留下的，到现在张官屯刘官屯，全都富足，就是沙屯不成。也不是沙家后代不好，因为人家转移走了，所以这个村子也就不兴旺了。人家那个张官人家里的后代，这个世代书香始终未改，什么举人秀才，辈辈总有，到了这个刘官屯就不然了，后辈也没有

念书的了，就是这一辈出了一个武举，是车上这位少爷的哥哥，名叫刘国栋，坐车这小子名刘国柱。金祥一看就吓了一跳。素常听人说过，刘官屯这弟兄二人无恶不作，就是听见说，金祥可没见过这弟兄二人。今天一到这个村中，金祥就知道坏了，可是他的姑娘金宝莲随后跟来，他并不知道。假如说金祥要是知道的话，就是自己死了，也不能叫姑娘来，皆因他不知道，当时自己把牙关咬定，到了这个时候，就算后悔不及。这时早有人把他带到了里面，先放在后面空房之中。这时候，刘国柱叫家中的婆子，把姑娘领进了后面，小子把他一个得意的书僮，叫刘福，叫到了面前，叫声："福儿你过来，我告诉你几句话。"刘福说道："我的二少爷，有话就说。"刘国柱说道："我有话跟你说，叫你赶紧想个主意。"福儿赶紧过来，便叫声少爷你有什么事，说罢。"刘国柱就把赶车的杨三，在道路之上，如何跟一个卖茶的金祥打架，现在他有一个姑娘，已经跟着来了，我打算借着这段事，把他这个姑娘赖过来，这个法子应当怎么办。福儿笑了笑说道："少爷你竟办这些个事，家里的妻妾，足有十来多位，不知有几分颜色没有，这一看见就又爱上了，依我说不用找这个麻烦，玩不了三天两早晨，何必费这个事呢？"刘国柱一摆手说："你可不知道，这个女子如同天仙一般，如果弄不到手，我这条命就活不了啦。"福儿听到这里，把眼珠转了转，遂说道："好吧，这个事你就交给我吧，我看看能办，我就入手办，如果不好办，我也给你送信。"刘国柱说道："福儿呀，这段事我可托付你了。但是能够还是把它办成，最好今天夜晚成了才好，如果你办成了，我还有特别的赏赐呢。"刘福点头答应。走到外面，问问家人卖茶的人在哪屋里了，有人对他说明。小

子到了里面，向金祥问道："你就是摆茶摊的吗？"金祥一看，可不知道他是本宅的书僮，头一样穿的衣服阔绰，再者说小子长得太好了，金祥还以为他也是个少爷呢。遂点了点头："不错小人就是卖茶的金祥。"刘福说道："今天大哥你这段事办得可差点儿。如果说不把杨三打伤这个事就好办了，既然打伤这个话有点不好说。我是这宅里二位少爷的书僮，伺候人的人，不愿意看着卖苦力气人受折磨，这个事我给你多维持维持。可有一样，我怎么说，你可就得怎么听我的话。"金祥一听，原来这个小子也是奴才，可见得人家家里是财主了，不然可不能穿这么阔的衣服。当时说了几句好听的言语。刘福这才出来，又到了后面，找着姑娘，小子一个心中大大的不悦，就皆因姑娘长得容颜太好了，如果叫二少爷得到了手中，我们这个样儿的就不用说了，就是各位姨太太也得受他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这段事破坏了。想好了主意之后，这才说道："金大姑娘你是任什么不知道。你爹爹惹了祸，你就不应当到这里来。你知道我们少爷安的什么心吗？"姑娘一听知道他也是宅中的家人，这才问道："我并不知道。因为我父亲得罪了宅中的人，我是特来替我父亲求情，少爷安什么心我哪里知道？"刘福点点头道："我打量你也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我们二少爷打发我来跟你说，打算叫你陪着他就把你的父亲放了。你想一想，这个事能够办吗？我可不敢说是好心，我们这位少爷，除了正室之外，另外还有三位姨太太，就让说纳你为妾，也不过就是新鲜三天两日，然后就放在旁边了，你想这一辈子岂不就糟蹋了吗？"姑娘起头听他说这个话，臊得满面通红，后来越听这个事越有关系，这个说话之人心眼太好了。这才问道："您贵姓，既然有这番好心，

没别的我就求你多多搭救我出了刘家宅院就是了，以后我必然不忘你老人家的大德。”刘福闻听点了点头：“既然你这么说我当然没法，可是当时把你放了，我可没有那么大胆子。不过我从中设法就是了。”姑娘当然感激得不得了，说了多少感激的话，最后刘福嘱咐：“这个话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宅里人是多的，不打发我来，还可以打发别人来呢，你可千万把这个主意拿定了，无论谁来你至死也别答应。不然可就跳到火坑去了。”姑娘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必多嘱咐，就是没有你的话，既然没有我父母之命，我也不能答应。”刘福说道：“很好，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吧。”小子走出来一想，这个事麻烦了，就凭我一句话要说不成，二少爷现在迷上她了，绝以不能就此甘心，当然还得找别人办理；这个事，我一时之间也想不出相当的主意来，莫若还是找三少奶奶想个主意去吧。这个话要是说不明白，必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子事。我是一个书僮，为什么有事找三少奶奶说去呢？这个三少奶奶叫柳姐，就得说是刘福的媳妇。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往下阅者自然明白，故而今天拿不定主意，才找三姨太太，功夫不大，来在后面，就跟柳姐，把今天二少爷抢来这么个姑娘，大概其要收为第四房之妾，金祥之女金宝莲，长得那样美貌，又是这么小小年岁，真要是把她弄到宅里来，柳姐当然就受大了影响。刘福把前前后后话一说，柳姐把话完全听明白了，这才说道：“刘福你的心意是怕我失宠，其实那倒是小事。我虽然不算年纪很大，依我看这个风流的日月，已经过得不少了，就是再照样过下去，也不过就是如此，也过不出什么特别的出息来了，就是从此二少爷一出去不到我这屋里，那也算不了什么，说句没有出息的话，不是还有你在眼前头了吗？失

宠这一层，用不着忧虑，我倒不把这个摆在心里。”刘福说道：“不对，那个倒实在是小事，常言有句话，王八好当气难生，你说二少爷一步不到这屋里来不算什么，那个气叫人受不了。柳姐说道：“你太糊涂了，有什么气，我告诉告诉你就明白了。到了二少爷不出她的屋门时候，咱们二人不会也不出门吗？这个用不着多心，我对于这个事另外有个见解：咱们影响不影响倒不算什么，你刚才所说这个姑娘叫什么金宝莲，他的爹爹所遭之横祸，他所受的也是无辜之冤。二少爷有意收人家，问好了人家答应了吗？我这个意思，打算设个法子还是把这个姑娘救出去才好。”刘福连连点头，说：“我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儿，一来救了这个姑娘，再者说也省得给咱们添病。”柳姐“呸”，啐了刘福一口：“你还是这么说，给咱们添病不添病，不算什么，要紧咱们就为的是救人。今天我还是跟你叫出个长短来，咱们是除非不能伸手救他父女那就不用说了，只要伸手搭救，豁出你我性命，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父女救出去才好。”刘福不过答应得稍为慢点儿，柳姐急了：“你小子这一辈子缺了德啦，难道说你还不积下辈子的德性吗？这一次你愿意也得帮我，不愿意也得帮我，哪怕因为这段事死了，你也别埋怨，有话咱们到阴间阎老五那里说去就完了。”刘福叫声：“姐姐你这个人太已多心了，我这里还没说话呢，你就说我不愿意。只要姐姐你把主意出了，叫我怎么办去都成。”柳姐一听这才喜欢了：“既然如此你先到前面把二少爷请来，我先摸摸底然后就好办了。”刘福答应，站在那里并不走。

当时这个二少爷还是真没看见他，又过了一会儿，才见刘福回来，遂问：“刘福你为什么不到后面告诉信去。”刘福这才说道：“柳姐找我也就为的这个事。柳姐嘱咐让我把你请

到后面，还等着商量呢。”二少爷说道：“什么事还等我商量，我这个事三太太怎么会知道呢，莫非是你说的不成吗？”刘福说得也好：“这个事到不在乎是我是谁说的，由打出了这个事以来，你问问上上下下哪有一个不知道的？”二少爷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当然是反对我，不让我收这个姑娘了。”刘福说道：“不是，真要是这样，柳姐她一说出这个话我就瞒她了。大概她是有法子，让你把事情办成了，不至于闹出祸来。”二少爷这小子现在正是想不出主意的时候，本来自己就仗着刘福，到现在刘福又找出柳姐来，小子一听说帮着他办，立刻就乐了，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就看看去。”这才跟随刘福到了后面。柳姐见着他之后，立刻把面色沉下来了：“我以为你真正跟我一心呢，有谁知，你是你，我是我，无论你有什么事都不对我告诉。如果你要看我碍事的话，你可以先把我打发走，我也不是非赖着这个地方不走，有话你只管说。”二少爷听了这个话摆手连连点指，叫：“刘福呀，刘福呀，还是你说瞎话把我诓哄来了不是？我就知道她为这个事生气了，其实你们全都不知道。”柳姐说道：“你先别瞎埋怨，这也不是人家说的瞎话，我也没为这个生气，我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个话儿，你要告诉我们一句，里头有什么事，我们不是还可以出个主意吗？为什么一句不言语呢？”二少爷说道：“你们这个话说得全都不对。真要是这段事有了成，我要是不说那算瞒着你们。打睁眼起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还怪我不说吗？”柳姐说道：“得了你也别紧着说了，这个事的真相我也不明白，我要是知道又不怪你了。这不是话全都说明白了吗，你打算这个事怎么办，你跟我说实话。”二少爷笑了：“我这也是一阵高兴顺口一说，我因为看见那个小孩儿

挺好的，打算留在宅里当丫头。”柳姐乐嘻嘻“呸”，啐了二少爷一口：“你这么说话亏心不亏心？是打算留在宅里当丫头吗？你们家里少那么个丫头吗？为么说么就完了，这是何必呢。”二少爷笑了笑说道：“你就这么听着，不是你心里明白就完了吗。”柳姐说：“这个事可是很有关系。自由你们打泰安山把我搬了来，大少爷就有些不喜欢，不过就是没说出来，到现在如果再来个强占民女，这个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这个孩子什么样了？她本人愿意不愿意，这个话跟她父亲说了没有？”二少爷说道：“别提了，这个事我交给福儿办，这小子往常办事非常伶俐，这一次，也不怎么的，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办事也没有头脑。”刘福在旁边说道：“二少爷，你先别埋怨，你先说说这段事统共才有多长的功夫。”二少爷也笑了：“罢了，谁也别埋怨谁，这段事叫三太太看着出主意，有什么话你给我来回送信。”柳姐说道：“你到前面，先把赶车的把式找来，见面先申斥他一顿，说他在财主门口作事惹祸。先给他算帐，除了应给他的工钱之外，额外多给他十两银子，这是因为他作事年头不少，看在老面上，不然多一文钱都不能给。这个话跟他说明白了，叫他赶紧快走。刘福儿你到前面把这个金宝莲，赶紧领到我这里来，我有要紧的话问她。”二少爷道：“你倒成了中军大元帅了。我们就照着你的将令去办，只要办好了，必然赏给你一面大旗扛着。”说着话够奔前面。打发赶车的走，当然不费事了，至于刘福去叫金宝莲那更不费事了，预先二人已经说过一次话了，刘福说了非得设法子救他父女之命，人家姑娘当时就是千恩万谢，这一次刘福来到近前叫声：“姑娘，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事告诉三太太了，三太太答应无论如何也救你父女，现在叫我前来叫

你，有要紧的话，到后面嘱咐你。”姑娘这个时候，就如同打在五里雾中一样，任什么也不知道了，有人叫就走，说好的就说几句话谢谢，到了说不好的时候，自己另有主意。当时刘福一说，立刻点头跟着刘福往后走，一直来到柳姐屋中。刘福从中一引见，把个姑娘给看怔了：“虽然自己年纪小，并没见过多少世面，可是也很见过人，就拿女人说，自己就没看见过这么俊的，莫非说这是仙家不成？自己不是看人家俊吗？哪知道这位柳姐看见了姑娘，自己也怔了。你说她因为什么也怔了呢？她看了看这个姑娘乃是十来年前的自己，看见姑娘，想想自己的以前，到现在落到这般光景，实在是红颜命薄，这么看起来，这个姑娘，她的命也比自己强不了，因为这个，自己看着姑娘呆呆的发怔。刘福一看这二位可倒好，彼此见了面谁也不认识谁，有人从中介绍，谁也不跟谁说话，彼此发起怔来了，自己倒觉着好笑起来，又说了一遍：“姑娘这就是三太太。”姑娘这才想起来了，赶紧行了个礼。柳姐让坐，又向刘福一摆手，叫他暂时出去。刘福出去之后，柳姐看了看姑娘，自己心里一阵难过，二目之中立时流下眼泪来了。姑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自己心里也是一阵难过，也随着哭起来了。柳姐掉着眼泪叫了一声：“妹妹，我现在已经被恶霸抢到了家中，我因为由打幼年间命运就不好，所受的颠沛流离那就不用说了，究竟这个原因，就因为长了几分姿色，才招惹出来这些个麻烦。我今天一看你居然就是我年幼时的景象，可巧又来到恶霸的家中，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姑娘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又难过又害怕，自己也抽抽搭搭哭起来了。一面哭着连连说道：“太太你老人家对于我既然有这个好心，就求你老人家行好到底，救我这条性命，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你的好处。”柳姐连连摆手，赶紧止住了哭泣：“走漏了风声，多有不便。这个事，不但是我救你们，你们还救我呢。这一回的事情，必须用这个水帮鱼力，鱼借水力的法子，才能够办得到，不然我可没有法子救你。打算那么办也成，必须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连你的父亲也算其中，我怎么说他怎么答应。这还不算，他见了二少爷还得照着这个话说，真要是说得圆圆满满，这步大难就算脱过去了。”姑娘着急说道：“太太所说之话，小人我自然是全听，所难的就是我的父亲，这个话没有人去跟他说，这个事应当怎么好？”柳姐说：“这不要紧，现在我教给你的话，有人问你就提你的事由我作主，我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也就不用到前面去了，把暗间收拾出来，你就藏在里面，就怕的是小子的兽欲冲动了，破坏了你的贞节，我告诉你这个话记住了没有？”屋里二人话将然说到这里，帘板一启，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刘福。小子进了屋里哈哈一笑：“你们所说的偷偷的话，我可全都知道了。”柳姐立时面目改色向着小子说道：“你知道也就是我们有条命等着呢，还别说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有能耐你只管前去报告。”刘福说道：“姐姐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话，无论什么事，我向着姐姐你，也不能向着别人去呀。”柳姐骂道：“混蛋东西，什么时候还闹着玩。你就是告诉去也不要紧。”刘福说道：“绝没有那个事。我就怕你们有了什么办法，不带着我。”柳姐说道：“不用说要是不带着你，你自然就告诉二少爷去了。”刘福说道：“那个话也没有，如是说不设法子带着我，我只可是苦苦哀求，实在求不了，也就是自寻短见而已，谈到告诉去那个话没有。”柳姐听到这里也倒噗哧一声笑了：“可惜你还是男子汉，说出话来

跟女子一样。你就听见我们说的话，都听见什么了？刘福说道："我听了一个大概其，要紧的话，就是鱼水相帮，真要是那样，姐姐你可别忘了把我带出去。"柳姐说道："你这个话也就是落一说就完了，这个地方饱食暖衣，换一个地方没有这么大的乐子。"刘福说道："得了，咱们这叫乐子，不过是给人家供玩乐就完了。方才我自己坐定了也想了，二少爷看见这位姑娘，这就凭用恶霸的手段，打算占为作小，将来再看见面貌美丽的当然还是免不了，咱们这个供玩乐的，无形之中就算淘汰了，早早晚晚也误不了被他抛弃。"柳姐听了这个话不住连连点头，遂说道："你既然有这个见解，就算不含乎，我现在也是为这个意思，如果咱们设法把姑娘救了，头一样儿也救不了，就是救得了，咱们应当躲到哪里去？如果说咱们不躲，那当然就没有救的那个法子。"刘福点点头，叫道："姐姐，人老珠黄不值钱，这就慢慢的到了这个地步了，如果说咱们不想相当办法自决，非得到了要命的关头才算完。"柳姐听了这句话，这才说道："我还真没看透你，你也知道想想后来的日月。"刘福说道："这也不怪姐姐看不起我，起先我倒是没有这个心，别说我自己想不到这里，就是有别人说这个话我还不爱听呢。本来那个时候如同一朵鲜花将然开放，只知道寻乐找快活，以为世上没有不快活事，哪知道这个事，慢慢的就全都摆在眼前头了，不由你不想，如果说再要不想马上就得要想被人家要推到外面去了，所以不想也不成。"柳姐点了点头道："男子女子都是一样，以色受人之爱者，色就是命脉，容色一退，立刻就得秋扇见捐。所以有见解的人，差不多都裁于事先，我要知道你有这个见解，实话告诉你，方才说话还不至于让你出去了，皆因看你太不成

才了，故此我有什么事全都不跟你商量；既然你已经长了心眼儿，这个话我就可以跟你商量了。到现在你看怎么办好呢？”刘福说道：“我说出来，这个话也不能就这么算，反正大主意听姐姐你出，你说怎么办，我也随着。”柳姐说道：“这也不要紧哪，你可以把你的办法说出来我听听，倘若是高明的话，还可以按着那个法子去办呢。”刘福说道：“我说出来当然不能对，就作为说着玩呢，就完了。我这意思，第一样得先找几个钱。如果能够把钱弄到手里，然后想法子一走就完了。可就是我这法子只于这么一想，究竟办到办不到，那还在镜子里照着呢。姐姐你想想应当怎么办呢？”柳姐听罢点了点头，就说道：“刘福你这个法子想的倒是不错，就是里面的办法你全没想出来。意思的大概当然是那么办了，钱弄少了还不成，因为得够后半辈过的才成了，这也是个麻烦。还有一样大麻烦，就是这个走。如果要是不想妥当了，走不消停，叫人家刘宅知道了，那个事，可就算糟了，不但是咱们糟了，就连这位姑娘，也跟咱们受了罪了。”姑娘你可别看他的岁数小，对于世故人情，非常明白，早就听明白这个情形了，不但是打算要救自己，脱离这个险地，且并他们也要脱离，大概这位三太太，心里预有成竹，或者因为救我，他们也借此而逃。果然是这么办，那可算是一举两得，可是自己能够揣明这个意思，就是不能插言，因为人家没问自己，不过是谈话之中，仅仅谈到自己的名字。正在这个光景，忽然间三太太说道：“刘福你别耽误了，现在你赶紧把姑娘之父叫了来，我有要紧的话，必须同着他的父母一同说。可有一样儿，你到前面去叫人，务必要留神看明白了，不可叫其他人跟随前来。容我把话说完之后，这个法子或成或不成，我就有了把握了。”

刘福答应一声到了前面找着金祥。这个金祥本来是捆着来的，到现在可也没有捆着的必要了，因为也知道他也跑不了。现在刘福把金祥叫到后面去，看看三太太行礼之后，柳姐看了看这个人，到是满面忠厚，自己心里暗含着叹了一口气，就恁人家这个忠厚模样，遇见这个事也不能没有人救，这个地方就单看人的心好坏了，假如说他的心眼不好，绝对遇不上我们，既然遇见我们，我们必须要救他，可见得这个感化就不小，就求老天爷保护着，我们也仗着人家的命运，从此逃到别处去，那真是祖上的德行不小。一面想着这才叫声："金老头，现在你们到什么地方你明白吗？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叫你这个女儿前来。这个地方是恶霸之宅，是山高皇帝远之乡，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方。你在外面惹祸，已经就够受的了，又把你的姑娘带上，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吧？方才我已经听说了，这个姑娘来也不是金老者你让他来的，是他不放心父亲，随在后面来的，所以这个事叫该着。现在我就问你这么一句话吧，你的女儿愿意叫恶霸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不必多管了；如果说不愿意，然后咱们再想办法。"金祥一听柳姐这么说，噗通一声双膝跪倒，口称："太太你说的哪里话？无论如何，小人之女也不乐意落在恶霸手中；无论如何求你大发善心，救我们父女二人。我的小女她才十三岁，如果救出去，真正是功德无量了。"柳姐说道："这个事用不着你求，如果是真正你求我们，恐怕求到过年今日也办不到。这个意思是我们自动要这么办，原因就是一方面搭救你们，一方面叫你们救我们。这个话我方才已然对你的姑娘说了，或者他已经听明白了，你赶紧起来，现在最要紧得把这句话说明白了，所以才问你甘心不甘心叫你的女儿做妾，如果乐意，

我们就做媒人，如果不乐意，赶紧商量不乐意的办法。”金祥磕了一个头起来：“求太太赶紧想办法，能够救我们父女出离这个是非之地，有用我父女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柳姐说道：“好了，既然这么样儿，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我叫你们怎么说，你们就怎么说。”金祥点着答应，柳姐说道：“回头我打发你到前面去，我就提费了多少话才把你们父女劝得答应了。可有一样儿，这个小姑娘太厉害了，他要怎样儿，了了草草可办不到。我先让二少爷放你回家。你到了家中，暗含着想办法，最近也得离开此处数百里，那个道路上平定，往哪里走，投奔何处，你全都预备好了，就连路途上的脚程，都预备出来才好。单等我们一到，好立时起身。”金祥叫声：“太太你说这个话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出去呢？”这个事可是非常秘密，按说不应当往出说，倘若是走了风声可了不的了，与我们大大的不利。这个事还算小，与你父女那就不堪设想了。我们这个主意，可不能不告诉你，不然你也疑心。我跟刘福我们原计划的在宅里设法子弄俩钱。我们手里，可是预先也有积蓄，想法子把这几个钱完全运出去，就作为后半辈的过活。大概这个话我要不跟你们说明白了，无论如何你们也不知道：我跟这个刘福本来我们是夫妻，我是被二少爷恶霸占过来的。”金祥这才知道了，遂说道：“太太你这个话就说到这里就成了，我已经全都明白了，只要把我放出去，我全都照办就是了，话说完了仍然叫刘福把金祥送到前面，趁势告诉二少爷，叫他到后面来商量。刘福带着金祥走后，姑娘非常害怕，叫声：“太太，你已经打发人前去找二少爷，我在这个地方恐怕不便当吧？”柳姐说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我保你不能失了贞节。至于言笑听

那就不用顾忌了，皆因这里面有事。他不是爱你吗，我说你的一切事，全都让你在暗间等着，再说他看见你也不多心，这就叫色令人迷。你只是带着一种羞羞渐渐的意思，任什么不用说就成了，并且也不用你总在这里，他到了，稍为一沉，我就把你让到里屋去。”姑娘现在这个光景也无法，只可点头答应。

过了功刻不觉甚大，二少爷由打外面进来了。姑娘果然坐在那里不动，二少爷一眼看见了姑娘，小子心里这份喜欢就别提了。他以为是柳姐给他说好了，现在就要叫他二人成其好事。虽然这么想，自己可不敢说，答讪着坐在了旁边。柳姐叫了一声：“少爷，你刚才所说之事。”话将然说到这里，一回头看见了姑娘，遂说道：“姑娘你先到里间屋内坐坐。”姑娘红涨着脸就够奔屋里去了。外面这个柳姐说话并不小声，在外面所说之话，姑娘在屋里都听得真真切切，就听这个二少爷说道：“太太莫非你已经给我们说好了，今天就成亲吗？”柳姐说道：“成亲很容易，那不是现成的姑娘在屋里了吗？你想想有那么办的没有？”二少爷这叫喜欢了半截，遂说道：“既然这么说，当然还是没办成，究竟办的怎么样了，快说给我好明白了。”柳姐说道：“这个话是这么说，不能够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有两条道儿：打算愿意按着规矩，把人家姑娘娶到家里来过日子，那就听我这个道儿；如果说嫌我麻烦，又耽误日子又慢，这个话就算我没说，姑娘我由打那里把他叫来的，我还打发人把他送回去。”二少爷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是已经说了吗？这场事都由你办理，我忙什么了呢？”柳姐说道：“我不相信。你那个行为我还不知道吗？所以我才怕耽误你的事。”二少爷听罢也笑了：“那个

时候跟现在这个意思不一样，现在不是还有你了吗？有什么可怕耽误的呢？”柳姐说道：“咳，我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老的都不成样子了，我干什么？”二少爷道：“看看还没等怎么样，你这个醋劲就来了。”柳姐说道：“先别说这些个闲话，我把正经话对你说说，我这是为的是不让你落个抢男霸女的名誉，所以才聘娶人家到家。这个小姑娘，可别看他年纪小，肚子里的主意太大了。我用言语已经问过她了，我说我们家里二少爷，看上你了，他要娶你做姨太太，你愿意不愿意？起先他说这个院里面什么样儿的美人都有，哪里就看上我了？我说这个不是跟你闹着玩，这是实在的，是乐意是不乐意，赶紧跟我说实话。他听我这么说立刻就笑了，后来仔细一问，还是不乐意。我先把这宅里的势力一说。男子打死，等到三更半夜往外一扔，一点事也没有，论到了姑娘，要说个收字，那可就算是给你个脸儿，不要的话，他可就任意而为了，现在你既然进了这个门口，难道说你还能走的了吗？你把你这个不乐意的话，可以说给我听听，都是什么地方不乐意。当时姑娘这才说道：头一个不乐意的，是给人家做妾，丈夫当然是喜爱，可是以前的太太未必相容，到了那时如果要是挨打受骂的，还不如嫁一个贩夫来得幸运呢；第二样儿，我家里很穷，把我教养了这么大，总算着我配人之后，爹娘就算是有了着靠了，如果我要是当了小婆儿，这里的少爷，他还会养着我的爹娘吗？还有好些个不大甚要紧的，都是关系我本身的事，我也就不用说。柳姐道，你所说的那两件要紧的事，我都能给你保险。我不是正太太，现在正太太已经死了，我们也没有扶正，要是论起年头来，还是就数我早，可是我对于这些个姐姐妹妹们，不敢说是好，可是也

没有我不好的，挨打受骂由打我这里说当然就没有了。至于养着你父母的事太容易了。这宅里的少爷不敢说有敌国之富，家里的银子有的是，给他们个三百两五百两，虽不说够吃一辈子的，有十年八年大概也饿不着。还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这个姑娘跟我说着话，似乎一点一点儿的面上带着喜欢，我就知道他听着我的话入耳，着我一问他还有什么事，略为一思索接着说道：如果嫁一个丈夫，富贵可以说是由天而定，如果给人家作妾，就这样马马虎虎的下去可不成，衣服首饰，总得穿戴个整整齐齐，就是不能坐花轿，也得坐一顶红轿，也不枉人生一世，如果说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要强奸，那个话在两可之间，也许这个事办的成，也许办不成，那就是唯有一死相拼，我听完了，点了点头，我可就告诉他了，咱们都是女子，眼看就要作姐妹了，这个事无论如何我也给你维持，如果说二少爷他听我办，这些个事当然一样不能少，全都得办到了才成活呢，假如说他嫌我这个办法不好，那只可由他自己去办，什么强咧，奸咧，至于你死啦了啦，我就全都不管了，爱怎么样都成反正没有我的事。他听我说到这里爬在地下给我磕作个头，叫我替他维持。至于这位姑娘，你也全都看见了，听他那个话里话外，就是给你作妾，也是很愿意的。”姑娘一个人在屋里听着这位柳姐说话，尚且臊的脸上热一阵冷一阵的。好在屋里并无别人，心说，我多怎有这个意思？还是我自己的脸皮也太厚了，给人家当妾都甘心愿意，真要是未出阁的姑娘说出这个话来，这个姑娘也就不像个姑娘样儿了。看了来这个人的嘴太能说了。一面心里想偷偷隔着帘缝往外观看，就见这位二少爷听到自己愿意给自己做妾的话，乐的小子手舞足蹈，都说不上怎么好来了，乐嘻

嘻说道："这是实话？"柳姐说道："谁哄弄你干什么？"二少爷说道："既然这么说，可见得这个姑娘他不恼我了。要是照着这些个事这么办，最快还得一个月以后，那也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姑娘已经明白了，不觉羞得满面通红。过了约有顿饭之时，才听见二少爷说道："我现在就打发金祥回去就是了。"跟着有脚步声音，姑娘知道二少爷已经走了。这一步难关又算脱过，自己也不敢造次，只是在屋一声不响。又过了好大半天，柳姐说道："金大妹妹，你出来吧。"姑娘这才来到外面套屋。柳姐说道："方才的情景大概你全都听见了吧？"姑娘听柳姐一问，面色通红，遂着点头说道："听见了。"柳姐又接着说道："你的父亲已经打发回去了，我跟他商量的是叫你父亲套车前来乘夜把你接回去，这就算脱离了险地。"姑娘听了这个话，打算跪倒给柳姐行礼相谢，柳姐摆手说道："到现在咱们就算患难相扶，这时候搭救你们父女，我们到你家之时，那就是你们搭救我们的时候，咱可谁也不谢谁，只求圆圆满满，大家全都逃到了他方，得以安居度日，那就算老天爷的保护。你我应当合到一处，谢谢上天才是。"姑娘无法，只可点头答应。简断截说，到了掌灯以后，金祥果然把车弄了来了，姑娘上车跟他父亲回家，当然预备逃走的办法不必细表。

单说刘福跟柳姐商量："咱们手里所有的积蓄，统共不到二三百两银子。在宅里有吃有喝，这个数可就不算少了，可是逃到外面置房买地，未免太少了。咱们二人并没有别的能耐，倘若没钱，那就得饿死了。皆因我身上没有挣钱的能耐，花钱倒行，赚钱一文也赚不来，所以咱们到那里去，总得有产业才成呢。"柳姐闻听倒是也点了点头，这个人没有能耐，

最好就是自己明白，这还算是无能之中最有能耐的，没有能耐，就是自己不知道，不但是不知道自己没有能耐，还以为自己有多大能为呢，这种人不独是没能为，还是最没用的废物，人所最难自知，现在刘福就算有自知之明。柳姐倒是对于他非常爱惜，这才说道："你不是没有赚钱的能为吗？难得你自己还知道，这就是你最大的长处，将来不至于饿死。如果说身上无一技之长，尚且昏天黑地，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为，早早晚晚非得有点罪受不可。"刘福点头道："这是姐姐看的起我，但愿托你的福气不饿死，就感谢天地之恩。"柳姐说："咱们应当怎么想法子弄钱呢？"刘福皱了半天眉，想不出题目来。柳姐忽然间笑了，现在我倒有个主意，说出来咱们俩个人合计合计，我打算叫你说个瞎话，就提有人给你提亲，是个穷人家的大姑娘。既然是说亲，也就如同卖人一样，就说人家要多少两。这个事二少爷肯其办吗？"刘福说道："这种事，他管倒是管，不过出钱有限，最多过不了二百两银子。叫他多往外拿也成，除非是叫他看见过人，他贪图了美色，那就如同你那时一样，那怕是一千两二千两，他也肯其往外拿。不然绝以办不到。"柳姐说道："我的意思，不管一百二百，多弄一百是一百，不然不是也没法弄钱吗？"刘福说道："二少爷跟大少爷分家之时，每人都分了传代的金银，这项财都说是埋在地下了，不过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清楚，也有说在厢房下面的，也有说在正房底下的。如果得着准确地方，把这笔钱得到了手中，别说吃一辈子，三五辈子也吃不完。听说里面白银很少，黄金最多，咱们能够得他一半就成了。这个地方咱们怎么知道呢？"柳姐道："他家传代的金银，当然地方非常秘密，无论如何咱们这个话不算是白说吗？"刘福道：

“这个话也不能算白说，咱想个办法，你不知道这个二少爷有个毛病你知道不知道？”柳姐道：“什么毛病呢？”刘福说道：“你这个人不是心眼很细吗，怎么这个事就没留神呢？二少爷夜里睡觉时说梦话你不知道吗？”柳姐想了想：“不错，这位二少爷倒是有个毛病。”这才说道：“他说梦话有用处吗？”刘福说道：“打算知道埋银的地点，非得听他说梦话不成。柳姐听着这个话可笑：“这不把人穷疯了吗，人家说梦话，不一定说什么，别说这个事就未必说，就是说还不知道等多少年月呢，这不是成了小孩子了吗？”刘福说道：“这个话当然是这么说了。这里头也有个原因，白天不提这回事，夜间当然他就不说了。如果设法子用言语打动他，只要他听了一往心里去，到了夜晚必然要说梦话。假如该着咱们有命，把这个话听了来，那可就算成了。”柳姐又想了一回，觉得刘福所说之话似乎也有理，在白昼之间可以用言语激刺于他，果然他心里一动，白天的思想，到晚间必然要说睡语。得不了他这笔钱财，什么也就不用说了；真要是得了的话，除了留下够我们后半辈吃喝之外，其余的，全都把他施舍给穷人。银子钱在富贵人家手里放着，花也花不着，用也用不着，不过就是埋在地下。外面还有为钱拚命、因钱而死、为钱而流为娼妓、为钱而变为盗贼。其实，人之初性本善，哪一个人由打出娘胎以来。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都是被世界上的事给逼坏了。这个逼人的事，别的还都差着，最厉害就是钱，财主他偏不这么说，任凭愁死多少没有钱的人，他也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反正他的那个钱不能拿出来。所以外面逼出多少盗贼来，明抢暗偷，全都照着有钱的财主下手，这里头的大原因可就是这个。按情理说有钱的人，心太狠了，第二样儿就

是他存钱引来的盗贼。我是贫贱出身，自幼遭了多少不幸之事，无论如何，我要是得了钱也不能不救救穷苦之人。这不过是刘福一分心愿，哪知道天经地义的大文章全都在这里呢。世界上的人若能够明白了散钱免灾的法子，不但是散不穷，就许越散越富，准系一辈子十辈子，或者一万辈子也不能招灾惹祸。可叹世人迷而不悟，对于金钱越多越不嫌多，所以才招了杀身之祸，实在可惜。

闲话不必多说，且说柳姐把主意打定，到了夜晚之间二少爷回来了，柳姐可就用话引话，说来说去就说到家里存钱上了。柳姐先笑了笑，然后说道："今天我有一句话，按说可不应当我说，皆因这里面有点儿关系，我也是关心，故此我才问问，少爷你可千万别多心。"二少爷说道："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有话赶快说出来就完了，吞吞吐吐这是干什么呢？"柳姐说道："不是，我要是你的嫡妻，这个话当然就可以问了，这不是差着一点儿吗。"二少爷连连摇头："得了，得了，你就别说了，我多怎也没错看待过你，何况说这个话呢。无论什么话你就随便说。柳姐说道："这可是少爷高看我的地方。倒也不是别的话，我风言风语的听说大少爷他那边地下还有一笔金银呢，这个话可是实在的吗？"二少爷猛然间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怔了怔，接着才问："你听谁说的这个话？"柳姐说道："你就别管是谁说的了。这里头因为有事，你到了说有没有吧。"二少爷说道："有倒是有，我得问问你说这个话干什么？"柳姐接着说道："人家有，咱们怎么没有呢？"二少爷说道："咱们也照样有哇。那本是当初分家的时候分的，每人一分，怎么会没有呢。"柳姐点了点头："既然有可也是埋着吗？"二少爷说道："这个金银是不许花用的，就预备着有特

别变故之时，比如说遭了大火，或者遇了什么不测，别处一点什么都没有了，再把这个钱取出来，还可以再起一个家户，也不至于冻死饿死。”柳姐又点了点头：“好倒是好，就是有一样不牢稳。”二少爷道：“有什么不牢稳的呢？”柳姐说：“这个金银要是被人家偷走可怎么好呢？”二少爷笑了笑说道：“这个东西在地下埋着，怎么就会丢失的了？”再者说，只有人知道有这么一笔钱，究竟这个钱埋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柳姐说道：“你说这个话我就不受听。当初埋这个东西的时候，难道说是自己埋的吗？别人都不知道，帮你埋东西的还知道呢。倘若由打他那里泄漏了，那不是准丢吗？”二少爷说道：“你不必操这个心了，说了半天你是不知道，那时下窖的时候，倒是雇的人，可有一样儿，这个人可都不是在这里雇的，雇人的时候，净脚钱就花了好几十两。因为他们都是离这里二百多里地，叫到了家中，就不让出去了。白天睡觉夜里做活，来的时候就是夜里来的，等到把活做完了，还让他们夜里去，村子上的人一个没看见。这还不说，出了这个门口，再打算回来，都不认识了，咱们村上的人也不认得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糊里糊涂把银子埋上了，请想还有外人知道吗？”柳姐起先听了这个话，连连摇头，后来听出漏儿来了。接着问道：“这个话也不对呀，这些个人在家里做活，难道说不给他们饭吃，也不给他们水喝？如果一给他们吃喝，绝不能是自己给他们送，这个送吃喝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吗？”二少爷道：“那都是早预备的。”柳姐道：“这话不对，寻常日子吃多少东西，家里的下人不知道吗？忽然间预备这些个吃的，人家就不打听打听这东西给什么人吃了吗？无论如何里面挖地窖埋银子，外面也得有人知道。”二少

爷又想了想："不错知道当然是有人知道，不过做工的没跟他们见着面，也没说过话去，究竟这个地窖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不知道。"柳姐说道："这个事并不是多么危险的事，没有人知道，当然什么事没有；倘若有人知道了，这个东西说丢可就丢。"二少爷又呆了一会儿，然后才说："不能够，这个地方严密极了，无论他是谁也偷不了去。"柳姐一听话已经入了题了，再接着往下谈可就有意思了，自己把精神振作起来，编了一套瞎话，这才说道："外面没有这个风声，我也不说这个，但愿这个东西收藏的准稳，别人偷不了去才好了。虽然不是我的，不是与我也有关系吗？"二少爷说道："当然了，你是我们家里的人，当然也向着我了，但不知这个风声怎么传来的呢？"柳姐说道："这个话也可以听，也不可以听。据传来的消息可厉害了，大概说这种东西已经偷走了。不过说这个话的人我不能告诉你，皆因这里头倘若闹起事来，我可担不了。把这个话告诉你，你算计这个东西已经收的很严密，那就不用说了，倘若不严密，也可设法子挪挪。至于这话由打哪里来的就不用问了。"话说到这里就算说完了，说着倒了一杯茶来，二少爷接茶并未喝，又瞪着眼想了半天，心说这个话也就是一说，无论是谁，别说他还不准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也不能这么容易偷着走。明天我用脚跺跺听听里面的声音，丢了没丢就可以知道。想了会子这才把这杯茶喝下来。柳姐用玉手扶着他的肩膀笑嘻嘻说道："这可是我给你找不自在了，早知道你听了这么走心，还不如明天早晨再说呢，何必临睡添这个麻烦呢。"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夫妇二人安歇睡觉。柳姐虽然百般引逗，怎奈这位二少爷心里似乎添上什么，就是总放不下心去，二少爷就自己翻过身睡去了。柳姐

留神细听，起先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了有半个时辰，才呼声如雷的睡去。凡事都是该着，也搭这位二少爷生来好说梦话，果然在睡梦之中，把藏银地方说出来了。简短说，柳姐把这一笔钱，得到了手中，假说到金家行聘，跟金宅一家人完全逃走，逃到半路之中，把金宝莲给丢了。据他们大家想是二少爷那里打发下来把姑娘给劫了去了。其实他们这个想的太已不对了。如果有人追了来，连男带女一个也跑不了。那么这位金宝莲究竟到哪里去呢？现在对于金家众人，以及柳姐之事一概不提了。猛一看这段事就仿佛没结束似的，其实，说到这里就算完全结束了，这一段本来不过就是叙说富而不仁，贪淫好色，终久由打这上头被害，富的已经伤财被害了，穷的也已经逃走了，武侠书里就是这个情由，讲的是奸盗邪淫，说的是因果报应，到现在可以说是报应循环，所以才说这就算结果了。

这时候单表，这个姑娘金宝莲，由打父亲闹事这一日暗含着，就通知老尼僧了，倒要看看这段事如何解决。到了这个逃的地步。总算是圆圆满满，不然有这位老人家在后面看着，还不定出多少杀人流血的事呢。再说，就这样一办，老人家心里很喜欢，如此才旁观不管，可就是不放心这个姑娘，跟他们在这一起住长了。早早晚晚怕流落下去，因为这个孩儿生性侠肝义胆，不避生死，如若有人把他教练出来，足可以成名女侠客。老尼是爱才心切，才在半途中将姑娘盗去，传艺一十八载，那个功夫，就不用说了，普通之侠义英雄不是他的敌手。老师赐给白龙剑一口，故此外号就叫白龙女士金宝莲。拜师之后，各处闯荡江湖，这一日行走天已将晚，错过了宿店，在荒郊野外有一座大庙，庙名叫普济寺，姑娘因

为艺高人胆大。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不是没有地方住吗，现有大庙一座，这就是安身地点。主意已定，来到山门近前，叩打山门，叫了半天，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开了山门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如花似玉孤身女子。小和尚把嘴一裂，笑嘻嘻说道："大姑娘，您哪烧香还愿吗？"宝莲说道："我一不烧香，二不还愿，我是有事奉求。"小和尚一听有事奉求，心说好事来了，既是孤身女子，到庙里来求和尚，不问可知，一定是淫奔之女。小和尚所想的虽然可恶，可是这个事也怨这位姑娘。因为他在外面行侠作义，并不穿尚武服装，仍就是平常女子的家打扮，就是不擦脂粉就是了，随身衣件，全都包在一个包袱之中，就连那一口宝剑，也在包袱里面包着。所以在外面谁也看不出来这位姑娘是一位成名侠女。当时小和尚问道："大姑娘有何事相求，请讲当面。"姑娘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事，皆因在路上行走，贪走行程，错过宿头店道，因此无处安身，打算在贵寺里面打搅，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小和尚一听，原来是个投宿的，遂答道："这就是了，请大姑娘在此候一候。我到里面跟我师傅说一声，大概准成，你候一候吧。"宝莲点头，小和尚转身就进去了。功刻不甚大，由里面出来一个最大的和尚，漆黑的面皮，满脸胡子碴，身高足有六尺多长，肚子鼓起来多高，怪肉横生，一望即知不是良善之辈。可是姑娘也不在乎，那里接着说道："不大方便吧，行路之人过了店道了。"和尚也不打问讯，也不念佛，只是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姑娘半天，这才说道："不要紧，庙虽不来就是过往行人的店房，施主里面请吧。"金宝莲先往里走，小和尚关好了山门，把金姑娘让到了东配殿。金姑娘当然得问问和尚法号怎么称呼。和尚答道："上云下飞。"

金姑娘不喜欢，一个出家人因为什么叫云飞呢？和尚问了问姑娘名姓，然后又凑着问长问短，那个情形是没话找话。说了半天才想起来问姑娘饿不饿。姑娘说我的晚饭到是没吃，如果有便宜的吃食，就拿点来吧，没有咱们明天再谈吧。和尚连连说有，自己坐在那里不动，打发小和尚去预备饭。和尚这才说道："施主年青青单身一个人在外面行走，难说就不怕道路上面遇见歹人吗？"金姑娘一想，这个和尚当然这是探听我的口气。莫若我实话告诉他，小子一害怕，也就不敢妄想是非了。姑娘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大师傅你有所不知，我乃是行侠作义之人，向来就是孤身一人，各处行走，专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想我对于别的孤行人，若遇上了事，我还要搭救他们的人，我自己有什么可怕的呢？"和尚听了这个话透出来有些个半信半疑。金姑娘已经把这意思看明白了，遂伸手拿过自己的包袱，由打里面，抽出来这口白龙剑，剑锋芒可怕，冷气森森，云飞和尚这才信以为真。又搭讪着说了几句闲话，遂自言自语说道："小和尚太已不听说了，怎么收拾一个人的饭，这么半天怎么还未收拾出来？不问可知又是找地方睡觉去了。你坐着我看看他。"说罢站起身来，奔后面去了。和尚走了不大的功夫，小和尚就把饭端进来了。金姑娘一看很讲究，一共是四盘菜两荤两素，另外有一壶酒，其余四个馒头，一碗稀饭。金姑娘说道："我向来不会吃酒，请你把酒拿回去吧。"小和尚答道："好了，既然不用酒就请吃饭吧。"说罢酒拿着走了。金姑娘也实在饿了。拿起馒头就菜吃了不到一个，觉得有些头晕眼花，自己心里好纳闷。我向来不生病，莫非我这是有了病不成？正在想着仿佛一迷惑就任什么也不知道了。紧跟着和尚由打外面进来，这一次把装

束全行改变，身上穿着短僧衣，背插一口戒刀，在灯笼前一晃，不亚于凶神一般。到了屋中哈哈一阵大笑："量你小小年纪，可有多大见识，难道说这你还能跑了吗？"说罢而去，打算把姑娘抱到后面禅房。小子将然一伸手，就听外面有人高声说道："好你胆大凶僧，身穿佛衣，竟敢行禽兽之事，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和尚闻听吃惊不小，吓得小子赶紧一转身，"噗"一口气把屋中灯光吹灭。然后由打后窗户纵出，绕到前面观看。和尚不看还则罢了，一看这个气就大了。原来说话这个人，是个白了胡子的老头儿。心说你这么大年纪，竟敢跑到我这里，搅我们好事，再者说你到这里来，就得打听打听我和尚是怎么个人吗。当然你也是一个会武的了，可有一节；偌大年岁，能够是我的敌手吗？岂不是白白的前来送死？想到这里有气，高声叫道："老匹夫，深夜之间来到我的庙中，大嚷大闹，你的胆子真正不小，莫非说你不怕死不成吗？"说着跳到了院中，由打背后抽出戒刀，站在那里怒气冲冲。老头子看罢哈哈一阵冷笑，用手点指叫道："好你胆大凶僧，竟敢施用迷魂药，迷倒行路的孤身女子，打算施行非礼，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淫僧？如果把害人的迷药取出来，当着我的面前完全烧毁，跪地求饶，或者我能放去你的狗命；如其不然，量你插翅难逃。"和尚哪里把这个老者放在心上，早就气得不得了，遂怒道："老匹夫，你自己多管闲事，不说认错，反怪你家祖师爷的不是，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你说这小子也是该着大祸临头，你未曾动手，你就不问问老头儿是谁吗？小子并不多问，往前一纵举刀就剁。这个老头子，空着手并不拿军刃，看见刀到了，身形往旁边一闪，用手一压他的右臂，一抬腿"噗"的就是一

脚，喝声："躺下！"和尚还是真听话，应声而倒，咕咚咚就是一溜滚儿，当啷啷刀也撒了手了。老头子赶上前去，用脚踏住，解他身上的十字绊绳，把和尚四马倒攒蹄捆好，然后提起来，各处搜寻，一共有三个小和尚，吓得全都钻到炕洞里去了。老人家叫他们："不要害怕，全都出来，我还有话问你们呢，如果出来得慢了，我是一个不留，全都把你们杀死。"小和尚们听了这么句话，一个个战战兢兢的都从炕洞里爬出来。老人家一看，一个个全都成了小鬼了。老头子看着又非常可笑，这才问道："你们都是这庙里的徒弟吗？"小和尚说道："我们全是这庙里的，可不是他的徒弟。我们这里原来的当家的，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来到这里把当家的赶走了，他就住在这里。我们也没有人敢惹他。"老人家点了点头说道："你们用什么东西把那个女子迷过去的？"小和尚说道："用的是红药面。"老人家吩咐他们都取出来，当时点火全都烧毁。然后又问和尚还有没有，这个东西是由打哪里来的。和尚并不隐瞒，向老者说道："这个东西没有一点了，原来是我由四川买来的。"老人家问道："可以用什么法子解救？"和尚答道："这个解救的法子很容易，就用凉水一喷就行了。"老头子叫小和尚们照方解救，只喷了两口凉水，宝莲姑娘就明白过来了，一翻身站起来，看见刚才的和尚，已然捆上了，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儿，小和尚们也全都站在面前。自己脸上冰凉，用手摸了摸，原来是一脸的凉水，回想方才的情景，知道自己是中了和尚的蒙汗药了，赶紧向老头儿问道："你老人家贵姓高名？不问可知，一定是僧人打算害我，你老人家救的吧。"老头子说道："我姓关名斗，别号人称今古侠。"宝莲一听，原来是河南卫辉府的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自己赶紧过去跪倒

磕头。今古侠赶紧作揖相还。这个地方可不是老头子大样，愿意受人家的头，皆因男女授受不亲，自己不便伸手相搀，故此才作揖相还。云飞僧捆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心说我才倒霉呢，怎么我也没想到他的天斗？早知道是他，我赶紧逃走不就完了吗？又一想他既是成名的剑客，当然有一份大仁大义，我要哀求哀求他，或者也许把我放了。想到这里，这才向老剑客求饶。老剑客遂道："你从此改恶向善，就算罢了，如再犯在我的手中，想活万难。"说罢抖绳绳把和尚放了。然后又问了姑娘一句，这才知道姑娘是一位侠女。这话是数年前的事，所以金实莲对于开老剑客总存着一份感德之心。对于老头子在家里那就不说了，每逢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姑娘常常暗地保护。可并不是天天夜夜里到，也就是一两个月到一趟，在宅前宅后周周围围全都审查了一遍，那个意思也就是怕有歹人不利于剑客的眷居。今天也是来巧了，正赶上金斗等前来搅闹，实莲不顾生死，当场与贼人动手。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大家吃些茶点，略为休息一会儿。天多午时，众人全都聚齐：花四爸花纯父子，武英堂，牛和，金实莲，男女四位，全都在这里了。大家一商量，贼人这次走后，未必从此就安然无事，就是他们不再前来搅闹，咱们大家可也不能不预防。牛和当时相约，叫金实莲住在内宅，自己与花四爸四字武英堂四位仍在前面，前后全都有人，倒显着严密。姑娘是知恩报德的人，老头子家里无事还常来保护呢，现在既然有了事了，就是没人相约，姑娘也不能不管，当时听说叫他住在后宅，自然心里更喜欢了，因为可以直接保护内宅，当时点头应允。牛和到后面跟开老太太把话说明，开老太太非

常喜欢，叫牛和赶紧把姑娘请到后边来。见了开老太太，行礼谈话，不过就是先叙自己的历史，以及跟开老剑客的关系，这话全都不提。

第一百七十回

侠女报恩护关宅　老侠献艺戏杂刀

单说众人每日严加防备，一连三四天，居然就平安无事。这一天晚上，老少四位正坐在客厅闲谈，花四爸站起身形说道："天大概不早了，我到外面溜达溜达，回头咱们再谈。"牛和因为是老师家就是自己家，不忍教老头子一个人去，这才答道："我也随老人家到外面看看。"这个话将然说完，猛然听外面有嗖嗖的声音。平常人当然听不出来，这几位都是老阅历的武术家，知道是衣襟所带的风声。花纯腿快，站起来先把屋中灯光吹灭，不敢遽然出去，在屋中留神向外看。可了不的啦，这一次来的贼人非常众多。为首的就是金斗金玉宫，洪林洪远太，还有金风山后山黑友观的住持。黑龙道长韩教玄，还有采花蜂何瑞、戏花蜂何良。花纯看见别人都不说，惟独看见黑龙道长，未免吃了一惊。皆因这小子有一种暗器，极其厉害，名叫香沙摇魂带，跟人动上手，不管你是多高的身份，有多高的武艺，只要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站在上风头一抖，由带中冒出一股香气，敌人闻见，立时反身栽倒。孩儿纳闷，不知道这小子一时之间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花纯她哪里知道。黑龙道长因为访人到河南来，恰巧在路途之上与金斗相遇。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韩教玄跟金斗总算是臭味相投，相见之下，自然非常近乎。金斗问韩教玄有要紧事没有，韩教玄说道："就因为没事才各处走走，哪里有要紧的事呢？"说完又问金斗有事没事，金斗说道："别提了，既

然你没有要紧的事，这也不是谈话之所，你随我到家里来吧。”韩教玄点头答应，一同到金斗家中。小子就把如何报仇前后话说了一遍。韩教玄摆着手说道：“金老侠，要说咱们有交情可是有交情，假如说跟别人闹事，我也不能不管，不过管与管不同，如果说对于关斗老匹夫，我最恨他不过。不要紧，我尽全力帮你的忙也就是了。咱们先到府牢之中把人救出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府牢救洪林前文已经表过，现在不必重叙。

单说洪林出来之后，先到自己家中看看，正来了两位朋友找他，也是以前同伙的人，正是何瑞何良两个小子。洪林当时带着二人够奔金宅，彼此商量，如何再去报仇雪恨。金斗知道黑龙道长的暗器厉害，这才振起精神说道：“这一次不去便罢，如果前去，必将花家父子完全杀死。”黑龙道长也忿然说道：“这话很和贫道的心意。”他们一当，可以说没有一个好人。这个话说完了，可不能当时就去，因为洪林在府牢之中受了几天罪，得略为休养休养。练武的人休养可也用不了多少日子，好在他也没受多少罪，不过三天五日，就能恢复原状。这一天小子们聚齐之后，打算夜晚到关宅来，跟牛和等决一死战。道路是近的，也用不着早动身。早早的吃完了晚饭，天交二更众人动身。哪知道来到关宅之时，人家正有防备。韩教玄一到，花纯早就看见了，知道小子的沙囊摇魂带厉害，当时对大家声明。牛和等闻听害怕，心想贼人既有这个东西，应该怎样预防呢？用纸卷把鼻子塞上，能够行吗？花纯说道：“不要紧，我的腰中带有解药，跟他这个玩意还是正对劲。”说道由打腰中取出一个小瓶来，血点红的药面，倒在掌心上，叫众人往鼻孔上闻。牛和问花少爷这个东西由哪里来的，花纯就把韩教玄有个徒弟，是个妖淫女子，名叫

多媚娘，自己巧得多媚娘的解药之事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这时候几个贼人已然来到院中，头一个是武金堂，花家父子牛和跟着也都来到外面。小子金斗看见众人出来，未曾说话，先哈哈一阵狂笑，然后说道："牛和你要知时达务，趁早离开关宅，我找的是姓关的，我有我们的仇恨。"牛和听了把气往下一压，叫声："金斗，你自己行为不正，受了老剑客爷的惩戒，你就应当改过前非，那才不愧为英雄本色。谁像你有错不认，反怪旁人，似你这等行为，不用说成名剑客不容，就是普通人也对你切齿怨恨。我也跟你学句话说，如果你知时达务，听我良言相劝，趁早把往事抛开，改过自新，赶紧离开关宅，就是老剑客爷回到家中，知道了这回事，我给你美言几句，他老人家是宽洪大量的剑客，绝不能不饶恕于你。金斗不容牛和把话说完，二目一瞪，用手点指叫道："小辈牛和，休要多说少道，打算叫太爷离开并宅，不与老匹夫为仇作对也行，除非是把老儿的人头交我带走。"牛和听小子口出不逊，不由得勃然大怒，遂说道："金斗，可惜你长了这大年纪，说话口出不逊、不通人情，你算什么东西？"说到这里，就算僵了，往下并不多谈，各自拉军刃打算武力解决。花纯始终不忿气，遂高声喝道："众位给我看着，待我当场拿他。"金斗不含乎，身形向前一纵，二人并不答言，当场动起手来。后面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将然打算到当场动手，在洪林身背后采花蜂何瑞高声说道："小子们可认识你家何大太爷？"说着话由打背后亮出来柳叶单刀，带出来一种扬眉吐气的样子。要按这小子在绿林之中也不算没能耐，再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太无能的主儿，海鬼洪林也不跟他同伙。人就怕不走运，不是能耐不小吗，不成么，分在哪里说：在普通的地方，自然

显他们的能耐大；如果来到关宅，可别看老剑客没在家，就是眼前头这几位，哪位也比他们两个人高。小子们一来不知底细，再者说以为有金斗洪林，并且还有韩教玄在场，觉乎着这几个人无人可敌，所以才敢如此耀武扬威。哪知道这位武爷看着生气，一摆军刃就与小子动起手来。何良看见哥哥打上了，自己不能看着，那个意思打算过来并力协攻。他也不想想人家这么些人，能够叫你俩打一个吗？神枪花四爸早把长枪一抖，高声喝道："大胆贼人，待你家四祖宗赏你一枪。"说道刀枪并举，也战在了一处。洪林眼望着牛和连连说道："你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牛和正在怒气填胸，闻听此言，立刻拉刀过去动手。贼人一共来了五个人，现在已打上四对了，偏偏就剩下了黑龙道长韩教玄没人跟他动手。老道一想：我也不必帮着他们俩打一个，倒莫若站在上风头，得着机会用囊沙摇魂袋将他等打倒就完了。老道将然想到这里，身形尚且未动，这功夫女侠金宝莲来了。姑娘在后面陪着并老太太闲谈，无非说自己由打出世以来，在外面所遇见的新奇之事。老太太生平是没出过门的人，听了这些个话，息然非常爱听。正说到热闹之际，忽然间老家人进来报告，叫姑娘老太太留神，最好是把灯熄了，前院之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贼人，少剑客爷已经跟他们交上手了。金宝莲按说就该在后宅不动，保护老太太才是正理，自己又一想不成，每次闹贼，老太太也不用人保护，偏贼这次我来了，后宅就得用人，知道的我是为慎重起见，不知道的必然说我无能，听见有人来了，不敢出头动手，莫若教老太太闭门熄灯，我还是到前面帮助众人动手才是。姑娘想到这里，遂把话跟老太太说明。老太太这个人，究竟是剑客的夫人，别看不会武术，那个胆量

比普通人大的多，遂向姑娘说道："金大姑到前面帮助众人动手很好，省得牛和等人单势孤、寡不敌众。"宝莲听罢点了点头，这才够奔前面。看了看九个人打了四对，还剩下一个老道未曾动手，姑娘遂用手中宝剑一指，叫了一声："恶道，你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老道猛然抬头一看，不由得一怔：韩教玄以为是自己的徒弟多媚娘啦。因为金宝莲长的面貌，跟多媚娘一般不二，在老道一怔神之际，宝莲早就摆剑过去，迎头便击。韩教玄闪身躲过了宝剑，也以宝剑接架相还，战在一处。这才整整齐齐的十个人打了五对。一时刀枪并举，各施所能，从中最苦的可就是何瑞何良弟兄二人，哪里是武金堂花四爸的敌手？先前尚且招招架架，到后来实在不成了，有心撤军刃逃走，怎奈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两个小子心说倒了霉了，我以为来这么些个人，怎么也能富余一位两位的，到了我们弟兄动手不成的时候，他们还能看着吗？哪知道一位也不富余，全都打上啦。两个小子的能耐，原本就不敌，到这时又往别处一想，可了不的了，精神一乱，何瑞头一个被武金堂一掌打中了脊背，打的还是真重，小子连蹦带跳，跑出去有七八步，噗的一声栽倒在地。何良看见哥哥栽倒，心里更着慌了，眼看花四爸的枪够奔左肩扎来，小子本应当往右边躲，他不但不往右躲，反倒往左上步，好玄家伙，再往左错一点儿，就是哽嗓咽喉。还算小子命不该绝，只离咽喉二寸许，噗的一枪就扎上了。小子翻身栽倒。按说这两个小子一个也跑不了，哪知道就在二人输招之际，金宝莲那边，当啷啷一声宝剑撒了手了，姑娘也躺下了。花四爸跟武爷可就不敢捉拿那两个小子了，只好各持军刃拦住老道。动着手花四爸一相，金宝莲输招，并不是武术不敌，乃是被老道摇魂

袋迷倒，有武金堂一个人足可以敌住老道，我还是先把姑娘救醒了要紧，凡事都是由大意而错。宝莲躺下是这二位拿耳朵听见的，要说着哪位也没看见，到现在花四爸打算过去救去，动着手留神看着姑娘在那里了，好奔着方向往前一纵就成了。有谁知用尽目力四下里一找，不但宝莲没有了，就是何瑞何良那两个小子也没有了。花四爸嘴里不说，心中暗自后悔：这才叫大错特错，怎么也不应该二人一同过来跟老道动手，到如今不问可知，金宝莲当然是被那两个小子弄走了，这一来贞节固然不保，就连性命都很有关系。自己后悔也是无法，有心撤军刃向外追赶，可又不知道那两个小子向哪个方面去，这里耽误动手，到外面再来个劳而无功，那可就更不合适了。花四爸心里思想，未免招数上透着慢了一点点，老道韩教玄一看机会到了，不然两个人战一个人，这个仗就不算好打，我何不先用暗器将他们打倒？恶道想到这里，将身纵到了上风头，一回手在腰间拿出来囊沙摇魂袋，冷不防向花四爸一抖。抖完了花四爸不但不躺下，仍然拧枪向老道扎来。老道急忙闪身躲开，心中暗想：我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些年，没看见不怕我这个暗器的，如果说有解药的话，我可不是自夸其口，除非是我的解药，决不能破我的摇魂袋。小子他哪里知道这个解药还是他自己的，是他的高足多媚娘给这几位进贡来的。老道一看人家不怕，只可把摇魂袋收起，二次摆剑进招。花四爸的能耐跟老道倒是相平，不过多一个武金堂，老道未免有点招架不及，动着手一想：了不的了，凭我黑龙道长这些年的名誉，倘若今天在此输招，未免显着不好看，如果打算不输招，就得落败逃走。跟人家大家一同来的，我要头一个逃走，怎样对的起众人。这边老道着急，那

边动手的金斗以及洪林，心中也暗暗着急，心说这位道长这是怎么了？今天我们大家前来，就是仰仗你的香沙摇魂袋打他们，头一个打倒那个女子，未费吹灰之力；你要快快将他们二人打倒，好来帮助我们动手，为甚么动起手来没完，这不是教你比武来啦，真正是教人莫明其妙呀。他们就知道这么想了，可不知道人家全有解药，使暗器无效。又过了一会儿，三个小子可就渐渐有些不敌了，天时也快交四更了。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见内院一片红光烛天，浓烟四起，烈火腾空。众人一看吃惊非小，三个贼人也借着众人怔神之际，各自跳出圈外，乘机逃走。牛和等也顾不得追赶贼人，只可喊叫家中上下人等，一同前去救火。看了看起火的地方，乃是一座柴棚，左右邻人看见也都赶来，经大家竭力扑救，霎时间把火救灭了，除了烧去一座柴棚之外，其余一点损失也没有。可是贼全跑了，把金宝莲姑娘也丢了，事情全都完了。牛和赶紧够奔上房，看看师母，打算把经过的情形跟老太太说一说，哪知道进了上房屋，不见老太太在屋内，各处寻找，一个人也没见。找了好大半天，才找着一个老婆子，已经被人捆绑起来，放在厨房之中。问他被何人绑起，他已经吓傻了，任甚么也说不出来了。问他老太太哪里去了，他更是不知道。牛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赶紧来到外面，见着花四爸等把这话一说。老少众人听了，全都一怔。后来还是花四爸向众人说道："大家净着急不成，莫若在宅中各处找找，看看有甚么形迹没有。"大家听这个话有理，这才分头去找。把前后各处都找到了，怎奈半点踪迹也没有。大家二次来到客厅之中，一个个全都是愁眉不展。就在这无法可施之时，猛然间外面家人进来回禀道："跟众位爷回，老剑客还同着一位董

老剑客回来了。”大家听了真不亚如晴天霹雳一般，一个个全都够奔外边迎接。到了门前一看，果然是今古侠关斗，镇古侠董乾，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子，非是别人，正是夜里动手丢失的那位金宝莲。大家很是纳闷，也不便即时就问，只得抢着过去行礼。二位老人家一摆手，带着众人够奔厅房。牛和到了这个时候，这才叫有话难说。家中闹事，自己保护宅院倒是有功，可有一节，把师母给丢了，你说这个话可怎么跟老人家说？假如不说，眼睁的老太太没有了，难道说这还能瞒的住吗？等着老师坐定，自己刚要报告，就见花四爸偷着看了他一眼，跟着就过去问道：“老人家你这是由哪儿来？”关爷不慌不忙，把自己外面的事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这二位老人家，大概看官还能记得，就是董老剑客二次丢失铁球，关爷随后赶来，劝董爷先别着急，拿去你老人家铁球的这个人，身分实在不矮，一时之间也追赶不上，莫若略沉一沉，慢慢再想办法，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董爷不忿，人已经跑了，没处追赶，就是着急，不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吗？董爷心里一别扭，遂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你我从此分手，我要回我的凤翔府，过个三年二载的，再来访他便了。”董爷说的话是实话，可是这个节骨眼儿不对。董爷出来没栽过跟头，这一次把球失了，未免觉着不好看，虽然他嘴里说是回家，或者从此往下追赶，就为的是闪开这个面儿，省得关爷拦他。关爷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如果你还有别的事，我就不敢约你了，假如说回家，那你就别单走了，跟我一同到河南，到在我家里住些日子，咱们多少年遇不到一处，盘桓个三年二载的不好吗？”董爷说道：“你我一同回家盘桓，何必到河南呢，不如一同到凤翔府够多么近呢？”关爷

说道："这并不在远近的关系，因为陕西的地方，差不多我全都去过，河南你未必全都到过，很有几处不可不游览的名胜古迹。住在我的家中，不高兴出去，咱们就盘桓功夫，在家里闷的慌，就到外面逛逛，故此我约你一同到河南。"其实关爷这番话，也不过是巧说，恐怕董爷气不忿，二次去赶贼人，说不说也是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的名誉不容易闯荡的，这时候担的起露脸，担不得栽跟头。这个丢球总算是小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倘若再出点别的意外的，可就了不的了。这么大的年纪，在家中一忍就完了。因此关爷才非叫董爷跟自己走不可。董爷也知道他的意思，总算志同道合，百般的关照，自己也有一份感激，所以这才点头答应。老二位又没有甚么要紧的事，走在路上，也是溜溜达达，顺着大道够奔河南。这一日走到正定府的地方，天有黄昏后，正走在旷野郊，关爷道："老董你看见了没有，今天咱们要找不着店，大概还要亮咱们一夜。"董爷说道："没有那个事，你就往前走吧，眼看着就到了你的家门口了，怎么你还没有我的道路熟呢？这不是正定府地界吗？这里没有几十里地的旷野，怎么能把咱们亮起来呢？"关爷笑道："可不是我不如你熟，大概再走一大会零两个小会儿，也到不了村庄镇店。"董爷说道："不要紧，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一加快就赶出几十里地去。"关爷点点头道："也只好如此。"这句话尚未落地，就见前面哧的一条黑影，老头子关斗说道："咱们将说，人家都办了，你我追上前去，看看这位是干甚么的。"董爷这个老头儿也是个好事的人，答应了一声："好吧。"二位老人家把身形向下一矮，就听脚底下沙沙的声音，真正是如飞一般。大约离前面那人还有三四丈，头里那个人似乎知道后面有人追赶，

收住脚步，站住身形。后面的二位老人家，准知道前面这位不是歹人，已经追过来了，也不能再退回去，只可照旧往前走。到这个人的跟前，留神一看，原来认识，正是常山白眉叟霍林霍景然。霍爷也认识这二位，遂说道："二位老剑客这是到哪里去，往前紧走莫非追赶于我吗？"董爷说道："可不是吗，方才我们二人看着道路上清静，打算放开腿紧走几步，我们将然想到这里，可就看见你了，打算追上你看看是谁，真正是缘分不浅。"霍爷问二位由哪里来，董关二位并不隐瞒，就把二次丢球前后话说了一遍。霍爷说道："原来如此，我也是由打天锡山事毕回家，二位又没有么要紧的事，不容易遇上，请二位到我的草舍盘桓几天，再走也不迟晚。"关董二位一齐说道："既蒙相召，我们不便客气，到府上叨扰几天也就是了。"话说到这里，老三位一同往前走。这个时候可就不早了，又是旷野荒郊，道路之上，并无来往行人，老三位彼此一商量，仍然施展夜行术，以便早早回到家中。老三位说快走，董乾、关斗并不在意，惟独老头子霍景然，不由得心中打算，心说关斗、董乾可都是成名的剑客，我霍林虽然不算什么高人，可也有个小小的名誉，今天这一快走，明着是早到家，暗含看就如同比赛一样，倘若是被他二人把我落下多远，未免于脸上不好看，自己如果说不走，未免又透着小器。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我看看要能跟的上就走，如果说差的太多，简直我就可以不走，到比落多远好看。老头子想着主意，人家二位已经开了腿了。霍爷用了八成劲，正与关董二位走了个相平。霍林心里明白，究竟人家是成名的剑客，恐怕我跟不上，脸上不好看，故此并不用足了十成劲，老头子心里痛快极了。走了约有一个更次，大约出来五十多里地，就

听霍爷说道："二位老剑客到了。"董爷一看这个村庄还不算小，进村口不远，路北一座大门，很是讲究。关爷问道："贵宝庄何名？"霍爷答应："小村叫做小元集，老二位大概没到这里来过吧。这个地方太偏僻了。"说着话霍爷叫门。这时候宅里上下人等全都睡了，可有一节，老头子不在家，为是慎重的关系，另外有上夜的。听老人家叫门，赶紧来到门洞问道："莫非是老爷子回来了吗？"霍爷答道："是啊，你就开门吧。"上夜的家人听语音不错，这才把门开开，一看不止老爷子一位，后面还跟着两个老头儿，霍爷命家人把门关好，头前去开厅房，点上蜡灯，然后让二位厅房落坐。霍爷问道："二位老人家用过了晚饭了没有？"董爷闻听笑道："饭是未曾用，天到这般时候，就不必费事了，天亮再吃吧。"老头霍爷摆摆手道："这是到了自己有中，不必客气。实不相瞒，我也没用晚饭。"二位一听，这才点头叫老人家预备饭，可别看厨房人等全都睡了，当时叫起来，也就是半顿饭的工夫，酒菜满齐。这就是家中有钱，一切用的东西全都富裕，所以并不费事。老三位并不客气，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俗语说的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老三位总算是道义相投，各自说说各人的历史，以及在外面所经过之事，那就算越说越高兴，可是喝酒的时候，已经二更多天了，一直喝到天交四鼓，二位老人家才用饭。饭吃完了，天色已然发晓，三位各自搬一张凳儿，就在厅房之中休息。在别的书上谈到休息，都得说预备床帐铺盖，身形躺卧睡觉；剑侠图上这样睡的人，可也不少，惟独这三位休息不然，说在凳子上盘膝打坐，眼皮向下一搭撒，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出入气一匀，就算睡着了。每位休息了一个多时辰，各自睁眼下地，这

算休息完了。家人打上净面水来，三位老人家漱洗已毕，用过茶点，老头子霍爷觉着太痛快了，平平常常打算请这二位大名鼎鼎的剑客可不容易，这错非是机会巧了，因为心里高兴，陪着二位老人家就算无话不谈。董爷打听当地有多少有名的人物，霍林闻听哈哈笑道：说这个话不怕二位老剑客过意，也不是我霍林自高身分，如果在附近边边沿沿，”话将说到这里，又改口说道：“不，倒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按着人家的威名，比霍林可就高的太多了。”关董二位听了，心说再有跟霍林一样身分的人，就算不含乎了，怎么比霍林还高的太多了，这位我可得打听打听。想到这里，这才接着问道：“但不知你所说的这位，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提出来或者我们也许知道。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如果就近的话，可以请到这里来，大家盘桓盘桓。”霍爷说道，打算请他来倒是不难，要说这位是新成名的，姓李单字名勇字开泰，有个外号叫作杂刀镇华山，后来大家叫白了，把杂刀的杂字当做铡刀的铡了，所以也叫铡刀镇华山。不知道的都以为他手使铡刀呢。跟咱们说这个话，咱们当然不信了，因为铡刀没法使用，外行不明白的人，反倒说他的功夫太高了，居然能使大铡刀。”董爷说道：“这个话我倒听明白了，当然不是铡草刀，可有一节，这个杂刀我也不明白，什么叫作杂刀呢？霍爷闻听笑道：“这不怪老剑客你听不明白，当初我也是不明白，后来跟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杂就说的是杂拌，对于刀法无一不懂，甚么地躺，闪手、五鬼、断魂，春秋、八卦、太极、形意各种刀法，无一不通，故此才称为杂刀。”关董二位听了点点头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你跟他认识不认识？”霍爷说道：“认识倒是认识，可是没有多大交情。二位老剑客打

算看着他，统共离此不到七十里路，打发个家人就把他请来了。不过这位李老英雄，总是以为自己艺高天下，说话之间有点扬眉吐气，二位可得多多原谅。”关董二位一齐说道：“那倒不算什么，只要能请得来，就请来咱们大家见见。”霍爷这也算碍着面子，本来不愿意请这位李开泰，既然二位老剑客说到这里，只可打发家人请去。老头子拿了自己一张名帖，又写一了张字柬，上面也没有多少话，也就说现在有自己两个朋友，关斗董乾，慕阁下大名，打算拜见，因为以前没见过面，不好直接到府上去，如有暇请来舍下一谈，霍林因陪朋友，不能分身前往约请，多多原谅。下面具上自己的名字。全都写完了，外加封皮，上书面呈李老英雄甫开泰，叫来一位精明的家人，把话跟他说明之后，由马号之中备了一匹快马，上马如飞而去。三位老人家到了天将正午，大排筵宴，坐在一处开怀畅饮。吃喝完毕，仍然坐在一处盘桓，也不过彼此说说武术的精华，由阅历中的心得，直说到天交申时，外面有人叫门。家人开门观看，原来是一个大高个老头儿，遂问道：“你找谁？”老 头儿看了看家人然后说道：“霍林霍景然可是住在这里？”家人点点头道：“不错，那正是我的主人，你贵姓？”老头儿说道：“你回禀一声吧，就提我姓李名勇字开泰，特地前来拜望你家主人。”那位说啦：请人的没来，怎么李爷会来了呢？这就是李勇好扬气地方。他接着名帖书信之后，心里有些不满意，心说练武的人，闻名就可以拜访，用不着认识不认识，再说董乾关斗我倒是听人说过，据我看也不过是虚名而已，也未必有真正的功夫。既然来到霍林家中，慕我之名，就应当前来找我，何必还得叫我找你们来呢？可见得霍林自己以为他的朋友身分高了，虽然说不愿

意，可又不能说不去，假如我如果不去，他不说我心里不满意，必然说我的能为有限，不敢会见高人。他这不是打发家人骑着快马来的吗？我必须走在家人的头里，先叫他们明白明白我的脚程如何。其实这都是不要紧的事，有能为自然是有能为，没有能为混充也办不了，这就是这个人生性好扬气，当时告诉霍宅家人，你骑着马赶快回去，跟你家主人说，我随后就到。

家人走后，李开泰把自己的军刃带好，由打家中起身，在中途路上施展陆地飞行，不到七十里，本为不算甚么，所以天色将交申时。李爷可就到了。家人到里面一回禀，霍爷亲自出来迎接。李开泰一看书信上所说的关董二人并未出来迎接，心里又是一个不满意，可是又不能说出来，彼此互相见礼，然后说了几句客气话。霍林用手往里让，到了厅房之中，霍爷从中介绍，李开泰带出一种看不起人的态度，不过略微一拱手。关爷为人忠厚正直，不以为然，董爷可就不然了，一看李开泰这个样儿，心说莫怪霍老英雄说，果然有些趾高气扬的态度。这是何必呢，就是你的能为大，也用不着这样的看不起人哪。这个人倒是有点儿意思，今天我必须设法看看他有多大能为。董爷把主意拿定，这才向李开泰问道："李老英雄，平常还是在府上纳福，还是常到外面走走呢？"李开泰本来有一肚子的不满意，还没得机会往外发呢，现在就算有了说话的机会了，遂高声说道："身负绝艺就是命苦之人，哪有家中纳福的那个福气，再说天职义务，就是济困扶危，剪恶安良，如何能在家中安居呢？这一次我是新由外再回来，把家中事务办完之后，不久又要起身够奔辽边之地走走。皆因那个地方山高皇帝远，人民之中又缺乏英雄，所以有许多良

善之家，无端受欺，李某打算凭本身所学，到那里要管些路见不平之事，实际上这叫替天行道，不是徒有虚名。”这个话本来就含着讽刺二位老剑客徒有虚名，董爷听了这个话，自己也明白他是看不起自己，可是并不恼他，遂乐嘻嘻的说道：“好，李老英雄这才不愧是练武之人呢，比我们弟兄高的可太多了。老董要说不会武术，这个话可不能说，可是会这两下子，并没有出奇的能耐，年轻力壮的时候还可以对付，现在上了年岁了，简直这个能耐就算谈不到了。可是多少有这么一点小名誉，这才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跟你老人家比，可实在是比不了。”霍爷在旁边听着这个话非常难听，准知道老头子这是损人，可是李开泰也明白这个意思，皆因自己心高气傲的关系，虽然听出来也不介意，只是随口说道：“老人家你是太容气了，既然有这个名姓，当然就得有那个能耐。”董爷说道：“李老英雄，咱们可是头一次见面，谁也不过拿谁开玩笑，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半截入土，比死人多口气就是了，说句文言，就是风前之烛，你想哪里还有这个精神，到外面行侠作义。这个话还不说，闯荡了一辈子，任甚么也没剩下，老了老了，倒没有吃的了，也就仗着认识几个朋友，在这里住几天，到那里住两个月，咳，这就叫苟延残喘。霍林给我出个主意，叫我在这个地方立个把式场子，我想这倒是个办法，我所会的玩艺，也就是些个套子活，要是教给小孩，教他们练练，倒是能够成的了，可有一样，戳杆教场子最容易叫人注目，短不了有拜访的，没有能为，教人家把场子踢了倒是小事，这么大所纪，要是叫人家打死未免冤点儿。霍贤弟他说了，不要紧，只要我教场子，有人来访他在头里顶着。我一想他的年岁也不小了，这个把式有能耐，能打人非出于

年青不成，上了年岁，那就算完了，因为我赚钱吃饭，要是叫人家把他打了，我这个心里头怎能过的去？”霍爷在旁边一听，心说这位董爷真会损人，这都是哪里的事呀，虽然听着可笑，可是自己不能答言，只好是听着。哪知道这位李爷，竟审查不明白，以为老人家这个话是真的了，当时把自己扬气的性情又拿出来了，遂接着说道：“老人家这个你倒不必为难，如果在远处，这个话我可不敢说，如果说在方圆一二百里之内，你要打算立把式场子，没有踢场子的还则罢了，有了这种人，你只管提跟杂刀镇华山李是朋友，不但说这个场子他不敢踢，多多少少他还得有个照应。”董爷听了这话，哈哈一阵大笑道：“李老英雄，你这个话跟霍大弟是一样的。他的岁数不小，可是你也不是年青的人，就是你的能为比他高点儿，这个把式场里来人，来者是不善，善者不来，既来了那个能为就小不了，来了不如你的，可就把他打跑了，自然是平字无事，如果来了武术高强之人，老英雄为我吃饭，被人打倒，你不说甚么，叫我心里怎么过的去？这个事不还是不成吗？何况你还要到外面去行侠作义，又不能常常在家，把祸惹下，我老董受的了吗？我说李老英雄，你听我这个话对不对？”要是明白的主儿，听了这个话，早就知道人家是诚心开玩笑啦。李爷总是目空一切，并不知道人家是讽刺自己，遂挺了挺胸脯道：“老人家不必忧虑，就是我不在家，只要提出我的名姓来，不三不四的主儿，他就不敢得罪你。”董爷说道：“那自然是你的威名了，能够叫人闻名丧胆，可有一节，一提你他就害了怕，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假如说他不怕，我可就糟了，倘若我一提杂刀李，他伸手就打，把你的威名丢了，那可是间接的，我挨打可是当时的，常言说的好：能给好汉拉马坠镫，

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老董太没有能耐了，杂刀李听了这几句话，心中有气，叫道："老人家，这个事绝对没有，未曾举手打人，他得先想想打完了成不成。你想这个事叫我得着信息，能跟他们完的了吗？"董爷也真能对付，叫声："李老英雄，如果没有这种事，赶情太好了；倘若有人这么办，老董就挨了揍了，这么大岁数，有如风前之烛，叫人家打两下子，就许借此因由一命呜呼，就是你跟他不完，老董我不也是死了吗？无论如何这个事也不能这么办。"杂刀镇华山听了这个话急道："你怎么这样不明白？就是有人把你打死，我誓必也将他结果性命，给你报仇雪恨。"老人家听罢，眉飞色舞道："哦，有人把我打死，你必然要他的命，所为给我报仇。"李勇答应了一声道："不错，姓李的说到哪里就能办到哪里，绝不能说了不做。"董爷说道："话虽然这么说，这个事情始终不妥当，比如说有人把我打死之后，你得着信了，又把打死我的人打死了，到那个时候不是我也活不了吗？"这一句话把一个杂刀镇华山李勇气得老脸通红，心说我早就知道他们这种人，都是些个有名无实之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好练武本来对于生死没有多大关系，要紧的就是死后有人报仇没有，他对于这个事，居然全都不懂，还要称为剑客，真正是岂有此理。过了好大半天，这才说道："你要是那么想，那可就没有办法了。"董爷知道把这小子气的不含乎了，这才说道："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李老英雄你肯真正帮忙叫老董吃饭吗？"李勇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句话，慨然答道："只要有求我的事，请你只管说，只要是我能办的必办。"董爷说道："也没有甚么为难的事，就是立这个把式场子，净说提你的名姓，这个事不算妥当，遇见知道的主儿，当然他得闪一面，假如遇见混浊闷楞

之辈，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官还不如现管呢，别的不懂，就知道打架，到那时老董不是非吃亏不可吗？就是你得着信，再找他去，也别管是报仇，也别管是雪恨，总得说是晚了。有一个法子比提你的名姓还好，只要你肯其这样帮忙，就像你天天跟着我一样。”李勇说道：“怎么个办法，请你快说，刚才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只要是我能办的事，必然尽着力的办。”董爷这才说道：“好在咱们是因亲即亲，因友即友，就是我说出来不相宜，咱们再另说，也没有多大关系。我的主意是这么办：不只是李老英雄，就连霍贤弟也在其内，我的意思是求你们二位救人救到底，不是打算教老董教场子赚几个钱吃饭吗？我本人太没有能为，教给徒弟的套子活，那就不用说了，我打算求二位把身上的绝艺，每人赠我几手，无人前来踢场子还在罢了，只要有人来踢场子，就凭我所学的绝艺，当场先把他打倒，这总比提朋友好一点儿，单等把他打倒之后，我再告诉他我是谁的朋友，到那时不是也显着你们二位脸上有光吗？”霍爷听着这个话，心里明白，这是诚心打哈哈。李勇他不但不知道，并且以为这个话很对，遂向董爷说道：“这倒是个办法，既然如此，我情愿传给你十手防身绝艺，这十手功夫不敢说能敌的了天下英雄，就是成名的侠剑客，他也不能把你怎样。董爷听了，假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道：“老董练了几天武术，可是没看见过绝艺，真要是老了老了再学几手绝艺，这也是我的福气不小。李老英雄肯其赐教，但不知何时教呢？”李开泰说道：“这几手功夫，没人教学不会，只要有人教，也许练十天，也许半个月，三两个月不等，那得看自己以前的功夫练到甚么地步，以前的功夫高，现在就容易学，以前要不行，现在就得多练几天。说这话不

怕你过意，最好把你以前练过的功夫，练两趟给我看看，我就知道你得练多少日子才能成功。”董爷说道：“很好很好，但不知霍老英雄府上有宽阔的地方没有。别看我这个能为有限，打算练还得我个宽绰的地方，不然还施展不开。”霍爷一听，心说了不的啦，自己本不愿意去请李勇，就恐怕闹出别的哈哈来，到如今董爷要学绝艺，凭这么高身分的剑客，人家不用的那个功夫都比咱们多，还要教给人家绝艺，真正是岂有此理。自己想到这里，赶紧用言语相拦，叫了一声：“李老英雄，你我对于练功夫，不必实地去练，只是用口一说就成了。再说董老剑客，乃大清国四大名剑的第一位，那个工夫只能在你我之上，绝不在你我以下，咱们哪里有甚么绝艺教给人家呢？”李勇听了这个话，心中有些气不忿，心说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尽务虚名，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他是剑客，究竟剑客是怎么个人物，如果不拿出点儿真的来，我李勇可不信那个，自己将要答话，这时候董爷哈哈一笑，叫声：“霍老英雄，你这个人未免太奸了，人家李老英雄肯其传给我几手绝艺，你就应当说几句好话才是，为甚么你倒拦阻呢？再说论交情你比李老英雄跟我先认识的，你这么一来，未免太不对了。”霍爷知道镇古侠董爷不好惹，话已挤到这儿了，自己也是没有法子，只好给他们来个不得了而了之，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我倒不是拦阻，皆因李老英雄七十多里地将然来到这里，尚未休息休息，有甚么事吃完了饭再办不好吗？既然二位全都高兴，霍林乐得的开开眼呢。”董爷说道：“这就对了，既然如此，请你打发人把后面练功夫的地方打扫打扫，咱们马上就去吧。”霍爷无法，只得打发家人把自己练功夫的地方打扫干净，大家这才够奔

后面。关老剑客本是厚道人，心里这个乐就别提了，心说我昨看看这个热闹。当时任什么话也没说，跟随众人，一直来到后面霍爷练功夫的地方看了看，地势倒是不小，别说一两个人练，就是有个三位五位的一齐练，也能够施展的开。董爷来到厂子当中，向着众人说道："我这个功夫，可实在是不值一看，今天我是贪着跟李老英雄学几手绝 艺，不然我可不练，这是没法子了，只可当众现丑。我这个玩艺还不费事，说练就练。"董爷说着话把身形往当中一站，双手向上一举，就如同托天一般，然后又慢慢的放下来，在关爷霍爷都知道老人家这是诚心打哈哈，惟独这位李爷他可不知道，他还以为老人家这是真正打算练功夫给他看呢。手拈胡须，二目圆睁，留神观看，一看董爷果然没有多大功夫，既然由打双手托天开式，不问可知，当然是少林门了。究竟董爷练的是什么功夫，他可没看出来，只可接着往下看，就是董老剑客双手下到腰间，身形向下一蹲，变成了骑马蹲裆式，又往左面打了一拳，右面打了一拳，左右腿各往上一踢，向前上了一步，又变成铺地岔，手离地约二寸左右，一转身形向起一纵，还来了个旋风脚，脚再落地改成金鸡独立，掌护面门。李勇由打起头看着就不伦不类，看了几招之后，差一点儿没笑出来。皆因董爷所练的这趟拳脚太有意思啦，甚么大红拳、小红拳、太极、形意、八卦、劈挂、翻手八技六大开，哪一样都有，可就是一样一下，全都敛到一块儿了。李爷看着心说：成名的英雄我也看见过多了，我没看见过这样的杂拌拳，好在一样儿，就是拳脚虽然杂拌，可是胳膊倒现出一分软柔的样儿，倒像用过几年功夫，大概我要教给他几手，他还不至于练不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成了，老人家你不用练了，我先领教

领教你这拳脚叫甚么名字。”董爷听了这话，收住身形，乐嘻嘻的说道：“这趟拳才练了一个头儿，下面还有很多没练呢，你要问这个名目，就叫杂拌拳，大概跟你那杂刀的意思相同。”李开泰闻听微微的冷笑道：“我那个杂刀并不是一招一式的掺杂，乃是每一种刀法全有一趟，你这个也有一手的，也有一招的，怎能和我的杂刀相比”？董爷说道：“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我这不是说下面还多了吗？这不过是才练了一个头儿，我这里头每有一手或是一招，下面都有全趟的。”董爷这个话说出来，李勇不觉心中暗笑，心说大概他的剑客之名，就是由打这上头得来的，外人不明白，还以为他有多大的能为呢，今天你既遇上我，我可不听你那一套，既然你都有全趟，那么你就得练练，不然我看不透你全部。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是老人家下面都有全趟的，那么就请你练一个全趟的看看吧。”董爷说道：“这倒不难，按拳脚的由来，是由无象而生有象，就是由无极而生有极，由有极而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卦而万物生。这么说起来，太极就算各种拳脚之首，我练一个整趟的就练太极吧。”李勇说道：“很好很好。”董爷在未练之先，来到罩棚下搬出一张八仙桌来，放在场子正当中。关爷明白，李勇还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桌子放好了，老头子跳到上面，向众人说道：“我这可是套子活，众位千万不要见笑，当初我就是这么学的，一百单三式，全都在这个桌子上面练，还有一百单三式在地下练，要从桌子上来回的练过去，还有一百单三式，是在桌子底下练。话可是这么说，我可是有些个年没练了，练不成也许练坏了，别管练好练坏，请众位别见笑，我可要练了。”说罢身形往下一矮，上步现手，太极头一式，接着一招一招

的往下练。你说也怪，就是这么一张小小的方桌，老头子在上面翻来转去，起先练的慢还可以看的出来，到后来招数加紧，人在桌上如同拎转一般，居然就掉不下来。到现在李勇看的有些眼直，心说既有这个能耐，这个功夫就算不错，为什么说的自己那么没能为呢。"正然看的高兴，老头可练完了。又向众人说道："这个桌上的可就练完了，现在该着练地下的了。"说罢跳在地下，并不多说，接着还练。要说这个功夫可了不的了，每逢往起一纵，就如同身形架云的一般，在桌上过来过去，如同平地。到现在李勇有些个回味，心说莫非董乾这个老头子有些真能为，他诚心拿我开玩笑，真要是如此，我必须现出我的绝艺来，也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正然思想之际，老头子又练完了，笑着说道："现在又该看练桌子底下的了，要是现眼可就在这个时候了。好在我的话说的明白，练不上来大家可别笑话，头一样我年岁老了，再者说多年不练，腰腿未必合式，净说当不了练，怕现眼也是白搭，我可要练了，老关，这趟拳不是你也会吗．我要是忘了，你提个醒儿。"关爷只可点点头，甚么话也没说。董爷说完，身形向下一矮，施展低矮的小架子。你说也怪，这么大的一个活人，施展出来小架子，居然能在桌子底下走来走去。到了这个时候，这位李爷才明白，准知镇古侠董爷实在有两下子，说跟我学绝艺乃是假的。既然如此，我不能无故的教他戏耍，这可不怨我不对，我要凭我生平所学，跟他一死相拼，哪怕不是他的敌手，死在他的手下，倒也使得。心里这样想着，脸上一阵一阵的变颜变色。霍爷为人极其聪明，偷眼观看，早看出李勇的意思来了，心说今天日子不好，大概是要出事，有心用言语相拦，可是事已至此，不但的拦不住，连说话的机

会全没有。各自沉思，全都是默默无言。霎时间董爷又练完了，八仙桌搬回原处，笑向李勇说道："李老英雄，你看见了没有，但不知我能学绝艺不能。"李勇听了这话，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说道："老人家功夫练的太好了，究意你能学不能学，现在我还没看出来，这么办吧，我也练两下子叫你看看，能学不能学，你自己看着办。董爷说道："这也不错，既然如此，我就开开眼吧。"李勇气忿忿的说道："我的绝艺，空手练拿军刃练全有，我既然打算练就练全了，请你自择，看甚么好就学甚么，假如看着这个功夫不大切实，可以当时试验，如果有效，再学不迟。"董爷说道："这个我爱听，无论甚么把式，净凭嘴说不成，甚么叫高把式？打倒了人才叫高把式呢，当然得实地试验。"李勇一听，心说怎么样，姓董的这个老头子，今天是冲着我来的，今天打算不跟他以武力解决也不成，常言说的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概我二人是前生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想到这里，因为心里有气，嘴里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只是气忿忿的说道："好好，我就先练一回叫你看看吧。"说罢走到场子当中，有心一句话不说，拉开架式就练，又未免显着太沉不住气了，只得略为的一抱拳道："诸位，在下练的好与不好，请多原谅。"说罢一矮身形，一招一招的就练下去了，二位老剑客以及霍爷看着李勇的功夫，果然不错，也不怨他自狂，可有一样儿，这个能耐也就在普通侠剑客之中，类乎出色的英雄，像关爷董爷他可比不了，可是这也就算不含乎了。看够多时，李爷把拳脚练完，乃是形意拳，收住架式之后说道："诸位，现在粗拳已然练完，还有几手刀法，我也练给大家看看。"说罢二次来到罩棚下，取自己的军刃包裹，由打里面取出来明晃晃的一口刀，刀背厚，刀

把宽，刀的尺寸也长，跟普通的刀全都不一样，李爷拿刀在手，果然威严凛凛，向大家说道："我这个刀招只能练给行家看，假如说要叫外行看，不用说好，他准说我这一招也不会。为甚么呢，我这口刀，无手无招，练的是刀，看不见刀，不是都说明枪暗剑吗？我这个刀就如同宝剑差不多。话已说明了，请众位上眼，一看就知道了。"李勇这个人，生平不会说客气话，说完之后，把刀招展开，果然不见招，只见身形晃来晃去，轻易看不见把刀伸出去，好半天的工夫，才把刀练完了，面不更色，气不涌出，倒是很有真功夫。刀招收住了，这才问众人道："看见了没有，如果认为我这功夫有不好地方，那么我只可把绝手挑出来单练。"董爷笑道："你这话说的很对，我这人能为有限，就是有好招，全都揽在一处，我哪里看的出来呢？还是请你单练吧。"李勇答道："单练不难，如果说还是我自己练，恐怕你还看不明白，倒不如请你下场，彼此接招换手，那个绝艺自然就看出来了。"董爷说道："我正愿如此。"说着够奔当场，霍爷将然要说董老剑客不可，这句话尚未说出来，老人家已经过去了。先向李勇抱了抱拳，叫道："李老英雄，常言说的好，传艺就得喂招，如果把绝艺交给我，当场过招，一个不留神，我就许打上你，请你千万别恼。"李勇到现在就算全明白了，这那是跟我学艺，分明是跟我较量高低。想到这里，这才说道："那倒不要紧，我也得把话说明白了，我可不敢说手快如电，假如眼神一个顶不上，看不见手就到了，倘若失手打着你，咱们各无所怨。"董爷说道："好极了，咱就这么办吧。"霍爷听了，急的不得了，不知道想个什么法子，拦住二位才好。关董二位是我路遇请到家里来的。李勇是我用名帖请来的，真要是当众比手，出点什么

意外，人家全到了这个身分，谁担的了哇。还不用身带重伤被人打倒，就是蹭破一层肉皮，一世的英名，就算付于流水，这个事都怨我一个人，我要不把人家请来，何至于出这种事，我这不是无故的得罪人吗？老头子正然心中着急，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董乾、李勇二位已然动起手来了。到了这么高身分的人动手，里面并没有什么猫蹿狗闪，兔滚狐翻，讲究的是见招打招，见式打式。什么叫见招打招呢，就是自己并没有一定的招数，单看敌人用什么招数来打自己，要在敌人招数之中，躲过他的招，在他露空之中再发招。见式打式跟这个意思大同小异，见招打招是在动着手，见式打式是在未动之先。比如敌人用出一个招式来，自己当然得预备一招防备，如果说你有了防备之后，人家又变了，自己也得跟着改变。所以高人动手，有时外行看着，有好些个地方莫明其妙，为什么只比画不打呢？其实那就算打了。要说李勇的功夫跟董爷比，他可不成，不过董爷打算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出手的能耐，并不施展真招，不过就是游斗滑战。李爷到了还是身分不成，他居然就看不出来，还以为这位董爷的能耐，就是高也高不过自己去。这是李爷的思想。董爷动着手也有几分纳闷，因为他这个招法，似乎自己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似的，想了好半天，就是想不起来。

第一百七十一回

李开泰卖艺遇仙师　庸庸叟跟踪夜行人

书中代言，钱古侠在十数年前倒是会过这么一位，还是一个女子，跟李开泰是一门之徒，不过他们这个门的徒弟太少了．差不多的人全都练不了，就是你练的了，体格不足也不成。那么李开泰倒是那个门户的呢？在先前他是少林门的人，谈到他那个功夫，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可是李爷这个脑筋很好，他一想这点能耐，要说错也不错，可是比着人家功夫高的可就相差太多了。你说要把这点儿功夫扔了，改别的行道，未免可惜，家中不说家大业大，良田百亩，瓦房十间，全都因为练功夫花了，由打这上头半点生路没找出来，未免太冤了。你说凭这两下子戳杆教徒弟，看家护院，保镖押银，行还会不行吗？究竟是差一点儿。不遇见事还好，倘若遇上点儿事，自己无法敌挡，耽误人家的事不说，自己或许性命不保。莫若我到各处走走，俗语说的好，就是投师访友，倘若我这辈子有命练武术，或者就许遇上名师。说这个话的时候，李爷才三十岁出头，自己把主意想好，手里头本来没有钱，也不过找亲戚朋友，多多少少借几个，统共借了二十来两银子，李爷由家中起身，要说准上哪里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就信马游缰而已。什么打把式卖艺的，只要在店房之中遇上，必要跟人家近乎近乎，说起闲话来，就提自己的武术学而未成，打算到外面访求名师，就是找不着门径。有的跟他瞎说八道，什么找名师在内地不成，必须到遥远之地，

深山老峪之中，才有特别的异人；也有说你这个年纪，可以不必再学了，就凭你所学的能为，该打把式卖艺，不然跟人家合伙卖药，不但能赚出来饭吃。日子长来也能存钱，混个七年八年的，就个人不也是福气吗？学会了绝艺，又应当怎样呢？你说这个，他说那个，把李勇闹的倒没有主张了。你说倒是听谁的是好呢？思前想后，觉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终非常策，已然染了这一水了，为什么画道不把他描黑了呢？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打把式卖艺的这一行里。这是先前的话，后来李爷把所带的盘费花完了，再有人跟他一提这个话，他一想也对，投访名师，一时之间到哪里去找？为什么不跟他等合伙，一方面赚饭吃，一方面找名师，一点儿也耽误不了。李爷把主意拿好，这才跟卖药的入伙。谈到了李爷入伙，这个话很不难，因为他的外表很好，多少又会几手功夫，在场子里一站一立，实在可以助威不小。无论是跟哪一伙入伙，一说就成。没过多少天，李爷遇上一伙父子爷儿三个，姓庞，老头叫庞鸣，长子庞有德，次子庞有福，这爷儿三个打把式卖艺，就仗着庞鸣庞有德父子。因为庞鸣的次子年方八岁，各种玩艺尚未学全。庞有德年将三十，故此能够帮助爹爹卖艺。现在遇见这位李勇，打算跟他们入伙，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了，当时就算合在一处。原来这个打把式卖艺，所走的路线是有一定的，哪里的庙会接哪里的会场，是有一定的日期。当时李爷一问咱们现在打算往哪里去，庞鸣说道："现在不是四月庙吗，河间府城西，有一座庙叫天齐庙。里面的主持乃是幽僧，方圆数百里地的人，都来赶这个庙会，日期一共是十五天。咱们这一行的人行话叫挂字行，到那里赶庙会的多极了，就凭这十五天的工夫，能落四个月的盘川，就是怕下雨

闹天气。”说完之后，转天清晨李爷帮着担着军刃，顺着大道够奔河间府。到了天齐庙还差两天开庙门。庞鸣找宽阔地方，每天出去练练，多多少少赚几个，就比闲着强。赶到这一出去，才知道这位李爷练的不错，就是不会说话，常言说的好，净说不练那叫嘴把式，净练不说那叫傻把式，李爷这个练法就是傻把式，倒是真卖力气。回到店房之后，庞鸣用言语传递：“不是拿过来就练，只要自己有一手特别的，先得说一说这手功夫怎么难练，然后再说这手功夫有什么用，都说完了，先要钱，把钱打下来，然后再练。”李爷嘴虽不能说，倒是心灵。听庞老头一说就明白了，这才略为一演习，到了次日再出去，就比头一天强的多了。虽然强，较比常年卖艺的还差的远着呢。过了两天，天齐庙开了庙门，头天晚上庞鸣占好了一个地方，跟庙里的尼僧说好了，用黄表纸写了一个条子，到了次日午前就全都去了。别看李爷不能说不能道，可比他们爷儿三个下钱多。头一样儿，李爷的外表很好，再者说李爷不会说，人家庞老头儿可不外行。每到李爷出场之时，他先用言语垫场子：“众位我练完了，就换我们这位李老师傅。把话可得说明白了，这位李老师傅没卖过艺，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这是给我帮一场子，那门功夫可不是我捧，比我们爷们可高的太多了。招招都是功夫，手手都是绝艺，可有一样儿，李师傅他光会练不会说，那么那个绝艺就不容易看的出来。我在旁边看着，每练到要紧的地方，我报告众位一句，凡是站在这里都是好习武术的。短不了有子弟老师们观看，我不说出来，就把他的功夫给埋没了。这不是我的话已说明了吗，接着咱们就请李师傅练一趟。”李爷都会练什么，在事先都告诉了庞老头，所以李爷打算练哪一套，庞老头全都知道，

话说完了，李爷走到了当场，先向四外作了一个揖，然后说道："在下李开泰，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功夫，不过就是把自幼跟随老师所练习的功夫，演习一遍，众位看着值好捧个好。别的话我也不会说，我是说练就练。"当时把脚一跺，真是震得就地乱动。然后拉开架式，练的是战拳，这里头夹有一招叫兔子穴窝，庞老头儿在旁边高声说道："众位上眼，还有几手之后，可就到了兔子穴窝了。别的玩艺大家还许没看见过，这个兔子差不多什么地方都有，在位的全都看见过。那种东西那个快法，大概人人全都知道，这还说的是平常的时候，到了他穴窝的时候，当然是遇上人了，看见什么害怕的东西了，这个穴窝还能够慢的了吗？本来这种东西平常就够快，如果快上加快，那简直就可以说像飞一样了，就请大家注意，看看这个快劲，这可就到了。"有他在旁边这么说着，果然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看着格外高兴，庞老头也越说越没完。常言说的好，言多语失，话说多了，短不了有不受听的。这个话也就在庙会的第五天上，正然练得高兴，忽然间听场子外头有人由鼻孔里嘻嘻的一笑。也别说李爷不吃这个，就连庞老头也急了，当时收住身形，高声说道："这是哪位，好[illegible]好练就应当懂得场子里的规矩，要是看着我们的功夫不到家，当面指教，我们得感你的盛情，笑场这未免太难以为情，俗语说的好，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也没说什么叫人过不去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再不答言，我可要说别的了。"本来人群之中这个笑声，看热闹的也全都听见了，没看见是谁的主儿不说，知道是谁笑的人，大家未免把眼光都往他那里看。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人群之中说话娇声嫩气的道："是我。"随着这句话分开众人，走进一个人来，大家留神观看，

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尼姑，也就在十七八岁，长的非常的美貌，身穿灰布僧衣，脸上淡扫蛾眉，假如要是俗家，擦胭脂抹粉，不说是第一的美人，足有七八成人材。庞老头看她这个样子，走道还有些个站不稳，未免心中有气，心说你这小小的年纪，又是个出家的尼僧，不问可知，一定是不明白场子的规矩。虽是这样想，可是也不能不问问她。遂问道："少师傅，莫非说你也练过武术吗？"尼姑说道："不敢说练过，有几十年的小功夫。"这一问话把老头子给说怔了，心说你就是撒慌的话，也得不即不离，看你统共不到二十岁，怎么你有几十年的小功夫？就让你由打落生就练起，也过不了二十年，真正是岂有此理。自己并不跟她抬杠，遂问她道："既然会武术，当然就明白武术的规矩，为什么笑我的场子，莫非我们的功夫有不对的地方吗？"尼姑说道："何止是不对，简直你们练的功夫太可笑了。刚才那位大身量的练的分明是达摩掌，为什么不攒拳，凡掌都是伸手的，惟独达摩掌，名虽叫掌，其实是拳，达摩掌一共是八趟，前四趟只有两掌，头一掌名叫铺天盖地，第二掌名叫金玉平分，后四趟一掌也没有，难道说你们学的时候，就没听老师说过吗？"这个达摩掌庞鸣还是真不会，听人家尼姑一问，当时一句说的也没有。李开泰自己练的功夫，自己还能够不答碴吗？遂接着答道："少师傅，你说这个话倒是不错，可惜你的见识太少了，常言说的好，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你说我练的不对，我还说你不懂的了，你这叫少见多怪。"李爷说的这个话，就不算强暴，为什么呢？自己所学的这个达摩掌，本来就没根，至于说前四趟之外还有后四趟，李勇由打学的那一天就没听说过，自己所会的就是四趟。按尼姑所说之话，人家这个能为可比

自己高的多，所差的这是当着人千人万，假如要是在无人之处，自己必须得问问尼姑的老师是谁，可否还能再收徒弟。不过在场子之中，这个话不能说，总归是心虚，打算敷衍几句，叫看热闹的听着卖艺的没含乎就算完了。哪知道这位尼姑他一句不让，接着说道："据你这一说，练的对与不对，这就没有凭据了。现在有证据：河南少林寺里面有画好的雕画，所有各种拳脚都有，难道说那还能假的了吗？你们这个卖艺本来不容易，我不说话没有关系，一说话就仿佛把你们的场子踢了。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要到少林寺，那又太远了，最容易的就是比手。你们练的不对，我本来不应当乐，乐完了我打算藏起来就完了，有谁知你们是非问是谁乐的不可，我这才不得已而出头，不分辩谁对谁不对那就不用说了，一分辩势必就要比武。拿这个达摩掌的功夫，你们敢跟我比并吗？还不止于是这个达摩掌，无论是什么功夫也是一样，你们敢比吗？"李爷这个时候，心里就有点害起怕来，心说我说这个功夫没学成，不能出头露面，就怕的是碰钉子，这真要不是人家的敌手，教人家一掌打倒，这么大的个子，你说是死是活？后来又一打量这位尼姑，年岁不满二十，走道扭扭怩怩，就是有功夫，可能有多大的能为？大概把我那笨力气发出来，也许赢的了他。想到这里，这个胆气又往上一撞，这才说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原无故的你要踢我的场子。既然打算跟我为仇作对，可别怨我下毒手伤了你。"尼姑听了笑道："我就怕你们说我踢场子，其实我并不是踢场子来的，你来看，"说着由打怀中掏出一块银子来，约有三两多，吧的一声往地下一扔道："看见了没有，这块银子算我垫场，这里头不是比手的所在，你可以跟我走一趟吗？"李爷说道："可

以。”回头向庞头儿说道：“你把他收下吧，回头你在店里等我，我跟这位少师傅倒要分个高低上下。”庞鸣一看场子虽然搅了，可是落这三两多银子，比赶半个月庙会落的钱还多，遂答应一声：“好吧。”跟着就收拾各种东西。这时候尼姑带着李开泰，一前一后的够奔西北就走下去了。

不表庞老头儿回店，单说李开泰跟着尼姑一直走到满天星斗，把李爷饿的肚子里直咕噜，遂问尼姑问道：“咱这是往哪里去，怎么还没走到呢？”尼姑笑道：“倒是没有多远了，还有三百多里地就到了。”李爷一听就怔了，心说还有三百多里地，走到天亮不是也到不了吗？再说不就是彼此过过招吧，为什么还要走这么远呢？这时候大道上面已经没有人了，李爷遂实话实说：自己本来学而未成，各处访师未遇，不得已而卖艺的话说了一遍，尼姑说道：“你就不必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不然我也不把你带了来，皆因看你颇有英雄的态度，所以打算造就造就你。”李开泰听了这话，就算是半信半疑，就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思，没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的？想到这里，这才问道：“我的心思没跟你说，你怎会知道的呢？”尼姑说的也好：“你要真是普通卖艺的人，我在场子里一说那些个话，你早就急了。你虽然是辩别几句，那个话也不得不那么说，故此我就明白了。”李爷接着说道：“没领教你现在是自己单练，还是你有师父你打算给我介绍名师，你还是打算收我作为弟子呢？”尼姑说道：“按说我可应当收你作徒弟，不过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其中还有别的关系，我就收你作个师弟吧。”李爷本想着叫这位尼姑给自己介绍一位年高有德的老师，学些惊人绝艺，哪知道就是她就要收自己为徒弟，看她年岁也就在十八九，居然她就要当老师，这还算不错，收

自己儿为师弟。自己只顾思想了，连点客气话都没说。尼姑笑道："大概你是看我年轻吧。我先问问你，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年岁吗？"李爷实话实说，要叫我看，你也就是有十七八岁，或者二十来岁，绝大不了。"尼姑闻听笑道："总算你的眼光不错，多了不差，才差三十年，我今年四十八岁。"李爷一听心里真有点儿纳闷，心说我可听人说过，有驻颜术，这个话只是一说，实地看见过的主儿太少了，这位莫非就有这个功夫吗？真要是有这个能为，她的功夫绝含乎不了。想罢问道："但不知你以什么法子，这大的年纪能叫容颜不老呢？"尼姑笑了笑道："当然有法子，现在你不知道，到时候你就明白了。现在咱们这样走，恐怕走到天亮，也走不了一半儿，你还能快走不能？"李爷在这时本来没有陆地飞行的功夫，哪里能快的了呢。当时说道："大概再往前走，不但快不了，恐怕还得要慢，因为我早就饿了，腿也酸了，哪能再快呢？"尼姑说道："既然如此，我背着你走吧，省得多费工夫。"李爷听了这个话，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就听尼姑说道："赶快过来，你不要有别的胡思乱想，我们练功夫的人，是不拘形迹的。"李爷听了这话，这才爬伏在尼姑脊背上。你说也怪，看着尼姑的身体很薄弱，背起李开泰这么大的一个活人，两腿用力，足下如飞，两耳之中，但听得呼呼的风声，李爷不由得害怕。常听人说，世界上有妖精能够驾风，假如说这个尼姑她要是个妖精，那可就了不得了。又一想，咳，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古人不是常说吗，人要该死也活不了。该着活怎么都有救，我已经跟她来了，就不用想那些个了。李爷胡思乱想，也不知道走出来多远，忽然间尼姑站住了身形，把李爷放下，说声："到了，你随我来吧。"李爷留神四下一看，这个地方很好，一

行行一排排全都是松柏树林，在松林之中，有一条弯曲小路。尼姑在前面走，李勇在后面跟随，走了约有七八里地，这才来到一个高土坡上，在正当中孤孤零零的有三间北房，里面并无灯火，这个地方若非有胆量的人，真不敢在这里住着，其形就如同坟地一样。尼姑进到屋里，敲石取火燃着了一枝大蜡，把屋中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李爷借着灯光留神观看，屋里是三间屋一通连，除了一张大床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李开泰看着更纳闷了，心说看这屋子的情形，并不像有人住的样儿，再说她能不吃饭吗？这个地方既不临村，又不靠镇，难道说他还能断了烟火食不成吗？正然想着，就听尼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家住那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李开泰向来很诚实，实话实说，把自己的环境又说了一遍。尼姑听罢，这才说道："我打算收你做个师弟，传给你门户中的绝艺，你先跟我拜拜祖师。"李爷听了，心中暗想，这屋里就是一张床，连张桌子都没有，但不知这祖师供在什么地方。自己不敢多问，只可点头跟着尼姑走。到了东面山墙，细看贴墙立着一块铁板，高有五尺，宽有三尺半，厚下里足有三寸，按分量说，大概足有一千余斤，这还是李爷大概一估量，准说有多重还不知道。就见尼姑来到铁板跟前，用手轻轻一拉，把铁板就拉开了，原来在里面挂着一张画像，画的是一位十七八岁大姑娘，穿着一身大红，脚下也是三寸金莲，头上是青绢帕罩头，手里拿着棍子，细眉毛，杏核眼，精神百倍。李爷看罢，不认识是什么神圣，正在要问的时候，尼姑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李开泰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尚望师兄指示。"尼姑这才说道："这位神仙差不多都不认识，这就是我们门户中的祖师，他老人家的名姓不许说，普通的人

就称虬祖，我胶的门户就叫虬祖龙门先天道。你愿意入不愿意入？”李爷方才看见尼姑手拉铁板不费吹灰之力，准知道她是世外的高人，哪能不乐意呢。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我是为什么由打家中出来的呢？既是虬祖龙门派，弟子倒是常听人讲说，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今日既蒙收录，我焉有不乐意的道理呢？那么我就拜你老人家为师吧。”尼姑说道：“那倒不必。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收你做个师弟，因为我还有一步功夫未完，还有跟你研求的地方。假如论成师徒倒显着不便，你要愿意我就传给你功夫，借内功而发力，并且不能断后。可不是说句大话，传内功的主儿有的是，可是全得断后，如果说得了内功尚能不断后，世界上只有三位能传，就是我一个亲师兄，跟我一个本门的师弟，再说就是我。如果你真心愿意，你就给祖师爷磕头。”李开泰答应了一声：“遵命。”过去就要给祖师爷行礼。尼姑摆手相拦道：“别忙，我还有话尚未说完，全都得问的心服口服，然后再拜祖师不迟。”李爷只得站在那里静听。尼姑道：“这个门户，一不许拿祖师当女人看，二不许采花盗柳，三要服从师父师兄，有师父遵从师父，无师父就得遵从师兄。这三种你全能遵从吗？”李爷赶紧答道：“这三件我全能遵守。”尼姑说道：“头两件倒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三件要紧，拜师之后你能处处都服从我吗？”李爷说道：“我原来要拜你老人家为师，你偏要收我为师弟，既是遵从你老跟遵从老师一样，我当然要遵从你老。”尼姑说道：“我且问你，你是怎么样的遵从呢？”李开泰道：“就是你老人家传给我绝艺，教我怎么练，我就怎么练，不敢偷懒，不敢私自更改。”尼姑听罢摇摇头道：“这是普通的遵从，不但是你要如此，无论哪门的徒弟都应当如此．这个并不是我所

说的遵从，我所说的另外还有特别的。”李爷听了心里虽然胡思乱想，可就是想不起来遵从什么，过了好半天并没说出话来。尼姑接着说道：“拜师之后，道门中的规矩不许奸淫，你知道不知道？”李父答道：“弟子已然记在心中，绝不敢不听。”尼姑说道：“比如有人劝你叫你去奸淫。那么你去不去呢？”李爷说道：“遵从师父的规则，怎么劝也不敢去。”尼姑说道：“对了，这个话就容易明白了。不论是谁叫你去奸淫，你也不能前去。比如说师兄我要叫你去，那么你还是去还是不去呢？”这个地方李爷就是福至心灵，将然要说也是不去。一想不对，假如说不去，那岂不是不服从师兄吗？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别人教去不能去，师兄叫去怎敢不去？”尼姑听罢，合掌念了声佛号：“这真不愧是我龙门的弟子。你要把这话切实记住，拜师之后，你的身体不能由你自便，完全遵我的命令而行，明明是不应当办的，我要叫你去办，你也不能不办。因为什么我这样再三的嘱咐你呢？皆因咱们这门中的规则，讲究的就是服从，倘若是师父说出话来徒弟不遵从，你来看，这就是咱这门中的清规。”说到这里，由打身边取出一个大手来，带着半截胳膊，在手掌上有虬祖掌三个字，乃是用铁绞钢打造，论重量足有七八十斤，尼姑接着说道：“触犯规则，用此掌击碎命门。假如我要不把话跟你说明白了，恐怕你犯了规则，死于掌下，岂不可惜？”李爷听了她这些话，心想这个规则真是外五行，为什么犯了规则单击碎命门呢？遂接着说道：“我都听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只有你老的话，我是无不遵从。”尼姑说道：“这就行了，那么你先朝祖吧。”李勇在祖师像前叩了九个头，然后请师父升坐，尼姑说道：“以后称呼师兄，我也不必升坐，你就行礼吧。”李爷又给尼姑叩了四个头。

尼姑说道："你这就算是进了门户了。我是你代师的师兄，平常我就叫你李开泰就是了。"开泰答应了一声是。尼姑叫道："开泰你去把祖师帘挡上。"说着用手一指那块铁板。李爷正想试试这个铁板有多重，因为疑惑它是空的，如今听尼姑叫他搬铁板，遂答应一声是。遂走到铁板近前，两手用力往里一推，怎奈丝毫未动。尼姑笑了笑道："起开吧，看我的。"尼姑伸出来纤纤玉手，轻轻把铁板一推，你说也怪，没费多大力气就挡上了。李爷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心服口服。尼姑笑道："这么看起来，你的力量差的太远了，可见得你是半点内力也没有。就是这个力气，你愿意学不愿意学？"李爷说道："师兄，我愿意学。"尼姑点点头道："那么你跟我来吧。"这位尼姑来到了西面山墙的床边，坐下身形说道："开泰你把所学会的功夫练一练，给我看看。"李开泰遂把自己所会的练了几手。尼姑看罢，摇摇头道："你所学的乃是些平常之艺。由打今天开始，慢慢的将所有的绝艺传授与你。"

非止一日，一转眼五六年的功夫，尼姑又教给他轻身陆地飞行术，然后学习各种兵刃。这里可没有铁的，只是一根木棒而已，按着兵刃的长短，就以树枝木棒而做，也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样不缺。李勇最爱练的就是刀，尼姑说过："你不是爱习刀吗？把我所会的刀法全都教给你吧。"这一教又是五六年。一共十三载的功夫，李开泰的功夫可就练的很可以了。这位尼姑比以前更少像了，当初见面时，看她好像十七八岁，现在再看也就是十五六的样子，李勇不觉叹服，遂问道："师兄怎么我练不了返老还童呢？"尼姑笑道："这个话可得问你自己。你要不是贪恋红尘，早把童体真元破坏，也照样儿可以练成驻颜不老。"李爷又问道："我这个功

夫，是由内功而修成的，倘若以后我再娶妻生子，这所学的内功不就全完了吗？”尼姑笑道：“没关系，你所练的是借内功之力而练武术。现在把武术练到你的身上了，就是把筋骨全都练就了，撤去内功，功夫也照样有。你看我这个功夫没有，要是把内功撤去，可就坏了，一次红尘，毛发白落，面皮堆纹，立刻就老迈不堪。可有一样儿，到了我这个地步，不但没有红尘的思想，并且还可以抗俗。假如说跟男子有了肉体之事，我正心寡念，任凭他怎样摆脱，也可以半点不损，这就是金刚之体。现在你的功夫学的也可以了，这也是你天分所带，只能造就到这个地步。你可以到世界之上，做些替天行道，剪恶安良的好事。打算见我之面，可到华山去找。”开泰现在已经把武艺练成了，听师兄教自己下山创荡江湖，非常喜欢，赶紧将身形跪倒，拜谢传艺之恩，问师兄的法名怎么称呼，尼姑说道：“按说我不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世界之上，就是我们三个人，只要一打听龙门大师，那就是我。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吧，我的名字叫玄圣仙姑。”李勇听罢往上叩头。尼姑又取出一个瓷瓶来，叫了一声：“开泰，半杯百草露，十三年尚未用完，现在里面所余不过半滴，你去取些凉水来，对在一处，喝完你我各自一走。”开泰到外面取水的功夫，回头再找玄圣仙姑，早已无有踪影。李开泰用完百草露，望空又大拜了四拜，算是拜别师兄，然后看了看屋里这张床，已经破旧不堪，此外别无它物，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已经是千结百衲，腰里无有分文。走出三间土房之后，海阔天空，心说哎呀，这可叫我往哪里去呢？回家倒是不难，可是家里也没有我的产业，无论如何，我得想法子吃饭才好。一边想着，慢慢的往前走，走了一天，也没想出办法来。到了

夜间，在树林之中盘膝打坐，天明再走。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办法。后来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比外面的乞丐还穷，心说，咳，我何不借此乞讨前行。主意想妥，走进村镇里面，看哪个门口好，先在那个门口要。别的要饭的是高声叫喊，到了李爷这里就不然了，只是在门前一站，有人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儿，不像找人的，当然是要饭的了，人家就给找些吃食东西。李爷接过来连个谢字不答，拿着就走。假若站一会儿没人理，自己就走。这个要饭的法子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一天来到一个大镇店上面，前街是买卖铺户，后街是住家。李爷并不跟买卖家要，专门找住家要。到了后街看了看，各家门口全都整齐讲究，都是清水瓦房，李爷心说这个庄子怎么会这样好呢？较比别的庄子有点特别，这我可得多讨要些个。想到这里，在头一家门前一站。将然站住，呼啦一声大门开了，由里面出来三个壮汉，一个个全是膀乍腰圆。一回头看见李爷，就厉声问道："干什么的？"李爷实话实说："我是出门困住了，因为腹中饥饿，到此讨要。"壮汉说道："你是满嘴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出来看见你了，你说你是要饭的，要是看不见你，你还不一定是干什么的呢。别的我全都不问你，既是要饭的，为什么站在门口不喊不叫？"那两人说道："哪有那么大功夫问他，给他两个嘴巴，把他打走就完了。"这句话还没说完，里面又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头子，身穿紫缎子长袍，光头不带帽，脚下青缎子薄底靴子，浓眉大眼，长得凶恶异常。前面这三个彪形大汉，看见这个人，赶紧垂手侍立。老头子问道："你们三个人为什么还不走？"三个大汉用手一指李爷向老头儿说道："跟寨主爷回，因为门前站着一个形迹可疑之人，我们正然盘问他呢。"老头儿回头一看李

爷，不由得把眼一瞪道："你是干什么的？及早说实话。"李爷并不隐瞒，照样还说是要饭的。老头儿听了，微微的一阵冷笑道："你这话瞒哄别人行，瞒哄我可不行。看你二目神光足满，身体强壮，不问可知，你乃是一个练武之人，当然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叫你来此探听，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说实话，管叫你来时有路，去时无门。难道说你还走的了吗？"李爷一听那三个大汉称这个老头子为寨主爷，心说这小子能够看出我有功夫来，不问可知，他一定不是好人，大概我就是说了实话，他也未必肯信，倒不如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打服了他有什么话再说。李开泰把主意拿妥，说道："小子们，你不用耀武扬威，谅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待我卖两下子给你们看看。"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觉得背后来了一阵风，跟着"吧"的一声，却是有人拍了李爷一掌。可是并不是真打，把李爷吓了一跳，因为什么呢，皆因来的这个人太快了，这幸亏是拍了一掌，假如说他是前来暗算，我岂不是早已死于非命？想到这里赶紧转过身形，留神观看，但见拍自己的这个人，白发苍苍，年纪足有七八十岁，身量并不甚高，大约也就是五尺，细条子身材，精神百倍，脸似银盆，两个眼睛，不亚如两盏灯相仿，看罢就知道一定是个武术家，不然没那么快的身形。将然要问老者是谁，为何拍我一掌，就见老头子微微笑道："你大概不认识我，我现在也不必跟你细说，你随我到这里来吧，你的老师现在树林之中等着你了。"话说完了，转身就走。什么事都怕猛劲儿，李爷一听自己的师父在树林之中等着自己，不问可知，叫我的这个人，一定是他老人家的好朋友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先看看我老师要紧。自己想罢，任什么话也没说，迈开大步紧紧的跟随老者而来。走

了好大的工夫，老头儿连头也不回，李爷也不敢问。心想当然还没走到了。又走了好大半天，大约走出足有三四里地，老者仍然连头不回的往前走，李爷可实在是忍不住了，一边走着一边问道："老人家，方才你不是说我的老师在树林里了吗？怎么过了那片树林还没看见呢？"老者听了这话，站住身形说道："你见你的老师，就得知道自己老师是谁呀。"李爷一听，这个气可就大了。有心当时发作，又一想别忙，凡事讲究先礼而后兵，常言说的好，有理讲倒人，我先问问他为什么拍我，并不认识，无故戏耍，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就算无事，不然的话，那怕你是天神下界，金刚降生，我今天也要跟你拼个死活。想罢遂把气往下一压，这才问道："老人家，你这就不对了。你我本不相识，你不应该戏耍，用言语将我哄到这里来，莫非你与他们是一党不成吗？"故意以慌言与他们解围。真要如此，那可是错想了，我可不是任人戏耍的人，你想想我跟你能完的了么？"老者听了这些话，并不着急，反倒乐嘻嘻的说道："你这些话说的我好不明白，完不了又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过就是你年轻力壮，比我的力气大，我已经是老迈不堪了，你还能因为这一点儿小事打我一顿吗？"李爷这人生来的气傲，听了这话，气忿忿的说道："老朋友你这话说的太不对了，无故的戏耍人，还要倚老卖老。跟你生气，显而易见是年轻的人欺侮你，不跟你生气还有我们年青人的活路吗？"老者笑道："你这个话还别这么说，我这也不是戏耍你，皆因我看你仪表不俗，故此打算成全成全你。如果你总是这样的傲气十足，恐怕于你的前途不利。我说这个话你不爱听，我还有很多的话没说完呢。如果你要真不爱听，你去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不相干。"李爷到这时候，也算是福至心灵。

要按他这个人的性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容这个老头儿，惟独今天他的性子会柔和了。可是在方才老者冷不防拍他的时候，他也领教过了，知道老者的武术比自己高的多，真要是翻了脸，当场动起手来，自己准不是人家的对手，岂不是白栽跟头吗？我要是顺着他说，得他点儿功夫，这个话也说不一定。因为这个李爷才把性子压下，当时说声："老朋友，听你所说之话，既与我不认识，也与他等不认识，可见得虽然是相戏，倒是一份好意。既然这么着，我得谢谢你才是。"老者听罢，微微的笑道："果然是孺子可教。"李爷听了老者的话，心说："好大的口气。就仿佛他是我的老前辈似的，想到这里，接着问道："说了半天，未领教你老人家的贵姓大名，把我叫到这里来，究竟是有什么意见，请你老人家当面赐教。"老者说道："方才我不是已然说明白了吗？就是不叫你跟无能之辈自骄自傲，免得以后骄习难改。你若问我，姓康单字名复，有个小小外号叫庸庸叟。"李爷听了，不由得吓了一跳，虽然自己没见过，倒是常听人说，江湖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剑客，姓名不知道，就知道叫庸庸叟。又一想怎么那么巧，我就会遇上他了呢。听人说过，庸庸叟有一种特别的功夫，是七节云纵法，就是平地往上一纵，比如说纵起五尺高，不等落下来，接着再往上一提气，就是这个样儿连着七纵，可能纵起七丈五尺。可是大人物短不了有冒充的，别忙，我得想法子看看他这个七节云纵法，如果 他没有这个绝艺，不问可知，当然是假的。这个地方就是李爷性情骄傲的地方，请想一个人要是没有什么贪图，谁也不愿意假充别人的姓名，就是假充别的姓名，他也不敢来管闲事，既敢管闲事，当然就是真的。李爷他偏不这么想，非得要看看人家的能耐不可。主

意想好，这才接着说道："哎哟，我可不知道老人家就是江湖上面大名鼎鼎的庸庸叟，听说你老人家有一种特别的绝艺，乃是七节云纵法，今天既然相遇，也算是缘在三生，该着我开开眼，请你老人家露一手给我看看。"老头子听罢这句话，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我看你这小子，五官相貌带着骄恶的习气，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既然知道我的大名，又知道我身上有七节云纵的功夫，难道你就不知道我是什么身分吗？就是要看看我的功夫，你也不能就这样轻轻易易的说出，真正是岂有此理。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又一想：不对，这小子的意思我知道了，当然他看我这个样儿，恐怕是假的，故此要当面试艺。老人家想到这里，反倒乐了，遂说道："你这个人大概是记错了吧，既然不认识我，怎么会知道七节八节的呢，我哪会那个能耐呀。"李爷说道："不对，我听人说庸庸叟这三个字，可不是一天了，七节云纵跟庸庸叟是一般大的名头，只要是知道庸庸叟的，就知道七节云纵这手绝艺，老人家不要如此吝教。"老人家听罢哈哈大笑道："你这个人实在是受了病了，我越说不会，你偏说我会，或者你所知道的是另一个人吧？反正我不知道什么叫七节八节。"李爷听到这里，未免大失所望，心说十成占八成这个老者是假充人家的名字。自己越想越对，这才把脸往下一沉道："老朋友，你可别瞒我。别看我的年岁不大，在江湖上面我也走了不少的日子了，对于大名鼎鼎的人物，差不多的我全都知道，要说你老人家是庸庸叟，除非你会七节云纵，不然的话，我说这个话可不怕你老人家过意。那简直就是假充人家的名誉。"老人家听了这个话，微微的一阵冷笑道："你这个人太圣明了，我假充了这些年，就是无人识破，想不到今天叫你一句话给猜

着了。我实在是假充。”说完这几句话，瞪着眼看着李开泰，那个意思是要听听李爷以下说什么话。哪知道李爷这个人向来是得理不让人，他一听老人家自己承认不是真的了，这个火儿未免可就大了。心说你戏耍了我好半天，到现在你又不是真的了，我岂能轻饶于你。话虽没说出来，脸上的颜色可带出来了。老人家看了，心中越发的不悦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忽然间听见有人哈哈的大笑，这个笑声可是由打高处来的，不但是李勇吓了一跳，就连老人家康复也吃了一惊。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抬头往上观看，原来在树上站着一个人，却是单腿站在一个小小的树杈上。李爷究竟还是沉不住气，遂向那人说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树上偷笑我们。”这句话刚刚说完，那人却由树上跳下来，连连说道：“你这个话说的可太没道理了，我要是偷着笑，你们还能听的见吗？既然叫你们听见，怎么还算是偷着笑呢。”李爷听了这话，心说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方才教康复戏耍了我好半天，这口气还没地方出去，现在又遇上这么一位，不由的这个气儿可就更大了，遂用手点指着说道：“啊，我就要说你是偷着笑我，你应该把我怎么样呢？”由打树上下来的那个人说道：“就凭你就那么说可不成。”李爷也不含乎，接着说道：“不成应该怎么样？”那人说道：“怎么样倒不怎么样，也不过就是打你几下出出气罢了。”这个话要对平常人说还倒可以，请想李爷那个性子受的了这个吗？当时把眼睛一瞪道：“好好好，我倒要领教领教。”那人说道：“别忙，我先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免得叫别人说我欺负人。实话告诉你，像你这样儿的，别说就是一个，就是三五个并在一处，在我的面前也走不了三招，真要是挨了打你可别后悔。莫如你听我的良言相劝，在我的面

前叩上三个头，我原谅你年幼无知，就算罢了。如若不然，你可是自找其祸。”李勇听了他这几句话，险些把肺气炸了，大声喝道：“你休得口出大话，我今天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谁？”那人哈哈一阵冷笑道：“我本来就不知道你是谁，看你这个人性，我就知道你是无能之辈。”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纵，说了一声“打！”手快如电，呼的一声照着李勇头顶打来，李勇一看人家手到了，只得把身形向旁边一闪，那个意思将然打算还招。哪知道这个人的身形太快了，这一掌打出之后，可就跟身进步过来，李爷一闪身的工夫，早就抬起腿来，一脚正踢在李爷的大跨上，“噗咚”一声，栽出去多远。那人哈哈的笑道：“这算你没留神，起来重新再打。我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打你七十二个跟头，不能叫他重样儿。你要是不信的话，今天你就试一试。”按说练武的规矩，既然叫人家打倒了，就算输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来再打，可是李爷的性气太骄，也搭着是一阵急火，翻身爬起来，由打肋下亮出宝刀来，二次动手。要说武术这个玩艺，可得说是功夫，差一点儿也为成，何况再差多了。别看李爷拿着刀比头一回还容易，人也倒下啦，刀也撒了手啦。那个人还叫李爷起来再打。李开泰爬 起来还要打，康复在旁边啐了他一口道：“呸！像你这样练功夫的，连武术的祖师都跟着你丢人。”李勇怒道：“你先别笑话我，别看我不是他的敌手，如果要是打你的话，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康复笑道：“我看人家卖弄功夫，打你打的好看，我这个高兴劲儿也上来了。他不是脆脆生生的打了你两个跟头吗？我也不多打，多打了于他的脸上不好看。这么办吧，我也打你两个跟斗，你过来吧。”这几句话说完了，老头子溜溜达达的来到了李爷跟前。李爷到了这个时候，就

算是蒙头转向。方才因为老人家拍了他一掌，已然知道老人家的能为比自己大了，可是他现在因为气急了，便不顾那些个了，心里只想你要不戏耍我，我何致于栽这个大跟头，可见得你就是我的小人，我先把你打死，出出我心中之恶气。李爷想到这里，遂拾起自己的军刃，扑奔老人家而来。来到近前举刀就剁。人生这一辈子，该着在什么地方露脸，该着在那里现眼，在八字之中预先造定。李爷今天就算走了现眼的运了，果然交手不到一合，也被老人家打倒。老人家手拈胡须哈哈的笑道："你赶紧起来再打。"李爷到这个时候这才明白了，遂向他们二人道："完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老人家闻听笑道："李开泰，你以为我真不认识你吗？实话跟你说吧。"老人家由前至后，把经过之事说了一遍。原来这位康复，并不是诚心跟着李勇的，皆因老人家出来访查一件事，在无意中遇见李勇的，见他品貌不俗，是个福像，不过就是骄傲之心太盛，练武的人最忌的就是这两个字。老人家打算深造深造他，故此才跟了他半个多月。因为今天遇见事了，老人家认为机会到了，所以才把他叫到这里来。哪知道李勇傲气太大，反说老人家假充旁人之名，彼此口角之间，却不想树上有人发笑，这是李勇沉不住气的地方。就是你不说话，老人家也不吃这个，及至李勇跟人家一动手，老人家才知道这位不是平常之人，自己不得不卖弄两下子，只顾他们二位这一卖弄功夫不要紧，李勇可就当了下把子了。

老人家原本家住河南府城北，一百四十五里万善庄，这个村庄约有三千来户人家，穷人很少，差不多的都是中等人家。老头子在这个村庄上，都知道他老人家姓庸，老人家在少年的时候，是一个武秀才，到现在老了，无事可作，打算

隐姓埋名，不问世事，故此迁居在这里来。话虽这么说，大家多少也有些个疑心，留心调查，可就是查不出老人家的破绽来。因为老人家的人缘好，日子长了，也就没人多心了，可就是没有个人知道老人家是练功夫的。外人虽然不知道，老人家可天天不闲着，每日夜静更深，必然围着万善庄转一圈儿，因为恐怕有歹人前来扰乱。那位说这个侠剑客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无缘无故的跑到这里打义务更干么呢？这个话要是这么说，可也实在有道理，原因老人家也是有用意：别看他老人家有这么好的功夫，连一个徒弟也没有。倒不是老人家不愿意教徒弟，皆因没有相当之人。这个功夫不能轻易传出。品行不正人，功夫 传给他，在外面胡作非为，那就算作了孽了，福德不厚留的人，半途而废，真正的绝艺他学不去，岂不是给自己名誉添丑？故此这个徒弟非常的不好收。老头子一则是尽天职，行侠义之道，第二样儿是物色一个福德双全的徒弟，故此才到万善庄来居住。哪知道住了这二年多，一个有福德的也没遇见。这一天夜间，老头子正然走在村庄口上，略微的站了一会儿，但见明月一钩，万点星斗，老人家看了半天夜景，到没有什么动静，将然转身要往回走，猛听得远远有沙沙的声响。老人家把耳音顺过来，细细一听，原来是有人行走的脚步声。老人家赶紧把身形一晃，隐在墙壁的后面，慢慢的留神观看，果然有一道黑影，施展夜行术，走的非常快。老人家心说，天到这般时候，施展夜行术，十成占八成不是好人。思想之间，那人已然走过去了，老人家这才施展飞行术在后面紧紧跟随。就见前面这条黑影走到万善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这条黑影一纵身形跃进院中。老人家以为这一定是偷盗之辈，自己也纵进院里。再一看贼 人已

经不知去向。这一来不要紧，可把老人家给难住了：莫明其妙这条黑影是干什么的？因为欲知究竟，遂伏在房上，四外留神观看，到底他是作什么的。由打二更多天，一直等到五更，东方已然发晓，这个贼人果然出来了。老人家到这个时候，心里已然明白了十之八九：偷盗窃取，在里面绝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要是过这么长的时间也成，除非是内道没踩好，必须要各处窥探才是，怎么这小子到了里面之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呢？不问可知，一定是阳台有约，去赴巫山大会，来的当然是奸夫，本宅之中必定还有淫妇。看这个身形，不但不是新来的，而且还是轻车熟路，还不定来过多少次呢。老人见他走了，也不跟随于他，因为天光已亮，跟着他有许多的不便，有什么事只可等到夜间再来吧。老人家回到自己的家中休息，白天无事。到了夜间，二更将过，老人起身够奔这所宅院而来。老人家详细的找了一会儿贼人来往的记号，一概没有，于此可见这个贼人不是来过一次的，老人家找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留神观看。等了不到一个更次的功夫，果然来了。昨天夜里，老人家一大意，把这个贼人跟丢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放过，遂紧紧跟在后面。就在东北角上有一个小院，连着有三间东房，窗户非常的亮，就是看不见人影。这个贼人到了院中，走到门口一转身就进去了。老头子看明白了，见贼已进去，急忙够奔后坡，看了看三间房都有后窗户，遂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舔破窗纸，隔窗往里观看。恰巧贼人正往这屋里来，老人家一看，几乎没气死，心说这个年头儿实在是坏了。这也不怨老人家有气，就见屋子里北面山墙放着一张床，上面并没有帷帐，地下是一张小茶几，一边一张椅子，东面有一张八仙桌，左右各有一张椅

子，在墙上挂着挑山对联，都是名人的笔迹。屋里的陈设，倒是很讲究，在茶几上面放着一盏红蜡灯，照得屋里亮如白昼。床上躺着一个女子，也就在二十岁左右，穿着大红缎子绣花红底换脚鞋，头冲里，一条腿伸在床沿外面，那一条腿拳着，头梳的特别光亮，满脸脂粉，画鬓描遐，夭艳非常，倒是有七八成姿色。躺在床上，似睡不睡，面带微笑，这时贼人由打外面进来，低言叫道："妹妹叫你受等了。"床上的女子听了，微一睁眼，一句话也没说，又把二目合上了。这时老人家在外面看他二人到了一处，丑态百出，越看越有气，有心到里面手起掌落，把他们两个人完全打死，又一想不对，这二人虽不是正式夫妇，大概也很有关系，无论如何也得探听明白了，然后再动手。这个地方就是有了年岁的老剑客，如若是年轻的人看见这种情形，可就不问那些个了，当时就得用刀把他们杀死。老人家可不能那样办，凡事必须审查明白了，才能下手，所以俗语说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儿长。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折身形到了房上，看了看这宅院的形式，大概卧房正院就在第三道院内。老人家在房上故意的作出来脚踏阴阳瓦的声音，"咯吧吧"的山响，那个意思就是要把屋里睡觉的人惊醒了。哪知道闹了半天，也不见屋里有动作。老人家心里纳闷，心说莫不成这所房子就是这一个女子不成吗？不对呀。再说看那个女子的样儿，绝不是操劳之辈，无论如何，他家里也得有几个下人才成了，为什么不见有人呢？老人家是真急，这才把江湖之中所用的惯术拿出来：由打万宝囊中取出来硫磺焰硝，就是遗火流光之计，看了看院子里面，在影壁墙栽着些个爬山虎。这个时候正是初秋的天气，花草尚不完全凋落，老人家就把这些放火的药面子往花叶上一撒，

敲石取火，点着了火折子，往花叶上一点，可了不的了，立刻火光冲天，照得满院通红。老人家藏在天沟里面，净看火起来有人没有。这个法子真有效，将然藏好身形，就听院里有人喊道："可了不的了！有了火啦！"喊声之后，就是各屋里全有了灯光了，七手八脚，大家出来救火。容着众人全都出来了，火已经灭啦。老人家心里暗想：他家里的人很多，为什么方才他们都不出来呢？这位老人家也真有个意思，看见众人全出来啦，遂站起身来，故意在房上摇了摇身形。然后奔着后面而去。老人家的心意，是故意教他们看见房上有人，当然知道是闹贼了，还能不跟到后面去看看去吗？哪知道众人之中有眼快的看见房上有人，当时低言悄语告诉大家，众人听了，一个个全都跪倒，由主人发言祷告："家里众人不知何人得罪了大仙，以致降下火灾，请大仙将原因晓谕给三姑，必然叫大仙爷过的去。"可别看老人家那么大的年岁，听了他们这些个话，简直的是连一句也不懂，不知道他们众人受了什么病了。看他们的意思还是害怕的不得了，倘若自己在房上再一答话，不问可知，全都得吓傻了。老人家无法，只可把身形一隐，又到后院听了听，屋中男女睡的正香啦。老人家自己跟自己拿主意：你说我是跟着这个小子看看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呀，还是明天我到这个宅院附近打听打听呢？想了好半天，老人家才把主意想好了。结果还是回家。到了家中略微休息，等到天光大亮，这才起来。漱洗已毕，吃了点儿点心，这才够奔这所宅院而来。来到宅院的附近，就见在东面有一座茶馆，老人家走到了里面看了看，倒是很洁净，可是天时尚早，尚没有人来喝茶，只有一个老者，大概是茶馆的掌柜的。老人家落坐之后，老者给沏了一壶茶来，一边喝

着一边打听老者这所住宅的内容。老者说道："这所住宅的主人姓尉，双名明台，乃是进士出身，曾任知府之职，家里很为富足，跟前有一子一女，子名建才，现已十二岁了，女名秀兰，年方十八。建才天性有点憨傻，自幼就跟她姐姐一块睡，长到十二岁，还非得跟着她姐姐睡不可。虽然是不甚方便，因为就是这一个，养的娇盛，也就依着她了。从近些日来。家中时常闹仙，再往下详细的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老人家听罢，心说我必须如此如此。这才给了茶钱，来到那所住宅的门前说道："里面有人吗？"喊声未止，就见由门房里出来了一个老家人，问康爷道："你找谁呀？"康爷道："本宅的主人是尉名台吗？"家人道："是呀，有么事吗？"康复道："现有一封信，乃是陕西给你家主人来的，请你回复一声吧。"家人道："请你把书信拿出来交与我，你到门房里休息一会儿，我们给你呈上去便了。"老人家道："不必不必，劳你驾到里面回一声吧，书信我得面交，并且还有口信，非得见面不可。"家人听了，只得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领教你尊姓大名，请你说明白了，我好往里回禀。"老头子有心实话实说，又恐怕泄露机密；说个假姓名，未免栽跟头。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遂向老家人道："我姓庸，没有名字，人人都称我庸老者。"家人答了一声："你候着吧。"这才够奔里面。本宅主人尉老爷，因为昨天夜里失火，一夜也没睡好，未免早晨起的晚点儿，现在刚起来不大的工夫。猛然间听说有陕西下书的来了，心里很为纳闷，心说这些年来我在家中呆着，并没有什么交际，再说陕西并无亲友，你说这可是谁呢？书信还得面交，真真的奇怪。想了半天，没有法子，只可吩咐家人："把他让进来吧。"家人到了外面，把老头子让到后面书房，用手指引着

道："庸老者，这就是我家主人，。"老头子微然一抱拳道："啊，你就是尉府台。"尉明台连连说道："岂敢岂敢。"跟着让座。从人献茶，老头子一摆手道："别客气，别客气，请你屏退从人，我有机密事件告知。"尉爷只可把从人全都打发出去。老人看了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才叫了声："尉府台，别的话我全不问，昨夜晚间，你的府内失火，可是有的吗？"尉爷闻听，吓得颜色更变，连连摆手道："老人家，我家里并没有那个事。"老头子看他这个害怕的意思，真正是又可怜又可笑。手拈胡须想了想，心说不问可知，这里头一定有特别的事情了，不然不致如此。我既然来到这里，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这件事情打听明白了。想到这里，这才微微一笑。叫了一声："尉老先生，今天老朽就为此事而来。再告诉你一句放心的话：我此来乃是为你之福，绝不为你之祸。如果你要不说实话，那可是自甘耽误，终必成祸。如果你要我说明白了，我还有好些个话说呢。"尉老先生连连摆手道："老朋友，你有事可以在此谈谈；如果没有事的话，我说这话不怕你过意，你可千万提别的，言多语失，你老固然是不怕了，有了祸我们受的了吗？"老头子听了他这几句话，从鼻孔之中哼了一声道："尉老先生，可惜你还是进士出身，我虽然没有学问，我常听人说，大丈夫，应当磊磊落落，不能学妇人的偏见，所以古人才说君子慎衾影之私。何以你老先生不明名教之真理，这是什么原因呢？"到了还是读书的人，他那个脑筋有起复的力量。虽然一时蒙蔽，只要有人一提，立时就能转回来。尉明台当时听了老头子这几句话，手理胡须长出了一口气，眼看着老头子说道："看你年龄比我大，你尚且有此胆量，我何独没有？子不言怪力乱神，难道尉某就不明白吗？再说大丈

夫生于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任凭天大的祸患，不就是一个死吗？好极了，你既然说出这个话来，我破出我全家的性命，我告诉你就是了。”老头子听了半天，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怎么还关系他们全家的性命呢？自己不便多问，只可是静静的听着。就见这位尉明台容颜更变，四肢抖颤着说出来一片话，把康复给气的须发倒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前文书也曾表过一点儿，就是这个傻哥尉建才，天性憨傻，长到了十二三岁，还非得跟姐姐睡不可。虽然姐姐大了不方便，因为养的太盛，就是这么一个的关系，结果还是得依着他。这天清早起来，床上不见了这位傻哥，秀兰姑娘不由的就怔了，心想因为什么他今天起那么早？又一看不对，建才的衣服鞋袜，全都在这里放着，就是人没有了。姑娘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起来穿好了衣服，到各屋一问，上下人等全都不知道。尉明台六十多岁，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当时一听说不知去向了，可就吓傻啦。立时派从人各处寻找。因为宅院并不十分的大，什么前院后院，仓房厨房，以及跨院花园，都找到了，仍然是没有。这一来可就更着了慌啦。正然没法可想之时，忽然间有尉明台的卧房里找出一张字柬来，上面写着：交尉明台照办。当时呈与老主人一看，只见简简单单的有几行字：“你的儿子无知，现在已经捆绑在中院天沟。以后将你女儿迁入后院清静的所在，天至二鼓，闲人全都离开。叫你女儿沐浴梳妆等候，因为他是瑶池仙子偷生人世，六合仙童跟她有夙缘，三天内就得预备好了，稍有迟误，一家性命休矣。”这位尉爷的为人，向来不信鬼神，到现在一看这张字柬，自己把心可就想邪了。他多心秀兰姑娘有了外心啦，

嫌他兄弟碍眼，故此才想出这装神弄鬼的法子。又一想不对，这个字柬不论是谁都能办的到，这个傻哥是什么人给弄到房上去的呢？现在先顾不得问那个，只可吩咐从人，到中院天沟里面，看看少爷在那里没有？如果真有，赶紧放下来，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从人们答应了一声是，遂搬梯子上房一看，果然就见这位傻少爷光着屁股，四马倒攒蹄的捆在那里，死活尚且不知。赶紧把他的绑绳解开，再一看嘴里还塞着一个油绸子口袋。把口袋掏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少爷咧着嘴才哭出来。从人慢慢的把他由房上弄下来，所好这时正是暮春的时候，不然把建才可就冻死了。到了下面，有从人把衣服取来，给少爷穿好了，尉爷这才问他是怎么被捆到房上去的。少爷说道："怎样捆的我是一点儿也不明白，等到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就捆起来了。因为是夜间，我也不知道身在房上，后来听见有人跟我说话，说我姐姐是个仙女，不许你到他的屋中睡觉，有六合童子要来跟我姐姐成亲，我要再往我姐姐屋里去，一定要我的命。说完了又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绸子口袋，里面有灵符一道，字柬一张，明天告知你的父母，教他照柬行事。老进士听了问道："绸子口袋放在什么地方啦？"少爷说道："他说完了，有一件东西往我嘴里一掖，以后我就不知道了。"说到这里，家人把绸子口袋拿过来，交与尉爷。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张纸条，全都团成团了。打开一看，一张是用红笔画的东一道西一道的，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字。那一张写的言词，跟少爷所说的一般不二。到了现在，把这位尉老爷闹的反倒没有主意了，你说不信吧，眼睁睁的人就捆在房上了，再问少爷，无论如何也不敢到姐姐屋里睡去了。这个事姑娘也得着信赶来，听了少爷所说的这些话，心里非常

害怕。坐定了一想，昨天夜里自己倒是觉乎着有点儿动静，因为记得不甚清楚，就以为是作梦了，自己回想在睡梦之中，觉得下身动了一下儿，莫非说我那屋里也有什么遗迹不成吗？想到这里，什么话也没说，回到自己的屋中观看，凡是自己所用的东西，全都检查了一遍，后来在睡鞋里面，看见一个纸条儿。姑娘的文学很好，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很整齐，大略说的是：你每天看着幼弟无用，未免芳情无有寄托，故此我神做媒，特命六合童子入赘，因为你有仙根，到那时不可害怕，必然有你的美满快乐，谨遵勿违。姑娘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因为上面有隐语，不敢叫别人看，姑娘自己心里可明白，这个隐语是什么？就是自己每天看着幼弟无用，这个话别人哪里知道？皆因这位秀兰姑娘，今年整是二十岁，傻少爷可就十六了，这个少爷真乃是傻子，哪里懂的什么风月？有时急的姑娘不得了，姐弟未能成其好事，可就出了事啦。姑娘心中暗想，这件事一定是被神仙知道了，不然外人谁也不知道。想罢遂把这张纸条烧了。将然要到父母的屋里去，这时候老太太来了，两眼含泪，叫了一声："孩儿呀，现在咱家所出的这种逆事，大概你也知道了吧，居然来了神仙了，说你是仙根，你跟仙家有缘，如不照纸条上所说的话办，咱家老少就有性命之忧，。我有心把孩子你舍了，又不知道这个神仙把你弄到那里去，是死是活，尚未可知。"姑娘一听，母亲原来是跟我商量这件事来啦。自己一想，刚才那张纸条上写的明白，就是有个神仙前来下赘，并不是把我娶走，假如说不听他的话，不但是全家的性命不保，我自己也不能活，莫若告诉我母亲一句痛快话，叫他老人家放心就完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母亲你老放心吧，真要是因为顾全我一个人，而

致全家死于非命。那太不值得了，不如舍下孩儿，保全大家的性命。何况这不是那个事，好在孩儿并未字人，你老只管放心，我想绝不能为孩儿之祸。并且也不能把孩儿弄走。假如说他要是打算把我弄走的话，他既是神仙，那样法子就多了，不教家里人知道，就可以把我弄走了。既教家里人知道，当然就在咱们家里住，这是一定的道理。你若跟我父亲说去，赶紧腾出一间房来，或者是一个院子，有什么动作，我去等着他就是了。”老太太可没想到姑娘有这么大的胆子，居然就这么痛快。其实老太太不知底细，姑娘有姑娘难言之处：自己心里早就想到了，假如说一家人都遭了祸，这个祸一半由于建才，一半由于我心生邪念，到现在有了这种事情，那怕就是死，我也得死在大家之先，不然我难以对的起一家老少，所以姑娘才慨然应允。老太太回到前面，跟老进士一说，也是没有办法，只可教家人们把那个小院儿，赶紧给打扫干净了。尉老爷自己思前想后，未免心里不大相信，可是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能证明出这个神仙是真是假来。夜晚之间，短不了跟老太太彼此讨论，可就把自己的疑心说出来了，那意思就是多心在姑娘的身上，可是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表老夫妇说话，再说姑娘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心说我的事情是怎么泄漏的呢？莫非说家里有坏家人，在我的房上，把我们姐弟的行为看见，故意的用这个法子来吓我？可是建才怎么上的房呢，两道门全都未动，人就会到房上了，这不是奇怪了吗？思来想去，这时天交三鼓，这才慢慢的睡去。也就是将然睡着的光景，就听屋里“吧”的一声，把姑娘吓了一跳。虽然屋里点着灯，自己在床也不敢动，看了好半天，无有动静，这才大着胆子起来，一看在桌案上

面放着一张字柬，姑娘看见字柬，胆子反倒大了。拿起来留神一看，原来是大仙的警告，说："尉明台不应当诅说仙家，看在他女儿的面上，饶他一次；长工之中的李小三毁谤吾神，现已斩下人头。天明晓谕全家上下人等，不准再提一字，倘有不遵者，必定降以灾祸，或取项上人头。"姑娘看罢，惊异非常。正然打算告知爹娘，不可再提此事，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院子里面人声嘈杂，灯光也都点起来了，原因就是长工李小三把脑袋叫人家砍下去了。长工等害怕，赶紧报告主人。姑娘在屋里早就听明白了，这才打发婆子们去请老太太，就提我有要紧的话说。老太太不知是什么事，还以为是姑娘的屋里也有了什么动作了，赶紧来到这里一问，才知道神仙有话，教姑娘告诉家里人，不准再提此事。尉老爷听了，只吓得目瞪口呆，从此以后，上下人等多一字也不敢提了。到了第二天，姑娘香汤沐浴，送到后面小院儿，众人全都走了，只有姑娘一个人。天交二更，也就在姑娘一转脸的工夫，就见在屋里地下站着一个男子。姑娘见了，吓的心里不住的乱跳，就听有个男子说道："你我前生有缘，从此咱二人就是夫妇了。"说罢解衣登床。春风度罢，姑娘借着灯光留神一看这个人，长的太俊了，只见他面白如玉，遐似漆刷，温柔态度，实在令人可爱。告诉姑娘我以后叫你妹妹，你以后就称我为哥哥就是了。姑娘问他究竟是什么神仙，他说的也好："你就不必多问了，我虽不是天上之仙，可也不是世上之凡人，比凡人可高多了。你就放心吧，不但能使你有福，就是你家里的人，全可以有福无祸。"姑娘也没往下多问。从此就是明去夜来，倒也相安。只要有人多说一句话，必然有个显应，所以家里的上下人等，也不知道倒是真神假神，反正不敢多说一句闲话。

所以庸庸叟一问，尉明台不敢相告，及至老头子一再的追问，用言语一激，这才豁出性命，把以往之事全都说出。老头子听罢，不由得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府台！你这不是把实话全都跟我说了吗？不才我能给你把他除了。"尉爷说道："老人家，你莫非是在道门的师父吗？"庸庸叟说道："我倒不在道门，实话告诉你之后，请你严守秘密，无论是谁问，也别泄漏我的形迹，如若有人知道，彼此都多有不便。"尉爷点了点头，康老剑客这才说明自己的来历，并且告诉他这个不是什么神仙，乃是江湖之上的采花淫贼，装神做鬼，又把自己怎样看见黑影，跟踪至此的前后话都说了一遍。尉爷听了，不住咳声叹气的说道："罢了，可惜我还是读书做官的人，这点儿事情我就审查不明白。"说罢向老头子问道："老剑客，请问你老人家，对于这件事应当怎么办呢？"老头子道："着哇，我正要问你啦：杀之留之，任凭于你，不能由我办。因为姑娘是你的，应当如何处置，就凭你一句话了。"尉爷听了，想了好半天，不由得双眉紧锁：我的女儿已经被他沾染，就是把他杀了，叫我的女儿另行嫁人，于名誉上太不好看了；如果不杀他，难道说把我女儿嫁给采花贼吗？想到这里，灵机一动，这才向老剑客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可就是办不到。老剑客道："既然有主意，请你说出来，办的到咱就办，办不到作为没说，那不是在两可之间吗？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碰巧也就许办到了，最好是三方面都顾全才好。"尉老爷听了点点头道："不错，既然老剑客这么说，这个事就看你老的了，最好是求你老人家施展绝艺，把这个小子抓住，叫他改邪归正，把我的女儿许配他就完了，他要是不能改邪归正，那可就无法办了，就把他一刀杀死吧。"老剑客听了尉爷

所说的话，倒是很近乎情理，这才点头答应。当时计议妥当之后，打发婆子知会姑娘，到了掌灯的时候挪在别的屋里，老剑客自己在屋中等候，预备了一面小铜锣，把贼人拿住之后，可以鸣锣，叫上下长工月工们好前往帮助。那位说你这个书别说了，凭那么大的老剑客拿一个采花贼，还至于费这么大事吗？再说这个话说的也不挨着呀，为什么老剑客拿住贼人之后才鸣锣呢？这个时候本应该把这个原因说明，可有一样儿，现在要说明了就显着没意思啦，请大家耐着性，再等会儿就行了。

闲话少说，单说老剑客告诉尉爷，听见锣声，众人赶紧前去，听不见锣声，任凭有什么动作，千万可别出去，如果不听我的话，必然有性命之虑。尉爷听了点点头，这时姑娘也知道信息了，听说所闹的不是神仙降世，乃是采花贼，如果真要是被采花贼沾污了身体，那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又一想这个人百般温柔，千般的风流，怎么也不像采花贼呀。这也不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个老头子，净说要拿他，拿住了他那就没有关系了，倘若拿不住他，这个老头子是一定活不了啦，可是我们全家老少的性命，恐怕有些不保吧？自己想到这里，把这个话可就对老太太说了。老太太一听，这个话并不是没有理，这才说道："你的爹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听信那个老头子的话。"姑娘一边说着，心里又是害怕，又有几分恋恋之意，未免心里难过，二目之中不由得热泪滚滚。老太太这才说道："孩子你不必难过，跟我到上房屋里，见着你的爹爹，咱们大家从长计议，这个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姑娘无法，只可用手帕擦了擦眼泪，跟老太太够奔上房。到屋里一看，老头子自己正坐在屋里发怔。看见姑娘进来，这才问道：

“说不说也是这么些日子啦，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行动没有？”本来姑娘害着羞，不肯说，怎奈事到如今，不说实话也不成了，这才说道：“除了咱们家里人有人说什么他知道之外，其余的跟人一样。”老人家又问他的相貌如何。姑娘害羞不肯说。老人家这才把遇见庸庸叟的前后话说了一遍，据他说这个人就是江湖上的采花贼，他能知道咱们所说的话，就是凭着他的武功，可是这个老头儿的武功比他还高，在江湖之上称为剑客，那一天咱院里有火，就是这个老头儿放的，因为看见有人进咱的院子，又看咱们家里并无人管，放火惊动咱们，后来见咱们家里人连句话都不敢说，才知道这里有事。故此设法来到咱家，要给咱们除害。现在我跟你商量，就问的是这个人的品貌如何，等老剑客把他拿住之后，还是私下里把他杀害，还是送到当官治罪，还是把你的终身许配于他。可是我把这个意思都跟老剑客说过了，圣人许人重新改过，不怕有过恶，只要知过能改，就不失为好人，我打算教老剑客劝他改邪归正，从此不作坏事，我便招他为东床快婿，他如果不觉悟，自认所行无过，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或杀或送，决不轻饶。，”老头子把话说完，姑娘听着倒是在乎情理，遂叫了一声：爹爹，你老人家所说之话，可算是面面周到。不过据这个老头儿说，他一定是假神仙，并且还是江湖上的贼人。照着你老说的这个话办，那是最相宜的了，孩儿我所不放心的地方，就是他老人家是剑客，有能为，可是咱们家里人一个知道的也没有，有能为没有能为先不必说，要紧的就是问这个老头儿，准能降的住他不能。假如说他的能力降不住他，他自己头一个就活不了。他死了倒不要紧，可是咱们家里上下人等，恐怕也都活不了啦吧。”老头子听了这片话，

点了点头：姑娘说的话倒是很有道理，兵书有云：未曾虑胜先虑败，如果这个人真是神仙，这位老剑客敌不了他，那可就了不的了。思前想后，想了好半天，心说：有了，我何不把姑娘说的意见，跟老剑客说明了，净看他说什么。想到这里说道："你先在此等候，我把你的意思跟他说明了，问问他有把握没有。假如他自己料着力量不敌，我跟他一说，他必然就透出含乎的态度了，到那时咱们再想相当的办法。"姑娘听了这话，心说这倒近乎情理，我爹爹他老人家曾作过国家的四品皇堂，对于审查真假，当然有一分把握。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人家所说的话很对，假如他要是真有把握，那就没有关系了；如果要是没把握，此事必须从长计议，女儿我一个人的性命不要紧。恐怕连累了大家。"老头子点了点头，二次够奔书房。老剑客见尉爷回来，遂笑着问道："你到后面说这个话，家里人没害怕吗？"尉爷心说，我就为此事而来的，你还是真猜着了。遂笑着答道："贱内倒不以为然，唯独小女，信神鬼比我还厉害，她所怕的就是连累这一家人的性命的关系。好说的倒也近乎情理，你不说这是采花贼吗？就拿他当贼说，打算拿他也得力量降的住他才好；倘若是降不住，那不是擒虎不成反被其害吗？头一样就是你老人家的危险最大，再者说，你老要是一不行了，我们的全家恐怕全都不能幸免，这就是小女不放心的地方。他说之至再，故而前来请问你老人家，怎么设法子，教他万无一失才好。"老剑客听了这几句话，哈哈一阵大笑道："尉老先生，这个话在你没跟我说之先，我早就想到了。姑娘不放心，这也是在理想之中的事。现在教我设法子教他们放心，这个法子我可想不出来。"尉爷听了这话，无话可答，怔了一会，老剑客接着说道："现在倒是有

一个好法子，就是今天夜里先别教姑娘躲出来，到夜间这个人来的时候，可以把话告诉明白了他，就提无故的来了一个老头子，非要拿你不可，并且他还说你是装神弄鬼，说你是江湖上的采花贼。我们一家老少全都不教他说，他说不教我们管，他自有法子把你拿住。他还教我挪到别的屋里去，他到这屋里来等你，我要是不挪，他说他就不顾男女之嫌，也要往这屋里来拿你。我们告诉他你乃是神仙，我家不敢触犯。他说叫我告诉你，就为是没有我们的关系，完全是他一个人跟你作对。可有一样儿，就许因为这一告诉你，你从此就逃走了。”尉爷听罢，忽然灵机一动，心说这个康老头儿所说之话，有点儿前言不答后语：既然你有能为可以拿他，你不会不叫他跑吗？其实老剑客故意要这么说，就为的是自己暗自出头，不教他们知道，并且也好听听这个采花贼说什么。哪知尉爷不晓，紧接着说道：“老人家你可别过意，我这个人虽没有能为，思想上倒还有个拙见：依我说教小女把你老的话告诉他，你老人家受点累在暗中监视，他听了这话要是打算逃走，到那时你再伸手拿他不成吗？”老人家摆了摆手道：“那倒不难，不过在屋里准可以拿活的，在外面拿活的多少费点事。常言说的好，未曾思胜先想败，所以不敢说一定了。”尉爷听罢，思想了好半天，仍然是不得主意，这才说道：“老人家既是这么说，我也没有相当的办法，请你在此稍候，我到后面跟他们商量去，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老剑客点了点头，尉爷这才二次来到后面上房。见着老安人，看了看姑娘也在屋里，遂把老剑客所说的话跟他们娘俩又说了一遍。姑娘一听，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些个事，不是一定非得把他杀死，既然如此，就可以不必对他说了。想罢这才问道：“老人家我

不是跟你说了吗，在说话之时，你老就没审查他的意思吗？究竟是有把握没有呢？”老进士说道：“我审查了好几次了，他倒是真有把握，你听他这个话还听不出来吗？如果要死的，就可以手到擒来，他要是没有把握的话，他就不能这么说了。”姑娘跟老太太听了这个话，倒是很近乎情理，遂向尉爷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咱就挪出来，教他设法拿贼就是了。”姑娘的本心，实是舍不得破坏这个恩爱，又一想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常言说的好：“哄弄局常不了。”不如弄个水落石出，到觉着心里踏实。心里想到这里，这才把牙一咬，叫他们随便前去捉拿。尉爷一听姑娘很慨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心中大喜，遂说道：“很好，本来人处在世上，应当如此：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该着死的话，无论如何也活不了，如果不该着死，怎么着也死不了。到现在咱家既然遇上这样不幸的事，就得豁着去了。”姑娘说道：“这个话不用你老人家嘱咐，孩儿我不放心的就是怕殃及二老爹娘。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尉爷说道：“成啦，咱们这就算议决了。”老太太娘儿俩在后面腾屋子暂且不表。

单说尉爷到了前面，把计议的话全都告诉了老剑客。老剑客听了，心里很是高兴。当时吩咐厨房预备饭，尉爷陪老剑客喝酒，老人家把在江湖上经过的奇怪之事，一件件的对尉爷说了一遍，就为的是破除他的迷信，叫他知道江湖上向来以装神弄鬼哄弄人的诡计。尉爷听了这个话，很为高兴，自己发恨的道：“可惜我晚遇见你老人家六个月，以至于把家里闹得如此之不安定；如果在半年前遇见你老人家，哪还能有这个事？这都是不习武的短处。还总算是五行有救，不然还是遇不见你老人家。”酒逢知己千杯少，越喝越高兴，直吃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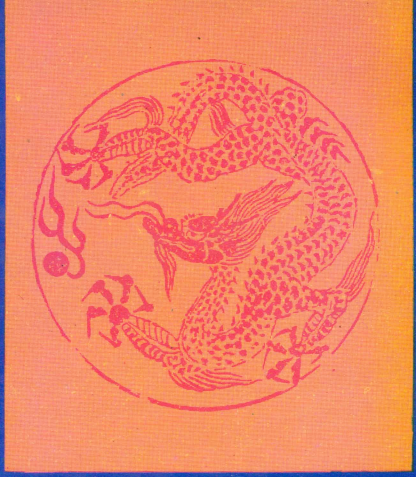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天黑掌灯，赶情庸庸叟的酒量最大，这位尉爷的酒量也不小，今天算是遇上知音的了。酒饭已毕，吃了两杯茶，天已定更，庸庸叟这才问道："方才我教你预备的东西，都预备好啦吗？现在的时候可差不离了，我到后面等着他去吧。"尉爷答道："你老略候一会儿，我去看看去。"去了工夫不大，由外面把小锣拿来，陪着老剑客到了后面姑娘的卧室，给老人家沏了一壶茶，问老人家还用什么不用。老人家道："不用什么了，要紧的就是不听见锣声别出来，还像平常日子一样，不要交头接耳。"都说完了，尉爷带领众家人退去。老人家也真会开玩笑，他将屋中的灯光，也点得很亮，将帐子放下来，老人家藏在床底下。等了约有两个更次，就听外面有人行走的声音。老人家留神偷眼观看，果然来啦，乐嘻嘻的进来道："妹妹你今天为什么将帐子放下来呢？"他说完了这句话，见无人答言，遂又接着说道："我知道了，你一定又生气了。你不用不答理我，一会儿我就给你一个厉害。"说着走到床前，将要伸手撩床帘，猛然就听身背后有人哈哈一笑，叫了声："朋友，我等你多时了。"这人听了，赶紧转过身形，看了看老人家，并无惧怕之意，问老人家道："你是什么人，在此何干？等我有什么事？"老人家一听贼人并无怕意，并且说话大大方方，便知道这小子有点儿来历，又借着灯光看了看这小子的容颜，不但长得眉清目秀，而且在眉宇之间带着一点英雄气概。老人家心中暗想：看这个人的外表，可不像绿林之中的采花贼，为什么他有那种不人道的行为呢？看罢这才说道："我别的话全都不问你，按你的行为，为什么倚仗着身上有武功，用装神弄鬼的诡计前来采花作案呢？"那人听了笑道："不错，我倒是绿林英雄，不但不是采花贼，并且也不是明火路劫偷盗

窃取之辈。我跟尉秀兰成为夫妇，乃是借神为媒。自打我有生以来，就是接交过她这么一个女子，并且到了他们家中，除秀兰之外，别无沾染，并不是借神道欺人。渔色众妇女，个个奸淫这种行为并没有，在良心上我自己觉着过的去了，大概这个事情就不算办不得，我想这件事与绿林英雄没有多大关系，你何必出头多管闲事呢？”老头子庸庸叟一听，心说这倒好，说来说去还是他采花作案有理，我出头多管闲事倒不对了，哎哟，真真罢了。想到这里哈哈的大笑道：“据你这一说，你算全对，我倒没有理了。可是我就知道男女婚姻，上凭父母之命，中凭媒妁之言，然后成为夫妇，那才算人伦大理。有谁像你，明去夜来，中间无半个人为媒，男女就到在一处，并且还假充鬼神，闹得人家家宅不安，这还算你作的对？英雄怕自反，假如说你家里有姑娘，也愿意遇上这个事吗？”可别看老头子年纪大，那个说话可不让人，虽然说话柔和，话说出来有劲。那人听了老头子的这一些话，微然一皱眉，有心说愿意，这个话实在亏心，要说不愿意，圣人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自己不愿意，对于人家作此非礼之事呢？倒是年轻人灵机快，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何不如此？想到这里笑道：“这件事你不能按死理说，你得问问这件事发生的根源。因为什么我这么办，这个根由问出来，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件事放在我的家里，我当然也是不愿意，可是我们家也招不出这个事来，皆因他这是自己招来的，那可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再说这也是天缘凑巧，该着有这点儿缘份。”老人家一听，心说：好能说的小孩儿，把自己的错，全都归在本宅的身上。假如说真要是错在本宅，不问可知，我这次出头当然是多此一举了。他说这个话，我还是先别恼他，

他既是这么说，或者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莫若我还是接着问问他。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既然是尉宅把你招来的，可见得这个错在他们的身上了，你可以把这个理由说出来。倘若有相当的理由，我情愿从中给你们说合说合，成全你们的好事，如果没有理由，满嘴里胡说八道，我谅你今天也跑不了。"那人闻听，答应了一声："好吧，既然你问到这里，我就把原由对你说明了吧。"说完此话，遂把自己的出身，以至因何来到尉宅，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书中暗表，这个年轻的人姓潘名璋字如玉，他的爹爹在世之时，也是三台之位。由打他七八岁时，就是白天习文，夜晚习武。潘璋生来的聪明，对于文武两道，真正是日新月异。可惜命运不好，到了十五岁上，把二老爹娘全都故去。所幸家中尚有良田百亩，瓦房三所，金银财宝积蓄的也很不少，如玉虽然不能赚钱生活，可是不至于没吃没穿。孩儿因为练武术练的得意，遂把文学丢开，专心练武，家中聘请七八位教师，每天起来就研究武术。后来有人告诉他，你所请的这些位教师都是白练，打算练武术强身，倒可以跟他们练练，如果打算凭他们的武术到外面闯荡闯荡，借此成名，实话告诉你吧，再练五十年也是白费工夫。潘如玉一听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常听人说，把功夫练到身上之后，到各处去访大武术家，到了那里跟人家当场比试比试。我始终没得着这个武术的真功夫，自己所练的武艺，要是跟不会练武人比，固然是能成了，假如说人家也会练武，那可就不成了。想到这里当时跟那人打听到："你既然明白这个意思，必然知道哪里有高人，望求你老人家指示一二，我决不能忘了你的好处。"那人听了说道："潘少爷，你自幼就读书，比谁不明白，这个事就

在这里明摆着了。珠产合浦，玉出昆岗，打算找出奇的人物，这红尘世上没有，非得到深山老峪去找才成了。只要是咱们坊前左右，所能够请来的老师，我说句落包涵的话，简直是没有一位高人。究竟这个高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那句话了："身若浮云，到处为家，没有一定的地方去找。这就得在乎自己的福气了，如果有那个福气，不用各处去找，在偶然之间就遇见了；假如要是没有那个福气，就是找一辈子也找不着的。"潘少爷听了，未免灰心丧志，回到家中坐定了仔细一想，人家所说的话实在是有道理，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既然说无福找不着，假如要是有福的话，当然不用出去找去，也自然会遇见的。少爷所想的倒是也有理，不过稍差一点儿，常言说的好："尽到人力后听天命"，人力还没尽到，就坐在家里听天命，未免稍差一点儿。现在这位潘少爷就算有福德，自己遂说了个瞎话，就提自己要到远处去探亲，往返必须一二年的工夫，对于武术暂时不能练习，请各位老师暂且回府，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到府上请去。说完之后，每位老师又多给了些银两，打发各位老师走后，自己可不敢荒废所学的功夫，每天仍然是二五更练习，就是这样练了七个多月。这一天正是隆冬严寒之时，孩儿正在风雪之中舞枪弄棒，就彷佛不知道这是冬天一样。正自练的高兴，就听短墙之外有人行走，因为这个天时太早了，也就是将交五更，又是这样的冷天，哪里来的行走之人？何况短墙外又不是道路，这人在这里行走，必然不是正经人，或者是偷窃之辈，亦未可知。真要是这种人，当然也是饥寒所迫，我问明白可以周济周济他。想到这里，才把刀枪放下，够奔外面观看，谁知不看便罢，这一看把如玉弄得呆呆发怔。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